

第伍集外論彙譯

論中國上

論中國下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社輯印

清議報全編第五集目錄

卷十七 外論彙譯一論中國上

支那改革案

日謀福建

保全支那論

與中國志士書

興清論

擬立瓜分中國和平會

論中國政變前後狀態

歐洲列強對清政策

論意索三門灣兩誌

兩論意索三門灣

論中國急宜改革

日本政黨領袖論對清策

東京朝日報

日本報

東亞同文會

東亞時論

日本西報

日本報

日本報

日本太晤士報

日本太晤士報

日本各報論對清策

論訓政政府之急於兵備

述武昌金陵各機器局情形

論布版權制度於支那

論對清策宜慎

秦皇島之將來

讀韓氏原道

一洗儒毒

覬覦福建

論清國實情

詳論秦皇島形勢

論各國宜扶助清國

對清政策

論瓜分中國

東京朝日報

日本西報

東洋經濟新報

時事新報

朝日報

日本 井上哲次郎

時事新報

大阪每日報

東邦協會報

日本某報

讀賣新報

商業世界報

英人 楊噶哈士邦

論英俄協商與中國之關係

論支那之運命

論保全中國之策

歐洲列國對中國用柔緩侵略論

擬設考察支那會議

英人對清意見

清國與世界之安危

論保全中國

中國問題

中國人種侵畧世界

諭旨濫發

修設亞細亞鐵道論

交鄰善道

論英日美當助中國維新

英國協商會會議一班

東亞時論

尾崎行雄

太陽報

日本福本誠

添田壽一

東亞時論

英人

日本
竹越與三郎

日本報

英人

日本報

台灣報

日本某報

列國對中國之政策

中國之運命與革新之氣運

論德國在中國之勢力

俄人經營滿洲述

論中國局面變遷

北清事變後處分議

論中國不可瓜分

卷十八 外論彙譯二論中國下

前後二世紀之中日二國

白頁論

論經營閩浙

東洋之危機

南支那與北支那

詳論漢事

俄人處分支那議

東亞時論

日本報

日本報

日本 志賀重昂

紐約西報

大隈重信

日本報

志賀重昂

日本報

字林西報

日本某報

論處分支那

日本某報

論中國事變及國際法

日本 中村進午

論義和團事與俄國始終之意見

外交時報

評論中國結局

日本報

論清國財政改革之急務

日本 松岡忠美

文明國人之野蠻行爲

日本報

張之洞論

論侵畧中國之無謀

列國之態度

列飛伯流

清國處分如何

尾崎行雄

清國興衰之關鍵

譯 東報

論支那保全及滿洲處置

日本肥塚龍

論列國宜妥商保護滿洲

日本公爵 近衛篤麿

論賠款過大

日本報

論支那政府向背於東亞大勢有干繫

日本 山根立卷

論支那局事

日本 大隈重信

致薛錦琴書

論法國侵畧支那之兩途

外交時論

滿洲問題

論中國亟宜改革滿漢官制

東京朝日報

中日興亡之一關鍵

東洋報

論中國宜改良以圖進步

東洋報

共同論

中國國民教育論

日本子爵 長岡護美

論中國之現在及將來

東洋報

中國守舊派親俄之主義

朝日新報

記李鴻章

上海字林報

支那滅亡論

尾崎行雄

清國兩江學政方案私議

辻武雄

論日本陸軍

日本西報

論美據非島之非

日本西報

法民自苦爲兵

日本太晤士報

論列強擄兵之禍

日本西報

論太平洋之未來與日本國策

日本商業世界報

四國近政

商業世界報

論萬國平和會議

英杜之主權問題

南非英蘭兩種人之戰爭力

南非概論

論英杜戰爭

英國之陸軍

英國之危機

上下二篇

論俄日之將來

海上戰爭時之關係

麥堅尼之膨脹論

維新之精神

英國及印度間之航路

俄國朝鮮之關係

德國之將來

論日本之國友

大隈伯之東邦新策

提議殖民政策

俄國蠶食亞洲及其將來

論美國近政之變遷

俄國侵畧鐵道論

英杜戰後之形勢

英俄角逐論

英論排日

英俄和協

日本 福本誠

外交時報

日本報

英人克樂詩

日本報

英人克樂詩

日本 有賀長雄

日本報

論列國借保全而行分割

歐洲列強與人道

西洋人與人道

法國進逼南清政畧

俄報諷日

德國近情

東洋貿易論

歐洲外交之變局

英國近來之財政

拒俄占滿洲論

論俄國巧於對外政策

論英德不兩立

朝鮮問題

論俄人外交技倆

論俄人暫將滿洲事放鬆

日本報

日本報

日本火嶺生

日本 添田壽一

東京朝日新聞

東洋報

英國兩禮拜報

外交時報

益報西報

益報西報

論美國欲開通中國門戶

益新西報

論日本今日之地位

卷二十 外論彙譯四通論

究論黃種將來之移植

臺灣日日新聞

擴張國勢及列強協商論

英國慕阿庫斯

論外交前途

每日報

論地球國種之大勢

太陽報

大政策與小術數

東京日日新聞

論新政新學可以存國之理

日本 佐藤馬之丞

論圖書館爲開進文化一大機關

太陽報

男女交際論

日本 福澤諭吉

論戰法之變

日本 中西牛郎

告海內女子

時事新報

奢侈論

太陽報

人羣進化論

論文明之戰爭

外交時報

第十九世紀外交一覽

日本 有賀長雄

論女權漸盛

日本 石川半山

論種界之競爭

日本 石川半山

世界前途

日本 國力報

論將來列國勢力消長

十九世紀思想變遷論

日本 加藤弘之

黃種之存亡

日本 船津輪助

文明促進論

日本 某報

兩世紀之大觀

日本 某報

十九世紀海軍之進步

日本 井上圓了

十九世紀陸軍之進步

日本 井上圓了

論內閣制及政黨

太陽報

清議報全編卷十七

五集上之上

外論彙譯一

論中國上

支那改革案

東京朝日報

支那之弱。其故不一。軍政之不整。與八股之錮才。此其病根也。八股之害。自陳龍川及至康南海。其論之痛切且精。光緒帝銳意於維新之業。因而廢之。可惜功敗于垂成。由此觀之。則欲正其學術。比改革其軍制。不便難乎。

英國水師提督白疊斯福氏。曾遊清國。在支那協會詳論曰。竊窺英俄之狀。及我英對清之策。頗足動吾輩之一聽。其論支那兵政曰。誰謂支那人不可用。若訓練得宜。則決足以保衛其國。而輯肅內外也。然則吾輩宜令支那政府。選我國以訓練其兵云云。夫白君一武人耳。其策多由軍政上起見。固不待論。然國勢日蹙。則練兵一事。實爲急務。夫兵者國家之重器。膺懲不逞。無以顯揚文德。而伸國威於內外。我日本維新。即以改革兵制爲急務也。宜哉。蓋支那人自稱中華。標榜自高。藐視外邦爲夷狄。然深揆其情。則每受制於外邦。甘受願使。不爲大耻焉。如北京政府。起自滿人爲支那一統之業也。嚮所謂中華之民。二百餘年。悉爲

奴僕。自亦忘形。可以觀其一斑矣。如德之占膠州。俄之據旅連。其事亦可類推。若訓練其民。引爲爪牙。而經營其土地。則其前途不亦危殆乎。德也。法也。英也。彼既操此術於亞非利加矣。殷鑑不遠。爲支那者。宜先制機變於未發。以講求自衛之策可也。

然策之若何。曰宜揮斥諸國之干預。求日與英以練其兵。使英當海軍。日當陸軍。日豈無一戈登乎哉。而英亦必有蘭克其人也。若支那誤認日英有俄德吞噬之心。因循不斷。失此好機。他日者。丁壯則供白人之厨夫。少婦則屬白人之妾婢。灼如觀火。可計日而待也。大勢至此。然後掩面痛哭。則何益焉。滿乎。漢乎。吾所不問。吾輩所惜在支那之淪亡。有識之士。所當未雨綢繆也。

日謀福建

日本報

夫自譽其人種之優。智力之長。盜竊文明之美號。而陰縱其虎欲狼貪。詭譎縱橫。以處心積慮。謀墟人國。奴隸他族者。豈非西歐民賊之用心乎。自第十八世紀以來。二百年間。泰西各國冒險者流。專肆暴力。蠶食非洲。於是懼羣犬爭骨。啓禍於貪。乃創爲勢力分界之說。各割鴻溝。恣其噬嗑。積人積世。以迄今日。阿非大陸。竟盡葬諸西虎之腹中。則以爲勢力分界之說。復無所施。將歸漸滅矣。夫豈料支那積弱。列國利之。視爲砧上肉。日謀宰割。往所施於非洲之術。遂將移而用之赤縣焉。

往者勿具論。自昨年德據膠州。山東一帶。如儲囊中。欲取則取。俄則以滿洲東三省劃爲分野。視若固有。英在總署。定楊子江沿岸不讓與他國之約。法於兩廣雲南亦然。嗚呼。禹域雖大。而瓜分豆剖。已露端倪。則二十一行省。四百餘州之天下。所餘幾何哉。際斯會也。我政府因循退縮。瞠乎列強之後。何其愚哉。夫我雖本無意垂涎大陸。而爲均勢東方。欲與歐洲諸雄國並駕齊驅。則豈得無所施其技耶。此我國與支那政府所以立福建不讓與他國之約也。福建不讓與他國之約。雖其程式或有可疑之處。而必須活用之。以伸張我邦之利權。如彼英法二國。其約言亦未盡妥協也。而皆活用之。以收大效矣。法所得之利權。爲築鐵道於雲南。旁自東京灣頭。達於廣西南寧。今在本國發二億萬佛郎之鐵道公債者。亦爲保護所占之區域。防他國之覬覦也。英國見華俄銀行供給於蘆漢鐵道。謂其侵己之勢力分界也。乃倡抗議。與俄齟齬。而卒得以山海關北京既成之鐵路爲質。則不獨楊子江沿岸而已。在北清地方。亦得干涉之權焉。是英之對俄。不可概以讓步目之也。容閔承辦之津鎮鐵路。英國亦奪之。與德協商。謀設公司而供其資本焉。其相約曰。其線路之在山東省內者屬法。其入江蘇省而至鎮江者屬英。其他英在楊子江地方。於勢力分界內有所施爲。不一而足。如其內地河川之交通。長江三峽之上溯。暨沿江諸省及浙江省之釐金。歸其徵收云云。其樹立勢力。以預爲他日分據之地。可謂盡矣。而今來遊之白疊斯福卿。猶以爲未足。謂楊子江

畔之分界。未免虛浮。宜益確定之。其得隴復望蜀。眈眈之欲。可謂熾矣。

顧我邦政府。雖曾立福建不讓他國之約。而未見有所措置也。如臺灣與大陸之連絡如何。福建與他省要衝。如何而可開通。皆未聞朝廷內閣有所建議。是吾人所遺憾也。今夫臺灣福建連絡之海底電線。政府亦欲買入之。而既發問於議院矣。雖然。大北電報局之契約。猶未及期。以明治三十五年爲期。即我光緒二十八年也。未能任我設電線於亞洲大陸及附近諸島之海底。是末如何之事也。我政府之於福建。方今未聞有所布置。而將有壞吾福建不讓他國之約者。則美國之支那開發公司之約是也。

該公司之股東。多是名臣舊家議員巨商爲之。其勢極厚。必能任此大工程者。而其貸款條約。則以本年西歷四月十四日。駐美欽差伍廷芳與鮮智迦託在華盛頓府立之者也。據其約云。以九扣五分息。借金四百萬磅。即命技師勘查地段。得其復命。斯定興工之議。若不爲辦。則願出罰金十萬元。聞十月中旬。紐約克急運委員會之技師巴孫士。任測量隊長。由金山起程。今已從事于查勘線路矣。

吾人知此測量隊之復命。必以爲可也。何則。漢粵鐵路。所經湖南兩廣之地。在支那全城中。最爲沃土。物產繁多。工商鼎盛。決不如彼漢蘆之路。蜿蜒北方之曠野。穿挿蜀黍高果之間。而其收效尙淺也。又津鎮一路。雖有漕米運輸之利。而以此比之。猶出其右。然則此鐵道之

速求其成也必矣。則以三年爲期也。

而吾人之所最憂者。其條約第三條之所云也。曰美國之支那開發公司者。用最新之款式築設自漢口至廣東之鐵路。若以爲有利時。則公司得延長此路于沿海。及與總辦協商之他處。夫自廣東連接香港。近如咫尺。固不待言。而此約文所謂沿海者。試繙支那圖而一覽之。卽了然矣。是豈非以福建爲沿海乎。何則。幹線以湖南廣東爲首。經江西而轉東。則惟有福建焉爾。且其所謂與總辦協商之他處。決非指廣東以南之地可知也。蓋已屬于法之勢力分界內。北海南甯之路。已爲其既得之權。接續龍州梧州而縱橫西江流域之線。彼亦已認爲藥籠中物。然則美公司將壞吾福建不讓他國之約。益無疑矣。十月之頃。忽得急電來。正言此事。而其後有內閣變動。議院開會。地祖增徵之事。邦人內訌不已。不遑外顧。雖然此之問題。必不可忘。速當未雨而綢繆也。

吾人於是有一策焉。我邦政府速致電于北京駐清公使。使請求總署。得福建省建築鐵路之權。以防美國之覬覦。美國之鮮智迦託。今勘查尙未卒事。幹線之設否。猶未決定。況福建之支線哉。當其計之未熟。我先出此以制其機。吾意美必無異議也。即或彼出而抗。我則將福建省在吾勢力分界之內。提出而訟之。何難之有。如但立不讓他國之約。而不得拱護。漫然任他國之敷設鐵路。則勢力分界之謂何也。吾人雖不能視福建省爲可與台灣分離而

漫不置意也。

若政府而肯爲措置。則將以福州爲中點。而設三支線路。中線經江西而入九江。南線經廈門而到香港廣州。北線經寧波杭州上海而至鎮江是也。鎮江者津鎮鐵道之終點也。寧波杭州上海之線路者。怡和洋行承辦之。本年五月十六日既經畫諾。若連絡此線路。則北與沂州濟南府天津北京。可遠相呼應。香港廣州者。將來漢粵鐵路。法屬東京鐵路。及英屬緬甸鐵路之集點也。南方欲此各地之流通。則此路最爲握要。九江者在長江之畔。位支那之中原。西亘漢口。接續沿江之諸府。英國以揚子江爲第二之尼羅河。欲支那中部及南部一帶之爲埃及。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中法之役。我邦曾不得已而致二書于英。爲攻擊揚子江地方之約言。猶吾人之所記憶也。夫揚子江畔者。通商之要津。政治兵略上所必爭之地。不可使英國獨得而壟斷之。此吾人所以願出中枝于九江也。

夫我政府爲此請求。列國必不介意。若政府而尙憚爲之。則於民間立一公司而任之。亦可也。雖或有溢欺人于權貴紳商之私囊。而爲伸我國權。亦何必惜此少數。即我今日財力未足興築鐵路于大陸。而既享有此權利。則自足以斥攘他國。而保吾勢力分界之所應得者矣。

或曰支那宜以保全焉。或曰支那宜以瓜分焉。二說主張各有其據。予以權爲保全。乃得其當。潛心覆究。乃得二策。一曰自行保全。一曰賴人保全。就支那現勢而論。則自行保全不可施也。因無論矣。賴人保全。亦有分爲單助與復助之別焉。單助者。謂一強國自當其衝。以爲保障。復助者。謂二三強國立約聯盟。以支其殘局。本論之旨。即在較其利害。察其成否。以詳其歸着耳。

今試爲以單助策得其宜乎。茲有某一國。欲獨力以保全支那。其覬覦之國。直起而相反。固必然之理。勢不相下。競共耀兵。遂釀成禍機。亦未可預測焉。夫一國之立。所以保其邦家衛其生民。孰敢不顧邦家。赴外邦之危。以戾於保民之義哉。蓋獨務而欲扶持支那者。必有所需索以酬其勞。此時列強不無猜忌。是欲保全而却破保全者矣。論者或曰。嗚呼。是何言歟。我所以欲扶持支那。固出於一片俠心。不忍坐視其淪亡也。洵如是言。誠美矣。然就現今外交之策而論之。固非通論也。縱今唱道於列國間。列國孰敢信之。蓋外信內險。兼弱攻昧。吞利削權。固數十年來支那所共見也。今忽唱此言。不獨列國不信之。支那亦必知其意之所在。縱我之至誠。一旦令其歡悅。然無如我實未能控擊列國。以阻遏其不可厭之慾也。由此觀之。日本一國。既不足以當其任。他國亦不能獨力以伸其所志。單助之策。則拙矣。勢不得不出於復助策。其復助策。亦有二焉。

一與支那同一利害之數國互通脈絡。均相呼應。以講保全之策。名之曰同盟擔保策。

二不論同一利害否。凡與支那相關連之數國。悉共聯盟。以任保全之責。名之曰聯合擔保策。

同盟擔保策。則如何。試論之。

夫同盟擔保策者。西方列強中。均一利害於支那。有二派。一則英與美也。一則俄與法也。其餘列國。雖未盡明確。然一旦有急。則德與意可以聯於英美同盟。比利時可以合於俄法同盟。而如我日本。可謂向背未定。行動均任於其便也。

以俄法爲盟主者。欲瓜分支那者也。縱令未至瓜分。然至欲擴張權勢於支那。則其策皆同也。以英美爲盟主者。不喜他國之壟斷者也。即欲開支那全域。以爲英美產貨一大市場者也。據此利害交錯之勢。以各相呼應。故同盟擔保之策所由起。而其有勝於單助策。可無疑義也。獨恐二者各據一方。以互圖其所利。彼利則此損。此福則彼禍也。故此而欲保全支那。則彼必起以反之。固必然之勢矣。二者相激。遂至互出於兵力。則其禍有更大於單助者也。夫濫張兵備之弊。二十年來。歐洲列國所共苦其過重。今若更激成此勢。則天下將不堪多事矣。

然同盟擔保策。是今內外人士。專意倡道。至如白登斯福卿東遊與美國購買非獵寶。愈使

人想望策之可施予亦不敢謂該論爲不通也。然世人只知有同盟策而未聞有假聯合擔保策者。今較輪之於同盟擔保策以察其利害亦必不徒然也。

聯合擔保策則如何。又請論之。

予所謂聯合擔保策者。聯日英美俄德以爲一團。會商立約。以肩任保全支那之責。猶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以來。英法俄德相聯以保持土耳其者是也。今擬立聯合條約。其概如左。一凡支那鄂域內列國再不得踰越其現情。不得伸張其權勢。詳解之即如英法俄德均已曾得利權。今後即以此爲界不得再行需索。

二六國同任保全支那之責。既盟結後。若第三國不加而有干預其內政。或併吞其疆土者。則認爲開戰之端。

三將來欲租支那之土地。或欲割讓其土地者。宜先預與聯合各國妥商。經其協定。方准施行。

四將來支那若有聯合諸國中之一國。互釀紛議以致破壞聯合條約之美意。則宜於本開戰前。求之聯合諸國以救解。聯合諸國亦有救解及肩任之權。

以上不過舉其大綱。至其細項各章。則如鋪設鐵路及練兵各件。至期會商。畢竟聯合條約亦預爲一榜樣耳。應如何臻其美善乎。試以前事證今事。如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在法京所

訂巴黎條約。其保全土耳其實二十餘年矣。當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俄背約以伐土。英國出而阻遏之。俄國遂撤替斯的條約。將所侵疆域悉以還之於土國。是巴黎條約之效也。且聯合擔保策所以勝于同盟策者。在外交上分割支那於一方。以免混他各國事件。而易分辨焉。巴黎條約之保土耳其也。聯盟各國其緣因各件。雖釀事頗多。然未禍及於土耳其也。試詳說之。則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有奧意戰爭。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有普奧戰爭。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有普法戰爭。然而土耳其屬土無恙也。按今之伯林條約亦然。以其同是聯盟國也。然德奧意之於俄法。其所欲相扞格。而到土耳其則亦不敢滋事也。即現之克利士事件。並希土戰爭。亦可證矣。要之同盟者。齊其利權。則必與之對衡而立矣。譬之日英同盟。而俄法又同盟。則對衡均而利害亦均也。如英與俄法相扞格。則日本亦必被其波及焉。故我於此。雖局不相交涉。是豈外交之策哉。想今提倡日英同盟者。其宗旨在於阻止俄法之銳進也。果然。則發議者之所志。亦聯合勝于同盟也。萬萬矣。論而至此。則聯合之策。其保者費力甚少。被保者獲益更倍于同盟策矣。蓋同盟者本萌于合利。被保者爲其利之役。因此必然之勢也。反之則聯合者非以利相結。而志在於公安。支那帝國應亦擇可而行事。若至此。則清政府惟公平立約。蓋所以酬聯盟諸國扶持接導之厚誼。亦不得已也。再詳論之。縱令一旦出於同盟策。然究其極。則應歸於聯合策也。徵之古今之事例。凡同盟之成。必在于危局既

迫之時。設令俄國開釁于支那。與法相聯爲南北相挾之策。而日英同盟國與之交鋒擊退。俄法則其變局終如何。勢必有一中立國爲之調解。以開弭兵議會。則其結局又如何。料俄法撤其需索。而與日英及中立國共約。永不覬覦支那。變之變極之極。亦終歸于聯合擔保也。西諺曰。史即是轉而已。予每修外交史。未嘗不嘆此言爲至理也。既有保持土耳其四十年之事例。與分割支那案於一方。不使與他案相涉之便。總之再令一旦出于同盟策。亦終歸着于聯合策。事理必至。不俟識者而知也。

與中國志士書

東亞同文會報告

洋之東西。各殊人種。西人白而東人黃。西人優而東人劣。是則歐美之通論也。是以白而優者日盛。黃而劣者日縮。大勢滔滔。無所底止。然所謂歐美通論者。未可保其必無也。其言西人優而東人劣者。特以外形言之耳。外形易睹。或易以信。若夫優劣之別。豈易俄定哉。亞細亞洲有舊邦。曰支那。曰印度。然印度既爲亡國矣。而支那猶在存亡之間。是無他。蓋昔爲人文發達之源。其國勢冠萬邦。今則後於西洋文化遠矣。未可以人種劣等論之。現今國於東洋。而與列強並角逐者。爲吾日本焉。日本原是一小國。其漸開文化。三十一年。特爲世界之一等國。以是觀之。東人豈所謂劣等哉。或有以優於西人矣。支邦衰弊之餘。今雖似不可與吾日本並論。雖然。彼亦非無長也。何也。曰精賣買。蓋爲世界第一。以此爭之。猶足與各人相

競焉。況加土地之大。產物之富乎。支那豈得論爲劣耶。若判東西之優劣者。當在後日。吾日本世界之一強國也。支那亦皆知利之民也。東洋未必失望也。雖然。知利之民。亦知有國家。然後足駕於人。若知財之可重。而不知國家之可重。則國之存亡。未知其何如。安可設。支那自古至今。奉聖人之教。盡心思。孝。惡。趨利忘國。苟推其心。以奮愛國之氣。教以文明。導以進取。則何嘗有不爲強國之理乎。顧清國政府。今果何如。綱紀不舉。政令不行。各省有獨立之勢。中央無統一之權。欲不受外侮。曷可得也。請觀歐洲之東。漸平。滔滔。如決。河。或無能防之者。覆沒之難。且不圖。豈不可慨歎耶。西人外飾君子。內如鬼蜮。以利己爲主。排擊異己者。不遺餘力。曰。黃人無伍。白人之權。曰。東人之盛。則西人之害也。是亦何甚也。然則人種相爭。勢不得已。假令彼遂不言之。我亦將言之矣。蓋彼以文明自誇。亦非無理也。蓋其窮理之妙。器械之精。真奪天工。若以此爲文明。則彼實雄天下矣。勢力之所在。害亦生焉。罪亦歸焉。是天下之通患也。故曰。爲後之開明者。不可以其故。并舍其美。天下無極善極長。況澆季之時乎。然取較善較長者。補我短。則智之事也。以是觀之。支那先不可不就事物。進其文明。曰。電氣。曰。汽機。曰。鐵道。曰。開礦。曰。冶金。曰。造兵。其他百般工作。足可以一洗國民之耳目。而一變從前之百弊。以近時氣運徵之。如有持此等事物。導誘人情。發揮衆心。然後進入政政可也。古昔彼異族治者。皆諸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其數也。營私利。縱私慾。無以愛國爲意者。欲

救濟之。莫若行立憲政治焉。立憲政治者。蓋係西人所草創。其初破萬戶之產。流兆民之血。費幾年月。僅得之。是以彼等因之以伸其權。東人摹倣之。或疑且果可行與否。蓋東西殊情。行於西洋者。未必可行於東洋也。吾日本之始行立憲政治也。人皆危其害多利少。然吾人民。能斟酌西法。能調和我舊俗。上下勵精。無滯滯也。支那人民。元來順良而重上。是以爲之上者。不借訓令之煩。而能化其下。志士仁人。苟用心於此。則行政治。進開明。非難事也。

廿七年日清之役。清軍連戰連敗。遂海無一艦。陸無一兵。而吾日本每戰有功。意氣軒昂。列國大懼。遂至嫉妬之。自此以後。支那國運日傾。要港緊地。委人鎖鑰。無以爭之。殆將爲西人縱慾之餌也。吾日本雖被嫉妬之害。然國運日盛。武威大揚。彼沈淪而我勃興。一低一昂。東洋之和殆將破矣。吁。起日清之役者。爲破東洋之和乎。曰。何必然。實欲扶植東洋也。然事與心違。其計未就緒。而早既有唇齒之虞。論日清之役。欲不長太息得乎。然此機此會。亦天意之妙存焉。盛衰有因。知其因而察可昌之理。猛省勇進。則雖鬼神不能害之。況諸外國乎。頃察支那之現狀。似人民之意嚮少改者。蓋欲悔過遷善。奮完軍備。知其頑陋迂濶。乃學文明之政治。知其強而知所以敬之。知其智而知所以學之。彼練軍數千。能模西式。欲再造福建諸艦隊。罷科舉之法。設經濟特科。以獎勵實學。見列強之富力。則悟自強之非。識己之愚。則欲學西人之智。嚮日觀我練軍於西海之野也。募生徒百人。欲留學于我。頃日逢沙市之變。

也。爲日本警察顧問僱聘。以上皆官府之事。而所關稍大者也。至民間之事。雖未甚顯。有滔滔暗流激宕之勢。有先覺之士。倡孔教。和以西洋之文明。集弟子數千。弟子散遊四方。皆補世道。新聞雜誌。又將日益多焉。上海有時務報。天津有國聞報。皆以氣概聞。又遠遊外國。發雜誌。建賢舍。盛說文明。以教其子弟。是皆民間有爲之士。此外或匿於山野。或伍於商賈。不顯於世者。亦必多矣。然一掬之水。不能起大海之波濤。支那之太國也。數十有爲之士。未必足爲多也。況其獨立不能統一乎。若捐小異就大同。則希足口改世之風潮乎。數十有爲之士。豈不知之耶。知而不能行。必有故也。人各異其心。假令彼等皆欲救國治民者。其所企畫各異。或東或西。或緩或急。要之所赴皆美也。然其行道各殊其途。自東者。逢自西者。互不相識。緩者以急者爲相害。是無一主意以爲之準者。不若揭一事實。以呼號天下也。其如事實適切時宜則益善。萬一不適時宜。亦必不妨。蓋自此天下之大運動。可得就其緒矣。

余視支那現狀。知改革之不可不急也。所謂病入膏肓者。苟欲療之。豈偷安姑息所能爲力耶。改革須究其根。非仰而衝天。俯而撼地。以震動四海。曷能見世道之一新哉。然殊有不可不加意者。此爲西勢東壓。西勢東漸。猶洪水蟻穴。且入之。若支那有亂民起。則勢四迫。至不可復如何也。昔者支那者。自以中國以外無天地。今則不然。特東洋之一邦土耳其。東洋者世界之東洋也。支那之盛衰。直係世界之利害。故其國之興亡。有不可坐視者。況其無自主之

實乎。自今列強之干涉起矣。干涉非支那之幸事也。然無自主之實。豈遂能得拒之耶。不能拒之。則不若利用之也。夫支那欲求其與國於東洋。則唯有一日本國耳。然支那不足爲與國者。其他東洋諸邦多然。爲日本者。豈可晏然自安耶。強欲結同盟。其如爲我累何。我蒙其累。猶可矣。然東洋非東洋人之東洋。扶植東洋者。非日本獨力之可能也。我亦不可不求同盟於西歐。而西歐與我同利害者。獨爲英國。英與露同爲大國。而並有大關係於支那者也。故與其一同盟。皆足爲其大。然至其大利害。有大異其趣者。露之所以爲大國者。依一連廣袤之地。欲恣無厭之慾。以得東亞爲有大利。以扶植東洋自任者。安得與之同盟。以置其禍耶。獨英之所以爲大國者。在殖民地。而其地隔本國甚遠。統御之術。實其所苦心也。故爲英國今日之計者。在統一殖民地。而不在擴大領土。英有大關係於支那者。在通商貿易之利。不在併吞也。是非所以恃可爲我同盟乎。欲改革支那者。宜留意於此。若日英得相結。以改革支那。則足以制大勢矣。果如此露勢。亦不能拒其業。而繼露窺窬支那爲法德。法常窺其南。德伺其東。法欲事干涉取南也。可以英制之。露欲乘機掠其北。非我誰當之。若果日英同盟。德國豈足憂耶。是余所以爲是言者。欲利其嫉妬窺窬。而互相牽制也。既欲利其干涉。以制之。壓。宜慎處之。不可輕爲也。請見彼足以自主獨立誇者。亦輒爲他所干涉。況於不得自主獨立乎。故不別所可恃者。與不可恃者。力不可生贅。而與藉口于彼。若列強扞格支吾之。

間。能遂改革之業。爲上策。依二三國。而斥二三國。以能成改革之業。爲中策。爲列強所干涉。此爲下策。其爲上者。今勢不可行。至中策者。或得以行之。中猶不能。乃支那四分五裂。既失東洋之大半矣。夫策近交遠攻。豈啻俄行改革之謂耶。以平和漸進行之。宜有此慮。已有此慮。假今支那之改革。有要急者。遂不容其輕舉妄動。是志士之所日夜焦慮也。余所以唱志士之大合同者亦是也。而欲促志士之大合同。無若揭一實事以示之。若明舉一實事。則天下之耳目皆向之。誠意之所至。必捨小異合大同。猶取大綱衆目皆舉也。若夫至其實事。非模稜曖昧之言也。待他日言之。今特揭志士合同。以希大方君子贊助耳。

興清論

東亞時論

廢者興。興者亡。存者滅。衰者盛。塞者通。得者失。天下之勢。其久者必有變矣。以清之大國。猶不免。是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爲也。但有爲之士。忠義之臣。能就其勢而求所以可濟之道。則庶幾其可矣。方今天下分離。強邦割據。欲戰而不戰。欲和而不利。戰和間。兵備益張。兆民不知所安。宛似春秋七雄之爭競。以俄比秦。以英比楚。清則韓魏中原之衝路也。蓋清之存亡。關乎天下之大局。昔阿非利加之地。沃野千里。久爲列國爭土。其利益至今殆殫焉。印度爲英所據。暹羅爲法所逼。極北爲俄所奪。天下無餘壤者久矣。清則位於天下之中。享山河之利。民戶幾億兆萬。廣袤幾千萬里。而欲無人之覬覦也。得哉。據之者興。割之者振。併之者富。

號令於天下。則其四面受敵。八方肉薄者。亦不足怪也。秦西諸國。以俄爲最雄鷙。狼睨豺視。亦固其所。而清實與之鄰。家國之不幸。有大於此者乎。俄奉其先人遺法。常以吞併爲國。是如侵新疆。界滿洲。狼子野心。不過僅見端倪。然其陰謀秘計。更有可懼者。至奪旅順。掠大連灣。則東下勢成矣。東下之勢既成。而與法左右相提。北自渤海。窺燕京。南自滇粵。圖長江。定首尾呼應之計。既精且熟。其大志豈不在禹域之帝冠哉。是四億萬人民。所宜同憂共憤者。且不獨清國之鉅害。抑亦東方之大患也。僕不肖。以賤劣之身。欲有所言。蓋清日兩邦。有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之勢故也。

清國者。天下之大邦也。昔者久稱天下之強。近則漸成積弱之勢。蓋其政令之不修者多矣。若修其政令。安知不能變弱爲強哉。域內民生四億兆。既與泰西之總戶口相匹敵。其封疆約四百萬英方里。亦何讓於歐洲乎。國之本者民也。民之本者財也。財之本在於土地矣。閩粵之陬。江河之濱。禾穀穰穰。絹綿陳陳者。運出配給於全世界。而猶綽綽有餘裕。與彼日夜營營。謀取補給於他邦者。既不相侔。以富較之。以民比之。則清之優而洋之劣可知已。今乃財賦在於此。而營運不在於此。民衆在於此。而振勢不在於此。是獨何哉。蓋由官府不知所以爲治之道。民生不知所以適從之法。徒使碧眼紅髯等輩。乘我積弱之勢。而逞其洊食之勢也。豈不可歎哉。

大皇帝者。四百洲之大皇帝也。非一朝之可得而私也。帝位者。中國之帝位也。非一人之可得而據也。清帝之即位。非天之所以獨厚於清朝也。清朝之先。實有其德故也。失民心者失天。惠無民望者違天意。清帝之所以能繼承其位者。天惠之尙存民心之未去故也。唯憾邇來事勢日非。廟算屢誤。定邦安民之策。殊無所出。而清國政府。其頑固依然舊態也。豈非憂國之士。所可推天意而量民心耶。然潛考所以應天意順人心之道。其在遷都之舉歟。夫滿蒙人之寄食于中國也久矣。以愚魯之資。而居三公之貴者有焉。利祿榮身。玉帛養親者有焉。出將入相。門客滿堂者有焉。而皆取給於中國之租稅。無一事有功社稷。而其福已極。無復遺憾於人間矣。是以心氣朽腐。進取之力發憤之慨。無足見者。妄自曲辨。強斥泰西之美技。不欲舍短取長。因循固陋。混沌沌處之晏如。中國勤勉之士。欲與之圖日新之業。不亦難乎。有策於此。遷大皇帝於江南。以武昌爲新都。爰建宮闕。布令於各省。以奠一統萬世之基。則一代之人心。豁然有所啓發。乃乘其機。敷布教化。爲文明之礎。屯田練兵。以圖富強。爲本。中國於是可復先王之中國。清朝於是可復先王之朝廷。生民於是可復先王之生民。時局至此。彼當國大臣。雖冥頑不靈。無所以施其技也。然則遷都之利。豈獨新民心而已哉。一可以制舊黨。二可以避兇俄。三可以握天下之要。四可以弘帝王之德。五可以占交通之利。六可以新教化之風。七可以齊天下之民心。八可以絕滿漢之界限。九可以安宗廟社稷。十

可以圖富國強兵。今特一一詳論之。惟有勇斷而行。則大事可成矣。

頃者清國新政之士。前後輩出。欲試經綸于一代。而事終敗矣。然皆當代傑出之人也。其力量識行。足爲世所推重。惟根本未立。急於圖功。進銳退速。以致一敗不可收拾。誠可悲矣。雖然。欲行天下之權者。必先擁天下之兵。欲擁天下之兵者。必先握天下之財。欲握天下之財者。必先收天下之心。天下之心。天下之財。與天下之兵。行其權之大本也。無兵而行權。號令不周。無財而行權。威信不立。不收人心而行權。民無服者。號令不周者。改革之窮形也。威信不立者。改革之病形也。人心不服者。改革之禍形也。今改革而有此三敗形。而持其一孤權強行之。雖智不足運其智。雖勇不足用其勇。況於身實無其權。僅賴帝力以伸其志者乎。宜乎其一敗塗地也。

然則改革竟無所施乎。嗚呼。何爲其然也。改革者天理也。天理者天數之所歸。順天者其興也必不遠矣。惟若再圖改革。宜慎戒其着手焉耳。無兵則不宜輕動。無財則不宜輕動。不收人心則不宜輕動。能守此三不宜。而鄭重以圖之。先擬收人心。次擬握財權。終擬擁兵權。養其三本。以應三不宜。而後始下手於此。則雖有盤根錯節之難。猶快刀斬亂麻。截焉莫能阻礙也。改革之事。於是乎大伸焉。

擬立瓜分中國平和會

日本西報

據人間某報館主筆云。吾人近多倡議瓜分中國。惟瓜分之事。當行何法。庶不至兵戈殘殺。多傷生命乎。主筆人答曰。必湏英、法、美、德、俄、意、奧、日本諸雄邦。合爲一萬國公會。嚴定章程。以舉此大事。然後可免爭亂。茲略論章程于下。

一此會名平和瓜分中國公會。每國派會員兩三名。假以全權。會議定奪會事。

二此會有全權主斷中國之事。凡一切會議。無容請示本國政府。

三各國占領之地。歸各國管轄。應照現時該國商務所銷之多寡。及該國權所關緊者。案圖

畫分界限。

四會員互相爭論。則另派別會人員。秉公定奪。此別會人員。以抽籤公舉而得之。

五某國會員。或有抗違衆論。不遵會中定奪。則此國不准入公會之內。且合各國會員。資罰

其背約抗衆之罪。

六會中所得新地。各國畫界占領。彼國會員不得故意議立條約。以制壓此國之商務。至礙

該國利權。所有中國土地。既歸萬國管轄。任由萬國通商。倘或他日有一國阻礙通商。各

國會同責罰之。將其應占之地。充之公衆。俾各國均沾其利益。

七或有別國欲隨後入會者。該國并無商務權力在中國之地。然肯幫助同心瓜分中國。亦

應俾以土地。使其占領。

八各國派往中國駐紮之兵。不准多派。只准僅足守禦該國土地而止。
九會中章程。永遠不准中國人製造兵器。

會內所議提要章程。尙不止此。然此九條。亦爲最要之款矣。倘或歐洲兩三大國。遽爾瓜分中國之土地。勢必令萬國嫉忌。又必血戰糜爛。若照上所議平和瓜分之法。中國斷無抗拒。且中國人。若得因此平和瓜分之策。其殷富之家。當更欣幸。蓋中國人。素不知外情。又不知合衆保國。如此瓜分。正所以保其生命家產。免被賊官魚肉。平日種種受虐之虞。可以脫離羅網矣。中國人保護財產。甚於生命。若得強國爲其保護。中國人豈不願樂得以爲君哉。今若將此瓜分條款。速與中國政府知之。又預備水陸軍大隊。俾中國政府知各國勢力之可畏。不可抗拒。大張聲威。使之畏服。則必不至開戰。多傷萬國生靈矣。又既將此條款。交呈北京政府後。以兵力據守北京。不過兩禮拜之外。即可公同瓜分。此等議論。似難爲中國道。惟其利益於中國四萬萬人。豈有限量哉。夫地球大勢。非俟東西混一。難底太平。然不遲諸百年以降。要難成局。嗚呼。上天於人間種族。豈有歧視哉。有心人所以有無涯之感也。

論中國政變前後狀態

日本報

人不能無疾。惟國亦然。既有疾。不治則仆。此自然之理也。於是乎治術不可不講。治術有二。於人曰內療。曰外療。於國曰革命。曰革命。要從其疾病大小輕重以施之耳。

清國之疾久矣。其疾方革。不用醫療。滅亡無日。是亦中外所共知。而天下所共言。然則目今之急務。惟在乎速施治術。其治術維何。我輩初以爲清廷改革之舉。無可復望。及聞清帝聖明獨斷。銳行改革。三月之間。新詔徧下。志士赤誠憂國。盡去舊弊。毗贊維新。民氣大振。人有自強之望。乃大服中國之有人。同在東亞與有榮焉。雖然。清國積弊。且三百年矣。病已入于膏肓。而宗室公卿頑冥之徒。連柯交枝。環繞于朝廷。蔽賢者路。當是時。雖少主一人奮于上。忠臣三四盟于下。亦何能挽回此頹勢哉。往時曾文正胡文忠合心協力。回天日于既倒。而不能一掃其積弊。以二氏聲望。猶且不能。況二氏沒後。其弊倍蓰。豈可望成于朞月間哉。我輩預測康氏等有今日之敗。故聞其變。亦不大驚也。然此非康氏之罪。使張氏當之。劉氏當之。李氏陳氏當之。其亦如此而已。雖然。康氏等所爲經也。常道也。夫國家所尙者。秩序與進境。所以治療其國病者。亦在使此二者得宜。以增其生民之福而已。以改革之舉論之。其手段在溫和。以革命之舉論之。則其不免于慘烈。前者經而後者權。蓋改革者治術之常道。而革命者治術之變道也。舍變道而由常道。仁人義士之所爲。其用心苦也。且其清廷雖頹敗。而君主之權。尙能儼然不失。億兆宗之。而奉溫柔敦厚孔子遺教之人起。而擬治療其國病。先從事清廷改革。固其所也。

清國二君子嘗語余曰。方今當以保民爲第一義。我問何謂保民。曰。柳子厚所謂伊尹五就

陳之義。是予志也。蓋伊尹急于救民者。苟可救之。則不辭而就桀也。側聞清帝聖明。有不世出之資。然其宗室頑然。公卿夢夢。革新之難。與商末之朝廷。何異。當是時。康氏等起擬其更始一新。亦急於救民也。

康氏本嶺南一布衣。奮然出燕京者五次。其立於衆忌之間。不顧斧鉞。進危言于皇帝。庶幾變法自強於萬一。何其忠也。讀其第五回上書。眷眷惻怛。憂國忠君之至誠。溢于言表。其書所謂探法俄日。以定國是。願皇上以大彼得之心爲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法爲政法者。此固康氏所冀圖。最後進言曰。宗社存亡之機。在於今日。皇上發憤與否。在於此時。若徘徊遲疑。因循守舊。一切不行。則幅員日割。手足俱縛。腹心已剖。欲爲偏安。無能爲計。罔牢羊豕。宰割隨時。一旦鬻割。亦固其所。職上爲君國。下爲衆生。苦心憂志。慮不能免。明知疏逃。豈敢冒越。但棟折榱壞。同受傾壓。心所謂危。急何能擇。若皇上少采其言。發憤維新。或可圖存。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職雖以狂言獲罪。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否則沼吳之禍。立見。裂晉之事。即來。職誠不忍見煤山前事也。唯其有此至誠。故一旦皇蒙帝知遇。乘可有爲之時。勇邁而前行。其生平之抱負。其地位之可否。與身家之利害。皆非所顧。雖其志不遂。而革新政令。四海震驚。甚則有以爲清國之革新。可得而庶幾者。而一朝事敗。謗議百端。我日本人中。尙有斥他爲倖進弋利之徒者。我甚爲日本人士慨之。此間獨得我意。則惟蒼海翁即嶋種臣之言。與東亞

會之舉。夫蒼海翁者。所稱國士無雙者也。古曰惟國士而深知國士者。非耶。我國官民。平素開口則罵隣邦之因循姑息。及見有數志士。適因革弊之舉。一敗仆地。未曾灑一掬淚。而微辭冷嘲。如此之輩。人面而獸心。我輩深愧國民中有是等徒。抑聞我東亞會同人。抗疏我當道。以求救梁啓超康廣仁等善類。其文中有言曰。雖其志似不酬。正義之所發動。人道之所奮揚也。我讀而至此。感極而哭者久之。諸同人之義。大可風也。其勉之哉。

康氏等愛國之心。青天白日。本無所疚。或責其誤治術亦不然。今通觀日清兩國。不始於康氏等之舉者有二。甲則因循派。乙則急進派。甲曰康氏等雖爲君王所容。非得顯要之地。非有巨室之援。而冒進敢行。變百法。其招蹉跌。固其所也。甲者殆不足言之徒也。夫立因循姑息如彼之朝廷。而欲待已得大臣之地。而後圖變法。其人亦因循姑息之徒而已。至謂得巨室之援。然後從事於變法。猶東轅而西馳耳。所謂巨室者何也。非以變法爲不便之徒乎。凡百巨室。孰是之哉。爲此等說者。滔滔北廷皆是。方且與維新爲難。何足望耶。乙者則與此異。以爲北廷竟無主天下之力。欲用此改革大政。以保全清國。是朽索御悍馬也。是爲急進派。所見可謂頗通大勢。我輩初亦以爲然。但支那人尙無此心。徒爭亂以殺人耳。寄語急進派諸君。勿以康氏等無功。併藐視其人。甯當諒康氏等之由常道以試治術於老國耳。我輩得試清廷痼疾可治與否。實賴此一舉而斷焉。豈可不留意哉。

主任自然之論者。謂漢人素非野蠻。自有其文明與一種勢力。故雖俄英德法一時割取其土壤。而其終也。漢化俄。漢化英。漢化德。法人也必矣。其如此。漢土依然歸於漢人之手也。蓋是學者論也。昔者漢人爲五胡所征服。而漢化五胡。又爲金元所征服。而漢化金元。徵之史跡。足以知其能使異種人同化於己之力量其大也。若其如此。則漢土仍歸漢人之手也。善。今之學者多執是說矣。夫俄英德法之文明。固非五胡金元之比。然漢人非野蠻。乃日居月諸。漸收取其文明。遂至孰彼而入其室。由此觀之。任自然之說。未可厚非。雖然。苟一思家國之故。一思東洋之局。一思宇內之勢。一思人道之自由。其能安榮否也。向者波蘭爲三國瓜分。而波蘭決非野蠻。恒加利爲奧大利所統一。而恒加利決非野蠻。愛蘭之於英國亦然。此等諸國。爲他國所分割合併以來。且百年若二百年。其間或恢復人權。或得自治權。或得參政權。則有之。至其爲自主獨立國。其何日能之。縱令十百年後。或有得爲自主國之時。而民之父子祖孫。不見人口。而生死於其間者。何無幸哉。故漢土當救於未亡。及時不治。則至不可爲。但其國病入膏肓。是豈所謂改革治術之所能救哉。孔聖曰。小不忍。亂大謀。大謀哉。日清兩國仁人志士。蓋協和一致講大謀。

歐洲列強對清政策

日本報

環球列國。苟以強稱者。無不注目於今日之清國也。或曰宜瓜分。或曰宜保全。議論紛紜。莫

衷一是。今按各國政府之意見。與其國民之輿論。報章之騰說。合而觀之。亦可以窺見一斑矣。

英國首相沙士勃雷。嚮在聖惹莫斯之協同會演說曰。當今我國政府。宜使清政府知我望其振興之意。爲第一要務。設有人問曰。處理中國。法當何出。我必答之曰。應扶持該國之頹勢。遏抑他國之吞噬。啓其愚蒙。助其革新。使之通商開利。次則導以文明焉。又大藏總長巴魯氏者。曾獻三策於內閣。其一曰。增廣屬土於絕東。事頗不易。除現所有之地外。此後再不可要索也。其二曰。我國之利。不重在推廣領土。而重在增進商務。其三曰。爲我商務之害者。厥有二。一如某國租占中國沿岸肆其狼貪。而重征入口貨稅。二如某國操縱清權。名雖非侵我特權。實則暗奪我國商利。此論不啻英國政府之議。亦全國民人之輿論也。人或觀英國租威海之舉。即曰。彼亦志存瓜分也。然爲此言者。是亦未解其真相耳。按租威海衛之條約曰。本條約與俄國占領旅順及大連章程相同。故該二地若還中國時。則英國亦應將威海衛交還。但今該地主權。仍歸清國政府。又清國船艘。亦有出入此港之權。若遇英國與他國有爭端。亦不改換此約焉。據此約。可知英國租威海衛之真意。即在於控制俄國之兇鋒也。若英國果欲占地以逞虎狼之慾。則應改訂永遠占領之約。又何必效俄國之條約乎。此外則按之不割讓楊子江沿岸之條約。及保護改革派等之舉動。則英國之政策在於開港。

也明矣。誰謂英國志在瓜分哉。

美國近多傳其政府飭令本國駐清公使。向清國需索一要港。風說流傳。人多信之。故美國外務大臣的伊氏辨之曰。我國決無是意。吾人亦不願其妄傳云。夫美之爲國。原其祖制。及其人民之性。亦必不攘人土地以逞鴟狼之毒。近來美國則有漸與英國修睦之情。而英亦務與之相親。按其安克洛同盟條約曰。英國當認承門羅主義。一千八百二十八年美總統門羅氏干預其爭端是我國保持平和之第一義也。史稱之曰門羅主義。無敢希冀據有西半球也。美國宜開通尼加拉運河。而英國設遇戰事時。則有出入之特權。美國領有西班牙之一切土地。設爲他國所威逼。則英國自應極力勸解也。美在清國及東洋各國。則與英併立。同享其利。其在東方英領各港。則照最優條款均准美船出入。觀此數端。則英之酬美可謂厚矣。美者何有背英開港之主義。以倡瓜分之說乎。況及於瓜分。而所享者轉不若與英聯絡之利爲更厚乎。

德及俄法三國。據昨年五月十日。德皇親臨議會宣言曰。占據膠州之舉。實出於開教索償之案。今何幸此舉重遂我素心也。我當據以推廣商利。力籌軍務云云。夫德忌法之興。不始於今日。德皇此言。乃存心抑遏俄法之猖獗也明矣。蓋法於師丹之一敗。輸五十億償款。與割亞爾撒斯及羅連二省。臥薪嘗膽。復仇之念未嘗忘也。於是法相卑斯墨一面與奧大利聯盟。借以伸勢於巴爾干半島。以抒沙土敗虜之憤。又一面窺意法爭西非洲接尼斯之舉。

蘇再乃通款於意大利。於是該三國合力以壓法國。史家稱之日三國同盟。然俄國之利是向與奧大利積不相容。乃與法相結。由是大見俄法二國旗。飛揚於海陸之上。嗚呼。一則世界之大君主國。一則世界之大共和國。使之兩兩相揚。亦世界之一勁敵也。意相克利斯比評之曰。俄法是天下極強橫之同盟矣。既而奧大利察知三國同盟。不利於己。繼通款於俄。意大利亦憂三國同盟。必糜費我海軍之餉。以致國帑空虛。乃漸與德疎。英亦懷懼者。德皇電賀搭蘭士大統領之事。杜蘭士爲南非洲民主國前年英杜戰爭英兵爲杜軍所敗德皇致電遙賀故英人怨之撤其援助。意大利海軍之密約。於是三國同盟始破矣。德國從此孤立無助。會日清戰爭。有割遼東之事。俄欲阻其議。因與法相援以抗日本。當時德國欲與日本結乎。則觸俄法之忌。愈甚。與英親乎。則無詞可藉。以致交親之意。既窮。窮無策。乃強迎俄意以阻日本之議。然終慮法國據有越南。設一旦有事於絕東。則法可據以伸勢。則我亦宜占一屬地以相頡頏。乃藉日戕害教帥之事。而占據膠州。由是觀之。德之據膠州。是嚮出於防衛國商之利。而亦決非有瓜分支那之意也。且近來德讓英以阿非利加與小亞細亞等之地勢。則兩國之間漸見親善。乃與英相聯以防遏俄法吞噬之慾。亦非不可望也。而俄法亦乘近來德奧之疎。更欲離間之。援以自助。以壓清國也。必矣。

意大利要索浙江三門灣一處。在日本意見策畫。並無不合。蓋日與意本交好。今意得一地。與日所定之福建省相連。日本有識之人。當亦洽意也。浙江在北。福建在南。兩省土地肥美。形勢團結。四面高山圍繞。與隣省界限清楚。今意既進至浙江。與福建聯絡。北枕長江口。南枕西江口。兩江之間。一帶地方。得意日防守海濱。將來遍開通商口岸。及致太平之景象。兩國勢力鼎峙。必能成效也。中國腹地。得意日兩國在此。辦事豈不更易乎。以故意公使今在北京要索一切舉動。日本人正深望其成耳。然日本雖因此而心滿意足。惟中國將來之存亡。因此又增一番感觸。中國將爲歐洲各國瓜分乎。抑或忽然醒悟。革除其弊政。整頓一切。乎。此兩事問答辨論幾及數千次。究竟將來效驗如何。尙難懸擬。然竊計之。中國或未必盡亡。只今多少失去土地。但既失些土地。他日必有一番擾攘。因擾攘之故。恐亦必至滅亡耳。我輩甚切望中國。如何設法整頓以求自立。不至失其國之根本。近中國人之聰明者。見識日增。南省之人。更多知時務維新之事。在中國現時局勢。若望民變。斷難舉動。倘或成民變。則大亂迭起。各省糜爛。亦甚可哀也。然即無民變。中國之時局。其勢不久亦必有變動矣。惟各國之於中國。既有礦務鐵路種種利權。實當憐憫之。以助其變法自強。使能獨立也。希露報云。意大利索批三門灣事。自我輩觀之。將必有一番擾攘。因係中國政府不允。恐意大利既得之後。奧大利又來要索。然意大利立意甚堅。斷不肯息手者也。勢必要中國政府

尤肯乃止。否則必以干戈從事。況其兵輪三號。專爲要索三門灣而來。今已到三門海灣屯泊。倘或不允。必至開釁也。或謂俄國勸阻總署不允其要求。所以至今未決。皆俄國暗中主之云。

在英國論之。瓜分中國。本非其所願。惟其與意相交甚密。今意索三門灣一策。英實望其成局也。夫不欲瓜分。與爭意之遂其要索。兩策主義。大不相同。中國之批與英俄德法各處地方。已有永遠批租之意。并非有滿批之日。各國所得之地。既已永遠盤踞。乃意大利又索三門灣。英國亦甚悅意。欲其必得成效者。中國政府所以不喜英國。

兩論意索三門灣

時事新報云。意大利要索三門灣。所以放膽無忌。憚者恃英之聲援而已。先是中國獲法之密告。已知有此事。當時猶豫未決。至是始峻拒不允。意人恨怒。欲俟本國所派兵輪到。然後發砲一響。自佔有之以償其願。此等甚屬棘手。而北邊更有鐵路一案。生英俄轉轍事。亦與中國相涉。前狼後虎。時局愈艱矣。想世人或有目擊此變。以爲轉促分割之端者。然從來中國之版圖。譬如文王之囿。芻蕘者往。雉兔者往。無敢禁之。其任他人之分割。採取固無足怪者矣。然則吾人於今日。不可不注目者。其唯在列國間之關係何如乎。

夫三門灣之爲地。屬浙江一海港。與楊子江沿岸相接。距舟山島亦不遠。舟山於英。虎之岬。

福建一省。既雖約中國不以割於他國。今日豈恃此一約而安之若素哉。必也。自當卜一要地。置門者而監視之。亦實不得已之勢也。又慎衛已國之道也。事機日迫。萬不可緩。引領望當路者之斷行焉。

日本報云。意國之於歐洲。名雖列於雄邦。雖有堅艦利砲。其財政竭蹶。殆不能自存。何暇越萬里而覬人國。今也強索三門灣。強梁恣睢。旁若無人者。藉英之虎威使然耳。英之與意。向來於江海沿岸亞比西尼亞一案。生多少軋轢。且三門灣近接舟山。舟山英之所恃以爲根據。而今英却助意者何也。蓋欲慫恿弱小意國。先試其鋒。以覘列國之果有倡異議於其間者否而已矣。意實爲英之測候器焉。測候器果能平穩安全乎。英國固勿論。他列國亦將磨爪露牙。爭分大滯之肉。燎如曙火耳。嗚呼。我國之與中國。爲唇齒。爲輔車。當此事機孔迫之日。猶晏然逸居若不知其急者。未知其可也。

論中國急宜改革

日本太晤士報

據報云。方今境勢。東方各國。欲求國權平等。莫非要中國大加改革然後可。然文明之運。又若有其層級者焉。非可驟致也。今中國積弊之深。非經一翻喪亂。振起國民之精神。不能致國民心志之專一。如前年中日之役。兩邦之強弱各判。國權何以能相及乎。且觀五十年來。中國屢見挫于外人。何俟用兵于高麗而始決哉。則爲中國者。欲不改革而不可得也。觀英

人之犯廣州則以禁鴉片起釁。其後英法又合謀用兵于京津。內訌之燄最熾者莫如髮逆之亂。其餘爲亂者尙有數起。又同光之間。用兵于伊犁。用兵于越南。越十年而有中日之役。旋而德人又據膠州。中國之瀕于危亡者。殆不一見。然所以不至于亡者。非果政府之力足以安內而攘外也。不過內匪之力未大。又得洋兵以助剿耳。故外人來觀中國者。每遇中國多更一事。即多一事。以考知其衰弱之由。乃中國人士。仍多執迷不悟。坐致頹壞。更有一事焉。爲中國人所素昧者。如自蘇彝士河既開之後。歐洲人之來東。爲程倍捷。則觀國愈審。在東方諸國。應如何倡行善政以禦之。乃中國人不獨不知其事。即有人告之亦不信。其又何能改更也。惟日本則不然。善于師法。而不自飾其短。故日進文明。今中國政府以內外之禍既深。頗欲改行西法。如陸軍訓練洋操。大購兵艦以興復海軍是也。惟是日借洋債而息款之累亦日甚。鐵路雖築而皆藉力於外人。政府實不得操其權。亦將何所川之。夫以中國之地大物博。而自致于此。誠可惜也。其餘在亞東諸國。尙有印度波斯安南緬甸暹羅高麗等。亦皆不能更新。以安其衆。今而或敗或亡。豈不可爲前車之鑒。雖然。謂中國果如前數國之一朝敗亡與否。亦不能預決。蓋其人民之衆。或終有雄桀豪勇者出濟時艱。亦未可知。然或不悟而甘心頹廢。如安南印度之見併于外人。則不能自保可知矣。且今中國旣爲萬國所注目。欲求自立。舍大加更革不可。然我正自信中國人之或能改變也。何也。以中國土地之

統觀中國人情。不喜兵革。此最可治之道。然因此又覺闇弱之極。不知有進化之機。以處於今日強敵逼迫。物產耗竭之時。其敗壞可勝慨哉。我觀中國積勢既如此之重。而國民又如。此之愚陋。既言變矣。而欲不假外才。恐亦萬不能成功。雖然。借材之道。不必取諸遠也。近借諸日本。令扶同變革。興造東方。豈非中日同受其益乎。

日本政黨領袖論對清策

日本報載大隈伯所談之對清策。其言曰。歐洲列國謀分割非洲之策。盡殖民通商之計。其事既往矣。今也。氣運東漸。自清國失自主之權以來。列國之無厭者。慕羶聞風。接踵而至。無端而奪其要埠。無端而割其形勝。明日張膽。無所忌諱。於是乎若意國者。亦且附尾攀鱗。挾兵威以強索三門灣之地。清國至今日。何其禍害之多乎。願意國以強弩之末。敢倣列強之舉者。無他。恃有英之結托耳。今意之國勢。雖日就衰頹。然其地中海水師。尙足雄視于海上。故英若能結其懽心。則雖割其地中海艦隊之一股。來援東洋。更無所顧慮於海門之控制矣。在意國政府。既以清國爲無能爲。又以客年遇議院之攻擊。思所以一起而挽回人心。故有此索地通商之舉。於是乎意之與英。魚水相投。結契之端始成矣。意國乃乘戊戌之變。忽進兵入北京。以攝於列國之間。是實爲他日之伏案矣。此次之要素。豈其偶然哉。然而我日本之處此時局。如何則可。是當深思熟慮也。竊疑此次我政府。得毋接意國通牒。

認以爲可行之事乎。其所認之明暗。雖未知之。暗認猶不可。況明認乎。嚮來清廷之一部。曾有疑我國以爲陰挾權術。欲與列國瓜分其國土者。然時局推移。疑團漸釋。自去歲政變以後。却益加親於我。派學生。聘工師等。所求于我日本者。情形與昔日大異。當此之時。我政府若誤信歐人分割之詭說。是認意國之要求矣。將清人之疑團。釋而復結。北京之朝廷。亦將閉戶而再贅焉。大勢一去。誰能挽之事。若不幸至此。則必改變從來之政策。割廈門以連絡澎湖島。更進圖粵漢鐵路之利權也。雖然。此實出於萬不得已之手段耳。善隣之友誼。豈忍施之於今日哉。爲今日計。莫如置重於其主權者矣。主權者即皇帝往年俄人之擁韓王而排斥我也。我實無如之何。以甲午戰勝之餘威。扶植韓國者。一朝挫廢。遂使俄人轉客爲主。坐奪其功。可勝慨哉。世人不見乎。俄人又將移此狡猾手段。臨于清國。故爲今日計。莫如置重於其主權者矣。

夫清之於列國。所最信賴者。非英乎。然英國近來之舉動。往往出於陰險。至使清人疑與俄法德同有欲分割之野心焉。況於此次有喉意之事乎。然則今日以清人之眼視四隣。皆虎狼之國也。我國于此時。超然離群。獨保唇齒之親。則清人之悅我仁義。每遇一變故。輒益倚賴於我也必矣。誠如是。我政策愈熟。前途之成功。可期日而待也。唯不知此次我政府。以何如方針。處于清意之膠葛耶。余竊忖之。不能無杞憂也。余之所爲對清政策者。無他。誓不與

於虎狼之羣。惟以純潔之高義。推扶植之厚意。使彼確信我無疑而已。

若夫扶植之方。則有二焉。一則在以我國人之督率。編成一師團之清軍。訓練之以爲他日之干城也。二則在益獎勵其學生。使肄業於我。用以改鑄其國後進之頭腦。以作彼我一體。維持東亞之張本也。苟此二策能行。於扶植其國基。挽回其衰勢。何難之有。清人已悅我信我。賴我矣。自能活用其資本。則不問運輸之便。開礦之利。百般事業。皆假我手而成焉。是亦如反掌之易矣。豈可徇目前之小利。忘久遠之大害。與於歐人分割之陰謀。而輕忽此對清政策乎哉。

大坂朝日報云。憲政黨同志會外交委員。昨訪板垣伯。叩以對清意見。伯曰。前數年伊藤侯之在內閣也。余告之曰。清之國勢。到底不免列強干涉。如福建一省。與我尤接近多事之地。今先與清結約。以圖他日之便。實屬切要之事。所以後日與清廷有福建不割讓他人之約也。夫我之於清。唇齒之國也。同文之國也。對之政策。宜徹首徹尾。主親善和睦。不可挾一毫之野心。固不俟言矣。此非獨於政策爲然。日常交際。亦決不可辭扶持提攜之勞。遣教習假技師。及訓武官等。皆其事也。特不知數年之後。清國無或陷於不忍言之危局否。然其四萬萬之黔黎。實四千載建國之民。非與非洲之黑奴可同視也。他日其民或振作固有之元氣。發揮文明之眞智。則歐洲列國。烏能得行今日之威力於禹域哉。當此時。我邦人與彼同心。

戮力。不可不相與維持東亞之大勢也。若夫雷同於歐人之說。以喋喋分割。祇足以取清廷之疑。結清人之怨而已。奚取其爲對清政策也。雖然。今如意國之要素。三門灣。時局孔迫。我豈可晏然坐視而已哉。必不可不確立他日可容喙列國間之基礎也。頃聞我政府有以廈門所交涉於清國。其意果無異於余之所見。則亦可謂當然之手段也。

日本各報論對清策

時事新報云。我當局者。墨守今日之態度。而晏然無爲。他日遂馴致我權內之對岸。

即福建省之地

猶且任他人容喙於其間。則吾人視我軍備爲無用之物。當局者猶得謝其責乎。如意國唯利之貪。以恫嚇強索人之地者。其舉止固屬非理矣。我國則不然。不過求自保衛其國。欲使實獲既得之權利耳。當局者復何所憚而不奮起乎。奈何國力之可恃而不恃。權利之當張而不張。有此好機。徒付諸雲煙過眼。吾人將謂當局者曰。無能無爲之人。不足敬憚矣。

人民報云。語曰。先發制人。吾人切望我國家速借一要地於清。以實福建不讓他人之約。杜絕列國窺伺之念焉。今日極東將再動搖。是非可斷行此策之機會乎。不宜以前岸火災視之也。若俾列國一染指於福建。則我國不能不棄既得之權利。否則不能不謀與列強抗敵。誰謂此非國家之大事哉。若欲無此事。則莫如借福建沿海之一口岸於清國。一可以杜絕列強之窺伺。二得完政治商務國防之自衛。三可以防列強之有事於清。輒可有干預之權。

也。是非獨衛己國之策也。又實護清國之道也。

每日報云。嗚呼。吾國民非已供養十三師團之陸軍。二十六萬噸之水師之資乎。吾政府非已公言戰後經營。而倍收國稅乎。吾政黨非嘗疾呼臥薪嘗膽。以勗國民曰。姑節爾之衣食。姑忍爾之苦辛。以應國家之急需乎。今也當歐洲列強跋扈東亞。以貧弱如意大利。猶且遠伸其肘。將攫老龍一鬻之肉之時。我國與他隔一衣帶水。後必受其所累。果操何策以處之哉。嗚呼。中國狀態氣力。一如醉客之酣眠。然其奈彼國家何。奈彼國民何。

東京朝日報云。今也我國家定對清之方鍼。當如何而可歟。以吾人計之。則莫如以維持平和爲大體之方鍼矣。當外交之局者。審察歐美之趨勢。若有緩視今日危局之機。甚不可也。若夫反抗宇內之大勢。欲獨力扶持清國。亦非得時宜之政策。然則我國家之所爲急務者。在能明我前途。以確立自衛之大計。而後更進拯清國已耳。然吾所謂拯清國者。非拯滿洲朝廷之謂也。方今之時。我之觀支那。勿以其政府與人民一例看視。須扶持其四萬萬黎元之福利。爲鄰邦至高之天職也。

中央報云。若此地即三門灣與我國關切利害。不得已而援之可也。若徒謂不忍睹隣邦之困厄。輕躁敢干涉者。吾斷不取也。今日我國之情形。則如何。財政既整理歟。未全就整理也。甲午之瘡痕既愈歟。未全愈也。然則奚好名銜義。干與於他人之事。而自喜哉。要之。我所以處清意之間者。在先定一國論。不應偏重於邦交之空名。當專從自己之利害策畫而已。嗚呼。處

于列國爭強之世。欲保國權長國利者。不顧自己之利害得失其可哉。

國民報云。客歲四月二十三日。我政府與清廷立福建不讓於他國之約者。何也。蓋慮將來萬一之虞。豫爲地步耳。今未一歲。波瀾之生於清國者不絕。覺此約之立爲有效。而事情之關係爲甚大。雖然。吾人將刮目監視當路者之處于此際。運用此約。舉其實。乘其權。其舉止如何。若徒其名不蹈其實。竟使此約徒成空文死語。則不獨不能持東亞之大局。雖我國不能無慮於安危也。當路者之責亦重哉。吾人固非空言煽動人心而自喜者也。誠見關國家之榮辱禍福。且懼延東亞擾亂之機。如之何其卒噤默而不言也。

每日報云。清國與意大利相忤。猶兩力士之角技。日入佳境。而列強外交官等。咸注目觀其勝負。且冀其免解而罷也。然爲大力士者。非待兩國勝負已決。不敢動其身。大力士者謂東西諸列強也。夫鷸蚌相持。漁人得利。其非清國之福可知矣。頃法國與俄羅斯。敢於煽動清廷。使成仗務。其形已露。而其心實乃反之。法俄豈真推誠以助清國者哉。目下清意兩國。未藉他國之力以爲助。唯兩國相對鬪力而已。英也。俄也。德也。法也。今未偏助兩國。又不與人妨礙兩國。蓋待時機之至焉耳。洎乎形勢一變。即相起而大角其技。至蹂躪四百餘州之大地。亦未可知也。

清政府前日拒絕意國所要求。次日交還其公文。即日命閩浙總督許應騷、南洋大臣劉坤一及沿海各省巡撫將軍等嚴申警備。特諭閩浙總督相機而動。曰：機苟至，宜出兵於浙江。省云：意國公使馬路氏雖爲清政府所拒絕，以其艦隊未備，故不能再抗議。及退出天津，乃召妾同居。伊前曾買妾於日本妾年十八歲。凡三四日，會意國兵艦一二艘抵香港，因編練小艦隊。九日復回京。十日再遣公文清政府，仍強求前旨，限四日決答。越三日，清政府未有所覆。如欲峻拒，不納其旨者。

頃有流言曰：俄國公使鼻路氏以意國既遣公文之日，至總理衙門，謂之曰：貴政府擲還意國所求之公文，如此處置，恐悖外交禮儀。貴政府計策可謂大失宜矣。因頗又引證往事以責之。既而又改語曰：今事已至此，不可以口舌爭。惟貴國但當預爲設備，遂又諷其可用兵。有人作說曰：俄國之心，非能盡力以助清國，要唯使清政府有倚俄爲援之思。及其已交兵，徐欲收漁人之利耳。前日法國公使亦詐獻忠言於清政府，蓋與俄同意。均欲助成戰禍耳。雖未聞清政府所答如何，然政府強固依然。如終可峻拒者，嗚呼！北京政府其勢殆如脫兔。其後柔軟竟如處女。此其慣技，不久復以柔代剛，亦未可測也。

此次清政府若能自壯其拒意之謀，殆破去前例。此則因有輕意之心而不恐也。然若更允意之求，則奧、葡、荷、美、日、英、俄、德、西班牙、比利時諸國當相繼有所要索。最可懼者，法、俄兩國

公使。陽則獻忠言於北京政府。而陰則巧煽以動其戰鬪之心。加以近日榮祿、剛毅等。與滿洲諸頑固黨。夷小匪。傲然自大。以爲其兵可用。轉深信而不自疑。故法俄兩國公使。乘其機而煽之也。

中國南方稱可用之精兵。則有自強軍二千人許。駐鎮江。劉坤一將之。有洋鎗隊一千人許。駐武昌。張之洞將之。其練軍勇兵滿洲旗兵等。分駐福州、杭州、南京諸要衝。名雖爲數萬大軍。其實毫無足恃者。蓋清兵中最孱弱卒也。夫意國欲占領三門灣傍近地。原不必要出大兵。只用陸兵二三千人。即可成其志。蓋清政府因內亂屢起。又以北京頗難守備。必不敢分北兵以救南方。若派遣之。其兵極寡矣。北方兵即宋慶在山海關。董福祥在蘭州。聶士成在蘆台。袁世凱新式兵六千餘人在小站是也。抑北京之人。心於今日之變。似毫無所憂。只爲春風好景所誘。徜徉于街上而已。前日榮祿招俳優於其邸。以演劇。邀親戚朋友而饗之。西后亦張長夜之飲。與宦官等爲笑樂。視平日無異。聞清國官民。以客歲旅順之事。及今年意國之事。無所繫其心。其以外事繫心者。不過如昨秋政變時之三分一而已。嗚呼斯政府。斯國民。斯官吏。何以得奮興振刷大清帝國哉。

論訓政政府之急於修兵備

東京朝日報

據北京來函云。夫清國之政日非。綱紀紊亂。百度廢弛。若圖更張。可更張者。不一而足。而訓政政府皆措之而不顧。獨專心致志於修兵備。汲汲營營。若此其急者何也。得毋出於排擠

改革黨之意乎。蓋政變以後。訓政政府之於改革黨。既排既擠。既戮既逐。而猶不鑒者。有劉張二氏之在也。黜劉張二氏者。於政府何難之有。而不敢爲之者。自知威力之未足動之也。二氏亦熟知之。故不敢苟且自動。與訓政政府眈眈相持。如兩虎之相遭。而不遽觸然。是所以謠言百出。而未見其實歟。世人見劉氏近來之舉措乎。對訓政政府不甚婉順。往往有不從于其所施政者。於是乎。爲大學士徐相之參劾。爲軍機處之激論。爲置理江甯將軍毓賢之急派。及劉氏乞退。忽爲政府之慰諭。忽爲御史之參奏。復爲總署章京某之查核。蓋某之行。雖非獨關於劉氏之事。又帶辦理上海租界一案之命。要之劉氏之於訓政政府。非從順其志如乘潮者也。異日有毓氏之奏聞。安知政府之不復起波瀾乎哉。然政府而非爲異常之勇斷。決不能黜劉氏矣。夫此勇斷。政府能爲與否。均未可知。而自河南安徽之亂觀之。則訓政政府既深有戒心。其不敢輕下暴虐非理之手也必矣。

若夫張氏。戰兢自持。務順訓政政府之意。故政府少譏之者。是所以外間有張氏將召軍機處之流言也。然張亦劉之流亞。牝朝豈能悅之哉。唯比劉則爲不甚而已。故劉而不動。則張亦安固也。劉而一旦有變。張亦豈晏然而已哉。

以清國今日之局面而觀。兩江兩湖。實居中腹。以橫斷南北。故北京政府非能制湖江。其威決不能及兩廣雲貴閩浙也。現今劉氏擁自強軍。據江甯以制兩江。張氏占大江之中路。據

武昌以督兩湖。是虎而負嵎。龍而潛淵也。誰能觸之哉。故二氏於今日。由外人觀之。則雖有一木支厦之觀。由北廷觀之。則不能無亂石塞路之思也。

然則訓政政府之欲動二氏者。實在于此也。不能動者亦在于此也。急於修兵備者亦在于此也。不能悉去改革黨者亦在于此也。世人苟解是消息。即又可以解今日之清國矣。

述武昌金陵各機器局情形

日本西報

英伯爵白君疊次與張公會後。旋往觀機器局。山而語人云。凡中國辦事。一落官套。便不足觀。今觀湖北軍械局。用工役至二千餘人。而每年所製出之毛瑟鎗。僅得八千餘桿。小砲僅一百五十尊。且細驗之。實不能明。又有費數千磅價購來之機器。竟置之無用之地。所製內藏火藥之砲彈。則由上海或德國購買藥料製成。又鐵政一局。內分工場三股。其一屬英人管理。餘二股則歸比利時人管理。英人之在此操工者。則共有十六名。查此局資本共儲七十五萬磅。張公之飭辦此局。本甚快意。自集成資本。建成局廠後。並開採煤鐵二礦。礦場離局所約七十英里。且築成小鐵路。藉以轉運煤鐵。開局至今已七年。然虧耗資本實甚。皆張公與總辦某君墊出。查其鐵礦每日傾冶得鐵七十五墩。鋼八十五墩。刻下蘆漢鐵路內保定府一段應需鐵料。均由鐵局供用。惟驗所鑄成之鐵料極不佳。然又非因鐵質之不美。皆由經理不得其人。失物之用耳。

鐵政局總辦某君常進見白君。其所談之話。甚覺可聽。能令旁坐者驟聆其言。疑彼固大有才者。其言亦云。今日中國。誠宜精鍊一隊大陸軍。以應敵。且云伊曾將此事舉奏。白君接言曰。予到北京。政府中人。曾應允在武昌練新軍。不意至今絕不議舉。予於此事甚憾之。該總辦又託言。今中國財政竭乏。故未議行。無已。尙須改訂稅則。加抽一二。始望款項之充。此事又望英國允行爲助。乃可也。不然。以中國遞年入款。除常用外。祇足還外債而已。練軍一事。實不足支應。

白君答曰。增稅之事。必待中國自能整頓庶務。令外人皆信。然後可以議及之。然爲中國圖治。此尙非要著。以我論之。至要莫如借洋債。以興路礦及各工藝。無如中國內亂頻仍。外人皆不放心附借。若不於此籌策。則庶務不興。亂無寧日。復何有稅之可增也。乃該總辦又曰。英國近於東方事。每好爲袖手之觀。令人無跡可尋。故我政府不能無疑於英也。就如代我練軍之事。恐俄國或亦能代之。言畢。遂握手而別。

居無何。白君離漢口進南京。行至蕪湖。南洋劉公已先遣一快船在此迎候。時船上鳴砲十五響。並升起水師旗號。以誌敬禮。惟白君以已非奉政府命而來。特命將旗放下。既到南京。總督劉公。優禮相待。

次日白君即往觀製造局。知局中工人有六百名。每年用款十二萬。工役皆中國人。且辦事

皆屬官場中絕不知外事之人。然稽核各事。皆已委之此輩。官長絕不預聞。最可惜者。購得最精良之機器。徒用以製小砲彈。且看他實不中用。然若果將漢口上海南京三局合併辦理。聘請精匠。嚴加稽察。則所製成之軍械。直可供三千萬軍之用。惜乎有此物力而棄置之也。

論布版權制度於支那

東洋經濟新報

經營支那四百餘州者。現時東洋最重要之問題也。支那今日之情形。果可改良乎。其四萬萬人果可受諸種改良之能力乎。若云改良。將聽其自然以進乎。抑日本人盡力以爲之助乎。是皆重大之問題。雖然。本報爲經濟專門。此等事不屬于經濟。故不論也。然今苟欲謀支那之改良。而使其人能力可以受此。則其策當如何。曰遷都。曰改官制。曰汰冗員。亦曰開鐵路。此人人所共知也。若其要者爲開廣民智之事。識者縱論之而幾無餘蘊。雖然。尙有一事爲識者所未論及。而有關於理財政策者。則布版權制度于支那是也。

支那改良之策。其中最急者在以經世實用之智識。供給四萬萬人也。夫經世實用之知識。改良之基礎也。一切文物之改良。制度之革新。及其他可以增國家進步之速率者。皆以經世實用之智識爲之基。民若無此種知識。則改良之策。無由而施。而進步之計。亦無可措。故欲謀改良者。必自布版權制度始。蓋版權制度者。供給智識之原動力所藉以保護者也。

且布版權于支那。其所得利益。不獨支那人而已。我日本與支那同洲同文之國。關係最親密。今我日本得文明之智識。先于支那一著。今日以日本所得之文明。分布于支那。而爲供給之。亦同洲同文之國所當盡之職分也。今因支那無版權。故日本人雖欲爲之譯輯良教科書以供給之。而功勞不能相償。故憚于從事。一旦與支那更訂條約。布以版權。則我國著述家權利可以保護。報酬可以相當。前者四千萬人購讀之書。今忽增而有四萬萬人購讀。則我國著述家之位置。可以與歐西著述家相頡頏矣。此亦最大之利益也。

我輩以此之故。切望我外交當局者。速與支那提議實行布版權之策。此協助支那之事之最易行者也。或曰。然則支那當入萬國版權同盟乎。答之曰。凡文物進步尙弱之國。最不宜入版權同盟。我日本于改正條約時。誤入此盟。實外交上一大失策也。故我輩不欲支那效此失敗之策。寧效美國之獎勵教育法。乃可耳。或又曰。支那百度廢弛。法律之力甚微弱。雖布版權制度。恐難實行。答之曰。凡辦事者不可因難而廢。既布版權。雖有種種窒礙。惟當設法排除之。故我等欲以此策進於我國之外交家。且爲支那之當路告也。

論對清策宜慎

時事新報

世之論對清策者。凡二。曰保全。曰分割。蓋皆由其大勢而論之。其說各有可聽者。然今姑措大勢。但由其實情而觀之。則列強之侵蝕滋急。俄之於遼東半島。英之於楊子江沿岸。法之

於兩廣雲南。其所謂權力區域者。既確既牢。不可復拔也。今德又佔奪沂州。雖前途未可知。然擴張其權力於山東。可豫決焉。夫提數百寡卒。擅割人土地而佔據之。無敢抗拒。則其他猛暴貪婪。如虎豹豺狼者。將何以處之乎。如彼蜂蟻蚊蠅。蠅蟻蒼蠅。猶且屬集沓至。各逞其勢。張其標甲。進一步。乙亦進一步。自一步而十步。自十步而百步。而千步。而萬步。安知其所止乎哉。然吾未敢遽目之爲分割。蓋分割之名。成於分割之實已成之日。清國若至於此。猶須經多少之事變也。當今之時。吾人之最不可不注目者有二焉。一爲英俄之關係。二爲美國之舉動。聞英俄兩國。頃有對清協商之報。雖未詳其事實。是亦不過一時偷安之策耳。豈能保之於永遠哉。夫俄之欲出於北清口岸。猶水之不得不就下。欲防之。勢亦難矣。英見其經營於遼東半島。而默然者。亦正以是也。然半島之經營方成。兵備已完之日。而西伯利亞鐵路。亦已竣工矣。山海關外鐵路。亦已展接矣。然則俄之勢必壓燕京。更進占南下之利。便童子皆能知之。是蓋英人之所最爲寒心。此次協商。或由於此也。然勢之所決。萬不可避。則此次協商。豈能保之於永遠哉。故曰。不過一時偷安之策耳。若夫美國之舉動。吾人有何所顧慮。而眈眈然注目歟。蓋今日美之壓非島。義徒也。大小強弱之勢。既已懸絕。義徒不能久支。美軍肆其痞痛。如以千鈞壓卵。何所不可。非島既落其掌中。則美之於清。非昔日萬里之國。直咫尺之比隣矣。清國有事。彼輒容喙焉。此必然之勢也。夫美之容喙於清。本英之所悅。他日見二國同盟之實。不待著龜。事已至此。我日本當何如而可乎。蓋我國之進退。顧已

國利害如何而已矣。他人之事固非所關心也。然我國之於清。不獨有大可容喙之權。西人已目我以東洋大陸軍國。彼之有事於清。亦決不輕視我也。他日時局之變動。生我與彼不得不共事之勢。未敢保其必無也。豈得不預講之於今日哉。夫清國沿海之地。業既歸列國之佔據。或落其權力之區域。所餘者僅有直隸福建之一邊而已。福建一省之地。我已與清有不割讓於他之約。雖不容他人之窺伺。然今日之勢。強國之新欲有所獲於支那者。不索諸北方。而欲得於南方也必矣。現非有如美人倡佔福州廈門之說乎。然則異日時局一變。萬一至有數國新成對清聯盟。而我國亦與之。爲防某國南下之勢。不得不佔一要地於北方之事。則當其任者果誰乎。彼必言北方折衝之任。非有強盛陸師者則不可。請委日本南方之事。吾輩往自當之。斯時也。顧我國情如何耳。夫吾國民心。以中東之役。我軍連戰連捷。不能樹旭旗於燕京。與一朝棄遼東於某國之異議兩事。切齒扼腕。視爲終天之憾。故若他日有北方折衝之議乎。我國人必狂號疾呼。唾手而蹶起。自進欲當之。其勢盖有不易制者焉。吾輩豈勝杞憂哉。曩時威海衛之地。我欲永佔有之。則不獨無列國之異議。如英且喜之。然當時國家知爲人守北門之徒勞。俟償款清交。即行撤去。更盡力經營於南方者。自衛之道。不得不然也。吾輩亦嘗贊焉。蓋我國之不可不深思熟慮者。在己國之利害而已矣。若不勝一時激發之情。忽忽忘之。暴虎馮河。徒自爲他人之役而不知。吾輩斷不取也。嗚呼支

那之形勢。日急一日。我國雖得福建不割讓之約。是實列國之所流涎。若猶附之於等閑。而更無以自慮。則他日不獨生外交轆轤之恐。時局之變。難保無萬一如向者所言也。而邦內民心之激發。難制如彼。國外自衛之根柢。易搖如此。則將如何而處于此耶。得無狼狽周章。竟致後悔乎哉。然則當路者之於今日。弗可無速施捷手焉也。弗可無先事預防焉也。

秦王島之將來

朝日報

清國開放門戶之事。

開放門戶者。謂開通商口岸也。與鎖國閉關封港相反對。

漸行於實際。今年開放者。爲南京及南甯二

所。尙有所聞。在兩江總督湖廣總督所管之地。尙可開港數所云。

劉氏進而自開放南京。張氏進而開市岳州。其他長江南北之都市。從來外人足跡之所不至。今亦將開放之。彼之取此政略者。蓋有深意存焉也。然察二氏之意。將謂維持清國之治安。使之免他邦之侵略。不外于各地開埠。與歐洲列國商業之利而已耶。今後大江沿岸及支流。徧開其殷富之市場。則南北形勢。又將一變矣。

南甯者。廣西南部之中央市場。而通南方東京之要路也。法國東京鐵道達于龍州。更進而至南甯。東折而達廣州灣。此事一成。則西江沿岸之利權。盡爲法人所占。而廣東廣西之一部。必當歸法國之勢力。英國豫知其將然也。故先使清國開梧州。又使許西江之通航。至于今春。遂使開南甯。是射人者先射馬手段。於是法國北進之計畫。忽成畫餅。英國新聞得南

甯開埠之報。盛稱公使麥端奴氏之功。則英人之措重於此可知也。

與南甯之開埠相對者。爲客年所開之秦王島。此港傍山海關。雖嚴冬不結冰。不獨適于吐納滿洲及直隸山西之貨物。又可以遏抑俄國之南下也。若失天津。雖直隸第一之開市場。極爲繁盛。而白河淺澗。不容大船。雖其稍小者。得泊塘沽。尙要豫卸。下若干貨物於大沽。而後可行。又雖卸下塘沽之貨物。更輸送之於天津。展轉許多勞苦。且冬月結冰。交通路絕。故北清商業。雖日見發達。而天津海口。咸苦其不便。勢不得不求良港於他也。營口亦然。雖滿洲第一之門戶。又有發達之勢。而遼河水淺流急。實非良港。且結冰之期。久於天津。冬月最便轉運之滿洲地方。而一年三分之二。殆爲堅冰所鎖。其不便甚矣。故滿洲之貿易愈盛。則勢不得不求四時無碍之良港也。然則補天津營口之不便。使北清滿洲地方。供四時之交通者。唯有秦王島而已。

英人所管郵政局。年來使小汽船往復于該島芝罘間。以供郵信及行旅之便。去年英國公使獎勵清國政府。使之開港于該島。又促北洋大臣。使之測定其地域。漸至爲開港之準備。是以開平炭坑總辦張翼。協議英國富豪某。募集公債二十萬磅。修築該港云。又德人鐵士林克專心熱望。以新任該島稅務司。此人也。嘗宦于天津稅務司。後又爲李鴻章之顧問。客年請得直隸全省鑛山採掘之允許。世人稱爲投機家者也。又英人某。在天津者。豫料該島

他日之旺盛。與清人協同。大收買其地云。具先見之明。以該島爲將來繁富之地者。莫如英人已掌握牛莊鐵路。有欲利用該港以多收鐵路之益。又欲占有滿洲貿易利權之意。故專盡力于茲焉。頃日英人某。歸自滿洲。其言曰。滿洲鐵道支線。一達奉天。一達旅順者。督工甚急。所以然者。依此鐵路。欲以奪我英人所掌握之牛莊商權於大連灣也。夫牛莊堅冰凜冽。而大連灣則有四時船舶交通之便。可見俄國經畫。非偶然也。今我國對之。而將敷設牛莊鐵路。其尾端達遼河之右岸。可爲滿漢聯絡之基點。故其右岸漸次繁榮。而生一新都市也。然未足以破俄人之經畫也。誠破俄人之經畫。維持我商權於長久。則在用我鐵路於永遠。使秦王島成爲市場之真面目。與確立我商權於茲。掌握北清滿洲之大門戶也。吁。英人措重於秦王島之意。可以見矣。

秦王島之地形。無有山岳島嶼之掩蔽。且海面遠淺。雖屬港灣之缺點。然加以人工。或築造波隄。或浚深海底。則可使容巨艦也。又左右無一大都會。可以爲中心市場者。概計歲中之輸出入數。天津爲一千萬圓。營口爲四百萬圓。取此兩港輸出入之一半。吐納之於本島。依南北鐵路之便。可得供給之於東三省及直隸山西陝西河南諸省。又或可得爲其貨物出入之大門戶也。故余信本島之可以速趨隆盛也。或曰。秦王島他日爲北京之門戶。其通路可以避天津達北京之迂回。必至創造由永平及薊州達北京之鐵路也。又曰。長城內外諸

山炭礦頗多。如開平炭礦。將來必大開採。然則秦王島爲運煤之最良埠。而益見繁盛也。蓋以前數言豫想之。則他日本島爲直隸灣內一大貿易市場。所不容疑。而謀其殷富者。即所以使俄國不著一步。又所以使俄國不得開大津灣。擅滿洲之利權也。且所以使英人所管關內外之鐵路。多收利益也。信如此。則開本島爲商埠者。可不謂之謀深遠慮哉。若夫意國要求三門灣。將行其開放深遠之政略。有某國公使。忠告于清曰。如此是激意國之怒也。後事雖中止。清國已知自開放其海港。即所以自防禦其海港。漸至施之於實際。況外有羅巴士哈都等勸誘之。內有劉坤一等斷行之乎。不知所深謀遠慮。許多開放政略。今後實施于何地耳。

讀韓氏原道

日本井上哲次郎

近世學漢文者。尸祝乎唐宋八家。尸祝乎唐宋八家者。無不以韓氏原道爲曠世之大文字。抑有何所取而然耶。以余觀之。如韓氏原道。則其意雖孔孟乎。其文雖秦漢乎。而與真理相背馳也甚矣。取與真理相背馳者。目爲曠世之大文字。則其識見可知也。韓氏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余謂仁與義雖爲定名。而亦爲虛位。而亦爲定名。定名與虛位。畢竟無分別也。假令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仁亦猶道。有君子小人。而義亦猶德。有凶有吉。博愛而無利己之心。則君子之仁也。有利己之心而博愛。

則小人之仁也。爲義盡義。則義之吉者也。爲不義盡義。則義之凶者也。然則道非爲虛位。故有君子小人也。德非爲虛位。故有凶有吉也。韓氏又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蓋老子知有大於仁義者。故小仁義也。韓氏不知有大於仁義者。故大仁義也。譬猶坐井而觀天。以其所見爲極大。而不知有更大於其所見者也。韓氏又曰。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使老子聞之。亦將排韓氏曰。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至其信己排人之心。則何以異也。韓氏又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是何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非去仁與義言之也。若夫大道存焉。則仁義亦在其中。而仁義於大道。猶涓滴於大海也。故老子不屑言仁義耳。何以知之。老子有三寶。其一曰慈。慈則仁。慈之慈。謂博愛也。可知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非去仁與義言之也。韓氏乃爲去仁與義言之。蓋亦偏見耳。假令老子之道德去仁與義言之。吾猶不以韓氏之論爲然。何者。其所謂公言私言者。以其所親聞見謂之公言也。不然謂之私言也。雖然古今如此久矣。東西如此廣矣。其所未聞見。不知其幾千萬也。然則其所謂公言私言者。何以知之。假令公言私言。容易可知。一村之公言。非一郡之公言也。一郡之公言。非一國之公言也。一國之公言。非全地球之公言也。故韓氏所謂公言者。一國之公言。而非全

地球之公言也。然而韓氏唯據一國之公言。而斷然決事之是非正邪。雖然若有漢土之外別唱老子之說者。則韓氏之公言不足信也。而況於公言私言不足以證是非正邪乎。蓋豪傑常少。而凡庸常多。故豪傑之言。私言也。凡庸之言。公言也。雖有公言之不出于凡庸者。而非無私言之出于豪傑者也。然則公言私言。非是非正邪之證也明矣。昔者希臘人皆信神異。獨索克氏非之。遂死于刑。然則韓氏將曰索克氏之言。私言也。故不足信耶。昔者英人知以物換金之爲利。而不知以金換物之爲利。獨斯密氏著書以論之。然則韓氏將曰斯密氏之言。私言也。故不足信耶。昔者天下之人皆以爲大地平坦。到處皆同。後及閣龍氏起。始說大地之圓。而當時天下之人皆不信之。然則韓氏將曰閣龍氏之言。私言也。故不足信耶。夫真理之始出也。必私言也。若排斥私言。則真理亦不出也。然而韓氏排斥私言。則後世真理之不出于漢土。豈非韓氏之過耶。嗚呼。韓氏誤矣。公言私言。非是非正邪之證也。吾非左袒老子者。而亦知老子之不可由此而排也。難者或曰。公言之可信。常也。公言之不可信。非常也。以非常害常。孰若以常害非常。故公言雖不必可信。而勝於信私言之危也。此言稍近于理。而未至也。何者。以非常害常。固不若以常害非常。孰若以常不害非常。是故吾非韓氏以老子之言爲私言。而排斥之也。且夫對照孔老二氏之學。其旨意亦往往相符合焉。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老子亦曰。聖人處無爲。

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由此觀之。皆欲無言也。孔子曰。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老子亦曰。寵辱若驚。患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由此觀之。皆歎得失之煩人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老子亦曰。死而不亡者壽。由此觀之。皆深志于其道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老子亦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夫惟不爭。故無尤。由此觀之。皆不欲與人相爭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老子亦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由此觀之。皆尙一也。孔子曰。賤貨。老子亦曰。不貴難得之貨。由此觀之。皆賤金錢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老子亦曰。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由此觀之。皆惑無爲之妙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老子亦曰。六親不利。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由此觀之。皆言君子之表節也。故曰。其學之旨意。亦往往相符合焉。雖然。孔老二氏之學。不必相同。雖不必相同。而非如韓氏之排老子之甚也。韓氏又排佛氏曰。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韓氏之排佛氏。何其妄也。夫佛法能起摩訶衍信根。是故佛氏說法。令一切衆生始成世善。終成出世。終成出世。雖似外天下國家。而始成世善。與孔子之道。何以異也。且夫佛氏以一切衆生爲平等無二。是與泰西所謂同等之權。其義稍相近矣。然則佛氏豈外天下國家哉。韓氏又曰。甚矣人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凡人有好怪之性。故從而導之。則其智發達。其學開進。若使好

慙之性。不得展舒。則文明之基絕矣。開化之源盡矣。故吾喜人好怪也。而各自亦當喜人好怪也。獨韓氏惡人進於文明。趨于開化耶。何爲惡人好怪之甚也。韓氏又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由此觀之。韓氏所謂道德云者。在使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是雖似仁者之道。而不必然也。試察人民。人民分爲二種。曰生產者。曰耗產者。耗產者又分爲二種。曰耗產而資以爲益者。曰耗產而后全不爲益者。若夫廢疾者。耗產而后全不爲益者也。然而使其有養則仁矣。雖然。獨仁于廢疾者耳。不仁于生產者也。抑生產者之所得。則生產者。當自取也。而生產者之所取。則有益于生產也。若奪生產者之所得。授之耗產而后不爲益者。則不啻妨生產之道。又不報生產者之勞也。其不仁果如何也。言及此。有人必曰。凡失者壯強而得者孱弱。則得者之喜。甚於失者之悲。故奪生產者之所得。授之耗產而后全不爲益者。則其由此而生之悲。不及由此而生之喜也。嗚呼。是知二五而未知十之言也。生喜則生喜矣。然而後來妨生產之害。雖不彰者。而其害實不尠也。故曰。是雖似仁者之道。而不必然也。要之。韓氏原道。通篇支離而無理。矛盾而不通。旣不通。又無理。可謂之曠世之大文字耶。近世學漢文者。何故籍籍稱之也。吾久歎學漢文者無識見。而局于陳迹。不能駕古人而上之也。乃摘發韓氏原道之謬誤。使其知以前人之不及後人。後人之不復及後人。

一洗儒毒

時事新報

人之生也。無論爲男爲女。亦不過偶然之結果耳。男子曷足誇。女子曷足恥乎。然從來日本之男子。恰如獨得天寵者。於是肆壓制束縛于女子。有揚揚得意之色。而女子亦自卑屈。甘爲男子之奴隸。惟命是從。可謂不知恥矣。亦可謂不合公理之甚矣。今新民法之制定。參酌西洋文明國之例。正當伸女子之權利。然世間徬徨於男尊女卑之迷夢中。不覺其非。徒不免有畫餅之嘆。例如女子之道德。在於貞節。貞節之第一。乃在不事二夫。夫女子一旦適人。不幸妙齡喪偶。堅守寡居。終身侍於亡夫。是強使春色未衰之婦人。絕意於人世。全不用心於人身之生理。束縛女子之自由。使忍非常之痛苦而不顧。而男子者。則以不孝無後爲大之義。藉爲口實。儼然於正妻之外。姬妾列屋而居。尙以爲未足。又尋花問柳於平康之里。一無所憚。嗟乎。同是天生。原來平等。何故於男女間。立無稽無法之區別乎。這此蠻風。當不許存在於文明世界也。雖然。世間之學者教育家之流。尙不注意於此事。以爲不急之務。眞可驚怪也。凡此類之不合公理者。大抵儒教之餘毒。自支那傳來者也。今日之急務。宜先正其根本。將儒教末流之背理者。一洗而去之。庶幾乎女子有見天日之時也。

觀觀福建

大阪每日報

日本今日之對清政策如何。無他。確立勢力範圍是也。日本以明治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一

日就清政府得不割讓福建於他邦之約。夫福建與我新領土臺灣。僅隔一衣帶水。地濶八萬方里。人口二千餘萬人。雖無膏腴。一目千里。如楊子江畔各省。且山有樟樹。蔞蔞鬱鬱。斧斤未入。又有橄欖林。閩江產米麥。福建人民大半沿流而居。以營生焉。銀銅鐵鑛山。亦不爲尠。如茶即爲省中輸川物中之最上品。聲價高于歐美市中。至其海岸地線。屈曲紆迴。如觀錯齒。良港徧處皆是。特如三都灣。德國久經垂涎。不能自措。港內廣闊。水深無風波之虞。大灣中有數小灣。水深概六尋至十二尋。足以繫碇巨艦。若爲海軍根據之地。勝此者稀矣。支那政府。慮他國之要求。蚤開之以爲通商之埠。非偶然也。若日本築軍港于此地。備以強盛艦隊。與臺灣澎湖相呼應。而扼之蓋易易耳。臺灣海峽。一歸日本制海權之下。我海軍位置於支那海及東海。決非如今日之比也。臺灣海峽。得制海權。臺灣始得完其防備也。今日欲求可定我勢力範圍之地者。福建省爲最焉。況清政府允我以不割讓之盟約乎。

雖然。勿以吾之所談爲瓜分支那也。余輩唯衷心一切。欲保全支那國域者也。其意有三。望固於國防一也。欲利於商業二也。欲深於善隣三也。是故祈其自立而不已也。然而支那瓜分大勢也。其保全與自立。即理想也。理想哲學家語謂思
想其理也此借用已有所備於大勢。而後向理想。是維持極東均勢之急務也。而確立勢力于福建省。是又第一手段也。已不能自立而能助人。未

之有也。我日本帝國在極東。不能與列國保均勢。而欲幫助與國支那。是殆不可望也。

退嬰論者曰。清國與我盟。言不敢割讓。則福建省既非入我勢力範圍內乎。我國決不更再要索也。此言固然。雖然。余輩不敢以清國盟約。遂安於心。今日福建省。果可稱確乎在我勢力範圍內乎。雖知清政府不做此不信之事。列國若壓迫。或不能保其不出於此也。蓋不割讓盟約者。只約不讓於他邦。未允我國以其權利也。余輩欲確立其勢力範圍。因將要索三事於清政府。

一 布築鐵路權

二 發掘礦山權

世人或有難布築鐵路者曰。布築鐵道於福建省。未嘗不可。雖然。彼等忘戰後經營乎。不知財政窮乏乎。且反顧內地鐵道狀態。狹軌半步。猶且無以善之。日本縱長幹路。如山陽鐵道。亦未全貫通。彼不知臺灣鐵道敗失乎。此種議論。未嘗無理。雖然。事有緩急。有大小。有極要急者。有不要急者。如福建鐵道。是急中急。要中要。日本不可一日忽之。若今日而不能得其優權。一日爲他國所先。奈何處之。不可不熟思也。日本居于琉球以北。不欲出而爭之。則已。苟欲存雄略於極東。宜速布築三兩線鐵路于福建省。如欠乏資本。仰之於外國。無不可也。布築鐵道。其事宜先徵之於商業。以定其地。至如貨物聚散。地形嶮夷。列國布開諸鐵道聯絡。最宜詳查之。頃日據某市會所查。有稍可採者。載以備攷。

第一 以福建省福州爲起點。沿閩江而經延平邵武二府。入江西省。經南昌府等。達于九江。是爲本線。

第二 自本線路延平府。分支路北走。經建寧蒲城。入于浙江省。沿錢塘江。下至溫州。

第三 支線自福州經泉州。至於廈門。其第一線。與閩江陽湖兩灌溉地相連絡。是當福建江西兩省本道者也。第二線奔而至溫州。與英國所布築之鐵道連絡。經上海鎮江而通北京者也。

要之極東形勢。日本決不可袖手傍觀也。德國垂涎於三都灣。已非一日。彼豈以山東一角爲足者哉。欲張其勢力於南清。故自今之後。要索之術。愈出愈奇。北京政府將驚惶無措矣。美國待孟拿尼之事稍緩。欲染指於南清。其情已著。今而常斷不斷。吾恐福建不割讓他人誓約。歸於空文而已。

論清國實情

東邦協會報

支那形勢既危矣。列國各磨爪牙。爭欲分割之。然其利害各有不同。嫉妬仇視。互相掣肘。故不能驟逞其慾。清國由是得以保其餘命焉。我欲談西歐對清政畧。先叙清政府之內情。英俄兩國素相敵視。而舉行諸事。清國內部隨而軌之。無他。清之政畧。常搖動不定故也。於是英政府以爲李鴻章是政略首謀者。遂迫清政府。黜李出總理衙門。然李勢力依然如舊。仍

爲清國官吏領袖。清官報傳李之免黜。人莫不驚其出於意外。如俄者大爲愕然者也。

日清戰後。清皇帝自知改革國政之不可已。康有爲乘此機會。上奏改革方針與意見。清帝嘉納之。益執改革主義。西太后不懌。百方沮格。竟至謀廢清帝。或曰。非捕太后以禁錮之。不可望天下安。或曰。禁錮太后。是反逆也。雖然。太后非在帝位之人。非國君也。故禁錮之。決非反逆。而太后自犯反逆者也。

西人九月。清帝發布改革主義詔令。甚爲煌煌。且說明其理由。

理之緣由也。

曰。泰西文明。多優於

清國現時狀態。故朕自今取其長捨其短。以求適用之於清國制度。汝臣民共諒此意。蓋清帝聖志慨如此。我素日雖不能知悉清政府內幕。然其黨派自分爲二者。其一則皇帝及改革黨也。其一則太后榮祿剛毅及滿洲出身官吏若干人頑固黨也。此兩黨軋轢頗烈。蓋改革黨將輸入泰西文明。滿洲與頑固黨皆無知無識。不便所爲。而西太后又驕奢淫縱。夙惡皇帝。故挾之以出。託名訓政。以尊皇帝與改革黨之勢。西后自篡政權。頑固黨竟勝。改革黨忽被收縛。或遭死刑。或遭法竄。清政府譴康有爲以謀逆之罪。且發諭逮捕之。康既出天津。英國輪船救之。清官吏請于英人。欲求得之。不聽。俄而頑固黨造謠曰。康有爲進紅丸。清皇帝駕崩。諸外國公使。見北京不靖。各急徵水兵。警衛其公使館。太后因不能成其志。清帝得以免死。

後英公使麥氏勸法公使館醫。每日詣宮闕。令診察其病狀。據其醫診斷言。清帝病狀現無急變之症。然天性微弱。血液爲損。因奏曰。宜保養不息。又據德國亨利親王言。清皇帝爲人聰明穎悟。身體微弱。且短小。然雖身體微弱。其精神甚剛毅強健焉。今觀其發布詔令。是以知清帝之爲人也。

後康有爲遂脫走日本。初改革黨之起也。康實爲其首領。西六月十六日。謁見清帝。大談政事。歷兩點鐘有餘。帝屏侍臣問之。康說曰。清國微弱不振。其實在欠進步耳。其欠進步。諸大臣專固執保守主義故也。故陛下欲振興國勢。不必黜保守諸大臣。只宜擢用少壯才智執進步主義之士。以行其事。且證引德法戰後。法國同心憤勵。強盛如昔日之事。曰法國以咄嗟間而回復強盛。清國以長日月間。蠢爾遷延。不能成一事。是由求進步與不求進步之異而已。陛下又宜學日本進步及俄國彼得大帝時代進步。清帝大然之。俄人聞之。謂是日清結盟。欲沮格俄國勢力也。故俄國公使與滿洲頑固黨等大反抗之。勸西太后使親執國政。於是保守黨復起。改革黨頓敗。時日本伊藤侯在北京。康有爲將出天津之前夕。入日本公使館。見伊藤侯。康曰。我志欲與日本結盟。以日本爲模範。備聘日本海陸軍士官。訓練士卒。習軍艦運轉云。

九月以降。北京形勢甚紛雜。其真相不可捕捉。然其中自有赫然一事。即清國有聖天子。能

看破現時弊害。大欲革易諸政。其志甚固。是也。而其發布詔令。皆首出康有爲等改革黨之意見。其執改革主義者。滿洲人亦有之。故現今改革黨雖衰頹。他日必當有再興。蓋日清戰後。彼等確知清國空虛朽壞。深爲憾事。慷慨扼腕。意氣激動。熱血苦心。欲充實國力之勢。既不能已。所以致有改革黨者也。改革黨已倒。清國國運。雖如退步。爲其退步。唯存於形而不見于實也。蓋經廢入股試時務。而民智已開。不可遏抑。雖現今頑固政府復行愚民之政。而不能復愚也。要之清國改革火焰。未嘗有消滅。唯火力稍衰。吐煙而已。又現時要路中。亦有與清帝同其志者。故吾願此輩極得勢力。謀充實其國力也。

我自是叙西歐列國對清政略。曰抑清國向英。決不可閉鎖其門。英國輿論曰。清若閉鎖門戶。我當以兵力開之。諸新報亦言如此。

清募集國債於英。英公使麥氏勸英政府結約。其中有可以大連灣爲互市埠條項。此條項爲北京俄國公使館吏所聞。公使賢氏直沮遏之。消除其條項。英人大失望。謂消除此條項。不若初加入此條項也。由是俄國威名日加於東洋。英國聲名日衰。英國國會議士大恨之。相謀置東洋形勢觀察委員。欲令不歸旅順口於他邦。頗圖其事。而旅順口已歸俄國。英人大咎英政府柔弱不斷。然英政府雖失於國債之議。而密定商業條約。二月末日。既得清政府蓋印。其餘項如左。

一 清國內地河道。西六月以降。宜允准英國及他邦船舶往來。

二 不得以楊子江岸土地。按質于他國。及貸予讓予。

三 英清二國貿易之額。與他國貿易之額比較。超過之。其英清貿易額之埠。宜以英人爲稅關長。

四 二年之後。宜在湖南開埠。

又西三月。英衆議院定議曰。宜令清國自立。是極利於英國商業及軍事也。沙氏亦曰。英國見他國沮望清國自立。必當極力救之。清之海埠。爲他國開之者。閉鎖於英人。亦必當力爭之。且依天津條約。以所得於清政府之權。宜悉保持之。此三件者。英國所享有也。其權不歸他邦。又令清國免于分割。他國商人諸權。英國皆得享之。然英人不以爲足。物情囂然。西五月。施氏演說曰。吾黨之論清國。僅入其閥。未登其堂者也。且曰。俄國者是惡魔也。吾欲與惡魔會食。宜備長匙。此說大振起民心。貴族衆議兩院。大論清國事。英人以英政府借威海衛。皆曰。是對俄國借旅順口而借之。出於窮策耳。先是清政府欲以威海衛貸英。英辭之。而今復借之。是欲保持勢力平均於北京故也。未必出窮策也。

英既借威海衛。直派沙氏巡視其地勢便否。歸報曰。英國置屯營于威海衛。良地也。又宜爲海軍港。現以海兵一小隊守之。英政府若命訓練支那兵。其兵以一千人爲今限。英國士官

並教官等。各勤其職。且給以飲食衣服適口體者。他日必可得爲精兵。唯大散鉅財。修威海衛。當以爲海軍根本地焉。又英政府謂德政府曰。我政府不敢犯貴國在清國山東之利者。故貴政府亦毋犯我在威海衛及附近地之利益。如布築鐵道於山東內地是也。英國議院聞之。大反詰之。英政府答曰。我政府聞鐵道線在我山東省範圍內。故不欲令德國先。因命支那駐劄公使麥氏。拒德國要索。先是英政府從國內輿論。令麥氏曰。英政府若有清政府以鐵路布築。或公共事業而不准補助於英國臣民。宜沮望之。又他國侵害清國權利。必助清國以防禦之。英國議院提倡清國之事。前後凡八次。本年冬十二月。清政府遣公認書于麥公使曰。清國不敢讓與牛莊鐵路。北部擴張鐵道于他邦也。又報近日可革易天津條約。我輩亦希望改革其內地稅。欲早見其新條約各項耳。

西三月二十七日。清政府與俄公使相會。借俄使以用旅順口之權。立書蓋印。是月英軍艦二艘碇繫旅順口。先數口。即以命還英國。言清政府不能拒絕之故。世以爲恨。識者或大惜之。

二十九日。英國艦隊之在清國者。如有所戒。參謀官在香港者。口夜勵精運籌。外人不能窺其意也。俄既得旅順口。謂清政府曰。俄可永公認清國主權。言未畢。俄公使告總理衙門曰。凡支那軍艦出入旅順口。船渠非俄國土官在艦內。不允。嗚呼。俄國奸謀誠可畏也。

七月。俄公使又迫清政府與香港上海銀行結約。蓋清久欲延長北部鐵道而達牛莊。因與香港上海銀行商借資本。俄忌而破之也。又圖罷英國機器師。不成。而滿洲鐵道工程進步極大。俄人特在牛莊附近。勵精奮力。以從工事。清選陸軍顧問官。俄國知其意。遂改英人所名於威海衛之號以加之。取勝敵之義也。

西三月德國占領膠州條約既蓋印。逾日忽有說曰。地勢甚不便。蓋其港沙土日堆積。海底漸次涸淺。畢竟不過無用之一僻地而已。故人或疑之曰。亨利親王何故熱望得此港乎。四月德國議院定議。追加豫算五百萬馬金。至十二月更追加八百五十萬馬金。傳言將以膠州爲自由貿易港如香港。人心大悅。

法國與他列國皆有所要素于政府。其條件如左。

- 一 請就支那南海岸中借一海港。即廣州灣
- 二 請讓受東京雲南府連絡鐵路。
- 三 請清政府不可讓東京附近及海南島於他國。
- 四 請結清國郵便制度契約。

凡以上要素。清政府悉納而公認之。然廣州灣世人以爲不便之地。且法人與土人。屢風次火相閱。

法國久不置全權公使于北京。僅以玻氏任代理公使。其理由有二。一欲阻俄塞國之所求也。二欲避幫助俄國之任故也。然列國雖名爲借地。其實則借地以分割支那也。蓋支那之所以未亡者。無他。列國利害相異。互相箴制也。是亦可謂造物主妙計矣。清國以此得保其自活生命。漸次開改革端緒。

七月法政府欲增廣上海租界。因附近有一四明公所。係寧波義塚之地。令移轉他處。土人不肯。法水兵登陸。毀其周壁。土民大怒。相與銃戰。各有死傷。未幾事平。蓋法政府欲設租界。其權利變爲管轄權。管轄權變爲土地所有權。抑不論某國得購收洋涇濱北部土地。苟購收之。乃就我所欲之領事館。而求錄其公據。始得爲我權。不必問何領事館也。如法國要素乃不然。非經法國領事館之手。洋涇濱南部土地。一切不得售購讓與。且所有權據。非法領事所發者。一切無効也。於是北京駐劄英美二公使大反詰之。而英美德及日本商人。各依其公使。請排除法國要素。英沙侯亦駁詰法國要求。且曰。清政府若擴闊法國租界。是背清政府不讓予楊子江畔土地於他國之約也。雖然。約定條件。非可用之於外國人租界之擴闊。只可用之于土地讓予而已。英美租界亦狹隘。不可不擴闊。因以西六月英美人民相會。以其所議而告之于北京。未幾。吳山爲開埠。上海鐵路亦開運轉。而上海爲中央支那紡織業地。其運旋紡錘_{紡絲之地}之數。凡近六十萬。電氣鐵路亦計畫已成。凡此十年間。上海光景大

今年鐵道及鑛山業得公認。置立會社甚多。鐵道事業公認之據。清政府亦多發之。然未嘗觀其事業之進。故清政府下令曰。現諸會社事業。其効未顯。後之創業者。不敢公認也。開鐵路工費。每一里爲金四千磅以下。即除滿洲俄國鐵路外。共計三千萬磅。故歐人苦得其財源。而清國每歲暴徒必起。今年亦亂民凶徒蜂起。

施氏受英國連合商業會議所委托。自往清國。演其意見。大論清英美德及日本商可結盟。而清商爲其弊政所妨。金錢空竭。總理衙門定運送諸貨物單。允准隨意售之。今支那西南部。欲營商業者甚多。清政府不稅其通路。令隨意營利。商業蓋自此發達。所急者則千八百九十九年在大改革清廷司法制度而已。

詳論秦皇島形勢

日本某報

山海關以南沿海一帶。世人最注目。以其便作通商口岸及登陸場。古人亦以此地爲防海遭運要處。經營不息。欲說秦皇島及北帶河形勢。先就舊史。探查古人所經營。亦一奇也。抑萬里長城入海盡頭處。有老龍島。西至五清里。有石河口。即爲南海口。南海口之西二十五清里。有湯河口。即爲秦皇島。從湯河西十清里。有白塔嶺。其地西南一角突出于海中。凡二十餘清里。是曰金山嘴。又一曰金山味。

自金山嘴西十清里。有帶河口。又五清里有戴家河。更距西五清里有洋河口。洋河口西四十餘清里。爲蒲河口。起自老龍頭。至白塔嶺。其間一帶地。明時屬山海路。自金山嘴至蒲河口。其間一帶地。屬蒲河營。山海路置海防三營。官兵三千人。老龍頭南海口。當白塔嶺之極衝。秦皇島爲次衝。分南海口官兵而汛守之。且各分置守備將校三五十人以統之。自金山嘴至蒲河口以西。是爲蒲河營。置官兵千四百人。以戴家洋河、蒲河爲極衝海口。各置副將一員。士官三十人。營房倉衛基趾。久存後世云。明亡清興。猶據明制。有所增減。以至順治年間。蒲河口一帶。守備嚴申。命都司以下官。按訊衝緩。按設官兵。修蓋營堡。疊砌砲臺。督率弁兵。晝夜令瞭望。而蒲河口。設置大樓一座。土墩六座。金山嘴亦設置土臺一座。蓮峰山土墩一座。戴河口。木樓二座。洋河口土墩一座。是卽係海防舊史。想明代寇北邊者。多皆元朝遺裔。所稱爲南倭北虜者也。名將戚繼光督南兵守北邊。亦爲是也。

又據古記。牛頭崖。新橋兩海口營。永樂七年。倭寇樂亭。故置之也。牛頭崖在撫寧縣東三十里。先年曾有倭夷浮海至此。故設官軍防守。新橋在今樂亭縣之南。牛頭崖在今津榆鐵道之北。戴河驛之南。據是觀之。當時倭寇。固不止侵掠閩浙沿邊山東角及遼東半島。實深入渤海山海關以南地。且其所謂倭者。雖不知眞倭假倭。既以威海衛獅子窩邊。所存倭蹟而推之。古史所志。當非無實。我邦人固喜贅外。其先祖戚名。既已在三百年前。即偏于山陬海

滋。然今日其子孫。僅按歐人探險跡。知爲登陸絕好之處。於日清之役。欲利用之而不果。又英俄兩邦。以山海關爲勢力消長之關鍵。力持抗爭。不敢退一步。思彼思此。不堪今昔之感。徘徊碧波青松間。顧望而去。

舊記載海運事曰。昔時運道抵關城南十里。

關城謂山海關城

今雖廢。餘迹猶存。據地形按之。運道貫

通至石河之附近。崇禎中。戴家河口。爲山海關儲積供給之地。並置戍兵。洪武元年。徐開海運。後及承平世。運道閉塞。不得通。萬曆中。總督文球。令開天津運道。達山海關南海口。直抵寧遠。軍民大便之。北地不習海。當時舟楫之利未開。海運發達。固不可期。故舊史所錄。雖不甚多。亦可以知古人用心之跡也。至于秦皇島。不過海中一孤島耳。昔日船舶。不須水深。非火船鋪繫之比。故不泊秦皇島。而碇繫石河口可知也。

秦皇島在湯河口。距湯河車站五清里餘。周圍約二英里。高數丈。三面塹絕。西南一面稍凹。一望似天然砲臺。東北一面。砂石成丘。與陸相接。據明人書曰。四面皆水。嶋居其中。蓋昔時爲海中嶋嶼也。又相傳秦始皇曾駐蹕島中。蓋由是得名。又山海關近傍。古來往往幻出蜃氣樓。如山東沿岸云。

秦皇島北方。湯河流注。湖水彎入。成一小灣形。然湖水盈時。深猶不至十尺以上。唯見支那小船數艘。碇繫灣口嶋西麓。又見自是以南。凡在一里之遠。三數船碇繫。方與秦皇島凹狀

處相對。此邊水深達三尋餘。冬季宜于火船碇繫。且距岸約二百步以內。嚴冬冰厚或至一尺餘。冬暖則否。故若凹狀。南濱築防波堤。自爲小埠。四時可容納火船數艘。然規模不甚大。且岸上沙磧渺茫。不可以禦北風。從陸至者。僅循嶋岸。可防東北一面。冬時旅客經行。皆說搭輪及登岸不安。唯渤海沿岸。除秦皇島及北戴河。口外。港內皆冰結。故力加工人。以補其天然不備。利於通商。非細小也。

現今清政府。欲開埠于秦皇島。既備派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技師四名。令代測量設計。各處樹標。且測量潮水海底。予試就之。問其設計如何。技師曰。未覆命上司。不可告也。又昨冬北洋大臣。派北洋大學堂總辦王修植。督技師測定租界地。如開平礦務局。亦建標木于海岸。定爲埠頭地。然目下唯有技師棲息假屋。並一倉庫。二三漁舍在其間。倉庫多可怪狀。陸上亦未有何設置。惟有大小船十餘艘。出沒于孤島沙漠沙磧之間而已。蓋至今歲之冬。卽已成設備也。

想開埠秦皇島。嚴冬往來天津北京。又開一門。是由冬季之三月不凍故也。將來交通運輸。北清地方。亦開一大利便。雖然。其以是增廣天津之商業。恐不可期。蓋天津冬季習慣事情。成於開埠以來數十年。今欲變之。非一朝一夕所能也。且天津于初冬冰河之時。幾停絕商業。其資本概轉用之於南方。是以一至冬季。則郵信旅客。並物貨出入。當盡輸之秦皇島。

且果開埠于秦皇島。岸上埠頭。諸般漸備。則貨物之輸送者。東自山海關至錦州地方。西至永平灤州附近者。由此門出入。最爲利便。北長城以外皮貨。亦自此輸出。唯觀其業可開進與否。猶俟數歲後乃定。若夫延長鐵路。開北清一帶風氣。一變昔時運輸遲滯之習。則秦皇島航利亦必加增。與天津營口等。貿易不更發達乎。而英國掌握山海關內外鐵路。秦皇島爲英商第一出入門戶。猶滿洲鐵道之於大連灣也。英當以威海山海連絡一氣。以圖商情進步之方。抑清政府自開爲通商口岸者。一欲禦強國之野心。一欲借與廟島相峙。將爲北洋艦隊繫泊之處也。

論各國官扶助清國

讀賈新報

據北美某君籌書有言曰。支那大帝國。有四億三千萬之民。而國政無常。國土因以崩裂。禍延全局。若火焰眉間。吾輩不得等閒而視之也。抑亦可施一策助之乎。嗚呼。言不若是其易也。

夫破支那今日之政不爲難。一旦破之。可得令其再興乎。譬彼篤於病者。吾深入其室。就病者責其再興。未必有利而盡無害。蓋所謂勢力範圍之策。說之甚易。至實行政略。則甚難也。德國之於山東。俄國之於滿洲。徒有勢力範圍之名而已。其民非心服其治下也。若滿清朝廷。一朝顛覆。即所謂範圍內之民。必紛爭蜂起。恐至不可收拾矣。或曰。今日列強派遣軍隊。

其志欲壓服四億民衆。破壞四千年來大帝國。以開第二支那國。駁之曰。此愚見耳。非識者之言也。果如此。則爭奪無期。徒糜人命資財。擾亂全局。商務之敗壞。愈不可問矣。

吾輩常謂依勢力範圍之策。不如迫令開放其門戶。蓋可以弭戰鬪之禍也。今日對清國占戰勝之地位者。不過二三強國。若失期而不行此政略。國勢將更有變。夫所謂占戰勝之地位者。莫如英日。英國東洋艦隊。充斥繁夥。不一月可自印度發調十萬水師而來。故以爭戰爲清國決事。英國實占第一等形勢焉。次爲日本。日本瞬息間能派艦送二十萬大兵登陸。除此二國外。彼岸有北美合衆國。又德國亦在歐洲中。最肯用力於清國。凡此四國。幾全據清國貿易利益。其他諸國遠不及也。抑此四強國。互欲保其利益。當戮力協心。以扶清國之獨立。誠如此。則他強國亦拱手而讓矣。四國之志。皆在開門而維保國勢。故毫無所害於他邦利益。支那即可依四國而延其國命。若清國更能自行整理財用。構成軍隊。其自立當益固也。四國同心。義以保完清國。直不費一錢。不動一兵。何憚而不爲也。

不然。清國長入睡夢。唯任時勢所趨。內無權力可以復活。外無強國可以扶動。曠日彌久。邦上分裂。不旋踵而禍不可勝言。今爲清國帝國及人民謀利賴。凡有九事。皆極要之急務也。

一 宜求外國人精於理財者。備作顧問。令監督一切徵稅課。嚴爲整理之。

二 宜改鑄錢法。通行一律。以避外國貿易變動。

三 宜置造幣局。政府自操貨幣權。

四 宜廢釐金。增海關稅。

五 宜再興鹽利。且悉革易諸政。

六 宜整備軍隊及巡捕房。保護外商生命財產。

七 宜籌內外公債。備資本。振興鑛業。革易交通法。以開富源。

八 宜允外國人雜居內地。

九 宜採人可助清國文明者。以福國民。

凡此等改革之利。不獨利扶助之國及其本國。實大利於商業也。不數年清國必至得軍隊之力。足以禦防其國也。或曰。清國人非良兵。此誤說也。以我觀之。清國兵而能武裝。且訓練養育之有方。世亦當無精兵駕乎其上矣。

嗚呼。極東之勢。朝不保夕。危機一轉。其禍變之所及。定有出於意外者。若今日而不決定之。恐亦無日也。

對清政策

商業世界報

我國之講求對清政策者。其說有二。一保全。一分割是也。持保全說者曰。清國唇齒輔車兄弟之國也。若被分割。列強比鄰相逼。日本豈能獨立於東方哉。故欲保日本。不可不先談保

清也。天下列強之中。惟英領地最廣。有鞭長不及之勢。今其對清。但欲保守既有商權。非垂涎其土地。是與日本同利害者。宜與之結爲同盟。拒德法俄以保全清國也。斯說也。美則美矣。然可言而未必可行也。何則。說者所謂英欲保商權。非欲得土地似矣。而就實事考之。英之竭盡心力。以經營殖民地。亦大有可畏者。近十八年間。拓地四百萬方里。德法俄無一能及之者。比及今年。與法協商略蘇丹之大原。未數月。又與俄協商均分清國之利益。其所謂利益均分。意之所在。雖不可知。安知其非與法國協商同一詭計哉。英人政策不可捉摸。而吾國人猶膏膏然說聯英以保清。萬一德法俄以堅艦利甲壓于我境。將奈之何。欲保鄰邦。反以自危。安可不慮乎。

持分割說者曰。清國瓜分之勢已成。豈復有保全之策哉。德占膠州以屯水師。駐兵於沂州日照。威鎮山東。法集海陸二軍於安南。而以經略兩廣。英俄據威海旅順。扼燕京之咽喉。英盛張海軍。虎視南方。俄據金州。陽大集陸軍。謀吞北域。因共協商欲均分清國。而各有其一焉。我日本人宜審大勢。追隨列國。同謀瓜分。割據福建。以與列強平均勢力。使得永保我臺灣。不然。福建并爲列國所獲。則我國權被辱。臺灣防備益形切迫。日本之形勢不岌岌哉。抑以島國占領大陸之地。有宜再三致意者。蓋島國以海軍爲主。大陸以陸軍爲主。主海軍者以兵艦爲干城。主陸軍者以砲壘爲干城。島陸軍政殊異若此。是以島國占大陸。其難一也。

占領大陸。與列強比鄰。築壘屯兵。防禦之費甚鉅。島國帑庫必爲一空。是以島國占領大陸。其難二也。有此二難。故古今策士。不敢輕舉妄動。而以島國占大陸也。英以取法而破。日以略韓而破。故干預分割。掠取福建之策。不可妄行也。

夫聯英以保清。其術既難施。干與分割。占領福建。又不可妄動。則我之對清。果遵何道而後可哉。夫外交者。貴乎有無相通。長短相補。以期國民之發達者也。苟抱此宗旨而不違。則言保全者可也。即言分割亦無不可。若背此宗旨。則保全分割。皆難實行。況於行之而有害哉。夫言保全分割者。末也。有無相通。長短相補。期國之發達者。本也。今我國之談對清策。靡不棄本逐末。不堪痛恨哉。

中華帝國者。其本部幅員百三十萬方里。人口三萬八千萬。滿洲蒙古之幅員。略等本部。人口千五百萬。土壤豐饒。財寶滿地。而北京政府。治失其道。致使產業未興。商務不盛。可興之工業。可鑿之鑛山。雖所在多有。而皆置之不顧。四百餘州之鐵路。應築而不築。江河沿岸。可設輪船而不設。每年通商統計。不過一二倍于我而已。無盡利源。塞而不開。此西人所以稱爲未開天府。爭務關之也。英占長江一帶。欲築二千七百里之長鐵路。收沿海江湖之航海權。發掘諸山鑛坑。所在興製造之場。俄往者設製茶局于漢口。獎義勇艦隊以保護金。使開通航路。今在東三省。所欲設鐵路千五百三十里。購地採鑛。不可勝數。德廷賜獎勵金於雷

度公司。使爭清國沿岸長江一帶航海之利。法亦步武三國。欲占兩廣。且四國皆注目商務。派員探察。豐儲資本。各有爭先著之心。又其工藝日進。製造日廣。所出之品。雖極夥。無有竄敗也。其商人俊邁。善於經營。合羣策羣力。共圖進步。是故跋涉重洋。經數萬里。服賈于東方。雖言語不通。嗜慾不同。而十數年來。清國商務。英占三分之一。法德占十分之一。俄占十九分之一。由此以往。四國之於清國市場。所占勢力。更不知何所底止矣。嗚呼。必如彼數邦。始可言得外交之要旨哉。回顧吾國與大陸相距。不過一衣帶水耳。文字相通。風俗無異。宜其在清國商界。可以霸矣。乃由金錢之用。未得流通。工業如昔。毫無增長。商賈者流。亦復卑劣。無足與語大業者。所以我之於清國商務。共占八分之一而已。昔嘗以二十萬之兵。一萬五千萬之費。乃得於清國購一設立製造工場之權。而於今數年。未見吾四十萬同胞。設一局也。全國之民。憤列強之虎視眈眈。欲得大陸而全噬之。及激昂奮起。與清國結不以福建割讓他國之約。而至今未聞有築一鐵路之議。吁。貸二百萬兩于清。僅得買收大冶鐵山礦石之權。則以爲我願已足。以保護金授于支那沿岸長江之線路。則以爲我事已成。外交失要。至於此極。尙何保全分割之可說哉。蓋亦反其本矣。

保全之說甚美也。苟得其道。吾曹請俯首面從之。分割之說甚壯也。苟有其法。請攘臂而從事焉。今保全者。既迂濶而不能行。分割者。復暴虐而不足取。故其說雖美且壯。非外務當局

之所可行也。當局之所可行者。其惟開清國無盡之富源。以補我不足。多出製造之品。輸入清國。以應其不時之需。盡心竭力。慘淡經營。務使吾國商務日盛。占無量之利益。而後可。至其保全分割之策。則因時制宜可也。

憲政黨黨報云。中國運命。不免分割之憂。吾人知之素矣。我日本自今伊始。不可無準備。以求分割之相當也。今計畫此準備。有三政策焉。

第一關於軍事之政策。我政府與中國交涉。宜使其以我將校。訓練彼國之兵士。熟考英俄諸國。訓練中國兵士之用意。則吾人之出此謀。蓋思過半矣。英國練印度之兵。以滅印度。思英國滅國之奇術。吾人于中國提此政案之意義。可不煩言而喻也。

夫東洋今後變局之中心。在于清都北京。中國分割之秘機。亦多伏於此地。英俄各國。以己國之將校。訓練清兵。禍機之所發行。見今後東洋之變局。將於北京各得以兵力樹其爪牙也。日本而起今後分割中國之問題。欲制他國之先機。當是之時。宜實行英俄諸國之良計。此訓練中國兵之事。所宜速圖也。

第二貿易上之政策。西伯利亞鐵道之終端。達于大連灣。往來東西兩洋間之貨物。悉吸引于此港灣。則南方之諸港。自然零落。此俄國之政策也。我日本今日畫抵當之政策。急使最機敏之諸商業家。競爭此二線。爲撰其低廉者與運載貨物之準備。自今日與俄政府交涉。

速其開港。且須爲自由港。

第三獎勵日本人陸續入中國內地。中國之亾滅。以無政治耳。其四億之人民。未嘗死滅也。其廣大之土地。未嘗蕩盡也。其饒衍之物產。未嘗減少也。日本人速入中國內地。凡關係百般之事物。皆與中國人共利害。中國乎。待時機而起政治上之革命乎。是今日之急務也。吾人不僅望日本人陸續入中國內地而已也。

行以上三策。以待中國分割之時機。苟至其時。或可無狼狽之憂。若如今日。專以福建不割讓之誓約爲滿足。更無別項設施。則他日噬臍之及。豈可悔哉。

論瓜分中國

英人 楊噶哈士邦

歷觀全球數千年之史乘。凡劣等人種。必被統治於優等人種。此蓋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也。雖勢運所演。有時或生反比例。野蠻人反壓制文明人。然不過偶然耳。其究竟終必爲文明者所戰勝。此蓋生民以來之公例也。

我歐羅巴人何故大用其力於亞洲乎。何故施壓迫於清國乎。不過吾國人自謀衣食。爲養欲給求之計耳。譬之有國於此。其國民衣食上必需之物件。悉取之於本國而已備。則其民固不必赴外國。但安居故土足矣。而無如我歐洲之情形。與此相反。歐人衣食必需之物件。大半來自他國。而就中其原料出於中華者。尤占其多額焉。歐人之滔滔汨汨。以趨於中華。

豈偶然哉。況也歐洲之人口日增。生計之程度日進。然則所以養欲給求者。舍中華天府之國而奚適哉。夫中華世界之沃土也。其天然之利源。大莫與京。而彼不能開發之。不能利用之。棄財於地。以至于今日。吾人豈忍袖手而旁觀哉。且地球上之人口無限者也。而土地有限也。而此有限之土地。其有益於人類之資生者。更屬有限。而今乃僅以一種之人。指中國人獨占全地球豐沃之土。指中國不甯惟是。又舉此土所有之利源。錙鏹而壅塞之。他人有來於其地。欲爲盡力者。則深閉而固拒之。然則他人之相率而干涉之。豈無理哉。天下之產。當與天下共之。凡在地球上之人。皆得享有地球上物產之權。此歐洲人所共信也。憑此公理。則歐人日日擴張其利益於中華。不亦宜乎。

中華地球第一大國也。其國內雖非無不毛沙漠之地。然滿洲及十八行省。真可稱沃土。而僅就此部分。指滿洲及十八行省計之。已有百五十萬英方里。長千八百六十英里。廣千五百二十英里。幅員三十倍於英國。合法德意奧四國之壤地。僅足當其半。吾人豈可僅以亞洲之一國看待之哉。全國自北緯五十度迄南緯二十度。其北部雖不免苦寒。南部雖不免苦熱。然自大段論之。氣候適宜。能使居民康健。地勢平坦。水利便捷。能使文明易於發達。貫國之中央者。有楊子江。長三千二百里。航海之大輪船。能由江口上溯數百里。小輪船能達四川之重慶。其地味膏沃。凡溫帶及熱帶最有益之植物。皆易于生產。若施以格致之術。其收穫尙可加

數倍。礦物亦極富。雖開採之業。今未大盛。無從測其所蘊。然金礦則滿洲及中華本部。即十八省既已有發見。銀礦則今日已爲出口一大宗。煤鐵則向稱無盡藏者。昔有某名士曾會計之曰。使中國之開發。僅能如今日之日本。則其貿易總額。每年已可及二萬萬磅矣。

今欲保全中華。使之爲中立國。譬如以老朽無目之人。使之居於漁機之旁。而司火徒。使漁機前不能進。後不能退而已。所謂自尋煩惱者也。我國指英一試之於印度。概悟其失。再試之于土耳其波斯。不見其效。今日尙試之于阿富汗。亦見其困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豈可復以此下策施之于中華哉。今日歐洲文明道德之光線。普照全球。吾人當宏此遠猷。取彼煩苛腐敗之亞洲各國而統治之。乃所以盡天職也。我今者爲防禦歐洲各國之與我競爭。而庇護彼散漫蠻野之中華。實卑陋怯懦之手段也。

若俄法等國外視我英。而自欲擴張版圖於中華。則我英將來必當擴大吾國之勢力。保障吾國之利益。使自楊子江口達於雲南十省之境。歸我掌握。若我英之力不足以當俄法。則求同盟者。蓋非難也。雖然。此同盟者當求諸白種人。切不可求諸黃種人。

一言以蔽之。清國既不能自保。則宜任其潰裂。吾人於其既敗也。乃廓清其廢址。而別構輪奐之新居。蓋歐洲列國之瓜分中國。到底不可避之事也。我英人有一種僞善習氣。譬如有人言及某地歸俄。某地歸法。德。某地歸英。我英人聞之。則照例示顰蹙之色。陽爲戰栗之言。

吾以爲此乃天下公例。何足爲諱哉。願告吾國人。凡保全中國之空談。但一概拋棄之可耳。使吾人實行瓜分之事。則豈惟吾人之利益而已。實中國四萬萬人之福也。

今亞洲非洲之地。其國爲歐人屬地。其民受歐人統治者。必見非常之進步。與中國土耳其波斯等苛政腐敗之國比較。實不可同日而語。亦可見歐人統治此等之國。非行無道之政。且能爲之撤去其阻礙進步之事物明矣。今試以居于香港新加坡庇能之中國人。與住居內地之中國人相比較。一則沐文明之恩澤。各安其堵樂其業。一則苦受苛輓。日即沈淪。然則不欲瓜分中國者。不惟逆世界進化之大勢。抑亦阻中華進化之前途也。

要之統治未開化之人。而待之以正義。施泰西實用之學。以開其利源。此文明國民之本義也。來世紀之動機。正在於此。有志者請實力行之。

論英俄協商與中國之關係

東亞時論

自英俄協商之說起。我國人論之者多矣。或喜爲維持東洋之平和者。或嘆爲支那問題之局面已定。無復可下手之地者。此等立言。雖有差異。然無論其極端偏于何處。均以此爲解釋支那問題之進一步。我國不宜袖手傍觀也。然我國決不須驚駭。亦決不可優柔無斷。總要徐而通觀形勢之變化。以施行對大陸^{指中}之政策而已。

馴致輓近世局之大勢者。有二大潮流。其一西勢東侵。其一英俄爭衡。有經有律。紛紜錯綜。

以成今日之勢者。英俄之爭衡也。自東歐而中小亞細亞。自中小亞細亞而支那。漸漸轉。漸漸東。同時西力東侵之勢隨之。英俄以外之諸國。咸動其心。咸履其轍。爭事絕東之角逐。蓋歐洲諸國。恐其國民競爭之極。以至破裂而動干戈。群虎格鬪。罹或斃或傷之慘禍。謀相與避之。乃互爲競爭于其所謂殖民政策者。移而分割阿非利加。併吞印度安南緬甸及高加索西比利亞之諸小邦。遂破及東亞之中原。與支那大陸。而巴爾幹及波斯阿富汗諸邦。奄奄氣息。尙得偷餘生于其間者。無他。列強競爭之結局。各避其勢力之衝突。留此數弱國。以爲甌脫之地也。今也英俄二國。首先列強。欲飽支那之沃土膏壤。于是生支那分割之問題。而從來抵抗支那分割之趨勢。倡保全支那及開放門戶者。則英國也。英國倡保全支那及門戶開放者。非爲支那也。英國自爲謀耳。英人每每明言之不諱矣。而其數十年執此政策也何故。

- 一 英國于支那通商利益。占其最大。
- 二 爲防歐洲列強之國產物製造品。與殖民的功名心。熱望所注。全欲保專有獨得之市場。

三 英國思自己之資格。于亞細亞。既過大過重。尙又增加領地之責任。未免苦其繁劇。之三事者。蓋英國依其數十年來不斷之經營。殆于獨占支那通商之利益。支那亦迷于英國巧妙之政略。信賴英國。此日清戰爭以前之實狀也。迨至日清戰爭之際。英國外交。忽然

失敗。竟至旁觀不助支那。支那徬徨無措。大損其專信英人之心。而俄法諸強遂起而乘其機。侵蝕其在支那獨占之利益。當是時。英國政事家。傲岸夷然。聲言孤立。雖保其毫不動聲色之姿勢。其實即哀痛其失敗之瘡痍也。俄國已得遼東還附之報酬。與償金周旋之報酬。并收滿州鐵道之權于其掌中。北京朝廷。早將其信依于英國者。轉而信依于俄。固自非英國所能堪。況乎排英國數十年來。爲支那握財政權之赫德氏。漸漸奪其海關監督權。於是乎英國漸一變其姿勢。不期其政策始欲一變。列強乘間。奮其捷足。不知所底止。中若德國突兀占領膠州灣。俄國租借旅大。全力經營。樹根據于滿洲之地。英國亦遂脫却其假面。至租借威海衛。夫威海衛之租借。英國于日清戰後。挽回其失敗之頹勢。第一着手也。雖由與俄爭衡。不得已而出此。而干從來所執保全支那策者。其精神已全變矣。不見俄穆麟德嘗干涉朝鮮之內政乎。英忽占領巨文島。與俄立誓不占領朝鮮。與支那之寸土。今俄背其前言。竟至實占支那之地。唯已亦倣其轍。實占支那之一要地。以求逞其大欲。雖然英國之傲岸狡猾。尙藉口於保全支那及門戶開放。法之攫取南方鐵道權。俄之攫取滿洲鐵道權。英亦立楊子江沿岸一帶之地。不割讓他人之約。內地河湖通航之約。眞所謂掩耳盜鈴者也。夫英國于鐵道不能拒滿洲鐵道。于占地不能拒膠州灣占地。其所謂保全支那政策者。復何有哉。亦已破綻而不可掩矣。況也已亦效顰而逞蠶食之謀乎。英對支那政策。旣已失敗如斯。雖努力與俄均衡。而一經破綻之後。竟至不能復舊。僅恃言爲彌縫。而列強分割政策。

之趨勢。滔滔不可防遏。遂至意大利亦要求借地矣。俄國借比利時之名。而得蘆漢鐵道敷設之權也。英國視爲侵其所索楊子江水域利益之線。提出而抗議清廷。清廷無如何。遂將關係于此事之李鴻章免職。英國公使同時得山海關牛莊間。天津鎮江間。上海南京間。及其支線。並湖南山西諸鐵道敷設權。就中山海關牛莊間線。經別段之交際。與既設之山海關天津間線抵當。英國自投資本。一切技師工事。皆任英人。要之英國于日清戰後。對支那政策之破綻。雖漸漸彌縫。而大勢一轉。不可復回。事端萬變。煩雜不堪。不得不相約爲瓜分平和之策矣。吾輩觀今日英俄之協商。決非偶然也。

英俄協商之條項。雖未能知其詳細。要之妥協蘆漢鐵道及山海關牛莊鐵道之葛藤。更協商俄之於滿洲利益圈。英之於楊子江利益圈。互不相侵。則不容疑也。夫由是觀之。英之對俄爭衡。及對支那政策。皆以此爲一結束。其所謂保全支那及門戶開放政策者。皆大變其宗旨。而清國國勢。亦愈難挽矣。或者見協商文中有保全支那獨立與扶持之報。喜無害于支那保全及獨立。是實迂謬之見。英俄二國。今日未遽明言分割支那。雖然英國斷無自抹殺其保全政策。如此之愚也。苟二國于支那各區劃之內地。實行吸收其利益。則保全支那之空文。固自半文不值矣。斯之明文。所謂掛羊頭買狗肉之類而已。蓋英國對支那策之苦心。在與俄爭衡。故雖不得已。自對俄政策。降而至爲區劃其勢力範圍。尙不肯捨保全之名。

義對他諸國。尙欲明所謂開放主義以制之。蓋非門戶開放。不能行保全支那之名義。非門戶開放。英國不能制其通商利益。雖然。吾人就英俄協商中所宜注意者。無他。英俄二國。不置支那政府于眼中。協商此勢力區劃之一事。是也。

自來不問其爲英俄德法及何邦國。凡宣言勢力範圍。尙不敢全視支那如度外。膠州威海旅順大連之借占。無論矣。即英國確定勢力的範圍。楊子江水域不割讓。且亦必以支那政府之承認爲發表。今英俄協商。不置支那大陸之主人北京政府于眼中。獨以二國之協商確定之。此事亦實關於支那之運命一大變兆矣。夫從來支那之形勢。在英俄競爭之間。左攀右援。僅得保其體面。今也英俄已協商。各用力于其利益方面。他國亦效其所爲。不得不趨于分割之勢。而支那問題。爲此加一層之迫切矣。

然則協商果可永續乎。是世之所疑問也。雖然。此英俄協南。非英俄同盟也。其義只處分從前紛糾之問題。非今後相與提挈處分支那也。況乎英國一面攫取鐵道敷設權。及不割讓勢力範圍。一面尙不肯捨去保全支那及門戶開放之名。故與其目此協商。爲英俄兩國聯騎駢駕。共分支那大陸。寧謂兩國各有其弱點。一時認爲均勢。則可免對抗運動之交綏也。蓋英俄協商之原因。非獨英對清政策之失敗。與對俄爭衡之一變而已。即俄國至于今日。與英之相抗。已達其極點。亦不得不爲此回復爭衡之舉也。抑日清戰役以來。俄國對清政

策。着着奏其功效。其鵬翼掩于滿洲。雖其勢力亦可謂向外伸張。而其全力傾注於西伯利亞。及擴張軍備。既臻困極。內又陷于財政之窮乏。以大藏大臣烏氏之才。尙苦其難于整理。加之內有連年之饑饉。外有外資募集之困難。俄國自知支那政策。甚難與英相敵。故突爾首唱所謂萬國平和會議。自其表觀之。其言順。其名正。孰敢不引爲同意。自其裏觀之。世人無不知俄國爲假仁義者。現俄國依然擴張軍備。其對清國。旁若無人。益逞其蠶食之狡圖。夫其所以假仁義者。豈非因其內情有不得不然之弱點哉。蓋俄國者。所謂俄法同盟。利用法國資本。以補其財政之窮乏耳。彼雖借債金。指爲中國貸口本債金之事貸與。及託比利時之名。得蘆漢鐵道之權哉。而近時利用法國資本。漸不如意。其財政益有陷于苦境之虞。於是乎一面解英俄爭衡之紛糾。暫息對抗運動之肩。欲于他之一面。利用英國資本。以完成其計畫之事業。此俄國政事家。所爲結英俄協商之約之深意也。何則。今日暫緩爭衡對抗之運動。各得經營其已得各處之利益線。英俄兩國之所同也。雖然目下之利益。必非與永遠之利益一致。他時兩國於已得之勢力範圍。經營畧備。將至得隴望蜀。今日之協商。異日即翻案耳。況乎俄國于外交上之約束。破毀而不顧。乃其慣技。及一旦圖南之羽翼既成。其出於橫暴之舉動。實可預料。試問西伯利亞鐵道已完成。東洋艦隊已擴張。俄國能株守今之勢力範圍否乎。今協商之墨跡未乾。牛莊山海關鐵道。已侵入英國要求中國之利益。有某報謂協商

目的。爲避兩國衝突。英國於清國。一爲商業。一存英國之權力與威名。今也依俄國之行爲。于兩者甚爲迫害云云。此非過激言也。兩國交涉。將來生何等破綻。不可得而知。而今日始行協商。既已如此紛紛。則所謂英俄協商之前途。亦可哂矣。

英俄世界之雄邦也。其所謂爭衡者。即爭霸世界耳。如法如德。雖亦雄邦。然未有爭霸世界之資格也。故或有爲俄法同盟。或有爲英德同盟。至於英俄同盟之成。蓋甚難矣。英國政事家。就支那問題。往往倡英俄同盟之利之說。今之協商。蓋有幾分傾于此等之說。然其可得協商者。尙有餘地焉耳。苟其餘地已盡之日。即其爭衡運動大衝突之日也。故謂英俄協商。不能有永久之勢力也。惟念西勢東侵。與英俄爭衡。有經有緯。自有此一轉機。而形狀更急。如生一層之怒潮。決不可忘也。或者英俄爭衡之勢。自茲其衝突暫生頓挫。傾注于西力東漸之勢而不知乎。果然。中國分割問題。忽生激波迴瀾乎。吾人決不必驚恐。英俄協商之成立。亦決不可以英俄協商之薄弱。而優柔不斷。屹然卓然。據我東洋之形勝。以着着實行我之對大陸政策可矣。

吾人之方針。在于保全支那。而吾人所謂保全。非如英國所謂保全也。不論英俄協商之成立與否。而吾人之方針。不可不始終一貫。故吾國於一方促支那政府之革新。啓發支那國民。誘其開化。以厚彼我通商貿易之關係。于他之一方。益擴張其勢力範圍於大陸。樹立根

據。爲應變之計。我國者。豈可袖手旁觀形勢之變化。徒以他人之一舉一動爲喜憂而怠其對大陸之施設經營哉。

論支那之運命（支那處分案第二章）

尾崎行雄

尾崎行雄者。進步黨之名士。前曾任文部大臣者也。當甲午開釁。兩鋒正接之時。著支那處分案一書。大旨謂必當全吞中國。如元之於宋。如清之於明。如英之於印度。其書凡分六章。於中國之內情。洞若觀火。吁咄咄哉。可畏也。其言吾國民內腐之情狀。吾視之汗流浹背焉。今尾崎君之議論。專意以扶植中國爲主義。其與前論若兩轍焉。然其經營東方之心則一也。閱之可自得之。今譯其第二章。題曰支那之運命者。以備我同胞覽之。反躬自省。惕焉。譯者識。

支那之盛衰興亡。其所關極大極廣。清人若忽然大夢驚覺。日將月就。遂不難與普法比肩。至於彼時。乃大養常備兵五百萬。號令宇內。雖以英俄之富強。終不能撓其鋒也。支那果勃興。能及于德法之域。則其獨力能抵敵歐洲列國。然則因支那之盛衰興亡。而其影響所及者甚大。自不待言。

支那果勃興乎。抑衰亡乎。將自今以往數十年間留滯。而仍若今日之現狀乎。今且勿問外來之勢力如何。先問支那固有之獨立力。其有無強弱果如何。

曩者法越有事。清使曾紀澤侯曾大言曰。中國先睡後醒。雖然。今已閱十星霜矣。然其高枕鼾睡也。如故獨何歟。

方今處於爭奪世界。欲保其國。必不可無保國之原質。原質者何。道義、兵力、元氣、統制力、忠愛、心團結力等皆是也。支那若富於此等原質。雖處危變。其國必存。苟無此原質。雖賴他人之庇蔭。必不免于衰亡。

第一節 支那人之國家思想

民之國家思想。保國最要之原質也。故民若無國家思想。雖兵力強大。其國必亡。而支那人未知國家爲何物。安得有國家思想乎。

支那之恒言朝廷即國家也。首都即朝廷也。故首都陷。即朝廷隨之而亡。朝廷亡。則國家隨之而亡。秦國因子嬰之投降而遂亡。漢國與漢廷偕亡。魏晉隋唐宋元明莫不皆然。此乃支那人之特質。與世界列國大異者也。支那從來以朝名爲國名。朝廷變即國名因之而改。其外國來侵畧國土者。其定都於所得侵略之地。不以之爲屬邦。却以之爲本國。如元清皆是也。古來之風氣習慣實如此。故支那人於朝廷之外。不知有國家。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意以爲土地人民。皆王朝之所私有。而王朝即國家也。昔法王路易第十四曾發一言云。朕即國家也。當時全歐之人。謂爲大逆無道。若支那則全然見諸實事。

不足爲怪矣。彼查列斯雖刻。而英國尙存。拿破侖雖降。而法國尙不亡。如此之事跡。殆支那人所不能解也。古來理論習行兩者如此。支那人尙不知國家爲何物。彼其無國家思想。何足爲怪。

譯者曰。以朝廷爲國家一語。實中國弱亡最大病源。其故因天子自以人民土地爲其私產。而舉國之民。亦以人民土地爲天子之私產。在上者奪民自立之權。奪之既久。民生長于壓制之下。獨立氣全消滅矣。在下者不自有其權利。委而棄之。同于行路。愛國心全消滅矣。故吾常言欲救中國當首令全國人民知國之爲何物也。以朝名爲國名一語。尤令人啞然自失。中國至今無國名。謂之爲清國。則僅屬一朝一姓之符記。謂之爲中國。不免守舊自大之餘習。謂之爲支那。即印度人所指名耳。故對外而言之。或謂我爲漢人。或謂我爲唐人。究之可謂之漢國乎。唐國乎。故以數千年之大國。而竟無一國名。思之不堪媿死者也。其故皆由不知國家與朝廷之大別也。

第二節 支那人之政治思想

苟官吏無政治思想。而人民富有之。則足以矯正之而施善政。人民若無政治思想。當局者若富有之。亦足以施牧羊主義之善政。若上下皆無故治思想。官民同歸腐敗。則欲以求一國之治安難矣。蓋政治思想者。保安持國之一大原質也。

欲知支那人之政治思想。爲有爲無。爲厚爲薄。則可取歷代名臣奏議一讀之。但見滿紙連篇。皆浮華之言。迂遠之議而已。彼貞觀之郅治。當時稱爲無雙。然實則炎漢亡後。世無豪傑。四百有餘年。晉隋雖僅小康。然叛亂相繼。生民不免塗炭之苦。唐受其後。幸致太平。無足怪者。觀貞觀政要。窺其一斑。亦足以見其治道之卑矣。同治之中興。號稱近世無比之偉業。然讀中興奏議集。無一足以啓發人者。故吾得以一言斷之曰。支那人雖有文學思想。而無政治思想。故其政治上之奏議論策。不過是文學上之述作耳。

譯者曰。凡今日自命政治家有言責。常建議者。及與我輩同業爲報館主筆者。皆當書此節末數言於座右。每將執筆時。則內自省之。

進而觀其行政。亦足以證其無政治思想。彼支那人幾不知受賄之爲惡事。故官吏無不要求賄賂者。彼平壤之敗。將衛汝貴橫奪兵士之糧俸。以肥私囊。吾日本人以爲奇事。若彼國則視爲固然者也。各省之督撫。受養兵費于朝廷。然常私之而自攬其虛額之贐。

其徵課租稅。常於定制以外。收斂巨額。動則無辜逮捕富者。強其賄賂。甚則籍沒其貨財。故孔子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非大過之語也。可知彼自古以來。以至今日。皆久種此惡風。不然。則孔子垂教百世之人。豈無故而爲此激語哉。

官吏之選舉。雖云由于考試。然其實皆由賄賂。故富人貸金於懷試候選之人。就官後而分

其利。至有以此爲專業者。此輩視應試候選者。殆如貨物。視官吏殆如股分票。既費去爾許資本以競爭而得官。故得官後不出邪曲之手段。收賄籍沒。無所不爲。以收回其費本。且分配其餘利于本錢主也。

論保存中國之策

太陽報

有四億之人口。四百六十萬英方里之面積。四千年之歷史者。西隣支那帝國是也。而今日之境遇。則慘慘淒淒。國基杌隉。我帝國對之。果取如何之方針乎。彼西曆千八百四十年。與英生釁。衰運之開。自此始矣。失香港後。約二十年。俄國割其黑龍江三千里之地。諒山之戰。法國割其安南一帶之地。遼東之役。朝鮮絕藩屬。臺灣見蹙于日本。四十年來。亞細亞地圖。隨此大帝國之衰運。日呈變色。至于近年。其衰運益增進度。馬關條約締結。未及五年。大連旅順二港。已歸俄之掌中。威海衛膠州灣。亦非清國之有。西伯利亞鐵道。其南端現于遼東之南角。楊子江沿岸諸州。早入英國之利益線內。俄更進而爲西伯利亞鐵道南下。直接北京城門之要求。夫旅順威海衛者。制北京死命之咽喉也。此二要港。恰如我東京之觀音崎。富津。若觀音崎據于俄。富津房州半島占于英。則東京者非日本之有矣。支那之富津觀音崎。早爲外人之所奪。北京政府。尙保殘喘者。以英俄均勢。互相嫉妬。不敢遽先下手也。然北京政府。實無防禦之力。他日英俄兩國。若合心而圖公共之利益。則四十年前。英法同盟軍。

進而迫北京城下其將復見歟。

支那者我西隣也。黃海之一風一波。皆撼我海岸而來。當是時爲我治安。爲我東洋經綸。不能袖手而旁觀也。必有所以對待之。分割乎。保存乎。此二者必取其一焉。而余之意。則欲舍前者而取後者也。

邦人往往倡爲分割之說者。余觀察形勢。實未知分割之利也。思彼等之意。欲以俄之所施于巴爾幹半島中央亞細亞者。施之支那耳。夫俄之對巴爾幹半島政策。段分半島諸國。使之蟄伏于巴國威力之下。終欲取土京君士但丁堡。扼歐亞二洲之咽喉。使日本與俄之地。果能相易。則出此方針。亦何不可。雖然。以日本而倣俄之巴爾幹政略。是不免狂人而爲狂行也。第一分割策。爲我帝國公義之心所不許。第二爲我輿論所不許。二者之障害。橫于前途。分割策不可不極分排除也。

日清戰爭。由于清國視朝鮮爲附庸。我欲使朝鮮爲獨立。一直一曲。一正一邪。邪正曲直之爭。我之兵也。代表世界之公憤。彼也不過爲私憤。欲維持從前之勢力。戰鬪半年。私憤之力。不能勝公憤。至馬關條約。從我要求。和局遂結。夫邪正之別已定。乃轉而觀察利害。韓之獨立。不獨爲中國之幸福。實我邊海最要之治安策。恰如土耳其苟爲俄人所有。則英奧德三國。不能保領地之安全也。中國爲我隣邦。亦我師國也。我二千五百年間之文物。大抵由彼

輸入。是以宗教文學相同。風俗相似。而爲其隣邦者。乃視彼之衰運。居爲奇貨。欲與歐洲強國。共爲爭肉之獅子。夫對朝鮮則奮義氣。扶殖彼之獨立。對支那二千五百年間之師國。則欲恣虎狼之慾。是殄滅我對朝鮮之前功。併誣我同胞義勇之心也。豈可爲哉。

日本倡支那分割之說者。試問今之分割。我可據有何地乎。將割江浙乎。此二省者。面黃海。有舟車之便。十八行省。以此地爲最繁華。又與臺灣福建相隣。我取之。則國防貿易並舉。大有所利。雖然。已爲牛後矣。英與清廷。早立長江沿岸之地。不割讓他國之約。江浙二省者。長江之門戶也。我欲取之。英清二國。必不許我。將取廣東乎。廣東者。英國東洋鎮守府香港之所在也。頃者前岸九龍之地。已屬于英主權之下。我若割取。必難得志。然則據山東乎。山東之一隅。其南端膠州灣。歸于德之占有。北端威海衛。亦爲英之所取。北向隔水。約九十哩。遼東之一隅。此城爲我先年鐵血占領之地也。今形勢大變。旅順大連之二港。忽爲俄所割據。以海陸兵馬之力。爭而不守之。無割據之手段。五年前三國于談笑之間。奪此半島。還附支那。二年前。俄不血一兵。占此二港。期年爲橫斷大陸之鐵道。南折而連絡此地之經畫矣。此五年間。我之對清策。事事皆非。今乃欲割取清國沿海之地。豈能濟乎。況支那分割說。乃強盜外交策。不依正義進退。我同胞所不爲也。故曰我對清策。惟有保存之而已。彼分割說。實類于狂人狂語者也。

分割策非保持東洋平和之道。又人道之所不許。雖然。今世人所云保存支那策。自全體觀之。則如老嫗之空念佛焉。未有良策也。夫保存策之行于世間也久矣。而保存之道至今一無所聞。余之所深憾也。夫欲保存之。必有保存之方法。余竊擬六國會識于東京。及其他之首府。舉保存支那之實。

何爲六國。曰日、英、美、德、俄、法。與清國利害最多關係者。日本也。俄英次之。法德美次之。日本政府主開會議。不憚幹旋之勞。先說彼等。以此大帝國之平和。則東洋之利害。世界之利益。人類之幸福。自此而生。此六國者。與支那帝國爲間接之保護者。各定保全。現在此帝國形勢之約款。各依約款于此帝國。不得恣其虎狼之慾。則四億之蒼生。得安其業。延其惠澤。及于世界之人類。

按此會議之發。英美二國。必無異議。法近罹內亂之紛紜。亦無暇用力于海外政策。德與日英美三國。頗有同情。可無阻礙。唯俄汲汲于經略東方。今東三省。既如口中之肉。恐未必能如願耳。然彼已占有旅順大連二港。又結西伯利亞鐵道南下。直接大連旅順港門之約。此數年間。得于清國者。利益最多。俄帝存慈仁之心。于和蘭海牙府。開萬國平和會議。變世界之修羅場。而爲安樂國土。實爲美舉之名主也。然吾謂斯會者。爲世界之平和。則可。爲亞細亞大陸之平和。則不可。未免猶有所憾。故欲開六國會識。其結果之良美。比較于海牙會議。

當有數層之進步。或者謂此不過紙上約款。一旦砲丸馬跡。而其例隨之以蹂躪破滅者必不少。此六國平和之會議。斷不能見其效實。此說未爲無理。蓋國與國之契約。如人與人之契約。無檢束力。則不可以久也。雖然亦視其約款何如耳。俄土條約。英使破之。蓋英使依巴黎條約西曆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之款。責俄要求之不當。由是俄人歛其凶威。土耳其病帝國。遂得至今生存。蓋由於巴黎條約伯林條約之力也。若六國平和會議。可得而開。則東洋之老帝國。豈無起死回生之望哉。

六國平和會議。日本政府。苟能幹旋周到。行之非難也。所難者支那之內政耳。蓋支那內政而不改良。雖由六國會議以保存之。亦不能全其効用也。日本而欲維持之平和。長使日清兩國人民。浴平和之恩澤。則于一面開六國平和會議。于一面不憚開導支那帝國之勞。彼帝國之教育如何。陸海軍如何。交通機關如何。財政如何。立法如何。國家護持之。無一不要由根本改良也。今就教育觀之。支那之教育。可爲世界教育者頗多。至于國家教育。幾無可觀。修身齊家平天下。乃人類一般公司之教。于支那帝國國家教育。毫無關係。其說天道是一種哲學而已。支那帝國。已無關係于國家之教育。彼高才之士。所以登龍門者。一賴科舉。其科舉之科目。墨守三千年來之古法。專以四書六經。爲攀躋青雲之階梯。科目中加入數學。僅在前數年。教育無新思想。學政無所統一。泥古者尊。通今者賤。欲以當日進月新之狀。

教育。是以弓餘而戰新選之銃器。未有不敗者也。

按此謂支那教育。有世界教育。無國家教育。有哲學。無國家學。皆深中支那之病源。至于尊古抑今。尤爲弱中國之大寇。蓋中國三千年來。人民思想不得自由。言論不得自由。行爲不得自由。皆爲古說所困。困之既久。無進步之思想。無圖外之思想。人民祇知自了其身。由是國家思想。政治思想。亦泯然滅絕矣。而一國之精神。乃爾頹散腐敗。如此尙可以爲國哉。願吾中國人。三復斯言而知警也。

至于財政。此帝國政府。今日尙未有公示國庫之收支預算決算者也。同一地租。而南北異其率。販賣官職。以爲國家收支之要着。雖近年漸爲廢止。而酬金之脅迫。爵位之下嚮。今尙依然。視爲國家收入之一部。四億人口之帝國。其收入約一億兩。以我通貨而換算之。不過一億二三千萬圓。夫國家之收入租稅。儉薄如斯。則人民宜歡呼而頌祝矣。乃吾所聞事實。竟有不然者。則人民重貢納。政府輕收入。有居于政府人民中間之百萬虎狼。橫噬租稅之多分云。

按中國地大人衆。而歲之所入。乃不能與日本相敵。由于不通西人經濟之學。理財之法也。羅掘無術。乃至賣官鬻爵。卒亦飽虎狼之腹。無政甚矣。

交通機關者。軍事上經濟上之所最要也。近年中國國內。雖電線延長。大有進步。而道路不

便。郵便未善。有如我國封建時代。至鐵道事業。尤有可笑可歎者。上海吳淞間十二哩之鐵道。敷設將全。一日而破壞之。北京漢口間之鐵道。十年前皇帝命李鴻章張之洞。爲敷設工事之監督。至今未聞着手。四億人口四百二十萬方哩之帝國。而鐵軌公道之所通完全無缺者。僅山海關北京間而已。夫旅順威海衛者。渤海之門戶也。清國早棄其所有。一朝有事。如何運軍隊糧食哉。軍備不修。日清戰爭可以證之。法律不能保護人之身體財產。可以外國治外法權儼然行于支那一事證之。

要之。此老大帝國之內政。幾有土崩之勢。其未衰滅者。以歐洲之嫉妬心互相牽制。愛親覺羅氏之城廓。不過僅延其命脉耳。聞六國平和會議。保友國之平和。使清國整理其內政。成國家之團體。則此帝國庶幾其不消滅乎。

余輩于內閣對支那政國。或主分割。或主保存。未有確聞。雖然。自日本今日之形勢而推。內閣無謀。不能爲分割之說者也。余輩同爲保存說者。試思我政府之方針如何。保存支那乎。政府宜進而開六國平和會議。以防外部之侵略。一方以好意開導彼政府及人民。施改良內政之策。若迫于清國分割之衰運。不講救之之術。徒坐視傍觀。如封建鎖國時代。如近日朝野之間。登非支那雜居說。則斷斷乎宜排斥者也。

爲靈苦之格言曰。權利之目的者。平和也。其手段者。戰爭也。以今日之事。爲之豈不然哉。豈不然哉。夫世界上。各人與各國。皆有權利。不可侵奪。苟異其生活。異其利害。而欲侵人之權利。侵之不絕。必至于戰爭不絕。蓋侵害人之權利者。人皆有抗拒之責也。苟因循忍受。不起戰爭。是縱世間強暴者之橫行耳。故真正之平和。各能有防衛其權利之力。完全無憾。始可得也。如伊靈苦氏。痛論權利被人侵害而不能抵抗者。譬之戰線。見負於敵。其言雖激。其理則有然者。今世界各國。孰不望平和哉。然其於武備。尤汲汲也。歐洲列強。苦軍費之繁重。想望平和之辭。日增月盛。雖然。其望平和之情。雖甚切。其聲雖甚大。而所謂萬國平和會議。如演一場兒戲。以霸權赫灼之俄國爲之提倡。卒至無一錢之價值者。何哉。無他。日耳曼大使及副使等所揚言論。絕無忌憚。暴露各國之真意隱情。於是各國皆不能不脫却其假面矣。然各國之真意隱情。今日尙不棄侵略主義。其所謂平和者。特不過歐洲之平和。其於歐洲之外。侵略之意嚮。直熊熊炎炎。不可嚮邇。於東亞大陸_{指中}尤危如累卵者也。吾人於萬國平和會議。雖未敢謂其毫無成功。而見其如斯兒戲。豈可不悚然猛省。瞿然發警哉。蓋今日歐洲列強。皆奉侵略主義。侵畧之初。必先侵害人之權利。暗昧懦弱之邦。一有交涉。雖于政治義理。大違法則者。必毅然而加之。如歐洲列強。侵畧勢力。向東亞大陸洶湧而來是也。然若祇見歐洲小康。遂謂列強非奉侵略主義者。是不知形勢之變。形勢之變者何。侵畧方法

之變化是也。

侵略有急激。有柔緩。有間歇。其手段隨時勢而變更。雖有不同。至其侵略目的。則百變而不

離其宗也。

即歸着於侵略

一朝失利。鑒兵漂血。亡其國。降其民。是侵略之急激者也。往古人智未進。

世運未開。其侵略莫不如是。至于近世。列強對峙。力相匹。勢相敵。急激侵略。覺其難行。自俄普奧三國分割波蘭以後。歐洲全土。無復一國之邱墟者。何則。各國抵抗力之堅強。不許妄侵害權利之故也。始以通商貿易。繼以雜居植民。終收攬其政治與理財之勢力。使人不覺亡滅而亡滅者。是侵略柔緩之者也。遠則如英法於埃及。近則如美國於布哇。其最顯著者也。或以柔緩。或以急激。寬猛剛柔。從時應勢。終達其目的者。是間歇之侵略者也。如俄於西比利亞。英於印度。英法德各國於阿非利加。可謂稍近於此。急激侵略。爲侵略之強暴者。柔緩侵略。爲侵略之婉曲者。而間歇之侵略。則最巧詐者也。輓近列國。皆忌侵略之名。急激侵略。已無直行之者。雖俄國數十年間。三加大兵於土耳其。普國十年間。擊奧又擊法。畢竟出於維持歐洲平和之念。故非敢因襲侵略主義。苟有薄弱無力之邦。雖好平和如美國。亦與西班牙開戰。遂有征非律賓之舉。雖然。列強近時所執之政略。默契暗合。概有柔緩侵略之志向。至妄行其急激性者。唯於不得已時用之而已。譬如于持滿不發之間。制人。世人因此往往謂列強不復奉侵略主義。是不察之甚者也。不見今日列強逐鹿場之支那乎。假

使峻拒其要求。彼忽叫號跳踉。露其爪牙。張其羽翼。而向之也明矣。如斯亦何有平和乎。苟知侵略存於平和。亦不難知。今日列強之對東亞政略之何如矣。人之病也。死於急激之疾者少。死於柔緩之疾者多。國於東亞者。亦宜戒懼惕勵哉。

歐洲國民戰爭之勢漸窮。列強對峙之形勢生也。列強共悟於歐洲之小天地。而共爭咫尺之甚愚。互思伸其力於他洲。于是有所謂殖民政略者。列強所不約而同者也。於是乎初則亞非利加。南北亞美利加。繼則小亞細亞。澳洲及南洋諸島。猶未瓜分豆剖。隸於列強之版圖者。皆其所爭而拏攫爬搔也。及日清戰役。忽呈支那無力無主之觀。列強乃競向之而利其侵略之鋒。今日支那國力之薄弱。伯仲往時之印度。絕無抵抗之力。雖分割之爲殖民地。亦復不難也。但強國利害。互相衝突。互相猜嫉。有不許之者。亦忌其名之不美。故陽先稱租借港灣。控扼其沿岸之要地。次第亦於各內地要取鐵路布設之權。遂劃定勢力圈。而今各國皆用全力於鐵路。更無說急激分割者。是果無分割之意志乎。吁。豈其然乎。吾輩今稱之爲鐵路政略。亦實柔緩侵略之一變態也。

柔緩侵略者。嘗一冒殖民政略之名。掩飾其侵略性質。而今復冒鐵路政略之名。其掩更增一層之巧。今一言說破之。鐵路政畧。即殖民政略也。殖民政略。即侵略主義也。不見德人租借膠州灣一帶之地乎。公然稱殖民地。吾人唯知德國租借彼地。未聞歸其占領也。而彼自

公稱如此。豈非眼中無中國者乎。如英、如法、如俄。未聞有如德之公稱而不憚者。然其實最爲蔑視支那者也。如俄之經營滿洲。竟與西伯利亞同視。其軍隊往返不絕。視支那之歸其主權內也明矣。夫鐵路政畧。其目尙淺。不過始初着手。尙且如斯。若成工之後。其利權皆歸列強之把握者。其形勢果何如。其行政之名。雖假出於中國政府之手。而財政之實權。全落於歐人之手。遂至左右其行政之實權矣。至於此時。尙謂非分割。非殖民地。無侵略之意志。其誰信之。況鐵路政畧之已奏其功。漸進其兵於內地。干涉其行政。如德之於膠洲。非勢之尤易觀乎。而今所謂鐵路政畧。方及朝鮮之半島。觀德國親王之來韓。熱心欲得元山。北韓與俄界相鐵路之權。人或以此與美人之仁川。距韓城七里而進線。法人之義洲線。同一視之。謂僅出於德商烏阿兒他。一輩投機射利之心。是迂之甚者也。觀亨利親王於京城。現對京元線。不辭勞苦。跋涉數十里之山谷。而察視堂峴之金坑。其熱心何如乎。故吾輩以德人京元線之要求。不得不謂爲支那鐵路政畧之餘波。夫然。鐵路政畧。今列強於東亞大陸。柔緩侵略之獨一手段也。

英國之統御印度也。其術甚巧。印度之亡久矣。於其內地。今日尙有侯國。有王國。而英國於印度則稱帝。所以能得統一。俾無紛亂者。以此故也。又不敢盡滅其內地之諸部落。而時時與之以古拙不適用之兵器等。買其歡心。其海岸線之地方。必自古領之。決不使印度人接。

海岸而有領土。故印度人者。自在英國之樊籠中。不得與海外交通之便。祇立於形勢上全被控扼之地者也。是英國迄于今日。能統御印度而不來抵抗。大政略之所存也。而今對支那者。非獨一英國。而其形勢漸有近似印度者。法于兩廣。德於山東。俄於遼東。英於楊子江水域一帶之地。雖未至如英於印度。要港良灣之銼鎗。既皆非支那之有。謂海岸線之地帶。概被制死命於他人。亦無不可也。當英公使某氏。要請威海衛之時。清國大臣言曰。若許其要請。各國之要請。亦從而至。要港良灣。從此盡失。欲行拒絕之。然其言不過口實。其時亦既已大晚。雖然。今日支那深憂大患之形勢。則彼言盡之矣。今支那海軍要港。殆無一焉。夫於海洋時代。國於海岸線之地帶。縱令地大物博。不有要港良灣於其掌中。譬若無爪足之蟹。無論進退動靜。常被制於他。甚至爲刎上之物者也。

故東亞大局之最可憂者。不在彼急激侵略。而在柔緩侵略。而今列強之對支那。用其柔緩侵略手段者。即在以鐵路政略及海岸占領政略。包圍而攻之。苟支那永不猛省。英斷無寸兵尺鐵之動。不自覺亡滅而滅亡。何必勢急激侵略手段乎。況時至機熱。而後用急激手段者。猶摧枯拉朽耳。唯夫支那之地大物博。人口繁多。海岸之良灣。雖多附於他人。尙非全失海岸線也。若強而求之。豈無良軍港乎。其要港實權。雖概在他人。商業運營。仍有許多之自由。若至其鐵路。其既與於他人者。二三之幹線而已。若支那今日真能奮發。豈無可興之道。

哉。要之今日支那之覺。在不自奮。

東亞大陸之憂。不止東亞大陸之憂。亦實我國之憂也。支那朝鮮。果招柔緩之亡滅。我國豈獨得安全哉。列強之對東亞大陸政略。既在於柔緩侵略手段。我國於此。亦可無他政略乎。支那之自奮。自強與否。支那自身之事也。非徒自外附以膏藥。可得治療之。我國宜先於隣火未及之時。講所以豫防之之手段。雖然。吾輩非敢漫然徒說日清同盟者。何則。同盟者。非獨彼我互同利害。故可得成立。亦實彼我共有緩急相救之實力。始可成立者也。蓋列國修好。玉帛相會於其中。特兩國若數國。特相同盟。則固以對抗他國爲意旨者。即與他國不得。不生親疎之別。例如對俄法同盟。而有德奧意之三國同盟。亦如對俄土戰爭。則有英法奧意之同盟。而吾輩於今日。不認與清國特結同盟之利益。亦實與清國不有特親。與他特疎之關係也。故近時流布世間日清同盟之風說。決非有根據者。縱令清人中。或有抱其希望之人。我國人決無抱此妄想者也。唯夫支那與我國。境域相隣。人文相近。利害之形勢。亦相牽連。故我國人與支那人。自與列國人之於支那。不無所異。故我國人殊以隣人之交誼。促彼支那之自奮。扶其自強。使備列強之柔緩侵略者。隣邦本然之責任。即以救支那之禍。亦實所以救己禍也。然則吾人之對列強。亦不必存其謙讓。吾人固非云干涉支那之內政。唯望彼支那顧問我國人。招聘我政治家經濟家技術家爲教師。我國人何必辭之乎。以東洋

之先進自任。我國人宜應其招聘。贊助其自奮自強之事業。不徒然也。我國民與支那國民。爲經濟上之協力。謀社會上之一致。於啓發其文運。開導其風氣。不特有難逃之責務。亦實有權利之所在也。我國宜於支那朝鮮。能擴張我勢力圈。其鐵路權。其海岸線。我必要置於勢力圈之內。決非與列強同侵略之目的。蓋救援的手段上不得已者也。何則。我國固非有侵略的意思。苟於支那朝鮮之土地。支那朝鮮之利柄。在我國之掌中。猶與在於支那朝鮮之掌中同也。苟至自奮自強能抵抗他之時。再歸其掌中可也。要而言之。支那朝鮮。不持之利柄。我國不可不暫代持之。

夫然如柔緩的病症。要柔緩的治療。柔緩的侵略。亦要柔緩的防禦。雖然柔緩的侵略之一變。而爲急激的。亦不能限於何時。我國亦宜不可怠急激的防禦之準備也。

記者曰。中國有冥頑黨焉。動曰彼談時務者。每以外人瓜分爲憂。而不見外人即來瓜分。爲此說者。亦可謂妖言惑衆矣。而不知列國專用柔緩政策。先將全國鐵道礦產。港灣財政。次序收扼于其掌中。浸淫歲月。精華吸盡。然後舉而滅之。如摧枯拉朽耳。此所謂無瓜分之名。而有瓜分之實也。其禍更烈于即時瓜分矣。蓋列國若驟來瓜分。則人人有亡國破家之慘。刺激于心。必動義憤而與之決死。戰爭一起。材智奮出。或猶未至盡亡。若用柔緩政略。則知危者二。不知者八。岷蚩蚩。天夢夢。重圍已合。而始欲破圍。羈輓已固。而後圖

十年。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以是列國方在于焦心悶慮之間。

無端忽遇我日本有中東之役。陡然得此絕大而老朽之支那。提出於人人耳目之前。而此支那帝國者。雖云一帝國。實世界之一大陸也。其地在寒暑之中帶。而其土世界之寶藏也。地層之表裏。堆積無盡之富。待時而開者也。加以其住民雖非達于文明之高度。四世紀來無此社會。而自其富之度而言。則受用廣大者也。自其人之性而言。則勤勉實業者也。使注入歐洲之汪溢資本。吸收充積工業。並用此土著人民。使開發廣土之寶藏。可得舉偏地無盡之原料。如近年新發見之緬倫尼甫地。金礦在美洲全歐洲列國爭赴之。其勢有如黃河之決大堤也。

自爾概觀彼歐洲列強之獲得權利與利益于支那大陸上乎。
俄國

第一得同盟法國之贊。而引受四億佛郎之清國國債。

第二以二十五年間之期限。借受旅順及大連灣。且得施防備之權利。

第三得滿洲貫串鐵道敷設之權利。此線自伯都訥經寧古塔而達浦鹽者。而得本線之敷設權。同時又得本線中之自吉林至旅順及大連灣支線敷設權。

第四得以上之鐵道線。沿道用己國之軍隊保護之權利。

英國

第一使悉開放支那帝國內之諸河川。

第二得對於支那英國之貿易額冠于他列國之貿易額間。清國海關稅務司羅巴圖赫德之繼嗣者。常由英國之臣民中任之之特許。

第四取楊子江流域之地。不讓與他強國之特約。

第三得以旅順及大連灣之在俄國手中者。同一條件而借受威海衛之權利。

第五於德國之東亞銀行。共同上海銀行。引受四億佛郎之清國國債。

第六制支那緬甸國境。劃定條約之批准。同時得由緬甸迄雲南鐵道延長之權利。

第七得併香港及九龍之一帶刺母馬島。及能他柯島。并包含其附近之諸島嶼。并大鵬灣及深圳灣九十九年間借受之讓與。

第八得南京上海杭州寧波間。及南京漢口間等許多之鐵路權。

德國

第一得借受膠州灣九十九年。及其近傍一切緊要施設之權利。

第二得山東鐵道之敷設權。

第三得於以上地方開掘礦山之權利。

法國

第一制支那東京國境劃定條約之批准。

第二得老撾雲南間鐵道敷設權。以於俄國滿洲貫串鐵道同一條件。用已國之軍隊保

護鐵道沿道之權利。又得以德國於山東同一條件於雲南鑛山開墾權。

同時又得諒山、龍州、南寧、卑鮮間及北海南寧間三線路鐵道敷設權。

第三取廣東廣西雲南及海南島不讓與他國之特約。

第四以於德國之膠州灣同一條件。借受廣州灣九十九年。

第五得清國郵政總務司由法國之臣民任用之之特許。

以上舉今日公然決定者而已。其他日本意國及美國之近頃更來入于局面。又奧國之新欲伸手足。此亦何由而然乎。無他。歐美之資本與工業力。各索其吐口。不外驅國趕赴之耳。顧視我日本之地勢如何。島國上之小嶽國也。雖古來以農建國。此幅員狹小。而其三分有二。地勢屬于山嶽。今後可得謂以農興國歟。

惟交通之所頻至。大勢之所將去。我貿易對於歐美。亦可漸次有增進而無減退。雖然。歐美之所受用。概若原料。非距原料甚遠之蠶製品也。否則長于日用少許之美術品之類而已。日本欲一旦以工業國立于世界乎。永若此原料若此蠶製品。以少許之美術品供給之者。

而必不可不甘也。自得于歐美之新知識。不可不出于興新工業之舉。雖然此新工業也。既得于歐洲新工業之結果。則使歐美列國受用之者。於事理甚難也。去難就易。用力少而收功多。人與國之所擇取也。然則此新工業之大吐口。不干東亞索之于何索之哉。列國競爭。不干支那爭之于何爭之哉。

支那大陸。我工業之一大吐口。又我商業之至要販圖也。然則對于此。假令非競爭國。亦宜專心一意。勉力經營之。況於列國競爭而赴于此哉。抑列國皆爭赴于此一大陸。從事于各自之權利及利益之分領。既概舉之如上。而今日爲列國之所經營如何哉。或有勉于各種鑛山之發見。則有既發見之着手于其開墾。或有試鐵道鐵線之踏查。則有既踏查之始開其敷設。或有精查受用之品類。從事于供給之。則有選擇資本之投處。圖議集合之。概而言之。則今日之支那大陸者。歐州之經世家技術家資本家工業家及商業家等之一新馳逐場也。而此皆隨國而進。又無非國之自磨而使進者。

今夫是等之列國。皆無非於我工業之大吐口競爭。就中如德國。我之所認爲最戒心之一大勁敵者也。蓋彼德國尤後于歐洲之列強。而進入于工業之競爭者。故其勢不唯與英法等。敢所不敢。以不可不開工業之一生。而於是於現世界察生存困厄之實情。價格最廉。并出製造之製品。用此而惹四方之受用。以勉擴其德國工業之販圖者也。既用之而歷法奧。

河川、港灣、鑛山、農產及蠶絲等。歸而獻策于政府。兼啓誘國人。於是法國有極東政策上確實之方針。看昨年來法國對支那政策。非着着進步乎。

惟着眼于東亞之經營。提唱者如東亞協會。如東亞同文會。企圖商業發達。從實行之者。如實業團體。當交通之衝路。爲媒介百貨之吞吐者。如日本郵船會社。如大阪商船會社。如東洋漁船會社。把握金融之樞軸。事業之動力。如日本銀行。如正金銀行。有爲助成鑄冶人物事業之發達者。如商業學校。如職工學校。又有亘于支那大陸全體至密之關係者。如東京、京都、大阪、橫濱、神戶、長崎、函館、諸市。其他以地方之特產有大關係于彼岸貿易之市亦不少。以上試舉其一班而已。由是等之協會、團體、社會、銀行、學校、商業會議所等。出各委員以調查之。必要者專門家、實驗家、技師、通譯等航于彼岸。於我實業上之區域。加各種之實查。將來我商工之發達上。實不少小。可有效果無疑。誠備東邦協會之一員者。揭唱協會之先。得公共之協贊。而調查會之創設。至觀調查之實行。不堪翹望。至若其調查之區域。調查之事項。待會之成立。更有所獻替。

一期以上之實行。爲東邦協會置支那調查會之準備會。

二準備委員。任東邦協會會頭之指命。

三準備會者。任交涉于各種公私團體。迄至調查會之設立之事業。

英人對清意見

九月刊行之時事評論。其中國問題中。有曰於清國白人之責任之題目。其論曰。德與法對清之慣用手段。全用專橫之手段。以迫臨清國。畢竟自受清國人民之大反對。至于不可制御。此非策之上者也。故我英之政略。倘異日清國之局面破壞。我英國至於不得已而占領清國。則宜悉舉楊子江一帶以盡占領之。其臨之之方法。不可學德法二國之用專橫手段。想楊子江沿岸地方既歸我英國保護。其行政之責任。務開拓擴充之。計於商業上之利益。當必然不難。

其論者又進其方法曰。我輩初統治清國。宜用清國之方法。以治清國人民。除人民之不自願變法之外。不可強施急激之變法。如此。則清國之民不與我反對。自安然入我之羈縛。甘心服悅而不自知也。豈不遠出于急激專橫之政策哉。

譯者曰。歐洲害人之術。倣如妖魅之祟人。不直殺之。至必陽託相親。而陰用腹剝。及其膏血精髓既將衰竭。然後現其猙獰惡怪之狀。此時欺侮屠戮。一任其所施矣。諺曰。笑臉殺人尤利於劍。其歐人之謂乎。

夫所謂有形之瓜分與無形之瓜分者。不過對政府之策耳。至此有形之羈縛與無形之羈縛。則直對四百兆民之各個人矣。何謂有形之羈縛。如法人之施

於越南與高雷二州間。俄人之施于旅順大連等之手段是也。何謂無形之羈縛。如英人所欲施之手段是也。有形之羈縛。人猶知之。或因而自爲激發。則事尙有望。若夫無形之羈縛。令人入乎其間而不自知。雖或知之。殆亦晚矣。不更比有形之羈縛甚乎。

又曰我將來制治清國。於各省督撫。則與之厚祿。使之不誅求人民盜竊公財。於重要之地。則多置大砲。團聚陸兵。以備緩急不虞之事。陸軍多用清國人。而將官則用英人。以統率所招之清兵。別置英國人一名。令爲督撫之顧問。一切政務專聽其所指揮。能行此方法。不數年則清國所有關係重要之地位。漸漸皆代以英人。於是無論楊子江一帶各省。皆爲我統治矣。

譯者按英國昔日之滅埃及。純是用此手段。盡握其國之主權。則國未有不隨之而亡者。埃及中其毒已深。後雖悔之。亦已晚矣。以亞拉飛之雄。猶爲所挫敗。今日南阿非利加洲杜蘭斯哇兒國。亦爲主權之故。不得已起而以螳臂當之。非不量力也。與其坐聽其滅亡。寧爲戰死而已。故歐洲各國實如毒蛇中之深者固必死。即淺者亦甚危矣。觀我中國。可不令人寒心。

外國人或笑曰。此法美則美矣。奈今日或不能遂行之何。雖然。我輩於清國之地。不欲拘執白人之責任與否。然爲時勢所推移。於早晚間自不容不執白人之責任。此勢之必至。理所

當然者也。當今之時。其隨清之政策。最善者莫如此矣。雖然。此將來之事。姑置勿論。就今時所當施者觀之。尙有可行之策。揚子江沿岸地方。其無賴之匪徒。往往蜂起而假害英國臣民之生命財產。不可不置少數之陸軍。然以予觀之。英國若爲此事。亦可借助于俄軍。此非不可行之策也。若欲依其兵。則英俄兩國必先將苦利美亞之夙怨。盡去。除于胸臆之中。而修和好。

論者更說一方法。令英國公使館。能通曉清國之事情。其謀曰。我輩英國人在清國地方者。比列國爲最多。其知清國各地之事情者不少。且各地皆有我英國之宣教師。今北京之英國公使館。若能常就此等之宣教師。一一徵究各地之事情。彼等悅應之。而彼常與清國相接近。必然無所不知。但英國公使館不聽我輩宣教師之說。從來未嘗求彼等之說耳。論者不知何人。因其自慝己名。故無由知之。然亦是一英人之說。即此可以推其一國之輿論矣。

清國與世界之安危

添田壽一

外交與內政孰重。必曰外交重矣。蓋內政有時可改革。而外交則一悞難挽。悔莫可追。如海參崴一役。既成遺憾。幸世人今日多着眼于外交。以對清問題爲稍重。其對清之策。多有以同種同文。輔車唇齒。宜極力扶持之說者。是雖頗可嘉。然求其有一遠大之策。實能保全清

國者實少也。故敢畧陳鄙見。一以警醒本國內之黨派。免眩惑小利而至兄弟鬩牆各相分裂。一以資講究對清策者之參考。然今日清國之大勢加迫。今既經調查研究。正當求着手實行也。愚故爲此以喚醒世人之注意。

一曰外交之變遷。於上古之競爭。是因入種之有異同也。如羅馬之法制等可證矣。繼則因宗教異同。而爲列國離合之標準。如彼十字軍之役。是其尤著者也。至若中世之爭奪。其原因多不過以君位之取奪。及婚姻之左右而已。降及近世。自經拿破崙蹂躪以後。歐洲各國講求善後之策。於是以權力平均爲主眼。而今也則又不然。將權力平均之主義。一反而爲國家利益主義。國家利益主義者。是各自謀進取。強掠外國以利益己國。權力平均主義正與之相反。是求各人權力平均。使各自守而不相使也。故今不可持往日人種宗教及權力平均時之大勢。而衡諸今日也。如今日欲制外交上全局之勝利。必須國論政策定一。舉國一致。國民爲外交官之後盾。使皆有國家之思想。國民皆知己國是我國民所共有之物。非一人與數人所能獨據也。而政府與當局者亦不可如專制時代。濫自鎮壓國論。國民之當利用之。與同講外交政策。以禦外侮。

二曰變遷之原因。外交變遷之故。直歐洲產物革命之結果耳。物產繁盛無地消售之則必另創新局面而爲消售之場。日本人稱之爲物產革命。意改革舊局面而鼎新之意也。然推原其故。是因格致發明。日促農工業之發達。擴充無已。蓋土地繁殖。生產力愈增。而人口亦從之而增加。且代人力之器。於是先進之國。不能無土地不足

與消場隘狹之患。歐洲各國皆已膨脹。正如水之滿溢。稍低缺者則被其侵入。于是殖民之政策起。工業既覓得消場。因而保護產業。獎勵航海。以至有關稅之爭。如拿破崙之大陸同盟也。工商之中心點既移於法國。英國之貿易因成一大衝擊。又如德國之關稅同盟。皆欲以保持工商之業也。宜乎今日外交者之主眼。當求擴充殖民之地。與工物之大消場矣。如彼南北美洲及南洋諸島中之未開國。皆列強之啄下粒耳。其欲遂遂。豈有厭哉。

三曰外交燒點之轉移。

燒點者利害所及之處也。如火之所燃及。

列強之勢。燎原無已。撲滅甚難。今又延及于清國。

清國之人口繁多。土地廣大。貿易上之大新富源。而列強所垂涎注目之地也。則清國實爲外交上之中心點。曩嘗以土耳其爲世界外交中心點。今其勢東漸。而及於我友邦矣。俄法德等國。經營清國。惟日不足。以求廣伸其利益。即不求擴張版圖之英美。亦以貿易之故。而注目于清國。甚至絕不相及之意。與小國亦躍躍然欲染其指。清國其岌岌乎殆哉。

四曰日本之地位。返而更考我日本之地位如何。我國人口與工業逐年增加。而清國與

我最相近。且民俗用品

民人之風俗所好用之物品。

之嗜好與我相同。我所製作之品物無一不適彼之用。

是則支那者乃我國之最大市場也。豈易得哉。故支那之一動一靜。於我國財政上之消長。實相關係也。如是。則清國不可不保全。夫曰保全清國者。非特利於清國也。而我日本亦有與焉。寔假不幸而清國被列強所剖分斥割。則列強必各自務擴充其本國之利益。運已國

之貨於所據得之地。且禁制別國之商品入口。又有關稅等之阻碍。則其利盡爲列強所壟斷而我日本之蒙其害。豈淺鮮哉。不審惟是。且經濟即財以外之危害。亦總不堪懸想也。故彼英美人之欲支那門戶開放者。其利害亦稍明此故也。然我與英美於清國之利害關係。又終不可同語。在彼則間接之關係耳。則接者是隔一重也其利害非直遞到而於我日本則是直接之關係矣。如同室比戶中有災則家人鄰舍必同其影響。故支那之安危。又即我國之安危也。誠如是。則吾小之首唱保全清國者。不啻不立於主唱同盟。主唱同盟是倡主兩國相同盟也之地位。又我日本之主義。似祈支那能自保耳。匪敢有他咎。故我欲將此真意以剖告之。使彼此之間。泯其疑跡。目清間之障交。及兩國人民之交際。上宜更加一層親切。多派有志之士遊歷清國。又厚遇彼之來遊者。則彼此之情疏通。而相交益厚矣。我邦人之所宜注意者。是當以親厚待清國人。吾人今所以通弊對歐人則畏散失度。遇清國人則藐視輕侮。夫我國之風俗。當令人光明不侮。寡不畏強。禦之義。見強者固不可屈。而見弱者又不可侮之。故遇清國人不可不生其憐弱之心也。又我國民不可徒甘在己國內互爭小利。當與清國人合力經營各種事業。鑛山、鐵道、航海、製作、銀行等。以扶植實益。於無事之時。偷逢機會。則藉以伸張其利權。或間有微嫌。則當學英法之所慣行者。國民先在外國樹立事業。國家從而助成之。政府又於各通商地。努力以求占有益。而人民則以不能承之爲自省。此論乃今日外

國之所秉持者也。

五曰同盟之必要。由是觀之。支那之保全之策。於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爲我國外交上之一大方針也。然對清國之大任。一人當之則勞多而功少。故必須更得一主強國爲之左右而後可。夫同盟之國。又必得利害關係相同者。然後可持永久。雖然。此難言也。宇內諸國。誰與可任此哉。若無一定之主見。而誤與漂泊之國。執八面主義者共事。至一朝有事之時。至貽解體孤立。此不可不慎也。

六曰保全之方法。夫清國之土地。被列強所分割。礦山、鐵道、銀行等。其利益被其占掠。我又豈可傍觀屏諸局外。況有福建全省不讓與人之約哉。但祈我日本朝野一心。眼光照于國外。遠察未然。宗旨確立。此外交政策之最宜者也。今後清國之民。洞察大勢。覺破迷夢。能飄然奮起。振真正獨立之精神。則我當獨力或依同盟。以防止其外部之危。此商業國中之友邦之義務也。然而欲防止其外部之危。又必要其自能察大勢。審危機。具文明之利器。教育、鐵道、電線、警察、兵備、幣制、財政及其他各業。必加勉講究。煥然一新。于是乎其可也。若依然如今日之冥頑。迷罔不醒。腐敗搖動。不統一之狀態不脫。則且晚間斷難免外人之侵入。故爲支那計。即宜及今選派國之人才。使遊學他國。練習各種文明事業。又國民教育之方法。同時並改。教授適於時勢之學術。以廣養人才。他日自可爲本國指中國經營之貲也。至若

學生之留學者。則最便宜者莫在我日本。今述其利益於左。

- 一、土地接近。不至有父母親族之障隔。
- 二、物價低廉。旅費不至多費。
- 三、同文同種。故語學之練習不至甚困難。

七日文化與蠻力

即文明與野蠻

試由其所採之方針。而區別字內之強國。不外如左之二種。

甲種、

內重民權。布良政。啓誘人民之智力。使之發達。培養生產。外主平和。圖文明之開啓。及貿易之擴張。於本國之各地。盡力布文明之施設。

乙種、

尊權壓制。君權肆濫。無憚失於武斷。乘他國之虛。縱其蠶食之欲。民智壓制。貿易交通不能自由。於土地內一概文明之施設不相容。

甲者文明之目的。乙者野蠻之主義也。二者相冰炭不容。今後於兩者之間衝突日甚。其衝突之處。爆裂於支那海與清國平原沃野之間。故欲保全支那。必須使其盡去乙種之性。而進於甲種。則猶可治安。不然。則終陷于黑暗之世界矣。夫保全清國者。非特爲同種同文之人。與東洋之平和而已。抑亦人類之幸福。關係世界將來之最大問題也。故謂支那之安危。即世界之安危亦無不可。

自甲午之戰以後。中國政府支絀之形。突然現出。列強侵略政策。頓形跋扈。膠州灣、旅順口、大連灣、廣州灣、威海衛諸地。次第被人占據。又忽有掌握滿洲鐵道權者。掌握蘆漢鐵道權者。掌握津鎮鐵道權者。及掌握其他各鐵道權者。要之其種種手段。皆柔緩侵略。隱約潛進。使受者不知。以成不川兵戈之分割之勢也。今世人以中華帝國爲第二之阿非利加。豈不然乎。歐洲之弱邦。如意大利如比利時。亦效顰俄德。不以英人對中國之策爲然。至出而與英俄協商。分割之形。殆有不能免之慨。雖然。形勢之變遷。決非一朝一夕之故。然今日之中國。雖極衰弱。其土地之廣大。人口之衆多。定非可與非洲並目而視。而列強之勢力。雖駸駸東邁。亦有所不足。其鞭雖長。究難及馬腹也。自膠州被占領。英俄協商以成。列強之對中國。侵略之力。猛進一步。各求擴充其勢力。占領其要港。掌握其鐵道權。要訂有利益之約。近日無大變動者。以其經營於此。不暇及其他。俟其勢力既充足之後。再爲急激侵略。此意中事耳。今日中國之形狀。恰當危病略甦之時。病者值此際。正宜發奮其精神。擬養其體魄。延良醫以療之。服良藥以治之。竭其精誠。安知不可驅彼二豎於膏肓乎。今列強之侵略。延一日進一步。得尺進尺。得寸進寸。殆所謂柔緩侵略者非耶。據港灣。握利權。是彼侵略之第一期。第一期將達於極度。吾恐其所望者。決不僅此而止。其第二期之侵略。必早晚可寓目矣。然則非友邦唱保全於外。志士唱維新於內以應之。決不能杜侵略之第二期。以重振中國。

國運。而保東洋平和局面矣。吾輩於是內考中國維新之氣運。外覽列邦保全之情形。果能有濟乎。未可知也。

英俄協商既成。世界大勢。遂傾注于東方。列強聯鋒並跡。遙遙作分割之形。使英俄爭競狀態。爲之一變。然中國分割之勢。雖漸逼近。而英俄爭競之形。尙相對峙也。近英國租威海衛。遙制長江一帶。及掌握內地諸鐵道權。雖不異俄德所爲。然猶唱保全主義。蓋英國自其對東政策之失敗。遂不能抑制俄占旅大德占膠州。因爭競上而占領威海衛。轉增加瓜分之勢。其意在保全。固無可疑。然其所以守保全主義者。豈有愛于中國哉。不過爲己國之利害計耳。其注意在獨攬中國利權。故保全主義始終不放過也。與英反對而堅持分割主義者。俄國其首魁也。於滿洲之經營。無一不可證其侵畧之策。法之經營南部。著著爲將來蠶食之計。德之經營山東。亦猶是耳。觀其於膠州。純然作殖民地看待。不可見乎。故以現在之形勢觀之。歐洲列強之對中國。不外二大策。一即分割政策。俄法德所主張者也。一即保全政策。英國所主張者也。如英國決然棄保全主義。而俄與法德合其宗旨。則中國之亡。可立足而待。東亞平和局面。必潰裂四出矣。故英國有事南阿。爭戰相持不解。旁觀者往往憂俄法德之有舉動。觀法之於廣州。恍惚有進第二期侵畧之概。決非偶然。雖然謂列強突作分割實跡。亦不得也。蓋英於南阿之戰爭。並不足以挫其全國勢力。日於其最稱雄之海軍。不能

舉動萬一。至其在東洋艦隊。尤不致少減色。彼俄法德者。又何從乘隙而施其暴哉。且美國近復唱保全主義。求與英日之意見合。其詳固不可得聞。要之其不取分割主義。則固無可疑矣。或謂當美與西戰爭時。英人常表美意。作爲標榜。而杜各國之置喙。今美國爲此舉動。殆亦因英與日戰爭。故出此以控制列國之置喙。以爲報惠地也。雖然是或然矣。但美之立國。原不持侵略主義。其於中國。決非存侵略土地之心。欲與英人同得商權之想望。蓋有之也。美國版圖。尙有廣漠之原野。其於布哇非律賓。畢竟不外爲太平洋上海權之根據。則其無侵略中國土地之心者宜也。然俄法亦豈能妄動計。俄爲財政所困。僅能以全力傾注西伯利鐵路及經營滿洲。其他則不暇顧。法則有國內黨訌之虞。德則有海軍欠缺之慮。第二期之侵略。今固不能遽行之也。況日本陸海軍備。整頓之道。不遺餘力。即無英美之助。亦可獨任保全中國之責耳。

然中國分割之局。既未成。至保全之策。雖未極其周備。亦可苟延旦夕。而日本之唱保全主義。與英美之唱保全主義。雖宗旨各異。而望中國之分割。則同出一轍。其所以保全之政策。靡有異也。吾人不必問其宗旨。苟同其政策足矣。故日本今日宜與同政策者互相提攜。以抑彼不同政策者。努力維持現在之局面。不使之決潰。能維持一日。即於中國維新氣運。益維新氣運。苟能發揚光大。豈無煥興稱雄之日乎。雖然。恃外人保全其力小。恃

自己保全其力大。恃外人保全者非保全。恃自己保全乃真保全。譬病者不自攝養。專倚藥方。必無濟矣。時哉不可失。是所深望于今日中國有志者。

觀之於外。保全中國之形勢既如斯已。苟內無革新氣運以應之。縱令有如何保全方法。終必成分割之局。若然則今日之保全策。猶庸醫投病者以補劑。徒延長其死期。而多其一番之苦痛耳。豈不愚哉。雖然。以吾人觀之。支那病症。尙不至於如斯。近數年來。迥非昔比。蓋甲午戰役。即痊症之妙劑也。其藥力最猛。功效最著。一時遍達全身。於是上下靡然。已知非革新不可。企革新之最盛者。尤推南部各省。下自士庶。上至督撫。沈夢若失。倣日本改革之論。聯與國同盟之說。其聲遍大江南北。雖以北京政府頑固舊黨之壓制。尙不能遏抑之。如前歲北京政變。維新黨雖被誅逐。然決不可謂爲一敗塗地。無恢復之一日。蓋治生於亂。不亂則不治。陰雨之後。必有皓皓之烈日。蔚藍之蒼穹。理固然也。今轉觀北京舊黨情形。頗似稍變。如前遣劉慶等來日本同盟之說。固出誕妄。然亦可窺其有維新之意。又謠傳北京政府欲聘伊藤侯襄理國事。及招矢野公使爲顧問官。豈全無因而然歟。蓋彼頑固者漸知國運將斬。非革新不足以維持之。覺投身俄國翼下。終不可恃。故有親依日本之舉動也。觀近時俄公使對北京政府情形。可據而徵之矣。曩剛毅南下。首於江南沮廢維新事業。而旋撤旋復。公然不懼其指斥排擠。可見某督非苟且補苴之輩可比也。而近歲以來。其士人遊學日

本者。逐日增多。如湖南廣東江蘇浙江湖北江西福建四川安徽北京之學生接踵而至。或由官派遣。或自備貲斧。此最可注目之一大盛舉也。邇來南部諸省。其士庶人民頗熱心中日交誼。競相親愛。於教育商業上思得日本人之援助。決非偶然。以此觀之。支那革新之氣運。殆足與外之保全形勢相應也。

夫然爲今之計。唯外以保全之策。助內之革新。於第二期侵畧未至之前。預備抵禦之方。免分割之禍。然日本以外。無能任此責者。亦無可任此責者。蓋英美雖持保全之議。究無實心興作中國革新氣運。即有其心。而人種不同。文字各異。無任此責之資格。今於外能終始持保全之策。於內扶助其革新氣運者。唯日本人而已。

中國問題論中里數哲英里

英人

本題之所包涵。廣濶無涯。故縷述事情。無復餘蘊。余於此題。草成數千言。以資有志者之考究。而題面既廣。紙面又狹。不免有文字單簡。紆迴曲折之譏。然亦所不辭也。蓋余之宗旨。在討論極東問題。而指陳其得失利害。揭出我英國之失策。非咎既往。乃以之戒將來。願我國人知東方問題狀態。而早爲善後之策焉。

千八百八十六年。即光緒十二年也。余有論曰。中法戰爭。萬國形勢。因之而轉移。而此轉移。中法二國未嘗注意也。然商業及殖民上之發達。相與並臻隆盛。促其發達之機者。法人爲

首而俄人助之也。形勢遂轉移者何。政略曰趨新奇。其張太東瀛問題。競爭太平洋之主權是也。太平洋主權。關列國之利害消長。故黨提此主權之國。必益強盛。失此主權之國。必趨於危弱。此至大之關鍵。將來不可不勇進奮鬥。英國之安危。實決於此。我國家之政治家。如以因循姑息之計畫處之。有辱全國良多。雖威名赫赫之英國。必至於墮落矣。是固不僅關本國及各殖民諸英人。亦關於散處天下之英人。此問題之重大如此。豈可玩忽哉。余吐露此說。雖已經過十餘載。自今思之。尤字字不虛也。

英國實爲亞細亞之帝國。而我英人鮮有知之者。可爲太息也。英之於亞細亞。其領地及屬國。面積二百五十萬方里有奇。人口二億七千萬。言語有二十餘種。本國人在亞洲隸軍籍者七萬五千人。工人之隸軍籍者十五萬人。海軍之權力冠於各國。唯日本可與匹敵。鐵道二萬一千里。陸地電線四萬七千里。海底電線二萬餘里。國債及官修鐵道之金額。一億五千萬餘磅。領地與外國貿易之額。每歲一億六千萬磅。其三分之一行於英本國之間。又亞洲諸國與歐洲間貿易之金額。每歲六千萬磅。其五分之四握於英人之手。地球各大埠。攬商務之主權者。亦多係英人。亞洲東部。及我澳洲殖民地間之貿易。今尚未大加擴充。將來必次第進步。以臻於盛大。今支那之外國貿易全額。英國居其七。即由三千二百萬磅以上。英國本土。與海峽殖民地。及暹羅中國。朝鮮。菲律賓。日本間。輸出輸入之總額。每歲過一億

三百年來。俄國之貿易。實超過印度。其貿易額。每年必在一千萬磅以上。英國於全世界之貿易。占其六分之一。誠可謂鉅大也。然今尙未推廣至於其極。將來日益發達。其額增至數十億。亦未可知。故吾人所以常留心籌畫。夢寐不忘耳。

俄國在亞洲之領地及屬國。面積七百萬方里。殆三倍於我國領地。雖然。其人口僅千八百萬餘。不及英國領地人口五分之一。且其地財源較英亦劣。此俄國侵略主義。所以向印度中國作猛進之勢也。今俄人以裏海沿岸爲根據地。擲多少人命。費多少財貨。經由中亞細亞。向印度而布設鐵道。開交通之利。又於西比利亞及黑龍江等處。速布成鐵道。以完全歐洲與太平洋之交通。俄國地位。逐日鞏固。其雄圖大略。獲施於中國印度之國境。占有東西海口。以爲用武之根據地。西比利亞鐵道之支線。竣工之期。亦將不遠。俄國之進步。誠足震驚宇內。至於與亞細亞東部。交通商業。則微之又微者也。

俄國日夜講求經營東洋之策。勇力起行實事。其勢日長。今自北極嚴寒之地。次第向太平洋。壓土耳其。迫印度。入中國。侵波斯。西自浦史發那史海峽。東迄黃海。七千六百里之廣。殷殷南進。如中亞細亞。及西比利亞。不過人烟稀薄。不毛之荒野。雖不足詳說其進步。然既已迫印度。中國國境。不可不常持諸心目中。也。俄人之最大宗旨。不在西比利亞。及中亞細亞。而在中國。印度二膏腴之地耳。即使勢不能無障阻之處。然其宗旨既定。雖歷數百年。亦確

乎不可拔也。

據俄國所揚言曰。我向東洋之進取。唯順自然之勢而已。故進取之勢。惟我國獨優。不能抑遏之也。雖然俄國之人口。非過衆多。無開拓疆土之理。其執爲口實者。則以上數言已耳。其宗旨則在併吞印度中國二富國。以開一大工商業場。其大欲則在擇良好港灣。以爲軍戎之根據地也。

法之領地。於中國交趾。二萬三千方里。人口百七十萬。於柬埔寨四萬方里。人口百萬。於安南東京二十五萬方里。人口千萬。總計約千三百萬人口。貿易額僅七百萬餘磅。而其大分在英人之手。要之法國商業雖不振。猶有衆多人民可恃。其精神所注。在政略不在商略。商業不過其虛名而已。然法國政略。搖動非常。舉措不一。人口不增加。財政頗形困難。法國之殖民地。其可爲白人住所者。亦憂然不可得。而法國武功。除亞爾熱利牙以外。皆歸失敗焉。或曰。法必不能設殖民地。余雖不深信之。然法之殖民與商民。決不敢立足極東。無容疑矣。蓋法國不如他國過滿之人口。及無種種藉口之詞。且更無設殖民地之意念也。雖然法如有志於東洋之爭競。足與各國並驅爭先。然其於東京。僅三稜州爲豐饒之地。餘則深山大澤。無人之僻地而已。故法國財政。每歲欠款頗鉅也。我英國擴張殖民地。以商業始。或以戰爭終。法則不然。以戰爭始。遂終無所得而止。我人則以詭計始。目的既不能使之達。則用其不

兵力。至於用兵力之時。必痛擊之而後已。雖然法國之於中國及印度。所懷蓄之深謀。世人之所熟知。即法國亦不秘之。俄人之籌畫。亦世人所能共曉。所未知悉者。歐洲之猜忌。及對敵之形勢。自土耳其及地中海東岸。擴張權力而迄于中國海。又俄法迫英領之印度國境。及英國來之東洋問題是也。十二年前。余豫言俄法同盟。次第逼近。今其勢力。果臻強盛。鞏固。印度之東北方。殆如累卵之危。誠可懼也。

中國人種侵略世界

日本竹越與三郎

竹越君於中東和局將成時。著一書。曰支那論。其志欲敗和局。全吞中國也。全書皆寫其妬意。此是其書之第四編。今略擇譯之以供衆覽。

中國人者。世界最易繁殖之人種也。彼等如鼠族一般。恰似自乘數之增加焉。三千年來二十四朝之歷史。無代不有革命。一殺人如草流血如河之歷史也。他國之戰鬪。雖常有殺人。而中國之戰鬪。則專以殺人爲榮。兵之所過。幾無噍類。其歷史之所謂太平者。乃當人民洗屠之後。壯者已死而少者尙幼。產物衆而人數寡。故人民厭亂而小安。實不過一時苟且之太平耳。雖然。彼當暫時之太平間。未幾而人口之數如故矣。經幾千百回之凶殘忍殺。加以瘴毒。腐疫。濕熱之疾病。飢寒之死亡。全不講衛生之術。醫藥則徒用草根木皮。如是之國。於四百二十九萬方里之中。尙有三億六千五百五十萬之人口。以講求技藝與衛生之歐洲比。

之。猶不過於三百八十萬方里之中。僅得三億五千七百萬人口。然則中國之人種。豈非最有膨脹力之人種哉。吾日本人之甚繁殖者。於明治二十四年。一平方里內有二百七十五人。全國皆大驚。俱謂不可不速求殖民地於海外。然以中國視之。據千八百九十年之調查。以彼四百二十萬方里之大國。一平方里之中。已容二百八十九人。以彼沍寒酷暑。不毛瘴毒。苛政惡習。洪水疾疫。參差不齊之國土。與我風光。和民政寬。技藝醫術。精明之國相比。其繁殖之度。猶過我焉。苟於六十二年之內。彼四億萬之民。更增一倍數。彼等將以何地爲殖民乎。雖或襲美洲之曠野。或辟非洲無人之地。然當其膨脹力之初發軔也。其侵略隊之鞭所先及者。必於黃海。中國海之外。自北緯五十度至南緯四十度之諸島乎。今中國正行其人種侵略於暹羅安南。實招法人之深恐。前法人加斯頓。蘭鐵兒之核算。暹羅人口一千萬之中。中國居其三分之一焉。於安南則土人屢退避於山間。而中國人泰然保有初連市。掘其商工之霸權。故法人稱之爲不可壓之人種。今法國之政治家。每思及將來。則慄然惶恐矣。

英之人初占馬來也。招五十名中國人居焉。今則繁殖至數十萬矣。故謂馬來爲中國人所。有亦無不可也。彼等又方將以南澳洲作第二箇暹羅。此地之政治家。大妬忌而痛斥之。遂效美國禁壓之法。于千八百五十一年。城多利亞洲初行排斥之例。各處遂尤而效焉。然其

壓力猶未甚也。至千八百七十八年克因斯蘭州效之。於是重施其暴力。每船搭載中國人。則一人抽十辨尼。一辨尼約華銀五仙人頭稅。及船載貨一噸。祇可搭載中國人一人。至千八百八十四年。則五十噸一人。一人抽三十辨尼人頭稅。既而各處又效尤之。皆務設苛至虐之法。以拒絕中國人。不使得越國門一步。又哥倫比亞故設許多刑律以隔之。使其一旦見罪。則另加以慘酷之刑。務欲令其人膝戰股栗。裹足而不敢踏其地。英人亞非根號請政府禁止中國人入港。於是各國又效之。德人結拉遮耳之論曰。吾等安古羅沙克倫。即歐洲人種之子孫。不可不各以絕大之力以拒中國人種也。英國之將軍倭耳斯禮。長髮賊之時奉命遊中國探情實評中國人爲馳奔之人種。曰。一時來則中國人種由西伯利亞、西藏、印度、委陀而侵略歐洲。俄不能拒。法不能守。漸而波及於歐洲。我英國當與美國結安古羅沙克倫之同盟。方可以當之。云云。此語雖或是外交家故意煽動之語。然其民無國家之依賴。無軍艦之保護。而出海外常五百萬人。每年能獲一億萬圓回本國。豚尾漢。日人呼中國人之輕薄語曰豚尾漢以其辨髮類豚尾也無籍者。無籍者亦笑中國人之語謂中國人之無政府可倚藉也此二語日人成爲俗談市上之小兒見中國人皆以此言罵甚至常有形於新聞紙中者之嘲笑之中。能獨自一箇吸收世界之富。亦不可盡輕侮也。況其國內山澤之利源未闢。文明之工藝未興。苟一旦開採之興起。之輪船鐵路縱橫國內。其財政吞吐之勢。正如洋海之汪洋無已。國愈富而人口愈益。人口愈益而國愈富。於是四億萬之民。一躍而爲五億萬。兩躍而爲六億萬。三躍而爲八億萬。人種之波濤。以

滔天之勢。將直向日本之預定地而決來也。

歐人皮亞順嘗料將來之局。爲後日白人之隱憂。其言曰。

中央亞細亞及馬來羣島。此殖民地之最美者也。雖然。此美地將來必非吾白哲人種所能享受。然則將來之充此餘地者何人種乎。曰。中國人及印度人是也。

今日歐洲之文明。徐輸入中國。將是中國訓練大軍。直達亞細亞之中心。更利用其鐵路。東京、安南、暹羅、卑路麥、乃坡之權利。皆再爲中國所有矣。

中國人政治之侵略。雖未可確言。而人種之膨脹。則毫無疑矣。彼等直追白哲人種之跡。而發其膨脹於世界。白哲人種足跡所到之地。彼中國人無不接踵而至。彼等又能耐氣候之變化。堪勞勩之辛苦。非白哲人種所能及也。

彼等無論在西藏之高原。與非洲之熱地。皆能隨處繁殖。且勞勩者、商賈人、向有勤儉之資格。所以彼等到處與白人競爭。而終不落後一步也。吾白人于氣候之變化。每不能堪。甚雖繁殖於異土。今開絕域之殖民地。正與迎中國人人享鳩居之利無異也。中國政府不自謀殖其民。而我歐洲諸國營營於墾荒。直若爲中國人闢殖民地耳。

著英國旅行記者。男爵標不乃路氏。驚曰。余於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始赴新嘉坡。其時彼地之人口。白哲人一百。馬來人二萬。中國人數千。余於千八百八十四年再過其地。其時白哲

人及土人之數如前。而中國人則達於八萬六千矣。博士義耳馬耳德之馬耳支沙號巡洋記曰。

中國人縱橫侵人於馬來西亞。彼等以新嘉坡、亞魯、爲第二之故鄉。非律賓群島之貿易。幾爲所專有。於馬加沙路與德人競爭商利。摩兒加斯之地。則儼如中國人之本土矣。中國人之勢如此之可畏。浸假彼異日能舉動自由。縱汜橫溢。我日本何能當其衝乎。夫中國人之侵略。決無已時也。吾人今日豈可安坐沉默。以保東洋平和之虛文乎。中日國民之爭者。直如英俄之爭爾。英法之爭爾。安古羅沙克倫及拉丁人種之爭爾。今日之必爭者。理也。勢也。人種的也。國民的也。國家的也。至爭根深結。則生死的也。今不計此要重之的。而徒用東洋二字之地理空名。以養百千年之深憂大患。果何益哉。

此是外交家憊息其政府及國民之文也。故多張皇之語。閱者讀此篇亦可窺外人妬中國之一斑矣。吾人有此絕大招忌之物。惹外人之凶暴壓力。今地球各國。孰不欲芟滅吾人而甘心哉。吾人今日苟不思振奮自保。必無噍類矣。可不寒心。譯者附識。

諭旨濫發

日本報

今之時離政治之常經者莫如中國。離文明之軌道者亦莫如中國。處列強環視之間。最爲人所輕藐所恥笑者。亦莫如中國。政府所爲驕橫暴慢。愈出而愈奇。亦愈出而愈怪。自政變

以來。所降諭旨。如捕治康有爲及株連各新黨。層見迭出。無一是處。吁。何其濫也。豈知列強益加輕藐。視若過眼雲烟。無足輕重。環顧世界之中。最難解決者。中國之將來也。雖以列強之實力。猶不能預爲之決。然其責任所關。大局所繫。有不容於緘默者。夫國之所貴者。政令耳。權力耳。今中國之政令。既無足取。而權力又無所施。特以大言欺人。虛張聲勢。今日下一詔。明日降一諭。一步緊於一步。一回酷於一回。是何異以無彈藥之巨礮。而欲虛發以驚人。也。奚取哉。初中國之背其祖制也。降立嗣之諭。而天下譁然。次欲購緝康有爲一流人物。又次而株連翁同龢陳寶箴以下數名士。而天下愈騷然。民心愈離散。環球明理之人。獨不解清廷之意。果何所恃而無恐乎。果何所謀而若是乎。將爲廢立之計。而剪除其羽翼。以爲異日之準備歟。則國民之忠愛。皇帝者。滔滔皆是。恐未必如願以償也。將爲阻遏新機。以自逞其威權歟。則疆域日蹙。民心日離。恐未必永奠河山。金甌罔缺也。然則時至今日。四海一家。雖極細微之事。而皆有關係於列強。斷不許其如暴客之殺害善良。如演劇之放逐廢帝也。維彼清廷。雖冥頑不靈。而欲輕於嘗試。吾知列強環結。終不忍袖手旁觀。而聽其所爲。卽如翁同龢忠懿至誠。寔爲政府之柱石。皇帝之師傅也。清廷將不利於。皇帝故欲除其輔翼於。皇帝者。何其暴也。陳寶箴爲湖南巡撫。其聲望才幹。遠駕張之洞而上。乃因康有爲之獲罪。被累革職。實榮而非辱也。沈鵬上書請殺剛毅榮祿李連英三凶。遂爲大臣所忌。

奔走江南。文廷式客遊日本。此數君者皆清廷所欲得而甘心。殊不知今日之將不利於清廷。而實大有造於清廷者。豈僅此數君已哉。乃當軸之人。慮不及此。離文明之軌道。行暴政之覆轍。豈非自速亂階乎。雖然。彼之所爲。不顧情理。不思後患。實屬莫可如何。然有列強諸國。又有唇齒輔車之日本。豈忍如秦越之視其肥瘠。漠不相關也哉。日本新聞報所論若此。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彼昏庸政府。尙不知戒懼修省。徒以矯詔僞諭。貽萬國羞。終亦必亡而已矣。

修設亞細亞鐵道論

英人

西伯利亞鐵道竣工之期。尙須歲月。而今之亞細亞地圖。亦既有所變化。若使鐵道底於完成。橫過亞洲大陸。直通旅順口。洞開交通之利。則將來地理之變化。更速且大。無可疑也。既移滿洲爲俄國領域。遼東半島之大部。非隱然俄人所庇蔭之土哉。今改築旅順。以成天下無匹之堅壘。中國北方全部。雖非俄人之領土。猶在其掌握中也。吾人對此形勢。當何以應之乎。人皆嘆英國之政策。漠然不可恃。而其實在之策畫。以應之者。則無聞焉。白疊斯福侯查看中國各地後。籌畫方略。其意見以爲使中國自立。於極東伸長英國之勢力。抑無不能。餘亦先俟數月。漫遊中國。欲知其實在形勢。極不容易。英國當時時注意之也。白疊斯福侯之籌畫。頗能出衆。彼之意見。無他以爲中國非由他國所迫。則不能改革。英國以不得地利。

又政府之失計。遂漸漸失其勢力於中國。如昔北京重大之變動。無所干涉是也。若聯合三國以迫北京政府。或能使其革新。雖然。至于今不可望矣。而況俄人之勢力蒸蒸日上。英國之勢。滔滔日下乎哉。

然對之果用何道乎。或答曰。英人盍以俄之故智。步其舊軌。而增進英國之勢力歟。俄人竭力經營達中國之鐵道。求短縮其地面。英國何不可依樣畫葫蘆乎。何以鐵道不起自地中海岸。橫貫南亞而達揚子江。以與西伯利亞鐵道相對抗。以爲擴充英國勢力之基礎乎。且英如欲布設此鐵道。較之俄人之於西伯利亞。固屬易易耳。印度既已有四通八達之鐵道。假令貫通東西之鐵道。自苦拿機或亞沙姆。以達緬甸。雖未全就布設。然其完成決不遠也。且以吾人之所知。則自來瀕至揚子江之途中。非如俄之鐵道。遭遇西伯利亞中央及排家耳地方。難開鑿之天險也。彼我之所異。祇鐵道之達中國境。其經過之地。皆其領域。英則不然。勢不能不橫過他國領域也。雖然。若印度固不足言。如亞刺伯、波斯、土耳其、齊斯坦。覽世界之趨勢。英國可爲南亞地方之主權。既已久信無疑。他如歐洲諸強國。欲於印度洋沿岸擴張其勢力。斷所不許。是等地方。我英之能握其主權。以阻他國之侵人者。無他。即聯絡散在印度洋岸之英國領土。布設鐵路自地中海岸起。遙貫東方。以達中國中央。開交通之利。爲益非淺鮮也。

會試場有作新奇之文體者。亦罰無寬假。又懼內外之報章。有以刷新其民之耳目。振起其民之志氣。於是竟不惜貽笑萬國。公然嚴禁閱報。猶慮外人之居各學堂教職者。有以開通其國之少年子弟。將來不遵其約束。於是乃諭令契約滿期之東西教習。悉行解職。而以己國之官吏代之。嗚呼。清廷至今日。新機已絕望矣。危機更不可言矣。夫老朽輩蟠踞政府。擅權至于此極。則必謀害其一意維新之皇上。勢固必然。然其國民則知建儲之事出。即廢立之基成。聞風以電爭者。不數日凡數十起。其痛心疾首不願死生誓殉君國者所在多有。而東南之民氣。尤激切震撼。如銃炮之將燃。堤岸之將決。我輩自局外觀之。苟光緒帝一旦有不利。則其亂豈易收拾哉。是有心者窺窺然爲之隱憂者也。雖然。戒人於火者徒浩嘆於其旁。不若以曲突徙薪之言進。故我邦而無意扶救中國則已耳。有意扶救之。則斷宜伸忠告之情而不可默視。且清廷之所爲。純然與文明反背。阻世界之進化。於公理所不能容。況憶我邦維新之初。其時志士仁人之險阻艱難。斷頭流血。前仆後起。我輩更有所感觸於中而不自覺者。以是有望于我外交當局諸公。對清廷大聲疾呼。而提撕警覺之。以生其悔悟。寔交鄰之善道。而當世之義舉也。

論英日美當助中國維新

台報

某西報曾著一論曰。目下各國均着意南非戰事。即英國政府現亦注意於此。他處之事。不

通顧及。致歐洲兩大國。乘此機會。在中國多方設法。欲將英人東方權勢壓制。且專心致志。一意圖維。絕不稍遺餘力。而中國內廷復爲之先路。是以內地民人。悉有所不滿於心。莫不蠢然欲動。我英人設不將其不合處。早爲揭出。不已失一分所應爲之事哉。即如現在剛相慶王李傅相徐相國等。所言皆非忠告。而內廷莫不信從。加以俄人暨他國從中慫恿。暗爲之助。苟再不安籌善策。以阻遏其所爲。竊恐禍亂流血之事。將從此不遠。矧在各省民人。以及各官。均預備起義。蓋亦視此爲重負。而急欲去之者也。溯自咸豐上賓後。太后即垂簾聽政。獨攬大權。稍經涉歷史冊者。已均心知西后總攬機務。實非盛事。故莫不有違言。自光緒皇上御極後。不幸之事。復層見疊出。既不獲事權在握。復不能獨斷乾綱。致釀成今日景象。假令西后不爲之制。一任皇上孜孜圖治。則中國亦何至有如此之情況哉。計自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後。國家大權。均不在皇上掌握。是以前年光緒皇上銳意維新。力圖自強。薄海民人。方冀中國從此不難日臻興旺。不意爲時未久。即已敗壞。皇上因欲振興國是。冀安百姓。而反因是失歡於西后。凡在民人固亦莫不曉然矣。如其北京肇亂。彼首先獲利者。爲何人乎。蓋亂耗一播。俄國必將平時睦鄰之心。變而爲強梁之面目。其借靖亂爲名。而遂償其所欲也必矣。俄國既作俑於北。法人亦必步武於南。中國今日之事。洵危急存亡之秋。爲伊古所未有矣。且其內訌較諸外侮益甚。此時各省湘軍在中國最稱忠勇。幸有劉觀

帥制軍妥爲鎮壓。不致變動。設制軍赴京後。於諫阻西后之意仍然不克挽回。竊慮若輩之心。卽難再爲平靖。矧其狡焉思逞。業已早露端倪。祇候制軍入京後之消息如何耳。于中國事最有關係之英美日等三國。如中國內亂一起。其受害處亦惟此三國爲最多。萬不可以此爲藐小之事。漠然置之。並不有動于中。蓋現有兩大國正在竭力營謀。務使西后墮其術中而後已。除非英日美三國趕爲設法阻遏。庶足以敗其陰謀。然目下辦之之法。亦祇有最爲淺近之一宗。祇須英日美三國聯名請西后歸政與皇上。三國之使臣又須不時覲見。務請皇上仍以平時素志。力求維新。三國使臣更宜加意詳察。倘仍有阻截維新者。卽爲除去。如是則中國斷無有不臻上乘之一日矣。猶憶四年前僅日本一國。尙能逼近京畿。使北京政府中人悉從其言。今更有三國勢力聯合辦理。尙何患事之不成哉。芻蕘之見。當不以河漢視之也。

英國協會會議一斑

日本某報

觀北清近日之騷擾。滿政府種種醜態。日出不窮。實可笑可憫而頑強可惡。若然。畢竟不足繫本國人民與各國之望矣。以滿政府之腐敗。內亂迭起。外患荐至。固所宜然。而勢至如此。尙復執頑冥之意見。仇視天下各國。其靈臺之暗昧。耳目之昏塞。不云甚乎。彼旣出此異舉。吾人不可不擇定宗旨。以爲抵之之方也。此一舉動。雖不可謂之爲萬國爭戰。然英國非殺

然決策禦之。則一場劇大風雲。恐不能潛然而息也。

雖然。即使於北清恢復平和秩序。而無策以善其後。則平和恢復之時。即危險暴露之日。使於茲優柔不斷。不但損英國之權利。又足以啓東之釁局也。所謂善後之策維何。扶掖中國政府。改革一切弊政。使之百度維新是已。其責任英國獨任之可也。或與列國協任之亦可也。但英國如不能占特別權利。則他國亦不可使之占特別權利。若夫此策畢竟不能實行。列國瓜分之念熾。與夫中國無自存之道。當其時也。英國當勇猛奮進。揮全力於己國權力範圍之內。毋致落他人後。此必要之着耳。

雖然。試思分割中國。分割其四萬萬人民也。分割之後。各國必募編土兵。分布所轄各區。因而增兵之競爭。必不可免。增兵之競爭不免。則利害之衝突。必無術以弭之。如此。雖欲不戰鬥紛紜靡有寧日。不可得矣。而是等土兵。各能忠事其主權之國與否。固不能無疑也。且分割若是之廣土衆民。抑豈易言哉。自分割開端以至終極。必經多少歲月。多少困難。多少苦戰。此勢之所必至。理之所當然者。吾思當其決裂正劇之時。雖如何強暴之國。不中途而悔者鮮矣。

改革中國。與分割中國。其難易不啻天淵。如列國協同而謀中國之改良進步。更張其法度。嚴峻其國防。易租稅之章。肅官紀之制。猶反手耳。以中國人之才智。神州之勝地。輸入各國

文明。睥睨宇宙。超凌萬國。固非難事。分割之虞。復從何而至哉。然使中國改良進步。其責任在文明諸國。至於逞一時之私慾。招永久之禍患。非得計也。

列國對中國之政策

一 俄國

俄羅斯欲瓜分中國者也。其陰謀早爲列國所猜忌。今欲實行之。不經一場劇戰。必不可得也。然俄國對中國之輿論。尙曖昧不明。且財政紊亂。人所共知。又魏鐸氏之財政計畫未成。主張侵略主義之孟拉肥甫氏。天奪其魄。亦既悠然長逝。賁恨九泉。然即使俄人今日取祖宗之遺訓。執侵略之偉策。而決開戰端於東洋。未始非失計矣。又俄人不以孟氏之死與財政困難。稍抑其開戰之熱念。亦未可知。蓋俄國素非厭戰之國耳。

考俄國從來性質。有如流水之象。遇嚴而屈。遇堤而避。悠悠滑滑。不急不徐。當小敵不憚破之。當大敵則暫屈伏以俟他日焉。雖然。俄固侵略各國之國也。然其侵略之道。不以戰爭。而常以詭術。恫喝之技。尤其所長。且其對北清之經綸。成算蓄蘊胸臆。已非一日。今俄與英與日或其他各國。急開戰端。雖非必有之事。然亦不能斷言其無也。而將來北清暴動。一經了局。當列國開議會之時。外裝強硬之貌。內實不欲戰爭者。其俄國乎。雖云逆揣。然亦不遠矣。

二 英國

乘北清之亂。遂欲施其厲爪毒牙之國。疑之者不僅日本。即各國亦莫不然。因有此猜疑。是以分割中國之議。畢竟不能成焉。如英國首相奧戶部大臣。既已宣言保全中國。著名各報輿論。皆同聲贊助。而尙以英政府對欲分割中國之國。不採強悍方策爲遺憾。如泰晤士報之論曰。事勢既至如此。吾人當決何策以應之乎。中國之利害。關係英國至重。恢復其平和秩序。英當直任之。決非可委之包藏禍心之國也。又古羅普報之論曰。保全中國。是英國所執定不二之宗旨。足以盟誓於天下者也。然因政府萎靡不振之故。中國遂徐陷於敵國之手。試思英國政府。抑欲自中國政府高揚英國之勢力者歟。云云。要之英國輿論。皆主于妨分割之舉動。對異己之國。而抗之以強梁之力。勿使寸步云。若然。如俄國萬一不憚驟開戰端。則英國亦不讓之也。然而俄豈欲戰者哉。

三 法德美國

至於法蘭西一國。如其善惡皆欲視俄爲轉移。則不足言。若其有勢力者。於國內大伸張國民主義。使國勢不寧。或因而轉致牽制俄國侵略舉動。亦未可知也。至日耳曼之國狀。對北清變動。甚覺沈靜。斯蓋以杜蘭斯哇事件破裂以來。與英之關係愈切。日耳曼有英國之援助。則可以制俄法之跳梁。英有日耳曼之援助。則得安然駕御南非。實二國所共利也。此際德如捨英而入於俄。轉以分割中國爲目的。非計之得者也。若美則於中國無勢力圈。唯欲

之變亂。唯望北京政府。猛省其氣運。深察其形勢。使就中興革新之途。故不得不進以忠告之言者也。

中國者大國也。即中國人亦以其國家混一天下。傲慢而自尊自大也。古來中國之朝廷。雖屢易姓。其主權雖屢被握於外人之手。而其國家者。殆有外形雖已滅。而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未嘗已滅之意味。夫中國之建國也。專主文教。故每朝對外。皆不免柔弱。然對中國而侵略者。每每以一方之武力。僅少之種族。且其目的者。單在掌握中國之政權。及得志後。却感化中國之文明。幾百年之後。其社會無不被中國之併吞。使今之列強之侵略。亦不過如斯。則禍患殊不深。其侵略不過一時。他日之恢復亦甚易。不知今之列強者。非如斯之侵略。其文明則優於中國。人口亦不少。其國民者。儼然成居國之社會。非復如水草無常。而轉移行國之蠻種。故其侵略。右手提干戈。左手携書券。前用牙籌。後備戰艦。其目的者。非徒掌握政治之主權。而遂滿足。不移風易俗。使其言語同化。使其文學同化。而自宗教學術根本上爲一大變。不止者也。故其侵略有永久之性質。非止一時而已。有如吾人人類之對於禽獸者。夫中國之外患也。古來以五胡爲最慘。其侵略非一時之蟒吞。乃爲永久之蠶食。其禍毒亦至深。人種者混同。言語者淆亂。教化者駁雜。禮樂者紊亂。至中國之今古史。豈一大鴻溝。則中國人苟思五胡之亂。其禍中國如何。即可想見今日列強之侵略如何矣。

古來中國之外患。唯五胡之亂爲最。其實力則幾十百倍於五胡也。夫五胡之侵。自西北兩面。不過如今日之一俄國。今也東有德有英。南有英有法。而此外如美如意如比如奧。亦漸漸來迫。以中國之大。如往時聞雞起舞之劉鯤。中流擊楫之祖逖。竟無其人。却有屈膝事契丹之石敬瑭人物。豈非可詫駭之至哉。現海關者。與其鍵於英人。東三省者。勿論。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湖北江蘇廣東廣西雲南各省之鐵道。其敷設權。讓與俄英法德。膠州旅大威海衛廣州之要港良灣。隨意割贈。四境內外。無所防備。一出一入。他人族類。所謂貸盜以鍵。饋寇以糧者。非中國今日之現狀哉。然其形狀。非成於成之日。其所由來。固甚深久。吾輩者。決非徒驚怪今日之形勢。唯驚怪中國今日當局者之舉措而已。彼等者。尙不知今日之時勢。除根本革新之外。無他救濟之法。其狀何異於坐敝船之中。駸駸下墜。猶冥然罔覺乎。然則中國之運命。其前途遂無所望乎。

雖然。以吾輩之所知者。則中國國民之內力。非薄弱也。其民庶者。勤勉於生產。而堪勞苦。其生計者。儉素而工於貯財。其士人熱心於講學。而嫻禮讓。而至其礦物植物。原野河川之大富。固不可勝數。方今北京政府。雖窮於財政。是出於理財之不得其宜。決非民力之乏支。那之兵雖弱。是將校無人。使訓練得宜。精良之兵。指日可得。觀於甲午戰役。我軍人之所親知。

因循推諉。將革新之氣運。目中而激發革命之變亂。侵略之大勢。自外而演分割之活劇。內患既興。外憂迭至。則它日之政府。豈能復爲今日政府之所有哉。故吾輩于此下一斷語曰。欲看支那之運命。在此革新氣勢之如何。欲觀後來之變局。在北京政府方針之如何。

論德國在中國之勢力

日本報

東邦均勢之破壞。其由來非一朝一夕所猝至。推其最始原因。不得不歸之甲午一役矣。此一戰也。英國勢力頓失。俄法德三國。遂因之而得伸其爪牙。故中日戰役。東方局面之第一變也。既而德以教案啓釁。強據膠州。尋而俄占旅大。英據威海衛。法領廣州灣。禹域分割之勢成焉。故膠州灣事變。東方局面之第二變也。列國既占有支那沿海要地。銳意經營。不遺餘力。方將逞其雄飛矣。乃忽有義和團之變。滿清政府助其凶饒。自爲戎首。啓釁各國。速人瓜分。此東方局面之第三變也。義和團之起。雖足使各國經營之力挫於一時。然其結局列國各逞虎狼無餒之慾。要求種種重款。擴大勢力區域。洞若觀火。不待智者而知之也。請言德國。

德國之跋扈于東洋。其所由來者漸矣。然以海軍力欠缺。故不能占奪根據地。乃適當中日戰爭結局之際。與俄法共起而干涉之。迫日本返遼東半島。自是而後。雄心勃勃。遂不可復制矣。至光緒二十三年之秋。乘山東土人之暴動。猛然驟起。直率東洋艦隊。搗破膠州灣而

揭德國旗幟。於是德國爭勢力區域之根據地遂成焉。占領以後。復要求築設鐵道之權。滿清政府遂毅然允之云。

其一自膠州灣起點。經濰縣、青州、博山、淄川、鄒平等處。而至濟南府。更達山東省界。

其二自膠州灣至沂州。經萊蕪縣而達濟南府。

此二線之承築者。德人與支那人合股公司是也。該線十里_英以內之地。德國有採掘礦產之權焉。

德既強占膠州灣。獨攬布設山東鐵道利權。猶以爲未足。復與英協築津鎮一線。該線起自天津。至山東德州府。渡黃河而達泰安。逕經沂州。越清江浦。從是藉運河堤防以達鎮江。長約二千一百里有奇。公債七百四十萬磅。竣工之期限以五載。還債之日限五十載。自天津至山東省南端。歸德人管轄。自山東省南端至鎮江。則歸英人管轄云。

膠州灣富支那海南北之中央。海澳廣闊。門戶鞏固。誠無上之海軍根據地也。山東面積二十餘萬方里。人口三千六百二十四萬七千八百有奇。穀帛豐良。礦產充盈。沂州煤田。面積二百六十英方里。可採掘者十之一。現所掘之博山縣礦層。積厚六尺以上。每日能出六十噸至八十噸之塊炭。嶧縣煤田。甲於山東。此世人所共稱也。其他如濰縣、章邱等縣。炭脉之旺。聞亦不讓山西。噫。德國之盤據山東。不可不謂極東外交之一大成功。不世之偉業也。

夫自表面觀之。俄人野心。如自此俄然擴大。時駐北京代理公使巴浦魯氏竭畢生精力。使旅大二港。不動一兵。自入掌握之中。一面復將自滿洲南下達旅順之敷設鐵道權。一舉得之。所謂祖宗發祥地之滿洲。實已移爲俄人吞蝕東亞之發祥地也。中國上下人民。徒擁虛名。尙夢夢然受敵人之保護。不亦怪哉。不亦哀哉。

自是之先。俄國既得滿洲橫貫鐵道線之允可。即設一中國鐵路公司。於光緒二十二年春初。特勘定一切章程。以俄國皇族侯爵伍福德史爲總理。兼中俄銀行總辦至是年八月。遂於哈拉賓

在松花江上游。當滿洲之中央。舉行興工式焉。爾來以該處爲中央根據地。所需材料。均取諸黑龍江松花江

二水道。今年二月。哈拉賓以東尼葛立史喀間之三百七十英里鐵道。兩端之竣工者已百

二十六英里。東六十英里。西七十六英里。

中段二百三十餘英里。其土工亦殆將告竣。哈拉賓以西開達露

甫斯加間九百五十三英里。

即西伯利亞鐵道之滿洲分歧點。在柳塔與斯德立田斯喀之間。

哈拉賓以西四十七英里。與阿倫地

方之一段。現已開通。其間地形。危險逾常。布置工事。絕非易易。然俄人預期竣工於光緒二

十九年。其志堅氣壯。亦頗足驚嘆也。如橫貫滿洲鐵道之工事成。以前此所計畫約四千七

百九十一英里較之。縮短六百六十英里。

延長線共四千一百三十一英里。

自海參威至俄都。僅須八日半云。

對右橫貫線爲丁字形而南下旅順者。長六百八十五英里。又自大石橋開一支線達牛壯。該線長僅十五英里。自長春至吉林線長九十九英里。此間工事。迥非前線可匹。不但工事

最易。即材料亦甚便。今旅順北方奉天府間線。長二百九十四英里。均已告竣。營口支線。及長春附近三十八英里餘鐵道。亦皆開通。然近以義和團之亂起。以上線路。必不免破壞無遺。他日修理之力。極非易事耳。

當光緒二十四年。蘆漢鐵道。既入比利時承築。

實俄國

而俄人野心愈熾矣。延長滿洲一線。自

山海關直出北京。而以蘆漢鐵道繼之。中國重鎮之漢口。遂陰爲西伯利亞鐵道之終點。舉中國北方。皆入於其勢力圈中。此俄人所日夜希望者也。不意一腹陰謀。竟被英所窺破。乃

舉關內外線路。

北京、牛莊、奉天間

悉入英實洋行之保護權下。於是數萬里之侵亞鐵道。頓被遮斷。俄

乃思於北京外交上。決一死爭。然而終莫如英矣。爾來俄經營蒙古線之志忽起。思自恰克圖築一鐵道出庫倫。橫過大沙漠。下北京而與蘆漢鐵道相聯貫。蓋欲遂其初志也。他日竟副厥志。亦莫須有之事耳。

俄之鐵道策。非僅計通商之利而已。其線路所經過。必避繁盛之區。而設車站於無人之地。又俄國移民。皆純然建俄式市街。觀於哈拉賓可知。推其所以然之故。不外欲使滿洲純然化爲俄人之滿洲而已。吁。所謂滿洲人者。欲早晚不蒙驅逐殲沒。豈可得哉。近義和團之激昂。官軍和之。共奉征俄之旨。其原由始亦因俄人之自異歟。

義和團事與英俄德之關係

日本報

便利。而中國自生紛亂。偏又痛排外人以爲興戎之機。是誠德皇成功下手之日也。故今後無論英、俄、法、日各國。在中國作如何之舉動。而德國必足以應其力。決不至再落人後。而稍降其利權也。

論中國局面變遷

日本報

北清有暴族焉。端親王爲其酋。剛趙董等爲其羽翼。藉義和團以排斥萬國。致釀成今日之前古未有之大變。列國目此暴族曰文明之公敵。爾來執救同胞誅暴族之正言。調遣陸海軍隊。直趨北京。先搗破大沽要害之砲臺。次入天津。行將長驅而攻北京矣。近傳官兵與團匪欲乘聯合軍未及齊發。天津南下以扼其北進。然列國至今尙未敢宣言開戰者。原思延己國官民之命於北京耳。今戰端既發。之自滿政府。列國於此時不遑顧同胞之安危。不得不與之言戰矣。聯合軍之至此。大改其目的者。抑勢之所迫耳。今列國使館。未成灰燼者。殆寥寥矣。德公使既已遇害。其餘各國官民之生命亦在不可測之中。恐東江之水未至。而魚已先腐矣。然則今後之聯合軍。討伐暴族而重懲之之外。無他目的也。目的既不在救危拯急。則無庸直入北京。暫盤據天津以俟敵情之變動。此聯合軍現在之情形歟。前數日曾有電傳曰。光緒帝被弑。西后逃匿。端王篡位。其真僞雖未可定。然果屬實事。則中國內部之情勢。其變幻殆不可以道里計矣。黃河以南之警報。當今日之變動。皆漫然不顧。

甚至謂近來士說。出於僞朝和約決不奉行云云。事勢至此。彼等猶未決向背者。以西后與皇上尙顯然在耳。令帝弒后逃。逆賊篡位。彼江以南之臣民。復何所憚哉。聯軍結隊。北向而討逆賊。此必出之事也。若然。則中國南北分勢。北京暴族。必據直隸奉天各省。以陝甘之兵。抗江南之義旗。分禦外兵之力。用以防禦內敵。於斯時也。列國聯合軍隊。一面復仇。一面助中國革新。與南方諸軍。夾擊北京。此適當之任耳。

近日諸電。果屬確耗。則北京之外國人民。已成不可救之勢。僞朝之兵。直向聯合軍開戰。帝崩后逃。中國無主權者之可認矣。強欲認之。唯暴族會長端僞王而已。夫一僞主。列國何以認之。然則中國既無主權者。列國於此。抑將何以處之乎。分割之歟。抑保全之歟。然今日之所謂保全。非保持現狀之謂。乃於中國大陸。保有中國人之國而已。若夫疆域增削。或廣或狹。必不能免。要之唯竭力存四億人口適當之一國家。使世界各國共享文明之利。此保全之宗旨也。若斯光明磊落之宗旨。何國敢有異議。今我日本必宜首先倡之。使英美繼之。無容更猶豫者也。

雖然。列國之意。極不可測。見及中國之無主權者。如德國則以黃人亂暴奸險爲口實。俄國則以滿人之統御爲目的。於是保守之論。生出種種障害。當列國議論不一之日。則在北清之聯合軍。必致解體。此自然之勢也。不幸列國軍不能聯合。則或擬占領東三省。或擬割取

熟思以上之改革策而一定國論也。

(乙)列國分離之時

各國各有內情。利害之軌不一。要求之件或異。兼以損害有輕重之分。派兵有多寡之別。戰蹟有大小之異。故聯合隊既入北京以後。必至不能永久協同。於是因利害相等而協同者有焉。因利害相背而分離者有焉。要求之款。必至支離百出。紛雜逾常。此可逆揣者也。當是之時。列國或至要求土地。亦莫須有之事。然占領土地。隸轄之經費多。獲益絕少。所得必不足償所失。歐洲各國。至近時已窺透之。兼以此次勘定義和團之辣手。可推知將來占領土地以後。必招土人反逐。故寧棄瓜分中國之名。取瓜分之實。淡視土地而占領各種之利權也。我國臨此局面。其要求之款。當自今次之也。列舉其要項於下。

一支那領海及河口。得設置漁廠捕魚之權利。

一條約所允許之內河內港以外之通航權。

一建築蘇閩鐵道權。

經杭州衢州而達福州廈門之線。與臺灣海峽錢塘江間之海航線遙相馳騁。此線較之閩潯鐵道自福州達江西九江線人口衆多。物產豐饒。故利益必盛於閩潯線也。唯杭衢二府地隸浙省。前英意曾均與清廷締有不割讓條約。所謂二重不割讓區域是也。欲獲布設

此線之權。必先得英意之協允也。

一敷設閩粵鐵道之權。

自廈門經福州而達九江之線。遙與臺灣海峽楊子江間之海航線相馳騁。此線二分之一在江西省。江西爲英國勢力區中之物。必先求英人之協允者也。

一採掘鑛山之權。

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各省。

一借用羅源灣及其後面地域之權。

羅源灣福建北部之良港也。日本在支那無軍事上之根據地。於此次之出兵。足以驗之。羅源一灣。其水遠入內陸。其口狹而內廣且深。加之後地亦平坦。故乘此機而借之。將來利益。豈有涯乎。即不能如舊例租借九十九年。即稍減期限亦可也。但求無放過之而已矣。

北京政府無勢力之時期

(甲)列國協同之時

若夫支那之騷亂。遍地蜂起。新政府無鎮壓之力。甚言之。則成爲無政府之支那。當斯時也。日本與列邦之舉措。果如何乎。原來支那一國。恰如纏綿癆疾。應氣候之變化而發。國內匪

生存競爭。天下之通勢也。至於今日尤爲烈矣。歐洲諸國形而下之文明。日益進步。而壤地褊小有以限之。非爭權利於境外。無以謀生活。此歐洲政治家之所以日夜焦慮也。此印度之所以亡。澳洲之所以滅。阿非利加所以爲殖民地也。今環顧全球。殆無隙地可復竊據者矣。有國於此。其土肥沃。其物產豐富。而民智尙未開。兵力尙未足。以爲取而有之。以利吾國。以殖吾民。天下莫有便易過此者。近年瓜分之說。蔓延政界。豈無故哉。自北方團變。動天下之兵。中國危慘。禍在旦夕。於是歐洲之政治家。益乘此機會。大肆瓜分之議。抑瓜分中國。實今日之一大疑案。當局者不可不熟思深考。究其利害也。

今列強之所欲瓜分者。其或止於中國沿海。非四百餘州之全土乎。以諸國之力。竭智經營。血戰數年。或可得志。然內地居民。心必不服。反抗之事。勢豈能免。觀臺灣之於日本也。不其前鑑哉。

披中國地圖而指畫之曰。經線自某度某分至某度某分。緯線自某度某分至某度某分。是甲國之所有權也。經線自某度某分至某度某分。緯線自某度某分至某度某分。是乙國之所有權也。如是紙上空談。則雖瓜分中國全土。亦無不可。至欲征服其民。占領其地。則雖合歐美日舉全力而圖之。豈必濟哉。旣不能征服其民。占領其地。則安得握主權而統治之耶。故吾謂瓜分中國之說。不過資口舌之談。萬不能見諸實事也。

北京雖首善之區。然欲奪之。非甚難事。舍海登陸。路程不過數日。四十年前英法合兵曾攻破之。爲城下之盟而退。今各國之兵。再入北京。甚容易耳。然破入一京城。不過兵家尋常之事。豈有裨於大局哉。當今之世。非破入一京城。即得人一國也。試觀千八百六十四年之事。及今日阿非利加之事。可以了然悟矣。

今試舉瓜分中國之難而言之。中國幅員之大。數倍歐洲。由上海至伊犁。長二千五百英里。由東京至西伯利亞。長二千英里。而鐵路未設。交通不便。道途險阻。車馬難行。藉令用兵于其內地。糧食軍火。從何接濟。既不能接濟。而欲征服其四百兆之衆。豈可得哉。

中國大江有二。黃河長江是也。皆可以小炮艇直溯上流。接濟遠征。然我軍所能立足。視我船艦炮力所能到之地而止。倘我軍欲深入內地。須仿決剪拿在蘇丹之所爲。得寸守寸。隨築鐵路。乃能進兵。然決剪拿之征蘇丹。尙須十二年始克成功。況如中國。豈易爲力。以吾逆之。雖閱百年。前者仆。後者繼。猶未必有濟也。

中國之民。開化最古。歷史宗教。風俗習慣。淵源之遠。垂四千年。其拿梳拿里治之不易侮也明矣。外國別種人。雖以威力劫之。必不能服其心。徒釀大禍耳。今爲各國計。惟有扶其四萬萬人所最愛戴之皇帝。使之復辟。再行親政。則義和團不平而自平。東方太平之局。可共長保矣。我政府萬勿聽各國之狂論。懷瓜分之野心。至捐有用之國帑。購求大禍。驅無算之國

之亦復如是。以此相習者四千年。此支那自古之國情。毫不足怪者也。不幸現際滿清失政。主權盡失。將漢人土地。舉而奉於他人主權之下。漢人雖隱忍于一時。然他日機會既至。則國民中之豪雄者。振臂而起。圖謀獨立。雪數百年之仇憤。爲東西球之強國。固意中之事也。今英俄德法各國。羣向支那以擴張版圖。其詭謀雖熾。然欲純據爲己有。與諸殖民地同觀。豈可得哉。十九世紀以來。東西野蠻各邦。恆被列強吞蝕。其例不一而足。然未可以此而例支那耳。支那國民。開化最古。賢豪英傑。代出不窮。其與印度西伯利亞人種。相去不啻天淵。欲取而長統禦之。吾知其難矣。即使列強分裂其疆域。離間其人民。不過屈服於一時。他日乘風雲以旋幹乾坤。獨立之旗。揮遍神州。四百兆人民。同心協力。雖列強驅其勁旅。鐵騎爲鎮壓之具。恐亦無得而禦之矣。故決不可以今政府之腐敗。而抹煞其全國之人民也。征服民與殖民大異。征服民以力不起而屈者也。時至則脫其羈絆。逃其桎梏。此自然之理。如芬蘭、波蘭之入俄國版圖。既歷七八十載。然反抗之師。屢屢起。雖以力屈而止。而其心則未嘗一日死也。法國之亞魯二州。因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普法之戰。法遂割以酬普。然該二地人民。至今尙思歸服舊主。由是觀之。以異種而欲領有四千年歷史四百兆人口之支那國民。不其難哉。不其難哉。

要之二十世紀人種競爭之場。必在支那大陸。白人力足以瓜分而占領之。必不能統治之。

此固洞若觀火。無庸贅述者。然則捨之亦可以全其版圖。保其獨立乎。即否乎。以支那現時之政治。與夫上下之人民考之。不但不能長治久安。即禍機爆發之期。亦將不遠。非竭力匡助。其難以度此厄運。然能荷匡助之責者誰乎。其日本乎。

日本歷史。二千五百餘歲以來。共戴一姓相承之皇室。國民忠愛之誠。冠絕宇內。自甲午一役而後。日本國值國家之價值遂高騰十倍。世界各國。因以後進國目日本。然日本人之智力技藝。較之世界各國之民。毫無劣色。使更加之以教育。則其進步必不止如今日矣。且不獨智慧技術之無所遜也。即軍隊之恪守營規。人民之忘私赴義。殆亦萬國所罕匹。唯所憾者教育未足而已。

日本之教育。近來進步亦速。然偏於智育而缺德育。德育之中。私德稍具。公德則甚乏。故智愈進而道心愈危。於是國力不免於麻痺。血滯神昏之症。即麻木不仁。其可憂也。如欲刷新其教育制度。擴張國民之眼界。鼓舞國民之道心。此尤今日教育之急務耳。進而提攜同種同文之支那國民。鼓吹其自立之精神。引導以自衛之技藝。則庶足言保全矣。

世或以早熟早老之小規模目日本。以爲智術雖巧。畢難與白人抗衡於爭競之場。蓋不思之甚爾。以人身生理之統計徵之。日本人之成熟。早於歐美人之說。綢繆足證。即使身瀕老邁。亦非無任事之能也。古之封建時代。老者恆耽安逸而退隱。相習成風。然則係不欲當事。

首以雪會稽之耻。而棄土耳其之英國。固不能爲日本出兵助戰。如是日本實當賭國命之際。當道者之不能輕決。一是固無足深怪焉耳。況俄人干涉。藉口一時之保護。非永遠害朝鮮之獨立者乎。固與土國城下之盟。不可同日語也。故日本對之。惟僮以兵駐漢城爲警備。且小心避俄之衝突也。夫審此消息者。尙得以日本喻懦夫英耶。假令中日無開釁之舉。則對俄政策。必更强梗。或能與支那相提攜。則與俄開戰端必矣。協二國旅力。以挫俄於一戰之下。使俄人永絕南下之夢。其功豈不偉歟。吁。此中日二國之責也。然前事往矣。夫復何言。自此以往。其毋放棄之可耳。願二國之自負焉。

論經營閩浙

志賀重昂

列國聯合軍既入北京。當茲議和未和之際。列國均勢爭衡。各欲遂其因利乘便之謀。乃先爲先發制人之舉。於是俄略滿洲。破城陷郡。日有所聞。英圖長江。厚蓄勢力。待時而動。俄英之力。於是南北對峙矣。而德國大兵。亦陸續繼至。聞其名則攻擊北京。實則別有所圖云。北清事變。變化莫測。今日局面之破裂。十倍於一月以前。後日局面之破裂。必十倍於今日。此意中之事也。然則日本未來之舉措。將如何乎。抑包藏禍心。思染指土地乎。試將日本面積。應分布之人口考之。臺灣及澎湖尙可加住百五十萬人。奧羽之平野。可加住三百萬人。北海道可加住一千萬人。故觀觀中國大陸土地。非上策也。前中日戰役既畢。日本占據遼東。

半島。後經歐洲三國干涉。奉還故主。若棄敵屢。前當義和團勢倭將熾未熾之際。我國出兵三四萬以迫之。固在一反手間。然猶遲遲未動。迨歐洲各國均屬望我國。始決心遣發重兵。日本無燒天之野心。固彰明卓著。洞若觀火者耳。雖然。時勢變遷。日非一日。將來歐洲各國。齊出而占領土地。當是之時。束手坐視天下固無是人情。與列強逐鹿中原。各竭其平生之力以爭之。亦勢所必至也。雖然。當戎馬旁午。外交紛紜之際。寧保無失機宜之患。居今日而詳察將來應對之策。正吾徒所當從事者也。

中國土壤。隣接日本最近者爲海壇島。該地距台灣淡水八十六海里。其南有一羅源灣。島嶼星羅。岬角棋布。前後左右。山巒圍繞。既無風波。水復深浚。誠天然之停泊所也。求之南方海岸。殊屬僅見。羅源灣之北。近浙江省界者爲南關灣。幅員約一海里。灣入內陸如帶形。港口水深二十尋至二十八尋。自灣口更進三海里。則深僅六尋或十尋。更進二海里。則復深至二十餘尋。更進十海里。亦尙深至七八尋。灣曲如溝渠蜿蜒。二年前奧國曾遣軍艦測之。以爲此係稀罕良灣。酷思染指。適爲英京泰姆士報所詬病。遂乃中輟。由南關灣北人浙江境。則有三門灣在焉。去歲意大利曾特派軍艦測之。欲占爲根據地。屢要求北京政府。然以峻拒而止。閩浙各良港。獨能免白種人之蹂躪蟠踞。蓋云幸矣。然湄州。羅源。南關。三門諸灣。水路專門家皆目爲無上良港。又與日本領土相鼎峙。據其一即可以制台灣海峽之死命。

故日本當對岸大陸之大變。勢不能不一舉而據之。否未有則不被人所制者也。

湄州、羅源、南關三灣。受轄於福建。與台灣及澎湖島相對峙。蓋台灣海峽。台灣爲其右翼。福

建又浙

爲其左翼。故經營台灣。必待經營福建完固之後也。要之台灣與福建不可歧視爲

二。其關係殆間不容髮。且福建又浙

居日本勢力之中。欲於大陸擴張勢力。必以該地爲始

基。雖爲欲扶植日本勢力於該地。頗形棘手。此非中國人不欲日本扶植勢力之故。實歐美

人之魄力較優於日本耳。蓋福建地形。南面全幅臨海。船舶之出入最便。自古代埃及、波斯

印度、南洋諸島之船舶交通以來。其後馬科波盧及謝錫特派之傳教師。亦往來此省。爾後

與泰西之交通。遂日繁密。廈門、福州。遂開爲通商自由港矣。今該地境土。遙與五大國領地

隣峙。英之香港、葡之澳門、法之安南、美之菲律賓、荷之爪哇

以五國貿易關係相等。故未至人何國之勢力圈中。且歐美

列強蟠踞該省之勢力。亦較他省爲薄弱。今試將歐美列強勢力之蟠踞該省者。舉予所知

而列紀之於左。

一英吉利

貿易之權。大半握於英人掌中。如福州、廈門之太古棧、怡和棧、廈門之和記、臺灣記、嘉士德、記、天祥、萬興、乾記、太平、興隆、裕昌、寶德、和記、華記等。其商業最爲繁盛。而能博中國人之信用者也。

銀行則福州及廈門之匯豐銀行。福州之渣打銀行。

閩海關

即福州稅關

稅務司及副稅務司、幫辦、醫師、潮信測量技手、會計、警察部。英國人凡四十

五名。日本人一名。在幫辦四名之中

廈門稅關稅務司及司各務者。英國人約二十名有奇。日本人一

名。

福州俱樂部會長亦係英國人。

廈門大船島爲英國人所有。

廈門之濟世醫館。水手醫館。何剛、何史拔達之院長。及內外科醫師。

廈門之同文書院。Anglo-chinese Institute

福州之華英書院、華英女塾。至南臺之女學校。現

已興工建設云。

福州之女子教習會。

廈門租界警察長。

福州德立日報。廈門卡射特日報。皆以英文發刊。其館主則均澳門之葡萄牙人。

沿海航路之測量。內地之探險。鑛山之查看。

傳教師及眷屬約一百二十餘人。以福州爲本部。遍布福建北方。

二美利堅

傳教會中約八十餘名。遍布福建南部。

福州之救世醫館。聖教醫館。九仙山聖教醫館。

婦人所主持

格致書院。女齊學堂。子女園。

幼穉園

皆設於福州。

三德意志

雜貨貿易之進步。以德國爲最速。福州之禪臣棧。廈門之寶記棧。皆勢力頗大者也。福州商業會議所會長係德國人。

香港、汕頭、廈門、福州、上海間之航路。臺灣福建間之航路。臺灣沿岸航路。沿岸航路之測量。

四法蘭西

福州馬尾船政局及船島之委員及技師、書記、教習等共十八名。此外合計有四十四名。該局經費原係各省所分撥。至近年則自各省先存款於戶部。由戶部復撥發船政局。爾來滿清政府以財政支絀之故。截川該款。於是局中經費遂貸法國之債以實之。今已積至百二十餘萬兩矣。其酬償則由該國造砲艦二隻。以供東京西貢間之警備。此外別造常用輪五隻也。然局勢愈窮。法國人隨之更得勢力。今遂至迫閩浙總督停罷英語學校焉。要而論之。馬尾船政局實法國人一時之根據地也。

光緒二十五年四月。開福建三沙灣爲通商口岸。乃中國各大臣欲設可容八九千噸之船。渠於該灣。其經費則由各總督分擔之。目下尙在籌畫中。然斯舉亦由馬尾船政局提調羅氏 Doglars 之發議耳。現以籌款艱辛。故未下手云。

布散全省各地之教徒。

五俄羅斯

順豐洋行。莫斯科人。家漸人所創建。此外則有阜昌洋行。皆各設有製造茶磚所於福州南臺番船浦。福建所銷之煤。每年約二萬噸有奇。此二製茶所與船政局之使用。殆達二萬噸。其殘餘則銀元局及小輪公司所使用也。

六天主教

以廈門爲本部。而分布福建北部者十三人。概皆隸籍西班牙。

福州南臺番館浦尾天主堂。

福州南門外澳尾巷天主堂人二十四名。

福州之仁慈堂。仁救濟孤兒貧孩而教育之爲宗旨。

歐美蟠踞福建之勢力。以上所列。雖未可云涓滴不漏。然其崖畧亦足概見也。夫福建一省。不與日本領土相隣近則可。既僅數十海里之遠。其沿海之良灣要口。參伍綜錯。且列強勢。

力之蟠踞該省。根蒂尙未深固。求之十八省中。蓋絕無其匹。日本傾全力以扶植己國勢力。不亦宜乎。今支那全國。不入歐洲列強之勢力圈中。福建而外。始不多見。故日本之經綸東亞。實不可不以該省爲基礎。即捨此而他圖。必難免與各國之相衝突也。若夫自地形上觀之。福建地方之爲無上良省。固無庸畷畷饒舌矣。

日本南倚臺灣海峽以窺閩浙。北扼對馬海峽以窺朝鮮全國。南北之間。有澎湖列島、臺灣島、沖繩列島、薩南列島、九州島、本州島等領土聯絡爲貫珠。支那海宛如日本之湖。日本控制支那海以握其霸權。斯固在反手間。非詞章家之頌揚張大。與夫黑甜鄉之夢囈語所可同日觀也。地形之雄勝可知已。雖然。日本人之獨屬意福建。猶有他理在焉。爰考支那大陸南嶺大山脈之幹線。自西東馳。抵閩境。折而北走。故閩西界南嶺幹線。東瀕臺灣海峽。夾乎山海之間。與中原塹然中割。若獨立不羈之寰宇。以僻處偏隅。復與日領爲隣。今已儼然日本之囊中物。由斯以吞併支那四百餘州。此吾國大言壯語家所樂道者也。予輩前極言要求廈門專管租界權。及支那領海與河口之捕魚權。條約所已批准而外之通航權。築布鐵道權。採掘鑛產權。租入羅源灣之權等項之必要。今度北清事變之後。要求中必逐件提出之也。然歐美勢力之蟠踞該省。不爲不深且固矣。日本當今毫無經營。勢力既未鞏固。以立於不敗之地。則將來當割據該省之秋。其脆弱可推知也。

閩省地形之雄勝既如此。經營之道。不可一日怠荒。既如彼矣。雖然。其土地之瘠磽。則於十八省中。應首屈一指。若福州府。漳州府。泉州府。及廈門各地。花崗岩或片麻岩。磊磊滿目。一瞥而知爲礪礪之區。深入內地。則多梯田。以礪田於山遠望之如梯形故以名故一望而知人口之過多。耕田之過少也。西洋人攷查福建面積三萬八千五百方哩。凡里榜加口即英里人口二千二百十九萬五百五十六。每方哩五百七十四人。此必非過大之積算。然土地如斯其瘠。耕田如斯其少。人口如斯其滿。如惠安一縣。四面惟見花崗岩平山。某西人造予問曰。聞此處爲支那全國最貧瘠之區。信乎否乎。予曰不詳。曰此地近熱帶。而一切果實不生。如麥之生長。較倫敦尤劣。然轉觀城市與村落之住屋。其規模之宏大。建築之輪奐。彩牆畫閣。雕欄雅亭。紫白之色。交艷於目。豐富之象。歷歷可掬。又涵州小島。距廈門不遠紅壁白牆。掩映碧波。儼有半幅畫圖之概。其故何耶。曰閩民之輕離故鄉。投身異域者。比比皆是。若本國各省。若台灣。若英領海峽殖民地。若南洋諸島。若美國等處。或因貿易而往。或因耕耘而往。資本既裕。然後携歸以建屋植產。斯固無足怪焉耳。試稽該省人民之旅外者而列之於下。

同安縣 每年收穫二次。以地力之消耗。故所獲亦極寡。廢耕者亦漸有之。然村落則皆富裕也。沿海人民。或爲海軍。或業漕運。或經商海外。或售購私貨。經官所禁之物或爲海賊。即旅耕於南洋羣島者亦不少。

安溪縣 多梯田而土地荒瘠。穀類欠乏殊甚。旅耕或移住南洋羣島者頗多。

漳州府 爲閩省第一沃地。然移住臺灣者絡繹不絕。

泉州府 土地平坦。然農產物甚少。米則仰外地之輸入。臺灣之支那人。此府人居其八。移殖南洋羣島者亦有之。

惠安縣 閩省瘠薄之區。此爲其冠。雖居熱帶之下。而果實絕迹。麥之收穫亦極歉。聞廈門之水陸勞力者。多屬該縣人云。

興化府 福建省之業薙髮與豆腐者。概皆此縣人民。即其他各省之業斯二行者。興化人不少。赴上海爲水陸勞力者亦多。南洋羣島中旅人。此縣人頗多。

福清縣 福建省之轎夫。皆此縣人。

更將由廈門出口之泉漳二府人民。表記之於左。

年號

英領海峽殖民地 呂宋

香海各地

合計

光緒十三年

二一、八九〇

一一、七六一

一七、七八五

五一、四三六

十四年

四八、三六九

一三、二六九

二二、〇二五

七三、六六三

十五年

四四、三三二

一二、〇二九

一七、一四九

七三、五〇〇

十六年

四二、七二三

一二、五五九

一六、四一五

七〇、六九七

合計

更將光緒二十二年之出口人數詳列之。

英領海峽殖民地 台灣

呂宋

中國沿海

香港

西貢

五二、八〇一

七、六五二

四、四九一

二、四九一

二、四六九

九七一

往以上各地之外。尚有五十人。綜而計之。不下七萬八百九十餘人云。

史曰萬曆三十年

即一千六百零二年

呂宋殺華人之旅其國者二萬五千。其中以海澄人爲多。海澄爲

廈門縣。足徵三百年前。閩民即已移住呂宋也。

道光十五年之舊記曰。金門之地。不足於耕。其無業者多散之于外洋。如呂宋星架坡

咬啗巴等。歲以百數計。隣廈門金門之一大島也。旅日本神戶之華人。三百中之二百五十

大抵係金門人。

日本長崎自通商以來。華人之旅耕該地。及爲勞力工人。多屬隸籍福建者也。至華人之往臺灣者。閩人占二百八十萬。內十分之八係泉州人。十分之一係漳州人。十分之一係泉州漳二府以外之閩人也。

由星架坡往馬來半島耕稼或移住者。閩人最多。該半島內部。往往發見閩人之大村落云。旅非律賓羣島者。亦以閩人爲最多。然大皆業耕稼也。此外旅爪哇斯馬特拉者。亦不少。澳洲之歸斯蘭。新南越爾斯。域多利及南西澳洲等處。莫不有閩人足跡焉。

新西蘭飛履列島。亦有福建人之部落。

旅布哇之華人。廣東人居十之八九。其餘則福建人也。

北美合衆國之太平洋岸。薩克拉面河之溪谷。英領之加拿大。南美之秘魯。非洲之好望角。亦有少許福建人。

以上所表列。惟僅就由廈門附輪船出口者言之。此外附民船往臺灣香港南洋諸島者。亦不少。約而計之。每年出口人數。不下十萬。而歸國者。不出五萬人。此五萬人。每名至少携歸金四百元。總而計之。每年輸人實款。可得二千萬元矣。更由海外購入米糧。則居然豐衣足食之良地也。要之福建之地力愈衰。耕地愈少。人口愈衆。則其地人民之徙于他國愈多。每

歲撙節之資。亦隨之而愈多矣。福建之外形愈貧乏。則愈豐富。此自然之勢。僅就人口過多。耕地過少之理。以測福建之富力。抑亦皮膚之見耳。

閩人有形無形之勢力域。意外廣大。其所至之區域。東自經線二十度。西至經線七十度。即跨零度及百八十度之兩子午線。東西兩半球二百七十度之間。南則將達南半球之三四十度間。苟以詞章家形容之。必曰閩人直瀾蔓渾圓球上矣。日本異日據閩以規己國之利益線。濶言之則擴張利益線於東西兩半球二百七十度之間耳。

福建地方之富力。既如以上所言。而天然之產物。亦爲各地所罕有。如松、茶、烟、葉等。爲尤著名于世者也。

福建一省。即其人民不蓄寸金。其山野無一材木。地中無一煤礦。然以逼近臺灣之故。且其沿海羅列無數良港。據一可以制臺灣海峽之死命。是以經營該省。萬不能付諸等閑。況其利源若是之大乎。

南嶺大山脈。蜿蜒東赴。達閩境而俄然北折。是以閩浙形勢。儼與中原割斷。東界高嶺。西臨大海。恍若天然之獨立寰宇。自地理上觀之。閩浙二省。不但區域合一。其利害休戚亦相同也。浙省沃野千里。水利縱橫。氣候和煦。物產饒富。固不俟論。惟日本置該省於利益圈外。僅顧及閩省。是則吾國之經營對岸大陸。其利益尙有微末之感也。

雖然昔英意二國會前後與北京政府訂浙江不割讓之條約。所謂二重不割讓之地也。英國某氏公言於下議院曰。浙江爲長江支流所注之地。是在英國之勢力圍中云云。雖然浙江全省皆錢塘江之灌注地。水利所及之謂而非揚子江也。以該省爲揚子江之灌注域。不如謂爲福建之支省之爲當也。英國之學者又曰。揚子江支流與錢塘江支流共居一合同地盤之上。今錢塘之出口。即昔日黃河入海之故地。故浙江可謂之爲揚子江之灌注域也。是殆等於拿破侖第一之占領拉英河。南德意志諸邦沿岸。戲言荷蘭在其下流而爲法國之領地而已。若是則吾徒亦可言南嶺大山脈入浙省渡海而復起於日本薩摩肥後之境內。是浙江與日本九州之幹部共處一地盤之上也。故謂浙江爲日本九州之圍域亦無不可。然余輩不欲以學問上之戲言相爭。復不嫻於外交之辭令。惟冀英國讓該省爲日本之利益圍中物而已。蓋英國之勢力區域。但揚子江之所灌注地。其面積亦已占十二萬五千方里。日本里每七里一里約中國人口二萬萬有奇。面積之廣六倍本國。人口之衆五倍本國。尙欲逞野心於浙江將來統治之事。豈易言哉。英國近因圖於長江一帶擴張水師增派艦隊矣。然水師之勢力所及。僅其沿岸而已。斷言之則小砲艦之砲力所及。即英國之威力所及之地而已也。欲駕禦茫茫卅五萬五千萬方里之面積。二百兆之人民。非藉強盛之陸軍力。其有濟乎。其無濟乎。吾知其難決矣。然則英欲擁強大之陸軍力。其道何由乎。其以英人爲士官而訓練華人。以控

制中國之土地與其人民乎。必有倒戈相向之患。其危險英人已當知之矣。抑由印度調製重兵乎。則印度土兵之技倆不可賴。且又不能多遣之外征。果爾。則英必悟日本以外無握強大之陸軍力者矣。英既知己力之單薄。揚子江一帶地。尙難制禦。必進悟制禦浙江之不勝任矣。英如計及于此。必悟棄浙省而讓之於日本。不獨日本之利。亦英之利也。雖然。英嘗欲以舟山列島（隣浙江）爲海軍根據地。即日後讓其岸於日本。亦可聽彼占領之也。至於意大利之關係。則該國前曾向北京政府要素三門灣。未遂其志而去。然彼之定浙江不割讓之約。惟條約一紙而已。一切經營計畫皆未有。故該國干浙江勢力。實薄弱太甚。且以該國內政觀之。將來必不能染指于浙江也。

東洋之危機

日本報

俄國外交之勝利

俄國提出北京撤兵之議。既不能得英德之承諾。聞俄國遂電致駐北京俄軍司令官。令其屯駐兵一萬五千。是否雖不得而知。然思俄國提出撤兵之議。無論爲各國所容與否。而俄已得計矣。夫俄之爲此謀也。豈真有愛於中國乎。豈真有望東亞平和之速成乎。既無是心。則不必求是事成也。惟求其足以博華人之歡心。探列國之意向。而得東亞外交入手之權而已矣。今俄之提出此議也。而列國不應。則華人將必德俄而怨列國。即天下之希望平和。

者。亦莫不欣欣舉首歡望於俄矣。俄人內則包藏禍心。外則緣飾正大。千古奸雄。首推操莽。今俄國之外交。始不肯讓焉。

日本人某久在俄京。行將歸國。其旅舍之老嫗慇懃挽留之曰。君歸未及國門。而日本或已隸俄之版籍。君亦將爲俄人。何事僕僕於風塵耶。以旁人觀之。則以爲此老嫗出言不恭。而故爲侮辱。不知實老嫗本心之言。因愛某而後乃有此忠告也。俄國侵畧東洋之國。是其國雖小兒老嫗亦莫不知之解之。而世人猶有妄信其甘言翻弄者。其愚真不可及也。夫俄國侵畧之策。悠揚不迫。如大河之流。忽而飛流潮湧。忽而湛然平蕩。不急而能速達其目的。此實俄國之秘訣也。今回俄國對中國之舉動。或不必盡採激烈之手段。蓋不欲直傷感情也。且俄之經營西伯利亞中亞細亞及四面八方等處。有形無形之事業。不能不仰外債於他人。豈俄國只顧急於侵畧土地。不憚犯外國之疑忌。而不顧其資本所從出耶。故吾意其今回對中國之手段。或用平漸不用亟迫也。然則俄國何以畧取滿洲。蓋固其經營既已確固。今日不占據。將待何時。且其一面以好辭玩弄中國人與列國。使中國人不知怨。列國不得藉爲口實。而後殆實行其侵略之謀。其計豈非狡而密哉。且今回俄國提倡撤兵之議。其所得之益有二。一得中國人之歡心。一探得列國之意向。彼既以占據爲口實。而我亦得乘此以希望其機會。天下亦不能獨爲拒我。故列國之不應和撤兵之議。亦俄國所心喜者也。

南支那與北支那

上海電報謂李鴻章與俄國結有密約。將北方諸鑛山鐵道讓與俄國。及貸金于俄。以償英國之債。而俄將保置李鴻章爲清政府主要之位地云云。此報確否。不得而知。然計彼平日對北方之念。已絕無感情。此不特李之一人。舉南方之人莫不皆然。昔伊藤侯遊支那歸。撫然曰。『即支那中所稱爲諸豪傑之一人者。亦無全國之思想。只汲汲於一地之利害而已。其如是則支那不至瓦解不止。』蓋支那人之腦裡。絕無一人有全國之地圖。南人不顧北方。北人不顧南方。即稍可稱爲吾東亞之政友者。如李劉張等。亦不過於南方稍有熱心。而對北方則大異也。吾日本立於彼南北之間。當開化彼等。使彼等知有全國之觀念。深入人腦中。以爲將來東洋對外競爭之地位。此吾日本之責任也。

譯者曰。南北分派之弊端。是中國之一大病源也。我全國錦壤團結無比。若一方爲他人染指。則於全國之關係甚大。吾嘗聞號稱爲明達者之語。亦多主南北分治之說。吁。何其見解之陋。而思想之拙耶。夫治國者。睡榻之側。猶不許他人鼾睡。如俄國侵略波斯英國干涉之類況自己一天然團結之國乎。合勢則強。分勢則弱。將異邦猶且合之。是也況欲占奪朝鮮日本拒之也。是也況本爲一團體之國。而反自離析之乎。且我國之恃以自守者。以各國之來侵我不易也。今以腹心之地與人。是縱虎入堂奧也。虎在門外。猶恐難拒其不入室。況縱之入室。

焉能拒之不啖人乎。今日以數千年之團體。猶不惜一旦棄之。況他日分離之後。而能有聯合之感情乎。且眼光如豆之輩。何往而不見小。今日於南北而有畛域者。將來於各省能保其無畛域乎。國之興衰。必有所自。今中國日被割據。而猶不知痛癢。蓋以無腦筋之人之多也。悲夫。

詳論漢事

字林西報

鄂中某大員者。近日在漢口捕殺唐才常等三十餘人。其間隱情之處。外間莫悉其詳。不可不查其實也。彼唐才常等三十人者。據本館訪事函稱。固爲阻遏亂萌起見。卽某大員平日所云力圖綏靖地方之宗旨也。且係中國維新黨。或稱康有爲之羽黨。究其命意之處。有三大端。前經該黨刊布傳單。一曰力扶光緒皇上復辟。二曰保護各屬教士教民身家產業。三曰別立政府。俾中國漸臻文明云云。茲者以其在漢約期起事。謀爲不軌。罪以叛逆。置諸典刑。固其宜也。但其中情節。想駐漢英領事當必究其底蘊。胡爲而興此大獄也。想彼唐才常等雖屬至愚。斷不以區區三十人貿然在漢起事。其理明矣。況其間多人係曾赴日本遊學回華之學生乎。唐等特恐長江各屬哥老會乘機竊發。力圖消弭。故長江至今安然無事者。未始不藉於唐等之力耳。蓋唐乃湖南產。在哥老會中有絕大權力。該會各首領無不聽其指揮。唐嘗力禁其輕舉妄動。某大員前有所聞。或以唐具有此等權力。恐爲貽害地方。

必頻及早剪除。故爲此舉耶。憶自政變以來。該大員固極趨承舊法者。茲就現事而言。北京各使署前後被匪攻擊。均經奉旨特允。彼時南省各督撫雖經立約保護地方。得獲安全。然其間實多守舊者也。即如此次西兵入京。中國果有深諳外交之大員。則必力諫勿庸西遷。何至使兩宮僕僕於數千里外耶。

又云。近日唐黨之案。竟成大獄。殊出意料之外。其黨二十八人。刻已一律處決。先於禮拜殺二人。禮拜三日殺十一人。某日又殺十五人矣。內多外埠民籍。到漢不過一二禮拜。就捕後乃直供不諱。爲康有爲之羽黨。顧其間不乏明達幹練之材。使導之以正路。畀之以權符。則裨益於中國者豈淺鮮哉。此外漢鎮各種會匪。實繁有徒。該匪志在幸災樂禍。遇事生風。乘機竊發。以遂其欲。惟唐等有無與之串通合謀。抑或各樹一幟。不相干涉。則不得而知也。究其宗旨各別。唐等維新黨者。則主力保西人。其他會匪則以戕殺西人焚燬民屋爲首義。以此觀之。則未免欲加之罪。爲之壘合耳。

俄人處分支那議

日本某報

此次支那肇前古未有之奇亂。鎮壓而蕩平之之力。俄國最多。即循舊例而與清廷開始和議。俄國之握發議權亦較重。雖然。自吾人思之。我俄國壟斷所有問題。以買各國之怨。不若速解決支那問題。而迫之以威。施之以惠。之爲優也。

俄國對支那之策既定。則列國之隨吾舉動而爲轉移也必矣。欲保世界之安寧。謀已國之幸福。必以杜絕割地分土之要求爲第一義。此吾國待支那相傳之舊術。亦各國待支那之老例也。揆諸理與時勢。蓋最適宜耳。

轉而傾覆滿洲朝廷。蹂躪四萬萬人民。分裂二萬里土地。使歐人之威大振於東亞。亦痛快壯絕之舉耳。雖然。破滅支那。不過一舉手一投足之勞。然遠瞻前途。細思來局。則所謂以上之急烈手段。其害不可枚舉。故不如任其賠償重款。而保持和局之爲愈也。識者之見。想皆略同歟。

俄國所執之方針既若此。則此後必善聯清廷。享無窮之厚利。且尤須杜絕永遠東亞之紛擾。如曩者日本之強占遼東半島是也。日本吞併朝鮮之陰謀。至今日愈顯而迫。吾人尤不可不豫防之。蓋東亞飛火之日。即吾國破產之期耳。

右爲俄國古拿齊報所揭之論。該報社係該國保守黨領袖麥斯德公爵所設者也。次落威報西八月二十一日所揭之論說。後譯其大意於左。

聯合軍拯救公使之目的。既已達矣。然則此後之目的。在要求賠償與杜亂而已。然賠償杜亂。抑非易事也。說者曰。列強欲雪以前之憤。絕支那將來之兇暴。必於現時重創之。使之膽破心寒。重創以後。復向其要求鉅款。使之國困民空。永無虐待外人之夢。此策之上也。

以上所云。其差謬不難看破。夫以強暴手段待支那。使之生恐懼戰兢之心。豈統禦四百兆之支那人之善策哉。今日之支那人民。雖不足恐。使自今而後。改革一切國政。用文明之器械。刷古昔之積弊。則其勢誰能當之耶。假使歐洲列國。協同嚴禁輸兵器於支那。則支那必廣建製造兵器廠以造之。於是不須數年。而支那全國之兵備充足矣。可不懼哉。目下急務。在聯合軍各司令官與夫外交官。潛心靜氣。併力以推將來之談判而已。無十分成算。則談判不可驟開也。今列國公使既安然救出。此後局面更緩。聯合軍惟坐鎮北京。徐觀清廷之動靜。完全天津太沽間之連絡線而已。此外則待清國主權者出。以開始談判也。至於開萬國會議於歐洲何都城。用以決議支那問題。此則非吾人之所望也。

論處分支那

日本某報

北京既破。各國聯軍救援公使之目的已達。然一切善後處分。頗難着手也。俄國則首倡撤兵之說。德固有索治罪魁之議。意見紛如。甲然乙否。茫不知定點之何在。今據歐美新聞雜誌。以察世論之趨向。蓋亦不必求諸一致也。

隔週評論。普爾濟雅氏曰。此舉必掃蕩北京。空其所有之物。使支那人民之心目中有故宮禾黍之荒涼淒慘。庶足以警其冥頑之性。破其沈迷之夢也。或我英之力不足以遠辦此。則可推日本爲之。蓋日本軍威甚壯。國境相鄰。爲之甚優也。滿洲朝廷既已顛覆。是支

那四百餘州。已無中央政府之跡矣。此時可招列國會議。而決然分割之。至分割之方法如何。列國固早有把握。而會議所則可主張于倫敦開之。

古林武德氏著論述其對清之意見曰。清人之暴虐已極矣。不可不示威以懲戒之。并此後對支那之政策。當斟酌適宜之法。他國有征服支那或分割之舉動。我英當于未贊成之前。而再三熟究其得失焉。

台西氏之言曰。英國唯當勉盡能力。維持支那之現狀而已。其他非策也。

的鋪羅麻替加斯者。有名之外交論者也。嘆英國外交上對支那之失策。著論以責之曰。羅慈別里卿固執已見。遂至任德國逞志于極東。不得干涉之機會。從此則英國欲不受三國同盟法俄德之困苦。不可得也。又德國占領膠州灣之時。沙士勃雷侯若肯以一言阻

塞之。則英國在支那之勢力。不至稍衰。而黃種之禍。或亦可緩。然完全之策。今已失敗。補救之方。更不容遲。則一旦支那瓜分之後。爲我英計。莫如保支那之餘地。使其莫都干南京。以圖偏安之局。而置于我保護之下。庶猶得收桑榆之效也。

寬典波拉利雜誌載支那人之支那一篇。邊補里的氏之作也。其說曰。列國之對支那人。之支那。第一宜規則于一致。其實施之方法。則當以數國或一國擔荷恢復全土秩序之責任。全土之鐵道概敷設之。又列國之間。一面協力同心。以開放全土之門戶。唯不得偏

悉一國之私。必宜泯一切之猜疑嫉妬。各指定其勢力範圍之所在。而後會議一適當之政策。各就其地以執行之。則得治支那人之法以治支那矣。

以上名節皆英人之論。除普爾濟雅氏之外。無銳意極口主張分割者。亦可見其國民政黨對清之大概也。尙有俄法德美各報之公論。容續抄譯之。

論中國事變及國際法

日本中村進午

欲知現時列國對清國之國際上關係。當先以歐洲各國之特色。及我國與清國之特色比較。以觀察其情勢。

第一法國 俄法同盟爲何而起乎。無他。對德意奧之三國同盟耳。即少讀外交史者皆知也。俄法同盟之結果。俄國之享利益夥多。而法國之利。不過僅可以牽制德國之行動耳。當明治二十八年干涉遼東附還之際。其俄法同盟之條約。記載對德奧意同盟之事。作爲公然之事實。至現時亦然。若一朝日俄之關係破裂。法國果能以同盟之誼援助俄乎。未可必也。蓋彼兩國之同盟。所謂義俠者。不過單對德奧意三國同盟耳。此外別無他意。若夫爲此同盟之連鎖者。則法國之金力是也。法國以金力買俄國之歡心。凡百之事。皆供給俄國之資本。俄國亦樂得因之以興起各事務。爲固定之資本。唯但於返還一事。則絕不介意。而法國亦不期返還。但祇藉其同盟之勢。以制德國則足矣。此法國之金力特色也。

第三俄國 俄國之特色可記者。農業與君主專制政治也。至若外交之巧亦足多者。即其已事言之。獲大連旅順。奪土耳其黑海之地。皆不借兵力而得實利之確証也。特其對土耳其也。爲列國所注視。故雖欲以戰勝之餘威。逞其野心。而當爲列國所阻。卒不能達其目的。遂因而外交之巧妙。至成今日之形勢。能不劬一兵。不折一矢。而收巨大之利。此其所以爲俄國乎。俄國之特色。有不止此者。彼彪然大國。能統一之。亦不易易。況人種之雜多。風俗氣候之不同。如俄國者哉。能統一之而使皇帝之威德及於四方。實可嘆稱也。雖歐美各國常云。非立憲政治。君民共主政體不能治民。行專制君主政治。是野蠻之國。然俄國能以專制君主政體。統御如許廣土衆民雜族。而無些少障礙。亦足奇也。豈非特色哉。

第三德國 德國行立憲之政。軍政學術皆名冠當世。加以輓近工商發達。居然與英美並駕齊驅。各處市場。貨物皆有足與英美抵抗之勢。至探其內情。則有種種黨派。如亞路沙士羅連黨。其所屬之議員有十一名。以再報法國爲目的。以是觀之。德國之行政上非困難可知也。

第四日本 日本人之慣語曰。日本東洋之英國也。東洋第一之商業國也。其實不然。以日本關稅之收入額。較之中國。實有未及。然則以海軍爲東洋第一乎。夫日本之戰艦。徒漂浮於東洋各國之港灣。無一定之根據。加之財政困難。不能與各國比肩。然則以陸軍稱雄乎。

若戰雲一度。起於大陸。日本能出五六十萬之兵乎。若以工業論。則北海之砂金不足道。至於足尾之銅。九州之鐵。亦不足供軍艦及種種之材料。至若學術法律政治。則遠不及歐美。如謂以日本之風光稱美。實不能多招外人之矚目。火車之遲鈍如蝸牛。道路又甚凸凹。少雨則泥濘股脚。其不便不可言狀。但有一可記者。唯與各國聯軍齊戰中國。日軍勇猛冠于世界之一事而已。

以今之形勢觀之。日本之兵力。得占極東第一之地位明矣。日本人之平素想念。以爲在東洋之實力。薄弱於歐美。如東洋一旦有事。英國一電之下。可集數百堅艦。俄國一令之下。可得無數勁旅。此等想像。可因今回之事。而盡消之矣。日本之軍隊。於明治二十七八年之戰役。嚴守國際法之條規。秋毫無犯。今回之役。彼二三國之軍隊。奪略良民財物。凌辱良家子女。日軍本隊。規律整然。以買中國人之信用。使彼依賴日本之武力信義。蓋日本守國際法之力。足誇於世界之一大特色也。

第五中國 中國人之所有特色。與歐洲人比較。則中國人之特色殊多。世人謂其無愛國心者。謬也。彼等尊重祖先。視先祖墳墓。更重於己之身體。若外人建築鐵道。有破壞其祖先墳墓者。則必舉戈相向。又其團結力之富。甚可感者。如服裝一事。可見矣。彼無論至何國。皆用其本國服裝。橫行闊步於大道之上。此中國人之富於團結力之一證也。

且其富於蓄財力。又其一大特色也。中國人之出也。甚古。其目的皆在積蓄多金。以彼如斯勤儉。加以有堅持與自重之心。因此於歐洲之商業。中國人之能博信用。過於日本人數等。日本人賣物於外人。專炫飾其貨。辦爲騙誘。其實際則貨甚粗惡。故不能博人之信用。而中國貨物之聲價常不減。實足令人感心者也。

人或曰。中人富於排外思想。惡外人如蛇蝎。雖然。此排外思想。非中國所獨有。而歐美各國人亦莫不有之。如英人指德人爲野蠻。不唯不屑與相交。亦且排斥 *Watte in Germany* 德國製造品。

德法及英俄之間。亦皆如是。且歐洲諸國之排斥猶太人爲尤甚焉。故謂排外思想者。非中國人之專有物也。若謂因中國有此思想。可分割之。則歐美列國亦應入分割之列。然則余輩於今回中國之事。不特稱其爲無罪惡而已。且實足尊敬之。此余之所不憚斷言之也。事變方始。外國即派多兵於中國。以爲保護其旅居之民。已有少脫常規之感。列國又以第一波蘭目中國。曰。中國戰敗國也。野蠻國也。宜其分割之云云。然則中國果有何罪惡。不可分割之乎。若謂中國屬於國際法之外。不可以國際法律之。宜乘機藉勢以分割云云。此不過因殺二三教士。而謂其罪遂至不容於滅亡。然則我日本於三十年以前。亦曾傷法國公使館員。燒燬英公使館。亦應滅亡矣。而日本不唯不滅亡。並片土亦不被割取。今世界之文運大進。國際法亦大進步。以殺一二教士而略取膠州。因居民不安而割割滿洲。豈非奇

怪之極耶。

且夫近來列國所口稱勢力範圍者。吾人之所甚驚訝者也。夫取他國之地圖而妄加以朱線。遂謂某地是吾之勢力範圍也。如山海以北稱爲俄國之勢力範圍。山東江蘇則稱爲德國之勢力範圍。揚子江沿岸及安南東京雲南則稱英法之勢力範圍。嗚呼。是豈非背法非理之言耶。今假令以烏拉爾以東稱爲日本之勢力範圍。俄國朝野必大震怒。若謂因中國無力之故。遂任意敢爲之。則國際法之謂何。夫國際法之眼中。力無強弱。國無大小。唯以限制各國放恣爲目的。近來欲於支那限制列國之舉動。非先以國際法之正理正道不可。日本以遵守國際法之大特色誇於世界。不可不以國際法限制列國之任意妄動也。

論義和團事與俄國始終之意見

外交時報

觀俄國將校在北清之舉動。則俄國所執者。殆分割主義歟。以後因事實之變化。或遂歸此主義。固觀度測。然不能因將校之行爲。遂認聖彼得堡政府之意亦在此也。蓋俄國遠征將校。恒握無限之權。其在外之行爲。均出獨斷。不待政府之命令。故恒有將校在外之舉動。而政府因外交上之利害。或爲之或否之者。是俄國之慣例。而自其已往之經歷上觀之。即能悉也。

俄國現今之對清主義。所堪憂慮者。不在分割主義。實在他點。故茲不論其分割不分割。而

述其點之所在。

俄國于出兵時。已宣言其目的在助中國回復其秩序。而非與中國開戰矣。是時清廷之實情。尙不詳悉。西后端王爲主張此事之人。尙無知者。故人不詫異視之。

華德斯任指揮官之時。清廷之實迹。已人人共見矣。而俄國之政策。猶抱初意。且於八月十五日之機關新聞宣言之。其畧曰。

俄國雖以法國及他強國之協議。置所派兵隊于德國元帥指揮之下。然非遂改其施政之條目也。俄國毫無利己之意。唯勉力回復鄰國之秩序。而守歷史傳來之主義耳。縱中國騷亂無已。俄國續派兵鎮壓。亦不背此主義也。

其所謂歷史傳來之主義者。即一千八百六十年英法合軍入北京之時。使以誤拿得夫爲中國調停。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中日戰爭之役。爲中國索還遼東諸事也。蓋俄國之所以派兵與列國攻北京。唯圖回復秩序之便利。而遂與中國政府失舊來之和好也。

當此之時。北京陷落之報。猶未達於歐洲。至八月十七十八日。始得短報。至二十三二十四日。得上海電報。始深悉其情況。遂于廿五日提北京撤兵之議。于是日以長電達駐各國外交官。使以之達各國政府。而求其贊成。其電文中所宣俄國政府對此事之目的。其一即保護北京之俄國公使館。及俄國臣民之安全。其二即助中國現政府回復其合法之秩序。而

其處置此事之準則。第一曰維持列國之一致。第二曰維持中國從前之國家編制。第三曰不爲分割中國之先導。第四曰回復合法之中央政府。使依列國之協力。以維持其國內之秩序。

由以上所宣言者觀之。有最宜注意之點二。

其一在回復西太后之舊政府。夫所謂維持從前之國家編制。所謂回復合法之中央政府者。果何事耶。夫西后與諸臣之政府。非所謂合法之中央政府耶。使彼等仍執權以行舊日之政。非所謂合法之秩序耶。而俄國欲回復之。維持之。其所圖者果何在耶。無他。亦以西太后之舊政府。既心服俄國。既詐俄國以無限利益。於俄國以後之要求。既將無命不應。而忽以此次之事變。一旦變更之。甚非俄之利也。且西太后之政府一斃。或南方諸總督起而爲改良政府。或他人起而立革新政府。皆于俄國之經營上生不便者也。故使李鴻章回復其勢力。保西太后。使益賴俄國恭事俄國。皆俄國政府所甚望也。

其一於前後兩次宣言。無一語及懲罰中國政府及擔承以後事。是爲最不可思議之點。而自俄國觀之。則最合理者也。俄國之待中國政府。恒裝助弱之仁義面孔。以籠絡之。而以強迫之手段。讓之他人。是其外交之無上善策。而八月十五日之機關新聞所謂歷史傳來之主義也。嗚呼。自堤北京撤兵之撤。而人所岌岌之懲戒。現在擔承將來諸語。俄國則不出于

口。宜前時中國政府樂墮彼術中也。

雖然西后端王既爲義和團之主張人。則不可不加以嚴罰。豫防後患之再生。則不可不收其擔承。故英德皆反對北京撤兵之議。而法國雖與俄同盟。於得爾解塞之演說。亦謂聯軍於破北京之後。尙宜對過去求賠償。向將來收擔承。合衆國對俄政府之提議。亦只虛言上表同意也。

如是。故俄國與他國間之大問題。不在分割與非分割。而在回復舊政府與否也。

評論中國結局

日本報

預測將來變局結果。大旨不外乎賠償已往之軍費。及擔保以後之和平二者而已。然前一項中國或可漸次賠償。至於擔保日後和平一事。則列國中當於此時議定。以期實行。其辦法亦不能出於一途。譬如迫令中國政府改行新政一事。既能實見施行。其他二三列國。有不得不讓步者。不論其南方北方。均須一律保其和平於將來。則先當實行於中國政府。須官民之視教民與平民一律看待。不得異視。此其一也。而各國更當認真節制其在華之教士。今特舉擔保中國北方平和一端而言。則直隸灣一處。必須撤去一切軍備。以爲完全自由之口岸。不論何國。均須不設軍備。此乃裁定將來變局結果之第一策也。天津太沽兩處。中國固不得再設軍備。而旅順口俄人之軍備。亦不得再行撤去。此自然之

結果也。至於威海衛之英軍。亦可撤去。蓋亂端之啓。皆由於土人之危懼猜疑而生。此次華人擾亂北方。一則由於民教不和。而一則由於俄人來據旅順。且睥睨直隸灣。而使土人忽生疑懼。故欲圖擔保和平。莫如先去此疑懼。俄國欲連絡其西伯利亞鐵道於黃海沿岸。故特永借大連旅順二港。現在永借之權利。雖依然自在。而欲以此爲東方屯兵地步。不僅有害於列國均勢而已。日易滋北方華人之危懼。不知鐵道原文明之利器。港灣亦通商之要具也。俄國既得開築之權於滿洲。又得永借之權於旅大二港。天下誰無戒懼之心哉。故俄人而存心於擔保和平也。當於此時撤去遼東軍備爲始。

俄人而撤旅順之兵備。英人固不必在威海衛設備。直隸灣如此開闢。全爲自由。而天津太沽之間。亦爲中國北方第一商埠。一無障礙共進文明。緣中國北方。若不開闢商埠。則華人与外人永無交通。至於土匪偶然蠭起。在中國殆爲平常事耳。若恐其蔓延於天津附近。則列國定准若干年限。若干連軍。常駐該處。亦無妨碍。如是辦法。則德國之膠州灣將如何處置乎。德之於膠州灣。實猶俄之於旅順口也。既有此永借之權。則列邦又不可不禁止其設軍備於該地也。何則。俄國撤旅順之兵。則變局自然結果。且俄人既謂於滿洲三省平亂以後。自應退去兵隊。則直隸灣開闢之事。固有可成之望。亦一要策也。舍此不圖。將來禍亂再生。可計日而待也。否則徒有戡定變局之名。而無戡定變局之實。卽

我日本屢出大兵。仍屬一無裨益也。

論清國財政改革之急務

日本松岡忠美

今清國因暴徒之發作。遂至構難于列國。國家之存亡幾不可測。不幸而被分割即已矣。若保全有可期。則當以財政問題爲第一急務。清國若放棄此問題。而取姑息彌縫之策。以希一日之苟安。仍如今日之不變革。夫如是假使即能逃滅亡於今日。而異日亦必因財政以自滅也。故眞欲期清國之保全。必先要大革新其財政。以圖政紀之振張。惟是清國財政。無詳細之報告。又無精密之材料可證。則考察甚難。幸有新聞紙上之報道。亦稍可得而徵考。按其所報之現狀。至近年來則愈趨愈危矣。內之戰後經營之事業增加。外之外國借入之債積長。顧其財源則惡稅之誅求無所不至。人民之困苦已極。國費之增加如此。財源之困竭又如彼。清國財政之前途。欲不危其可得歟。

清國之歲入果達至幾何之額。雖未得而確知。然據駐上海英領事遮尾順氏所載。在上海加捷脫新聞上之清國歲入調查。由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至翌年二月一日。又以清國政府戶部上奏及上海中報之揭記相對照。其實如左。

遮尾順民調查

戶部調查

地租

三二、八五〇、〇〇〇兩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鹽稅	一三、六五九、〇〇〇	二二、二〇〇、〇〇〇
釐金稅	一二、九五二、〇〇〇	一三、四〇〇、〇〇〇
海關稅	二一、九八九、〇〇〇	一五、五〇〇、〇〇〇
內地關稅	一、〇〇〇、〇〇〇	
阿片稅	二、二二九、〇〇〇	二一、四〇〇、〇〇〇
其他諸稅	五、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八八、九七九、〇〇〇	七二、五〇〇、〇〇〇

吾輩於此二調查中。將以何爲最可憑信。然不必拘也。但即此可推想清國政府之歲入。不出由七千萬兩至九千萬兩之外。以彼如許之大國。而歲入不足一億萬兩。即假有一億萬兩。然以國民之頭數分之。不過四角五。其數如此之少。而民尤苦於苛稅。實令人難解其故。我日本之歲入。以人頭分之。約五四七角。俄國十四圓。英國二十七圓。以此比之。則清國固輕極矣。而尤稱苛稅者。蓋由徵收之法不善所致耳。歲入之狀況既如此。今更進檢其歲出若何。彼自甲午戰役之後。諸般費用。皆頓加增長。唯恨不能探知其實數。然祇以遮尾順氏所查戰爭以前之歲出。亦稍足以資參考也。今將其表列之於左。

中央政府皇室及滿洲守備費

一九、四七八、〇〇〇

兩

南北兩洋海軍費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海防費及洋式練軍經費

八、〇〇〇、〇〇〇

東三省及甘肅省邊防費

六、六四八、〇〇〇

稅關燈臺炮臺及土木諸費

三、九七八、〇〇〇

十八省行政費及軍備費

三六、二二〇、〇〇〇

國債費

二、五〇〇、〇〇〇

其他諸費

二、一五五、〇〇〇

合 計

八八、九七九、〇〇〇

以上諸費約八千九百萬兩自西曆千八百九十四年光緒二十年以後。北洋水師復興。每年支出造艦費百八十萬兩。又購買兵器及製造等費數百萬兩。

又清國近年募借外債增加之數如左。

募 借 年

金 額

利 息 種 類

債主國

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

六二七、六五五

〇、八〇

金貨債

英國

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

一、六〇四、二七六

〇、八〇

銀貨債

英國

一八八四年十年

一、五〇五、〇〇〇

未詳

銀貨債

英國

一八八六年十二年

二、二五〇、〇〇〇

未詳

銀貨債

英國

一八八七年十三年

一、六三一、〇〇〇

〇、五五

銀貨債

德國

一八九四年二十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

〇、七〇

銀貨債

英國

一八九五年廿一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

〇、六〇

金貨債

英國

一八九五年全

一、〇〇〇、〇〇〇

〇、六〇

金貨債

英國

一八九五年全

一、〇〇〇、〇〇〇

〇、六〇

金貨債

德國

一八九五年全

一五、八二〇、〇〇〇

〇、四〇

金貨債

俄法

一八九六年廿二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〇、五〇

金貨債

英德

一八九八年廿四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〇、四五

金貨債

英德

一八九九年^全廿五年

二、三〇〇、〇〇〇

〇、五〇

金貨債

英國

自千八百七十四年始。至千八百八十七年。共借外債五回。皆年年依期償還。至甲午戰爭開始之時。未償還者僅約不過五十萬磅耳。因戰爭之役。爲戰費及戰敗費之迫。故籌借外債又起。由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九年。前後六年共借外債九回。其驟增之迫。甚可驚也。右各債共計約五千九百四十餘萬磅。^{一磅約值華銀十元}即除鐵道債外。^{一八九八年及一八九九年之公積是鐵道公積}其年年應償還之額如左。

年次

償還額

年次

償還額

一八九九年 二二、二七六、二〇〇^兩一九二三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兩

一九〇〇年 二四、七二〇、九〇〇

一九二三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〇一年 二四、五六四、九〇〇

一九二四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〇二年 二四、四〇八、二〇〇

一九二五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〇三年 二四、〇八〇、七〇〇

一九二六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〇四年 二三、九三五、三〇〇

一九二七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〇五年 二四、七七二、五〇〇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〇六年 二四、五六〇、七〇〇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〇七年	二四、三四六、三〇〇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〇八年	二四、一三〇、四〇〇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〇九年	二三、九〇八、三〇〇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一〇年	二三、七〇四、八〇〇	一九三三年	一三、一〇六、九〇〇
一九一一年	二三、四八七、一〇〇	一九三四年	六、〇七四、四〇〇
一九一二年	二三、二七四、四〇〇	一九三五年	六、〇七四、四〇〇
一九一三年	二三、〇五六、七〇〇	一九三六年	六、〇七四、四〇〇
一九一四年	二三、八四三、八〇〇	一九三七年	六、〇七四、四〇〇
一九一五年	二〇、二〇五、五〇〇	一九三八年	六、〇七四、四〇〇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三九年	六、〇七四、四〇〇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四〇年	六、〇七四、四〇〇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四一年	六、〇七四、四〇〇
一九一九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四二年	六、〇七四、四〇〇
一九二〇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四三年	六、〇七四、四〇〇
一九二一年	一九、一九一、七〇〇	一九四四年	一、〇一二、四〇〇

合 計

八〇三、三九八、九〇〇

如右所列。須自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起。往後四十五年間止。方能盡還。其鉅額達八億萬兩以上。若合計鐵道債則達八億五千萬兩。欲清償之。即盡以清國每年所入爲還債之用。亦須要十年。甲午戰爭之前。清國之外債費每年約二百五十萬兩。自後外債日增。則歲入日形不足。至其每年不足之額。雖不明其確數。以吾輩所計。則達三千萬兩以上。果然吾不知清政府將何以填補此不足之鉅額乎。

今檢中國之財源。其主要者爲地租、開港場收入、釐金、稅鹽、稅阿片、稅內地關稅、六種。然則增徵此等諸稅。以填補歲入之不足。救財政急迫之艱苦。亦不難事。雖然細觀是等諸稅。其增徵之事。亦似有難行者。請先就地租而言之。中國本是尊農政治。以蹈襲其古來之故例。故地租一項。比他稅甚輕。苟或一旦增徵。徒令民心激昂。以啓內地之擾亂而已。以中國之現勢觀之。有不易實行者也。若夫開港場收入增徵之事。本實一大財源。唯是欲行諸今日。增加收入。以補歲入不足之鉅額。則非易望也。蓋關稅改正之事。必不能不經外國之協諾。然此事乃中國之所熱心。而外國之所冷淡者也。今日欲能達此目的。則甚難矣。至于釐金稅之增加。雖或可行。然實於商工業之發達。甚爲抑阻。且於財政上反生一大影響耳。加之釐金之法。實爲最繁之稅則。分卡長任意徵收。除戶部指定額之外。其餘皆以充以實。此實

法。其迂謬可謂極矣。既增稅不能救其財政。將何以爲法乎。曩清廷以一時糊塗苟且之政。策准詹事府左中允黃思永之議。於西曆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三日發諭制定昭信票。公布各地。令地方官普勸民間應募。然其民以政府爲不足深信。故多不應之。其募集之額。概算不過如左。

安徽省	三、〇〇〇、〇〇〇
江蘇省	七、〇〇〇、〇〇〇
江西省	六、〇〇〇、〇〇〇
廣東省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廣西省	五、〇〇〇、〇〇〇
河南省	三〇〇、〇〇〇
山東省	二五〇、〇〇〇
奉天省	三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三一、八五〇、〇〇〇

初意預擬募集額一億萬兩。不料結果只得三千二百萬兩。且此內多有口約之應募。而實際以銀換股票者無幾。後因勸誘之法不合宜。民間屢訴其不平。遂發上諭令除北京及外

省官吏應募。與民間已允應募之外。一切停止。於是內國募集之舉遂作罷論焉。

增稅既不能行。內國債又不能募集。清國政府之財政政策。則無方法可施。於是諭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九卿等。命其整頓各省釐金關稅及鹽課。使會議其事。而其結果遂於西歷千八百九十九年七月十一日發整理財政之上諭。其上諭所言以下各款。

一特派剛毅於江南諸省。查辦關稅釐金鹽課等。

二勒限各省將軍督撫於三箇月內詳細稽查關稅以下諸稅。酌量照帳冊裁去陋規中飽之額。以綜核提歸公用之額若干。擬定章程奏上。

三限盛宣懷於三月內將輪船招商局電報局之收支數分晰開具清單。

四命裕祿查明開平礦務局之實際情形。一體辦理。

五命整頓漠河遷安兩金礦。

六命嚴飭承辦關稅釐金鹽課等各員之私曲。

七命各省將軍督撫自籌餉練兵。於各所管轄之地。通局籌劃布置。

如上諭所言。剛毅南下籌款。與各督撫會商。各督撫亦奉命查辦其所得之新增歲額入概算額數如左。

直京釐金總局

二〇〇、〇〇〇兩

鹽庫

一三〇、〇〇〇

上海道

一〇〇、〇〇〇

招商電報兩局報效銀

一〇〇、〇〇〇

南京練將高等兩學堂閉鎖

六〇、〇〇〇

南京機器局

三〇、〇〇〇

鎮江道

一〇、〇〇〇

南京商務局閉鎖

一〇、〇〇〇

蘇州地租

六〇〇、〇〇〇

各地釐金分局

一〇〇、〇〇〇

廣東省

一、八〇〇、〇〇〇

廣東省釐金

四、〇〇〇、〇〇〇

四川浙江江西諸省

一、一〇八、〇〇〇

共計

八、二四八、〇〇〇

右各項共計約達八百二十五萬兩。約及平年歲八十分之一。此乃右之上諭結果之實也。然清國今日之財政。不足者尙甚多。仍不知清國將何以填補其不足之鉅額乎。聞說清廷

大小官吏之意見。以爲有利於目前。而不害民生之法六項。已決于各地試辦云。其六項今列之如左。

一由各省鹽商之承辦販賣食鹽者。增徵其免許狀之賦課。

一阿片之釐金稅。無論外國產及土產者皆增徵。

一課酒煙之釐金。照各省從來之稅率增徵。

一各省之印稅。使送納其已徵收之現額。令停滯中飽之獎。

一各省進納京餉。協餉等。節減其銀兩之輸送費。

一各織造官進納各種之織物染料等。其現銀改正。

以上諸件雖頗善。然所得究幾何。清國政府之經營財政。始可謂苦心矣。然而大廈之倒。非一木所能支。況今又構事于外國。其財政之損害。幾不可測。且今回事變之結果。使除戰費及被損害之外。其自整頓國政之費亦必大。其前途之困乏。豈堪言哉。

吾輩非謂清國政府之財政。到底不能使其滿足。若清政府能當此際斷然改革其官制。以先塞其弊竇。徐整理其財政。以圖國家之健全發達。此吾人所厚望者也。夫支那之國制。由來只尙形式。恐廉低則堂卑。爲帝室之尊也。則多置設官級以崇之。示官職之貴也。則濫多官員以高之。表面粉飾。唯恐不周。此歷代之慣習使然。清朝起於滿洲。一得握其權。即利用

其舊來之習慣。以故爲張權作威之具。加以滿漢之職相衡。其冗員因此益多。加之清國登庸親族。授官與職。皆昔之所無。無能之姻戚。踰踞高位。以致政務不舉。至掌財務者。則腐敗益甚。置公務於不顧。徒曉營私。以苦民窘國。且又官吏之賄賂舞弊。非一言所能罄。如是而望國庫充實。民生不疲。豈不難哉。故不改革官制。則財政終難望其整理。是以廢冗員肅官紀爲政事之始。若實行之。則宜先設警察。藉嚴肅軍隊以爲擁護。或有細民之奸惡及官吏之橫肆。則直加懲戒。此雖似容易之事。然其實際之下。自華人之眼親之。則一大變革之事也。豈易行哉。清國今日必無此斷行之勇者。既無此斷行之勇者。則整理此危殆之財政。將誰托乎。

以吾輩竊思之。清國今日財政之窮。非民貧之故。實民富而國庫空也。民富而國庫之所以空者。實由徵收之不得其宜。昔著清國通商總覽之荒尾精氏曰。若改良其方法。清國之歲入可得十五億兩。又精通支那事情之某美國人曾云。支那之歲入。使其每年達十億以上。亦不難。以清國之大富。歲入十億萬。亦當然不足怪之事也。彼警察制度之不行。郵便電信之不通。一國之軍備不舉。以致今回事變之起。亦莫不因此。其故實原於官吏之貪賂。政務之不舉也。試即其兵備觀之。清兵數稱百萬。而養兵之資僅三千餘萬兩。兵氣之所以不振也。又其釐金官吏。雖局長之年俸。不過一百二百五十兩。固不能怪其營私也。然要之清國

財政之現狀。雖瀕於危殆。苟得其人。亦無不可救之者。而清人中既無其人。如上所述者。然則爲清國政府計。宜開其襟胸。以請助於友國。招聘精通政務及財務之人爲顧問。其改善自可期矣。若謂財政之事。不許外人容喙。何稅關之事。則可托之英人。郵便之事。則可托之法人。陸軍之事。則可托之俄人。日人。豈財政獨不能託之他人之理。故不可不先以此事托之於友國也。

如上所述清國財政之現狀既如此。其前途又如彼。將何以整理改良乎。必有方策也。吾輩望懷抱保全清國之士。研究此問題也。

文明國人之野蠻行爲

日本報

滿洲布拉哥斯丁斯克之支那人男女老幼數千名。非戰鬥員也。竟爲俄軍所驅逐。人民狼狽倉卒。不能驟爲渡江。遂全爲俄軍所虐殺。此酸鼻之悲劇。歐美諸邦之有心者亦漸有批評。天下苟以支那人爲非人類。則俄國之虐殺。可免人道之罪犯。若以支那人爲人類之一部。則口稱人道之文明國人不可無感覺也。我國之新智識派。日本人士之有論今同北京事變者謂匪之起。不可專罪之。而亦各國之不能辭其咎也。日本目憎拳匪及日本之言保全支那者。爲文明之敵。獨至於布拉哥斯丁斯克之慘事。則以冷眼觀之。吾人之所甚不解也。此酸鼻之事已閱二月。我國之論壇。未有一人興起以倡提人道論者。佛教徒基督教徒宗教家等。皆沉默無一言。公法家亦置之不

問。豈其事實之真相未明耶。將或以其被害者是支那人也。何人道論之寂寥。一至於此哉。當六年前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之秋。土耳其之軍隊及土民等。以私怨虐殺亞路美尼亞人一萬五千名。爲歐洲列國之一大問題。其形狀恰如今年之支那問題焉。今拳匪不過殺教士數十人。與彼殺亞路美利亞人相比較。不過其數千萬分之一。而列國即嘩然。軍艦陸軍擁填充塞於天津大沽。清政府漸遮之。即無端衝突。現出交戰之情形。然則拳匪虐殺之事如上所述而已。其於人道之罪未深也。

今布拉苛斯丁斯克之虐殺。是一大酸鼻之事也。其報道即使非真目擊之報。然一時之間。虐殺男女老幼數千人。驟聞之下。即令人震駭。復何暇問其實據耶。若夫近日諸新聞所載之通州慘事。掘田口外吉氏視察之結果。俄國及法國之軍隊。於通州及其他各處強姦婦女。屠殺土民。劫掠財帛。焚燒屋宇。於文明時代聞此。已出於不意。況有目擊之證人可據耶。彼拳匪之殺外國教士數十人。則持人道與之相論。而堂堂文明大國之軍隊。到處恣其剽掠。亦已甚矣。而猶未足也。姦淫婦女。焚燒屋宇。尙不足以低其心。飽其志。必至屠戮靡遺。然後快其大欲。文明大國之軍隊固如是耶。

歐美人事。咎支那人之野蠻。謂其不解人道。而今歐洲所謂文明國人。其犯人道之罪甚於支那人如此。歐美人之新智識派亦不咎及此事。抑何謂耶。曩列國之促日本出兵也。逼之

日。日本近在鄰邦。送兵最便。猶且踟躕遷延。以俟時機。以歸責於日本。政府聞之。即決於倉皇出兵。其時上海之外國人。皆曰。日本出兵之遷延。爲犯人道之罪。夫出兵遷延。猶有犯人道之理。而強姦虐殺。固本然之事。非人道之大罪犯耶。日本國民若默過此不仁無道之事。將天下皆謂我東亞之無知人道之國民矣。此大問題。宗教家公法家之所宜提倡。固不俟論。苟關心于東亞之前途者。亦宜反省也。

譯者曰。俄人之虐殺事件。前已再三譯登本報。事經二月矣。而東西諸報之主筆。皆見而笑存之。天下之大。仁者之衆。而竟無一人興起提倡公議。致此薰天之慘事。居然默過於世間。此有心人之所憤也。然外人吾無誅焉。唯最可痛者。支那華字各報。經二月仍。竟東筆鉞默。噤若寒蟬。將從此遂無一人倡一論發一語及此事。不唯貽外人之訾笑。而亦我等諸報館之羞也。夫天下之事。猶水也。不動則終古皆成止水。動之而激之。可決江河。今幸得此篇。讀而愛之。亟譯載報。以爲論波激揚之助。將來成過顛之勢。或基于此。一欲以促吾人之言論發機。一欲以冀友邦堅持此議。此余之幸望也。

美人某氏曰。一今回北清之變。人皆知端榮剛等爲首魁。然推原其由。實不獨此。蓋其因有二焉。其首因蓋由德人在山東敷設鐵道。及其他行政上。多有橫行暴虐之舉。其他不論。姑就其敷設鐵道言之。所至之地。盡將村落民家壞拆。遇墳墓建物即毀掘。不惟不迂

路避之。且毀墳拆舍亦一文不與。此舉動是不以人類待土民也。民切齒飲恨已久。無所告訴。以延至今日。是忍之而又忍者也。其土民田廬皆歸烏有。無以飲食。無以棲止。父子夫婦兄弟流離道路。相轉死亡於溝壑。不知幾人矣。諺云蜂蠆有毒。況可畏兆民乎。窮途反噬。理所當然也。且即此事。吾甚謂支那人之能堅忍矣。假使我夷人若遭此事。早已揭竿而起矣。何能久延至於今日哉。若夫其第二之原因。不過端等藉之以遂私而已。始吾聞拳匪之舉動。吾甚究責其野蠻殘酷。後細查知如上之情。然後知拳匪之無辜可哀也。以上美人之語。余不加評一字。祇姑錄之於此。以供有心者之覽。自有天下公論。今並將近日日本報所刊之田口鼎軒君之北清觀察談略。擇譯一二列之于下。

自天津至北京。沿道之民家無一全者。皆罹俄法等兵之暴亂。

俄法兩軍之暴行各異其趣。法兵則無論亂入民家與否。必先殺戮可壯之男子。然後姦淫婦女。然後掠奪財帛。俄兵則入民家。先掠取財帛。後淫女子。再後則殺之。最後將其屋宇焚燒。此乃常例也。

被禍至慘之地方。以通州爲最。通州乃北京之門戶。商業繁盛。士民殷富。皆超于北京。其人口二十餘萬。聯合軍之近迫通州也。通州道臺某告示于民人。使歡迎聯合軍。特仰日本軍之保護。故人民皆留。簞食壺漿以歡迎聯合軍。不圖彼等既受歡迎。即大逞

源。爲地球公商之地。其利不亦鉅哉。且支那民氣甚怯弱。厭武畏兵。若實行此策。則支那人可從此不有一兵。亦支那之所好也。吾人正宜善用其好焉云云。

此俄人政策之一斑也。嗚呼。中國之前途。可不危哉。然吾聞之。壓之愈甚則升之愈高。世人論法國革命之原。實胚胎於路易第十四。近世有名暴君美之獨立。成於英國重課。而我中國敢謂獨不然耶。吾謂中國之胚胎亦遠矣。吾人之望中國當亦愈切矣。

張之洞論

是編爲朝日新聞譯西報普烈士所論者也。揮毫縱議。悅悅數千言。能知吾邦人之所不能知。道吾邦人之所不敢道。夫外人豈有惡於張之洞哉。誠以公理大義所在。不能默然緘口耳。茲特譯之。亦可以見外論之一斑焉。譯者識。

湖廣總督張之洞何物乎。中國問題中之一要件也。自一面觀之。儼然不失爲支那之一偉人。然其性情。不無首鼠兩端。外正內邪之感。如昔爲倡率維新之人。自前歲北京政變而後。遂與改革派爲仇敵。以致有故友失望。志士寒心之事。且彼亦嫌泰西之教化而疾傳教者之人也。然此次之大騷亂。彼之保護教士。差可謂周到。故頗獲外人之歡。然其庇護教士。亦僅掩蔽世人耳目之策而已。

張之洞大清帝國之一碩學也。千八百三十五年生於直隸。及長而才壓儕倫。後於北京殿

試博探花之榮。而入詞林。直任四川學政。並曾爲鄉試正主考。且聞其甚專心於獎勵士林。云。無何而山西飢饉之事出。張之洞曾於斯時奏陳補救之策。因是得以調任該省巡撫。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始自山西轉任廣東。該省之政務頗因之以整頓。至其任鄂督也。開學堂。創鐵政局。設紡績場。且欲築聯貫漢粵之鐵路。蓋其亦欲遠取泰西之新知識。以輸人老大帝國者也。

當中日戰爭之際。劉坤一在北方。張之洞坐鎮金陵。斯時亦曾仿泰西土木之法。築新馬路。建陸軍學堂。聘德人而訓練之。其規模至今猶依然存在。由以上觀之。則張之洞直改革派矣。雖然。此惟論其行事而已。而吾人之所欲論者。彼之品與性情。及其對滿洲頑固派之情形耳。

昔日之張之洞。固才智秀越。非鄙庸腐朽者可同日而語。惜其晚節不振。致貽天下笑罵。殊足憐也。然就其所處之境遇而思之。則尙未可以深咎焉。蓋爲中國官吏。雖以如何之人物。具如何之才智。亦難保無去位之憂。故張之洞一去其職。則以前所成之功業。必至煙滅瓦解於一旦之中。此張之洞所以毅然殺戮其友朋也。非不愛敬其友朋也。乃愛敬朝廷之念劇耳。愛敬朝廷。斯足以永保其祿位耳。又張之洞於歐美之外交法。率皆茫然。於泰西之政治學。亦不能無所疑。至基督教則尤其所疾惡者。彼所謂改革。亦不過形式重改革而已。總

之張之洞既年逾六十有五。其不如少時之敏惠慷慨可知。故巧避患難。迎合逆賊。投身朝廷。握柄者之翼下。蓋理所必至。勢所必然者也。

當北京改革極盛之時。皇帝銳意維新之際。張之洞於斯時。一面攻擊守舊。一面趨向改革。或上奏以啓皇帝之視聽。或下示以訓愚民之旨味。以是當時改革之士。多以國柱目之。而引爲良朋者也。

無何而風雲驟轉。變生莫測。遂有滿洲守舊輩跋扈之奇變。囚皇帝於孤島。拘改革黨而下之刑部。張之洞知之最速。乃致電北京請速殺之。是以此等志士遂遇害而不能受適當之裁判云。然彼等爲國家人民而死。足以使頑夫興懦夫廉。故雖死猶生也。惟張之洞以卑陋之狡計。賣友欺己。故獲全其祿位。苟延生命。以迄今日。聞被殺諸士。多皆張之洞之故友。或係其門下而長受其熏染者。及事敗則致電促殺之。以圖一己之安。去亦可謂明哲保身矣。要而論之。政變以來。至今歲北京破後之張之洞。乃榮祿諸人之嬖人。而守舊朝廷之奴隸也。

劉坤一曾抗廢立皇帝之議。欲張之洞協同一致。逼迫西后。謀皇帝復辟。以安社稷。而張之洞乃爲飾心之遁辭。謂皇帝與西后之間。有不相洽。係一家私事。非臣下所當與爭云云。于是劉坤一知其以僞君子自居。甘心從賊。無復可望。乃獨自拜摺而強爭之。義聲大振。其後

西后及慶王等。見封疆大臣中。尙有一劉總督可憐。其謫謀亦因而漸阻。

當張之洞不從劉總督抗爭廢立之時。兩湖人士。見張之舉動。咸嘆息痛恨之。至去歲冊立偽嗣。其屬下官僚。亦有怒不可遏者。有按察使某及文武官紳等五十餘員。身出名以爭廢立。擬定摺稿。請張之洞代爲陳奏。而張見其奏稿。一語不發。只搖首而已。少頃。顧謂按察使曰。君等此舉若行。徒自殞身。于事無濟。不如其已也。某按察使聞其言。忿不可耐。而數其苟祿位喪廉恥之罪。自擲其官帽于督署而去。彼張之洞惡之刺骨。自不待言。然以其忠義之氣。照人耳目。當時無如之何。然旋而借他事彈劾之。以雪其胸中之恨。雖然。張之洞處心積慮。欲自爲反賊逆臣。固無足惜。而欲以其狐鬼手段。抑制志士。而置兩湖人民于幽暗之地。率之附逆。則豈可得哉。

本年西歷五月。張之洞往校場閱兵。列陣而出。威風凜凜。及至操場。忽有放鎗狙擊之者。幸而不中。猶存殘息。然亦可見其部下之離心離德。非僅平常侮蔑之。而竟至有不惜已之一身。直欲手刃之以快天下者也。嗚呼。以半世聲名煊赫之張之洞。而墮于如斯之境遇。不亦可笑可憐哉。

夫張之洞既賣其故交。而立維新黨之怨府。乃靦然顏面。俯心低首。乞憐于滿洲之老頑固黨。苟固爵位。以終殘年。使如是而頑固派果誠心收之爲失養之義子。委以家政。引爲腹心。

則無怪其甘心從逆。以爲得計也。詎意自改變目的以來。營營二年。先意承志。尙不能泯頑固黨之猜嫌。而已之官位生命。無日不懸懸可危。俯仰天地。自慨形影。吁。羝羊觸藩。于張之洞之進退見之矣。

義和團之變起。張之洞非無與團匪同情之跡。特外國新聞未推究此點也。蓋張之洞本籍屬直隸。其鄉民實爲亂局之中心點。且其親戚故舊。與于義和團者。絕不乏人。故彼惟以輸送軍器彈藥于北方爲專務。及天津陷落之後。海道有阻。乃改由內河轉運。迨劉坤一與各國領事訂南方平和之約。張之洞亦隨從附入。而一面聯結頑固黨之歡心。仍助其爲排外之陰謀。全力以援救西后。此固彰明難掩者也。

今日之張之洞。自外面驟觀之。雖似居于中立之位置。然設一旦后黨之勢力復振。則彼固將從端王之僞命。屏斥新法。而以舊式之操法。練其軍隊。舉一切皮毛之新政略。盡裁棄之。彼又嘗發告示。威嚇基督教徒。輕外國領事之爭論。始行撤去。其買滿洲頑固黨之恩。顧不可謂不至矣。頃者復于漢口捕斬青年志士數十輩。鸚鵡洲前。淋漓碧血。夫此輩志士。豈所謂亂黨哉。實悼心于國事。而思竭力以挽回之。其未舉事之先。即聲明保全外國之生命財產。蓋彼等皆已受文明教育。以改革之健兒自待。決不放棄國民之責任。坐視邦國亡于賊臣之手而不救。遂致冒死爲之。以求萬一之效也。嗚呼。其苦心爲如何矣。張之洞乃驚悟其

武。各相競爭於侵奪。有抗抵者即排除。有障礙者即蹴倒。益用其過激之手段。或以虛勢恫喝脅迫。或藉兵力以行其強硬之手段。務足以充其侵略之欲耳。

國于世界之上者雖多。然如支那人之好愛逸豫者甚稀也。不觀之乎。軍人者在歐洲實爲世間上最尊崇榮幸之職務也。然支那則全然相反。竟視之爲最卑極賤之人。豈非天淵之懸異耶。支那之諺曰。製釘不以好鐵。當兵不用良民。即此可知矣。

彼以文官爲國民最敬重尊榮之標準。其最高最貴之地位。獨使文官占之而已。若是之國。在今世竟之。舍支那而外。無復再見於世界中矣。其一國之政柄。甘盡授卿相大臣等所全握。及數百年帖耳俯首。羈絆於專制君主之下。且甘心安受歐洲列國之鞭策欺凌。而不知一毫之差憤及抗抵。非以此故歟。

十九世紀之前半期。支那以其全力鎮壓內亂。不遑他顧。及其內亂僅平。而瘡痍尙未全復。歐洲乘時要請開港。支那無餘力以斥之。故遂得承諾。支那不特開其港灣。許外國貿易而已。且容治外法權之制。許各國領事。得行其各己國之裁判權於支那領土。今支那之港灣。開爲萬國互市場者。即支那人之呼爲占領地又分割地者也。得知其開港之時期。亦頗爲有益。列表于左。

西歷
一八四三年

上海

港口數
一

一八五九年	廣東
一八六〇年	汕頭
一八六一年	鎮江 天津 寧波 福州 牛莊
一八六二年	九江 漢口 芝罘 廈門
一八七六年	瓊州
一八七七年	溫州 北海 宜昌
一八八九年	龍州 蒙自
一八九一年	重慶
一八九六年	蘇州 沙市 杭州
一八九七年	燕湖 南京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四
	五
	一
	一

以右表觀之。其開新港非常急激。或是商業上必然之趨勢。然此果是穩當之處置否。不能無疑也。今計一八七六年以前所開之十二港。其輸出額五億七千四百佛郎。每佛郎約華銀九角八分其輸入額六億一千六百萬佛郎。以後開之港。其輸入僅八千四百萬佛郎。其輸出額亦不過七千九百萬佛郎。故余以爲苟使不再開一八七六年以後之港場。亦或可得同等輸入商品額也。

列國於支那得萬國互市之場。猶以爲不滿。而更欲於支那要求土地。以置兵營軍隊。爲己國之根據地。於是支那之分割遂始矣。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日本

奪臺灣

同 七年

德國

奪膠州灣

同 七年

俄國

奪旅順口

同 八年

英國

奪威海衛

同 八年

法國

奪廣州灣

同 八年

意國

強請三門灣

同 八年

日本

強請福建全省

既得如許之開港場。復得軍港及領土之割讓。故令外國傳教師等倨傲無己。致釀成支那人公衆之激怒。遂惹起反動殺戮之事。當此時。歐洲列國正宜取溫利之手段。以漸平其憤激。乃不唯不出此。而反以迫害殺戮等爲奇貨可居。若土地之割讓。及鐵道鑛山之特權。更藉勢要迫強請無已焉。

加之進步派之支那人等。見各國新聞皆喋喋言開通支那之利益。使其即生分割己國之憂。又歐洲政府之代表者等。對支那人甚侮慢而不加尊敬。其下等之歐洲吏員爲尤甚。幾

有令人有不可忍者。從來得巧慧之外交家難。而求之於對支那則尤難也。支那人乃極易感激之人民也。而蒙如斯羞辱欺侮而猶沈默忍耐者。蓋以見時勢之未可。而姑且一時飲泣吞恨耳。歐洲人見之。以爲彼真以是卑屈不足爲之輩。彼讓一步。我進兩步。其慾望無所底止。視支那帝國絕不在眼中。至作之爲奴隸爲屬國。而任意予取予求焉。如支那之關稅。比之歐洲諸國甚輕廉也。比之德法不過四分之一。比之俄國實十分之一。彼自甲午戰爭之後。其政府迫於財政。欲增加其關稅。此實當然之希望也。因派李鴻章于歐洲。以謀諸各國政府。列國盡拒絕之。彼政府遂飲恨無已。於是中止。

二 打擊者却與其覺醒之資耳

夫絃張太急則必絕。支那有四億萬之衆。賦性聰明。而富於氣力。其當業務也。能堅忍不拔。克耐勞苦。自奉極少。不事浮奢。雖性質溫和。似甘受壓制。然御之過刻。彼亦未嘗不思脫羈絆。而牛反抗之心。

支那之開化。文明史上最古者也。其文明足與巴比倫埃及斯波比肩。其開化實與希臘羅馬並轡。夫然。彼於上古既已開化。於今世孰敢斷其文化不能發達耶。況其人口瀕年增加。當十七世紀不過六千五百萬人。至今日已超過四億萬矣。甲午戰爭之後。歐洲列國皆以爲支那蒙此大創。將來內亂一發。或不能免土崩瓦解之虞。乃不但全出此豫望之外。而反

爲其覺醒之資。令其着着進步。改革兵制。購買軍器。大聘教習於海外。以研習戰術。訓練士卒。惟日不息。又同時以鐵道之權讓與外國。及藉外國之力。致陸上之轉運利便完成。窺其讓敷設鐵道權與外人之深意。非爲交通之便。貨物轉運之易也。實不過望防備之完成耳。世界中如支那天然舟楫之便者甚稀。若有欠轉運便利之地。加開運河則足以補之。夫蘇彝士運河。歐人稱爲最大工事者也。然以觀之彼於十三世紀前所開之北京至上海運河。其工事之大小又何如。以余觀之。如支那河流之縱橫。及其地價之低廉。安知鐵道之果足勝於運河乎。此頗可疑者也。

列國皆以彼爲既死之大怪物。其實非死也。乃眠耳。此次北京之騷亂。乃大怪物之一搖鱗而已。依此觀之。今回公使之暗殺。列國實陷於騎虎之勢。而結局之方法將何如。無他。祇防其目下暴徒蜂發之患。及免其他日疾視之再發而已。然欲免其再發。此策豈易言哉。

今之支那人動曰。亞細亞者。亞細亞人之亞細亞也。嗚呼。此叫聲將來不止支那人而已。他日由英領印度經東京延至西比利亞之邊境。到處皆受其反響。嗚呼。誘致此可恐之事。非支那人之發此可恐之叫耶。然令支那人之發此可恐之叫者誰耶。

如侵略支那以圖攫取利益者。實不過妄想也。今歐洲列國存此妄想。而陷於支那侵略病。Chinomanie 之發狂之容態於己國不唯無益。不過買怒招怨而已。今不此之顧。而尙頻向

支那奪略其土地港灣。猶病氣作用之饑渴。至滿腹而尙不知飽。得益求得。遂使強於堪忍之支那人。不堪其煩苛抑壓。終令其怒。倒如誘其與歐洲相戰。愚莫過于此也。此實歐洲將來可寒心之一大問題也。然世人將此重大之問題等閒看過。幾無有深究之者。此余之所以特發此論。而喚起世人之注意也。

余於此言。一則爲列強作取得支那利益之精細計算書。一則論究因攫取利益。而刺激支那之奮發興起。倒使歐洲列國爲其所脅。故特將其利害。以一衡其輕重焉。

三 支那人對歐人之感想

於作利害對照表之先。不可不研究支那人將來之果有革命的運動與否也。雖然。與其若余於此豫論支那之革命。而招杞憂之謗。寧請論現下之反亂。指義和團之事探究其所以致之之原因焉。夫支那人之對歐洲之情況何如。及歐洲人對支那人之舉動使彼之感情何如。今欲一一論之。

世人皆以支那人爲無愛國心。國家如何被人凌辱。國旗如何羞恥。土地如何分割。權利如何被要挾威迫。而彼人民竟坦然自安。陶然自樂。彼支那之諺曰「國破家猶在」。又曰「無論誰人爲君。吾皆同此納稅」。此實彼狃於歷史習慣之結果。而仍以此衡今日生存競爭最烈之世也。歐人即乘其弊。以爲有隙可開。固可任意剖解。自當遊刃有餘也。又世人以行

於別國有罪之行爲。施於支那爲無罰。此列國人人心中目中皆同此思想者也。余謂此等太輕藐支那之思想。實足以助支那人憤激之心耳。試揭千八百九十八年。支那駐美國公使伍廷芳於美國學士會院之演說證之。其言曰。

維持開港政策。中國政府施政之精神也。想歐洲政府之對支那政策。或亦在於是歟。不幸不能飽其所欲。得益其得。其欲日增無已。今聞在支那外國宣教師之言曰。『外國冒險的利益之探檢者。以後或不來支那。將不再生葛藤于支那也。』昔二十五世紀以前支那之哲學者孔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富貴。其無用如飛散之浮雲。』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個人與國民皆當共銘守此金言也。今日若以不義而得富貴之國民。他日自當悟矣。

世之自稱文明人者。以別國民爲野蠻民族。然其所謂文明之一字。果何意義乎。余不得不反問之。夫文明之謂。豈惟有形上之勢力。即攻擊防禦之兵力而已之謂歟。果惟是也。則於予之所聞文明者大左矣。文明云者。非特有形上之富強。攻擊防禦之勢力而已。此外尙含蓄有許多意義。此余之確信不疑者也。然則何謂真正之文明乎。以余觀之。文明之民。必敬重他國民之權利。恰若人羣之關係。人人皆有敬重他人權利而不可犯之義務焉。此余之所謂文明開化者也。至謂彼之輕視他人的權利之國民。而猶稱爲文明國民者。余甚難索解也。何則。蓋掠奪他人之物。於余之所謂文明者。實不許也。

由人道之大法觀之。蹂躪他人權利之事。決不可行也。今十九世紀之末。居然盛行而不諱。豈不悲哉。後世之歷史家。其將謂此何。嗚呼。正義公道。顯明於世之時。猶未至耶。距今二千三百年前。支那之哲學者。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則捨生而取義者也。若彼基督教徒等。昂然自以文明之民高居。而對弱者則暴戾殘忍。無所不至。害人掠財。略地奪國。覲然不知自恥。而猶詡詡然以文明自誇。文明人果盡如是。則吾固不獨不自願爲文明人。而並望天下之人。莫効爲文明人也。若徒口稱尊信道德。而其實行。全不少踐。又奚取焉。支那之懇待各國國民也。於其港口。不問其何種族。何國民。及奉何宗教。總一切以平等相看。許其互通貿易。支那人之待外人。既如此。而所望報酬於外人者。亦不過欲同此反待耳。支那人者。愛平和之國民也。不欲外人干涉妨害之人民也。且切望外人。不以無理加於我之國民也。此外非敢多望矣。支那人之所要求者。不過欲外人之待己也。一若己之曾以待外人者耳。此豈過分之求耶。此正當之要求。雖何人亦決不能拒之也。吾人今非將入二十世紀之門耶。然吾人豈學中古野蠻時代之互相殺伐爲事乎。予於此點甚不願世界之退步也。竊思世界之廣。邦國之衆。豈盡皆以迷利殺義。殺傷辱略爲國民之能事者耶。余信其間必有高明正大。能眞解文明開化之意之貴女紳士。余於美國深知此等之貴女紳士甚多也。貴女紳士。呼曰美國文明之國也。美人開化之民也。此予所深信。而諸君所

熟識者也。諸君以正義公道爲行爲之標準。無強弱無貧富。其待遇實相同也。此等之貴女紳士既自己不欲枉正義以害公道。則其不欲其政府之有暴戾之行也自明。發揚維持一國之德義及名譽者。實在此等貴女紳士也。今吾人將共見萬國仲裁裁判所之成。此實由此等貴女紳士之義俠。且寬大慈仁之盡力所致。吾人皆無不希望此博愛寬仁之計畫之速成。萬國仲裁裁判所若一成。其效果必普及全世界。彼時萬國之紛擾皆釋。將爭城爭地殺人流血之慘劇。可無復見矣。是非曲直不必憑干戈以訴其不平。樽俎禮讓之間。即足以決定之矣。換言之。則可恐之戰爭。將沒迹于天地。而平和之幸福。可施及於宇宙。當是時也。商業及萬般事業。皆不受干戈擾亂之恐。則其發達繁榮。必日因之而進步。而商人間之信用益親厚。而人人得各從其欲以從事於事業。此非世界之福歟。各國民之欲益相親近以互頒其慶者必矣。

以私見觀之。以上所縷述之幸福。乃伴萬國仲裁裁判所之成立而自然生之結果也。今幸藉俄國皇帝之廣大寬仁聖慮。先提出萬國解兵案。世界之大國亦起而和之。其成就之期尙不遠。此余之所深喜也。此萬國解兵案者。實爲萬國仲裁裁判所之先駐。此余之所祈祝者也。滿心熱誠。切切望之。此不特余一人之希望而已。亦滿堂貴女紳士之所同此希望。即全國民亦無一不同此希望也。云云。

依右之演說觀之。乃支那人憤慨歐洲諸國對清政略之洩語也。且對歐洲之政而直加以正當之判斷。支那人之憤歐洲諸國之非道無法凌迫奪略之極。即右一篇可略爲之證據矣。

四 對歐洲人憤懣之理由

支那人之對歐洲人。其不平憤懣之諸點。有不特如右所述者。此外尙有許多理由。今試舉其重者。

一 美國、澳洲、加拿大等處。排斥驅逐支那之移民。並同時嚴刻限制支那勞働者之航渡。且加以一則歐洲人向支那威迫租借土地港灣。強奪鐵道鑛山之特權。二則支那人自己之家鄉既失。蕩然於外。如被己國驅逐。若是。雖支那人極柔順極好平和。然對此偏偏頗頗苛酷殘刻之待遇。豈猶能再忍耐而不激憤耶。

二 支那屢敗北于歐洲。其中之商業因此而中止者。或因此而被家蕩產者。實不鮮也。支那人之對歐洲人而生極高之憤怒者。此其一因也。

三 海外諸國皆減少支那之勞働者。因此其勞働者之工價遂低落。此亦惹起憤激之原因之一也。

四 與日本戰爭之後。彼因償款及支出各等經費。則不能不迫其增稅。然外國貨物輸

入之稅。諸強國力制其不許增加。彼政府不得不益益增加其內國稅焉。且支那是行政不規則之國。其官吏藉政府增稅之名。乘機恣求中飽。橫征暴斂。其民日在水深火熱之中。此實使其人民對外人而生不平之大原因也。

五 外國宣教師等。以前雖取穩當布教之方法。至近年其布教手段全變矣。傳教士等初見支那人未有入其教者。後思出一奸策。此奸策屢用之而奏奇功。因藉此以伸其教。其奸策爲何。乃干涉民事及刑事上之事件。藉已國領事以庇護其教徒。不問是非曲直。惟以恃勢強祖爲主。此又其一因也。

六 國內近年常有凶荒之事。此亦使民氣不穩之一也。

支那人之憤激。怨恨外國人。其直接及間接之原因。既如上所舉。此外尙有如外國公使及領事等。以暴慢倨傲之體度。以對支那官吏。此使支那人不能默止者也。支那人乃重虛體拘小節。若他人少欠禮式。則易生含憤之國民也。此世人之所熟知矣。今外國人等之對支那官吏及其人民。高傲輕藐。絕不加敬意。此豈非故令支那人憤起耶。

當此時。英杜之戰爭。破裂于南非一角。支那人注目瞻視其戰爭。即此足知英國兵力之強度如何。彼見舉堂堂大英國之全兵力。與波亞相持年餘。而勝敗相半。豈不動心歟。吾知彼支那人必思曰。以歐洲第一強國。爲區區五萬敵兵所苦。若以我支那四億萬之民。提最新

式之精良武器以當之。雖與全歐洲爲敵。其勝負未易前知也。

夫支那人對外人而憤怒之原因。既如是之多。又其以歐洲諸國兵力之強爲不足恐。如有所述。加以歐洲列國素與支那屢生齟齬。紛糾不絕。其赫然激怒而圖反抗者。實不可避之事。支那中最有盛名之李鴻章。前年不能達其使命。由歐洲而歸。指求增外國貨物人口稅之事當時達識之士。豫知中國之亂肇於此矣。故今回北京騷亂之起。此等先見之士。不惟不怪。而却更恐將來之騷亂。實由今日始破裂也。

遭此激烈反抗之歐洲列國。今不特不可不講求鎮定此騷亂之良方。更宜使彼永遠不能再發此種反抗之亂。兼宜豫爲後來歐洲諸國與支那大戰之防。然欲達其目的。非全掃怨恨奮怒之原因不可。然而除去清人憤怒之原因。必將如右所言歐人向支那強迫掠奪港灣土地。及各種凌迫。然後再將侵略無益之諸證據收集。俾得細比較其利害得失。而後方可決論也。

以余右之所論。第一欲先將歐人在支那所得利益果如何。以一研究之。

五 輸入支那之重要貨物

歐洲列國之所以強請支那割讓土地者。苟以爲列強諸國年年人口增殖。無能容之之餘地。故不得已而欲支那一隅之地。尙可恕也。奈何事有全然相反者。支那之山間水澤。無處

不有居民。即不待外人移住。而支那自身已有人口過滿之感。其四億萬生民能足以營生及得日用必需之物於地者。非以其土地廣大而人民稀少之故也。實以其得巧於農耕方法之惠澤耳。此世人所夙知也。是故歐洲諸國強請土地之原因。全非爲作殖民根據地自明。余並將支那之人口稠密之程度。與北美合衆國相比較。以爲此論之證。據千九百年亞路馬拉多哥他之說。合衆國一啓羅米突平方之廣約八人。支那同此平方之廣約三十二人。然則支那之人口密度。實比合衆國四倍。

歐洲列國侵略支那之目的。既非爲殖民根據地計。則其要求於支那之利益。唯有歐洲貨物輸入支那之一點而已。然吾又請就此點而論。支那人之生計。極簡單而質素。人民貧而無購買之力。故其所需用者甚少。且支那之婦人。全與歐美之婦人相反。等於男子之奴隸。支那社會組織之基礎。全依婦人服從之法則而立。故欲其變更。非經幾十年之星霜不可。故欲貨物輸入支那之增加。幾如待河之清也。假使各國之婦人之地位。盡移於支那婦人之地位。則現今商業之額度必忽減跌一半。蓋婦人占人類之半數。將此半數降而爲奴隸。奴隸之需用必不及主人也。加以支那之衣服家屋並室內之裝飾皆非如歐洲諸國之逐時興尚。而隨世變態。又其食品亦甚簡單。故歐洲諸國於世界互市場上有千百之需用。而支那則無如此等之需用也。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輸入支那貨物之總額。僅八億一千一百萬法郎。其輸出額亦僅六億五千四百萬法郎。其額可謂極少。不足顧盼者也。余更以同年間德國之輸出入觀之。彼不過五千四百萬人口。其輸入貨物之總額六十八萬佛郎。比之支那之輸入實八倍。若人口比較。德人百人之用物。比支那百人約多六十倍。又德國之貨物輸出額。五十三億六千萬佛郎。以人口之比例。亦多於支那六十倍。加之更就支那輸入之重要貨物調查之。益足以證明列強諸國之希望之空想矣。請就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支那輸入之重要貨物觀之。

鴉片

一億一千二百萬佛郎

棉花

三億一千二百萬佛郎

織物

二千一百萬佛郎

砂糖

四千萬佛郎

米

六千萬佛郎

煤油

五千二百萬佛郎

煤炭

一千五百萬佛郎

機械類

一千一百萬佛郎

鐵

一千萬佛郎

右僅少之表。更除鴉片非歐洲所產之利益。然則因此僅少輸入之貨物。何故列國必要於支那求專有之港灣乎。此余所欲詰問者也。試觀之德國。彼並無專有港灣在支那。然德國品之輸入年年增加。一千八百八十八年由德國輸入支那者。二千三百萬馬克。至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增加至二千九百萬馬克。其輸出一千六百萬。升至三千二百萬馬克。今觀之英

國。反見減少。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其輸入六千四百萬磅。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減至二千六百萬磅。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中之輸出。六千萬磅。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亦減至五千一百萬磅焉。更如意大利。不過輸入一百萬梨路。一梨路與法國一佛郎相當約華銀四角之貨。于支那。而欲要求支那得一己國專有之港。其意果何在乎。不能不疑問之也。若謂意大利年中於支那購取貨物有一千八百萬梨路。因此理由。而必要求一專有之港。此吾人所不能索解也。是故關於輸出貨物於支那之事。吾人直可置之腦後。何必因此無益之事。而要求專有之港。及重糜軍費乎。

列國之態度

列飛伯流

俄羅斯之目的。主在擴張其國之版圖。滿洲及朝鮮是所注目者也。於北支那一帶。欲永遠樹立其統御之權。俄國望支那之平和。而又欲支那之薄弱。永遠不振。使常惟俄是倚。而後隨肆其欲。此俄之大願也。以是之故。努力妨阻列國於支那得新勢力域。常恐支那有脫然獨立之一日。俄又妨列國振其多大之勢力。故不敢脫列國之協同運動也。

英國雖無包藏吞食支那領土之野心。而其通商利害之關係。比諸他國非常之大。關係於支那之通商。不啻其本國而已。印度亦然也。故英國欲保全支那。使支那不妨其自由貿易。因此並妨他國於支那有殊大之勢力。英國之所欲。先在開放支那門戶。彼於北方雖不

能十分行其政略。然於中部南方則斷乎決行此政路也。彼非急於分割支那者。而於中央支那亦不等閒視也。

法蘭西既於南方支那占領多大之土地。且於廣東廣西雲南四川有大勢力。因維持此權利勢力之故。法蘭西亦願保全支那。俄羅斯欲大樹植其勢力於支那之朝廷。法蘭西爲其事業之資本主。因有此關係。俄國亦不甚有反對法蘭西之陰謀。又法蘭西有保護加特力教傳教士之責任。至近來雖各國皆各自保護其傳教士。但法蘭西已多年當此於極東保護傳教士之責任。於此任務之下。其獲得利益實不少。

德國於支那之關係。至近年來方始發生。既經營多大之通商海運。且利用最初之機會。但膠州爲勢力之根據。威廉二世之野心。實欲盡占領山東全省無疑。彼又希望併蘇州徽州。以設立人口四五千萬人之帝國。雖然。德國不欲於形式上分割支那。但欲加壓力於支那朝廷。因之以保護其利害而已。又欲操縱總督以行其所欲。德國之雄大軍隊。亦決非無勢力也。

美國之利害的關係。唯在通商而已。美國之傳教師被迫害殺戮。美國政府亦不甚重大視之。唯他列國相助。亦隨之以處分焉。美國之所最切望者。在於藉支那門戶開放之下。以致其營業之隆盛。因營業之故。亦欲信用半野蠻之支那朝廷。支那之元兇亦欲一任支那政

府之處罰。而甚願願之。

日本之於支那。其利害關係甚大。雖然。日本之對支那態度。又頗難說明。千八百九十四年。日本加大打擊於驕慢支那。今彼則欲保護支那。自俄羅斯占領旅順口。英國占領威海衛。日耳曼占領膠州之後。而欲保護支那之念益切矣。日本獨力或能救濟北京之公使。但恐俄國阻碍。故不敢也。至欲支那之強盛與否。此甚難斷言。其望北京政府改革。如己國改革之事。彼將來之行動。因俄國之態度及朝鮮之運命。不免有多少之變遷也。

清國處分何如

尾崎行雄

列國相協同而遣兵於一邦國之疆上。歷史上不多觀者也。列國既裁定北清之匪亂。進講平和條約。於形式上亦漸將結局矣。雖然。清國之平和秩序。果全能克復保持安康否。蓋不可不一疑問也。

以兵力鎮定支那。若屢次內亂紛起。列國悉進剿之。此固非但列國所不欲。英國傾闔國之兵力。尙不容易鎮壓杜蘭斯哇兒。懲於此事。宜列國之不欲以兵力從事於征服支那匪亂也。故於清國不容易拔除其攪亂平和之原因。雖形式上締結平和條約。然一旦結局之後。其果能永遠平和之事。寔難期也。聯合列國於今果尙未有處分清國之力乎。實以列國不通曉東洋之事情。無鑑識清國之明。屢爲謬誤之觀察。因此對支那之外交方針不定。故屢

至國際之案件紛起。常被擾亂之禍。至今殆不能堪其弊。又不特過去及現在之事而已。即至於將來亦難免如故焉。不知須臾惹起多少案件。使列國一懲再懲之務。漸通曉清國之實情。而後方始知處分清國之道。而後始得處分清國完全之手段。然則此事將期三十年二十年。然後始通曉支那之實情。方得完全處分支那乎。尙難保也。清國問題。將長悶煞列國之外交家。不知更多少惱其頭腦也。其原之來既遠。其處分之了結。固非數年間之內可望也。

英國於東洋久有勢力者也。猶不免於外國之事情有迂遠。昔美洲大陸之南北戰爭。豫料南人之勝者。英人出於普法戰爭。而豫期法人之勝者。英人也。近年之日清戰爭。而豫籌清國必得勝利者。亦英人也。不唯如是。其對清國也。歷代之政府不通曉清國之清實。固嘗於國際衝突之來。應施前後矛盾之政策。久與清國關係之英國。尙誤解清國。而外交之措置全無結果。屢不免衝突之禍。況其餘各國之不曉清國內情乎。因不能決其適當之處。置於國際。今受其禍。固不足怪。雖然。此非獨列國之過也。實亦由清國之藐視國際之交誼。冥頑不靈。常越國交之常軌。無所顧忌。我邦人。指日本之研究支那者。對支那能得正當之觀察者。亦甚罕。嘗叩於所謂通曉支那之人。非極厭惡支那人以爲不足與共。則却反爲支那人所感染。徒表過分之同情。亦有一派稱爲通識支那者。徒罪列國之以無理對清國。敢於強奪。

威占。暴虐亂行。不知顧憚。至若支那人加暴行迫害於外人。清國之對列國之如何不顧友誼。毫不詰責。是斷非公平之觀察也。然則列國之敢於不法占領。敢於非理要求。固不可不非責。而清國乃支那人對外人有如何之不法暴行。亦不可不問也。況於清國屢次案件之起。非列國啓之。支那人自內使之破裂。清國實爲主動者。而列國應之耳。斷不能不謂非清國之罪也。

支那人原來本無國家之思想。秦之先姑置勿論。如秦漢六朝唐宋元明。雖有諸王朝之名。非對外國之國家觀而成也。其國家云者。亦唯王室是。與宗廟社稷同一意義。至若如今日。牢內通義之國家觀念。未嘗理會也。既對外國不有成一國家之形之概念。因此不能解國際之關係。隨而無視其國交。侮蔑國際之友誼禮讓。實當然之事也。故雖國際之條約。亦常以無理而破棄之。或違犯之。絕不知憚。因生動亂之原因。常常履此故轍。而列國猶不能解其侮蔑國際之友誼禮讓之故。尙再結條約。妄信清國能遵奉履行。此所以列國幾被動亂之禍。猶不知正當處分清國之道也。如今回北清之動亂。形式上雖締結平和條約。若望清國履行。殆屬於妄想。條約議定書。不過虛文而已。且夫無益之條約。固不可締結。即有益之條約。亦斷不能望清國之實行。對違犯條約視爲正然而不怪之清國。雖結如何有益之條約。其初不過空文。指日可明矣。平和條約之締結否。及其條約之有效否。於清國原痛癢

不相關之事。以平和條約之結。爲清國之問題達於終局。此過於速斷者之思維耳。

故清國問題之了結。固不能以條約之拘束可期。又非列國在外部維持所能得。唯除却其由內來之禍。捨此更無適當處分支那之妙方法。外來之禍。以列國之均勢。或可防遏之。北方有一二野心之強國。對清國出其破裂均勢之行爲。列國之間。以外交之活動牽制之。若拘束之。或全然禦遏。此尙或易爲之事。唯其由內而來之禍。既於今舉聯合列國之力。尙且有鎮定之困難之感。今後不知更蒙多少之禍亂。實難豫保。故方今支那之處分。最可苦心者。在於拔除此內來禍之根源矣。然內來之禍。其所波及。不獨列國而已。而我國指日本下全之蒙其禍害損耗。實甚焉。若夫此內來禍得拔其本塞其源。是不獨列國之幸。寔我國之大慶也。雖然。是至難之業。即舉列國之力。尙不能奈之何之。今日敢云爲之易易也。自林則徐燒棄阿片以來。內來之禍。曾屢使列國投入於動亂之中。其來既遠。若拔其本塞其源。亦固至難之事也。

然則果如何方能完清國之處分。得克復保持平和秩序。是固雖易言而難行。攷之清國之實情。當使之如埃及。捨此之外更無別道。列國若協定顧問區域。其中央政府及地方總督府。皆由列國派遣顧問官。令當百般行政之局。得將來以之維清國之平和。一地方之總督府。須要五十八以上之外人。如是使清國內無禍亂。外來之禍亦隨而減少。保持其平和。維

持其秩序。永遠舉政治之實。使受文明之開發之捷徑也。人或云。清國之政治宜使支那人董理之。雖然。若支那人果有政治之能力。則不俟言使支那人爲其政治。當然之事也。但支那人元來無政治之能力。却多賄賂苞苴之弊。奈不能舉一政治之實何。赫德久督清國之稅關事務。氏公平之人也。氏欲使支那人從事於清國之稅關事務。故氏曾使支那留學於歐洲。盡力教化之。阻勉以企養成此支那人以登用之。但皆不能堪此稅關事務之職。蓋賄賂行苞苴不止。若不能一歸除此弊。則此惡風之漸。將稅關部內不免有侵染之虞。氏於是遂斷然停止登用支那人。邇來專以歐美人當其事務。至輓近亦漸有採用日本人掌其職。氏之採用人當其事務。無論何國人皆不拒絕。而以支那人爲到底不能用。而停止之。由是觀之。支那人之不足用可知。即一稅關之小事。尙不能從事。其他諸事。益無堪用之能力無疑。果然則清國各部之行政政治。必須設外人顧問府。非使外人從事監督。則諸般政務。一無就緒之期。因之清國創設之行政機關。到底不可望。期望其平和秩序之保持。恰如俟黃河之清也。

雖然是固非一朝所能行也。列國更經幾多清國動亂之苦。懲其禍害。數生紛亂。數締結條約。更數被違犯條約。數加締條項。遂悟非以此方法。則不能觀行政機關之健全發軔。不然則未易言也。欲清國內舉政治之實。外致通商之盛。使列國永遠平和之交誼。不至掃地而

豈捨此將何取歟。但歐美列國能悟此真相之時，亦非經幾十年不可也。苟不能悟及，則支那之問題，雖經幾年，終無了局之期矣。列國人可不小心考察哉。

尾崎行雄氏日本中最有名望地位者。歷來所主持之議論，專在分割支那或征服支那。曾作有三書，名曰「支那處分案」。書中所言皆主唱征服支那，以支那作印度觀，援英國征服印度之例，以爲日本對支那之策。今此篇之議論，則以支那作埃及觀，言設監督，設顧問，握中央政府之權，奪各省地方行政之權，及專以外人占財政及各要地位。皆昔日列國待埃及之故志也。總而言之，無論印度抑或埃及，其所以致滅者則一也。今特譯之以爲我邦人之警省。

譯者附識

清朝興衰之關鍵

譯東報

今清朝際極衰之運。當其分崩殆不能自保之日。回想其興隆旺盛之時。元代以來。拓未曾有之版圖。北與俄國爭西伯利而挫其鋒。西北征準噶爾。威振中央亞細亞。西藏服。廓爾喀議和。安南緬甸入貢之時。孰不驚其變態之甚可駭耶。研究此興衰之關鍵。於今日則甚有趣味之事也。因試討論之。乃起此稿。

大動則謂支那北強南弱。一概多信此言。謂北方之夷種征服漢人。殆若自然之數。莫不作

如是想矣。雖然，此極薄弱之論據也。章潢之圖書編已聞北人之懼南人而不聞南人懼北人之論。計東之籌南論亦以吳楚爲勁兵之處。以經畧西北。今姑不須遠譬。只就明末之時明清交戰之迹觀之。明兵不必弱於清兵也。袁崇煥通曉邊事。富其議戰守。思挫滿洲騎射長之方。避野戰而憑堅城。用西洋大砲。數破清兵。清太祖努兒哈赤爲其所苦。悶悶而死。且祖大弼嘗以五百騎突清軍於錦州。及幾及太宗之馬腹。而嘗率死士百二十人夜突太宗之營於白雲山。火藥逼帳而起。使諸營皆爲之驚擾。其驍勇亦未嘗非清兵也。故永平瀋州等關內之四城忽失亦忽復。關外之四城非至吳三桂開關邀清軍時。清軍決不能拔之也。清兵既不能拔。屢屢由獨石喜峰等之他口深入。雖直隸山東之州縣盡爲其蹂躪。燕京告警。恟恟驚擾。而太宗亦終不能得志於明。

明之亡。多由其失政。終滅於流賊。非滅於外寇也。山海關之內外置二總督。又昌平保定設二總督。千里之內四總督六巡撫。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八總兵。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等。不達今日之直隸一省及山海關外牛莊之疆域。而棋布如許多官。事權不能統一。又爲閹官太監所監督。握重兵以牽制等。皆非策之宜者也。若袁崇煥之才。亦遂爲反間投獄誅死。其兵餉自萬歷以後。歲徵遼餉六百六十萬兩。崇禎中復加剿餉二百八十萬。練餉七百三十萬。共增千六百七十萬兩。是皆用以充山海關以東之戰費者。彼袁崇煥之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

譽遼人之長策。終不見用。於是中原盜賊蜂起。而任剿討之將帥。或主招撫。或縱之而不窮。泊滔天之禍。遂不可救。此明之所以滅亡。而非以明之不足當滿洲之強可知矣。

盛京通志所記薩爾滸之戰。清兵以五百人敗明兵四十萬。魏源辯之云。一明之四路之師。實止二十萬。合朝鮮赫葉爲二十四萬。每路各六萬。而薩爾滸所破乃杜松一路之兵而已。敵軍二萬圍同界藩。四萬營薩爾滸。而太祖太宗以六旗兵攻薩爾滸。每旗七千五百人。是以四萬有餘之兵攻四萬之敵。以二旗援界藩。是以萬五千攻二萬之敵。杜松軍破而後我軍皆萃尙間崖。馬林破而後我軍皆布達里岡。其後都城留守者僅四千人。是則八旗人盡行。亦傾國之師也。戰非一日。軍非一路。兵法當垂於後世。烏得以五百人破四十萬人之誤。詞疑史冊哉。

乾隆四十三年。帝巡狩盛京之際。上諭云。『山海關京東之險。明代重兵守此。以防我朝。而大軍每由喜峯居庸之間道內襲。如入無人之境。然終有山海關控扼其間。內外聲勢不接。即入其他口。而彼得撓我後路。故棄貝勒、阿敏、灤永、遵遷四城而歸。太宗雖譴之。而終不親統大軍入口。所克之山東直隸之郡邑。輒不守而去。皆由山海關阻隔之故。』

此等足以證明之興亡。不由北強南弱之故者。且吳三桂之反也。清兵皆畏縮不進。以

宗室親王具勒之重。猶爲之被罰。益可以知吾言之不誣也。

世祖入關之後。清朝南方經略之手段。取以漢入平定漢人之策也。任明之降臣洪承疇。經略五省之舉。孔有德徇廣西。尚可喜、耿仲明徇廣東。吳三桂徇四川雲南。皆明之降將也。藉其所領部下之漢軍綠營兵之外。加以從地方招徠之兵力。以致平定。若夫史可法之軍敗。亦專由馬士英與左良玉之交閼。人心解體。以至南京失守也。魏源曰。一國朝兵事大者曰前三藩。後三藩。前三藩者明之福王、唐王、桂王也。後之三藩者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也。語敵寇之名。則前順而後逆。語國家之兵力。則前甫新造而後乘全盛。語戡定之功。則前若拉朽而後若摧山。事倍功半。勞佚相匹者何也。勢重則藩鎮劇於股頤。助少則守成勞於創業。一我_指德川氏之於關原、大阪之役。則不勞而於島原教民之亂。殆窮天下之力。可以例之矣。當其取明之天下也。用明之歸附。因明之糧餉。以拓明之土地。故爲力易。若夫康熙三藩之亂。擬尺寸之士。則有滅我土之人。失我民心之患。且順治八九年間。歲計之出入超八十餘萬。十三年後。頻年增餉。歲入之決額至四百萬兩。承財政匱乏。後之康熙初年。決無餘裕。加以三藩皆落經百戰之謀臣猛將。藉積威以脅內之清廷。當時宿將一人皆非吳三桂之敵也。趙翼云。其時漢人既不可信。漢軍亦多與諸藩氣類相同者。故屢催不進。詔嚴飭。交王大臣議奏。不敢遽加斥革。唯訓之勵之。此出於不得已者也。然

則平定三藩之亂。將藉滿人之力乎。是斷不然。魏源讀平定三逆之方略。舉其戰勝於廟堂之策云。「諭勵綠營諸將等曰。自古漢人之叛亂。止用漢人剿平。豈滿兵之助其戰爭乎。以故一時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恩克、奮起於陝。蔡毓榮、徐治都、萬正色、奮起於楚。揚捷、施琅、姚啓聖、吳興祚、奮起於閩。李之芳、奮起於浙。傅宏烈、奮起於粵。羣策羣力。敵愾同仇。又任岳樂、傅喇塔於宗室。拔圖海、碩岱於滿洲。一時宿將已盡。諸臣皆非三桂之敵。而率能剪豷尤於涿鹿。覆繇布於荆吳者。實以此也。」故清朝之所以興隆者。由能驅使漢人。可決言者也。是於研究清朝之史乘之不可不注意之點也。

然清廷固不能不恃滿人也。魏源曰。「草昧之初。以一乘一旅敵中原。必先建羽翼於同部。故得朝鮮人。十不如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如得滿洲人。一族類同。則言語同。水土同。衣冠同。居處同。城郭土著射獵習俗同。故命文臣依國語製書。不用蒙古漢字。而蒙古漢軍各編旗籍。而滿洲不入八旗。齊風氣。一心志。所以基業固。規模宏。竊也。」又引乾隆帝御製實勝寺之記云。「西師之役。命健銳雲梯兵數千爲選鋒。凡行陣參伍彌縫之際。畧覺鼓餒旗靡處。得健銳兵數十。屹立其側。則整而復進。斬將奪旗。雖以索倫兵之馳突一往。而知方守節終不如滿洲世僕之心定氣盛也。魏源因附記曰。乾隆尙爾。國初可知。索倫尙不知。綠營可知。故草昧經營。北討南征。日不暇給。皆禁旅與駐防迭供撻伐。而周召榮散出行間。」

蓋以禁旅八旗駐防八旗爲全軍之中堅。殆如今時憲兵之地位。而索倫之驍騎及綠營之漢兵在其行前。不能不致死力。是不多損傷其世僕而收全功之法也。在一軍已然。在天下亦擴張此法。故凡事皆無不務控馭。此愛觀覺羅氏之遺法。世世相承。以此致興隆者也。當其始也。僻處滿洲一隅之際。猶勉力招徠漢人。如洪、范、孔、尙、耿諸人。皆藉歸附而得建功。其極盛之時。當乾隆之際。南征北伐。其得奮大力者。大抵是滿人。如福康安、阿桂、傅恒等。皆立大功。而漢人幾不能並肩者也。故乾隆時代。其滿洲的國粹之發揮最用力。往往雖非無是非顛倒文飾史事。而彼滿洲中堅之法。至是大定者。不得謂非由乾隆之特持。滿洲世僕之言。而發揚之也。亦猶我_{本日}德川氏之於關南大阪兩役。盡驅使豐臣氏之臣僕。以剪削豐臣氏。及天下大定。專賴三河之舊臣僕。把握權力。定立威武。而清朝竟如關原一役。非常之勁敵。天下之取與決於一戰。其建國比諸德川氏。猶爲弱勢。其盛時能文飾昌平者。特由積威之漸耳。

其致興隆者爲此法。而其所以衰頹者亦莫非此法。累世寵待滿洲臣僕之法。反爲招叢腫腐敗。德川氏三世家光之時。在極盛之運。已有麾下窮乏之患。況彼世祿之制。比德川氏更薄。八旗之法。亦甚不善。其入關無幾而窮困即來者。固不足怪也。而其山野騎射之夷種。不能比我_{本日}三河武士之守律義。其不法之行。侵害良民。不可勝數。且就左所列諸項觀之。

其法度之漸紊。其窮乏之漸加。可見。

順治五年。王府之商人及旗員之家人。禁在外省貿易。初有禁東來人。即從帝山滿洲來之滿漢人以賣人。獲爲名。擾害地方之事。然猶許於南京、濟寧、臨清貿易。至是並禁之。令在京市易。違者重罪。

同十年。賑八旗之貧人。滿蒙二軍。每佐領一佐領統三百人布二匹。棉六百斤。米百石。漢軍半

之。自後每賑。助增米至三百石。同十二年。發內帑之銀。賑八旗之窮兵。十四年同。

同十七年。內大臣伯索尼所奏。商民捆載至京者。滿洲大臣之家人。出城迎截。強買商人。畏縮不前。又諸大臣私占邊外商人之採木山場。請並禁之。

康熙三年。八旗之莊田災。賑米粟二百萬斛。十年同。

同五年之上諭。內外之奸棍。妄稱顯要之名色。於各處貿易。霸佔船隻。關津。著令嚴拿送部。

同十八年。廷臣遵旨議定。色衣之下人。王公大臣之家人。領賞本而霸占關津之生理。倚勢欺陵者。立斬。

同三十年。償還八旗兵丁之債負。以後許以官銀借貸。特派大臣管理。

至六十一年。猶有王公家人爭買草炭。居積俸利之禁。又悍僕豪奴。妄民阻僧。導之使

縱暴以爲利。故屢煩朝廷之禁約。

雍正五年。諭管理旗務王大臣曰。從前王考。兵丁致力行間。軫念致有負債者。曾發帑金五百四十餘萬兩。一家賞至數百。末聞置產業者。一二年間蕩然無餘。其後又賜帑金六百五十餘萬兩。亦如前。立時費盡。朕即位以來。賞給八旗兵丁一月錢糧者數次。每次三十五六萬。入手妄用。不十日而爲烏有。庫帑者國家之正項。百姓之膏脂也。豈無故而濫行賜資耶。若以惡習而不改除。即朕雖有加恩之意。亦無以行之也。

乾隆元年。諭曰。朕因旗兵寒苦者多。借給庫銀營運。自應仰體朕心。宜撙節以爲久遠之計。乃聞領銀到手。不知愛惜。而市肆將綢緞衣物。增長價值以巧取之。乃曉諭各該營官。案是年借給官兵之俸一年。至次年又借給兵餉半年。然旗人未領帑銀。而錢物之價已騰貴。以御史明德之奏。復嚴行曉諭。

此年又諭曰。八旗從前之風俗。最近于古。迄承平日久。生齒日繁。漸即侈靡。服官外省。奉差如收稅。即恣意花消。虧帑犯法。親戚朋儕。牽連困頓。而兵丁閑散。惟知鮮衣美食。蕩費成風。旗人之貧乏。率由于此。朕即位以來。軫念伊等生計艱難。優卹備至。其已虧空之錢糧。奏部令免。入官之墳塋地畝。已令給還。華退之世職。亦查明請旨。無非欲家給人足。反樸還淳而已。惟曠典不可數邀。旗人等宜深猛省。自爲實家之謀。如但冀朝

廷格別之賞。以供其揮霍。濟其窮困。有是理哉。

王慶雲曰。大抵旗人狃于揮霍。炒于鮮衣美食。經商逐利。不待禁而不能。借帑金以資營運。猶謂之禁經商逐利耶。亦徒資其惰窳之口實而已。

至其宗室創業之當時。禮、鄭、豫、睿、肅諸親王。及克勤郡王等。皆親自我服。馳突於干戈之間。以擁護王室。而禮烈親王以其長兄。非有太祖之遺訓。讓太宗之賢而擁戴之。在明人當時。已爲之驚歎。睿王當入關之際。有周公輔成王之功。而其締造艱難之遇。或更過之。其後王族材藝之多。歷朝亦所鮮見。怡賤莊格二親王輔翼之功。成親王之書法。禮親王之學術。皆可傳者。其後漸趨倨傲。終致爲王室之大患。現端郡王勾結無賴。發國家之大難。觀禮親王之肅維亭錄所記。其由來知非一日。雜錄曰。

近日王室蕃衍。入仕者少。飽食終日。毫無所事。又食捐繁多。每患貧窶。爲不法之事。累見奏牘。蓋宗室習俗倨傲。不惟漢士大夫不肯下之。而滿洲親戚之稍知貴重者。亦不肯甘下之。唯市井之小人。日加諂媚。奉爲事主。宗室樂狎之。一朝失足。遽難回步。每干法紀。有司以天潢之故。屈法市井之善良者。又畏威勢。不與抗。適足長其凶焰。故俗日卑也。

且康熙中猶有親王郡王典兵者。至乾隆嘉慶。宗胄遂無專征之事。據魏源所云。嘉慶以後。

歲計支絀所由來原因之大者。宗祿之增加也。順治初從龍入關者二千餘。道光中三萬餘。歲祿費數百萬。如此多數。則宗室爲惡棍逋逃之藪。其侵害良民之事。殆不可測。蓋其勢之徵候。早著于稱爲極盛之乾末嘉初之川湖陝教匪之亂也。

嘉慶四年。太上皇

即乾隆

之登遐也。天子命軍機大臣傳諭四川湖北陝西之將師督撫。邇年

皇考之春秋日高。事從寬厚。即貽誤軍事之永保者。本應嚴交刑部治罪。仍邀寬宥。其實各路縱賊。何止永保一人而已。奏報粉飾。擯敗爲功。其在京諂達之侍衛章京。無不營求赴軍。

其由軍中歸者。無不營置田產。頓成殷富。故有將士日以玩兵養寇爲事之語。又同時詔諭

云。川楚之軍需。三載之經費。至逾七十餘萬。爲從來所未有。皆諸臣內侍和坤

乾隆末年專權之宰相嘉慶四

年被

之庇護。外踵福康安和琳之積習。在軍惟以酒肉笙歌自娛。以國帑供之浮冒。而各路

官兵鄉勇。餉遲不發。朽腹無糧。以牛皮裹足。跣行山谷。此弊始于畢沅之在湖北。而宜綿英善在川時相沿爲例。蓋由此時始。用鄉勇團練。推原其因。乃襄陽之賊犯孝感時。隨州之居民村莊預掘溝濠。壘土山。嚴守禦。賊無所施其技。遂免於焚掠。諭各州縣用此法。使與官軍爲犄角。又詔以徵調黑龍江之兵。往反數千里。供億浩繁。不習水土。不熟賊情。計調黑龍江之一兵。可募數十鄉勇。且衛身家。可免虜脅。以是專恃此策爲剿匪之計。然是時各路之官軍臨陣。輒命鄉勇爲前列。綠營兵次之。滿兵吉林索倫又次之。而賊營亦先騷難民。抗我額

行。其眞賊皆在後觀望。故鄉勇日與難民交鋒。而兵賊常不相值。又鄉勇傷亡。不庸注冊。掛敗爲功。至若京師禁旅之傷亡。必當具奏。戰時不居前敵。及戰勝則後隊之弁兵。又攘以爲功。而衝鋒陷陣之鄉勇。反不與得。以是被保奏者。皆滿兵居多。綠營兵間有之。而鄉勇之見于奏章者。百中一二。是不特滿兵驅使由漢人成之。綠營兵更生出一種被綠營驅使之鄉勇。使與被脅從於被難民相嚙噬。至是詔令鄉勇之有功者。一例保奏。陣亡者。一例議恤。以收敵愾同仇之効。而終不過祇劉清、羅思舉、桂涵數人。此外得被錄功者。幾希矣。此數人之事跡。亦不多見于奏牘。魏源特敘述之。足以見滿人驕盈之甚。德川氏之末造。屢禁庶民之習武。是實壓下士人惰弱之反映。以禁令不能制其滔滔之勢。江戶幕府日本昔日之大將軍德川氏之亡滅。八萬騎之壓下無能爲。惟清朝亦有之。此寇亂之際。陝甘總督長麟其治內之法日密。以爲團練之有益于今日。大爲將來之害。民氣日趨强悍。或聚衆械鬥。抗官拒捕。不可不防其漸。以奏請防遏之法。然未得詔許。惟取鄉勇須由官購買鎗矛之法。得一時無法。然其積弊日下。至髮逆之亂。滿兵綠營全不可恃。時雖有勇將塔齊布爲滿人之後勁。其勦平之功。不能不全歸楚勇湘勇。國家於額兵以外。更順養此楚湘皖諸勇自衛。於是有釐金之別徵。生出兵制財政之一大變革。而滿洲中堅之政略。全終爲故紙。要之彼之興隆之所由來。實由於特寵滿人驅馳漢人之法。而其致弊亦由此故。遂成此轉移之勢者也。而此微妙之機。實在

部分之盛京省。我國所取之一種鴉爾沙斯羅連也。

此二洲之地是法國爲德國所敗國而以之割與德國者也。

戰勝之結果

而歸我有者也。若德國因他國之干涉而以鴉爾沙斯羅連返還法國其返還之領土不期年而爲其干涉強領有之。德人其甘諾之耶否耶。我同胞云支那保全中以滿洲地方爲最重。亦因此故也。暴徒暴發以來。滿洲方面之行爲。我政府不爲使我輩心滿之舉動。聯合各國亦不有使余輩心滿之舉動。今日之形勢。滿洲三十萬方英里之地。黃龍旗之影將不復見於此歟。

團匪暴發以來。各國之舉動。其使余輩有滿洲無事即返還支那之思者。唯一國耳。即北美合衆國也。合衆國政府於昨年八月二十九日。西曆送駐柏林德京維也納奧京巴黎法京倫敦英京羅馬意京聖彼得堡俄京美國公使訓電。其電曰。

昨日午後駐劄華盛頓俄國公使。以對支那之俄國政府目的。陳於我國美外務省。其證言如左。

俄國政府於支那之領地。並無有分毫割收之心。

與他聯合國共同一致。以圖公使館之安全。且欲助清政府鎮定暴徒。

固俄國境地必要防護。以軍事之故。不得已占領牛莊。若事歸平定。且他國不有妨

害我退兵之舉。俄國當立即由其地退兵。

以上是昨年九月二十八日。其駐劄盛頓俄國公使代表本國證言於合衆國政府者。而同政府即電通知駐劄各國之各公使者也。據此證言。則俄並無有一點分取支那領地之心。若派遣於牛莊之兵。俟平和恢復亦當召還。然則此後俄國之舉。竟何如。吉林省要害之地。已以兵力占領矣。與朝鮮接近之安東縣。今已爲苛煞克兵馬騎所蹂躪矣。黑龍江固不俟論。盛京吉林二省。今亦爲俄兵所占領。

英德協商起於合衆國政府之訓電後。此協商實爲對清外交上之新生面。而俄國之受其惡感觸不少。此協商之第二第三條。支那保全者見之。雖有幾分滿足。然字字精察之。則使人有彷徨於雲霧中之感。其第二條曰。

德意志帝國及女皇之政府。不乘清國現在之亂。分取其領土。且以不減削支那帝國領土爲執行之政畧。

其第三條

若有乘支那現在之擾亂。分取其領土者。則英德兩國爲保護在支那之兩國利益。取臨機之手段。豫當協議。

支那保全論者。讀第二條則意稍壯。快讀一過。轉至第三條。則兩國之決意其在於分割乎。抑保全乎。雲耶山耶。彷彿不能見其真相。或以爲若俄國出分取之策。則兩國以武器抑止。

其行動。或以爲若俄國出分取之策。則兩國爲先機掣人之手段。乘機先奪南部豐饒之地。分取超過俄國所取之領土。此二意皆可解之。此外交家常用之爲異日融通之利用語者也。今有二人約焉。『我等兩人決不爲盜賊。但第三人有爲盜賊之舉動。我兩人當臨機應變。豫思量之。』吾人不能斷此兩人爲有干禦盜賊之意。彼之條約。無乃若是乎。支那領土保全說可謂急矣。

二 滿洲處置

英法之聯合軍轉戰于大沽天津北京之野。北京皇帝蒙塵熱河。此間無一兵卒之勢。而取黑龍江三千里之地。四十年前俄國所現出之外交伎倆也。二十萬之貔貅越海轉戰于山東盛京之間。而聖彼得堡早開三國之密議。俄國百年希望而不得之不凍港。於金州南端一旦直得二所。使得與西伯利亞之鐵道得連絡之便利。此五六年之俄國也。据近日西信之所報。俄國三以此手段。大策畫滿洲方面。其報云。俄廷以在俄清國公使及李鴻章得北京朝廷之歡心。與結滿洲全體之政治主權。委在俄人之手之約。此報之信僞雖未確知。然以從前俄國所施之對清策推之。余輩不能斷言萬無此事。俄之外交策經。是以己之逸乘人之勞。今回十餘之聯合各國。一意汲汲於令清廷服從平和條約。他並無運方略之餘地。當此時北京政府

寧謂之西
安政府

李鴻章等與俄廷密電往復。此密電非關於滿洲之生死者

乎。若此密電是將清廷之主權一委之俄人之手。則滿洲之危機益加一層切迫也。近日內外之新聞紙所載。由十一國全權之手所成之十二條平和條件。清廷已略有同意。差可滿足。然以余輩觀其條件。中幾是類於兒戲之要求。特更覺滿洲一帶之地增一層危殆。其明記於通照文之末者如左。

聯合各國若有無厭之要（於十二條件以上）清國政府不欲允意。德、澳、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十一國得於北京及直隸省考量各國兵上陸之議。

英德領商中分明記有支那領土 Chinese Dominion 及領土分割之利益。Territorial Ambition

等文字。又合衆國政府之訓電中亦明記有 Territorial Acquisition 等字。何故十一國之

連名要求。不云清國領土而特區限北京及直隸省乎。滿洲亦清國領土之一。而俄兵之於滿洲之行動。支那人亦最受苦痛。於北京直隸則思外兵若在。必易生取清國之危險。而於滿洲豈猶不然歟。今聯合各國結平和條約而獨除滿洲於例外。是以滿洲許俄國任意行動之意云乎。若許俄國行動之自由。則英德協商中之清國領土云云之文字何如乎。俄公使之對合衆國政府之證言。所謂無分毫有分取領土之心者。此宣言又何如乎。豈彼故許俄國於滿洲行動自由。俄國若出土地分割策。則各國從而効之。而先豫爲此餘地乎。十一國之十二條要求。清廷多已許諾。然滿洲問題。猶不解釋也。

十二要求中。而滿洲不在其內。說者以爲義和團暴發以來。各國於清國之舉動有二種。一共同行爲。一單獨行爲。於直隸及北京。各國軍隊皆取共同行爲之策。至若盛京吉林方面之禦防。則一委之於俄國。各國曾不干涉之。故於此方面。軍隊之派遣及上陸。其辦理不可不一任於俄國。蓋俄國於此方面爲單獨行爲也云云。余輩欲決此問題。不可不斷定俄國於滿洲之舉動。宜其單獨行爲否。及即使其單獨行爲。至其決理滿洲宜一任俄清兩國自談判否。余輩敢斷之曰。俄國於滿洲之舉動。不得令其純然單獨行爲。即使其單獨行爲。而滿洲處分亦不可放任俄清兩國相對談判。

何以謂其不得純然單獨行爲。曰。盛京、吉林、直隸。其省雖異。於征討團匪之上。各國之利害共通也。當團匪之妖焰盛時。假令直隸方面無各國之軍隊艦隊。俄國能以獨力舉滿洲禦防之實乎。北京政府舉全力與俄軍戰於滿洲之野。俄國之軍鮮不一敗塗地。俄國於此方面得全其禦防之功者。實賴聯合軍扼大沽天津之咽喉。一舉而衝北京。使北京政府不能派援軍於滿洲方面故也。於滿洲方面。俄之受損害比聯合國固大。然其得使全其功者。賴聯合軍於直隸方面牽制清兵之行動。比之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本以獨力與清兵相戰。不可同日而語。若戰爭之時異。原因異。場所異。利害異。則滿洲之戰可謂之俄國之單獨行爲。

至夫對共同之敵者。同時同處相戰。無一非共同行爲。而謂俄國爲單獨行爲。於理不能許之也。

假以此許俄國爲單獨行爲。而戰後之滿洲處分。宜任俄國單獨行爲云若是。余輩定不能許之也。何則。支那與日本固不俟論。於聯合各國利害之點。亦有不能放任俄國之單獨談判者。今若一任其單獨談判。俄國初雖不爲割地之求。亦必有過大償金之索討。償金過大。則支那政府之力不能如其所求。於是遂轉而爲割地。俄國既爲割地之要求。而其他聯合各國遂以俄爲例。於是德索山東。英取長江一帶。法求貴州雲南。支那本部十八省之地。遂至爲歐洲餓虎之肉。形勢至此。騷亂相繼。東洋無寧日矣。是則一滿洲之分割。爲支那全帝國瓦解之端緒。延至攪亂全世界之平和。實開於此也。即使滿洲分割不至爲別處方面分割之端緒。我帝國於利害之點判之。亦必不能默過此分割也。前回之役。本與共同行爲無一點關係。而尙俄德法三國。以我之割取遼東爲於東洋之永遠平和有害。以武裝之干涉。強使附還於支那。滿洲一帶面積三十四萬方英里。非與我一旦割取之。掌大遼東之面積相比。遼東掌大之地。歸日本領有。則害於東亞永遠之平和。而三十餘萬方英里之地。爲俄割取。豈獨無害於東洋之平和乎。大連旅順之租借於俄。其至大影響及於我國防之上。此上彼取盛京吉林。則於朝鮮之獨立不可望。俄以浦潮馬山。旅順作根據。據黃海日本海之

海權恰如英之設支布路他路亞路他西布拉斯三砲壘於地中海其勢正相同也。旅順大連之租借於俄國於東洋之平和已增幾層之危險。況更與之滿洲乎。此吾人斷不能同意者也。

三 最後之斷案

滿洲尺寸之地不能令俄國藉擾亂之名割取於他國。然則如何而可乎。曰。聯合各國對清國提出和約之前。聯合各國先互相之間訂一條約。如千八百四十六年之巴黎條約者。此余輩之所幸望也。其條件當如下。

其一 共訂平和條約之聯各國。當無論滿洲之地。亦將戰得所得者。舉而返之清國政府。

其二 今後若不聯合各國之許可。則尺寸之土地。亦不得割取於清國。

其三 以租借之名由清國借受土地。此事雖可。然於其他不准設武備。

第四 由清國取償之金額。於聯合使臣會議評定之。若單獨向清廷商議者。一概禁絕。

此數條實對東洋永遠平和之必要件也。協定此等條件後。聯合各國於是方始許與清國開談判。而此協商之發案者。宜以於東之平和有最大最切關係之日當之。想英美亦或可

贊成。若英美贊成、日英美聯合一致。則其餘聯合各國容易同意矣。何則、蓋此等條件於我實無一點之私。東洋百年之平和。盡包含於此數條件中也。

四 參照

余輩當我同胞及聯合諸國與支那訂結平和條約前。二十餘年俄清兩國問題起有一紛紛之事。吾望其記憶之。其事爲何。無他即所謂克爾揞問題是也。克爾揞之地。西方與北京相去數千英里。幾與中國之消息靈網。俄國侵略中央亞細亞之最盛時。其地暴民橫行。清廷之政令不行。俄遂乘機發遣征軍。藉口代清國鎮平暴亂。無事之日即當以返還清國。此千八百七十一年事也。及後暴徒已鎮定。而俄不返還領土。是時雖軟弱之清。亦不容俄之放縱。故令左宗棠爲將與俄開戰端。自千八百七十九年至千八百八十年二年之間與俄軍決戰。左氏雖老。當時清國有名之將官也。各處之戰。俄軍不利。後於俄京清國全權與俄國政府之間交換條約。於是經數回談判之後。俄國僅得五百萬之償。將此地返還清國。余輩按滿洲之前途。自克爾揞之紛擾後二十年。今回俄國又藉鎮定馬賊及暴民爲名。口藉一時占領爲遁辭。而將來一年又一年。遂令一時之占領成爲永久之占領也。老大帝國無二十年前之氣力。而俄國之武力不比二十年前。平和條約結了。而俄國之軍隊不同時令其由滿洲引還。則一時之占領實成爲永遠之領有矣。支那今日之政府雖不足倚信。然平

和恢復後。聯合各國監督清國政府。主權集於皇帝一身。改造內閣。開國進步之國是一定。制止馬賊之橫行。容易之業耳。余輩望我政府斷行戰前復舊之策於支那。併俄之藉鎮定暴民爲名。以其軍隊單獨橫行於滿洲方面。方宜令其概斷絕。

論列國宜妥商保護滿洲

日本公爵 近衛篤磨撰

我同志之士嘗籌支那時局。莫不以保全爲宗旨。蓋保全支那。不獨適合乎人道。亦爲宇內各國均享有太平之公理。苟不出此。則世界大局忽形割裂。浩劫無已。塗炭千萬。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我國人皆知之。翕然同辭。前英德二國商立不分割支那土地之約。聲明列國。列國政府亦翕然贊之。由是觀之。保全宗旨。不徒爲日本一國公論。亦爲世界列國公論。亡可疑也。獨俄政府居心叵測。陽言互訂和議。並無他意。而陰爲經畧滿洲之地。急急恐後。其所言與所行判然出於兩途。忖度其意。似藉保全之名。以行分割之實者。於是列國窺覷俄人命意所在。不能不爲滿洲憂也。嗚呼。渠曩倡辦弭兵會議。以爲宇內太平標榜。其事猶在人耳目。今忽割人土地。甘爲戎首。余竊爲俄人惜其有始而無終也。乃今有一派意在附俄者云。保全清國宗旨不能無限制。保全云者。俾其維持自主之權耳。苟無損于自主。有時即削奪其一地。亦仍於保全之義無妨。蓋其意在彼略甲地。我亦取乙地。以爲均霑利益之計。月前德宰相於議院宣言。似亦寓是意。言我日本有占領支那南部之說。又有經營朝鮮

之策者。此皆謬持前論。出於意度之見。其人不獨罔識利害。抑亦不通於大局之甚者矣。余謂保全宗旨。縱有限制。然如彼所言。我即得南部或朝鮮。而任俄之奄有滿洲。非維持彼我均分利權之道。何則。分割之端一兆。全局爲土崩瓦解之勢。不可復收拾也。

列國之經營東亞。其位置最便而勢力最巨者。莫我國與俄若焉。但我國以自衛爲主。未嘗事遠畧。其心事既昭然若揭。視於往年退還遼東侵地一事可知矣。俄則不然。志在闢地。意存兼併。一定其志。徑行直前。不復恤人言。曩者當我取遼東。渠以有害於東亞太平爲言。迫我退還其地。乃已不旋踵復從而奪之。尤而倣之。果孰是而孰非耶。野心狼子之行徑。旣如彼。其經略亞東。位置最便而勢力最巨。又如此。若令其據有滿洲。是傳虎以翼也。言念及此。能無痛心乎。查俄人之有意於滿洲。已非一日。今僅一染指於金州一帶。絕無大舉動者。並非潛心蓄謀以待機之來。又非國中形勢未便於遠略之故也。早知滿洲不據爲已有。其地高山大河。荒漠平原。爲之屏障。不便於南下。今將屏障撤去。南進之勢。頓增百倍。猶決大河而注之海。其孰能禦之。世之昧昧者。不知是理。猶謂俄人佔有滿洲。知亞東全局。無甚關礙。是亦不思之甚耳。滿洲一歸其有。附近之地及太平洋一帶。彼得以肆其所爲。我曩所得之利權。亦將爲渠所竊奪。至是時。尙欲保全支那朝鮮。恐不可得也。

往年我國與清國開釁。糜費數十兆。流血數千里。傾一國之力。而始略遼東一地。入我版圖。

其名正事順。究何害於公法。乃俄人聯德法二國移文我國云。貴國略有遼東。西迫燕京。東脅朝鮮。非所以維持東亞太平之道。三國并力。出而阻之。夫我所得不過遼左數百方里之地耳。而以爲有害於東亞太平。今滿洲全土十倍於遼左。其有害於東亞太平。當較前更甚。乃以日本則爲有害太平。俄人則爲無害於太平。俄以此等命意。誠令解人之難索也。由是觀之。俄人之有滿洲。不問其出於明奪與暗奪。均爲背公理之舉。又爲列國之大患。而列國中最承其弊者莫我日本爲尤甚。我國現在水師只有二十五萬墩。陸軍只有十三師團。視之列國。詎得謂爲雄且強哉。但我既據形勝之地。一朝有事。可立調兵集餉。不難于先發制人。彼則海有重洋惡浪之險。陸有疊嶺絕漠之扼。舟車往來。動須數月。雖有雄師堅艦。不能猝然奮技。故我日本之能國于東亞。不失自主之權者。非我兵力強於彼。而彼地勢不便於我也。以俄人之欲壑無厭。狡焉思啓。開港以來。不能有加於我者。徒以地勢之不便於彼故耳。一旦滿洲折入于俄。彼我形狀爲之一變。而優劣之勢。亦未可以道里計也。當俄人未據有滿洲之日。其兵力爲地形所限。用我十萬之寡。當彼二百萬之衆。而有餘。滿洲既歸其有。西伯利亞之鐵路既成。旅順大連之防備益密。滿人棲息養聚於其下。假以懷柔濟以恩惠。地方一切稍事整理。胥就範圍。加之糧糈充實。士習馬騰。大舉以出而爭衡於東亞。我雖有水陸軍備倍於今日者。亦將難撓其鋒矣。況俄人極力經營滿洲外。增添海軍。

已載重至十八萬噸將來猶可逐漸增加。東洋形勢不尤可慮乎。

以上係專就兵力而論者。今請更就商務言之。俄人奪領滿洲一事。亦於我國利害有大關係。支那民物豐阜。爲宇內第一富國。列國同視爲外府。其商賈廣集各埠。賤買賈賣。其所獲之利。不啻十倍。我貨之售于彼者。比年增加。即就紡紗一項而言。其初進口之額。明治二十六年唯有六萬元。二十七年增至九十四萬五千元。二十八年百萬元。二十九年四百萬元。三十年一千三百四十萬元。三十一年二千萬元。三十二年三千萬元。三十三年團匪之變。商務頓衰。猶且有二千萬元之譜。其暢行之速。非列國所得比也。查其暢銷最盛之地。不在南省而在北省。據明治三十二年報冊支那北方各口進出商貨計。有四千七百六十一萬元。而其一千九百五十二萬元。係我國人所經紀。即居金額十分之四。可見北省地方爲我貿易樞紐之地。查其所由。彼有黃豆及豆餅產於滿洲。由牛莊一口運出。與我紡紗相抵。均爲大宗。以致兩國有無相通。彼我並有利益。一旦俄人佔有滿洲。必重征我貨。以爲保護內地之貨起見。我欲永享有貿易之利。恐不可得也。先我商人將名古屋地方所產之棉。及紀州哈刺呢。齎至海參崴出售。暢銷頗爲獲利。進口之額。年多一年。我商竊期以爲將來貿易大宗。詎俄人至今驟征重稅。以致出入不能相償。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可深引以爲戒也。

俄人佔有滿洲。不特爲我國之不利。亦爲害於列國者不少。列國而不願捍衛己之利權。則已。苟欲捍衛其利權。不宜不出阻。俄人令其勿得逞志於滿洲。而後始能保全其商務。但列國觀望袖手。徒爲均霑利權之謀。絕無大舉動。我國不可不勢逼處此。獨出而排之。不復顧列國之向背可也。俄人方極力經營東亞。其兵與年並增。以俟其根蒂既固。之他年再與之從事疆場。不若於羽翼未成之今日圖之。

或問滿洲情勢棘手如此。既聞命矣。轉危爲安。消禍爲福。究當從何出策。余謂滿洲土地。理宜還付清國。唯是清國運瀕末造。勢岌岌不可終日。經此大痛。若猶不能奮然而起。大加振作。僅知以自存爲幸。縱繳還滿洲。仍恐難于整頓地方。維持權力。與俄國對峙矣。既不能整頓地方。亂必接踵而興。不能維持權力。外侮必乘隙而入。凡此皆爲滋事之源。輾轉糾纏。致東亞再亂。無或一日得安。是返還之舉。仍不免爲分割之端。非獨害於列國。亦非所以保全支那之道也。竊籌善後之法。滿洲固不妨返還清國。令其領有。守持主權。但非列國併力保護。則不可。列國併力保護。一面洞開何地以通商務。一面安撫人民。以開風氣。該國或猶有危而復安。亡而復存之日。蓋強國與強國境地相接。動易生隙。於其間存一小國。以爲中立之地。庶幾可免於競爭。如暹羅在英藩印度法藩越南之間。如阿富汗間於英俄二國之間。其有效於息事弭爭者。其已事也。夫滿洲爲列國利害所關至深且重。非暹羅阿富汗可比。

若能爲併力保護之區。如前者之例。庶可捍衛清國北境。以抑制俄人南下之勢。計無有善於此者也。

洵若是也。亞東之地。永保安平。商務通暢。列國亦蒙其惠。不特支那之幸福也。余切望列國注意大局。不事目前均霑之小利。又望我國家倡率前議。以爲列國之先。嗚呼。時局變遷。朝不知夕。近聞清國政府已飭其全權勿簽押俄人所議之約。世人或稍安意定神。然保無俄人不猶包藏禍心。乘機伺變。以逞其慾壑哉。若夫銷禍于無形。防變于未萌。在我國人之定志而已。果其勇往直前。維持大局。得以永享此太平之福也。則我國幸甚。清國幸甚。東亞幸甚。

論賠款過大

日本報

北清議和。先議償款。或云十億圓。或云八億圓。德國一國。要求賠款金。二億五千萬圓。俄法兩國。亦要求賠款。至一億圓以上。獨美國。只要求五千萬圓。若列國能公平議定。美國之要求賠款金。尙可減半也。俄國之在北清戰爭軍費。只二千餘萬圓而已。據彌刺氏之言。若各國只將軍費及損害各件之事。要求賠款。則只二億圓足矣。由是言之。格外要求。以貧人國。尙得謂之文明國之舉動哉。

不觀三十年前。普法戰爭乎。法國敗而賠款。法國統領條耳。百方哀求。而德相畢士馬克。尙

強限法國三年之間。交出賠款五十億佛郎。德相之意。蓋欲使法國速貧。再不能立國也。今德國要求二億則。亦用當日德相之手段矣。當義和團滋事之時。德國新聞載各國出兵之數。云俄國派兵五萬。日本派兵三萬二千。德國派兵一萬六千。法國派兵三萬五千。英國派兵一萬二千。美國派兵七千。伊太利派兵二千。奧大利派兵一百七十人。及去月西歷五月三十一日。列國水兵之入北京也。德國兵無一人同行。及至翌月。僅派武官三名。兵士五十名。進北京。各國兵在北京戰爭之時。德國兵亦只有二百名而已。聯合軍之本意。在攻破北京。救出各國官民。德國待北京救出之後。始派元帥華德司爲聯合軍之總司令官。徒擁大兵。無濟于事。每日肆行掠奪。苦害良民。而今日要求賠款金數。有二億五千萬圓。是以當年制法國之手段制支那也。

雖然支那人者。與法國人大異。法國雖敗。若有餘力。尙能復仇。若支那人者。有餘資則不思亂。窮困則生變。今德人欲以賠款重額。以懲罰支那人。反使支那人排外之心。益益強盛。今日支那之亂。亦不過因各國傳教師之暴行。致激成今日之反抗。若激成支那全國人反抗仇敵之心。亦非列國將來之利。故德國不可以當時制法國之手段制支那也。

論支那政府向背於東亞大勢有干繫

日本 山根立菴

支那古來亂亡相踵。或八百年而亡。或三百年而亡。或百年而亡。乃至十年而亡。但其亡止

於移鼎革姓。詩書禮樂如故。宗教學問如故。風俗習尚亦相守而不失。政府雖亡而其人民則未嘗亡也。不特此也。北方異族。用其暴力。君臨中土。在其初。則屠城夷都。流血百萬。如欲盡滅種類而後甘心者。創業垂統。至二三世。騎射游牧之俗。漸被衣冠禮樂之化。狂獷粗樸之習。漸染繁縟奢麗之風。狂於故常。弱積不振。及其末造。毫不能自立。爲他所取。與前代無異。蓋支那國人同化之力太盛。能變夷爲夏。所謂胡虜無百年之運者。職是之由。故支那君主雖敗於上。而其人民固安於下也。於是乎有支那不滅之說。據云以歐美之強且大。不能如支那何。縱取之矣。不能持永久。獨執筆人竊不謂然。古來傾覆支那者。前有匈奴拓跋鮮卑。後有契丹寇顏滿洲。其兵力足以制勝。故得以君臨中土。然只以其同化之力太微。故入居中國。羣居雜處。習與俗移。就古今大同言之。固無害於中國。況其創業之初。英辟哲后。前後繼武。振刷勝朝積弊。開創一代風氣。與天下更始。國富兵強。民以蘇息。由是觀之。受取他族。不獨爲無害於事。亦爲支那羣黎幸福。獨至泰西種族。其同化力之強。且大過於支那。殆非昔日匈奴拓跋鮮卑。及契丹寇顏滿洲之可比。一旦受其牢籠。加以箝制。欲脫其羈絆而不可得也。波蘭芬蘭。其前鑑乎。獨恠衰宋弱明之末造。中國君臣猶防禦北方強敵。死心塌地。背城借一。有生之心而無死之心。近日俄入割掠滿洲。中國官民視如對岸烽火。漠然不動於心。至其太甚者。依舊其威以脅制朝廷。賣國罔君。雖有百身。孰償其罪。執筆人

竊恐俄人入踞中國之日。即中國民族滅亡之日。而爲古今未有之奇變。不特愛親覺羅之城社圯墟也。或言俄人唯意在滿洲。我失滿洲。仍可以國。不知滿洲爲支那北門重地。所以古來北方種族克復支那者。莫不以經略該地爲先。故宋之亡不在崖山覆舟之日。而在燕雲割讓之時。明之亡不在桂林緬甸受辱之日。而在棄關以外地之時。以今日支那形勢。其士大夫於滿洲事。宜如何怵心蒿目。以死從事。猶沃焦持漏。不顧國家之急。如越人視秦人肥瘠。嗚呼。誠何心也。且夫割讓滿洲。不特爲支那一國之大耻。亦爲全球列國之巨患。而承其弊者。莫我日本爲尤甚。前近衛公爵已論及之。支那既不自惜滿洲。舉以寄俄。似於他國無甚干涉。不知俄人佔有滿洲。勢必及中原。朝鮮亦得受其脅矣。朝鮮一歸其手。勢必及我國。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俄人方刻力經營西伯利亞鐵路。又添造戰艦。其於遠畧汲汲施設。不遺餘力。如假以年月。海陸軍備。力量加厚。滿洲地方亦就其範圍。根深蒂固。難於動搖。與其圖之負嵎之勢已成之後。孰若防之固蒂之備未成之前。我國家向俄政府移電。以不允割讓該地。蓋亦是意。其宗旨與執筆人所見同。但俄人狡展爲性。眼無公理。且稔悉我當路大臣姑息翼安。並無決斷。於是婉言拒絕。但言是事係俄清兩國間事。於他國無關礙。我亦不任意要挾。妨害他國利權。如約款中有窒礙者。不妨再商改訂。其意灼然可見。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不可以欺五尺童子。而欲以此欺堂堂俄國大臣。適見其不自揣。

耳。我人若聽我國言。退還滿洲則已。如猶悍然行其非而不悔。我亦不忍坐視。必將從事于干戈。蓋非此無以絕其異謀而折其兇焰矣。徒以口舌間折衝往來。仍無濟耳。我國民同盟會。曩定保全滿洲之議。蓋出於是理。該會中人大抵布衣之士。其有爵秩者。皆係散官。均於社稷民生無任責。唯以是舉國家存亡之所關。奮力蹶張。呼號海內。以冀當路采擇于萬一。近聞江南地方積憤之士。亦有感時局。會同志士。聯名上書。極論滿洲不可割之意。詩云。他人心有忖度之。支那志士之謂也。誠令四萬萬人。同抱是志。奮其大力。彼俄人者。將退行而却走之不遑矣。安見支那時事之不足爲也。但空言佔名易。實事奏效難。執筆人竊爲支那官民諸君告焉。夫我與俄爲難。不特爲自衛本國起見。亦出於善隣保種之義。爲支那人。民者宜如何感激。同仇敵愾。以禦強俄。如事端決裂。我與俄干戈相見之日。支那向背。於成敗之數有干繫。支那政府若袖手爲壁上觀。俄可得而專注力於東方。厚集大兵於海參崴。朝鮮方面。與我對抗。如訂同盟之約。與我左提右契。攻守進退相偕。以今日積弱衰敝之餘。其水師駐屯江陰地方者。亡慮有數十隻。指揮有人。足以當一方面。其陸上有西式各軍。猶能牽制伊犁滿洲蒙古各邊境上俄軍而有餘。可分其兵力於西南。我乘其虛以制勝。然則日俄成敗之所分。謂繫在支那可也。支那有識之士。明於事理。通於大勢。處於今日。不必爲開門揖盜之舉。只一國權力偏安西安。其慮從大官於世界形勢。並無所通曉。且以俄人百

方舊制。竊恐日清聯絡之事可言而未可行也。執筆人於是大聲疾呼爲支那積感之士告焉。維翰專權而晉祚移。秦檜當路而宋社屋。古來亡國滅族。莫不造端苟偷大臣。于古同揆。東西一轍。今猶古。古猶今。諸君而廓清中原。恢復燕雲。須改造政府。一定國論。始有亞州聯合之期。苟不然。徒出於聯名定議之舉。虛擲作氣。以爲佔名銜聲之地。如曩者上海電阻立大阿哥之舉。無效於實事而有害於時局。非執筆人所敢問也。

此編於陽四月三日夜半脫稿。直付諸手民。俾載第一冊。當時朝野國論洶湧。人心激昂。不覺筆躍墨騰。爾後亡幾傳俄人廢約之事。物情漸穩。而此稿限於篇幅。不得登載。至今乃爲十日黃花。唯俄人之性。執志太堅。其斂羽翊於前日者。安知非所以奮手足於他日哉。此編未可付覆瓿。錄以待他日之變云。立菴氏自識。

論支那局事

日本 大隈重信撰

歲在丙申十一月。於東邦會館論支那局事。大要謂凡國家之亡。非由敵國外患。而由於內不能自存。支那歷代衰亂相踵。而其民人不從王家而亡。但天運循環。一泰一否。孰代無之。支那今日之衰。安知不爲他日興起之兆哉。爲我日本者。宜出其大力。扶持捍衛。以維持其自主。庶幾乎東亞永樂太平之治。列國均享通商之利。由是之後。經二年再於該館演說。敷衍前意。均邀大眾傾聽。蓋保全支那爲余一大事因緣。篤守不渝。以至於今日。所以茲論該

國事宜。反覆丁寧。不以陳言爲嫌。余之持保全宗旨。厥有三大端。一爲政事起見。一爲富國起見。二者均用世界列國公道爲鵠的。不專爲日本一國私利立論。

曷謂乎保全支那有利於列國政治。支那宇內大國也。舊國也。聽實之國也。克征服四方之國也。觀於其史乘而知之矣。亡論其人民體力偉大。克耐勞苦。平居儉勤營生。以致富厚。有事則慷慨赴義。不避水火。其性質固不在泰西種族之下。即如萬里長城。如運河。均爲天下之大工程。豈優於埃及三角塔及羅馬宮殿。訖今爲列國所驚歎。非其國人智巧。其國力富厚。安有此哉。故當其盛時。征討四方。遠略諸國。其勢力達于至遠。歐洲亦不免爲其屬隸。如成吉斯汗帖木兒之流。泰西諸國人聞其名者。莫不舌橋目瞠。股栗汗流。又近有黃禍之說。以爲將來黃種能克服白種。其說雖無稽可笑。而西人之恐支那亦不可謂無所由。及至清朝中葉。綱紀漸弛。致國運不振。道光中有鴉片之役。香港割於英。咸豐中有熱河之幸。都城陷於英法二國。光緒初年有越南之釁。馬尾略于法。割地開口。均取大謬。然其受擾之區域。大抵止于口岸。腹地與區。不受其蹂躪。國家安固。金甌依然不缺。曾紀澤謂今日中國猶睡獅。列國識者以爲知言。竊謂支那猶難謀也。甲午一役。敗於我國。黔驢之技畢露。於是列國爭出而爲咆哮搏噬大饑飽食之計。無端而旅大割于俄。無端而廣州割於法。無端而威海割於英。無端而膠州割於德。內地鐵路開闢之權亦均爲其所奪。侵入日深。靡所底止。猶混

池之日被鑿其一竅。若一旦九竅盡開。則必死矣。雖然。其前者土地雖見割。賠款雖已失。君主雖被辱。然當其衝者。不過政府數人而已。其人民仍相安於下。固固不擾。鷄犬不驚。歌舞湖山。優游卒歲。其視國事。不啻對岸火災。推原其故。蓋由利害之不切于一身耳。今也。內地利權。概割于西人。浸假無已。則將立錐無地。於是乎排外之舉日成。如鬧教堂。殺教士。毀鐵路。逐工師之類。與外人爲難者接踵而起。若其今回之義和團。乃其勢之大而禍之烈者耳。論者或謂該團爲匪人之羣。無足掛人齒頰。余以此說爲大不然。何則。若謂該團爲匪人之羣。則如我維新志士。亦可謂之匪人之羣矣。其成敗之迹雖不同。其心志請神氣魄則無不同也。而於此則以爲是。於彼則以爲非。天下豈有是理哉。天下豈有是理哉。獨惜該團中人。良莠不一。正邪混淆。不審國家困辱之所由。搆難列國。以快一時耳。但該團之搆難列國。在彼雖不免失計。然就大局而論。則不利于清國。何則。若使渠等搆端一國。或二三國。其敵國可以得藉口之資。割地奪權。恣其所欲。致爲全局土崩瓦解之漸。亞東之一大不幸也。唯渠均敵列國。使列國聯軍以救出使臣爲名。所期出於一途。且彼此互相牽制。形禁勢格。不能獨擅其所欲。以俄之欲壑無飽。不免遭列國抗阻。將滿洲條約作爲廢紙。由是觀之。搆難列國。適爲清國之利。轉禍爲福。不難行于今日也。然則保全清國如之何而可。余謂在廢科舉之制。科舉一事。爲清國百弊之源。前輩旣詳論之矣。誠除此弊。則百害悉除。百利悉興。不待

崇朝矣。蓋科舉者所以區別治人者與見治于人者也。其敝也。治人者飽食暖衣於上。見治于人者饑寒呼號於下。不將國事掛意。馴至使國中失其愛國之心。支那歷代積弱不振者。實造端於此也。科舉一廢。有用之學斐然而興。有用之士勃然而出。而後派學生出洋留學。聘客卿以羅羣材。行警察法以代團練。改兵制以廢旗營。凡所以富國強兵者。次第仿行。切實辦理。猶我維新之治。若是而國不興者。未之有也。夫國之興爲列國之利。不爲列國之害。興甲兵。危士臣。以分割其土。快則快矣。然此弱之爲。非文明之爲也。況支那人民富於同仇敵愾之念。若異種一踞其地。彼必紛然蜂起。有其土。不可以爲版圖。有其民。不可以爲臣。丁壯殲於鋒鏑。老弱勞於輸輓。其費千百倍於今日。孰若保全其土。使其自主。以收通商之利哉。

曷謂乎保全支那利於列國通商。支那土地衍濕。民物蕃庶。五金煤炭之豐。甲於五州。但其政治不善。民智錮蔽。雖有其富。不能開發之。故致今日之貧弱耳。余嘗怪支那有大水路而無大陸路。古聖王以開物成務之主。猶不及於此乎。旣而讀其書。古有車戰之制。而始恍然於其故。蓋在其盛時。大路康衢。縱橫旁通。車方軌。馬併騎。行旅自在。貿遷相通。及後世制度頹敗。道路亦從之而荒廢。一日使其變法更始。將農工商務極力整頓。不啻繼盛三代至治。凌駕泰西最富之國可也。支那之富。亦列國之富也。今吾國一年外國貿易之額。每人有十

二元之譜。支那則僅不過一元五角。如民智開發至我國之度。即可惟擴進出總額以至五十億。況支那富力非我國可比乎。

凡外交之要在得利益。徒闢地拓境而不得利益。不可持之長久。列國於支那亦然。其與分割土地。孰若保全社稷。永得利益。人或以支那一興。反噬列國。永爲禍源。猶古之元朝爲慮。余謂是杞人之憂。渠在昔日侵略四方。由當時公理之未明。一旦開發風氣。爲文明之國。豈敢仿成吉思帖木兒之尤哉。從來籌清國事局者。不一而足。綜之有二端。其一以爲強大可恐。其一以爲衰弱可侮。不恐則侮之矣。至失其實則一也。論支那者先去此二病而始不失其正鵠焉。

致薛錦琴書

錦琴令孃貴下。朔冰未破。天雪將解。朔北風威。頻襲春夢。極東風雲。倏度慘愴。觸情感物。慨嘆如何。妾初耳令孃之名。繼檢閱敝國新聞紙。知令孃爲中華之貞德。壯志奇懷。表于吐屬。妾雖不敏。實與令孃同其志。與令孃同其情。然抑何堪同厥感情耶。妾下愚識淺量狹。不勝自克。或慨時勢。或悲世態。一旦激發。遂至不可自制。是以外婦道而犯越俎之罪云。妾半生以來。虛度年華。然耿耿于中心者。莫非國家身世之事。唯所經多與願違。不無遺憾之感。雖然。往事已矣。來者可追。前途浩漫。此妾所以欲努力于將來也。

爾來西勢東漸。東方危亡之相迫。殆間不容髮。是實我東亞同胞所共憂者也。然貴邦敵國之當道。以優柔不決爲長才。苟且偷安爲國是。當道如斯。況于民衆。男兒如斯。況于婦女。嗚呼。不可哀耶。妾愚陋狹小。常見聞歐人之亂暴。恣且不堪憤滿。今天降令孃于東亞。且賦以義烈不羈之襟懷。妾等聞之。欣躍奚如。敢不奮發鼓舞。以隨令孃之後耶。愚陋之譏。豈遑計哉。

妾素愚陋。不能精覈萬國之趨勢。雖然。竊思東亞之危運。至于今日。迥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攷歐人之東侵。以千四百九十八年發斯科達家馬之達印度爲嚆矢。自是而後。或建設會社以督殖民。或調遣遠征隊以略土地。始占島嶼。繼奪港灣。終窺大陸。今則駸駸齊向貴邦逼征矣。彼等自維也。納會議以後。而武裝平和之政策出。遂以權術易于戈。以狡謀代彈劍。角逐凌轢。繼晷以夜。今則萬馬駢蹄。萬衆齊視。以直衝我東亞大陸。欲充其貪婪無厭之慾。棄仁義。滅禮義。寡信實。而惟利是視。磨牙礪爪。乘隙而動。噫。東亞其危乎。殞哉。抑東亞之衰頹如此。西歐之強盛如彼。其故何哉。此豈天然之形勢。抑亦民氣之雄偉。餒弱所致耳。然歐洲民氣之所以常活潑不羈。東亞民氣之所以常銷沈下振者。蓋由有婦人爲其後援與否而已。

思婦人之于人間世也。常握有偉大之潛勢潛力。組織人間世之二大原質。曰智與情。婦人

之所以能揮其勢力于人間世中者。未始非情所致也。試觀男子之對女子。其情愛必獨深而切。情愛既深且切。則將歡其所歡。戚其所戚矣。共其歡戚。而猶不感應同化者。未之有也。夫所謂民氣雄偉。即情力堅強不拔活潑有生氣之謂。所謂民氣餒弱。即情力萎靡不振生氣銷沈之謂也。蓋情爲意根。人之善惡賢否。莫不皆情力爲其主力。而男子之情。能爲女子所操縱左右之。然則男子或善或不善。民氣之或奮興或銷沈。皆不得不歸諸女子之操縱力爲如何也。女子之責任。不其鉅耶。歐美之婦女。能以柔克剛。故其國民之元氣日臻雄偉。而東洋之婦女。反甘爲男子之翫弄物。吁。東洋之民氣不振。日瀕于衰亡腐壞之域。得無故耶。

嗚呼。歐人之驕橫暴厲。豈可不痛心切齒哉。雖然。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歐人之所以獲逞其豺狼水草之性者。抑亦由東洋民氣之衰頹不堪耳。日暮途遠。人間何極。大海遼濶。精衛徒勞。悵禍水之橫流。悼長夢之難醒。搔首問天。痛泣何之。

妾聞歐人曾自號曰。吾歐人有囊括四海之天然權力。世界者吾人之私有物也。噫。是何言耶。茫茫宇宙。豈白人所得而私之哉。嗟爾令孃。今之東亞非我黃人之東亞乎。妾等生于斯。長于斯。妾等之祖先長蒞治于斯。今任被綠眸赤髯奴染指於斯土。豈非吾人之奇恥耶。吾祖先傳來之邦土。逐日淪亡。跼天蹐地。漸至無同胞容身之地。迄今猶不圖恢復之策。則噫。

勝之悔。又何及耶。嗟爾令孃。東亞之風雲如是其急。而立乎東洋諸國。舉世優遊。如日不足。妾等將賴誰以挽此千鈞一髮之頽局乎。妾等雖女流。然人同此性。性同此理。觀國家之危亡。聞同胞之耻辱。得無痛恨哀泣也耶。

妾思今日人類之競爭。非在國與國之間。而在東洋與西洋之間。而西人常強梁。東人常屈抑。西勝東敗。殆如天數使然。其然豈其然乎。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豈西人所得而私之哉。然西人既絕無忌憚。以壓抑人之自由爲威。侵害人之權利爲勇。若是。則西人直東人不共戴天之寇讎矣。今欲勝之。非鑑我之所短。師彼之所長。不可。取彼之所長。以補吾不足。然後以吾之長制彼之所短。此勝敵之道也。而吾所短彼所長者。即有婦人爲之援手。後與否而已。東方婦女。當此時機。其亦知之否乎。使東方國民。妻助其夫。母訓其子。姊督其弟。以遍國婦女激勵遍國男兒。使國民之精神。常巍然其不可拔。凜乎其不可挫。則何懼白人之侵略爲哉。嗟吾同儕。處今日之地步。盍一奮發以求一決焉。

中華與大和。同建國于東洋。立同憂同患之地。令孃與妾。地域雖隔越萬里。心志既一。魂夢自相聯貫。惟望令孃相應相援。相携相扶。使東亞之民衆。皆奮勵振興。以擴張仁愛之大道。並祈爲道自愛。爲國自愛。臨楮慷慨。不盡所言。日本福田英子頓首。

歐洲列強與支那有大關係者。無若英俄法三國。俄於支那。英於揚子江一帶。法於南支那。各求擴張勢力範圍。利益範圍。蓋自中日戰爭以後。支那之真相。暴露于世界。列強皆知其易與。于是經營極東之略。日益進步。然何以處此老大帝國之真問題。猶未起也。俄而新進之德意志。占領膠州。突然上列強競進之舞臺。而關係諸國。遂以疾風迅雷之感。迎此大勢。竟講求所以保護其利益與勢力之手段。如餓虎之見肉。如羣蠅之見臭。或租借土地。或要求鑛山。或要建鐵道。或訂土地不割讓之約。于是四百餘州之山河。遂有四分五裂之虞。然何以處此老大帝國之真問題。猶未起也。此真問題之起。實在一千九百年義和團事變發生以後。列國既異口同聲。聲言門戶開放。豈言不分割。而所以處置此真問題者。唯有一道。即認定各自所有之權力範圍而已。如俄雖屢揚言不占領滿洲。而其實勢已成。英與德。因欲各保其所得之地位。而有協商之事。此際法人之政策。當執何方針乎。此不特法國政治家所焦慮。亦世人所極注意者也。保全支那之說行。則法人所得之利益較多。何也。以安南隣于列強。則不如任老大國之臥病于側也。雖然。若分割之說。施諸實行。其時法國又當何如。巴黎虬而拿新聞論之曰。

支那尙在。則不可不保護之。雖然。若當土崩瓦解之際。尙袖手傍觀。是愚之極也。一旦分割之勢成。我法國亦於亞細亞政海中。自定其位置。不出列國之後耳。

法國於支那南方。既有崛起之根據地。此地與支那邊境相接。且連數百里。無論廣西雲南。即北及四川。皆我國勢力所到之區也。是以東京常路。嘗注意于此。庵兒尼與舊皮易諸氏。早有欲舉南部支那官資。盡從我領地之海口流出之謀。我國之探險隊。既已深入西藏內地。講究其航路。雖然。湄江潞江諸水。天然險阻。急流奔湍。舟楫不通。欲開作通商航路。殊屬難成之業。故政府乃改水路而建鐵道。今日自河內至諒山之線。既成。自諒山延長百米。突之遠。即可入支那境。自是分歧線出南甯。即可達廣東香港。又將開線路。出老開蒙自。經雲南而抵叙州及四川。此線路今已起工矣。今日誠法人活動之時機也。雖然。吾人又宜觀自緬甸出雲南之英人之勢力也。英人所設之線路雖長。然其工事之神速。實有甚可懼者。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法領東京。不過有百吉米之鐵道。而英人之在緬甸。既上千九百吉米。然英人之銳進心。日益增高。乃謀揚子江與布拉馬普德拉及酒路煙之連絡。屢經失敗。曾不少挫。今又延長鐵道四百三十四吉米。以聯絡九龍與門大列。此線路若成。則支那之物產。可依此千餘吉米之鐵道。直出南甯矣。現英銳意從事。其三百吉米間。既已開工。聞告成之期。在千九百四年云。此線路實四川之第一要路。其成否。實足決支那中部之歸于誰手也。然則英人勢力之銳進于南甯地。寧不可驚哉。此吾人所以宜速謀與之齊駕之法。勿墮乎人後也。

吾國對清政策。專注南方。其勢既如上所言。是誠然也。夫雲南廣西。夙稱支那之富源。往日法國深險者。艷羨之。千八百九十五年。里昂商業會議所之報告書。盛稱之。雖有謂其荒漠不毛。無足注意。是何足信乎。所可惜者。法國從事于此之熱心家。其方法不甚得宜。又加以獨占揚子江航路之英國。拋巨資建鐵道。以排法國也。國人中又有謂宜重注意北清者。其說曰。一南清地方。較之北清劣甚。吾人不可得些少利益。遂自滿也。吾國于北清有無數宣教師。自十六世紀以來。即於支那扶植法國之勢力。又有大商。以絹絲貿易北清者。皆吾國現在之利益。不可等閑視之者。豈坐觀英德俄諸國之汲汲然垂涎於黃河流域。而我國毫不染指乎。以上二說。各有長短。因時勢察利害得失而用之可也。

滿洲問題

俄國軍隊占領滿洲以來。世人無不注目于滿洲問題。而俄國則自謂不過一時占領。俟秩序復後。即當撤兵。故俄國無有食言之虞。俟滿洲秩序之回復與否。可決之矣。夫俄國曾于滿洲敷設鐵道。並有租借地。其暫占領以保其在留國民之生命財產。亦勢所不得已。故列國亦默然視之也。然欲判斷秩序與否。全在事實。俄國之所見。難保與他國無相異者。故中國與列國。必無以滿洲之事。一任俄國之理。亦必無拱手虛糜歲月。能使秩序回復之理。

是亦中國與列國共有講求其事之責任也。

謂中國之地久廢弛防備警察之政。草賊之橫行無常。及謂中國之政治必無秩序回復之望。此不過專以文明國之準規云耳。未可以律中國也。故若騷亂一得鎮定。而地方不聞警。即可謂之秩序回復矣。俄國之所謂滿洲秩序者。亦不可不律以此義也。且俄兵之入守。最易動擾。是非華兵無節制。士民不通大體。加之滿洲邊陲之地。交通不利。事勢壅塞。則每每有相誤解而生衝突者。如牛莊布拉斯威斯克之事。實其例也。故撤俄兵以中國訓練兵代之。實滿洲秩序回復之第一要義也。至若俄國爲保其既得權。而特結關於滿洲之約。則須不侵列國之地位。不與列國利害相衝突。此外可任兩國互結契約矣。俄國既誓于列國共同之外。不別有獨立行爲。屬于滿洲事之損害賠償。皆求北京使臣會議公決。則是北京使臣會議。有解決滿洲問題之權也。今償金問題已定。不可不求滿洲問題速解決之。今衆口皆開放滿洲。其事固善。但縱橫論議之徒。多有未詳其意義者。往年法國政府。就亞非利加問題之事。藉保全柯脫曼帝國之領土爲口實。拒絕他國之行。於時衆論起焉。今日之唱保全領土。亦欲用以排除他人之勢力耳。所謂保全中國之語。亦有幾分會此意也。唱開放中國之論者。以美國爲最熱。蓋彼在中國無租借及領土諸利益。因欲防他國之獲領土。故唱此策以制一國之橫行。而進交通貿易之利。列國之所以贊成美國者。亦此意耳。今

於開放滿洲之一事。即視在占領滿洲之俄國。亦必贊成此議。無難詞。何則。俄國自稱爲保全中國之首唱者。如開放港口。實彼慣用之口吻也。苟不承其開放之實解。除其一切閉鎖主義。而立協議案焉。則開放滿洲之問題。亦不過空論而止。惜與往年歐羅巴諸國言保柯脫曼帝國領土。同資世人之笑柄而已。今開放滿洲之眞否。與我有利害之關係。誰望其以空論終乎。

吾嘗論開放滿洲之要。在中國整其行政。正其司法。保護其列國國民之交通往來。居住營業之自由平等。列國亦於其既得權外。不爲特別之經營。又俄國宜將得領土之心。與相傳之保護政策。一概放棄。此吾人昔日所常論也。若開放滿洲。則先以奉天爲陸上貿易之中心域。內樞要之都市。均與條約港同一。又滿洲之鐵道。其運搬及運費。以平等待外國人。雖貿易場之外。一切居住營業之事。華人與外國人。及外國人與外國人之間。不可有畛域。又英俄嘗有約焉。英築鐵道。不能至滿洲關外之地。俄築鐵道。不能至揚子江之流域。此兩國之關係而已。第三國不能與焉。於英國協商之旨趣。及開放滿洲之方針。不能兩立。今兩國不可不改其約也。又俄國於滿洲鐵道。雖屬既得之權。然於此一定之線路外。決不可有別種效果。列國進而設聯絡之鐵道於中國北方及朝鮮半島。以牽制俄國之勢力。實進世界利益之必要。

論中國亟宜改革滿漢官制

東京朝日報

中國衰亡之原因。千條萬緒。而其官制儼有滿漢之別。期以勢力均衡。而維治平之局者。實其一大要素也。考清朝之祖宗。執滿漢互制之主義。而定國制。如內閣大學士及六部尙書侍郎等。均係滿漢人各半爲之。餘如任漢人爲總督。滿人爲將軍。滿人爲巡撫。則漢人爲布政。其間尙畧有舉滿人以抑漢人之處。惟其立滿人壓漢人之制。乃得以二百五十餘年間之武力。駕御既經征服之支那四百餘州也。雖然。滿漢兩種之軋轢。亦因此而不絕。且相軋轢相反目之人。常處一衙門中。任同一之事。互相牽制。不獲各行所志。辦事則迂緩放漫。靡有專責。一切政事。委之胥吏。與己若不相關。且也中國官吏。性最陰險而多猜忌。便佞而無誠實之德。所思與所言相反。所言與所行相歧。是固其國之風氣。抑亦朝廷任滿漢兩種立于兩相雜居兩相牽制險惡不穩之官界中。以養成如彼之性也。故中國改革。必先着手于正官制之根本。蠲滿漢之區別。使支那國民生感情。至于官職。量才任用。俾可獨裁獨斷。以抒其伎倆。如此官吏之風氣一新。行政乃得靈敏矣。中國之日言改革者。幸于此加意焉。前者西安朝廷改革變法上諭。如燬各衙門之案卷。命一新胥吏僚屬之敝風。開經濟特科以求人才。設督辦政務處以行新政。意者中國政府。殆亦懲悲此次之巨創。而圖逐件改革也。迨近得廢總理衙門而設外部衙門之消息。又不能無失望之情也。跡其來由。實爲議和所

通。非政府之本意也。故政府中之有志維新者。宜斷然革去之。另作新制度模範。以表發新政新法之精神。實行之時。即有持反對之論者。然片言可破之。不得如議和了結時。應外使之要求。爲姑息之舉也。依其所訂外部衙門之官制。置堂官五人。一人爲總理。二人爲尙書。二人爲左右侍郎。尙書及左右侍郎。皆以滿漢各二人任之。據近日電音。以慶親王爲總理。王文韶爲大臣。瞿鴻禨爲尙書。徐壽朋聯芳爲侍郎。按慶親王爲滿人。王卅徐爲漢人。其尙書二人中。雖有一爲大臣。一爲尙書之別。然堂官五人。以一親王與滿漢人各二員同處一外部衙門中。是與前述官制正相符合。迥異總理衙門置內閣大臣各部尙書侍郎等之制度。而與六部衙門置尙書二人侍郎二人或四人。滿漢人各半分任之制度同出一轍。當此六部之制亟宜改。滿漢官制亟宜變通之時。而于六部之外加一外部。以處理外交事務。夫亦值矣。推原厥始。蓋慶李兩全權照外國使臣之忠告與要求而勉辦此耳。殊令吾人不禁嘆清人思想之難移。制度改革之匪易也。

顧北清使臣會議請革總理衙門者。蓋以其衙門中大臣多係他衙門中大臣兼任。且員數甚衆。責無所屬。議論交涉事件。常有緩滯之弊故耳。今外部衙門中置大臣五人。仍屬責無所屬。自官制表面上言之。似乎總理者即主任之大臣。猶日本之外務大臣。其他大臣尙書。猶日本外務總辦長官或參預官。然據其官舊例。則滿漢尙書二人。任一切重責。而處于其

上之總理。並不實地視事。不過虛擁監督之名而已。大清會典定例。六部衙門。雖係尙書二人。以滿漢分任。然未載管理某某部事務之官職。故知此職非專任之本官也。故所謂外部衙門總理者。即同于六部衙門之管理耳。實地長官依然爲尙書也。而以尙書二人爲長官。與外使請設專任大臣之意。全然相反。就實地觀之。慶親王乃全權大臣。茲爲外部衙門總理。似不得與大臣王文韶尙書瞿鴻禨漫然例之。然外部衙門官制。係以大臣五人爲長官。所辦之事。由其公議。故吾儕不能無憾于清政府最有改革責之兩全權。施此姑息手段。以整頓改革第一着之意也。且夫和議垂成。皇上回京後。正外交事務最緊要之時也。初意其時當外交折衝之局者。依然爲主謀外部衙門之李鴻章耳。迨近得電音。則外部衙門主任官。乃王文韶也。瞿鴻禨也。風聞任王瞿之出。實行在守舊黨之敬遠策。噫。中國政府之所謂改革。誠非局外所可豫想也。總之滿人唯知有滿洲朝廷。不知有支那國民。漢人則汲汲焉唯利是圖。無能肩國家大事。且頑固而擁兵力之漢人。多爲劣等之滿人所利用而戕其同類。夫四億漢種。不能制四百萬之滿人。革其偏頗不公之制。而反因其制度。養成猜忌陰柔便佞之惡習。而今猶酣然無覺。故謂中國衰亡之端。及改革之障礙。實由于此也。今也外部衙門之設。吾儕不能謂其已啓改革之端緒。更何能認爲改革之精神根本哉。

西歷七月十四日。日本舉行彼理提督上陸紀念碑除幕式。彼理者美國水師提督也。初來航日本時。以軍艦強請通商。日本遂大開國門。與列國相交通。政導入于泰西文明空氣中者。皆其賜也。近日各新聞記者。皆往觀焉。東京朝日新聞因此感發其歷史之興。遂即作論一篇。論中日兩國因開國之異。而盛衰之所由來。今摘其大要譯錄于左。

曾有一碩學論中日兩國外交啓端之相異曰。日本開國之容易者。外國即美以強大勢力威嚇強請故也。中國開國之經幾多障阻艱難者。外商以英商為最以哀懇之態度。與始通貿易。苟不至損其利益。則唯中國官吏之命是從。中國因此益長其一層驕傲心故也。即日本開國之始。是由政府與政府之間。先相談判。而後商民之貿易繼之。中國開國之始。是由商民與商民之間。先行貿易。而後政府間之交涉隨之也。

此論雖不能盡兩國之全斑。然于兩國上安危之關鍵。實能洞悉矣。想彼理提督之來也。假令只以溫和平正之手段。減四隻軍艦為一艘。不來浦賀。而入長崎。由長崎長官而遞國書于幕府。則天下之耳目不致震動。而幕吏之心膽亦可安然無恐。將何至惹起國開之思。惟夫彼理提督奉美國政府之命。內實取平和開發之手段。而外則陽裝威嚇之態度。知長崎為外船泊港之地。遂直突入江戶灣。橫如城之軍艦于國都之前。強迫開港。國民之神經之衝刺。幕府之驕心為之挫折。遂至頑迷因循之政府。不能不排除俗論。而許容其要請焉。當

時有志之士。雖不勝慷慨悲憤。在今日觀之。却若與我一佛手耳。至若中國外交開啓之始。則不然。外商來航于廣東澳門之方面者。徒密賣阿片煙。至多歷年所。其事漸盛。英商獲利夥多。中國受損益大。朝廷之官吏。見英商之恭順。而英國不爲之援助。于是中英間遂惹起第一次之戰爭。與我國開國相比。其幸不幸何如耶。又彼林則徐之燒棄阿片時也。外人之在場觀者。莫不稱頌中國施政之公。以諷中國官吏。且英領事不敢單以此事遂至用兵。因是益長中國之驕傲。後雖屢被打擊。而其頑迷尊大之性。終不可移。所以至今日之衰弱危亡之狀態者。實開國時所遇之勢。有以使之也。

更進一步論之。中日兩國開國事業之順逆難易。所以不同者。謂由開國當初之引導者不同。更易明焉。中國與始占印度之富而膨脹于東洋之英國相接。始開萬國之貿易。日本與越太平洋而初試通商于東洋之美國相接。初啓開國之端。此難易安危之所以各異也。英國以阿片戰爭之結果。割取香港。開廣東廈門上海寧波諸港。後又因北支那之戰爭。令開有幾多港灣。遂舉對東洋之勢力。盡傾注于經營中國貿易。若美國之與日本交涉。則異是其通商談判之第一着。即嚴禁輸入阿片。設海關。定港稅。及徵收船舶之噸稅。此比之中國因禁阿片之輸入而受大打擊。其幸不幸又何如耶。假令天保八年被砲擊之美船是英船。弘化三年求通商之美艦爲英艦。安政四年謁見將軍之巴耳利西爲巴麥。則英國對我

雖有友情。吾恐阿片烟產出之一事。其公明正大必不如美國也。英國之不以對中國者對我。以美艦之先來也。彼理爲使節也。巴耳利爲公使也。美國之高義及當時以公明之行動嚮導我國也。而中國之土地人民能充求利而來之英商之慾。致不先來我國者。其間接助我幸福不少矣。吾人溯中日兩國開國之初年。回想其外交程道。不勝興感。今因彼理提督紀念碑除幕式。觸起當年史事之感懷。故一論之。亦實所以感中日兩國盛衰之跡也。

論中國宜改良以圖進步

東洋報

中國之問題。雖人各有種種之說。余更有一家之見。因列舉于左。敢以質諸當世君子。一中國之保全及風氣之開發。考中國從來之形勢。雖固宜保全。然細思之。莫如中國自謀改良進步之爲愈。假令徒曰保全。于世界之大勢實所不容。終至獨立之國家失其自己維持之權利。蓋中國以外之文明國。其進步漸次發展。殆無有限制。人口增殖。通商貿易之範圍益擴張。世界之狀態。年年由不完全而趨于完全。至今日雖最廣大之世界。亦日伴交通機器之發達而縮少。無論如何國土。終爲人類一般所湊會。彼荒漠中國之邦土。若不伴文明諸國進。而安于從來之狀態。終必至失其獨立。早晚爲文明國所奪。彼文明國者不外以非常之手段。開拓其地以謀進步耳。此實可爲中國人痛歎悲傷之事。爲中國人者。當此際必直悟大勢之趨向。速自就改良進步之途。以造成獨立之資格。夫謂中國人須自發奮

改良方可冀免被略奪之禍之事實非誑也。請試觀彼亞美利加洲乎。亞美利加洲素爲蠻民所居之處。後歐洲人入而占領之。遂變成今日文明之境。今爲一般之人類言之。彼廣大有用之土。盡委之野蠻人之手。空成寥落之區。得文明人往拓其邦土。化其物質。是非曲直有定論也。今中國人徒汚瀆彼廣大之國土。頑守古代之陋習。不知進化于文明。與彼蠻民之占領美洲。又奚擇焉。故今眞爲中國人之計。宜速自覺此大勢。努力開發保持自然權利之風氣焉。

二支那道德之缺點。中國之萎靡不振。至于今日之境。雖有種種原因。然求其主要。實因道德之缺點焉。中國雖爲富于文學之舊邦。而德教一致。不雜異端。此一大弊源也。孔孟之教。爲中國德教唯一之基礎。近來雖有泰西文明新思想輸入。而尊崇孔孟教之念依然不變。彼張之洞之勸學篇。雖頗獎勵新思想之輸入。至于孔孟道德之教。毫不挾議于其間。今世界之大勢。刻刻更變。比于閉關自守之日。尙可。而于交通今日。尙可行乎。況徒株守孔孟之弊。即于國內亦有阻碍思想發達之毒害耶。

三耶穌教輸入之利害。如前所述。孔孟之道德既不完全。然則不能不藉他以充補之。此必要之事也。但或有主持以耶教代孔孟之說者。實不能盡當。何則。蓋耶教與孔教之歷史雖不同。其實際之信仰。亦雖各異。然其根本之思想。甚相近焉。今試舉之。

一耶教以神爲基礎。儒教亦有天有上帝有天帝。其異幾何哉。蓋其彼此之教雖有不同。而稱神則一也。

二耶穌教人以愛。孔子教人以仁。韓愈釋之曰博愛之謂仁。然則不外人道的博愛耳。耶穌之言愛亦奚以異。

三耶教以天國爲在人之胸中。安心之地。存于方寸。儒教以天命之分子在于方寸。如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言性爲天與之分子。而在于人之方寸中。此儒教安心立命之地也。

由是觀之。孔耶歷史之發達。雖大相異。而其教義則實相同。故今爲中國人計。不必廢棄孔教。妄迷耶教。以自失其立脚之地。蓋德教之義。不外于儒教耳。夫迷信儒教。既有害智識之發達。今轉而迷信耶教。又奚異焉。雖然。孔教雖不可廢棄。以迷信耶教。然耶教中亦多有美點。足補孔孟之缺者。故耶教之國。中國不唯不可拒之。且須歡迎之焉。蓋其利益之伴彼教而輸入者不少也。今舉之于左。

(甲)添活氣于中國思想界。當中國思想界萎靡昏沈之今日。得耶教傳教士之熱心布教以激刺之。昏睡之源。因可以攪醒。其利不鮮也。

(乙)耶教輸入可豐富中國之思想界。異性質之大思想感情輸入。洵可令國民之思

想豐富。故即使不信奉耶教。亦非無可研究之價值。且彼教中有人人皆可實行之格言不少。于中國經書中常有不見者是。特宜注意也。

(丙)採耶教諸美點以充補儒教之不足。且可以破儒教之迷信。如一夫一婦之制。爲中國教中未嘗有。蓋蓄妾之義。爲儒教所默許。此輸于耶教之點也。今宜採之。以補德教之缺焉。

就以上觀之。足知耶教之于中國。實有利無害。且中國終必不能撲滅耶教。擯之境外。莫若歡迎之。而獨戒人之迷信之爲愈乎。

四 自然科學之獎勵。自然學之欠乏。是東洋之普通性也。然以中國爲尤甚。中國之天文醫術本草學數學等。雖少有發端。然一時過後。絕不發達。推原其故。皆由獨尊孔孟。餘外所謂諸子百家。盡擯斥之。故捨孔孟之學之外。別無他學科矣。追求西洋今日之大進步。所以能壓倒東洋諸國者。無非因其自然學之發達。而物質之開明。至于高度耳。不然東洋豈有多遜之之他點乎。若彼電信電話及各便利機械。皆自然科學之助成耳。故爲中國人言之。莫若以獎勵自然科學之發達爲最要。彼近來雖稍覺悟。畧習機械工藝學。然于物理學生理學等。不過初步耳。未見有精密研究之也。且是等之學。必要素養。且多費年月。故中國人不可不大注意于此。又機械工藝之學。屬于有形。能目睹之。不難知其重要。那是倫理學等。

中國以其從來之道德爲足用而不習之。是其大謬誤也。倫學雖屬于無形然精密研究之自有正確根據。亦須待自然科學研究之結果也。中國人之宜學西洋者。豈特有形之學科哉。

五日本假名字之輸入。最阻碍中國國民之發展者。言語不便也。若以彼之俗話用之文體。雖其意稍覺明顯。然中國人之習慣。相談則以俗話。而執筆則依用古文。其教育亦然。彼古文無變化語尾無動詞之變化。又無過去現在未來之區別。唯臚列各文學之形而已。以此文字。現表精密論理思想。不其難乎。苟欲詳寫其精密之意。不爲古文例所困。則章句自流于冗長漫滯。世遂斥之爲惡文。若是欲以簡潔古文達論理思想。實最難也。且彼南北之方言各異。不能通于全國。故雖欲以語言爲文章。亦不易行。中國之文字文章。信是將來一大問題也。今我國之識者雖頻唱國語改良之說。以比之中國之文字文章。則日本之假名字之語尾變化猶爲便利。故余謂中國宜暫輸入日本假名字用之。可以輸入新思想。且日本之教科書。亦可仍之通用。因此日本之文運併可發達。信最便利之事也。

六精神開發之急務。中國人歷來盡皆有墨守之弊。至今日已稍有抱進步思想以企改良者矣。是不徒爲中國慶。並可爲東洋慶。且直可爲世界慶。雖然。其所謂進步云者。改良云者。不過購機械整陸軍置軍艦築砲臺修工學等。徒在物之開化而已。故今日更要注意于

精神之上焉。不然即令有利便機械堅固軍艦砲臺。而無操縱之之精神。亦豈足用哉。故精神上之開發。尤爲急務。中國今日之衰頹。實由精神之敗落。而展發之之乏人耳。故今彼之學者。常以研究哲學宗教倫理教育等爲最要。中人常有悅日本之維新者。雖然日本之維新之原動力。無非不因精神上開發所至。如彼美爾盧騷溪佐福祿特爾波克爾斯賓塞諸氏之說。由精神上研究。頻振起國民之元氣。其結果生出一種浩氣以促進步之展發。今中國恰如山長睡中初驚醒。必須急藉此精神之力以鼓舞之也。故欲開化中國。必其以精神上啓發四百餘州之風氣爲最要乎。

七日本學術之輸入。近來中人之有志者多。謂莫如輸入日本之學術。彼等之意。殆謂日本之學術。取自西洋。而中國翻譯取讀之甚便。蓋言取西洋學術之便也。然豈止此乎。夫西洋之學術無量。其分科甚繁雜。卒爾甚難着手。彼中人不過初步。若直入研究之。恰如投之五里霧中。徒使徬徨苦于甄別耳。于此點若得日本學者之指導次序。學習固甚便。加之如前所述。風氣之開發。先由精神上爲急務。若只翻譯西洋之哲學倫理宗教等諸學科。豈遂足供研究乎。故必須參以東洋古來哲學倫理宗教。使東西兩洋之思想渾合調和。不可不經此層之特別研究也。即如倫理一學。西洋學者諸說紛紛。快樂主義之對有克己主義。厭世主義之對有樂天主義。利己主義之對有愛他主義。彼此互相反對。若今譯之。仍之嚆下。

則腦爲其攪亂。不能解其理。故欲咀嚼此等諸學。須要有調和兩洋之思想之見識。日本學者之苦心慘憺。研究于此已有年。中國人若就而跡之。不獨得知此學術。更足見日本之先導者之對此等諸學之方針。此最要重也。即彼等研究己國之學術。其方針亦不外出于此途耳。

共同論

戊戌八月。西太后勒奪皇權。殺戮新黨。思大樹威于海內。乃命董福祥率其部下入京。爲威壓之地。人心恟恟。變在不測。列國公使皆謂此滋事之端。不如早爲之所。乃合議聯名照會總署。以撤退甘軍。如不得請。列國協同行其所欲爲。不復顧支那政府之意。方總署大臣接有該署視爲具文。略不加意。繼審列國使臣汲汲修備。執心太堅。于是將甘軍撤退城外。頗極狼狽。世人均以其所爲。前後矛盾爲疑。後乃審其曲折。恍然于其故。蓋總署譯官。概于西文僅得皮毛。凡語涉公法掌故者。如盲于色。誤解英文。共同 Concert 字爲音樂會。經繙譯繕呈。所以王大臣等視爲故常。略不措意。當時列國使臣傳聞之下。無不相顧笑焉。余謂總署中人暗于交涉掌故。爲他詬病。固其所也。然按交涉前例。所謂共同語。徒存其空名。其見于事實者幾罕。乃知此事不啻見支那人之無學。適見列國各汲汲于其私利私名。不以公利公名爲念耳。蓋聞共同語濫觴于數年前。歐洲列國聯名照會土耳其政府商辦克勒度

島事宜之時。爾來列國各種交涉之案。紛紛橫生。然未曾有以共同從事商辦者。其有之前有勒退甘軍。後有拳匪之變耳。唯拳匪之變。在其兇饒方張之始。胡越同舟。艱難共濟。其方向不期而出一途。及一日。使館圍解。利害之念。方萌于方寸。同盟爲解體之勢。列國各行其所欲行。略無顧忌。共同之實。于是乎亡。嘗讀本年四月俄國官報。載有支那交涉事宜數節。便係俄政府提議經列國贊允者。其一曰。列國宜維持共同之局。其二曰。支那政治宜維持其秩序。其三曰。凡事涉支那分割之端者。務須禁止。列國政府。迄今篤守其宗旨而不渝。獨俄國渝其約。種種不法。更僕難數。即如前者佔有滿洲。見其藐視公理。眼無列國。頃聞俄人又與支那大官密商滿洲之事。吾不知其野心狼子。蠶食人士。伊于胡底。夫俄人不法。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矣。固不足言。但英人峻拒列國連合擔保支那債券一事。亦不可謂之善于共同者。後來列國中。如有一二國擁其券以臨支那。任意勒索支那土地利權。爲其所佔有。他國延被其弊。分割之端。又兆于此。而作其俑者。未嘗不在英國也。余謂支那所償之款。宜一律清償。不得彼此有異同。而始爲公允。惟惜俄法二國有違言。英政府所提之議。遂歸空文也。再者中俄密約第十款中有鐵路公司所受之貼款。不妨將其全數或若干。成交換土地暨他項利權云云之語。此亦禍機之所伏也。余謂列國處支那局事。終始以共同爲宗旨。一體服膺。不失可也。

中國國民教育論

日本子爵長岡護美

亞細亞洲地積廣闊。人口夥多。非他洲所可企及。然國于此地。其能保全獨立體面者能有幾何。今東亞爲世界各國所注視競爭勝敗之大博場。中國與日本正立在此場裡。欲支持國家之運命。豈不曰其難其難。夫中國與日本。人同種。書同文。人情風俗。亦不甚異。自古已相依如輔車唇齒。況今日以往。不更當親切耶。中國亞細亞之大國也。中國之隆替。不特于日本之利害受其影響。即東亞全土之消長亦係之。以是欲冀東亞將來之平和者。無不注重于中國焉。予雖不敏。冀我日本運命長久。及東亞永久平和之心甚切。是故慮中國之富強發達亦甚深。乃不顧不敏。盡東亞同文會之力。謀事業之進步。創設南京同文書院。並踵臨其開院式。藉此機以觀風于南清各地者。亦不外出于圖中國開發之精神而已。此中國人士之所深諒者也。予今欲有所述。但與政客相異。于中國之內政外交上不置一詞。只欲于國民教育上略呈鄙見耳。內政外交之事。非敢謂不重大。然較之國民教育之事。則有枝葉根本之別。外本內末。可乎不可。願都人士勿以予言爲迂遠。而留意細察之。則幸甚。中國今着目于教育。只汲汲于養人才。或于國內設高等學堂。或派留學于海外。是于急一時之急固可。但欲國家永遠富強則未足。故欲爲國家永遠之計。非普及國民啓發其智能。涵養其愛國之性必不可。請以戰喻之。將士雖多謀多略。而兵丁愚昧。乏敵愾之心。亦難以

之制勝萬里。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越之勝吳。實是十年教訓之結果。烏有無教訓之衆。而可以作堂堂之伍者哉。烏有無教育之民。而可以成泱泱之國者哉。今日世界之競爭。乃國民的競爭。非一二英雄之競爭。猶現時之戰爭。是隊伍的戰爭。非一兵一騎之戰爭也。故立于此競爭場裡。欲決輸贏。非先教育國民。使億兆一心。以鞏固國家不可。且夫率無教育之國民。以立于世界競爭之場。不特無以制勝。且每有無端之爭起于內。非故之釁啓于外。甚至于一目前一時之利。以至賣國亡家。永遠失其幸福。從來因國民愚昧。而致國家土崩瓦解者。不可勝數。爲國家者。可不自爲以教育其民哉。

普魯士于西歷千八百年之始。敗于拿破崙第一。舉國爲其臣妾。其國之賢相施泰因曰。「欲雪此恥辱。非先教育國民。發揚其愛國心不可。」是實普國國民教育之原動力也。普王符里特力威林曰。「雖國之面積縮小。對外之國威已墜地。然吾等宜養內心之力。務發揚內心之光輝。今後盡力于國民之教育。是朕所深望。」普王與宰相施泰因。需國步之艱難。專致力於國民教育。其結果不特能使普國獨立。後六十餘年。卒令法國爲城下之盟。納巨萬之償款。割地二省。宣揚普魯士之國威。實賴國民之教育。毛奇將軍曰。「普國制勝隣國之功。宜歸之小學校教育。」誠哉此言。法之所以敗。普之所以勝。實在于國民教育之普及與否。此史家之所普知也。自此以後。歐美各國。不特專以軍備相競。而以國民教育相競。夫

國民教育之制度。雖因國勢民情而異。然普國民皆有課子弟教育之義務。則同。普國童男女自六歲至十四歲爲義務教育之年。英國則五歲至十四歲。法國則五歲至十三歲。那威丁抹則七歲至十四歲。父母怠此義務。則嚴罰之。若無父母。則責罰其託後之人。故今日歐美各國之男女。當義務教育之年而不教育者。未之有也。

日本亦課義務教育于國民。于茲三十年矣。今童男女當義務教育之年而不就學者。中僅十餘。再數年想當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矣。中國如亦欲永固國家之基礎。其先施國民教育之制乎。

且今特觀中國之形勢。假欲釐革內政。振刷外交。凡爲此之要。首在得人。然取人之法。于中國不外以科舉。然科舉之弊。實已爲世所評論。即中國之大官。亦言之不少。蓋三代以上。祇有學校。並無科舉。試觀周禮當時之學制。恰如西洋之今日立專門學校。日以文明的思想治民。堯舜聖人之道。大煥發于一時。政治教育。共臻整備。智識之發達顯著。禹之治水。事業率先之後。而商工百般事業。無不得其所。降至戰國。文物漸衰。至秦有焚書坑儒之禍。漢重明經。以謀興復。一旦廢絕之物。猶不容易起之。由是所謂文學。祇餘文章而已。至唐韓愈之徒。罵斥駢體之弊。以謀古文之再興。至宋中葉。遇金元北狄侵入北方。野蠻勢力。強力爲之壓迫。昔時周代之精神。至此全滅。經明至清。康熙乾隆之朝。雖稍振。而今只遺其餘弊。道光

盛氏。想盛氏不久或可見諸實效。以副我之願乎。願中國之有志官民諸君子。其勉于是哉。

論中國之現在及將來

東洋報

拳匪之亂。變起倉猝。殺公使。禍外人。實爲各國之大害。抑亦爲中國之幸事。夫中國統一。中土數百年于茲矣。外無敵國。內無法臣。晏安醉飽。漫漫長夜。從未有創之巨而痛之深者。庚申一役。雖曾被警。甲午之變。亦云巨變。然亦未曾有如此一役之快心辣手。深警痛責。雖京城被破。巨款湏償。而睡獅或望其得醒也。

不觀之昨歲十二月之變法。上諭乎。懲前毖後。銳意革新。采天下之公論。正人物之選舉。破常格。求人材。特設經濟特科。獎勵留學學生。即律例案卷。既爲兵燹所失。亦因而廢之。另約新法。設政務處。以慶王爲其總裁。劉張二督爲其參與。其外種種革變。迥異昔日。如諭儉約。絕例貢之類。無非爲變政新法。皆着着實行者。于此觀之。則未始非爲拳匪一役所造之福也。

入股之弊。自明至今。其抑塞人材。沮止進步不鮮。所關於國家之盛衰甚大。從來中國士夫。亦多有唱論其弊者。然而知過而不改。彌久彌昌。七月上諭。遽爾廢之。實爲識時務者一快心事。抑亦爲變法一要關鍵也。夫中國人好奇喜新。雖其不知新學爲何物。究亦多好研究之者。所奈朝廷取人。葉新守舊。應試科舉。必須入股。不特不獎進新學。而且力抑壓之。所以

風氣不開。人心斯息。天下固好新學而亦無如之何也。今有此一諭。以風行草偃之勢。乘生成固有之會。吾知此後。新學問。新智慧。應靡然風行矣。

此外復于各省製鑄銀元。設立武備學堂。設立文學堂。即以省城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設中學堂。各州縣設小學堂。并多設有蒙養學堂。皆無非與興新學風行海內也。

觀以上各端。皆爲吸各國之文明。以輸入中國。中國現在變法之曙光。已見其一斑矣。然其主策畫變政者。多由于劉張二督。所上奏摺。與所下上諭。多有相照合者。觀二督之奏摺。即可以知變法之大端。且可以卜中國之將來情形矣。今將二督聯銜所上奏摺。撮其要語列之于下。以資閱覽焉。

第一次所上奏摺四條

一 立文武學堂

二 變科舉

三 廢武科

四 獎勵遊學

第二次所上奏摺十二條

一 尙節儉

如絕例貢之類

二 破常格

如設經濟特科破格薦人之類

三 廢捐納

鬻爵賣官。則仕途難清。而人才難得。國事被誤。故首廢捐納。所以選擇人才也。

四 重俸祿

厚官吏之俸祿。所以保其清廉。免行賄賂也。

五 去胥吏

六 撤差役

差役之設。所以索賄禍民者。廢之而代以兵勇也。

七 恤刑獄

新法施行之際。無知愚民。必多觸犯。先恤刑獄。所以寬民心也。

八 改選舉之法

九 籌八旗之生計

十 裁撤屯營

從來于運行輸運米穀。沿道各地。設有屯田。置兵耕墾。謂之屯營。今則概由海運。所以廢之也。

十一 裁撤綠營

綠營需給。年須一千萬兩。米二百萬石。爲國庫支出最大者。今裁撤之。所以濟國用也。

十二 簡文法

第三次所上奏摺十一條

一 廣派遊歷

派遣王公大臣以遊歷各國。所以增益其見聞。知識也。

二 變洋操

兵勇操練制度。全做歐式。

三 度軍實

令各省做湖北南京設砲兵工廠。

四 修農政

五 興工藝

六 制定鑛律路律(鐵道法)商律交涉刑律等

七 論用銀元事

八 行印花稅

九 推廣郵政

十 官賣阿片

十一 廣譯東西各國之書

劉張二督聯銜奏摺。概略如此。觀此亦可知中國將來變法一端矣。二督爲中國之重臣。現在其所上奏摺。雖未見皆施之實行。然其人既爲朝廷所倚重。則將來所行之新政。可望如二督所上奏摺者也。雖然。中國之將來及現在變法情形。其大略概如此。而日本密邇鄰邦。值中國新學風行之日。亦須少盡責任。夫國家之興。莫非在人才衆多。而人才之衆。實在于教育。歐美二洲。識時務者。多有注意于中國教育。如英國從前爲山西教案所得償款。皆以之津貼宣教費用。今回則以之供普通教育學費。又投三十萬兩。以設香港普通學校。觀此則各國于中國教育。實爲孜孜不倦。蓋以實力教育。則可以獲人心。而商務可從此以擴張也。日本與中國爲鄰。豈可不注意于此。而讓各國先步耶。

中國守舊派親俄之主義

朝日新報

今日支那之頑固黨人。不知俄國之野心。以爲眞實無二心之友國。莫若俄國一人矣。故李

鴻章榮祿及西太后。皆以俄爲親依。信爲友國而不疑。而不知其陰險可畏之達其極點也。彼等不知俄國之陰險可畏。故惟俄是親。吾今言其親依俄國之理由。彼等不畏列強之怒。而獨豈俄國之怒。恐其不利於己之禍之大也。其所以畏俄國者。以俄國爲世界第一之強國。而莫與之敵也。俄國與中國境壤相接。最爲綿長。一旦有不測之變。無論何處之相接者。皆有在在可虞之境。彼等以爲若與英日決裂。雖不得勝。而敗績之後。英日兩國不能侵占其領土。一旦與俄國破裂。則無法可以抵禦之。故去年北清之役。列國軍隊之所占領者。不過直隸之一隅而已。而俄國軍隊。則獨占領滿洲之全部。列國政府。於戰爭之結局。稍有成就。倉卒即撤退其軍隊。而俄國有永遠駐守滿洲之勢。彼等以俄國之眞爲可畏。而不敢稍違其意。不自知其失策之甚也。西太后及榮祿李鴻章之徒。寧可爲俄國之附庸。仰其鼻息。而忘俄國之野心。亦不計中國之利害。並一己之禍福安寧。徒爲目前之計。此不得不依賴于俄國之理由一也。

又有一不得不依賴於俄國之理由。則以北京之地勢。與之適相逼處。若移北京於金陵漢陽等處。則彼等畏怖俄國之勢力。當不至如今日之怯縮也。奈何北京偏在北方。與俄國之勢力。適當其衝。北京爲彼等之中央政府。全國之所關係。故必極力媚俄。與之結爲友國。而後自以爲安全也。若與俄國苟有齟齬。或以兵戎相見。則北京國都。必大震動。彼等必震駭。

欲死。而無駐足之處也。不觀滿洲之問題乎。俄國不撤退滿洲之兵。彼等不敢回鑾北京。遂因此事之故。西太后屢爲之躊躇不決。回鑾因之展轉。至今未定。莫非因此之理由。其苦情亦可見矣。彼等以爲若回鑾之後。欲求北京高枕無憂。自必以聯結俄國爲第一要義。甘心割棄滿洲之問題。蓋以爲媚俄之策。冀以得其感情。速爲結締。中國之要求。但求俄國速能退兵。彼等或可回鑾北京。此榮祿李鴻章望西太后借俄國之保護。由此觀之。則亦依賴俄國之理由又一也。

尙有一理由。吾人不可不知之。聯合同盟。必擇強者。此係支那人之自尊心。抑亦其依賴于人不能獨立之心。故今日之支那人。自信其國之能獨立自立者甚少。皆不出於依賴他國之勢力。同盟之提擄。免此滅亡而已。故支那之人。聯俄聯英。聯日之語。萬口喁喁。不能出此範圍。其改革派。則聯英聯日之論最多。其守舊派。則聯俄之論最多。榮祿李鴻章及西后。欲託保護於俄。即此理由也。要之國於大地之上。不能自立。而托庇他人。終亦必亡而已矣。

記李鴻章

上海字林報

中國政治家之具大才抱大識者。自當以李中堂章鴻爲首選。今方辦理交涉事尙未了而已云亡。夫亦可哀也已。聞其致病之由。蓋因五年前曾與俄人議立密約。此次將欲簽押。適以未邀太后慈允。怒氣之餘。血管遂裂。因此遂致作古。中國政治在其掌握者。已

有多年今即議其辦事之善否。似乎過早。願其死後中國事之如何辦理。尙不可得而知也。中堂父本曹姓。曾入贅安徽合肥李家。故遂姓李。曾爲縣令。中堂與昆弟即在署中讀書。至二十四歲。即入詞林。當粵匪作亂時。入曾文正幕府。與左彭諸公同事。請於文正。願親往安徽募兵。以爲助剿之用。文正從其請。由此遂得有功。不次遷擢。其後所稱爲淮軍者。蓋即其所立者也。淮軍既立。各處平亂均賴之。當匪亂正熾時。中堂已陞福建延邵建道。未幾又陞贛臬。惟均以在營統兵。故未經履任。至一千八百六十二年陞江蘇巡撫。乃握篆務。此爲初次履任之始。既爲巡撫後。即招川戈登。令其助剿。所至有功。遂得逆酋納款。當逆酋投誠時。戈登允其不殺。解交中堂。後亦允不斬。乃未幾即逕自斬之無遺。由是戈登大怒。佩槍在身。欲得中堂而甘心焉。嗣以氣平而止。至一千八百六十七年陞授鄂督。至一千八百七十年調補直隸總督。在任二十五年。凡有外洋交涉之事。悉由其一手經辦。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中東之戰。中國水陸師俱不得力。中堂遂不能辭咎。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至日本馬關講和。幾傷於刺客之手。回京後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奉旨使俄。以賀俄皇加冕。中堂即乘此時徧游天下。所經各國無不從優相待。回京後即奉旨入總理衙門行走。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以英公使有違言。遂由朝廷撤去總署差使。至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補授學督。去年乃奉派爲議和。大臣跡其生平。雖屢經被人參劾。亦曾奉旨摘翎一二次。惟自始至終。

從不易心以事太后。至晚年乃與俄人交好。然亦始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也。中堂與俄人交好之意。因俄人曾允爲中國之助。中堂亦以俄人肯爲中國之助。則中國庶可不亡。假令英政府亦仿照俄人允中堂以保護中國。吾知中堂亦必以待俄者待英矣。

中堂生於一千八百二十三年之春。以西歷計之。至明年正月初五爲止。已七十九歲矣。其家資最充足。謠傳言其有逾千萬。則無根之談。不足憑信也。安徽李姓。以中堂爲首。其長子經芳。實其兄李瀚章所生。承繼中堂者也。今雖身居道職。然生平並未建有功業。

李相今日之亡。華人未必痛之。惟其位分頗重。欲另以一人承其乏實。有難副其選者。其心力頗堅。凡所至地方。均能以鎮靜出之。此即其明證也。其辦事實心實力。與中國一切政治家不同。于中外交涉之法。知之尤爲透切。惟生平頗鮮廉潔之風。雖不致如其兄之甚。然亦可稱爲巨擘矣。設更能持躬清正。而盡忠于國。則中國自受無窮之益。亦何至今日之地步乎。其爲人頗明達。凡中外爲難處。一經其出場調停。無有不可了結者。此次和議業已告成。苟無李相辦理。恐亦將有不堪設想之處。蓋慶邸名雖爲議和大臣。實則無此才力。不過不出其阻力耳。今中國權勢最大者爲榮祿。而外情則一無所知。所畏祇中堂一人。今中堂亡矣。壓制者已無人矣。且不獨榮祿不知洋務。即兩宮左右諸大臣。亦無一能知洋務者。將來中外爲難之處。由此可以預料其有矣。此次李中堂之亡。實爲中國大損之事。去年之亂。

起於榮祿。欲令中堂爲之助。幸中堂不允。中國乃賴以不亡。吾英人雖無事可感。然亦深知其人明達有才。生于今日。實爲中國不可少之人也。

支那滅亡論

尾崎行雄

尾崎者。主張分割支那之一人也。此演說雖有走於極端之論。然其道破處。殊足發我國人之深醒。語曰。知病是藥。憂國者當可以察受病之根。而求下藥之法歟。

(前略) 支那之運命。將來何以不能維持乎。夫立國者如鼎之有足。苟缺其一。無以自立。立國之第一足。是居是邦者之愛國心。第二足。則當敵國外患之來攻。而有以抵抗之之勢力。即戰鬪力是也。第三足。則所以治其國之人民。而保其太平之事務。即政治的能力是也。此三者如鼎之三足。所以維持其國。護衛其國者。亦不外此。如彼土耳其。其民非無愛國心。然皆本於宗教。故其愛國心。少異於他人之愛國心。此有宗教的愛國心之故。遂立於兵馬之間。敵精銳俄羅斯之軍隊。而有甚強之戰鬪力。二者雖備。然以乏政治之能力。遂岌岌不可終日。殆淪滅亡。此外不問何國。於三者之中。苟缺其一。殆無有能以自存。而不終於滅亡者。諸君一讀世界歷史。當知其詳。固無俟鄙人之贅述矣。

夫戰必有戰之器械。乃可爲戰。然支那無固有之武器。其現時所有之鐵砲及利刃。非自外國輸入。則自吾日本。諸君試往遊就館一覽。遊就館者。日清之役所奪之刀槍器械。皆陳列於斯。其所謂青龍刀者。非二三

人擔負而行。未易運動。名此爲殺人之武器。又名爲戰具。誰人不掩口而大笑耶。其青龍刀之外。又有種種之矛戟。此等斷非兩手所能廻舞。必藉四本五本之手。夫戰具所以殺人者也。故日本之刀。鋒芒鏗鏘。以輕巧銳利爲主。然支那反是。總以大而緩爲目的。其双鐔非所計。故其間或附以鳴金。或附以長帶。蓋揣其意。持此長大不適於用之品者。非所以殺敵。乃所以恐敵也。至若旗鼓鑼。皆支那戰具之要品。且其旗之大。世界殆無其比。故一有戰爭。各持世界無比之大旗。擔大而能鳴之青龍刀。運數人乃可廻舞之矛戟。出千手觀音乃可擊射之砲。執喧聲振天之鼓鑼。而出臨戰陣。諸君未目擊支那之戰爭。觀支那人之親供。即可知其詳。如云旌旗蔽空。又曰旗鼓相當。或曰劍戟如林。是其戰爭。非決戰略戰力之勝負。只決旗鼓矛戟之大細多少。凡所謂流血漂杵。殺人數百萬等語。皆史家鋪張點染之詞。蓋其所有之戰具。非互相殺戮。乃互相恐嚇者也。

或云支那古來有干將莫邪之利劍。然據考古者之言。此等利劍。皆以銅製造。以銅而製。其利可知。不過於木刀石刀之時代。有銅刀者。比較上稍爲銳利耳。又觀支那之劍術。其第一義謂敵刀自左而揮。則可以已之右手而格敵。若用日本刀時。以赤手而拒敵。其手早已墜地矣。然於支那。則絕不聞其有可以負傷之語。則其銳利。亦可想而見。故謂支那自古已無戰鬥力。諸君當亦知吾言之不謬也。

請以最近之戰爭面一爲比例。夫西班牙與古巴戰。古巴者。人口不足三十萬。人口既如此。尠小。其地面之廣狹可見。然與西班牙五六萬之大軍戰。直七八年而不屈。遂見救於亞美利加。而脫西班牙之厄。又杜蘭士哇兒。及阿連治自由國。合婦孺而計。不足六十萬人。然其專門之兵隊。殆無一人。除老幼外。只餘三十萬人左右。又除去病死傷亡者。其所餘有幾。然能敵英國二十餘萬之大軍。能亘二年之久。尙不屈服。以如此戰鬪力極少之小國民。尙能爲如此之抵抗。而支那者。日清戰爭。勿論。即如去年之義和團。以精練之武備軍。全國之五十萬兵。不及兩月。即全破於號令不一。制度各異之各國兵。戰鬥力既無。其不能獨立。固非意外之事耳。

第三無政治的能力。其他勿論。但即稅關而觀。亦可知其大概。以全國四十餘所之稅關。盡委英人赫德而監督。執其役者。皆以外國人而組織。雖被化支那之赫德。於其治下之官吏。努求使用支那人。然支那人爲竊盜貪婪。賄賂之性質。自先天而遺傳。及一使用。便即失敗。故復派少年之支那人於歐美。雖習練多年。然亦卒不適於用。是以赫德今日有專用日本人之議。夫稅關之事務。本非繁雜。苟稍有腦力體力者。自克勝其任。然支那人獨不能任此等事務者。蓋其竊盜賄賂之性質。永存於腦髓。故一着手。便現出其先天遺傳本來之面目。其失敗也固宜。夫以稅關之簡單之事。尙且如此。則其他綿密精深之各種政治。更可知矣。

故吾謂其無政治之能力者此也。

三者俱缺。故日本雖如何提倡保全。英國雖如何熱心保護。亦終不能使之獨立。夫三足苟缺其一。或藉提攜之力。扶助之功。恃其義足。或冀能行。然三足俱無。惟有坐以待斃而已。是支那之運命。不出於滅亡二字之外。支那人者。將漂泊於世界之中。終爲第二之猶太人。故建觀大局之運命者。不對此而施政策。不至誤國不止也。

清國兩江學政方案私議

壯武雄

東亞多事。年逼一年。有心者能憂之而莫能援之。近聞清國有廢科舉之詔。改八股而崇

策論。廢武科而設學堂。

即武備學堂

又命各省府州縣。建立大中小學堂。以求才選能。挽回

衰局也。自今以後。吾知經國之英。干城之選。取之無盡。用之不竭。則設立學堂。講求實學。實爲今日之急務也。吾觀劉制軍坤一。所統轄兩江地。據三省。北控京畿。南連浙閩。西接楚蜀。東濱洋海。其人民則俊秀英傑。其土地則肥沃豐富。誠乎據重要之形勢。人物地利。夔絕各省。此所以生育人材。啓發風氣。當得各省之先風也。其砥礪爲雄。誠有不容緩者。乎也。雖爲東鄰之鷄。然值天之將曙。其嚶嚶以聲。亦不能已。是以不揣淺陋。聊草此案。雖或有小補。然觀者亦宜當之爲東鄰一鷄。值此時其鳴嚶嚶也可。

居今日而欲清國變法自強。莫先于多得人才。而得人才之法。則莫過于盛立學校以教育。

子弟爲要也。雖然學政

此學政謂學務政治非謂官名也

而不得其序。教習而不得其人。則學堂雖屬林立。書

聲雖屬載道。而人才之出。仍恐難如所望。此所以予深有概于茲也。放眼東邦時局。久欲一談清國之學政。講究研磨。不無小補。因以編述此學政私案。以資有心東亞者。惟恐規模遠大。學識淺陋。其大綱細目。屈指難盡。以故先就劉制軍所統轄之兩江。歷叙其學政方案。其他各地。則請俟之異日焉。

一總督衙門內。宜設立兩江學務總局。以總轄兩江地方之教育事務。舉總辦一人。以統理之。又于其總局內。分置總務教育圖書三局。總務局者。以專掌機密事務。及會計建築衛生等事。教育局者。以專掌大小各種學堂。及外洋留學生視學藏書樓各種學會等事。圖書局者。以專掌學堂功課書及參考書等事。而于各局均設督辦一員。以主其事。于各府縣衙門內。亦宜分置學務局。以受統轄于學務總局。管轄其境內之學務也。

一學堂之種類。今列于左。

一大學堂

一高等專門學堂

一中學堂

一小學堂

一高等師範學堂

一師範學堂

一陸師學堂

一水師學堂

一造兵學堂

一交通學堂

一體操學堂

一速成專門學堂

一大學堂者。專以研究國家需用學藝之蘊奧爲業。分爲政法、文學、格致、工藝、農務、醫術、商務七門。

一高等專門學堂者。乃教授國家需用學術技藝之理論及應用。分之爲政法、工藝、農務、商務、醫術、格致、文學、美術、音樂九門。

一中學堂者。乃教授國民需用之高等普通教育。

一小學堂者。乃教授兒童以普通學也。

一高等師範學堂者。專以之養成師範學堂及中學堂之教習也。

一師範學堂者。專以養成小學堂之教習也。

一陸師學堂者。乃養成陸軍將校之所也。

一水師學堂者。乃養成海軍將校之所也。

一造兵學堂者。乃養成造兵技師之所也。

一交通學堂者。乃以之教授交通機關之方法事務也。分之爲郵政、電信、鐵路、商船四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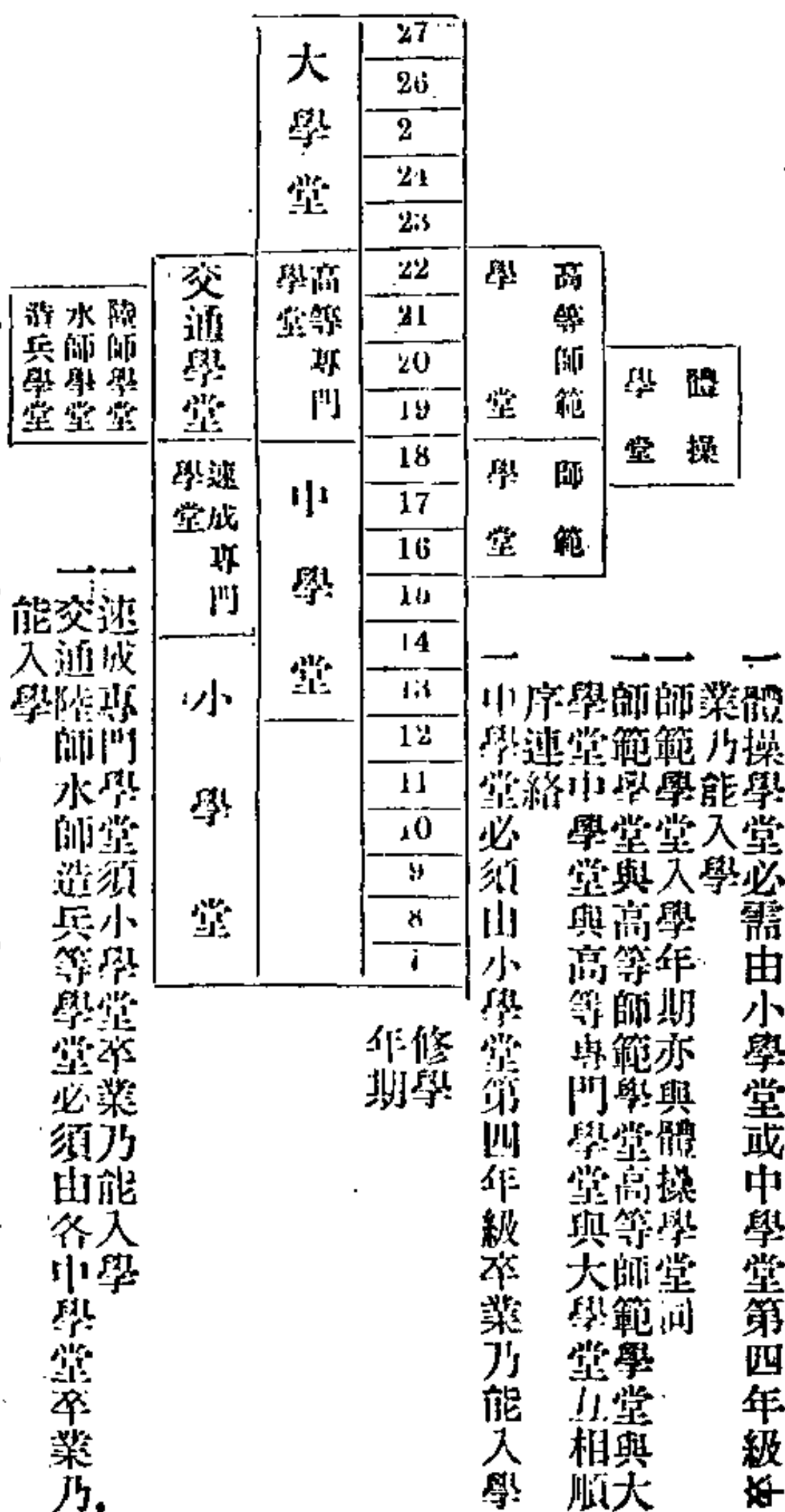
一體操學堂者。乃養成各學校之體操教習也。

一速成專門學堂者。乃以之教授農工商之學術。而務以速期成學也。

以上各種學堂。皆爲必需者。而各大小學堂之間。莫不有連絡之關係。爰製圖如左。所以

明各學堂之關係。及功課之次序。生徒之年限也。

清國學堂系統一覽圖



雖然。至于開辦學堂。亦有緩急之時。先後之序。不能紊亂。而設置學堂之地。亦須詳加選擇。據愚所見。則如大學堂及高等專門學堂中之美術音樂商務三門。交通學堂中之商船一

門。及速成專門學堂等，即俟之數年以後，猶屬未晚。今舉各學堂設置之位如左，以便觀覽焉。

江蘇省

政治學堂（南京）總督駐紮處

工藝學堂（南京）

醫術學堂（南京）

格致學堂（南京）

文學堂（南京上海）

農務學堂（蘇州）

陸師學堂（南京）

水師學堂（楊州或崇明島）

造兵學堂（南京）

郵政學堂（南京）

電信學堂（南京）

鐵路學堂（南京）

高等師範學堂（南京）

師範學堂（各府）

體操學堂（南京）

中學堂（各府）

小學堂（各縣廳州）

安徽省

農務學堂（廬州）

工藝學堂（安慶）首府

醫術學堂（安慶）

格致學堂（安慶）

文學堂（安慶）

陸師學堂（安慶）

高等師範學堂（安慶）

師範學堂（各府）

體操學堂（安慶）

中學堂（各府）

小學堂（各州縣）

江西省

農務學堂（南昌）（首府）

工藝學堂（南昌）

醫術學堂（南昌）

格致學堂（南昌）

文學堂（南昌）

陸師學堂（南昌）

育等師範學堂（南昌）

師範學堂（各府）

體操學堂（南昌）

中學堂（各府）

小學堂（各縣廳州）

合而計之。則兩江三省之地。小學堂須有二百。中學堂師範學堂。須各有二十九。高等師範學堂陸師學堂交通學堂。須各有三。高等專門學堂須有十七。水師學堂及造兵學堂須各有一所。如此則學校林立。實學勃興。富國強兵之材。可期而待矣。

一開設學務總局。其總局總辦及分局督辦。必須才學兼優。德藝超羣之士。乃能勝其任。其局員亦須通明學術。乃不有誤也。

一學堂章程于教育局中。須畧依日本學校之制。並參以歐美各國之制而定之。或聘外人爲顧問以資參贊。或有資助也。

一學堂功課書籍。則于圖書館中。廣譯各國之善本。加以參酌折衷。編纂印刷。藏板局中。而頒之境內。以便于教育子弟也。

一學堂屋宇。當先假現在之府學縣學。以便暫時之用。此後漸須建築。乃行遷徙也。

一學堂教習。當先選秀才以上之道藝兼優者任之。而使其各自就于其學科及功課書各

行講習。且時開講習之會。請聘講師。以講習各學科之道理及教授方法。復又聘請外人以爲教習。使通譯者轉授于生徒。或外洋留學生學成歸國。亦宜隨材舉之爲教習焉。此外如學務總局官制。學堂章程。功課書編纂方法。各學科教授方法。則予尙有詳言之。茲不暇及。請俟異日焉。

如此則于總督衙門內既設有學務總局。以施行學術政治。則三省府縣皆行創設學堂。造就人才。吾知不數年後。風氣大開。人才輩出。國家無事。則上下一心。勉業振興。家給人足。足以競富強于五洲。國家有事。則舉國皆兵。桓桓赳赳。同心戮力。內紓君父之憂。外挫強鄰之氣。是則不獨兩江之幸。抑亦全國之幸也。



第伍集外論彙譯

論外國
通論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主社輯印

清議報全編卷十九

第五集中

外論彙譯三

論外國

論日本陸軍

日本西報

考日本常備陸軍一大隊。據日本面尼治報所論。謂日本第二次依圖聚會。定議太平時。常備陸軍十五萬人。開戰時。豫備陸軍五十四萬人。政府曾將其籌兵用意。對衆宣說云。日本豫備陸軍之多。蓋非獨自衛也。如徒自衛。則內變耳。外患耳。以爲防守。亦何須如是之多乎。蓋其中有故焉。自甲午一役後。日本遂獨立于東亞中。而支那與高麗。至今尙無維新之機。欲維持東方太平之局。惟在保護此二國而已。日本今日。太平時常備陸軍十五萬人。戰時豫備五十四萬人者。乃至少必需之數也。觀日政府所說。欲以此常備之一大隊陸軍。不獨可以自衛。并可以保護支那高麗者。恐未必然。夫東方時局。險要之處。全在中國之北京。欲得極大權力。必在北京咽喉之地。占一要區。駐重兵以守之。此一著。英俄德皆視爲極要之圖。故俄據旅大。英占威海。德領膠州。俄英更派武員以訓練清兵。倘遇禍亂。不必稽延時日。遠調本國之兵。卽可以此爲抵敵。兵法先發制人。殆謂此也。而日本屯此一大陸軍于本國。徒糜餉項以重民困。又非得要害以占人先。且大言自矜曰。保東方太平之局。誰其信之。北

京一旦難作。爲問計程幾日。可以調此陸軍乎。即以現時而論。第一兵到中國鐵路未成。則諸多阻礙。第二運載兵糧之船甚少。第三兵器馬匹皆不足用。即使鐵路已成。船隻兵馬皆已敷用。而此大隊陸軍者。當有事之秋。用戰艦護衛。直抵中國海濱。惟俄之旅順陸軍。英之威海陸軍。德之膠州陸軍。及英法兩國之戰艦。聚於東方者。堅如壁壘。爲問日本陸軍。將何以踰越登陸。得達于北京乎。即能入海灣以登陸。亦須數禮拜之久。方抵北京。計其兵到之日。北京大事已定。則日本之兵。又將奚爲乎。然若當中日開戰之後。則此隊陸軍。尙可有爲。今時會變遷。與前迥異。日本欲決定東方未了之事。維持東方太平之局。不當轉而變計哉。吾今且爲進一策曰。先擇北京險要之地。爲屯駐陸軍之所。與中國政府商允。派武員以操練清兵。乃能著手。倘日本無此膽量。照議舉行。是徒發此一大隊陸軍。虛耗國民租稅。且于大局未必有裨。甚無謂也。然若得中國政府允肯。依上所議而行。則日本可減陸軍一半之力。其餘尙足以自衛也。

論美據非島之非

日本西報

日本報嘗曰。我國人觀非律賓情形。逐一細察之。實以其人而自治其人。較愈于歸美國管轄也。夫非島商務之盛。物產之多。日人之垂涎。已蓄之二百年之久。今歸美人宇下。益大失所望矣。其報又云。倘美人既據非律賓。將來我國於南洋一帶。所有舉動。將爲美人所阻礙。

此等語我輩讀之。鮮不驚爲詫異。今試將其所論者錄於下。

其說云。美人之據非島。其所失甚大。且于德行上亦大損。蓋美爲民主之國。既據非島。將來所施政策。必與其宗旨大相悖馳。且其自由之論。嘗謂凡人生於天地間。皆當平等。吾度其待非島。必不如其自待。此一語現時已先違之矣。且其政府所有之權力。乃平民所歸護者耳。他日其民必曰。美國既自居于民主。而于非島之人。又非一律管轄。將自由平等之謂何矣。夫以人之同生于叢衆之中。皆同顧方趾。戴天履地。無彼高此下之別。無彼貴此賤之分。此其自由之言。實可尊可貴。今美人蓋全失之矣。且其諺常云。五洲萬國。治亂得失。我美人全不干預。此策蓋保守百五十年。藉以享太平富貴之樂。誇張亦已如是之久。今何如乎。觀非律賓及其附近各島。其政治之變幻。如雲霞蓋天。將有大風拆劈之勢。不久即飛沙走石而起。今美國既爲非島之主。自必立意以與俄德法相抵拒。從來美人本不需此政策。惟東方大局。現未了期。則設法以爲底定。自不容已。且美國在東半球。而據如此之屬島。於東方事勢。正不能不一關心。如前之安享太平矣。吾見其不久即于政治擾攘之中。挺身而起。冒險以與外國開仗。夫開仗須增廣軍務。卒之軍務勢力既厚。則美國亦爲一法國焉矣。夫美國之得非島。爲各國所目擊。將來必至失信于各國。當其與西班牙開仗時也。謂此一戰不關要害。必不至至兵連禍結。至爲一大戰爭之勢。故美國如據非律賓。必失望于其與國。

與其與國成爲仇敵而後已。既爲仇敵。則其與國必怨美之不信。將羣起而攻之。其攻之也。實出于公道。夫美國本一邦治之邦。爲各國所仰望。今如此。則其聲名將掃地。殊爲可痛。以上所言。皆足損美國之德行。而美人知進不知退。則失德之事。固所抵受而不能解免也。日本各報。嘗論美人之据菲律賓。其所糜之軍費等項。甚覺得不償失。蓋謂其當增設水陸軍以保太平。否則島人必起而畔亂。今雖各武員多主分兵守衛之說。然派兵非及二萬。不足以資調遣。如此。則每年需餉必及十兆元。此實照最下之數計之。而一切官員薪俸。通報往來消息。運送軍糧。築砲壘。建兵房諸費。皆未入算。況其餘雜用。必年增一年。不能豫算。試言水師。夫菲律賓海島也。若言守禦。必要大增太平洋戰艦之勢力。以爭東亞海權。如此。則所需經費。亦不下十兆元。而製造船械經費。尙不在內。除經營水陸軍費外。築造鐵路。所費仍屬不貲。總及三十兆元。乃云足用。計菲律賓島。每年所出。總不出五兆元之數。除算年需津欸二十五兆元可知矣。夫以美人無端而割取人地。其失德既如此。而津貼用度。其失財又如彼。美人之有識者。不勝感歎。無如國內仍多輕薄夸大之徒。欲國家之闢地。以戰勝西班牙爲榮。政府誤聽此種夢囈之談。輒以沒人此島爲大有益。故美國曾遣委員。往法京巴黎太平會議論此事。其會長已允補銀二十兆元與西班牙。認非島永歸美國管轄。并議將來之治非島。不以美國之法律治之云。此議若確。惟望其永無改議而已。

法民自苦爲兵

日本太晤士報

錄美國門沿利阿路報云。查法國人數每年及二十歲者約三十萬人。除體弱廢疾及例應免兵役之人。餘俱列入軍籍。雖欲輸金求免。例實不能。統法國人數計之。大約四人即有一人出而當兵。夫國家養兵。必取足于本國之民者。謂可藉其各矢忠忱。以衛社稷。然法本民主國也。而人民常厭於兵。此必有其故矣。

德國與法境相鄰。僅隔一禮吳河耳。乃其人民。每言及軍事。輒喜形於色。故常有少年人例應入伍者。旁人莫不勸駕。且勉其終身以圖戰功。蓋出法人之好武。而國家又待之厚。譬也。至法國人民之爲兵。多非所願。然有念師丹之恥。欲爲其父兄報仇者。亦多能舍身入行伍中。然既隸軍營。又常不免愁怨之聲焉。蓋法兵常追論拿破侖第一時。所布軍令寬賒。刑賞得當。凡從其役者。無非爲求功名計。今則不然。故兵士每追譽昔時。聊以自解其憤悶耳。推原其由。皆因法國俸餉微薄。軍令太嚴。操演之餘。復驅兵民以供雜役。飲食又粗惡。即營中小弁。亦極受上官之苛虐。以視昔日拿破侖之與士卒同甘苦。誠有天淵之隔。夫養民爲兵。欲其盡忠爲國。而軍法一壞。即有以生厭惡之心。行伍將不可用矣。

欲觀法國軍營之情形。莫如看法國之笑話報。其中逐款演明。最爲詳細。夫法國繁富之國也。人人皆可謀生。其不欲棄離家族。以遠去從軍。情也。今不辨貧富。盡奪其向學操業之勤。

兄弟家人之樂。而驅使爲兵。迨既入兵籍。則飲食衣服起居。一切皆淪於極賤。自縫綴衣服。尙要手自爲之。無一時可以自娛。早晚之間。長官時至巡察。不得稍放。即間有營弁到來。亦能以禮相待。惟不常耳。

統查法國每年隸入兵籍之人。約有三分之一。係屬小康之家。有三分之一。係屬村野貧窮少年。及工藝之輩。又三分之一。係屬農商家子。或善筆札之人。及方在學堂操業者。此輩少年之人。正多望其有爲於異日。而遽使之從軍。必多失學之人。然國家既立有此法。凡少年人須知無才不能免役。應早自爲計。勉成學業。庶或免歸營也。然以法國抽擇兵役之例考之。仍以農商家子弟等爲多。夫人年近二十前後三四年間。正學問之時。若從軍三年後始復業。不免老其歲月。勤苦難成。是舉國中學問工業人等。皆因軍事之阻抑。使不能速成矣。法國人民凡隸兵籍者。額當三年。如民間子弟。係屆應入兵籍之年。除現在大學堂肄業考試。領有文憑。方準減免年限。如在學堂考試。能中選者。雖收師之徒。寡婦之子。隨後入營。仍當補足三年之額。以符定例。至於富家子弟。有入營者。欲求自便。往往用錢籓法。以避免軍法之苛毒。如營伴有貧者。則將錢與之。使其服侍於已。且法軍薪餉既薄。故兵民常有在營中另謀操作。以冀獲利。蓋不如是。則無以供雜費。且以供奉各小營官也。

嘗有一法國富家子名士。覓惹路包地者。性本浮浪。置身營中。常任十餘人自供使喚。至營中武弁。亦有貪其多資。聽其指使。遂至公私各事。多請人代勞。日遊蕩於酒店茶館之間。每於夜間告假出外。晨起回營。赴長官看驗。卒以此勞動過甚。成疾而死。有某報論之。謂軍中有此等人。實足爲軍營之害。

美國現今之陸軍餉額。每名月給十三元。所有衣裝飲食各雜用。均爲國家給養。至第三年。則每名月加給餉銀一元。英國陸軍餉額。每名月給銀一磅。衣裝飲食等費。亦歸國家給養。英美待兵民如此之厚。故英美二國民。常有自請爲兵。法國則自抽選強押而來。非甘心爲之者。無怪不及二國之兵也。然則法兵今日尙稱可用者。其在誓報德仇之一念乎。

論列強擄兵之禍

日本西報

自俄國倡行萬國弭兵會。東西各邦。議論譁起。有西人名士別者。在英國聖占士大會堂演說弭兵會事。其言云。

三十年前。舉歐洲各國每年水陸軍總費。共金一百二十兆磅。當太平時。各國整頓軍費。靡耗如此鉅款。是時人人已爲之婉惜。今每年竟耗費至二百三十兆磅金。三十年之久。幾增至兩倍之多。英國三十年前。每年所需二十四兆。已足防禦。今每年用四十二兆磅。尙不足用。在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柯羅士比利大員。代英政府向俄政府條陳息兵及禁造軍器之

議。當時俄政府聞之。深建其言。惟適遇中日構釁。其事遂沮。故歐洲每年虧耗。比之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條陳時。增多二十七兆。倘當時柯羅士比利之計得行。歐洲各國軍費。不至虧耗如此之鉅也。

諸君皆知僕遍遊歐洲。回國不久。當路經俄國時。得晤俄皇面談一切。予觀俄皇之爲人性。尙武。息兵非其本心也。俄太平時有九十萬兵。爭仗時有七兆兵。地跨歐亞兩洲。俄皇一言一動。關係甚重。故世人嘗謂俄皇握此大權。凡所作爲。無不可任意爲之。予曾將息兵一事。與之商榷。今將其答予之言。爲諸君述之。

俄皇曰。予遍觀全球。今之所稱爲文明有教化之國。未盡稱意。凡地方未經歐洲統轄者。歐洲各國虎視眈眈。皆欲爭奪而有之。予觀此情形。實非盡利。如以各國所占據之地論之。其土人多嗜鴉片。耽烈酒。至增百病。治地之人及受治之人。界限分明。又重抽其稅。以酬教化之報。至若得地之國。又徒生疑忌。以各相仇視。故必大增水陸軍備。以爲守禦之計。水陸軍備既增設。則虧耗愈多。其虧耗之資。本太平時人民所得享者。而擲諸無用。故上者擁有鉅資。享富厚者甚鮮。其下者貧民愈多。是以貧富貴賤。界限相越。人類遂多缺憾矣。此世界中所以有無窮之禍亂也。予所以不稱意者此也。

雖然予既知之。何爲而不能免也。以今時勢論之。各國慘淡經營。整頓軍備。以陸軍而論。須

擇精悍者乃募入營。倘遇開仗。其必互有傷殘可知。戰務費用之鉅。以一國計。爭戰日久。其國帑未有不耗竭者。現在各國講求軍械。靡不精良。其武員之死于兵器必多矣。以今日戰務論。有數害。一殺傷人類之害。二耗損國庫之害。三殘戮官員之害。雖戰仗既勝。以予觀之。亦不過亂世之民賊而已。衆人聆畢。同聲稱善而罷。

論太平洋之未來與日本國策

日本商業世界報

自本世紀之初。列強相迫相逐。其地位日接近於太平洋上。今已有肩摩顴擊之狀。將來殆至于握手接吻而未有已也。然則太平洋之未來。於政事商業宗教學術。凡人種增進。及其爭奪之事。關係不小。而將爲萬國民之大戰場。殆不容疑也。及於彼時。則其動機所起。有二個之現象。一曰科學之進步。二曰列強之均勢是也。

近者科學之進步。縮地球而小之。能使此國與彼風馬牛不相及者。今則愈相接近。大有變人間世界成縮本之勢。距今三十年前。法人列士布開直徑百英里之蘇彝士河。通地中海之潮于紅海。而西比利亞之鐵道。使東半球之地球頓爾緊縮。尼加拉瓦之運河。使西半球之地球頓加緊縮。而太平洋海底之電線。希馬拉耶橫貫之鐵道。與各國紛紛獎勵兩洋之航海業。近者步武益進。遂使淼渺重洋。殆如一葦。大地球化爲小地球。因之人種之親近。國土之緊接。乃當然之結果也。然惟因其相親近相緊接。智力有優劣。國力有強弱。而物競天

擇優勝劣敗之公例出焉。英國之蠶食印度。占領香港。掠新加坡等埠。法國亦併吞安南一
帶。於是昔者大西洋爭奪之戰。轉瞬移于太平洋矣。

列強權力既伸于太平洋。英法以外之強國。見英法占地于東海。失均權之利益。然進之不
能禁。英法使撤回其侵地。退之又不能坐視。讓兩國之獨占。於是悉心經營。殆非一日。法國
乃猝然奪膠州。爲海軍之根據地。俄國次欲旅順大連之兩港。使其西北利亞鐵道得達于
浦港及大連。猶進而深入于南滿洲之地。美國既合併檀香山。馳騁于太平洋上。更與西班牙
戰奪菲律賓羣島。殆將卓立于太平洋之中心點。法國有買收拉多龍諸島之說。意大利
有要求三門灣之說。其他英之垂涎揚子江沿岸及舟山島。法之屬望南清一帶之地。德之
對于山東全省。俄之對于北清。一一回想。但覺歐美之強國。皆輸送其境土。遠來于太平洋
沿岸。故可謂之爲東洋之英國。東洋之法國。太平洋上之俄國。美國。德國。意國等。皆次第出
現。遠太平洋化爲近太平洋。西洋諸國變爲東洋諸國矣。諺曰。去者日以疏。今當反而言之。
曰。近者日以繁。嗚呼。太平洋之前途。既多可望。復多可危也。

然則我日本國民當于此時。豈可袖手傍觀哉。或主瓜分支那。或主收掠福建省。或主四國
商業聯盟。或主滿國開放。或主保全扶植支那。而唱亞細亞萬歲。其他或云帝國主義。或云
侵略主義。或云平和主義。蓋東亞問題之解釋。殆如雨後之松茸矣。

雖然、以吾輩見之。以上諸論到底不免近視眼的政策耳何也。據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公理。亞細亞者終不能據爲亞細亞人之所獨有。視爲此外之桃源。今者當進步、競爭、侵略、利己、優勝、劣敗之時代。雖經哲學者、道德學者、社會學者、經濟學者多方設法。欲遏其橫流。而世界之大勢。滔滔而趨動于強者指揮之下。終不可抑。然則今日於支那問題以外。其背後尙有一太平洋之大問題。其于我日本之將來利害所關。更爲重大。於政治上。于商業上。我日本將爲世界之大日本乎。抑爲東隅之小日本乎。皆將于此大問題以定之。而支那問題。不過其內所含之一小問題耳。

然則我日本人士。刻下當講究者如何。則經營太平洋是已。惟水能生文明。惟文明能利用水。而太平洋則水之最大者也。能利用之者。豈非世界最大之文明國哉。今我日本幸而所位之地。有可以利用此最大水之形勢。至其能利用與否。則惟在人爲耳。

中古之時。意大利之都府。占天下形勝之地。握地中海之權。商業日隆。南歐政權。遂歸葡萄牙、荷蘭。此奪其海權。于是商權收權亦去彼移此。英國出破荷蘭。大西洋之海權。忽歸英手。商權亦遂爲其獨占。至今霸天下。此已然之事也。然則他日握太平之政權者。即世界之必在商權海權最優之國無疑矣。雖然。太平洋今已非黃種人之太平洋矣。故今日欲握太平洋之霸權。不可不與白種顏顏相敵。又明矣。白種之智識。于我爲先師。我自輸他一着。然

于自然之地位。我踞其形勝。故苟能利用之。則未始不可相抵。利用者何。舉日本全土爲太平洋上經過之貿易地是也。

以全國爲貿易經行地之策。於政治上爲平和主義。而非侵略主義也。爲積極主義。而非消極主義也。所謂無花而得實之策也。舉森渺無際之太平洋岸上。凡洋島之各色人種。各色產物。各色風土。打爲一丸。自南自北。自東自西。所有輸運的貨物。悉朝宗于日本。復由日本而分布于四方。所謂商國主義。平和積極主義。無以過此也。外之支那問題。亞細亞問題。因之可以斷定。內之貿易政策。自由保護兩者之執當。內外人平等之主義。可行與否。修築港灣獎勵航海之事。當急行與否。海軍擴張之程度。當如何。凡此諸問題。皆可一言而決矣。今將太平洋上貿易總額畧列如左。

(甲)太平洋面美洲諸國

	(輸入)	(輸出)	(合計)
智利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磅	一二、五〇〇、〇〇〇 磅	二四、五〇〇、〇〇〇 磅
玻利比亞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
秘魯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埃及德兒	一、五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
哥倫布及中亞美利加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	二三、〇〇〇、〇〇〇

美國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英國加拿大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二、五〇〇、〇〇〇

九三、〇〇〇、〇〇〇

(乙)太平洋中諸島國

(輸入)

檀香山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薩馬

八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

菲志

二五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

紐格那

五五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〇

紐格德那

五〇〇、〇〇〇

二七〇、〇〇〇

七七〇、〇〇〇

菲律賓

二、二五〇、〇〇〇

四、二五〇、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〇〇

蘭領東印度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四一、〇〇〇、〇〇〇

社會島及附近羣島

二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二二、六三五、〇〇〇

三六、六一五、〇〇〇

五九、二五〇、〇〇〇

(丙)太平洋面亞洲諸國

(輸入)

磅

(輸出)

磅

(合計)

磅

支那通商口岸

香港

日本

二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三、五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朝鮮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西伯利亞東部

三、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暹羅

四、五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五〇〇、〇〇〇

安南及法屬各地

五、〇〇〇、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〇〇

一一、五〇〇、〇〇〇

海峽及巫來山

四一、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七六、〇〇〇、〇〇〇

卑麻及印度

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四二九、〇〇〇、〇〇〇

(丁) 澳洲

六四、〇〇〇、〇〇〇

七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

全太平洋國總計沿海商務總額概畧如下

(甲) 太平洋面亞美利加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乙) 太平洋內諸島國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丙) 太平洋面亞細亞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丁) 澳洲

一二、七五〇、〇〇〇

合計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由是觀之。太平洋上之商務。每年殆不減十萬萬。而其人口則如何。合洋岸及洋中各地之總數計之。現數八萬七千五百萬。就全世界十五萬萬人口比較之。殆居其半而有餘。然則太平洋一帶。人口最密之地也。然其大數。屬于未開及半開之人。雖然。文明之進步。與銷用各物之進步。同一比例。此資生學家之公例也。今太平洋一帶。其銷用各物之力。驟增巨額。

實可驚訝。因銷用之力增加。則生產之力亦與之俱增。故太平洋商務之進步。遠遠非大西洋之可比矣。記五十年前。美國上議院議員某君嘗云。太平洋上之諸國。自今以往。其人種將一躍而主持世界之大舞臺。豈不信哉。

然則我日本介立于此大市場之間。利用其水與其地位。握商業朝宗之大利權。以視英國之于大西洋。比利時之于歐洲大陸。過之數倍。我邦人士論國是者。盍少留意哉。

四國近政

商業世界報

德國垂涎東洋有年矣。日俟時機之至。會清民殺其國教師。於是相議曰。時機不可失也。突然勃起。不顧天下是非。強奪膠州灣。增陸兵。加軍艦。慘淡經營。以圖進取。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天津有萬燈會。四德人往觀。騾車突入人叢中。衆怒至擊傷之。次日。駐劄天津德國領事。訪直隸總督。請捕討兇徒。且聲罪要黜巡捕吏。辭色俱厲。德國外務大臣得報。直抵議院說曰。清政府若不捕討匪徒。或再有如此。政府斷然有所爲也。因電令德國駐北京公使曰。宜嚴責清政府。且令東洋艦隊。張虛勢以迫之。嗚呼。清政府有何罪。受嚴督如此乎。古語謂小人無罪。懷璧其罪。清國之謂也。

意大利需索三門灣。是劈空而來者也。意國於東洋。有何利害。以需索三門灣乎。有何所藉口。而欲索三門灣乎。其本國財政紊亂。朝不及夕。有何餘貲而派遣兵艦三艘於清國乎。北

爲歐洲諸強國所苦。南敗於亞非利加。

前年與亞非利加亞爭門意人大敗

有何餘力而遠欲當東洋之難乎。且

三門灣在浙江。英國與清政府約。不許割讓於他邦。此非不知其故也。或曰。英國嫉意大利。

以出於此舉也。豈可不謂奇乎。或又曰。英藉德奧意三國同盟。欲解釋清國事件。先說服意。

大利。意大利亦欲結英國。外緩歐亞之禍。內保其國安寧。遂與英約。突然而需索三門灣也。

英國于二月二十二日。已擴張陸軍。加增兵弁七千五百人。未經旬日。猶以爲不足。更多增

兵員。製造戰鬥艦十六艘。巡洋艦三十六艘。砲艦十四艘。水雷艇。破敵艦五十三艘。不日而

成。更期十閱月間。完成三大戰艦。今又欲擴張海軍。支出金二億六千萬。造戰艦十八

艘。

排水噸數三十五萬

其急於戰備可知也。然英政府猶以爲未足。請智利亞撈毛治三國。購覓其帥

艦。其實有何舉動而然。我輩不能知也。唯忽有怪報。若從天而至。曰倫敦太晤士報曰。清國

將敗亡。英政府觀破之。因相議曰。時機勿失矣。觀破清國敗亡之由者。其獲清國乎。

英美同盟不固。夫英美之盟不固者。豈偶然哉。於鐵銅業。英美不能不爭也。於船舶業。亦不

可不爭也。於航海業。亦不可不以死爭之也。至如販綿絲綿布。素日殆若賭命爭之者也。美

之得志於東洋。英之所患也。英之雄視於南洋。美之所忌也。美之合從南北。執其牛耳。是又

英之所忌也。英之連衡南北。二美而爲其盟主。是又美之所疑懼也。一事一物。英美不相容

如此。英美有何所恃而同其盟乎。是其盟之所以不固也。嗚呼。英美兄弟國也。骨肉相食如

源氏。世豈無北條氏耶。源氏骨肉相食。北條氏以源氏外戚。遂奪其國。

論萬國平和會議

俄帝提出萬國平和會議。于和蘭之首府海牙。本月十八日開會。此事世疑之者多矣。歐洲列強對東亞大陸舉動。與平和會議之精神。全相矛盾。此所謂假仁義也。今不問俄國提倡此會之意如何。然既爲世界之問題。決非俄國一己之問題也。世界之公問題。學者宜勵精而研究之。政事家宜盡力而實行之。縱令其効不可見之於一時。亦宜期之於永遠。俄國提議三要件。軍備制限。仲裁裁判。兵器限制。軍備制限及兵器制限。其標準頗爲渺茫。雖必有各種之議論紛出。而至仲裁裁判。今日之公法例。得發見許多新問題也。明矣。故于今日之時勢。以平和會議。而對萬國之平和。功德以爲鮮少。而對所謂平和會議之名義。豫防戰爭上多少之慘禍。不得謂無其效。吾人特注目者。則問其平和性質。果爲世界乎。果爲歐洲乎。之一事。在俄國提倡之名義。固自爲世界。我國派遣委員。亦爲此故。雖然。歐洲中人。往往以歐洲平和解釋之。原來歐人所常言之平和。乃歐洲之平和。非世界之平和也。其爲維持歐洲之平和者。其勢所趨。即以東亞大陸指中國爲角逐之場也。況乎歐洲公法家中。于國際法之區域。尙有限基督教親族間之僻見者。故平和會議之推行。難保其不別生議論。例如兵制必受限制。在歐洲列強間。不足爲重要之問題。若在中國。今日正宜大加整頓軍備。擴張軍備。

若現今即限制之。是不公不平之甚者也。苟東亞之平和。度外視之。徒主歐洲之平和。所謂萬國平和會議者。一變而爲歐洲平和會議而已。夫平和會議。固多所望。而吾人所注目者。固于此而特爲鰓鰓也。

英杜之主權問題

主權問題者。英杜紛議之本原。而參政權者是其形體也。主權問題者。實即國家存亡之問題也。故該問題不得着落。則事局因之而紛亂。所以不達其終點。則必不能已。此理之當然者也。然則英杜兩國主張之要點何如。

英杜兩國於千八百八十一年。有不力德利亞之條約。此英國對杜國之認明主權。內外主權皆在內

其後千八百八十四年之倫敦條約。唯制限其國之外政耳。毫無制限其內政也。因倫敦條約中。既不如不力德利亞條約之具載明文。故杜國之意。則因有倫敦條約而欲廢前不力德利亞之條約。杜國之內政。皆有主權。唯外政稍被制限而已。而英國所主持之意。則異是。必欲仍依不力德利亞之條約。使英國得干涉杜國之內政而後已也。要之兩國所紛爭之要點。在於解釋倫敦條約之各有不同也。

倫敦條約。祇有制杜國之外政。不能制限杜國之內政。其前之不力德利亞條約。則可制限杜國之內政。要之欲解不力德利亞之條約。可因倫敦條約而廢棄否。且看其當時之狀況何

如

對南非共和國。英之宗主權尙能存乎。又倫敦條約能廢棄乎。今試舉其大者觀之。

千八百八十三年。英國政府受杜蘭斯哇兒國使節。當時余受德路卑卿之聘。爲通譯官隨之行。嘗預兩國全權會合之席。當時英國與斯會之人。皆已爲黃泉之客。幸余得保餘命。以至于今日。當時杜國使節之目的。在於廢除諸痛苦。主權問題是其懇訴之一要點也。當時余蒙英國全權之人。沙尅乃士。羅邊爽氏之信任。屢得與陪其公私會之庶。氏語於余曰。杜國大統領克流騎路氏。常顧慮其主權問題。嗷嗷不休者。其何意歟。假令英之對杜。不有其宗主權。而杜國決不亡我英之利益。至於反目相視。故吾對杜國之情意。毫無異議云云。其意與德路卑卿相同。余甚探之。唯英對杜之廢棄主權。而不插入于條約之明文。則頗不贊成矣。此事余猶憶之。

就當時兩國之事實。恐英國外務省或無記錄。何則。當時公文書來往甚繁。且英國外務省之人。在于談判會者。既爲異卿。則不能專任記錄。雖杜國克流騎路氏之書記官尙在。然余雖不大關係于兩國之利害。而當時亦在目擊其事實。則余亦是一證人也。敢不實證之。除倫敦條約第四條之制限外。英杜兩訂盟國。英對杜國之主權已全廢棄。此既訂明。互相合意矣。故余自好望角歸後。以千八百八十四年四月十七日。揭載其事於科路

斯拉德之新聞紙上。中有云。英國之主權遂已廢棄。此實重關於杜國人民之大事。已除去其一大苦痛矣。爾後杜國得自主之權。可任意行其內政。云云。

沙他得、力嗽由之記者。訪問于英國當時全權之人。曾在杜國與全權會之人羅斯滅德卿云。千八百八

十四年之條約。亦如前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之條約。英國仍有杜國之主權乎。羅斯滅德

卿答之曰。以主權之主義既已撤去。故此回條約中省去主權之語云。

右所摘譯者。是德披科路氏 *Dr. H. C. D. H. C.* 於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八日。與英國殖民大

臣張伯倫氏書之要旨。該書經美路拉氏之手。以昨年四月九日傳遞與張伯倫氏。然同月

二十八日。哈巴德氏承張伯倫之意。謂科路氏之書。出于虛謬。不足取信。于是通文于美路

拉氏云。科路氏之書所言。除倫敦條約第四條之限制外。英國對杜所有之主權。經已廢棄。

云云。此實甚錯誤。英國政府因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所定之條約。許杜國有自治之主權。故

於千八百八十四年再定約章。不過欲改變昔日之定約耳。以此觀之。英國既不肯認已許

內治權與杜國。杜國則主持謂因千八百八十四年之條約。既已廢昔日之條約矣。我杜國

之自主權。英國不復能制限也。又昨年四月十六日。杜國之國務卿路里士氏。移文于好望

角太守美路拉氏。以洋洋數千言。說破英國所以拋棄杜國主權之故。今畧述其要旨。

杜國因千八百八十一年不力德利亞條約之故。故於千八百八十三年。通杜國使節於

英。實欲懇英國廢棄所得杜國之主權。承英國俯允。故千八百八十四年有倫敦之條約。所以改棄前之條約也。英國之有杜國主權者。於前約則有明文。而於後約則已省缺矣。此實英國之所喜允。出于千慮百議之下。非偶然倉卒者也。細思倫敦條約之當時。我國之使節對英國之全權。明求廢棄主權之一要項。爲英國全權之所深諒。故不載主權之字於盟書。今約章中既不見有主權之字。亦可爲英國既已廢棄主權之證矣。且再伸引其證據於左。

千八百八十一年之條約。其條文及序言中。有明載宗主權 *Sovereignty* 之文字。千八百八十四年之條約。則條文序言。皆不有揭載宗主權之文字也。

若云英國有宗主權。則八十四年之條約。應該插入爲是。何以不於文條中序載哉。且八十年之條約。乃英國好望角太守所訂。此猶可言也。至八十四年之條約。以英國皇帝陛下親臨。有宗主權之資格。而不明記者。實英國已明拋棄之矣。

若八十年之舊條約。或存其條款。豈有於八十四年之條約中。而不再插入哉。依八十四年倫敦條約序言之正文觀之。不存舊日之條約。日變其意思。則明白八十年之條約。已盡廢棄可知。

八十四年之序言。英國明認我杜國爲新國家。不如八十年之序言。以杜國之主權盡

屬于英國皇帝陛下。記爲杜蘭斯哇兒州。Transvaal Territory, Subject to the Suzerainty of Her Majesty. 而今祇記爲南阿非利加共和國 South African Republic 並不附他辭。則我杜國自有宗主權可知矣。

餘尙有甚多。今姑擇其一二耳。傍徵博引。沿沿討論。掎擥英國之有其主權。意氣頗昂。

又本年五月九日。杜國國務卿拉寺氏移文于太守彌爾拉氏書中發露其滿腹之熱腸曰。

「南阿非利加共和國現在所保有之自治權。非得之于千八百八十一年之條約。與千八百八十四年之條約。實共和國所自應有之權利也。」至是杜國之意確乎不可輕拔。亦以爲交戰之事終不可免。故一意堅持。毫不肯放讓一步。而英國之外交家又不甘有一毫之欠點。竟欲以彈丸硝藥屈折杜國。仍可再得占其頭地也。故張伯倫氏之答杜國通文曰。

「英國政府非欲以宗主權問題討議于共和國。今共和國雖自認爲國際日本以國與國相交自國際上

之主權國。然毫無法律上與歷史上之證據。安足取信哉。故不全作虛認。是以英國政府據歷史上之實事。及先進當局者之意見。欲使汝共和國第一宜遵不力德利亞條約。次宜遵倫敦條約。此實出于我英國皇帝陛下之深恩鴻澤者也。」

兩國紛議之原因。上已說明。予茲不再贅。亦不徒在局外揣摩臆測。今只論英國所主張之不力德利亞條約。其終能有效否。以供判斷之資而已。千八百八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杜

國全權大臣致英國全權德路卑卿公文。其詞曰。「杜國不唯反對千八百八十一年之所定約款而已。即該約全體亦皆反對云云。」則此觀之。則杜國之意在全廢棄八十一年之定約。而英國全權亦深諒之。照其所議。故明年有倫敦之約。

威路斯揭明條約解釋之原則曰。「當定約時。其條約如有兩樣之意義。則當詳釋載入。不該有含糊兩可之意義。故條件不可不嚴密也。」又九月下旬。不力德利亞之新聞紙載一篇公文。該公文乃好望角殖民地太守致杜國政府者。其公文附有千八百八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之字。其中該括倫敦條約之約款。言杜國之內政當與柯連治自由國相同。得享有全然自治之利益。從該條約之第四條。則英之權利祇可監督杜國之外政云云。杜國遂藉茲文書以抗英國。藉爲口實。

南非英蘭兩種人之戰鬥力

南非問題之要點。在于主權問題。主權問題之所來。因在于英蘭兩人種之競爭。通觀世界之歷史。其競爭之激烈而可戰慄者。雖有宗教上之爭。政治上之爭。與及種種之爭競。蓋皆未有如人種之爭。其慘憺結果之甚者。於南非之蘭人。其數比英人遠過甚多。而五六十年來常爲英人所窘逐。故蘭人已久含深怨。夫柯連治自由國及杜蘭斯哇兒共和國之建立。實由迫於窘逐之餘而成者也。其散在英國之諸殖民地之蘭人。亦常有脫英國之羈絆而

自治之心念。所謂無日忘之也。以是此等之蘭人常通欵于二國。雖其身現在之地位在英國女皇帝陛下臣民之列。而心則全向自由國及共和國之天耳。英蘭人種相競之熱。自于八百九十六年之尖純侵入事件以來。其競爭之烈。日增無已。至于今日已達其極點。夫英蘭之爭也。既積之久而蓄之深。則其一日爆裂發露。亦在於事之不可免。而意之所及料者也。

自交七八月以來。英杜兩國間之事局日陷于困難。故兩國皆早已陰蓄兵備。以謀應于一朝緩急之策。英國以八月中旬命印度政府。使由印度輸送一萬兵勇。以禦備與杜國交戰。又由本國輸送兵士軍器于南非。當是時英國情形。一若以戰爭之事爲不可避者。又因八月二十八日張伯倫氏之演說。過於激烈。以促戰機。于是交戰之心愈決。彼杜國亦一面陰蓄戰備。不敢稍息。後因一事牽連。而事變遂起。于是有好望角之議會喧鬧之事。其事何由。昉哉。蓋因杜國陸續陰蓄戰備。其軍火欲由葡萄牙國之領地德拉阿亞灣頭。經羅陵疏馬路士克港。荷國雖不欲抗拒。但爲英國以威強要。故荷國窺英國之鼻息。不敢輕自舉動。以縱任杜國由此輸入軍器。然當時好望角之內閣議長消乃納路氏。直任杜國自英領殖民地及別地。萬經過。以輸運軍火入柯連治自由國內。於是英人大憤該氏之舉動。於議會中大痛駁之。謂其陰袒護杜國。而該氏悠然答之曰。於條約上並無有禁止軍器之例。即使不

幸。英杜兩國不已而交戰。而好望角殖民地亦當採中立之例。英人聞其言。遂至交罵。消乃納路氏爲國賊。即此可窺好望角之蘭人對波亞人之情矣。

在南非一帶之蘭人。其意嚮旣如斯。試將於南非之英蘭兩人種之比較統計。而較量其兩國之戰鬪力。据不拉丁氏去八月之所論。其於好望角殖民地。而屬於亞非利加更大之蘭人。大畧有二十三萬人。其餘之十四萬六千人。乃英人德人及其他之白人種也。此十四萬六千人之大半。雖素爲英人。然皆散在于各處。多從事于商工等業。至于和蘭人。皆是年來土著之農夫。或勉于一定之農業。或事狩獵游牧。故其所用之鳥鎗。頗稱操慣。二十三萬之蘭人中。有五萬人正是恰當血氣強盛之壯丁。善騎馬。自幼即慣于操銃。一朝有事。則此五萬人可充波亞之戎行。此可得由好望角殖民地而募集者。至于其他之白人種。則全然不同。英國人大半多住居于都會。其幾部分散居于田舍地方。雖間有慣于鎗器之用力者。但皆不能精善。此等英人。住居于中央地方及東部各地方等處。其壯丁之數。最善者不過約一萬人。此等壯丁可集爲義勇兵。其中必要以五千人駐于各都會以爲防禦。不能不滯在于殖民地。得募集以爲征戰者。所餘之五千人而已。

柯連治自由國。其白種人之總數。約八萬人。以德國人爲最多。德人皆體力强健。素與波亞人同化並趨者也。据千八百九十年之調查。自由國之住民而能堪戰鬪者。可超一萬七千

人。此原是十年前之所統算者也。以今日觀之。當必有達于一萬八千以上。英國自由國而不堪武器者。不及一千人。要之此自由國中之波亞人人數之多。其身與其從事于狩獵而用鎗之精慣。騎射之良善。氣力之勇悍。亦不遜于杜國之波杜蘭斯哇兒之和蘭人。其純粹可用者。不下八萬五千人之間。與波亞人同化之 *Burghes* 約有二萬二千人。英國人之在于育哈納斯不兒者。其總數雖不下九萬。中有甚多是屬于別人種者。其他又除女子小兒等。則其能任操鎗者。其壯丁之數千人而已。如是故英人之在留于杜國者。其攻守力決不能入于豫算之內。英領地加拿大。白種人之總數。僅在三千人之間。其他在別大部分者。不過有和蘭操鎗者。亦僅有一千人內外。

拉他爾。白人之總數約有四萬三千人。其中有七千人。是住居于達班地方者。然此過是据千八百九十一年之調查耳。由今日觀之。大概其數必增至四萬五千人。除以外。祇南非諸州中拉他爾州。其英國人能戰爭者。其數不過六千人。而在於拉他蘭人能堪戰爭者。亦約有千五百人以上。羅德沙之英人。在南非英領內諸殖民地中。其習軍事之人。稱爲最多。得從事于戰有二千人。

依以上所統計。於南阿非利加能堪戰鬪力之英蘭兩人之員數。總括其大概于左。

好望角殖民地	英人	一七、〇〇〇	蘭人	五〇、〇〇〇
柯連治自由國	全	一、〇〇〇	全	一八、〇〇〇
杜蘭斯哇兒	全	三、〇〇〇	全	三三、〇〇〇
拉他爾	全	六、〇〇〇	全	一、五〇〇
英領地加拿大	全	五〇〇	全	五〇〇
羅德沙	全	二、〇〇〇	全	三〇〇
南阿駐在英國兵	全	一〇、〇〇〇	全	
合計	三九、五〇〇		九二、三〇〇	

如右之表所列。是能從事于戰役者。加之南非守備隊之英兵一萬人。其總數亦不過三萬九千五百人。而波亞人之總數共有九萬二千三百人。以此觀之。則蘭人之數優於英人之數三倍。右之概計。是据千八百九十年之調查。於後十年間英人之移住于南非者雖亦不少。然蘭人之增加者又實繁有徒也。加之近年來德國人移住于杜國及柯連治自由國者頗多。皆與波亞人之意嚮相同者也。果如是。則於十年間其員數之增加必非常之進步。雖然。以上兩處之總數觀之則如此。但事變之來。不能保其不出于豫想之外。但以總計上觀

之。則英蘭兩人種之優劣既可明白。若英不從本國或印度多發援兵。斷難制勝矣。

南非概論

混一兩種民族。鎔合鈞陶。而更生出一種之新國民。以輝耀于世界者。古史中雖不乏之。然數千載以下。及于今世。則無聞矣。若其有之。其惟今日南非之波亞乎。

波亞者。蘭人及法人之苗裔也。自其祖先移住以來。二百餘年中。習慣、風俗、嗜好、言語、宗教、混一人種。而民族固有之特質。則蘭人之堅忍。法人之英銳。兼而有之。加之南非之地。寒煖激烈。新來民種所難堪。地理學家若列魯枯曰。南非隆冬如七月。而朝夕則寒威刺膚。日午則炎熱如火。波亞移住之久。世易時異。身體與其氣候相練。毫無侵害焉。噫。宜其有今日也。

嘗聞之游南非者曰。波亞人身長六尺。摯實剛毅。通國中概同一致。噫。其性質既如彼。其身體又如此。若加以十分之教育。練其智慧。達其腦筋。則天下誰敵之者。何況今日之英國乎。抑聞波亞者。農民之義也。夫此新民移植其地以來。專以農牧爲業。幾不顧其他。人皆呼爲南非百姓。而有波亞之稱。是波亞者不過一農民之國耳。乃至今日業已開好望角。開拿打。開阿連治。開杜蘭斯哇兒。而徘徊于鴉米湖畔。將進達阿非利加之中心而後止。然則其欲爲歐洲文明之先驅前衛乎。不然。何其求進之勇猛也。

夫波亞者。苦于英人之虐政。每每欲起而獨立。英又困之。故彼之憤恨英人。深入骨髓。而國

民中遂常有稱爲惡英。思脫英政之羈輓者。然推究其身體剛強。性質堅忍之原因。則實由其逼迫于土番猛獸。戰鬪于洪水飢饉。癘疫困憊。以搆成之者也。

夫波亞國民之慣性者。往往棄其山園。離其室家。率其妻子。驅其牲畜。以遷于未知未到之地。遷之又遷。漂泊不止。乃漸厭城市。好田園。而互相離羣索居。噫。如是者綿綿不斷。即不爲鄰邦之所吞併。已爲幸事。今乃儼然欲與堂堂大英。論雌雄。決勝負。有敢死氣。無畏懼心。豈不出人意外哉。然今姑不論之。且論其戰爭之原始。

戰爭之原始者。所謂波亞人與外來人之爭。農牧民與商工民之爭耳。然而南非共和國者。前此之參政權。選舉權。掃地殆盡。百年苦戰。始得見獨立之一日。而獨脅迫干涉者之不已。是實一國之死活問題。而波亞之所以不能不出死力以爭之之原因也。

惟夫南非國民。人口雖有八十六萬八千餘。就中波亞人不過五萬餘。柯連治之自由國人。不過二十七萬七千餘。而自由國者。外人復居其大半。究之亦不過五萬餘而已。如是合而計之。僅十萬餘人也。盡此而從事於兵役。亦不足以敵強大之英者。今乃其氣更勝于強大之英。而所謂五萬兆國民之中國。能無靦然立於人間世乎。

當其將開戰之時也。南非大統領古魯家。致書于新約克之同情者曰。英國全然欲以兩共和國爲其隸屬之國。且動輒對小共和國及杜國。擴張其最大之權。吾輩今日之起戰端。乃

欲壓世界人種之高價。使其知蕞爾小國。亦非可藐者。後英相聞是言。付之一笑。且以爲不自量也。然而南非國民愛國之心。與排外之心。充盈五內。卒至蚌蟻相持。至于今日。嗚呼亦非偶然矣。

雖然。英國前以輕視之心待之。既屬悔無可及。至于今則已成騎虎之勢。有不能不動大兵者。然則將來交戰之久暫。與其變象之如何。結局之如何。又爲現時世界中之一大問題矣。留心地球大勢者其可忽歟。

論英杜戰爭

英杜戰爭出于國利之衝突。英若曰。被制限移住。則我國利不能完。杜若曰。不制限來住。則我國利亦不能完。各各打算己國之利害。不復他顧。由世界之上觀之。則孰曲孰直。不難剖分。四海之內皆兄弟。而杜之禁制來住。雖頗覺曲在彼。然於國民之生存。是亦有出于不得已者。英又嘗于己之屬地制限異種之來住。以限制我日本人。而今則鳴杜人限制英人來住之非。誠爲可哂。夫英之對南非政策。視之如眼中刺。必盡除之而後甘心焉。不復顧他國人之論其孰是孰非矣。

英與杜各顧其國利。不問他國之贊成與否。雖然。毀富人之高樓。無甚深憂。若失貧人之一舍。則寢食無所矣。今大國與小國同爭國利。然大國于區區一地。尙不介意。至若小國則渺

小之地。猶關乎死活之問題也。夫大國與小國共立于世界之中。大國固當容忍小國。然大國爲國利。小國亦爲國利。必不能獨咎英之討杜。固出于國情之必須。然杜之察事。亦未免太失于輕率也。

戰爭之結局。難遽判斷。英未能立即制勝。以英之勢力未足也。觀其歷史。往往於爭戰之初。必躊躇逡巡。屢次退却。將垂于全敗。然後漸占地位。遂經歲月。竟達其志。其終于全失敗者。惟在美國之役耳。其他則初雖凶而久則變爲吉。今杜之事。比諸美國之獨立則小而比于埃及之亞拉卑事件。及馬支事件則大。其果能如美國之成功乎。抑將如亞拉卑之運命乎。此一疑問題也。

合衆國之獨立。人口大約三百萬。杜國之現狀。白人二十五萬。土人六十三萬。後者之不若前者可知矣。合衆國之獨立。民智頗開。產業亦進。杜國之現狀。無智蒙昧。賤農賤商。恰如游牧之民。後者之不若前者可知矣。合衆國之獨立。非于加奈陀之外。杜國之現狀。好望角殖民地與羅德沙。皆莫不非假道于敵。後者之不若前者可知矣。雖然。杜國位于高原。有天險之可恃。非如合衆國之易攻。杜國之蠻勇頑癡風氣。非如合衆國之迷于理。杜國統一千克路騎耳之下。非如合衆國之割据。然則杜國雖微。未必終不能獨立。雖然。縱令杜國至于獨立。而英國豈遂因此而墮其國威哉。不因一勝一敗而變其國是。英國當不失爲英國也。

英國之陸軍

英之出兵于杜蘭斯哇頗負果敢之心。而卒難以制勝。說者動曰。英國陸軍宿持舊習。一旦有事。勢所不能者。議論沸騰。謂其速當更變。噫。是不然。英國陸軍者。出數千里以外之異域。宜數月而不稍倦。性質如此。烏得專罪。蓋亦有故矣。請論之。

意國之與德奧聯盟約以當俄法也。雖張海軍。而張陸軍爲多。兵役近三十萬。加以豫備兵民兵及沙魯維尼亞隊。殆越百萬。儼然強且壯矣。而卒戰敗于亞比仙尼亞。堂堂法國。拔山倒海。爭雄世界之拿坡崙一世。伐意伐德伐奧伐西。如疾風之掃落葉。似雄矣。及其伐俄。一戰而敗。所携四十萬兵。僅遺三萬。身幾不免。然則謂其兵士之拙乎。非也。地勢之拙也。觀于近海殖民地而可知。近海殖民地者。如加拿大如印度如墨西哥。以土兵敗強國兵之事。時常有之。不足怪也。何得以利鈍擬之。若以利鈍。則德國以強兵鳴。未見其戰勝于域外。亦大異事矣。是故英之二百五十萬之精兵出南非。未克一旦奏厥成功。不得專罪陸軍也。且日本之征中國。戰必勝。攻必取。如入無人之境。似乎陸軍之強矣。及其掃蕩臺灣。以第一精練之近衛兵隊平定之。屢屢苦于土匪。又似乎陸軍之弱。今者英國與杜國之相隔。幾倍于日本之于臺灣。而杜國波亞人之武器。亦遠勝于臺灣。英國雖大。波亞齊一之心。勇敢之氣。又何能一旦掃之。此又不得專罪陸軍者也。

然則何故。曰。開戰端者。必豫先詳敵國之地理。察敵國之情勢。使之臨戰時。於敵國之地理。與情勢。皆如在心目中。方能施之裕如。立于不敗。今英之當局者。毫不詳南非之地理。察南非之情勢。所當注意者。皆習然焉。而沙士勃雷氏之於外交。雖若甚巧。及其責任大事。則心粗計拙。忘其所以防備禦侮之法。此則其陷意外之困。罹不測之敗。一大原因已。

英國之危機上

自英杜爭戰以來。已二月餘。杜國以南非最爾之一小邦。不過英之保護國而已。英國之領地。遍於宇內。日月所照之處。無不有之。既已足誇稱於世界矣。而以杜國之弱小。能試其奮鬪。是實以螳螂之臂而當車也。然其人民慄悍好戰。舉國皆然。有鬼神叫號。天地震動之勢。雖以英之武威。與之開戰。一舉而揉潰。東敗於獵得司米司。西圍於麥佛荊。首尾不相應。道路梗塞。莫能相救。籌畫機宜。悉未得其要領。此間將校士卒之隕命者。不知凡幾。甚或俘虜士卒。至二千餘之多。是實英國近來一大危機也。

抑英國之兵備者。以國於海中之故。故以擴張爲第一要事。至於陸軍。則僅足供退守防備而已。然此回爭戰在亞非利加之南端山阻水隘之地。是誠英國意想不及者。舉全國之兵。遣發於南非。似此大舉。爲英國之歷史。拿破侖戰爭後之戰事。百年以來所無者也。兼之此次戰事。道途寥遠。自坡之馬司軍港。至於克撲朶海路。已費三禮拜。其赴各口之戰地。亦經

數日。雖以英國之富力。不易堪其所費。今已費數百萬磅。其所費之始末。尙不知有若干之巨款也。英之所恃爲命脈者。有英蘭銀行。今則大有戒心。支出金利。未能貸出。世界各國皆知其事。即如日本之遠隔。亦爲所動搖。其關係之重大。一至於此。

英國之危機既如此。然則南非之事。非可以尋常小爭戰視之也。英國於此時亦有非常之奮發。遂召昔年建功業於印度之巴特將軍。充其統督之任。又昨年於埃及奏蘇丹削平之偉功之荊結拿將軍。充其監軍。使赴戰地。然巴特將軍以二十三日發坡之馬司港。寄泊於機不喇盧打。而伴荊結拿同航南非云云。此兩將軍者。蓋英國第一流之武人。兩將軍之胸中。已歷歷勝算。未久而兩將軍達於戰地。然果以前後二十餘日可奏蕩平之功。使歸於平穩無事。若非然者。則曠日持久。兵不能進。或招其敗亡。南非人種不服從於英國之治下。乘勢而起。則英國者人氣愈喪。國體愈失。所屬之土地。恐生將來之變。列國之環視者。或生干涉之念。英國之威望。一時失墜。是地球之禍亂之所由生也。豈不可寒心哉。

英國之危機下

頃據西來電報。英杜爭戰之事。聞英國戰敗之報至。歐洲諸新聞舉相慶賀。竊笑其期望失敗之意云。蓋英國之雄大。能孤立獨行。睥睨宇內而不顧者。列國有所嫉妒。疾視欲乘其蹉跎而挫其銳鋒者。已非一日矣。今見此事。皆拍掌相慶。即如法蘭西有亞非利加問題。未免

有利害不相容之勢。於拿牙境界有紛議云。於蘇丹領有葛藤云。無一日非反目嫉視之時。又其同盟之俄國。嫉視反目之事。更有甚焉。顧距今二十餘年。俄之定國是者。在發揮其雄圖南下。而衝土都君士但丁。奄有黑海沿岸之地。蓋其志在避北方严寒礪确之地。而就南方溫暖豐沃之境。大擴張其國土也。其所爲絕無忌憚。縱橫步武。併吞君士但丁堡。遷首都於此。跨有亞細亞歐羅巴之二大陸。以行其壓倒歐洲列國之舉。事至於此。則英國之損害。不可不言。地中海上之權。忽而失墜。而俄國欲窺印度。且欲握支那之商利。俄之權遂至不可復止。英國有見於此。於是乎試其防提古拿米塞戰爭以來之國。是所謂國力平均之名。且唱扶植土耳其之義。強請訂山司得哈落之盟約。開伯林會議。僅能遏止俄之跋扈。於是乎俄悟難逞雄於歐洲。遂注意於絕東之地。自西伯利亞之開拓。從事於烏港之修築。以待時機之至。孰知日清爭戰事起。支那國狀衰弱之內情。暴露於世間。俄忽乘罅隙。遂奪其東三省之地。得行其夙願。世人之所知也。比年英國於支那地方。遇俄之蹂躪。欲消滅其權力。亦顯著之事實也。

英俄之關係如此。故南非之事。得速爲了結則已。若事至齟齬。再致于一敗塗地。英國本土財政業。今已告急。國民稍有倦怠之色。則其意嚮一變。而唱戰爭中止之議。亦未可知也。果若如此。則認南非共和國之獨立。南非英領之民。過半數者屬荷蘭人種。而不逞之徒。乘此

間起其騷亂。紛紛擾擾。前之英國有威望於南非者。至今拂地矣。如俄如法。稍發輕侮之念。英國之一舉一動。試其阻害。如埃及之問題。法國平生懷不滿之恨。必唱異議。而妨害英之志望。而俄國亦支那開拓之業。復無忌憚。跋扈跳梁。靡所底止。如鐵路敷設。礦山開拓之權利。一朝而專其所有也。英國之威權索然而失。威海衛亦不能保守。長江沿岸不割讓之約。亦不能固。事若至此。則歐洲政策。亦有大變動。所謂東方政略。國力平均者。正爲其所動也。或弛打當熱盧海峽軍艦出入之禁。黑海繫留之俄國軍艦。容易往來於地中海。亦難測之事也。此則地球之大事之大變遷之關鍵也。蓋國家之威信。猶銀行業者之有信用也。銀行業者失其信用。則雖以英蘭銀行之盛大。可一朝而失業也。國家亦然。一旦失其威信。則輕侮皆至。疲於奔命。遂至滅亡。故曰泰山之高。崩於蟻蛭。豈可不寒心乎哉。

論俄日之將來

俄國於英杜戰事。其守局外之例特嚴。蓋喜藉杜以牽制英國。而得逞左顧右盼之雄心也。俄之新聞紙亦排擊英國特甚。其與提携和和者。則法國之新報爲最。其他各國亦不乏譏刺英國之論。至是欲覓一親英敵俄者。幾不可得矣。

夫英國與各國固嘗稱締盟者也。然恐但紙上之情誼而已。若果成聯結之體。則一國有事。數國必援其緩急。決不至徒作壁上觀。今觀各國對英之勢。浸假英國一旦不利。難保列國

之不議其後也。何願同盟之有哉。雖然。各國之外。尚有日本在。

日本之與英國。實有舊好之盟。非各國比也。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時。俄德法三國。嘗欲干涉日本之事。俄國以數隻兵艦。直向日本挑戰。其勢已將決裂矣。而英國獨懷愛日之情。伸公言而力爲排解。故日本今即不憶英之盡力。亦決不能忘俄之所爲。其親英敵俄。是必然之情勢也。

中國地大物博。足與圖強。日本有志維持之。以革新庶務。而延其國命。誠遠大之識見也。而俄人輒忌之。曩者退出旅順。還付遼東。乃中國不能自守之。而令俄國徒手空拳。攫取以去。夫日本勞師費財。棄已得之地。當時勿能計較。今明見其歸俄人所有。則其胸中憤恨怨懟。爲何如也。日本軍官嘗語人曰。英以艦隊向俄爲戰備。我國之艦隊。決相與援護。其意嚮從可知耳。

邇來日本之武備。于列強之中。已能占高等之位置。海軍雖經營未久。然其成立甚速。陸軍更踴躍擴張。不遺餘力。原其國人之性質。固有尙武之風氣。其立國之基礎。亦多賴尙武之勢力。維新以來。採用歐洲典章文物。其國民之知識。更漸發達。益欲顯彰其勇武。以光大於世界。若果一旦乘機與英共事。以雪其積忿。而伸其素志。可決其無爾我死生之界。雖萬險不辭也。

俄國近十年間。其製砲造船及海員俸金等項。支出之額較前已增三倍。其海上權力固暢伸矣。復橫設鐵路於西北利亞之大陸。此道成後。則其威力足以雄視東方。自顧殊堪得色。然必分力以備英國。更必分力以備日本。蓋俄欲所向無前。爲出柙之虎。日本實張弩以待。爲捕獵之人也。觀於兩國現時修造之戰艦。及管制海洋之權力。日本實較俄爲優焉。又何憚而不敢與之抗哉。

戰艦

俄國三隻 孛林 西雖惟里克 別羅拍羅司苦

日本四隻 富士 八島 敷島 鎮遠

舊式巡洋艦

俄國六隻 俄羅斯 流里苦 老齊米莫落馬苦 紫米紫里圖司 拍杪基阿左華

阿多密拿魯乃莫

日本二隻 淺間 常磐

新式巡洋艦

俄國一隻 可魯尼羅

日本十四隻 高砂 笠置 千歲 吉野 嚴島 橋立 松島 秋津洲 須磨

明石 千代田 浪速 高千穗 和泉
砲艦

俄國四隻 孤列相基 夫拿蒲魯 阿脫華的路 夫沙脫尼苦
日本一隻 龍田

水雷艇

俄國十隻

日本三十隻

日本數島戰艦之速力排水力及兵器等俱極強大。非俄所及其八島富士二艦亦極新式。俄國惟舊式巡洋艦。其數雖過于日本。然新式者則遠不及日本。如高砂一艦。有八吋砲一門。四吋七門。速射砲十門。以俄艦比之。除流里苦俄羅斯二艦之外。無足與爲敵者。且日本舊式巡洋艦雖僅淺間常磐二艘。然其力已足與流里苦俄羅斯相敵。蓋修造之初。于此處已用心也。

由是而論。日本于亞洲海鎮。而欲與俄國較長短。誰謂不可。即法國左祖俄國。駕數隻戰艦來助。爲臨戰之防禦。然尙有英國當之。不必果爲日本慮。故將來日本設與俄國生釁。其足以支持權衡者。則有英國焉。此有可勝之機也。

俄國近五年來振興陸軍。亦甚汲汲。由呵鉄沙及些八司脫坡魯二處運多數兵卒來鹽埔斯德。德國兵事報夙留心。俄之動靜。近頃揭載俄兵在亞東之詳數。覽之可度其實力矣。

黑龍江及滿洲

步兵三十八大隊戰時約有三萬八千人

豫備兵八大隊每隊有砲八門其最強者僅忽微輕山二隊而已

土工兵一隊及鐵道工兵一隊、要塞砲兵十三小隊

關東及旅順港港中備砲甚多

步兵四大隊、哥薩兵一千人、要塞砲兵一千人、野戰砲兵二隊、其外尚有海

兵團若干

總共約六萬五千人砲百二十門

日本與俄對敵之軍隊

大帥團十三個一師團共一萬五千人

其外守禦本國要塞者尙有若干隊。合計十六萬九千人。

砲四百十六門。

豫備員及要塞砲兵合計十三萬人

若以日本人之體力與俄人較優劣。俄人固資質靈敏。教育有方。其武士皆極俊秀。日本人則全體團結。視國如身。其勇悍之氣出于誠篤。且甲午一役。敗老大之中國。益地得欸。英聲

遠震。倘其後與俄馳驅於煙彈之中。其肯稍自退却以尋前功乎。

海上戰爭時之關係

地球上戰爭一出。或封敵國之海口。或絕他國之交通。或禁止中立國供給軍器。查究極嚴。捕獲船艦之事亦甚多。今日之海上戰爭時保護貿易之權。可謂掃地盡矣。即就此次英杜戰爭論之。如前月上旬。德國有船舶一艘。所載係美國小麥。駛至非洲海面。英國海軍適巡邏至此。不問其所關係若何。遂捕獲之。于是德美兩國議論沸騰。莫明其捕獲之當否。紛紛交責英政府。英國乃援最近之例以自釋曰。千八百九十五年。意大利與亞比西尼亞戰爭之際。荷蘭漁船。所載有砲彈火藥等。爲意大利所捕獲。當時公法家立證公法以表明之。而裁判所及國際法協會。亦無不承認者。豈今日之所關係。較前時獨有異乎。云云。雖然。德美兩國。以保全海上貿易爲名。而所載又非砲彈火藥可比。終抗議不相讓。美國猶甚焉。美國政府曰。當法國革命時。英自我國將戰時禁物輸入。其時我國勢力尙小。置之不問。後我國政治家公法家乃將所宜禁者分爲二。一最宜禁止者。一偶然禁止者。最宜禁止者。則兵器彈藥之類。而偶然禁止者。不過于臨戰時不准輸入。究不得謂爲禁止之物。蓋如是則中立國之貿易。當戰爭時雖不自由。亦無損害也。今英國乃誤之。不幾以後海上保護之權。又將歸之烏有耶。此我國所斷不能許者也。英國無辭以對。後果賠償其所損傷者。并重訂將來

之約焉。噫。從此戰爭時海上之貿易。又可少脫于危險中矣。

麥堅尼之膨脹論

美國大統領麥堅尼氏。在柯哈育協會之例年宴會席上演說。今撮擇其要旨譯之。麥氏先將菲律賓事陳說一番。大概謂菲律賓是我所當有之地。不可輕易捨之之意。次演說帝國主義與膨脹主義之關係。其言曰。世人多以膨脹主義非難我國。說者謂主持膨脹主義者。實帝國之態度。而非我共和國之主義也。今欲擴張殖民地于海外。略取領地于他邦。此實昔日羅馬國之主義。於我共和民政之本旨已盡失矣。羅馬雖有共和之名。其實則一純然無缺之專制國也。我國豈可與之同轍並駕哉。余謂不盡然。夫所謂膨脹主義者。實與帝國主義有區別。其本色面目皆迥殊。吾謂膨脹主義。非帝國所可獨有。亦非共和政治所宜獨無。彼既於帝國主義無關。便於共和政治無損。故無論帝國與共和。因勢併行。無所沾滯。時而用之。利莫大焉。夫國家之有膨脹。猶草木之有滋長也。草木而不滋長。則枯槁彫落。國家而無膨脹。則衰弱死滅。天下之事物。非進則退。斷無中立。諸君其欲美國之進步乎。抑欲美國之退步乎。夫美國之不採膨脹主義者。是前數十年之局面。非所以論於今日之勢也。時勢之所迫。莫可止也。既禁之無可禁。止之無可止。則當從而順之。改絃更張。善操天下之手也。余今日之欲美國膨脹者。非欲美國效帝國主義也。乞諸君勿混朱紫。合觀可也。言畢舉。

座皆鼓掌喝采。一時屋瓦皆震云。

維新之精神

日本報福本誠氏演說語

余距今十四五年前。漫遊新瀉。歸經越後上州。身所經歷。皆足怡神蕩性。誠快事也。蓋斯地爲利根川發源之所。時方孟夏。觀萬山千岳。積雪皚皚。漸銷融於溪谷。匯衆流而爲利根川之源。自是而下。兩岸絕峭。流波激宕。奔蕩簸揚。其壯觀至今尙不能忘焉。轉思人間社會之事亦然。凡大動力之起。其原因決非一端。乃集合種種之原因而後始生也。我日本維新之大事業。不其然歟。

世之論者。以維新事業。原始於勤王之議起。或云原始於交涉外國。夫果僅此而已哉。又有論者。以維新事業。歸功於薩長。藩閥以是誇揚其勳勞。雖然。亦果爲藩閥之力所致哉。我日本之常癥。喜輕蔑前人之功業。其所由來久矣。乃以三十年之經營盡瘁。欲自忘失之何哉。夫亦自侮而健忘矣。

我國民中。因疾藩閥。至其維新之大業。亦有欲輕蔑之者。所謂惡僧而及於袈裟。維新之大舉。實國民公共之大事。有種種原因綜錯而成。談論豈易易耶。

法國大革命。其原實由法人理想之發動。世界自開創以來。如法國之大革命。世界之莫匹者也。其故亦由先有大儒爲之鼓吹揚勵。發揮其國民之精神。使革命理想。發達完備。先下

此種大因。以冀將來收其結果耳。

我日本之維新。其理想已蘊積於二三百年前。今則不可不承祖先之志而推擴之也。至於法國大革命。實可不以之爲模範耳。

日本之理想。由來簡漏。神武以來。上下三千年。絕無發達理想之期。維新事業。乃國民獨絕千古之理想。其原委始終。不可不一窮探之也。

維新事業。德用幕府。自興之而自敗之。蓋我國之文學。中世以降。衰微不振。所最發達者武術而已。元龜天正之際。兵力強盛。宇內無其匹敵。以魄力之強大。故腦力粗雜。非常。自德川獎勵文學。開發智識。窮究物理。順人間自然之性情。遂以漢學及西學。爲維新之原始。試列舉之於左。

一哲學派之感化

自程朱學派隆興。尊崇義理。屈抑權利。然其後次第有議其弊者。溫厚如貝原益軒。尙至於疑之。迄王陽明之學盛行。而權理思想。益臻發達。蓋自修身齊家之學。進及治國平天下之術。其大宗旨在正名分。正名分者。欲政權之歸一也。當時憂念皇室者。齊作不平鳴。如龜井鵬齋。以齊桓晉文率諸侯朝天子之舉。而責德川氏之不廷。然究以坎軻不遇終。如淺見山崎。亦此輩之流亞也。

二史學之感化

次而鼓吹勤王之義。感動國內人民。則史學派耳。水戶義公編輯大日本史。以正名分爲主義。以天子宜總攬政權。以當然之大義。侃侃陳論于紙上。蓋所以至於此者。從來深草之系統。認北朝爲正統。水戶派新認南朝爲正統。排斥北條足利。表揚楠正成之孤忠。賴山陽撰日本外史。亦法義公之志也。

三古學派之感化

古學派即神道派也。加茂眞源、本居宣長、平田篤胤之徒。据古典學唱。天皇神權論。以涵養維新之動力。其說雖多荒唐不可究稽之處。然其意之所在。頗可嘉尙。當德意志聯邦之中世紀。各邦互相爭伐。普魯赫爾出而著古典。網羅昔人所習尙。及其著述詩歌。以流傳於各邦。繼其後之有名語學者。編纂古人之文學技藝。以感化互相仇敵之各聯邦。各邦遂傾慕古人之遺風。追懷先祖之美跡。悔今日之反目乖離。各邦情義。於是融和。遂立結內競外之長計焉。加茂本居平田三人。著古典以喚醒國民。當時上下。靡然從風。將宇內人心。聯爲一體。皆服從天皇神權之下。其苦心孤詣。與彼德人若出一轍焉。

且又賴諸氏之力。於漢文之外。復興日本文學。立文學獨立之基礎。振揚國民之風氣。其功不可謂不大矣。如德意志甫勒德利喀大王。以德國之文學固陋。於是搜羅典籍。專心法文。

其後文學大興。始定德國雄飛之基礎。俄國亦以巴國文學爲卑。野至第十九世紀。學者蜂出。俄國文學漸次振興。國民之思想亦至改革其舊染焉。夫國文之存亡。與國民之元氣相爲消長。關係頗鉅。平田等之復興國文。其功績誠不可磨滅也。

四兵學及律令學派

兵學者因時勢之艱難。企兵器改良。以備不虞也。律令學者持井田之議。以均貧富。務名分而尊王室。皆有助維新之功效。如平野次郎。屬於此派之徒耳。

五荷蘭學之感化

荷蘭學者獲泰西之新理。有識之士靡然從風。雖幕府壓制之力大。然求學好奇之心愈逼愈盛。實助維新之力不少也。

六美使來航之激變

北魯里之來航。攪夷之論。不可遏抑。對於外國。始發揚獨立之心志。而其餘波所及。遂致成傾倒幕府之事。此全係維新之動力。不待言耳。

七人權不平等之激變

智慧既已發達。人人生自尊之氣象。憤階級太嚴。慨思想之不能自由。同氣相應。同聲相求。全國志士。遂隱然結合。故維新之僞。居下等階級者。所以獨多也。

以上所揭。皆維新原始之動力。有遠者有近者。相起相伏。相倚相逐。次第展放其勢力。恰如積雪初銷。萬流合源。萬源合流。嚙岸激宕。奔蕩飛揚。爆然轟然。維新事業。蘊積二三百之久。如彼薩長土肥。不過藉之以幹旋而已。世人因此之故。遂欲輕蔑之。抑何不洞明事體之甚耶。維新事業。實勢之所不得不然者。於法國之大革命。吾人尙存崇敬之心。況此維新之大勳績乎。固理宜傾向之耳。

抑革命之舉。即社會主義。雖我當局之所深忌。然社會主義。實可行於我國之政治上也。蓋改革弊政。分爲二種。一平和改革。一破裂改革。革命者即破裂改革是也。革命之舉。非在加害天子。在以威力逼獨夫民賊之改革而已。即日本國自昔有蘇我氏、藤原氏、平氏、源氏、北條氏之更迭。此即革命也。要之革命事業。不在利益一姓。在普惠天下萬姓。足知其有益無損。有利無害矣。如我日本因維新而革命。其利益非顯著者哉。

法之大儒孟德斯鳩有言曰。法國每三十年。必須革命一度。日本人精神。頗與之相彷彿。日本自昔之革命。不出一二百年。必有一見。今維新三十年。其進步可抵二百年之修爲。今後之革命。或每三十年一起。亦未可知。是實諸君之責任。願諸君以國自愛焉。

英國及印度間之航路

德國士官呵德拍瓦斯氏。論英國在好望角之勢力。有大關係於印度航路。因列舉當線

之各要港以形其利害。

今之印度。實英之寶藏也。故其間通航線路。實英國政治上最大事件。況俄國與印度之陸地相交通。近已發軍隊由基胡里斯進至苦西由吉。更籌畫延長黑那得之鐵道。與印度相密接。其需用之材料。已運集於苦西由吉矣。

通印度之海路凡三。其一係由蘇彝士海峽而出也。而峽中有控扼之慮。其二渡大西洋接於北美加拿大之鐵路。更出太平洋。其路轉折迂長。甚不便利。其三最稱便利者。即出大西洋經好望角之一線也。

好望角至印度航路之發端。英國有蒲里烈斯軍港在焉。此港之正面。雖當法國所有之西耶魯蒲魯港。然非軍事上之要地。非若蒲列斯德港。及斜蘭海岸之羅西山火魯港。巍然雄鎮。其勢足以阻斷英之進航也。至其間夫耶魯及里斯波等港。係歸西班牙、葡萄牙所範圍。無論兩國勢力微弱。不致爲英國之障害。即或事出意外。而英國既踞有的蒲那魯他魯之要塞。亦不難排除之。惟距西葡領地緣岬之南西數十里。有打克港。地勢阨要。寔與蒲列斯德相伯仲。且前面又有我列島爲其護屏。誠海岸戰爭之根本地。足以彈壓大西洋一部也。好望角之航路中。英國除修那羅唔河口。及夫里他忍港之外。備有仙跌林及阿斯山西若二小島。而該島又均不宜碇泊。惟可爲貯炭之所而已。

印度之航路中。最重要地有克蒲他溫港。英人盡全力欲保爲殖民地。今偏有杜蘭斯哇之役。則此港將來或得或失。尙不能預決也。其地不惟有大益於政治上及商業上。而戰爭上亦甚有關係。現已築有船島。雖極大戰艦能容納之。

那他魯之關鍵的由魯捧港是也。現時赴基山嗟拉之英軍及輜重等。皆由此港輸送上陸。此則明爲杜國人所謂臥榻之側也。

好望角至印度之航路有二線。一由摩里斯島過馬達加斯加而東行。一由摩斯比苦之海峽達葡領的拉我阿灣。其路甚爲直捷。但其間之魯蘭蘇馬魯克港。日益繁盛。漸形重要。爲兵事上必爭之區。英德葡雖皆早已注目。然將來終落誰手。尙不可知也。又進有桑齊巴島。摩巴沙島。買易島。爲偵察馬達加斯加島艦隊之要地。英與德公之。

法領在東之軍港。以齊耶我修阿列港爲最。巖壁環立。敵艦不敢輕入。其中水深而廣。商舶軍艦往來停泊。無不適宜。眞天然之勝地也。

馬達加斯加島位置絕佳。西人呼爲印度洋之眞珠。凡自好望角至印度及澳洲之航路。皆以此地爲交通之點。其重要可知矣。

由是觀之。英國若失此航路。即失印度也。則其于好望角殖民地。能不更加鄭重乎。

俄國朝鮮之關係

俄國政府近百年來。實行膨脹主義於歐西方面。不能肆其出柙之欲。漸移而經營東亞。慣施敏活之手段。以收切實之效。英國向主持保護中國之策者。而俄國正與相反。專意於攻取侵畧。想今後數十年間。世界之外交舞臺。英國則雄飛於阿非利加。而亞洲全土。俄國必跋扈不可限制。觀其近來之舉動可知矣。遼東半島之事。歸其調停。遂得扼中國政府之咽喉。割據旅順。控制大連。其勢力進逼于朝鮮。此與日本唇齒之關係。其利害豈淺鮮哉。夫俄懷侵害日本之欲。固非偶見於一時一事也。去歲於鬱林島追逐日本人。不遺餘力。於馬山浦攘奪日本既有之權利。脅逼韓國之大官。旁若無人。日本在該地之勢力。歸諸烏有。且俄日協商之約。已結四年。而朝鮮獨壓制於俄人威力之下。日本惟屢聞鄰國之告警而已。何協商之可言也。又其貸款於波斯。山兵於阿富汗。急修滿洲鐵道。屯數萬重兵於旅順。派兵數千於鴨綠江。凡此無不足以震動人之耳目。故英美諸新聞紙并喧傳俄日開戰之風說也。

然俄政府既銳意恢張已有之權利。孜孜若惟不及。此等開戰之風說。誠置諸不聞不問也。故於前要求馬山浦既未遂。今復提起。不得原地。亦必占踞其附近相宜之處。以與日本相抗拒。決不肯稍遲進步也。觀下所載各電報。可知其梗概矣。

俄使要求韓廷。於馬山浦租界外。借一里之地。若不見諾。則改借加德島。二者必取其

一。決不肯無得而止。

加德島在馬山浦之東鄰於巨濟島之一小島也。

朝鮮政府回復俄使之件。在窺日本之意向若何。始定主意。現時韓廷已議拒絕所請。而俄使則堅請如初。

俄公使拍李羅夫氏要求之件。其土地區域。係距馬山浦租界之南方五里。其要求約內。尚附有別項云。

此次俄國要素之地點。係在巨濟島前面之薺浦云。

以上各電報係傳達於各新聞者。尚有別種可資參証之電報。茲并錄之。

俄公使仍欲要求馬山浦之土地。特於昨日謁見韓帝。

俄國軍艦集於仁川。索借加德島。或曰安里些氣島。但其事甚秘密。未有確聞。

日本林公使與俄公吏會談。并訪韓國外部大臣。皆爲調處索款之事。

諸說紛紛。而其實在着落。仍難懸定。雖然。無論俄國所指之地點何在。其欲逞志於朝鮮。而因之以危日本。則斷然無疑也。日本安可不豫備之。請試論當時之政府是何情形。及民間有何議論。

當道之政策甚屬機密。於此事或施強硬之手腕。或用輕柔之態度。從未稍露白于外。是必有一定之把握在也。至於新聞紙之論說。大概曰朝鮮之地。斷不能容俄人染指。此次斷不

能應其取求。日本當對俄國申明保護朝鮮獨立之大義。又曰朝鮮受此強逼。進退失措。日本政府當伸張威力。出與抗阻。以助其聲援。進步黨之決議曰。既以扶助朝鮮爲任。即無論何時。必不能聽他國窺伺其要地。實維持國權上重要之條件也。凡我黨派必期協力持此主義。自由黨評議員開會所議者。則惟以保重自待爲務。民間意見大同少異。不外此數種而已。而此事之結局。究屬若何。實爲全國所注意。而急欲聞知者也。其電報錄下。

俄使日前要求馬山浦藍浦之案。因日本公使對韓廷主張異議。力拒其請。俄國只得將前案撤銷。但於馬山浦租界外。得擇取十韓里之地而已。

俄國既索得十韓里四方之地。即日由仁川發軍艦一艘。往該處勘定地界。而俄艦士官等以此事爲日本所阻。未遂其欲。咸抱不平之意云。

夫俄使此次請求之初。是作何等威勢。卒之所獲者。乃僅不過要害之十里地。又非難強韓國之必與也。而其事乃梗於日本之手。則其忌日本也。必益深矣。此後或尙有撻土重來。大肆橫取之一日。今不過暫作了結而已。日本安可不豫備哉。

德國之將來

西歐列強均勢平權之競爭。相持不下。或拓土地。或濬利源。其權力似無偏弱。亦無獨優者矣。雖然。此就各國之外勢而言也。若實案內體論之。則今日與列強并駕齊驅。將來可決其

出人頭地者。其惟德國乎。德國國民於數十年來。刻意研究學理。其根柢甚爲深厚。故運其精心。發舒於實用。特爲整齊敏捷。至今日則萬事成順條理。野無曠土。產物殷繁。通都大市。日益富庶。製造公司。所在林立。其西部諸州之工商業。尤稱雄長於國中。當千八百七十一年。始行海外殖民政策。商業之權。亦因之逐漸擴張。僅歷三十年。而此等政策。於亞非利加。于亞細亞。着着明著功效。凡德人之商品入市。則英美法諸產。幾被壓倒。其內力既充足。無闕。而海外又有暢旺之市場。以相貫注。誠舒展有餘地矣。但其過勇于趨時爭利。製出之貨。惟求價廉售廣。頗不着意於堅牢。是其一敗點也。實宜從速改良。庶克終保完全之地位。其海運業亦甚振作。千八百九十八年時。已有郵船三千六百九十三艘。其噸數凡百五十五萬五千三百七十一噸。雖尙遠不及英國。然不可謂不盛也。

論日本之國友

外交時報

聯合同盟。談何容易。對於列強之間。且然。況已國現代之外交機關。尙不能折衷一是哉。今日之極東外交。立於歐美列強之交涉以外。而欲求擴充已國權利。不可得也。唯今之策。於歐美列強間。聯一親密不拔之友國。因之以伺列強之志。察其舉動。而達我之真意而已。然欲求一同盟之國。抑非易易。無已則友一特別與邦。使已國一舉一動。不致棘手。亦善策耳。日本維新以來。屢倚信合衆國。然自今日列國關係上推之。倚合衆國。唯便於英。若對大陸。

列強之外交。殆未嘗十分合用耳。又日本之外交家。與英國相提攜者最多。雖然。此亦距無上之妙策甚遠。假令英政府果應我之倚任。示我以殊特之交誼。亦有可疑者在。至德國如有容我之餘地。則必以特別友國待我明矣。雖然。德國僅能經營己國。不遑他顧。即人民之交涉亦如此。況國交哉。試問日俄意志之不相投。德國能棄己國之利害。從中而周旋之乎。吾知其不可必也。至意大利雖表殊特之厚意於日本。然其政府與王室歧而爲二。不相割一。其舉措與英國同出一轍無疑。德國當俾士麥爲相時。對日本雖非相契之誼。然宰相之宗旨。逐日變幻。其將來之不定。反足以招損也。

以余輩之所見。於現今可爲日本之國友者。其奧大利匈牙利君主國乎。奧匈君主國。雖屬三國同盟。然自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四月以來。與俄結爲親密之友邦。而對法國之外交。亦常形親密。故余輩之於奧匈國。所以鄭重視之者。蓋可依之以探列強之真目的也。歐洲各大都城。最適於知各國之舉動者。奧大利之維也納是耳。重要外交之消息。每由斯地洩出。固自古而然矣。蓋維也納都城。係歐洲外交之中心點也。雖然。奧匈果有容日本之意乎。固須一研究矣。今其外務大臣果爾可史略對本年之二國協議會所宣言曰。我奧匈亦當步各國後塵。擴張商務於極東云云。果然。將來我國對其目的。與以殊特之援助。彼此結膠漆之親交。固非難事爾。

凡一國之政策。政府無一定之主義。國民無一定之趨向。其危險不可言也。我國上下臥薪嘗膽。擴張軍備。遂得成五十萬精兵。集于一令之下。得此實效。足與列強飛騰大陸矣。今我之一舉一動。皆在各國猜視忌憚之中。是固他人之多慮也。夫我國之所以不惜巨款。汲汲經營此軍備者。其意果何在哉。不過欲保全東亞平和耳。乃從前布置之事業。將告完成。而政府尙未將主義標明。使人人咸曉。無論當軸也。即國民之議論。亦無一定方向。於此時此地。倡維持平和政策。於彼時彼地。又變爲破壞主義。孰長孰短。何去何從。殆茫然無據也。吁。舉國意見。果如今日之狀態。則一旦變故紛至。剛柔更可知矣。夫事之失于遲疑。與失于激烈。其足以致敗一也。苟及今尙不衷于一是。惟執行衝突主義。是自動干戈也。

夫固陋頑惑之徒。不知有顧全大局之說。孜孜營私利。恣私慾。不足論矣。其桀傲豪放一流。夢想古來英傑事業。煽惑愚衆。嘯集無賴。以濟其大言狂想。其勢不能伸張國權。必致并原有之權而覆之。殊不慮轉瞬間即有不許高臥之強鄰。引我入紛爭之場。此後更無安息之日。今乃急欲多事。惹起外交上之煩難。不亦闇乎。將來東邦之亂機。必出于此。其實心籌國事者。或曰。一朝鮮之經營。不可放棄。不能置其全部于我勢力之下。亦必思收其半部。至于以扶植中國爲任。以擴充利益。震雄業于大陸。占優勢于極東。決屬空想也。夫使我國不張。

軍備。集其貲以爲通商惠工之用。傾注全力。專圖富國。列國寧不畏我哉。我國民敵愾之心。人所熟知。當無敢妄以非禮相加者。且中國苟亂機騷動。其工商業家自無有安靜之日。斯時我更得乘其便。以圖工商進步矣。更何用執意以保全中國爲。惟近來俄國于朝鮮。視耽耽而欲逐逐。俄固恃其新勢力也。我亦當以新勢力與之相角。蓋還付遼東之役。實不能忘云云。此種議論。于中國則欲度外置之。而獨汲汲維持朝鮮。夫今日豈尙有中國朝鮮之分哉。總之曰東亞大局而已。乃可異其措置之方法乎。是陷于無策之陋見而不自覺矣。就中國實勢而論。雖積弱已極。然地廣物博。人民繁多。我國誠能引導而奮翼之。則東亞工商之業。自能歸于余手。任所操縱。以控制列強也。又世界之公論。多以保全爲主義。如英國首相沙士勃雷侯漫遊東洋之深意。自疊斯福鼓吹開放門戶之說。愈不命更喝破宜英美日同盟。環球之耳目。爲之震動。其餘波遂及于美國。今美國有聯合六大國以開放中國之議。列國既已公認。而我日本處此時。能不利導大勢。輔翼中國乎。有心者考察中國之內狀。謂以我國之勢力。振發其民人政治上之思想。以謀革新。較各國實易爲力。是蓋同種同文。習俗相等。非歐美人所能及也。然則我國當如何奮勵勇進。以扶植指導爲事。務使力去其政學之積弊。開濬其無窮之利源。以補塞瓜分之罅隙哉。故兩國官民上下相親相愛。寔今日之急務也。

經營之第一著手處。即以廈門爲基礎。橫斷福建。插入江西。達鄱陽湖畔。聯絡長江水路。建設鐵道。該地礦物豐美。可以沿路開採。查福建江西人口之數。畧與我國相等。而此股繁廣漠之區。僅有一鐵路。加以採掘礦山等事。何患不收大利乎。計築路之費。約須三千五百萬圓。此不難往募于英國。更無煩顧慮也。開礦之費。有岩崎三井諸家籌集。并可勸他家合力共舉。如事有成局。則中國人之自來投股者。當必不少。此又易明之事勢也。去年以來。我國曾貸漢陽鐵政局以三百萬圓。鐵政局一切事業。皆託我手。又紡績公司。製絲公司。依賴我國人之助力。不可枚舉。是中國倚任我國人之心。顯然表著。我國民實可放膽前進。不必遲疑。若能多集資本。設立日本銀行。確使信用。以吸收中國人囊中之存蓄而營運之。又絕好機會也。香港上海銀行。中國人存貯之金。凡四億以上。聞各銀行貸與本國政府之公債。多屬此款。若立日清銀行。處理得當。其利益更當何如矣。再逐漸添設鐵道。收買礦山。擴張內河航路。如上海、蘇州、杭州、漢口、宜昌等處。已開行者不必論。其自漢口、溯漢水、達襄陽。自九江、入洞庭湖、溯湘水、達長沙湘潭。自宜昌、越三峽、達重慶各線。皆甚要著。開此數線航路。統計資本約在五百萬內外。即使初行時無甚利益。每年津貼當不過三十萬圓。暫時津貼此少款。遂收長江一帶航路之權。歸我掌握。各國出入之貨物。賴我轉運。利權上之便宜。孰有大于此者。而謂以保全中國。爲不利于我哉。爲無益于大局哉。吾願謀國者執此策以行之。

提議殖民政策

當今之時。一大爭競之時也。歐西文明。既遍布地球。世界交通。日速一日。國于其間者。苟列於強國之地位。固不可不言自存自爭之道。即後進之國。亦不得不入此爭競場裡也。況近年以來。俄之領土。愈愈膨脹。德之產業。愈愈發達。美則以開放中國門戶。行文各國。而外交政策。遂專注于侵畧進取矣。惟英國國權擴張。既達其極。故近者專務內治之策而已。當近百年前。北美之獨立。而英國之膨脹。爲之一挫。英人種雖橫行地球。至于政治之團結。人民之聯合。則固殖民地與本國不同也。至於今則此事爲勢所必然。故雖屬地遍於地球。而本國人民。不深置意于此。甚或視爲將來之患。而所謂各屬地之利益者。亦不過爲銷物之地而已。一千七百八十二年。廢殖民部。改殖民事務歸陸軍大臣所兼轄。其後一千八百五十二年。雖復設殖民部。然內閣有權力之人。無有能當殖民大臣之任者。十數年來。本國與殖民地。若將弛焉。況獨立自由之義。今已漸爲發明。而此各屬地將來變動之事。未可知也。故英國汲汲修內治。亦勢所必然也。

雖然。現時國家之爭競。惟在人人有政治思想。故政治以改良爲急務。英國亦不能出大勢之外。故本國與屬地。不能不言聯合之策。使各屬地皆受本國保護。以保存其獨立。施恩德以結其心。而其中熱心於聯合屬地之策者。以匡伯倫氏爲最。氏曾于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爲自由統一黨之首領。與保守黨同組織內閣者也。今爲殖民大臣。負有名望。銳意整頓。專心殖民之事。英女皇前行即位六十年之慶典。殖民地總長會於倫敦。對本國極爲誠敬。而本國對於殖民總長。亦極其歡欣。故其後好望角獻納軍艦于本國海軍。加拿大亦與本國結同盟之條約。澳洲爲本國設海底電線之事。專爲之盡力。此則本國與屬地聯合之機也。此次南非戰事起。各屬地亦頗贊助成功。澳洲之兵。多從戰事。故匡氏乘此機以運英國帝國統一之策亦宜也。

英之屬地。可別爲四類。其一如印度。本國全力皆注於此。所謂第二之英國也。其二如香港、新加坡之類。由本國政府之命。受治於本國之下者也。其三爲保護國。立于本國權力之下。而內保持其獨立。第四爲自治殖民地。於此自治殖民地中。各設有憲法。有國會。雖從本國派員司理其地。然此地內閣議會時。則內閣自任其責也。至于財政通商之事。本國決不干涉。惟外交之事。則受本國之命令而已。澳洲加拿大好望角。皆屬此第四類者也。如遇戰事。此種自治殖民地。與本國同處敵國攻擊之地位。平時財政。固不相干涉。至於戰爭時。本國亦不能不保護之。故此種自治殖民地。較之三者有大異也。匡氏極熱心于本國殖民之事。今回在議院提出之案。雖不知其如何。然亦可知其趨向也。

俄國蠶食亞洲及其將來

英人克樂詩

俄國領地之在亞洲者。皆有高山長河以區域之。其與隣邦疑議之隙。應無從而起。然俄與隣國之間。爭議境界。接踵而出者。無他。即彼外交家之權術。俄國所特出之長技也。

俄羅斯一國。西接歐洲。北臨北冰洋。西北二方。既不能逞其紛爭葛藤之技。以開拓廣大疆宇。故不得不專用其力於東南二方。而東南二方。約占其三分之二者。即所謂中國是也。

夫俄與中國之國界。據現在所公認。則東自圖們江口。在朝鮮之東北境。其江注入日本海。起西南至亞克史河。

此處即中國所領之新疆省。俄領之帕米爾。阿富汗領之瓦崗。相交界之地也。故中國與俄羅斯之國域。其連綿之長。殆近五千餘英里。而其所謂疆界。僅紙上之劃線。山嶺澗谷。皆未嘗精確測量。所謂分割稍確者。唯昔年北京條約及近十餘年前伊犁條約。所定若干界線而已。其他界線。則僅由俄國士官等之概畧視察所定耳。

細觀俄滿之境。以黑龍江及烏蘇里河爲界。當一千八百六十年間。明記於北京條約中。雖然。近年滿洲全部三十六萬方里。其實已爲俄國所占領矣。俄國向中國南進。其原因由於英俄協商。故自俄領至北京之路。既豁然貫通而後。則運其兵力。輸其商務。爲其所欲爲。人不得而箝制之也。今俄國權力在中國之國都。儼然確不可拔。固無待言。而新疆省全部。其名係在中國之版圖中。其實亦已入俄人之爪下矣。故東部土耳其斯坦之全部。歸俄國版圖之日。當亦不遠耳。

帕米爾者世界之高原也。因高而寒之故。是以終歲積雪之日居多。生息於該地者。僅溪耳。棋史之弱劣人種。逐水草以爲生涯而已。將來資生上之發達。固無可望。然自各國爭競上觀之。誠爲必爭之區。故近三十餘年來。列強之注目。逐日迫切。其注目之發端。實自千八百七十六年始。當是歲也。俄率兵討平浩罕。進吞併帕米爾之馬耳棋廊地方。乃改浩罕之名而爲黑耳家拿州。使歸俄領土耳其斯坦之管轄。當時新疆叛亂未靖。葉耳羌。噶叶噶耳等處。中國之政治尙未及。故俄滅浩罕之事。亦漠然不知。迨千八百七十七年。光緒三年中國新疆軍務大臣左宗棠統率官軍進攻天山南路。陷葉耳羌。新疆旣已恢復。乃始知帕米爾境被俄人所蠶食。遂戍兵於中領帕米爾邊疆。以資防衛。當中俄界務紛紜之際。左宗棠部下兵卒。自葉爾羌等處進及昆崙高原。入西利喀爾之澗谷。以遙制俄國之侵略。又阿富汗之戍兵。亦進帕米爾西麓。占領盧西庵。秀南及瓦崗地方。此自千八百七十九年至千八百八十一年事也。

千八百九十一年。俄國陸軍提督歐羅夫氏。率騎兵千人。自馬耳棋廊向東南進發。至北緯三十七度東緯七十五度之端。查看以後。乃擇亞克史河上流。築一要塞。戍之以屯兵。即所謂孟魯家皮城寨是也。

當此之前。自千八百七十二年迄千八百七十三年。俄英兩國政府之間。互相商議至于數

次之後。始允以帕米爾之大半。入俄國版圖焉。此次議定之約。即所謂辜南魏爾協商是也。當時英國外務官辜南魏爾氏。不審帕米爾之形勢。不計將來之關係。舉帕米爾河以北之地。悉以奉俄。遺誤誠不淺也。

千八百八十九年。俄國陸軍提督辜盧姆鳩史喀氏。率其探查兵隊。深入帕米爾高原。至梯特拿地方。與英軍前哨相衝突。然幸未起大釁。翌年其提督歐羅夫氏。復率部下騎軍。入帕米爾巡視高原。偶與英國參將容古漢史旁相邂逅。俄軍艦強加不禮之事。致招英國憤怒。俄帝陽雖歸罪於歐氏。陰則與以厚賞云。

千八百九十三年。歐羅夫復率兵入帕米爾高原。與阿富汗小兵隊相衝突。發槍互擊。此役阿兵死者十五人。知勢不敵而走。於是俄阿之紛議頓起。後及千八百九十五年。英俄二國。各遣委員勘定帕米爾地界。遂於是年三月互訂條約。而英俄之勢力疆域始定焉。雖然。於帕米爾之中俄勢力疆域。尙未劃定也。唯據千八百九十四年之中俄協議。有對中國在帕米爾現今所占領之區域。俄國不敢干涉之約而已。然將來中國領地。難保無俄人突然吞併之虞也。

沿俄領之帕米爾南端。居英領俄領之間而隔斷二國領地者。瓦崗州是也。瓦崗州之幅員。廣不下二十英里。約中國七十里故現在俄領之形勢。尙未至直接印度而俯瞰英領也。雖然西里克

爾地方。

中國所領

使一旦入於俄人之手。則印度北境。全受俄軍之俯瞰。其危可知矣。

數十年以來。俄阿疆界。前後更革。不下數次。其所更革。俄國爲所欲爲。別國不能參議也。而今之所謂界線。起於千八百九十五年之帕米爾條約。東自與中國隣接之處。而至魏克特那湖。自是而近阿克河上機流。謂之西方界線。千八百八十七年。勘查阿富汗疆界委員。立柱至九十七。以爲劃界標識。千八百七十二年。據辜南魏耳條約所決議。則自阿克河之茲耳希加峽近處。至哈里拉特河。阿富汗與波斯接壤之地而止。此條約所決議。與千八百八十七年所勘查者無異。阿富汗北方疆域。既已劃定。除將來俄國乘機肆恣。破壞條約。則阿富汗可永遠保守其疆域也。

歷觀俄國之於亞細亞。自千六百年至千八百年。其侵占疆域。多出蠶食。未嘗從事征伐。而受其侵略諸國。無一能反抗之者。俄國之雄圖壯略。遂逐日加增。無他。蓋與俄接壤諸邦。其勢力皆劣弱也。而其間亦有能抵抗之。而足以挫其鋒者。雖然。亦非其國力堅強之故。乃因俄所命之將領不得其人耳。

俄國之欲吞併亞洲大陸。有一強國利害與之相反。勢力亦充盈不羈。足阻止其南進者。此國維何。印度是也。印度者英之外府也。近二百年來。兩國之競爭。逐日激烈。殆有勢不兩立之概。且英俄之衝突。不僅於極東而已。即於波斯、阿富汗、西藏等處。莫不然也。俄國常蓄志

欲于中國沿疆及其內地。遍植己國勢力。以防制英國。然其陰謀每爲英國所敗。或據條約之權利。或占捷足之先登。種種阻撓。不一而足。要皆梗塞俄人前進之路耳。故俄國當局者。有鑒于斯。恆按制己國之膨脹力。隱忍沈默。以俟時機。其機既至。則電馳騰舉。一鼓而乘之。此俄人之慣技也。讀俄國侵略外國歷史。見其對外政策。敏捷非常。如神龍之出沒無端。不可捉摸。推其所以然之故。蓋俄國歷代對外政策。皆極狡幻。其所執定主義。恆確不可拔。至於成功而後已。其歷來外交家。又皆深慮卓識。英斷絕倫。且具溫柔之手段。宜其超駕萬國之上哉。

英國國民風氣。對俄之議論。有甲乙二派。甲即攻俄之「盧蘇合浦派」是也。該派意見。專窺察俄人之短。目俄爲野蠻種族。一切行爲皆類野蠻。其所據者以俄人背信義而趨功利也。乙則反是。此派謂之「陸斯疏法耳」。親信俄人。專主聯俄之議。唯視其長而不察其短。此即該派之性質也。要之甲乙二派。各有所偏。楚固失矣。齊亦未爲得也。世之智者當別有折衷耳。

黨俄與攻俄二派。各執偏見。夫能矚及遠大。顧慮周到。宜其如是。夫甲乙丙丁各邦。必其利害情形。如出一轍。斯有聯合同盟之基。故能互相發達。互相贊助。非可以議論合之。盟約結之也。英俄之利害。殆無一不相悖戾。英之所利。則俄之所害。俄之所利。則英之所害。欲強之

同盟。豈可得哉。蓋從來防制俄人陰謀者爲英。使英而不防制之。則君士但丁堡。已入俄人之手。土耳其。希臘。匈牙利。諸國。人民已爲俄皇奴隸。土地已爲俄國版圖。然猶未至此者。英人反抗之力耳。不特此也。使英國而不抵抗之。則波斯灣已爲俄人軍港。中國各要港已盡陷俄人腕下。俄人於東亞之勢力。必十倍於今日矣。凡是等地方。俄人欲併吞而未遂其志者。莫不以英國防礙之故。是以俄國外交家常運其詭謀。以掩英人耳目。窺伺亞洲諸邦之術。尤日臻巧幻。然俄人因英國種種之反對。其見惡之深。可揣而知矣。以此之故。英俄兩國。各欲爭雄於亞洲大陸。各思握政策與商業之主權。是以英國欲保有無上之利益。不使敵國陷之。必以己往之勝負爲殷鑑。避覆轍而就康途。是宜常自警慮也。俄國之外交政策。大抵不出詭詐權術數字。英人常執之以爲攻擊詬病之具。然適足爲俄所玩弄耳。既不能匡之使不用權術。已屬無能。今反顯揚之。計亦左矣。

凡一國之人民。其有作奸犯科者。按法以懲罰之可也。蓋禁暴糾非。乃天下公理。不獨一國人民爲然。即國交亦莫不然。俄國之于亞洲各邦。強橫無所忌憚。不法之事。層見迭出。不遑枚舉。已數十年于茲矣。乃俄國所要求之款。英國未嘗爭拒之於當日。反唯唯諾之。及後乃鳴其罪狀。亦何益哉。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輕。而後人輕之。俄國肆其侵畧。頻能奏凱而旋者。蓋由英國之外交政策。不能糾彈之之故也。然則將如之何。匡正其詭詐。上策

也。不能匡正之。則與之馳驅亞洲大陸。以一決高下。次策也。欲行次策。則不可再蹈三十年來之覆轍。惟甘貧不直之名。以與俄同其趨向。必難免萬國之敵視耳。

且也。保國內之治安。有治罪法。有警察官。有法官。皆所以制強暴而扶良弱者。萬國有不法之國。執公理以懲罰之。誰曰不宜。移內政而爲萬國公法。文明諸國之任也。今觀英之對俄。恆以文明國待之。其一切言行。不維不加危疑。且平心靜氣以聽納之。此實英政府之被俄人所愚弄也。故亞洲利權。俄人不以兵力取之。而僅用區區權謀。唾手而得。墜其術中者。曾不知幾何國矣。夫未窺破之則已。既窺破之。猶復被其欺者。則真不可救藥也。

縱觀前後。英政府於亞細亞之爭論抗議。每不能制勝者。無他。善常爭非所爭。或事前尙昂然不屈。大有立見兵戎亦所不辭之概。及事後則恬然無爲。閉口潛聲。優游淡蕩。俄之外交官夙窺破之。知英人持盈保泰。不輕易與人決裂。以亂動干戈也。故每當英國抗議。則以溫言冷語。消其激烈之心。使不作戰備。而一面則肆其蠶食手段。主義既達之後。乃巧弄口舌。以塞外國之抗議。如占領班臺。阿富汗領地。侵入帕米爾高原。及占領旅大二港。此其例耳。然俄所以能運出權術。實由英國之弱點。豈可不察哉。

俄之於旅順也。名則租借。實則占領。俄國代理公使波羅府氏。弄北京政府於股掌之中。誠捷敏而權詐矣。先是中日戰爭之後。中國以遼東半島割與日本。俄國連合三國從中抗議。

藉口以日本占領遼東。不利中國。且害東洋平和局面。然舌猶未乾。彼遂用借地之名而占領之。如斯行爲。誠俄之絕技矣。

千八百九十七年十二月初旬。俄國以小艦隊入泊旅順港。英國東洋艦隊司令官某氏。以于己責任所關甚重。亦遣部下巡洋艦入泊旅順。以窺伺俄艦動靜。當時俄政府恐怖無已。英國駐俄京公使對俄抗議亦甚力。俄國外務大臣初以濫言覆之。陳白其無占領之心。故英國巡洋艦遂離旅順。使該艦始終不去。則俄人必不致占領之也。其後以詭術籠絡北京政府。而占領之事遂成焉。

執英之外交家。與俄相較。則相隔殊遠矣。英被俄羅斯之欺。而絕無招架之力。反擊之能者。殆亦由於外交策之孱弱耳。外交策孱弱之原因。不外整頓少而疎謬多。外交官不能屏絕倨傲拘泥之癖。與夫外交之通報。未極靈捷也。蓋英國駐各國公使及領事等。通報外國機密事情。恒落人後。其外國機密之事。出之于私報者甚多。然英國當道遇此等私報。不唯不獎勵之。或且無端阻撓之。至俄則不然。凡外交機密之報。其神速殆非地球各國所能及。蓋其外務官及參謀部。恒誠心竭力。不敢少懈。故能先人一着耳。欲徵英人外交之敏鈍何如。試觀千八百九十八年北京政變之時。當政變之前數日。中國某志士求見英公使。欲陳說其事之利害。求爲援助。然英公使拒而不見。某志士遂失望而去。此不特中國之不幸。亦英

國之失計也。夫英國駐各國之公使及領事。其才力不但不遜于他國外交官。且凌駕而上之。故苟能將外交通報之法。改良革新。刷除從來之弊習。加重俸金。使各得展其才力。外交之通報。既敏且捷。則外交自不致落他人後也。

英國內閣之外交策。恒被國民束縛。其外交官內則受己國政黨之箝制。外則爲國際公法所掣肘。外務省得外國機密之報。疎漏延緩。故方略屢易。陷于謬誤。又因政黨常相爭議。勝敗無常。故外交策之變局亦無常。此英國外交所以遜于俄國也。俄國外交官絕無顧忌。果決勇敢。惟求達其目的。目的既達。曲直義利亦所不顧。如未獲副其謀望。則不中輟也。至于以宰相而論。英宰相握政治之權。雖較各黨員爲專。然俄之宰相則有無限之權。雖議院亦不能掣其肘。除俄皇之外。皆任其爲所欲爲。且其君亦信用靡貳。故其能盡一身之才。竭一己之力。此英之所以不能及也。觀此則英俄一優一劣。顯然昭著。優勝劣敗。固無足怪焉耳。執數十年來經過事業以考察之。英國於亞細亞。汲汲孜孜。欲制俄國之南進。所施政略。概皆基本於理想。所謂理想政策者何。以延弱國國命爲辭。而藉以保護己國之利益是也。延弱國國命主義。五十年前英政府施之於中央亞細亞。近與此主義相頡頏。而無高下之分者。即所唱之開放門戶主義是也。開放門戶主義者。在中國沿海及內地。開港通市。以供世界各國之公共通商。如此則中國瓜分之期。庶足苟延旦夕。是倡此主義者之所厚望也。然

實察之。彼倡此主義之徒。亦自以爲執堂堂之大義。日號召於天下。即世人亦未嘗以偏僻不正目之也。然細思此主義。實不免於苟且姑息之謂。夫此一主義。止強國之擴大。延弱國之命脈。僅一時之策。非長治久安之計也。蓋弱國無自衛自護之力。雖有強國扶助。亦決不能使之終古不滅耳。

開放門戶。受莫大之利益者。唯一英國。英國之利益無他。擴充商務。獨握利權而已。其他諸強國。則大拂其意。甚至其經營在中國領地之經費。亦不能償。故此主義。英國而外。必無一國能始終執之而不解者。若然則保全中國之事。僅足以作口頭語。按之實蹟。則杳無可恃而已矣。

如英果欲保全中國。必堅荷此任而不放棄。宣布各國。監視其內政。調整其外交。使其立於難敗之基。斯可言以保全矣。否則雖日日大聲疾呼。終不敵俄人之外交勢力。早已籠絡北京內部。廣布其權力於滿洲、北京、漢口、天津各處。使中國官吏。無一不俯首貼耳於俄人腕下也。

抑俄國對中國之志。果何在乎。固不待言而知矣。今俄人南侵。事尙萌芽。因羽毛未豐。爪牙未具。故未敢顯露其鱗角。不於此時制之。後必無及。然今保全中國之策。開放門戶而已。開放門戶主義。其名甚美。其聲頗高。雖然。未足云確操保全之左券也。今英與中國所定之條

約。其所得權利。頻被俄國侵犯。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蓋君子與小人。不能並存也。英長則俄消。俄長則英消。英可不知猛省哉。

英國自昔所得中國之利權。不一而足。然俄國頻發抗議。英國每以姑息遇之。故俄國外交官亦常藐視英人。是以每至放肆無禮。蓋先已爲其所窺破。故敢肆其技倆也。昔建設山海關以北至牛莊鐵道之權。夙爲英人所獨占。因俄國抗議。英國遂棄長城以外建設鐵道之權。唯擔保山海關牛莊鐵道之資本。該鐵道工事。任英國工師之經營而已。無何而駐北京俄公使。逞得隨望蜀之慾。更要求將山海關牛莊鐵道。任英工師經營條約。一併廢棄之。五。英於亞細亞之對俄策。所最誤者。蒼黃翻覆。無一定不易之宗旨。昔俄國常欲於地中海占領一港。爲英國所反抗。事遂不成。雖然。不能逞其技於西。乃轉舵而東侵。此勢之所必至也。顧藝者君士但丁雖歸俄所占領。然終至激起土耳其及小亞細亞。中亞細亞諸邦之熱心。使宗回教之徒。漸次結合。同聲拒俄。當時英國受害未甚深者。以地中海海權。全握於其手。即使俄國於地中海占據一港。亦不能防害倫敦印度之交通也。地中海港灣。爲俄國歷來所垂涎。使昔能占得一地。姑滿其渴望。則侵入東亞之志。必不致有今日之堅銳勇悍矣。然前此英國各政治家。無遠觀全亞形勢之明。故對俄政略。唯以抑阻之策是務。閉鎖其艦隊。挑弄其政家。善策良謀。一若盡於此焉。自傍觀之。英國狀態。如深畏俄之強盛然。故知英

國內情愈深者更無所忌憚。爾來十餘年間。俄國振興陸海軍備。不遺餘力。蓋亦由英國所迫而來歟。

夫當羣雄並峙之秋。競爭之道。無所不至。注意敵國舉動。因而嚴備警戒。誰曰不宜。雖然。戒慎恐怖。流於過度。則陷於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陋態。吾英之對俄。殆去此亦不遠耳。使英國寬猛急徐。操縱合宜。知彼知己。待機而動。雖有十俄環敵。亦不足畏。乃徒猜忌俄人之舉動。苟於中央亞細亞間其南進。當其勢所不能遏抑之事。亦濫從而抗拒。然抗拒僅以言語文辭而止。絕不思以實力繼其後。此近二十餘年來之陳蹟也。

爾來二十餘年間。俄國銳意南進。致英國不時恐怖。每視其結局如何。則僅口舌筆墨而止。至於儼然毅然。大張旗鼓。決心作破壞計。則未之聞也。即所謂延弱國國命。藉領土以爲藩障。隔斷兩國疆域。使不相隣接。此係一時濟急之策。非長治久安之道也。烏足以使俄之不跋扈憑凌哉。且俄之所恃者外交術耳。不以實力敵之。其制勝也。不亦宜乎。

近二十餘年來。土耳其爲各國所爭奪。英國吞併之念絕。然將來英國必須手中亞細亞據一要地。以遮斷俄國之侵畧。所謂要地者莫阿富汗若也。經營之力。雖如何浩大。亦不可不竭力從事。而其臨邊疆之哈拉脫市。其防禦尤宜嚴密焉。

哈拉脫市。爲出入印度之門戶。中央亞細亞諸邦與印度往來必由之地。阿富汗之存亡安

危繫之。故該地一入俄人之手。印度之危亡。可翹足以待。如英人能固守哈拉脫。駐以重兵。凡於附近要區。築堡修城。連絡一氣。則俄人雖欲深入一步。亦不可得矣。

以上方略。稍具才識者能道之。雖然。英國政府陷於因循姑息之舊態。仍未措諸實行。徒堪扼腕。至英國陸軍將校某氏。則以爲印度之邊防。遠擴至哈拉脫。寧自印度山脈巴削耳迄客塔之險要地。鞏固其防禦云。

又剛台哈耳一地。阿富汗之最要區也。(距印度客塔百四十英里。)使守之堅而持之固。勿使墮敵人之手。雖有強國垂涎。亦絕不能壓印度之境。蓋剛台哈耳爲守印度必據之地。將來如有俄兵侵入之警。英軍必先占據該地。以轉控俄師。此策之善。不待擬議而知其可行也。

夫一國之存立。其主治者防禦外寇。保守獨立。此視國力之優劣如何耳。使俄軍一旦侵入阿富汗內地。阿國各部酋長及土民。操戈以從王事。羣起而抗俄。此莫須有之事也。雖然。其各部酋長及土民。以平日考之。輸誠於其國主者極少。當一旦有事之秋。恐難使之破身家性命。以殺敵致果。其不能支持永久也必矣。如此。則阿富汗之抗俄軍。其能永久力戰與否。唯視英人對外策之良劣巧拙耳。然當俄侵入阿富汗之際。英人或助阿以敵俄乎。抑或作壁上觀乎。此非可以倉猝決之。必豫籌之以待其來可也。吾英於東方威望之隆替盛衰。實

寓於此。可不注意哉。

印度邊疆之如何。實關係英人之生死存亡。固不待言。然俄之侵略亞細亞。非止一印度。其力所能及之處。不遑枚舉。今雖寂然如無聞見。然當其炸發之期。亦將不遑。若波斯若西藏。今且勿論。其爲世界最大關係。今已張揚於宇內者。中國是也。俄蠶食中國。至何時乃爲終極乎。各國將以何策制之乎。此數者皆能答之。而其大者則未嘗及之也。

蓋俄蠶食中國。於其內部方激昂奮勵。而各國亦無強鯁之國能拒退之者。是以其進取之機。愈上而愈不可遏也。不但於中國爲然。凡與俄鄰接之國。爲其侵略。雖有別強國保持之力。俄之侵略。終不少減耳。

爲歐洲屏障以遮斷俄人進路者。德國是也。俄不得逞其志於西。乃南向印度。印度則有英在。故此二面。皆其力量所難及。雖然。若波斯。若土耳其。若阿富汗。若中國等國。均無所屏障。且不足以自衛。故雖有列強之維持保護。亦僅可苟延旦夕。迨至保護有不逮之時。則此數邦生命。不其殆乎。故土耳其不失英德之保援。則可安全無事。波斯灣苟使英艦不退去。則俄不能占領。阿富汗苟英軍密布其勢力。則其存立可永久。若中國則異是。俄人所施種種侵略手段。殆無足以禦之者。惟以條約空文。爲抗議之具而已。夫復何効哉。

俄國侵略亞洲。在兵力強大。人無得而毀之。外交詭譎。人無得而越之。斯二者既無道以勝。

之。則其南進之機。亦未有艾也。然則俄國侵略亞洲之期。何時始極。固未可知。然今俄國之所以優於各國者。以其國內情形。奇特無匹。此誠俄所獨具者也。

俄國情形。何以異于他強國乎。官吏腐敗。權力是尙。民智不開。此三者俄國所僅有也。蓋俄國官吏。每獲勝利。即自詡自負。背義喪德。視爲常途。欲免傾覆。不可得矣。愚民之術。復不勝枚舉。將來極凶暴之革命。恐決不免也。

俄國文武官僚之權力。因民智民權。尙在幽闇之中。故能保守不墮。使民智民權。脫其束縛。驟然發達。將背所有之酣睡迷夢。愚昧無知之氣。一洗而空。則俄國今日之國象。必至刷滌殆盡。官僚之威權。必不復呈今日之觀矣。

北亞細亞（即西北利亞東部中部）之民。與他州俄人互異。此等人民。多屬自本國所放謫之罪犯。各具氣概。各具思想。蓋受教育之力甚深。故其言語風采。亦與彼蠢愚魯莽之輩。彼得堡及莫斯科。機府等各都會大異。殆亦因見聞互殊之故歟。近年俄國政府。以開拓該地爲殖民故。頻施獎勵之惠。其所移來之民。大半係南部孟劇克農民。雖然。彼等去歐洲既遠。且與昔之國事犯者常相親接。遂漸沾染其風氣。於不知不識之中。竟變無學無識而爲明哲之人矣。此等人民之趨向。將來必爲俄廷大臣官僚之驚愕。固無容疑耳。

前所揭俄國之前途。既已明瞭洞澈。然爲之說者曰。俄國陸軍。其强大冠絕地球。且忠順朝

廷之心。亦勝於他邦。雖一旦有反抗政府之人出。亦不足以敵官軍云云。雖然爲斯說者。殆僅見其外。未見其內耳。苟通盤計之。則知其謬誤也。夫俄國陸軍。行徵兵之制。其軍隊皆選國中壯丁爲之。多屬強迫而來。故此等兵卒。多不免懷厭惡之情。一朝叛亂事起。陸軍中人必倒戈相向也必矣。

俄國以愚民之術籠絡其民。抑壓之道。無所不至。然若是之政府。實現今宇內所罕有。公理所不容。勢必不能永遠保持其君權時代。況復當財政支絀。國庫空乏之際哉。要之俄國施行政令。不循正經。專事變詐。逆戾其秩序。顛悖其法度。違天背理。誠堪驚怪。如斯政府。不被傾覆者。未之有也。愚萬民而使之服從一君主及諸臣僚之下。理財諸法。則隱閉壅塞。此實俄國不可思議之奇處也。

俄國以抑制衆庶爲政。使人民無思想自由之樂。無精神發越之概。此英俄政治極相反之尤者也。今日世界。已入文明之域。尙執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主義。統禦衆庶如牧牛羊。此俄國之特質也。英國則反是。國中教育之力。培養有加。使人人享自由不羈之權利。貴民之義。蓋盛於時矣。

兩國政治。其冰炭若是。前途之利害。不俟贅言而可知矣。彼因篤信舊教。遂成一種暴貪之性。斯皆野蠻時代政治之遺孽。豈適用於今日哉。

俄國君臣。獨攬權勢。壟斷利益。今日尙欲以神聖俄羅斯之言。籠絡其人民。豈可得哉。自覺之期。想亦不遠也。苟不自覺。其如國民何。

觀俄國形勢。雖獨裁專制。然細察之。則外剛而內柔。近頻以俄帝之名。頒布敕詔。此即專制政體之末路耳。進而漸次改革。亦未可知。俄國近文明時代之日。或者其不遠乎。

論美國近政之變遷

日本報

美國之立國。如河海不擇細流。泰山不讓土壤。大益加大。高愈致高。其初興之時。有人口二百萬。至百年後之今日。則已有七千萬矣。闢千里之沃野。振工業于闔國。僅就去年出口之額計之。超過數凡十二億佛之多。其富力誠天下莫與京也。管子之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以美國觀之。榮辱之念。軒然騰熾。而非徒騰熾于一人一身之上也。實全國之光輝發越耳。

細論美國之國運。殆可分爲三紀乎。其第一紀。守成之紀也。原夫華盛頓建國之意。惟在保民安土。樂天行道而已。故其子孫之民。亦惟孜孜勉業。以求興家富國。成團體之範圍。享厚福于國家之下。不遑有他志願也。此直可指爲華盛頓主義之時代也。

第二紀。即小擴充之紀也。蓋猶華盛頓之遺教。維持本國之道義。不踰境以侵人國。不掠土而并他民。依然由舊也。然至國基既鞏。國富既阜。則抱負亦漸大。意氣亦漸昂。是自然之勢。

也。乃猛然呼曰。新大陸者。新大陸之新大陸也。彼舊大陸何得與之。我聯邦之美國者。又新大陸之先覺也。盟主也。有保護之責者也。前大總統們羅氏更標明其旨曰。舊大陸之國。有敢來侵略者乎。我必盡當然之職。以捍衛吾新大陸。不令其得染指也。此實在今日以前。美國所支持甚力者。謂爲們羅主義之時代。不亦可乎。

就們羅主義伸論而實按之。則其時代。是執防守之勢。以對抗歐洲之來者也。而其國運之興盛。則如旭日昇天。如江河朝海。奔赴近代。光耀全球。蓋其間年年歲歲。日新月異。其發達進步。無須臾之暫停。則身當其境者。孰不油然而發生大志哉。於是前以防勢抗歐洲者。一轉而爲攻勢矣。觀其興大兵扶古巴之獨立。送艦隊掃西班牙之本國。非所謂執攻勢以對抗歐洲乎。

勢既至此。則雖非必懷虎狼之心。肆蠶食鯨吞之欲。然擴張版圖之計。終不得已也。請觀布哇之合併。坡魯多里可。及安鳩諸島之收領。呂宋之占踞。非所謂版圖擴張乎。即扶古巴之獨立。亦間接擴張之法也。故可指名稱之曰。是爲大擴充之紀。歐洲人論之爲出們羅主義。入殖民主義之時機。即今日論美國者。必當張目熟視其殖民開始之新氣象也。

壯士騎虎。決無下背之勢。美國既用攻勢以對歐洲矣。夫攻勢固與防勢有異也。國之經營振作。亦當隨攻勢爲計畫。故其自與西班牙開戰以來。已決意執定政綱。着實而行。其政綱

維何。則大興陸軍。大張海軍。及疏通尼拉古運河。爲東西兩洋之策應是也。今海軍擴張一節。已早發其端矣。以美國之大。美國之富。而實心實力以從事此數者。誰不許其速而大有爲乎。今後世界之風雲。又不知造出若何之景象也。

俄國侵畧鐵道論

英人克樂詩

俄國鐵道。自千八百三十八年。由聖彼得堡布設至巴爾魯史克始。其後數年。約以十萬留
每留約中國七英里 修聖彼得堡至莫斯科鐵道。俄政府熱心於兵畧鐵道。其原因實起於苦力米亞

一戰。此戰所以不能奏功者。以黑海海岸。難與俄京聯貫。聲氣不靈。運物不便。此俄國爲政者所深知也。雖然。至晚近千八百八十年。英國之印度鐵道。既已有一萬英里上下。俄之亞細亞鐵道。則全然烏有。當時西伯利亞及中央亞細亞之交通路。唯橫過茫漠曠野。數道羊腸曲路而已。西伯利亞公路。自烏拉爾河口起。經曠原而至阿倫泊。從此經北脫魯巴華務史及阿姆斯特。一入中國國境。一入中央西伯利亞。此蓋百餘年獨一之古道也。千八百年間。始從巴姆開新道。越烏拉爾山。經脫婁耳史。至脫姆史。自此達野尼斯塞河畔之苦拉斯樂亞耳史。此地頗得河流之利。進及安家拉。從此達依耳克吐及巴家耳湖。自湖畔復橫過原野。至勒爾津斯及西爾家。由黑龍江而及滿洲。直出太平洋焉。由西俄羅斯流徙于西伯利亞之民。逐日加多。一切什物。轉徙爲艱。故唱設之議尤急。雖然。俄政府尙視之淡漠。蓋以爲

係流人之利害休咎。故付諸等閑也。至千八百七十五年。俄人建言修聯貫海參崴與滿洲之鐵道。政府竟採其議。然宗旨所在。亦非爲開二國交通之便。浚內地富源以利己國人民。乃以擴張領土。吞併東亞爲計耳。豈有他哉。當時俄皇委有力之內閣大臣。令其查看鐵道線路。測量完善。遂於千八百九十一年三月十七日。該委員頒布俄皇敕諭。次自米亞史。經梯利亞。冰斯達脫。姆史。從此可成直線橫貫西伯利亞。逕抵海參崴云。

西伯利亞鐵道。當尙未有成議之際。俄於中央亞細亞地方。布設鐵道。已有端緒。擴張勢力。有汲汲不暇之概焉。舍西伯利亞而盡力於中央亞細亞者。非有所偏重。乃形勢之異耳。形勢既異。則計畧不得不隨之而異。中央亞細亞。爲俄國所必經營之地。故先及之也。至北亞細亞一區。即使俄國勢力孱弱。鐵道未布。然外無列國干涉。內地居民。亦不能抗俄之侵畧。故俄得以雍容施其蠶食。中央亞細亞則不然。其居民强悍好戰。非可輕視之也。且隣接多皆獨立國。故善防禦。而西伯利亞無人地。反受其侵焉。俄屢遣兵征之。因跋涉爲艱。常無所獲而還。千八百八十八年。俄將軍吏可白禮甫。欲恢復昔日之失敗。乃赴亞家爾陳策於安倫可甫將軍。該將軍統領遠征中央亞細亞全軍者也。謂其輸運軍隊。須由家斯坪。然非布設鐵道。不足爲功云云。安將軍以別無良策。遽納其言。頓欲興工築路。然鐵軌無從而得。復不知訴之聖彼得堡一團計畫。徒歸幻想。幸於愛格尼俄士戰爭之際。貯藏鐵軌若干。乃移

以供目下急需。而輸至家斯坪。不旬日達米家葉爾灣附近。築鐵道二十六俄里。每里約中國一里八分。征服韃葛蔓。蓋藉此鐵道以奏功也。其後陷格苦特舖。併吞亞家爾。俄政府遂以延長該鐵道至機齊爾亞爾巴爲最要之舉云。

至千八百八十一年。築鐵道百六十英里。其後三年。家斯坪、鍛馬爾灣之間。竣工九百英里。千八百八十八年。開鍛馬爾灣火車站。此鐵道自政畧及工業上見之。殊可注意。而其真宗旨。則全在兵畧耳。鐵道所經之地。多屬不毛之原野。工事頗困難。如家斯坪附近。及馬華爾西府至阿苦鍛斯之百英里地。沙漠極重。欲免埋沒鐵道之患。不可得也。以俄國鐵道技師之能。安倫可甫之智。竟能築此至難築之鐵道。誠可欽佩。其安全雖不及歐洲諸國。然於殖民一策。已獲益不少矣。

該鐵道方向。與俄之波斯鐵道同。西方之極處。經二次更改之後。今在苦拉斯洛華、惡梯苦。試舉其火車站之距離。以供世人一覽焉。

從苦拉斯洛華惡梯苦至機齊爾亞爾巴

百九十英里

從機齊爾亞爾巴至亞斯家巴

百三十六英里

從亞斯家巴至馬符

二百十四英里

從馬符至假爾球

百四十七英里

從假爾球至婆苦哈拉

六十六英里

從婆苦哈拉至緞馬爾爾

百七十五英里

從緞馬爾爾至打修格

百八十七英里

築中央亞細亞鐵道之真宗旨。在期望強固該地之兵畧而已。故鐵道紆廻一英里許。使之便於商業。亦不可得。蓋苟於兵畧上爲無用之地。則決然不顧。唯求輸送軍隊之靈捷。各屯營交通之便利也。如馬符火車砧去馬爾家蒲對岸。蓋該地處於馬爾家蒲河德齊燕河之間。爲兵畧上之要區。一旦有事之時。可直運兵壓阿富汗境。又假令兩河橋梁爲敵所折。尤無防礙。故此火車砧較築之於馬符市。更爲有效。聞由該所襲擊黑拉特。僅須數點鐘之久云。

婆苦哈拉火車砧。去婆苦哈拉府約十英里以外。蓋防亂民蜂起之際。遂致破裂其鐵軌耳。故火車砧多建於原野之中。於中央亞細亞鐵道各方面。則連結兵營。布置周密。其意蓋在犯阿富汗國境也。更越國境。經黑家修苦。衝黑拉特。若於格爾機渡阿苦斯河。可直襲婆爾苦。中央亞細亞。既駐有重兵。復有鐵道直接家斯坪之便。輸運軍馬藥彈。朝發夕至。俄人於兵畧之用心。誠不可思議矣。

英杜戰後之形勢

日本有賀長雄

南非戰爭將結局矣。英相沙侯將滿任矣。德國則海軍問題既成。議會有解散之色。法國則博覽大會既罷。內閣有交迭之勢。同時適美國又新舉大總統。若果德膜古辣黨爭勝。則外交宗旨必一變。統觀列國政界。早晚將有變遷。而膨脹主義又再興矣。故本年之初秋。實世界外交局面一大變動之美觀也。

此變動是由何點而發者乎。思維某國之人民。頻表其同情之意於波亞人。波亞人請其干涉。彼國政府不取干涉之地位。而故令英國得行其所欲爲。因而求其報償也。其發點或因是乎。曩者德占膠州。俄占旅大也。而英國不援中國。使二國得遂其欲。因而自得楊子江沿岸一帶之地。以爲報償。故今英國與南非之交涉。而列國皆作壁上觀者。亦欲望後日之報償已。亦自然之勢也。

然最宜注意者。則俄國之態度也。余嘗論俄國必乘英非開戰不暇他顧。而一旦得行其素不敢爲之事。今試略指其事實。以證明昔日之豫言。即俄國於本年一月。藉名運隊輸送試驗。遂發遣高加索兵一隊於古司克。二月。借二千二百五十萬盧布於波斯。以關稅爲抵。三月。向土耳其要求巴古達鐵道以北之布設特權。雖然。此不足盡償其干涉之欲也。夫進軍於古司克。非出俄國政府之命。因昔尼可拉斯第二世主戰派。奏請值機討阿富汗。其勅答之曰。今若起事。是明示人間接敵英以援波亞人也。不可不避之。其用意之深如此。實大

可注意者也。夫英俄之關係。世人皆知。今俄人故賣好意於英國。豈真意哉。畢竟俄國政治家心內實有無限權謀。與主戰派之策相左耳。

今俄國戶部大臣隈梯者。專以經營理財爲主義。意在中亞鐵道及西伯利亞鐵道之速成。使瘠土變爲富壤。故不欲與英國明爭利益。而自占領希辣。使英國占領加布路。兩相利而不相妨也。苟一旦因阿富汗起釁。則二年之計畫。俱成中止。此所以於軍事則不欲下手於印度方面。於理財則不亟收波斯實權也。至借公債與波斯。此事亦甚渺少耳。蓋其意欲飽養飫蓄。俟他日一鼓作氣。方獲極大報償於南非結局之後。然則彼意將何在乎。非在土耳其。非在印度。將在二十世紀列國所共注意之中國也。此余輩之所最懸念者也。

德國既於戰爭之初。與英國協商而占南非鐵道電信之利益。於小亞細亞又得建設巴古達鐵道之權。彼將以此而滿其所欲乎。抑將更有所求乎。至若法國之策畫。其附俄國之驕尼耶否耶。此等事皆在本年八月以後。若將來歐洲形勢之究竟。雖甚難豫定。而以上所言。實決不謬也。今日外交之所以暫時無事者。一則以法國大博覽會之故。一則以英杜戰爭之故。若此二事一竣。必事端百出矣。

英俄角逐論

本編爲英人勃雷家氏之作。前月曾揭載於北美評論。叙英俄之謀畫。論二強之牴牾。

殆有冰炭不能容之勢。語雖過當。然亦足以供世人之參考也。勃氏查考英國在海外之利害有年。光緒二年以來。屢將英領印度及支那埃及土耳其諸問題發諸論議。登之報端。又光緒十一年。與其友辜立飛共開亞洲雜誌社。約從事四載餘云。其外著述。尚有中央亞細亞之英俄及支那史。中央亞細亞問題。印度之陸軍諸篇云。

英俄角逐。漸達極點。以干戈決雌雄之日。當不遠矣。即使俄皇希望平和。力行其非戰之議。然事之瀕于危迫者甚多。雖欲悠然定於樽俎之間。不可得也。蓋波斯灣問題。尙能鎮靜之。黑拉特阿富汗地之鄰於波斯者問題。尙能暫忍之。俄於旅大肆暴逞威之舉動。亦可置之不問。唯於亞細亞之英國地位。俄國恒試其攻擊。英人其尙可措之度外乎。能乎不能。

亞洲英俄之衝突。畢竟不免。六十年來。既已洞若觀火。此間英曾露出其侵畧計畫。然俄頗持重。每俟機則逞。無則晏然焉。今俄之軍人。則以爲可直行其計略。不必畏憚英國而隱忍不發也。近迫阿富汗境上。遠併北清滿洲。而英復百端忍耐。不使俄國之敵意。潛歸屈抑。反煽揚其跋扈之性。遂致俄國軍人以爲英無抗我之勇。近者某紳起而和之。高論英國勢力之漸趨衰敗。絕無挽回之策云云。茲錄其結論於左。

俄自帕米爾高原。或其他各處。猛然俯擊英領之印度大帝國。一擊之下。必至瓦解。試問英以精銳軍三十萬。彈壓因飢而叛之土人。尙且不足。焉能抗一呼而集百萬之俄。

軍乎。

俄國將校。皆忘亞魯馬、英家碼、沙巴斯德坡諸役。唯以英杜戰爭持久未決。遂目英軍非歐洲之敵。且前所揭之數言。非僅一紳士之私言。其上下將校。殆皆具此胸臆。若斯謬見。自將校會集堂。漸傳於俄京各文官衙署。觀其近來於德哈廓、奉天府之行動。可以推而知也。俄迫波斯王而奪其特權。世人稍解斯消息。然未深悉之。近有一種怪說盛行。曰波斯王近日至俄京時。欲訂波斯顯然爲俄保護國一條約。果然。則英國蒙損不小也。又英國之奉天鐵道。俄國亦將強作已有。果爲其所有。則與波斯事件之關係。其輕重殆不容一髮也。

俄國蔑視各國之舉動。不一而足。對英國之敵愾尤深。夫波斯一國。英國昔曾訂約巴黎。與各國共保其獨立者也。而俄欲於波斯國事獲發言權。犯英國之權利。亦將不顧。又英國所築之奉天鐵道。俄國技師。聲言欲破壞之。以爲已有。以俄人之暴亂。踵而實踐之。未可知也。俄今日專以侵害英人權利爲事。二強之間。尙足久言平和乎。又其政府頻欲挫落英國之威望。而屢計畫開戰之準備。各新聞及政治家。盛言戰利之大。襲印度之易。努力以煽揚人民之排英氣燄。攻擊印度說一書。陸續竣於俄國將校之手。觀俄對英之狀。顯然有決裂之意。固不容疑。然則今日之英俄問題。但觀英人舉措而已。

答此一大問題。必先計關係之輕重。詳考英國利害得失之大小也。夫戰爭危事。必於不獲

已處用之。今俄誓欲傾覆英國。英增修軍備。使之不敢正視。此勝敵於無形之善法也。然我之力加。敵之力亦隨之而加。則不自今敗之。必無制勝之期矣。欲伸國威而制強暴。時乎時乎。此其時乎。過此以往。則俄國地位。逐日鞏固。英國地位。逐日衰頹。勝敵左券。必反操之白俄國矣。及今毅然與決勝負。挫其陰謀。抑其妄想。息燎原之火於未然。使之復返易路。莫苦及彼得大帝時代之俄羅斯。抑非難事也。昔苦利米亞一役。而俄國不得逞其志於黑海三十年。使當時英國政治家能深謀遠慮。俄受創必尤劇也。今日復興之一戰。則印度五十年可以無外寇之憂。支那亦可免瓜分之厄。使歐洲之敵視英國者。不敢逞威肆暴。其功豈淺鮮哉。且今日之英國。列強疑忌所集之國也。苟不以兵力破之。爲害必無涯矣。故英挫俄於一戰之下。不獨己國享利無窮。即世界各大紛擾之事。亦從而冰釋矣。

凡英之所日夜籌慮者。固印度之邊防及維持在支那之英國權利也。既往半載間。俄國出種種舉動。以迫害英國。而英國時因別有顧注。唯任其所欲爲。誠遺憾也。前俄以試驗行軍之名。沿阿富汗境上諸處。自德爾門司黑拉特附近略修苦之門皆屯駐重兵。此其顯然失友誼於英者也。近來

又於波家拿。阿喀薩司沿岸。獲地數處。聞將自其本國移民以實之。斯舉之關係英國。亦非渺小也。又近日風傳與波斯協定以珂拉珊之某要區。波斯改入俄國版圖。其目的則在開短鐵道直通麥西也得。波斯此線自俄領地亞斯家巴直抵沾上。波斯自沾上經平原而入

麥西也得。麥西也得。黑拉特之間。亞細亞之一大公道也。

夫裏海阿富汗之間。俄得築最近鐵道以貫通之。是與以振威黑拉特之機也。幸能成沾上至麥西也得之鐵道。至速必須二年。然自亞斯家巴至沾上鐵道。如峻地既削平。鐵軌既整備。則建築工程。數旬足以完竣。不揣英國對之之策爲如何也。

俄國經營黑拉特附近地方以後。而黑拉特復可恃爲印度之屏障否。此近來新出之問題也。而英對阿富汗政策全問題。亦隨之而起焉。夫俄國目的。在白西北二面以包圍黑拉特。時機既至。則唾手可得。雖然。如俄陸軍大臣辜羅巴託漢。能行其素志。則俄國之鹵莽派。寧保其不率現駐屯妙爾家舖。苦修格地方之兵。長驅而搗印度門戶之黑拉特乎。或曰。奈無以藉口。何。曰。馬麥拉。庵德鎰境上之兵亂一起。彼即隨而捕勦之。非最優之口實乎。然英國將來對之之策。或屈從俄國詭計之下乎。抑下書於俄以宣開戰之旨乎。不外此二者而已。而俄國軍人。自以爲兵力優於英國。即使俄帝希望平和之意切。恐亦不能止其占黑拉特之舉也。

黑拉特問題。英國對阿富汗全問題中之一也。然其關係英俄。不可不謂重且大矣。今英加防禦於黑拉特。勿使俄駐重兵以爲侵印度之根據地。即宣言令其撤兵。否則以干戈相見可也。至阿富汗君民之向背如何。雖無庸問之。然阿富汗防衛已國領地。自然與英協力爲

善。而英亦增一臂之援矣。自英國曾數次語阿富汗曰。貴邦如當蒙人侵襲之際。吾人誓竭力助貴邦以捍強侮云云。蓋欲其振舞精神。豫作固疆圉計也。如阿國無自振自衛之誠。英獨出兵代而守之。此自投危道耳。故英對阿政策。其首在服阿王心志。然細察阿王之意。久欲與英國政治家確議協同行動之模範。然英國政治家多憚俄人之猜忌。故無所協定。至今應辦各事。尙無一可稽焉。誠足爲扼腕也。阿王識見。轉高出英人之上。如千八百八十七年（光緒十三年）呈書印度政府曰。如俄國踰國境。煽動境上達葛曼蠻族。將出何策以應之乎。是等重大問題。質之英人。迥非一次。然英人固置之罔聞。覆音沓然矣。阿王初以爲英國勢力。英是其鉅。外交政略。必不至優游無定。乃英國當隆盛之時。惟姑息苟安。彷徨於老氏自然主義之下。夫自然主義。用於太古之世可也。奚足用於今日羣雄角逐之秋哉。今英國當事變未起之先。將阿富汗國境。逐處劃定。事竣以後。拱手而退。示俄以無他意。且使阿富汗信俄無異圖。此無上之策也。

觀馬廳氏阿富汗政治情形談。足知阿王尙倚信英人。最可深味者。英廷素行緘默策略。阿王頗不悅之。然絕無棄英事俄之念。今英之戰爭南非。尤表同情。其言曰。英國危厄。即吾人之危厄也。其言回教徒與俄人勢無並立之理。曰。回教徒之深惡俄國。自古而然。即回教國蒙俄人制服。然可制服者身軀。吾人之鐵石心肝。固終古無得而屈之。他日必倒戈相向也。

又曰我阿富汗人民爲俄奴隸妻兒被奪寧含憤而沒無使蒙辱於人也阿王之爲斯語其出於至誠無容疑矣。蓋王之目的在明斥俄人而全已國之獨立耳。假英誤有危彼獨立之行爲其必斥英必矣。然其目的不僅此也。恢復被俄所吞諸回教國而執其牛耳此尤其所抱負也。阿王之雄心壯志固英人所素知。然英人不但不求王之忠告轉詰其修兵備何爲。是豈遇阿王之道哉。使阿王因英之疑已而疑英。今日爲疎交之國友翌日即成冰炭不相容之仇敵。其關係非淺渺也。英不早易故轍不受人之反噬不可得矣。

俄既窺黑拉特及巴爾喀門戶英不及早與阿國協議防禁之策必無及矣。夫阿富汗防衛非本國之力所能周。如協英阿二國之力則俄不足慮。阿既鞏固則印度可以高枕無憂矣。雖然英國對阿舉動尤不可以威力相迫種種條件宜一一待阿王承諾而後行之。否則必致以侵畧阿土之國視英以待俄之心待英也。爲今之計可迎阿王至印度將英阿兩國將來事宜詳悉協議。如防守黑拉特及未戰以前預作禦敵軍包圍之準備。戰爭既起英軍於阿富汗全部之運動等籌畫皆宜與之互相商妥者也。

俄人之尤可畏而危英者在盤據滿洲。滿洲爲俄人侵畧亞洲之根據地。該大陸名隸滿清版圖實則屬俄國主權之地。故一切舉動皆強橫專暴絕無顧忌。且欲派一總督駐奉天省。今尙遲遲未決者以西伯利亞鐵道未竣耳。又俄之在朝鮮根據既固不弄一兵可一舉而

遂日本人於境外也。思俄人吞併亞洲之力充足之期。當不出五載而外。此五載間無人干涉而重劇之。不見禍水橫流東亞不止矣。

但自大連灣一事論之。使當日倫敦北京間之外交上多費一番筆舌。則可開該地爲通商自由港矣。乃計不出此。遂使無上良港。遂成俄人之外府。今從外國輸入之貨。非經俄國稅關取稅。則不使入內地。其蹂躪他人權利。亦各國所罕匹也。夫北奉天府鐵道。久爲英人所承辦。經俄國一次反抗。遂改英人承辦之名爲官辦。近忽傳俄國通旅順之鐵道。將由奉天府左近經過。推其原因。蓋不外俄鐵路技師發見奉天線之竣工期不遠。故怒而思強暴手段云。

俄人猖獗。殆達極點。事至於茲。英興干戈以壓制之。則須及早布置戰鬥之方。且與阿富汗及日本同盟之期。舍今日則無第二機會也。試觀俄國情勢。徒爲大言壯語。實則絕非可畏之勁敵。蓋其兵衆而勢分也。遼東半島。雖蓄大兵。然以欠聯絡之故。遇制海權之強國。覆滅之固易耳。阿富汗國王偵知俄在中央亞細亞地位。脆弱異常。且彼回教教徒。常與俄人爲難。近來塔西潤之暴亂。俄國毫不能鎮伏之。反使其敵愾氣餒。愈臻高騰焉。絕東之日本。則坐待時機。默俟英人之勝利。不事無用抗議。唯注目俄人舉動。兼求充實海陸軍備也。雖然。日本亦豈能永久空待哉。彼朝野之政治家。以爲與英同盟。至何時亦無所獲。寧舍之之。

爲愈也。然舍英而入於俄，抑亦彼都人士所狐疑難決者耳。乃若英國甘受俄人之凌辱，而不思一伸，此不但失去機會，且失同盟之國友矣。噫英之當局者，可不計及之歟。

夫戰爭危事也。雖然，失此機會而不戰，將來之危，必有十倍於今日。故冒危險而不顧，即所以求無窮之安於他日耳。試察俄羅斯內情，一切準備，實疎於英。俄國占領印度之心，徒出於貪婪，其實力則絕不足恃也。今與之驟開戰端，撼動其在亞細亞之根據地，使之百年以內，無復有侵襲印度之夢想而後已焉。雖然，大捷既博，戰局一收，將如何以善其後乎。此問題中之最大件也。然今姑置不論，試先事籌畫對法國之策，而一一思之。

從來英法利害，亦往往互相背馳。然二國非有固結不解之宿怨，乃由法國近頗失信於英。甘屈膝俄皇之下，是以不能無疑於法之助俄以斥英耳。推原俄法同盟，因三國同盟而起。蓋欲爲反抗計也。然其後屈從俄國漸深，故世人多疑其有危於英也。然波斯、印度境上及滿洲諸方之戰爭，與法國政府之利害，毫無相關。當英俄戎馬相見之日，法國抑將以何助俄乎。此彼之至要問題也。處決其問題之計畫，亦誰無得而測定之。我英亦無由使之絕敵我之念也。要之法非利英之國，萬不可一時忽之耳。

冀曰戰釁既開，法國如乘而干涉之，則非英有以致之，乃其自取之。應戰之可也。竊思俄法二國，協其艦隊之力以擊英，英亦可以獨力拒戰而敗之。夫亦何所憚哉。

海戰因爭地中海、黑海、波羅的海、及極東海面之海上權而開也。於大西洋則封鎖法國糧家庫至努力洋諸港灣。至於與聯合艦隊大戰之所在其地中海乎。地中海者法所自誇爲艦隊強盛之處者也。極東海面英新派遣巴漢府、德律普、二大巡洋艦。即不假日本艦隊力。亦不難奏掃淨之功。聯合艦隊當此之時。必遁走旅順。據砲壘爲防衛。海上優劣。不待數月可定。即使敵有免於覆沒之艦隊。然海口既被封鎖。抑復何能爲哉。

海戰之前。必先鞏固印度守禦。且爲援助阿富汗之準備。如俄以大兵壓印度境。我可暫取守勢。而實則攻俄於各他方。若是。則印度守兵。僅須五萬足矣。先調歐洲戍兵十一萬。割其半以出境上。更添以精銳印度土兵七萬五千。英披良爾薩華斯兵二萬。抑復何所憂哉。此等兵卒。皆携有來復良槍。惟騎兵砲兵則設備稍疎。然亦非無補足之道也。由斯觀之。則英國能出兵十五萬於印度境上。以五萬充機伯爾一方之守備。以十萬向康大漢爾及黑拉特方面。而自壁興華勒進攻敵地。然必先與阿王協商。經其允許。進兵國內。然後行之耳。

夫英以進攻爲策者也。而於印度則必作固守計。故自印度奢門越五百哩。

凡里傍加口字者概英里

重山

曠野。至阿富汗喀修苦以邀擊俄軍。甚非策之得也。如以之衝疴德沙襲巴姆拔涉巴斯波新港。則爲益多矣。俄國旅順及遼東半島之守備兵。較厚於黑拉特也。英以五萬兵援之。固屬易易。況加以日本坐擁精兵五十萬。可常作英援手乎。日本傾覆滿洲及朝鮮之志。蘊蓄

已久。故常欲俟英人之動靜而發。今見英動陸兵五十萬。其同心可知也。

布置五十萬陸軍之道維何。以十一萬駐守印度。四萬出埃及。五萬出滿洲。五萬出黑海沿岸。餘二十五萬。則於翌年突攻聖彼得堡時用之也。聖彼得堡。甚易攻擊。蓋俄京與內地之聯絡最易斷之。且古龍斯丹。雖云海上堅固難拔之重鎮。然自陸上破之。亦決不至終持不下耳。

以上所論。皆未言及同盟。其所以不言及之者。蓋英國一動之後。即可以致各國之協同耳。試舉各國而逐一論之。阿富汗國王。知回教諸國之憎俄甚深。竊欲乘機率之以抗俄。土耳其見回教徒復仇軍起。必不能坐作壁上觀也。伊大利親法之投俄。必起而聯英。伊如助英。則地中海之敵艦。尤易掃蕩之矣。又芬蘭一動。瑞典挪威。豈能晏如此。二國人民。屢遭俄人之凌辱。每有忘國之憂。今逢此良機。其反戈以向俄必矣。澳國雖投三國同盟之中。然絕無所益。東境之警。頻聞不止。蓋波蘭斯既亡。而奧大利國運漸次不振。今天與以興復波蘭之機。必不能坐視也。至於日本一國。已默與英相結。將來援力之多。固不待言矣。以驚天震地之一劇戰。而樹莫大之威。雪莫大之耻。挫莫大之狂妄。日衆足聯絡友國。鞏固邦交。其關係不爲不重矣。嗚呼。時乎時乎。不可多得。我當局其三思焉。

英論排日

日本報

泰晤士報載英人密陀甫之論對清善後策。在勿使日本於支那大陸占優勢。而英俄合盟以助支那之開發云云。觀密氏之論。內含有以北京可爲俄人之亞細亞市府。南京爲英人市府之意。終言瓜分之議。似畢竟難行於今日云。雖然。英國輿論數年以前。既已有唱此種議論之徒。今若輩勢力漸次推廣。蓋以輿論爲政治之英國。空論奇談。自能流行迅速耳。特現居內閣之僉不命君。其一舉一動。往往震驚寰宇。然則我國當研究對清之善後策。豈可過於以英是賴乎。

英陸軍大佐克拉格氏。於前年論列中國之事。主張英俄互相提攜之議。其說曰。我英國之對清策。始終以敵視俄人爲宗旨。此英之所以失敗也。仇俄之策。不但不能制彼跋扈之勢。且愈增兩國彼此歉怨之隙。俄既常存復仇雪恨之念。則英國領地與商業。必致常受種種危險障礙。國光因之不揚。甚可慮也。假使兩國舊怨新仇。均付之一滌。而無所蒂芥。則不特英俄之幸。亦歐洲全局之幸也。

又克氏所著之「俄國海軍力」一書之序曰。

英國人民之唱英俄同盟者。頗不乏人。現首相沙侯亦漸洞曉之。千八百五十四五年之普立米亞戰爭。及千八百七十八年之俄土戰爭。今始言當時對俄策之誤謬云。蓋亞細亞大陸。英與俄共出而分割之。此實上天所命。以二國之力。縱橫全亞。綽有餘

裕使二國互相協議彼此之權利範圍毋相侵犯。則平和與進步之光明斯足以輝耀世界也。

英國政客二三年前其唱道既已如上所揭。則密能甫發議於泰晤士報中。其決非一人之私言可知矣。

英國輿論之排日本。非絕無理由。今當此次事變。不幸排日本之氣燄似愈高。是固不外出於一時之謬見。不可不云於對清善後策上之障害力也。要之當局必早爲之備耳。此次聯合軍各國中之握有勢力者。俄日英而已。此三國中苟二國之心志合一。則問題決矣。自外觀之。英之向背。必取從於俄。然過信東京倫敦間之消息。而忽於倫敦聖彼得堡之消息。則必至再蹈遼東半島之覆轍也。當局者其猛省之。

英俄和協

英俄于東方事件。其不免衝突乎。其終能和協乎。是重要之問題也。夫英國所注意者。在揚子江畔之利益。俄國所致力者。在經營滿洲。雖有相持不下之勢。然亦有各不相侵之界也。唯英更有與俄爲強硬之敵者。則以範圍地中海權之故。不能不于巴爾幹半島防俄之南下。以保維印度版籍之故。不能不于中央亞細亞扼俄之咽喉。其準備之整齊。對待之嚴厲。直如紅爐炙火。熱度已達其極。旁觀者驚魂動魄。而慮其爆裂在即。已至無可措手。于是羣

相議論曰。英俄必于目前有激烈之衝突。斯固然矣。而豈知所謂極東問題者。初以爲必兩國間引禍之火繩。而今竟不啻爲和親之媒介乎。彼俄國隨德國占膠州之後。即租旅順。踞大連。而英國亦尋領威海衛以相抵制。然英人查爾斯的爾克氏之言曰。政府此舉。譬猶以泥砂投國民之眼前。使之亦見有物過吾手耳。非所謂納諸囊中者也。又英國亦嘗支出經費。于山東募集支那人編成軍隊矣。然于砲臺船渠。及必要之軍備。并未新有設施。一仍舊來殘破之基而已。觀於此。不難見英國對俄國之心。更以證兩國間之必有協商也。況俄國亦確認楊子江畔爲英國之勢力圈。曾無橫入侵損之說。而俄國有割讓滿洲之要求。各報雖有言英國當出爲防阻者。而與內閣反對之的爾克氏亦曰。俄國此舉。爲正當之要求。我英不可不默認之。然則吾人欲以陳套之意見。而論今日之英俄。豈不隔十重雲霧哉。

論列國借保全而行分割

日本報

列國皆言保全支那。少有言分割者。即俄德亦同聲言之。其果爲保全乎。吾知其必空言而已。假名而已。就其實觀之。俄國於滿洲之行動。日以侵略爲事。不盡併吞。囊括不已。自黑龍江至松花江之間。其地幾盡爲所畧。叻都哈。齊古塔。吉林。三處要地。已吞占靡遺。而其心猶駸駸未已。今又入盛京。於遼東灣略奪牛莊及山海關。以與旅順口相呼應。作東三省之大連絡。大總合。冀欲作一右抑直隸。左制朝鮮之火雄國。今回北京事變。爲東亞之大不幸。

而實俄國之大機會也。東亞之平利永治。豈俄人所心悅乎。

德國視東亞之禍亂。非禍亂也。實漁人之利也。今其公使之遭害。實適成其素志而已。實適爲其藉口而已。乃乘勢派遣大兵。以逞其所欲。其心非救援北京也。甚明矣。近日當俄軍取榆關至天津之諸要塞。而德軍應援之。即此亦足以見兩國之意向矣。聯合軍至今已非聯合。皆有單獨運動之意。今冬期駐軍之勞費。俄國早已准備。夫俄國于奉天直隸。只有一秦皇島不冰之港。今一面先於天津準備。一面復於牛莊遼東灣準備。德國新到之大兵。亦於此方謀此準備而已。此俄德二軍較列國已占陸上最優之勢矣。且也德國華路帖耳嗟元帥爲總指揮官。吾恐將來中國北方大陸。實爲此二強之勢力地也。英國視此形勢。將如何舉動乎。其必固守長江不讓之言無疑。現長江沿岸之督撫。恃英人以安其職。土匪亦畏督撫而不敢動。此其概也。三強國之實勢如此。

至是彼播遷中之清廷。果有急於恢復平利之思想乎。保全土地之切望乎。吾人不可不細思之。清廷曩任李鴻章爲議和大臣。又再命慶親王助之。近風聞任端王爲軍機總裁。清廷至今日意志猶未一定。前後矛盾之動作如此。如欲恢復平利。今以益爲遠播。如欲保全土地。何以造出西安半壁之態。此不易窺其端倪者也。今藉德國提議追捕罪魁。而清廷反有重用端王之風說。豈不益滋疑惑乎。清廷之態度如此。列國之態度又如彼。即此觀之。恢復

平和。豈易望乎。支那保全之望益希矣。

當此時日本將如何乎。救援之大兵。今猶屯駐北京。以防禍亂之再發。非以之附列國之尾行也。我日本政府之方針。雖在保全支那。若支那政府自不欲保全。日本豈能單獨保全之乎。況加之列強皆相率以實行分割耶。勢至于此。日本將盡撤回北京之軍。轉向南方福建之地。以守臺澎新領地。而保持列國之均勢乎。或將益加兵力于北方。以與一二強國爭衡乎。或將退而擁護朝鮮半島。以避支那大陸之分割乎。此三個疑問。吾朝野人士因之而有三種希望。若至支那保全之望絕。則此三個問題必起矣。滿洲地方及遼海沿岸。折入他國。則朝鮮半島必不能安全。日本西部之利益。亦因之而損害。可不戒心歟。

歐洲列國與人道

日本報

歐洲列國軍之在北京也。殘虐橫暴。無所不至。劫掠財帛。淫辱婦女。殺戮老幼。不可言狀。假文明之利器。以行野蠻之舉動。是虎而翼也。故舉動愈不可約束。而患害更不可思議。雖合獅虎之猛暴。豺狼之恣慾。尙不足以擬之。其中尤甚者。以俄軍爲最。頃俄國政府提出撤兵之議。北京人民方流離奔命。靡所歸止。忽聞斯命。乃舉手加額。以爲有復甦之望。於是相携而返者陸續有人。不期所受之暴虐。較奔走道路而尤甚。是求生也。而反得死矣。前俄軍在拉哥威斯丁斯克地方。在黑龍江之東之虐行。吾人已略聞知。今有由彼歸者。聽其所談中國乃受

虐之慘狀。實慘無天日矣。今略舉一事而言之。俄軍使中國人男女老幼等三千餘名列立於某河畔。彼於對面排列銃炮。以爲打靶射的之戲。銃炮擊發一輪。應聲而倒者數百人。須臾數輪之後。岸上所立者已盡倒矣。其中有寧投大海葬身江魚腹中。而不願受俄人硝彈所污者不少。中有一妙齡婦人。懷有嬰兒。四體投地。連連磕頭。以哀乞憐免。久之見俄人置若罔聞。乃起呼曰。俄國豈無神歟。豈無慈仁歟。遂躍身於水中。今其地屍骸高積百數十處。原野盡爲血跡。所模糊。草色幾莫能辨焉。吁。傷心慘目。有如是者。嗚呼哀哉。寧復有人道歟。昔何國哥夫萬將軍之在暗馬寺朱。太可曼也。極其虐殺。政府猶厚賞其功。其軍人知多殺人及能略地。功成則有厚賞。故皆肆行暴虐。爭立功名。此彼軍人之所深信於其政府。及其政府亦樂得以此爲鼓舞之具也。又斯哥伯力夫將軍曾在加騎屋帖無端虐殺八千人。其意謂若欲於亞洲維持永久平和。不可不大行虐殺。殺戮愈大。則平和之比例益久。又曰。大加痛殺亞洲人民之後。必可得永久寧靜。大爲痛擊殺戮。使之不能抗拒。使之震懼畏懼。使之殘灰不能復燃。然後施以小恩。自然變其怨心而爲感戴。此余征服亞洲之手段也云云。自後俄政府遂以彼之手段爲政策。若列國責其蠻行。彼公然不憚曰。此爲俄國便利之故。不得已也。虐殺者乃俄國征服亞洲最好之手段。俄國對亞細亞人不守道義者。蓋實行加奈路所云之「對蠻人以鐵炮」之主義也。列國遂聽之。蓋亦唯此手段是認矣。夫歐洲列國

豈有人道哉。抑豈盡無人道哉。但其所謂人道者至褊狹焉已。

今俄人之大行虐殺者。蓋執行斯哥伯力夫之政策也。夫俄人之目亞洲人爲野蠻人久矣。且加之成吉思汗帖木兒曾蹂躪其國。故其讎視亞洲之心愈甚。今乘中國變亂。遂得逞其所欲。遇華人則目之爲蠻人。不必遵道義。唯以銃炮鋒刃相對。務使華人成屍山血海。然後方快於心焉。華人以殺彼數十白人之故。列國遂大罵爲文明之公敵。人道之公敵。因數十人而遂起十餘萬大兵以問罪。今俄人曾不半日而殺華人數千。而歐洲列國無半詞。吁道義者豈偏庇白人橫暴之理歟。文明者豈偏飾白人蠻行之具歟。道義云乎哉。種界已矣。文明云乎哉。鐵炮已矣。

吾人不及今主張黃人同盟。豈不愚哉。彼歐洲列國早已造成白人同盟。以掃蕩黃人。其主意已公言不憚。吾人曾譯有英人所著之「危險之日本」及「英人排日論」讀者幸反讀之。則思過半矣。又白人披鴉純曾高唱「黃色患」言黃人爲「白人之患」之說。如白人意向。日以掃蕩黃人爲最要之事。遼東還附之後。德皇維廉二世贈書於俄帝尼可拉斯。以表示白人同盟掃蕩黃人之意。吾人豈忘之歟。今若不主張黃人同盟。將恐有叩首於白人之前。任其蹂躪而不能抗拒之也。

西洋人素以文明自許。而視他人爲未開野蠻。以重人道自負。而視他人爲不知人道。而今回於北清之暴虐。其所以咎責人者。實萬一不能反之於已。此問題洵足爲全世界人道之關係也。

從來之積弊。每於所謂文明國民及強者之所爲。雖有如何之罪惡。而不敢少加處責。動恐互傷和氣。致使事實湮滅。即如今回暴虐之事。因強於外交上之範圍。而遂不敢發一論者。實大可怪也。昔日本出兵稍遲。而各國遂以人道大義相責。其敬重人道之點。洵堪佩服。不謂今竟弄出此橫暴殘酷野蠻之事。抑何前後矛盾之甚耶。抑不知彼所唱之人道。與吾人所謂人道。實有分別。只劣等國民對文明國民。及文明國民與文明國民之間行之。至若文明國民對劣等國民。與白色人種對異色人種。則無所謂人道。一聽其任意之所爲而已。若夫強者擅其強。優者恣其力。則世界恰如撒柵之動物園而已。其所謂文明國人者。何異猛獸鸞鳥乎。所謂俄法德者。於獅子虎豹鷹鷂。又何擇焉。嗚呼。夫如是。俄帝所謂「世界平和」之一語。將在何日乎。

今回之事。雖不過對清人加暴虐耳。然而以刑法學者之語而論。凡犯此類之一罪者。將來必至犯同類相似之罪。果然。則今回之暴虐。不能保其不再演於將來也。吾人指日本雖以文明自任。對等自信。然自彼西洋人之眼觀之。則異教徒異人種也。且彼非以黃色危險爲最

注意之問題耶。今非憂其日後加此暴虐於吾人之上。然而爲未開劣等國民計。爲世界平和計。必望此等之事不再發也。

西洋人亦不可盡謂爲暴虐殘忍之國民。即彼現今之人雖甚殘酷。而其遠祖或不盡然。蓋昔者中世封建之時。其^{武士}之制。恰與我日本武士道相似。^{日本之所謂武士道與中國之所謂任俠相似}以

扶弱鋤強。尊敬婦女。貴重廉恥爲主領。是故往往有捨身命爲犧牲。甘心而不辭者。不謂不數世紀。其義俠之制。遂衰頹至於此極。有如其子孫於北清之野。演此酷虐之暴劇者。嗚呼。其燒家劫財。所謂貴重廉恥者何在。其殺害淫辱。所謂尊敬婦女者何在。其虐殺無辜之官民。所謂鋤強扶弱者又何在。其祖宗辛苦艱難。以築成名譽之塔。爲不孝子孫。一朝破壞之。若其祖先之美風尙傳。則西洋人決不可默然以了事也。

西洋人非素爲崇敬先祖。尊重其事業。而誇張其名譽者乎。夫千日說法。以求庇於世。而因一事以破之者。人必稱爲至愚極蠢。西洋人今回之事。非若是耶。祖先之美名。傳於千古。今一旦爲之掃地罄盡。使世人類推今回之事。不能不疑及彼先祖之事亦多屬子虛也。彼污壞其先祖名譽之罪。豈少耶。彼等自問於中心則有疚。對於先祖則不容。揆之人道則當誅。又將何以爲言。又將何以爲情哉。只宜發憤改過。速自悔悟。以謝罪於天下。誓不再犯。如是方有一分面目以對祖先。然後始可以再唱人道。及可以人道責于他人也。

法國銳意擴張其殖民地。以開發國民之富源。不惜投巨額之資金。運非常之腕力。在在聳人耳目矣。當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之時。計法領越南地方進口之額。其中八分之七。概歸英德及瑞士商人之手。自法國政府征課保護稅。及多設方法專攬利權以來。于是財政商業。日有進益。及至今日。則法人于該地方進口之額。已占三分之二矣。觀此可見其經營完善。而功效速且大也。

欲開放越南之內地。其首要必在修築鐵道。是固不二之論也。法國已于千八百九十八年。議決支出二億佛郎。爲工事上之經費。該鐵道之部位。起點于越南北部。獨一之海港地名海防。逐漸聯絡。達于內地。其用意在使內地重要地點。與海岸呼應通靈也。不寧惟是。此線鐵道。北接中國之雲南省界。南與交趾鐵道相續。由是則其勢力所及。遂足近逼雲南。遙制廣西、廣東、四川各省。且深入雲南境內。築路以聯越南北部之線。此舉工竣。則集兵在旦夕。進擊如順流。風馳雲捲。直襲南清各地。而制其死命。直指顧問事耳。或不行此粗率之策。恐彰其暴厲之行。而仍以柔和手段。弄老病夫于牀席。則剝膚蠱腦。亦惟任其所欲爲。無不如志也。然則法人于楊子江上游之位置。其根蒂之深固。豈有遜于英人哉。

自越南北部胡南頓。至中國廣西諒山地方。向有狹軌鐵道一線。此線路南向延築。則進達

紅河內地。其地段之工事。現已告成。紅河上一英里有奇之大鐵橋。亦已準備矣。而東北則自諒山沿西江。以達于南寧府。皆其延長線之區域也。

又自海防港至河內之間。所敷設之鐵道。可延長于雲南。是尤于軍事上有莫大之關係。其線沿紅河之流。達烟巴市。經雷開而入中國。至雲南之蒙自地方爲終點。現已測量竣事。鳩工庀材。將從事于修築。若無意外之故障生出。則自海防至維克多里一大部。不二年即可開通矣。

越南北部鐵道之計畫。如上所述矣。而河內以南之鐵道。測量已完。工事亦將開始。其線係沿海岸。越交趾之境。暫以烏因地方爲終點。而後或延長至胡耶。或至西貢。於是舉法領越南之東京、安南及交趾三州。首尾相應。如血脉之周流全身。轉動靈活。則南自西貢。北由海防。運送軍隊及軍人需品。又商務出入之貨物。橫衝直突。獨往獨來。于中國之境。無尺寸之阻礙矣。而此項規畫。亦決以二年爲成功之期。

夫鐵道輪軌所進。法國國力即隨之以行。其影響及于南清。而于英國貿易上有非常之關係。勢固然也。故英人必不能坐受其弊。而不策抵禦之方。於是建楊于江及西江附近。二大鐵道之議。其一線則起廣東。終西藏。其一即今已于漢口興工之線。蓋亦發于廣東。而以漢口爲中站。更接通于北京也。吁。南清半壁江山。膏腴萬里。誠英法之寶庫哉。

俄報諷日

俄國哪哦悠列密鴉報。曩著一論。論俄日之關係。并提倡兩國同盟之說。茲更揭一論。諷示日本之經營朝鮮。毋肆力與俄國相抗。致生嫌隙。并勸其伸張羽翼于南滿。以圖他日之雄飛。嗚呼。慢藏之物。羣盜睨之。今各國之于中國與朝鮮。爭勢圖力。毫無顧忌。直不知有所謂主人矣。雖然。是豈得歸罪于八哉。

其說曰。現時日本國勢之程度。已居何等。將來之發達若何。當現在而謀將來。其政策果當若何。是日本四千萬人所日日規畫周慮者也。其必有定計主策。無論矣。然自我輩觀之。日本之人口。近年愈見繁殖。國內幾有人滿之患。其新領地台灣及澎湖列島。居民雖較稀疏。然多屬山野荒涼之地。且多爲生番所盤踞。況海口并無良港。爲交通之要地。故爲日本策而欲多移人民于該地。實覺甚非便宜也。更有一說。日本入之食物。以米爲主要。查其食米之額。由外輸入者頗鉅。其人口復年年增加。則爲將來開足食之源。決不可不爲溢出之人民。謀適宜移殖之地。又須大興工業。輸出製造貨物于海外。以彌補入口貨物過多之虧損。此不易之策也。雖然。竊有慮焉。今日歐洲列國之視耽耽。欲逐逐決背而狠鬪者。亦不過爲占領市場耳。此豈日本今日區區之力。所足與之爭鋒競銳者哉。英之政治家。理財家。其爲日本策者。莫不曰。宜伸張腕力于朝鮮。于是日本之注目于大陸。

者。亦以爲當先以朝鮮爲下手處。不知此種主義。自英人言之。則徒見其利而不見其害。故津津道之也。然豈謂舍朝鮮別無他適之途哉。至稱朝鮮爲日本之穀倉。究屬過當之論。考之千八百九十八年。日本海關輸入米之總額。則以自法國殖民地輸來者爲最多。而自英國殖民地者次之。若輸自朝鮮者。則尙不及總額五分之一。是可知其實際矣。又曰。朝鮮者即東洋之意大利。則其說尤謬也。夫朝鮮氣候之生物力。較之鄰近之日本。已大相差異。尙何言比擬于意大利哉。此他日日本即得志於朝鮮。其收益亦必有限也明矣。然英人故極意主張之。鼓動之者。亦非無故。蓋其深意欲使日本與俄爲接壤。于是則英得利用之以當俄人之鋒。使果其至是。則俄日之葛藤。必發生于旦夕。而日本之禍根。其綿延于無已乎。如不欲失此轉危爲安之機會。則莫如樽節其從來之威力于朝鮮。斷絕北出之念。回首而圖南。併全力以略取中國之福建省。先就該省之海岸。求一良港。作艦隊之根據地。斯爲無上之妙策也。

議和團之變起。日本人在中國之生命財產。頗多損失。因得與歐洲列國相提攜。協同經營。有對中國政府。要索賠償之權利。是固然也。然英德協商一節。則明明以保全中國之土地爲言矣。而彼之倡是說者。或既領有香港及威海衛矣。或既領有膠州矣。若夫日本雖久有心于臺灣附近租借一必不可少之良港。遷延至于此時。恐亦必以格于協商之成議。將遂

不能如志矣。夫日本何獨尖此權利哉。究其由來。則在于千八百九十七八年之間。各國紛起。向中廷肆取求之欲。而日本竟無由與其利也。

日本若能依我輩之策。則俄國惟有誠心望其成功而已。北清戰爭平復之後。俄日之交際必日益親密。此固決無可疑者也。即法德二國。亦未必包藏禍心。爲利己損人之計。所不可知者獨英耳。亞非利加之情形可鑒矣。若仍施其囊括包舉之手段。于東亞大陸。更振其垂天之翼。自香港至于威海衛。皆認爲其勢力範圍。此其企謀雖決不能任其實行。而其無厭之慾心。要不可不豫爲限制也。此實日本所當用意者也。

德國近情

歐洲諸國之中。其進步之速者德國也。自聯邦以後。維廉一世以雄略之天資。而以鉄血宰相畢士馬克輔之。改革百政。以至今日。國民產業日富。智識日開。甲午之役。東亞風雲。爲之一變。而德占膠州。在東亞之勢力。突然而進。其在東亞之外交。亦執強固之手段。而各國亦不敢侮之。今皇維廉第三世。以蓋世之雄。即位以來。大權獨攬。雖有宰相。亦爲虛名。今新任宰相畢叻羅。先爲外務大臣。人稱爲歐洲第一流人物。輔今皇以爲政。其力之相合明矣。故將來稱雄于歐洲者。實爲德國。而將來得大勢力于東亞者。亦德國也。今德皇爲政之方針。專注力于外交貿易之二事。因之而擴張海軍。獎勵商工。今日歐洲市場之雜貨。以德國商

品爲最多。其工作之品物。將有凌駕英國之勢。南美洲及阿非利加等處。德國之雜貨。銷行極廣。故歐人有言。德國人者支那人也。有利之處。不辭奔走。無利之處。雖有恩在。亦不赴之。德國人有歐洲之猶太人之稱支那人聞金則忘食。雖覺甚鄙。而德國人亦不過文明之假面目而已。故德國人實爲支那人。亦即德國數年來進步之原因耳。前者畢士馬克之金爲人生至寶之言。時至今日。養成德國人一般之風氣。爲一切進步之原動力也。

德國之特色。實在于學術商業工藝軍備。及一切交通之方法。

如鐵路輪船電報之類。皆人類交通之機關也。

就各種

觀之。實爲世界第一。而其缺點。則在精神上之退步。道德學之減少也。何以言之。德國萬事皆重階級。官衙之中。工場之內。在下作役之人。諸事皆受壓制。此其一也。又人情之中。暗黑如地獄。衆人皆苦之。伯林乃大都會也。而夜間往遊各處。如遊地獄。指下等人而言。如機器局廟門街口。又如乞丐之徒。夜間露睡于各地。此則歐洲各國皆有之。雜聞巷頭。女子之賣淫者。十之八九。亦可驚也。

東洋貿易論

日本派出審一

在東洋之國。其數雖不少。以文明之程度而論。則未能脫未開國之範域也。故其經濟之狀態。尙在農產國之地位。如其貿易。亦不過多以已國之原料輸出。而以外國之製造品輸入而已。立於東洋之間。出乎例外。進于開明之域。稍達到工業時期者。獨有日本而已。若夫在此東洋幾多未開農產國之中。特令人最爲注目者。則中國是也。以其土地則有四百餘州。

之廣。其人口則出數億萬之土。真是世界上無比之好市場。欲再他求而不可多得者也。彼亞非利加之土地。地域雖廣。人口却少。南洋一帶諸島。雖星羅棋布。終是蕞爾島嶼。即雖近時開通之南美諸國。亦不可與中國同日而語。顧今歐美先進之工業國。利用機械之力。製作品大爲增加。供已國之用。既綽有餘裕。於是不得不求銷路於未開之農產國。而農產國中。之最有吸收製作品之力。而爲工作品大可輸入之地者。則莫若中國。中國實爲工業國之無雙好市場。第一之顧客也。於是各工業國皆爭向之。唯恐失此好銷路。是近時中國爲列強貿易之集點。並爲列強外交之集點之原因也。

雖然。社會非一定不動之物。中國豈終千百百年不變。仍如今日之現狀哉。此實難逆料之事也。即使其發達進步雖極遲緩。於數十百年之後。因已力或他力之動。使其達到工業時期。亦未可知。果然則於其尙未達到之前。可謂之各工業國得向中國吸收利益之時期也。今日本已立於工業國之地位。不可不與他工業國並駕齊驅於中國之大陸也。

吾人之談我國貿易者。多偏倚於一方。有云茶者。有云絲者。雖然。茶也絲也。不過農產物耳。以此而與地大物博之農業國競爭。既非容易之事。且輸出天產物之利益。其不及製作品實遠甚。又或有言以美術工藝品者。雖然。美術工藝品。就其一物而論。其價或頗高。但其需要之範圍甚狹。且變化消長極頻繁。要之祇以農產物美術品。終不能作維持一國經濟之

策也。則最要者其惟工業製作品乎。今以其體言之。則當以紡績綿布及其他日用必需品爲主要。然而以此等之製品輸向歐美諸國。彼已自用有餘溢。且將以之供給我。其不容我之供給之餘地也明矣。然則我之製作品。捨中國而外。將覓何銷路哉。當對中國之際。不能與他工業諸國競爭。固不俟論。然此競爭。比諸對他農國之競爭。實有難易之判。何則。與諸工業國同爭於中國。我有天然力之相助。不惟困難可以稍輕。且得占優者之地位也。今示天然力之勝於左。

一 地勢上近于中國市場。得運輸交通之利益。

二 與中國人入種相同。故嗜好亦相似。故以我之嗜好。容易推彼之嗜好。我製作品爲中國人所不合用者。殆甚稀。

三 因言語習慣相類似。販路擴張上及實際交易上所得之利益不少。

四 勞力之工費低廉。因生產費得節減。

但近來勞力之工費雖騰貴。比于金額之增加。而勞力之效果相伴之。亦不足憂也。

五 工業必須之煤。已國內甚多生產。

有此諸種之便益。我邦已立于形勝之地。即有他工業國之競爭。決無有不能堪之之理。苟

有此形勝便益。而猶不能與他人競爭。我國之前途。更將何望耶。若國家欲維持經濟。雖資力欠乏。金利不廉。工場不整理。航業不擴張。貿易組織及德義之不備等。有此諸缺點。亦不可不利用前記諸種之便益。以圖擴張于中國及其他農業國也。然於中國貿易。就中有妨碍發達者數端。

一 公安之保護不行。有害於商業之不安不信之念不能絕。

二 所謂釐金。其他種種各目之下。除海關稅而外。輸入品所經抽取者不少。

三 貨幣制度紊亂。度量衡不一定。日常交易之不便。不可言狀。

四 交通。通信之便不開。商業交易。不得敏捷。

此數者實其主也。苟期中國貿易之發達。不可不先排除此等障害。苟得排除之。則商業國不多求于中國矣。如彼蠶食版圖之野心等。單由貿易上觀之。反有害而無益也。何以言之。蓋以其有區域縮少之虞也。故所謂保全支那者。實貿易政策之最要事也。更遠而推測中國之將來。各種工業製作品既販賣於其國內。漸養成其嗜好。因而彼或以自己之資本。或以外部之資力。自產出製作品。事苟至此。則他之工業國不得再如前時所獲之厚利。於斯時也。唯以資本供給彼之自行製作。即轉而立於債主之地位。此將來或然之勢也。欲達此地位。必先於中國未達到工業國之間。盡全力擴張販路。竭力以講求吸收利益之策。況我

邦乃資力不充實之工業國。尤不可不注意於此。將來中國或數十年或數百年之後。入于工業國之域。我昔日之販路雖失。然已豫爲之備。又奚必患。蓋以新爲債主國之所得。足以償其爲輸出國之失也。

由是觀之。今日工業國所宜取之政策。在于力向中國擴張其販路。爲擴張販路。則在排除貿易之障害物。外交之方針。與經濟上之方針。不可不同出于此一目的。現彼歐美列強。其注全力于中國問題。可證之例甚多。特居於東洋一部之國。指日本已達於工業程度。將來亦欲以工業爲立國之基礎。此島上之帝國。今日非宜以狐疑躊躇無爲無策。徒在空然渡過之秋也。利用其天與之地形。培養國民之生產力。以爲東洋貿易上之主動力。先進國不可不勉於是也。是不獨日本之利益。與東洋之平和而已。世界之貿易。延至社會之文明。亦有利焉。

歐洲外交之變局

德奧意三國同盟。與法俄同盟相對。思永保歐洲政治之均勢。維持歐洲之平和。此事可謂久矣。法俄同盟。以今回支那事變。終始相依。聯合之基礎。日見鞏固。而三國同盟之勢力。不僅不能出于歐洲大陸之範圍外也。近來意大利顧時局之變遷。將欲與年來之友國分袂。新結契于法俄。或暫立于孤立之地。以圖養成其國力。風評百出。莫衷一是。三國同盟之前

途殆有不可測者。考諸山來。德國之地勢。介于法俄之間。受兩國陸軍之侵襲。顧之甚難。畢斯麻克。常懷苦慮。措置頗艱。曾思以避危救患之法。先使英法相爭于埃及。後使英俄衝突于阿富汗斯坦及土耳其之間。而已于兩隣之勢力外。竭力籌畫。由是組織三國同盟。對抗于法俄之方針。畢斯麻克于外交上。更振其精力。德國乃占盟主。意奧以德國之目的。不免無利用于政治上之形跡。意國雖依同盟之力。保守內國之統一。安全獨立之根源。固守德意相親之約。而同盟之成立以來。意大利緣何拘守約定。派兵員二師團于德法開戰之日哉。夫軍備爲立國之必要。意國雖守同盟之義務。遣兵援助。未免有越于本國之範圍也。現就意國最近之歲計。其陸軍經費萬不可缺者。千三百四十萬磅以上。而歲計之必填補者。不能得之于租稅收入中。屬發行公債以充之。公債之元利金支訖者。達于二千六百萬磅之多。若以歲入全額。四割八分。而意大利之富源不廢。擔負之重。豈弱力所能勝。國內經濟。日就于困疲。下等社會之生計。日見其窘迫。社會黨由是攻擊三國同盟。日熾一日。意大利之主張脫此同盟者。職是故耳。現行之通商條約。德之咖普利威。意之孤離士啤等。依于互惠主義。互相擴張商品之販路。自經濟上設連鎖于同盟間。鑽求實際。年來頗奏其功效。今日意大利之生絲、果物、雞卵、麻、窩里歲油、澄油等。廣開銷路于德國市場。一年之輸出額。不下一億馬克。意大利之財源。于茲漸有發達。而德國之農業家。以之對于本國。大有競爭于

是常集合議會。討論制限意大利農產物之輸入。現任主相畢由樂伯。亦欲利用此輩之勢力。後于議會舉自己之全力。表其所見之一端。提議保護內國農業之公約。通商條約。再爲改正。此事若成。則意大利從來利益于經濟者。爲德所奪。其政治上更因三國同盟。受過重之擔負。故一時意大利之物議紛紛。而唱脫盟之社會黨。其勢力爲更大矣。

如前所述。意大利欲脫三國同盟。新與他國相結。就于此點。其加入于法俄同盟之心思。亦可概見。唯德法開戰之時。對于兩國。遵守嚴正。似無有與法國相結之意。然自法國視之。今日意大利爲三國同盟中之中立國。德法戰爭之際。于軍事上甚有關係。若意大利能脫同盟。立于中立之地。即有事變。不如送兵于意法境界。而境界亦得以無慮。陸軍之運動。得以自由計畫也。自英國視之。彼時可無事于地中海。且可用其海軍之全力于他處。意國惟能守其中立。或可與其利益于政治上經濟上。亦未可知。雖然。意大利處此事勢。不可不于外交上考察英國之地位也。今日意大利之政界。主唱脫盟論者。其論據甚多。即德法開戰之際。意大利援助德國。送遣軍隊。意之海軍。無防禦沿岸之力。至生故障。然則充陸軍之一部。于沿岸防備。補助海軍之力。雖得安全。對于德國。不得不破其盟約。是誠因維持三國同盟。反危意大利之國防也。抑謂意與法相結。得藉以除此危險乎。而法國在地中海之艦隊。際于事變。不過足以自顧。安有餘裕能力。爲意大利之援助乎。欲自此點爲意大利謀畫。則法

國以外。尤有優于法國海軍之國。與之締結親交。是不可不備。憂虞于萬一耳。欲防此憂虞。非英國其誰求歟。畢斯麻克先見於數十年前矣。意大利欲防禦海岸。必須海軍之同盟者。爲保護英國雖傷意之獨立。較之法國。猶小焉者。意國之退同盟與否。雖屬疑問。而新與結合者。必非法也。英也。意國在地中海之艦隊。素示其助力于英國。結其歡心。無有怠日。今意大利關於三國同盟之進退。宜先于現時之外交。攷察英國之利害。與德法俄三國關係之輕重。即定意大利之位地。其關鍵已在英之掌握。畢斯麻克之言。可謂與今日時勢相逼矣。今日俄國于極東運動。輒與英國之利害相反。不期英德竟同歸一致。使意大利無故而妄脫同盟。則有傷于英國之親交。故欲脫同盟。不得不暫維持同盟。免至妄生端隙。一無所圖也。意大利政治家之所以迷惑者。即在此一點耳。

要之外交上。意大利之嚮背。迫于焦眉。致訂條約之期。尙須一二年。期日雖久。而本來三國同盟之繼續與否。實爲歐洲外交上最大之關係。意大利退盟之事。不惟于歐洲攪亂政治之均勢。即極東之外交。亦大有緊接之利害也。而況英德有不影響者耶。

英國近來之財政

英國政府于千九百年十二月三日。以財政問題。召集國會。審判近來之財政。開會之日。軍務大臣。以南非戰爭及清國之軍隊。宜預備經費。財政大臣。又欲于國會得募債之權。既而

經國會之協贊。而軍費之預備者。自派遣軍隊于南非以至引退之時。合算六千九百三十二萬三千磅。此金額于千九百年九月三十日。適足充支一年。然戰爭大事。一國之名譽所關。而軍隊引退之期。究非政府及一般出衆之設想所得而知。但駐在于戰地之軍費。一月所需約五百萬磅。至十一月末。約需八千萬磅。此巨款。歲計年末繼續于一千九百一一年者。不下九千萬磅。財政大臣于七月末時。預算比金額超過二千萬磅。此額亦可于國會求其替成。八月初間。已得國會之協贊。合算追加預算至千九百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英國十二箇月之歲出總計。達于一億六千三百三十七萬磅。今以二千萬磅加之。爲一億八千三百三十七萬磅。此歲出之巨額。對于歲入豫算。爲一億二千七百五十二萬磅。不足者可以五千五百八十五萬磅之借入金補之。

歲入豫算

一二七、五二〇、〇〇〇

磅

歲出豫算

一八三、三七〇、〇〇〇

不足額

五五、八五〇、〇〇〇

此填補不足額。政府既以借入四千八十萬磅。發行軍事公債。短期公債。及大藏銀券。即中國之銀票。則不足額惟有千五百萬磅。此金額中。政府又以大藏銀券之權能。發行他之公債四百萬磅。財政大臣。可要求權能于國會。借入一千百五十萬磅填補之。今示其計算如左。

大藏銀券 十一月十五日

百十八

合計

一、五〇〇、〇〇〇
五、九一八、〇〇〇

此金額支辦十二月初間一週間 即一禮拜也 之軍費。至一月初五日四週間之軍費。及支出一月四日者。其公債利子。宜準備四百五十萬磅。而此期所要之金額。除經常收入之外。尚需八百八十萬磅。此金額可由融通市場借入。若政府發行未發行之大藏銀券額四百磅。則此四週間約須借入五百萬磅。財政大臣。現欲自英蘭銀行借入。英蘭銀行對於政府。要支出政府之公債利息。及當時含有之貸出金額七百七十五萬磅。及貸出十二月三十日之期限大藏銀券百五十萬磅。今自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八日四週間。及自十二月九日至一月五日四週間。歲出歲入豫想額。以千八百九十九年。比較一千八百九十八年者。如左。

自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八日

一九〇〇年豫想

一八九九年現計

一八九八年現計

歲入 九、二〇〇、〇〇〇 磅

八、〇三二、〇〇〇 磅

七、七五三、〇〇〇 磅

歲出 一二、五〇〇、〇〇〇

八、五四二、〇〇〇

二、二一七、〇〇〇

不足 三、三〇〇、〇〇〇

不足 五一一、〇〇〇

餘剩

一、九三六、〇〇〇

自十二月五日至一月五日

一九〇〇年豫想

一八九九年現計

一八九八年現計

歲入

九、四〇〇、〇〇〇

八、二六五、〇〇〇

七、九二六、〇〇〇

歲出

一八、二〇〇、八〇〇

一四、三四四、〇〇〇

一、八九八、〇〇〇

不足

八、八〇〇、〇〇〇

六、〇七九、〇〇〇

三、九七二、〇〇〇

次現在西歷去年十政府金額之近狀。于十二月八日及一月五日豫想如左。

自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八日四週間不足豫想額

三、三〇〇、〇〇〇

十二月九日現金殘額

二、六一八、〇〇〇

自十二月九日至一月五日四週間不足豫想額

八、八〇〇、〇〇〇

一月五日現金不足額

六、一八二、〇〇〇

借入金豫想額

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月五日現金殘額

二、八一八、〇〇〇

政府復于英蘭銀行借入九百萬磅。若于此際償還前日之借入金。則又不可不加借七百七十五萬磅。總計必要借入千六百七十五萬磅。然則發行未發行之大藏銀券額四百萬磅。尙要借入一千二百七十五萬磅也。一月五日以後。國庫現金必無缺乏。何也。此時之歲

入。支辦經常費及臨時支出外。所餘者尙夥。以後軍費。一月支五百萬磅。至于二月五日。以四週間之歲入支辦之。約可存三百二十萬磅之餘額。其計算加左。

自一月六日至二月二日四週間

一九〇一年豫想

一九〇〇年現計

一八九九年現計

歲入 一五、四〇〇、〇〇〇_磅

一三、四〇〇、〇〇〇_磅

一一、七四〇、〇〇〇_磅

歲出 一二、二〇〇、〇〇〇

九、八〇七、〇〇〇

六、八二三、〇〇〇

剩餘 二、二〇〇、〇〇〇

三、五九三、〇〇〇

四、九一七、〇〇〇

至三月二日四週間。亦餘三百二十萬磅之多。其計算如左。

剩餘自二月三日至三月二日

一九〇一年豫想

一九〇〇年現計

一八九九年現計

歲入 一五、四〇〇、〇〇〇_磅

一四、六四一、〇〇〇_磅

一二、六六三、〇〇〇_磅

歲出 一二、二〇〇、〇〇〇

一一、四六〇、〇〇〇

六、八二三、〇〇〇

剩餘 三、二〇〇、〇〇〇

三、一八一、〇〇〇

五、八五〇、〇〇〇

雖然。于三月末政府之支出甚多。若如豫想。軍費達于九千萬磅。自三月二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歲出超過于歲入者。達于三百三十四萬磅。今示其詳如左。

一九〇一年自三月二日 一九〇〇年自三月二日 一八九九年自三月四日
至三月三十一日豫想 至三十一日現計 至三月三十一日現計

歲入	一五、〇五五、〇〇〇 磅	一三、七五九、〇〇〇 磅	一〇、四四二、〇〇〇 磅
歲出	一八、三九五、〇〇〇	三、〇三六、〇〇〇	二一、〇三六、〇〇〇
不足	三、三三四〇、〇〇〇	七、二七七、〇〇〇	一、五〇八、〇〇〇

若政府于十二月支辦該月軍費。償却英蘭銀行所借入之七百七十五萬磅之公債。可以三月二日八週間之剩餘者。歲計于最後之月支辦不足額。及于四月四日支出公債利息充之。雖然政府于十二月償却銀行之公債。尙屬疑事。國庫大抵至於三月三日。以八週間之剩餘額。償却銀行所借入之金額之一部。而于三月末再自銀行借入。如此軍費豫算增加二千萬磅。政府于十二月約借入九百萬磅。至三月末。猶要借入六百萬磅。今三月三十一日終。一年間之歲入。豫算可以收得。軍事費自政府豫算設定超過二千萬磅。至三月三十一日。計算一年間之歲出入。與前二年之歲出入相比較如左。

一九〇〇年一
九〇年豫想

一八九九年一九
〇〇年現計

一八九八年一八
九九年現計

歲入	一二七、五二〇、〇〇〇 磅	一一九、八三九、〇〇〇 磅	一〇八、三三六、〇〇〇 磅
歲出	一八三、三七〇、〇〇〇	一三三、七二二、〇〇〇	一〇八、一五〇、〇〇〇

不足

五五、八五〇、〇〇〇

一三、八八二、〇〇〇

餘利

一八六、〇〇〇

備考(イ)之中。六千六百十萬六千磅。(ロ)之中。二千三百二十一萬七千磅爲軍事費。此兩年之軍費。合計八千九百二十二萬三千磅。

一千九百年一千九百一年。歲出中未包有國債償却資本金。若有則更要四百六十四萬磅。

日本之憤慨

近年日本對支那之政策。于軍事及教育上。雖非絕無進步。而至于財務。則勢力殊形孱弱也。試以歐美人在支那所得之利益。反求諸己。則欲不謂日本爲坐失利權。其可得乎。請舉二三實例爲當局者告焉。

一 德人法人在漢口劃定租界。現已經營將備矣。夫日本不亦同劃有租界乎。而經營之道。則遙遙懸置數年。至今日仍寂無聞見。

二 俄人于數年前。以莫大之賄賂致於西太后慶親王等。遂得創設華俄道勝銀行。利用支那人之資本。以盤剝支那人之利益。又得開礦修路諸事之特權。近其計畫。益日見進步。所發行之紙幣。已流通市場。而究其內情。寔非難以尋常測之也。觀其勢必至盡握支那之財權。而制其死命焉。

三 揚子江爲英人之勢力範圍。此世人之所共知也。而近日德人于種種舉動。巧得支那人之歡心。遂得大逞野心于長江。以與英人相角逐。其在安徽省掘礦等事。亦可見其一斑。

四 法人亦欲將安南東京間之鐵路。由雲南延長至揚子江。蓋其計畫乃欲使支那之利益線。原集于上海者。悉移之于東京。

初有法國軍艦一艘。碇泊于安徽省數日。天主教士引該艦長謁該省巡撫王之春。王與之頗洽。往來答禮者凡數次。而中法之交際密矣。溯自光緒十年之戰役以來。兩國之間。怨忌頗甚。故法人在支那勢力。頗形衰落。而近日遂與俄深結。大欲逞其蠶食鯨吞之野心。時派委員密查支那之實力。如取西清之礦山。占廣西之瓊島。皆着着有成效。今又與王之春親交之故。又攘取安徽礦山之利矣。

五 英人之舉動。雖貌似與列國之激烈有間。而彼固有一定不移之方針。循序而漸進耳。寔在其立根之深厚。手段之熟練。非他國所及。淺見者聞俄人在東三省之舉動。則駭然震動而驚羨之。夫豈知英更甚于俄哉。

顧日本則何爲遲遲疑疑。坐誤機會。效宋襄公之仁。而高唱保全之說。是真所謂支那道德家之經濟。王何必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吁。人皆投袂而起。明目張膽。奪取老大帝國之利權。

而我乃不思決然變計。雷厲風行。以爭出之前。後雖悔之。不已晚哉。

拒俄占滿洲論

東京朝日新聞

據近日電音。俄國於關東總督之外。增置兩督於滿洲。推其用意。蓋效中國劃滿洲爲三省。置三將軍統治之制。使關東總督轄盛京。增設之兩總督。則分轄黑龍江與吉林。舉東三省之軍政民政。而一歸三總督統治之也。夫俄國既設民政廳於滿洲各地。以理地方政事。使分駐軍隊於其各要隘。以壓制民人。盛京將軍以下之文武各官。其於一切政事。更唯俄官吏之命是聽。謂滿洲尙未歸俄國版圖。其孰信之。是固中國所難容。抑亦各國所不許者。俄國宣言動表無占領滿洲之意。然其於該處所營各事。靡不言行相反。而處處有永久占領之備。顧今日者。退還滿洲之時也。而反新置兩總督。是非永久占領之徵乎。其傍若無人之舉動。各國幸毋等閒視之也。

俄國與滿洲有直接之關係。往者於中俄密約。力爲抵抗。遂奏厥功。其時雖吾儕有打解滿洲問題全體之意。特行之之時。必破各國之協商一致。未免有礙議和。緣此未逮。今議和已告成矣。大局之最可憂者。唯滿洲問題而已。竇我政府鼓其打解密約之勇氣。以打解該問題之時也。況此際有增置兩總督之新舉乎。列國有打解之意。我當亟與之同趣。列國無打解之意。我當首爲倡導。願我政府其亟圖之。

或曰。俄不退還。將若之何。曰。謬哉。斯言也。顧俄國宣言不恒有決不占領之語乎。且列國咸認開放爲得策。中國亦有退還後。即行開放之意。爲今之計。列國宜令中國不問俄國退還與否。即將滿洲開放。既經開放。則列國之商人及營業家。羣往該地。各山所志。而事開礦。經商及興製造諸務。其管理權屬列國政府。俄國軍政。不得統之。夫如是。則與退還無異矣。且夫俄國今日。恐他國商賈入滿洲內地者。以保護管理之權屬於已。致生許多繁難之事耳。若既經開放。則保護商旅之責。歸中國政府。不得不置有威權之地方官於該各地方者矣。列國既擴滿洲利權。俄國烏得而橫逞暴亂耶。俄國苟倡導之。列國必羣起附會。俄必慄於協同之威。該問題之打解。夫豈難事也哉。

論俄國巧於對外政策

東洋報

俄皇曩倡弭兵之舉。列國贊其事。派使臣蒞盟者。計有二十六國。俄皇所交之議。除其數款外。大都經使臣議允。繼由其政府批准簽押。事在前年冬。論者謂天下自是漸無事。羣黎免于鋒鏑之厄。詎意盟血未乾。忽有支那北方之變。八國聯軍入京討匪。兵結不解半年矣。論者猶謂列國縱不能消干戈于未萌。猶戒飭軍士安良禁暴。庶幾乎減戰爭之禍于既然而不料其到處擅屠殺淫掠。干戈之害有加無已。而其最極橫逆者。爲嘗倡弭兵之俄人。尤出于人意表。執筆人嘗論之。俄人志在拓地。非席卷宇宙。併吞八荒則不已者。其事跡昭然如

揭。但其拓地之道。務由于謀畧。不用干戈。蓋其國土雖廣且大。甲于五洲。而其富力太劣。不能望德法之項背。況于英美乎。加以比年極力推廣軍備。丁壯勞于征戍。老弱疲于飛挽。兵餉日絀。軍備漸弛。猶何望于懸軍萬里。用兵國外哉。于是倡辦弭兵之舉。以安四隣。兼爲休養百姓之地。然其心未嘗一日忘其祖彼得之遺訓也。而俄人年來所窺在中國。竊利其邊境無備。思搏噬之。處心積慮。既非一日。無如日本英吉利二國。均以保全支那爲宗旨者。難保其不出而阻之。于是一而倡弭兵之舉。以制限列國軍備。一面推擴西伯利亞鐵路。以備他日之用。其用意深遠。誠屬天下所難測及也。去年北方變起。奉天將軍壽山首與哈刺賓。俄人于是獲藉口之實。假名保護鐵路。派大兵入滿洲。遂爲佔有之地。及聯軍入京。首倡撤兵之議。將京師駐屯之兵悉數撤退。而至于其滿洲一帶地方。依然駐兵。並無退還之意。誠者竊疑壽山開仗。係其挑發。而其戎首者。却即俄人。非無以也。俄人曩與增祺訂租滿洲之約。遭我國仗義出阻。乃聲稱並無略有滿洲之意。而其盤踞土地。依然猶舊。蓋渠避佔有之名。而取佔有之實。不費一矢。不動一兵。而取方數十萬里沃土。古來侵畧他人土地。未曾有如俄人之巧且智者也。東西論者。見俄人前後所爲。咎之者紛起。謂始倡弭兵。以博仁心。仁聞之名。終竊有他人土地。以逞其慾望之私。其言與行。出于兩途。不道之甚。余竊不謂然。請試論之。嘗論道德者行于人與人之間。喻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悌。蓋人民上有國家。故人人

以報效國家爲義。一切道德莫不由此。然國家上別無國家者。國家何由以行其報效。道德何由以取其歸。故國家者。唯有取利避害。以自存于列強之間之一途耳。苟利于我國。則流血殺人可也。無害于我國。則盜城奪地可也。蓋道德者。所以律人民交互之交。非所以繩國家交互之交也。推而言之。俄人佔有滿洲。出于國家自衛之道。不得已者。並無斥爲無道之理。頃讀英國電報。俄京訪友。瑤君函。頗與鄙見相符。瑤君之言曰。我英國人近見俄人經營滿洲。輒加擠斥。指爲虎狼。斥爲長蛇。余謂此適見我國人之愚耳。孰若助俄人以爲其志。仗其援。以暢我所欲爲。德本爲與我利害相歧之國。而德人未嘗擠斥我國人。輒買我歡。兼爲自利之地。由是觀之。我國人誠德人之不若也。又云。我國嘗與俄人妥商。允俄人于滿洲築造鐵路。事在人耳目。俄人既享有鐵路之權。乃行派兵保護。固爲其分內之事。我國人于今囂囂爲言。我不知何所由也。又云。滿洲既歸俄人之有。中國所剩。但藩屬之空名耳。而我國不勉其實。而空名是爭。愚之至也。又云。論者動輒引國際道德以攻俄人。而不知國與國之交。有難以道德律者。法之佔有馬達加斯加。意之攻畧阿比西尼亞。奧之併吞波比米亞。歐爾塞哥比那。英之佔踞埃及。北美之畧有古巴小呂宋。不知爲何道德。今列國不自咎。而獨于俄人厚責其非。我不知其所由也。又云。有刑律斯有劊手。有條約斯有戰鬪。戰鬪者所以定爭弭紛也。以道德律列國之交。未可謂之通人。何者。過德之源。在克己制慾。政治之本。

在國家自利心。國有自利之心。故能興隆也。又云英國于支那無一定宗旨。俄則異是以。而兵兼用爲宗旨。自其始祖彼得以來。歷代守之不失。以訖于今日。其始于西伯利亞興辦鐵路。既見其用意所在。規模宏遠。次變該路所由。漸次南遷。以達于蒙古滿洲。次佔有旅順大連。以爲其終點。其用意一定。始終不變。視諸英人經營支那。茫無頭緒。其得失之數。相距不可以道里計也。余議論專主哲理。埤崙君專由實際立論。未知二者宗旨有異同否。然論俄人舉動。不期而出于一途。可謂奇也。余冀我當路諸公鑒英人覆轍。其經營國事。一以國家公利爲主。不敢落俄人背後斯可也。

論英德不兩立

英國兩禮拜報

往年英國著名政治家某君游柏靈。一日往見德相俾士麥。欲談當世時務。某君既入客廳。竊惟俾氏爲一世智謀之士。其所談悅愉詭秘。無所捕捉。猶隔霧看花。思所以對之。俾氏突然入坐。略叙寒暄。卒爾曰。我德國國步之艱。君果能悉之乎。我北有俄羅斯。南有法蘭西。均不好于我。我如與之決裂。前後腹背。均受攻擊。成敗之數。無待蓍龜。僕憂之。日夜側席。不遑安居。焦心之餘。近得一策。其策在使二國各搆難。貴國即與法滋端。埃及俄藉詞阿富汗。迭相爭鬪。兵結不解。而敵國始可高枕而臥耳。俾氏此言。將胸中底蘊俱出。並無所諱。出乎某君意表云。英雄之士。往往細心而粗放。黠詐而直諒。出乎常軌之外。使人不易端倪。如俾氏

英雄之士哉。

千八百七十年。德國大捷法。迫法行城下之盟。前此俄人捷土耳其。英國出阻之。俄人爲其所迫。立黑海不設水師之條。以釋于英人。俄人自是怨英人太深。俾氏懼英人連俄助法。乃嗾使俄人宣言廢棄前約之事。俄人竟入其術中。英國是以孤立。阻約之事格不行。俾氏陰謀秘計。類是者太多。

俾氏既逝。然其政略。則德國君相奉以爲圭臬。肅規曹隨。未有更變。德皇嘗謂人曰。我國旣雄于陸上。無所用武。唯有將來極力經略海面耳。朕擬整頓海陸。猶我祖考推擴陸軍。庶幾稱霸于世界。顯揚前烈。其雄心大略。可以概見。我國與德從來無競爭之事。蓋由彼据陸上。我領海上。迭無干格。一旦彼推擴海軍。與我爭長。欲永與之兩立。豈可得乎。

德國勃興之起點。在丹馬之役。俾士麥旣當國。銳意推擴陸軍。雄視隣國。前此又有鐵槍之創製。器精兵利。馬飽士騰。人人皆思一戰。俾士麥以謂可以試矣。乃藉詞須勤士威福爾士丁案。開仗丹馬。是時奧大利暨其他聯邦。未審俾士麥居心。聽其請。出兵會之。德軍勢如破竹。擊破丹軍。丹王不得已。割須威二邦請和。德軍乃取其地。勒奧軍令退兵。並不俾寸地。奧人大怒。然以勢不佳。怏怏解去。須威二邦之地。瀕于北海。其地有一口名基爾。山抱水環。海波不驚。爲北歐一大良港。德人獲此爲水師屯泊之處。後來推擴海軍。胚胎于此云。俾士麥

久思離間德國各聯邦。以殺奧國之勢力。竊游說奧國君臣。以二分德意志全國與普國分霸之。奧帝竊悅之。納其言。未幾俾士麥竊使人致其往復文書于報館。暴露分割之事。列邦大驚。皆恨奧國主其事。奧國無詞以解于列邦。自是列邦人心漸去奧歸普。薩度華之役。除其二三外。皆不肯出兵助奧國。奧竟坐是爲普所敗。

俾士麥之開端奧國也。頗憚法人左袒奧國。乃昭法帝以利。使人說法帝曰。如法國此次守中立之約。他日必割某地以報之。法帝心知其僞。而利二國相爭。以謂兩虎相鬪。勢必共傷。我可乘其虛以逞所欲。乃詐許于俾士麥。普既捷奧。其威益振四鄰。然俾氏竟不踐割地之約。法帝大失其望。而不能如之何。

俾士麥既克奧。欲乘勢討法國。恢復阿爾薩斯羅朗之舊地。而未有隙。乃修文講武數年。又聯絡北方德意志諸邦。引以爲援。偶有西班牙迎立之事。普法二國各有違言。俾士麥以謂此足以爲開仗之詞。將宣戰于法國。英國政府仗義調停。難于決裂。乃用僞電之謀。挑發法帝。使其自爲戎首。法帝不知其墮術中。造次向普國宣戰。竟取大謬。俾士麥又慮英俄二國袒護法人。乃說俄人廢棄黑海不置海軍之約。以求其歡。又使人示英國政府以布法分割比利時之條約底稿。蓋該約本係俾士麥教唆法帝所訂。普國實主之。英人不知其曲折。以謂法帝覬覦比利時。尤屬可慮。于是聽于普國。訂保全比利時之約。英俄二國均爲壁上之

觀法人孤立俾士麥得一戰捷法定霸歐洲。

法國與普連戰連敗。不得已行成。俾士麥思所以削弱之。不能再起。乃割阿爾薩斯羅明之沃地。併索五十兆償金。是時法國孤危。殆瀕于亡。有如一髮曳千鈞。但其國民儉勤。善治生產。富于愛國性。不數年國力漸振。整頓軍備。人人皆有敵愾之心。俾士麥以爲不于其兵力未成之日討之。悔無及矣。欲再興師。是時俄皇亞歷山大第二世頗袒法國。謂法國使臣曰。朕不願歐洲再遭兵亂。英國又陰護法人。外部大臣說法使曰。德帝並無與甲兵之意。其左右大臣好事者。但有俾士麥一人耳。英女皇又致書于德帝。諷以開戰之不可。德帝固不知俾士麥陰抱大圖。詰責俾士麥。俾士麥怒。意謂事洩自太子妃。頗有狂悖語。蓋太子妃英皇女也。

俾士麥于今皇有師弟之誼。其雄材大略相若。加以啓沃多年。獻替不少。故其在今日。雖俾士麥既沒。其遠圖深謀。繼述有人。訖今不變。可謂俾士麥有替人也。今皇平生不快于俾士麥。關與家事。踐祚之後。不久斥之。然其政略則依然襲用之。而其巧處則復出其上。帝又英主哉。今皇即位以來。所行陰謀秘計。不一而足。今舉其一二以印證。

千八百九十六年。客寓南非洲之英國人惹姆生。以下數百人。私携兵械入吐蘭斯哇兒國。爲該國兵所敗。一行皆就捕。德皇壯吐人所爲。致電總統以賀之。謂頗侵英國英國朝野皆

震動。殆至欲興問罪之師。幸遭德國政府中人緩頰道歉而止。當時世人皆謂德皇電詞並無深意。詎去年該國大臣繆羅于議院宣言。將當時底細和盤托出。頗屬可駭異。該大臣云。我皇上致電吐總統。非爲見英人凌虐小邦。代抱不平起見。蓋藉此以爲下列國向背之前茅耳。可見德皇一舉一動。皆出于處心積慮之餘。聞德皇發電後。親造俾士麥廬有所密議。知當時情形者云。當時德皇之意。在聯俄法二國以當英。藉此以挑發英人。爲他日藉口之實。其謀巧矣。但俄法二國見勢不可不允。故爲罷論耳。

德皇藉端吐蘭士哇兒之事。欲圖英國而不能逞。以謂俄法之不允于我。由彼怖英國水師之強。如我備有強大水師。二國必倚我以爲重。有事之日。可引以爲援。于是銳意推擴海軍。無如德人不以其政策爲然。議院諸人。遇增兵籌餉之事。輒極力阻止。是以推擴海軍之事。久格不行。千八百八十八年。東亞有中日之役。俄國欲密商英法二國。阻止日本。英國不允。轉謀之德國。德皇竊惟此爲推擴水師之機。乃聽于俄國。于是三國聯盟。派軍艦于東亞洋面。勒日本退還遼東之地。自時厥後。國人漸知海軍之不可緩。未幾有山東兗州教案。德皇大悅云。此千載之一時。乃一面電飭水師提督佔領膠州。一面派皇弟亨利率戰艦若干隻赴援。前此德政府既飭駐燕京使臣與中國總署會商賠償立牌等事。均邀其允。而忽派大兵侵略其土地。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勢。人皆疑德皇居心所在。蓋當此時。議院方會議海軍。

兵餉之事。議員反對者居多。而其奉天主教者尤極力阻止。德皇謂此次在山東遭害者係天主教士。我如代之報仇。彼教中人將無詞以阻礙。而我可償夙願也。于是出于占領膠州之舉云。德國略有膠州以來。極力經營。不遺餘力。又有去年團匪之變。派其元帥華德斯總統聯軍。又利其使臣克林德之死。勸中國派其親王卑詞道歉。凡其諸端。皆足嚮嚮清廷。以樹威東亞。況有德國于長江地方樹立勢力圈之事乎。在戰亂之前。德人派其武弁訓練支那新軍。確有成效。今又挾其新勝之勢。極力擴充。支那在在陸軍。皆爲德人所左右。馴至東亞陸上之權。歸諸德人。雖以我英國水師之強。將不能如之何。豈不可寒心哉。

英與德爲不可兩立之國。非由其民迭有舊怨。由商務之利害迭異。凡釁隙之由舊怨者。猶不難解釋。至于商務利害迭異者。萬無解釋之機。德國比年戶口蕃殖。刻下國中人口計有五千七百萬。既不與其面積相稱。有食少人多之歎。其國間于強國。不可不厚備兵力以自衛。故抽募兵丁。視他國尤多。于是國民中之壯下。爲生計之難。與點行之苦所迫。陸續移住外國。不免額兵漸告欠乏。于是政府中人百方苦心。欲獲富沃之地。以爲人民安插處。庶可以爲通商之地。兼杜逃亡之弊。德國殖民政策之不可已于今日者。實在于此。無如世界中要口沃土。既爲我英國所佔。不容德人後來居上。故傅士麥深以此爲慮。謂破壞英國海上權力。而後我始可逞。于是唆使俄法二國抗拒英國。欲藉其力以弱之。或贈重金于報館中。

人以鼓吹排英宗旨。或游說二國宮廷。以施離間之計。俾土麥三十年心血。殆盡于是。乃不得志而逝。俾氏之志。亦可哀也。今皇政策。祖述俾氏。然其施設。稍與俾氏異途。俾氏專任陰謀而不主通商。今皇則以通商行其陰謀。其如購加魯梭薩木亞。如于小亞細亞得鐵路之權。如歷游土耳其藩屬之地。其用意至深。規模宏遠。非俾氏之所得而及。

德皇致電吐總統之事。既見于前節。蓋其深意在君臨南非。故致賀詞以博吐人歡心也。幸遭俄法二國不動而止。然德皇經營非洲之念。未嘗爲是漸滅也。其後法國有德勒扶之案。及奶沙之交涉。事與英國連。迭有違言論者竊疑德皇問之。其後英法又爲法壽遠之事。生隙。行將用武。德皇鼓掌曰。我事成矣。乃一面密飭其官辦銀行爲之備。一面使喉兩國以厚其怨。幸英相沙士勃雷侯顧全大局。法相亦以俄人之援不可必爲慮。憚于用兵。其用心兩者不期而出于一途。禍亂獲以熄。德皇于是見英國未可侮。以謂難急圖也。與其援南非諸國。結怨于英國。不若使英國構事于南非諸國。南非而克。可以爲我用。英人而克。出兵海外。不免勢絀力窮。故吐總統之入覲。微包胥之哭。德皇視如路人。一毫不加心。如與前年出于兩者。陽排吐人。陰阻英人。皇之謀誠巧矣。蓋德皇之意。在使吐人持久抗拒英人。兩者爭戰。越久。其怨毒入于人心越深。他日易爲圖也。德皇上年與英國南非地方駐防大臣羅度相見。定自羅埃士阿經吐蘭斯哇兒至華爾非士灣之間築造鐵路之議。一旦該鐵路告厥成。

功吐蘭斯哇兒阿連治二國所出之貨。均由該路運到華爾非士灣。該灣爲一大生聚。而今
日與英人百戰不屈之阿吐兩國。人皆歸此地。德國自是雄視南非地方。英人之勢必墮地
矣。

德皇遠略鴻圖。籠蓋一世。但其近憂在法國。蓋法與德迫處。曩爲其所敗。割地賠款。殆至覆
國。有與德不共戴天之仇。一旦與德國開仗。法人必不作壁上觀。出援敵國。於勝敗之數。有
大干繫。故德人而欲行其長策。不可不首結歡法人。以滅其復仇之念。而始可恣其所欲。從
來德國君臣所焦慮苦心在此。今揣摩德國意向所在。其策有二。返阿爾薩羅朗侵地。一也。
使法有比利時。二也。前者在刻下狀形。屬萬不可行。後者乃蹈習俾士麥嘗以比爲好餌。誘
法皇拿破崙第三世之故智者。比前者稍爲易行。今皇之智且慧。必知之矣。法之垂涎比利
時。既非一日。其不敢下手者。憚英國耳。今英軍遠征南非。傾國而出。曠日持久。師老無功。在
法人乃屬有隙可乘。固有不待智者。使德人用其慣用手段。百方挑發法人。渠必以所施
諸德人者。用諸英人。嫁禍他人之策。莫善於此。近聞德皇又有籠蓋荷蘭之意。其曩款待女
王。禮數有加。頌揚荷國海軍之盛。可見用意所在。蓋荷人與英國有隙。我得其歡心。相俱連
盟。有事之日。利用其水師與軍。以爲我援勢。在英國如失其左右手。利於我多矣。德國皇
家與俄英丹命諸國爲姻戚。但德皇急於功名。不遑恤其私情。德相繆羅嘗云。情者在頭言

險隘。後無鐵路爲接濟。視之我軍於南非。其勞佚之異。有難同日語者。而謂俄人能略取印度耶。余謂假令我國而甘心割印度俾俄人。俄人必不之受。何者在彼難於維持也。曩者則土太音侯爵游歷印度。歸國謂人曰。英荷印度人口增加日甚。十年間增至三千萬。近日飢饉相繼。糧食不給。固其所也。夫印度地方所產。其在今日不足養其民。如經過數年。其衣食匱乏。必倍於今日。英國經世之士。所宜用意也云云。俄國則異於此。土地廣衍。人烟稀疏。地有遺利。何苦度絕漠。超重山以爭此無用之地哉。

朝鮮問題

外交時報

朝鮮問題。亦東洋極要之問題也。清國問題着落以後。朝鮮之地位。必因之一變。是可豫揣

也。此論之出。在和議初起時。故云如此。而此際列強對之。其關係如何。固吾人所極宜注意者。

不問多少厚薄。其與朝鮮利害有關係者。日清俄英美法德七國耳。如奧如意。雖亦條約結盟之國。意韓條約結于千八百八十四年。奧韓條約結于千八百九十二年。然于形錯勢綜之下。公使尙不派。則全屬無利害之相關者。故茲不論及。而唯揭此七國之關係。

一俄羅斯 朝鮮問題之何以處分也。俄人所最困心焦慮之一事也。俄人在朝鮮無多數之住民。無多額之貿易。其所以孜孜于此半島者。果何故歟。其故不起于利害之形勢。而起于併吞之野心。今請述其對韓政策之歷史。

依千八百五十八年之受暉條約與千八百六十年之條約。俄人既得黑龍江一帶及所謂虎里毛而斯克布羅墳死等地方于支那。遂與朝鮮壤土相接。其伸猿臂于遼東半島也。實自此始。距今蓋四十年前事云。

於是俄國遂測量其北部。檢查朝鮮各事。以爲經營之第一着。此時又有朝鮮人厭本國之秕政。移住南島蘇里地方者。俄人遂保護之。獎勵之。朝鮮人之移居俄國領地者極多。當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既達二萬以上云。其他年之所以漸染指于朝鮮政爭場裏者。實由此輩也。

千八百七十二年。穆拉肥幽之計既行。俄國遂自尼哥來弗斯移其海軍根據地于海參崴。海參崴者。位于俄領亞細亞之南端。與韓境極近。其形勢之優。固非尼哥來弗斯及伯奪落帕布羅斯之比。而自彼得以來和傳之願。即所謂通路于公海之願。亦可謂達其半矣。然至冬尙有結冰

之患。雖近來之發明。可以機器破之而通航路。虎狼之俄。豈遂以此爲足哉。而相隔數哩之朝鮮。其沿岸各港。全無結冰之憂。恰于其經營東亞之所需。無不周備。故俄人垂涎不已。千八百八十年前後。一面查檢滿洲。即一面測量朝鮮各方面。銳意經營。不遺餘力。然終不能得志。乃收鋒斂銳。而守忍耐主義。藏頭蓋尾。以待時機。至千八百八十四年。清法事起之際。遂乘機欲割朝鮮沿岸。其時路透電報遂誤傳朝鮮爲俄之保護之報。又風傳有割巨文島與俄國之密約云。

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此密約爲清國公使所發見。不久又關於英國之巨文島問題。發証書與清國。言明不占朝鮮土地。然此証書蓋因密約暴露。不得不出。而知俄人之慣用手段者。實不能斷其野心之有無也。爾時俄國參謀本部之機關新聞。深以其國懷此異圖爲不然。曾論之曰。『其人口稠密。不易征服。其人情風俗差殊。不易同化。其國貧弱。得之不足償所失。我國亦何利而欲併朝鮮哉。』此言不爲無理。蓋西伯利亞之鐵道未成。滿洲邊境之軍備未整。懸軍萬里。以爭此區區。固非俄之利。然而海參崴之經營既成。旅順大連灣之防備既設。虎狼之俄。豈遂以此爲足乎。或曰。『俄國實無異志于朝鮮。俄自四十年前。即與朝鮮接壤。此間小黨之軋轢。政權之爭奪。層見迭出。皆足以啓俄國干涉內政之端。又沿岸悉不凍之港。俄皆可取之以駐海軍。然而俄終不敢行穆拉肥幽之南下計畫也。然人終疑俄國有占朝鮮一港之意。其故蓋因俄常測量此半島之東岸。又到處占領他國之良港也。然此等事。亦見俄國有希望平和之心。不足證其有野心也。』(中畧)俄國與朝鮮接壤。已十五年有餘。千八百七十六年以前。俄國雖稱與朝鮮接壤。然尚隔牛脫牢存一帶不毛之地。然不聞有野舉也。朝鮮之藩于清國。其後又歸日本。俄皆漠然不問。唯聞日本之倡言朝鮮獨立。則心焉喜而已。弑妃事起以來。俄于朝鮮非不占最優之勢力。然實因助無能爲之小黨。恐招日本之猜怨也。德國之占領膠州灣也。使俄國不得不達其得一不凍港于極東之希望。于此而占領朝鮮之一港。俄國不唯于實際上無

竹敷附近。扼朝鮮。而絕海參崴與旅順之交通。俄人之運動。何山而活潑哉。邇來俄人新撥款二億萬。立太平洋艦隊擴張之案。增義勇艦隊。而又時派軍艦出沒半島。豈無故哉。且其意不獨欲得要港于半島沿岸。又將延長西伯利亞鐵道支線。橫其本土。而俄之商略與軍事。均佔優勢于東洋也。俄人之雄圖。豈不可畏哉。

二日本 不問舊日之歷史。今日與朝鮮最親密且有重要之關係者。日本也。日民之居于此者。二萬有餘。貿易之額。大半出日人之所營。漁民出入其沿海者以萬計。內地諸江及沿海之航權。殆爲日人所專有。京仁鐵道京釜鐵道皆日人所施設。京城仁川釜山間。有日本軍用電線。各開港場有日本郵便局。朝鮮者誠日人專有之勢力地也。

朝鮮與日本隔海相對。以最緩小汽船。亦一日可渡。在其中的勢力。唯日本最優。今日日本海朝鮮海。唯日人獨握其制海權。然其沿岸若有一區歸俄人之掌中。則日本之制海權。遂有所制限。貿易亦有所脅制。或遂礙其自衛。亦未可知。故日本宜竭力防之。而前年之馬山浦事件。日與俄幾開構釁之端者。其消息實存此中也。

三英吉利 英國與朝鮮之關係。其第一在貿易上。朝鮮進口貨總額。英國約占三分之一。其稅關亦如支那。皆爲英人所掌。其鑛山事業。爲英人所經營者。亦着着進步。般山金礦。國中來亦歸英人云。

次言其政治上之關係。夫占北太平洋要區之極東一國。其國不獨富于漁鹽之利。又有艦隊之碇泊所。根據地。又有無數良港。礦產也。農產也。又極天然之豐腴。若一旦歸已對手之下。則英國豈能默視乎。英見俄之占旅順大連灣也。尙據威海衛以抵制之。若俄於朝鮮沿岸得一港。既可牽制其黃海之運動。又可通海參崴之連絡。且可于北太平洋一帶。增莫大之海軍力。則東洋之均勢。必因而失平。英國於極東之商業。必有所牽制。且害及英國之印度政策矣。于是而英國不出策以抵制之。必無此理也。

然而英國無染指之野心也。英國往年

一八八五年

之據巨文島。因防俄國之前進。迫而爲不得

己之舉。

當時因阿富汗邊境之事。英俄兩國皆有煩言。俄人強進邊境。形勢日迫。兩國將有干戈相見之事。英乃占俄之先着。占巨文島。以爲牽制豫防之手段。是世人之所知也。

是世人之所知也。

後二年。俄國駐北京公使發証書于總理衙門曰。『俄國無論有何情節。決不侵朝鮮之領土。』英國亦因此撤兵。時高宗論之曰。『英國之自巨文島撤兵也。欲使他國不觸手于此王者之葡萄牙國。故自示其例也。英國之占領朝鮮。恰與攻擊比利時相等。』云云。雖然。至今日而形驅勢逼之下。縱其防遏他國之手段。亦不容緩矣。

四清國。歷史上地理上之關係最密者。不論何人。均知其爲清國也。清韓兩國之關係。自大院君之變起而一變。當時李鴻章容金允植元中之請。以鎮內亂爲名。遣吳長慶馬建忠袁世凱等。率兵入朝。突拘大院君而去。以收閔氏一派之歡心。自此啓干涉內政之端。以前名爲

藩屬實不見有干涉內政之事。所謂事大黨之勢。忽然增長。後二年。獨立黨之企圖。一敗塗地。朴金與其黨羽。多陷流離困頓之悲境。而袁世凱反依其功名。任駐紮官。益施其干涉政略。於是前之閔族。亦慚懷憤恨。遂起俄韓密約之說。袁世凱聞之大憤。乃以重言逼韓廷。查問其顛末。韓廷辨明無此事。烏准公使。亦辨明無自國王領文書之事。其事遂寢。而廢王事件。繼之而起。事終不成。而俄國之勢力。逐日增加。清廷大憤。急籌所以防俄之法。籌防日急。干涉亦日甚。韓人與在韓外國人。皆惡袁世凱之所爲。其後遂有日清戰爭之事。事結之後。清國在韓之威力。遂墜地矣。然其利害之關係如故。境土之相接如故。若有善用之者。尙可以之阻俄國之南侵。防日本勢力之東漸也。而況商民之住于朝鮮者。尙在數萬以上。貿易之額。亦三分之一爲其商人所經營哉。然而今日觀其內狀。尙救亡濟危之不暇。而何能染指于朝鮮。此問題之處分。寧有彼在內耶。是讀者所知。不待多言也。

論俄人外交技倆

益新西報

俄人與中國交涉。其手段之巧。直駕乎各國之上。固已盡人而知之矣。俄國在華。凡有舉動。必異常秘密。外人即知其發端。而其詳終莫得而知之也。各國凡與中國交涉。無不彰明較著。而俄人則秘之又秘。總不欲人知之。即就近事以觀。本年春間。滿洲密約。俄人與華人。亦議於暗中。比爲人知。則已將次簽約矣。此又人人所共知者也。惟密約之未經簽押。人尙得

而知之。而其約之若何而起。若何而敗之故。則又非外間所得而知者矣。雖英國藍皮書中。亦略有道及之處。然僅及一斑。並非全璧。俟諸異日。當有人考而出之也。俄國與中國交涉之法。雖不易知。然果能將近年來中俄於滿洲之交涉辦法。詳加考察。彼俄人之技倆。當亦可以曉然於心矣。查一千八百六十年十一月十四號。俄人曾與中國在京立約。將滿洲黑龍江與烏蘇里一帶。歸其版圖。以立約之時。日詳考之。蓋即在英法聯軍入京之年也。其時駐華俄使爲哀格那梯甫。中國全權爲恭親王。是時中國內患外侮。相繼而來。外則有英法之侵。內則有髮逆之擾。而俄人遂得乘此絕好機會。將黑龍江以北。烏蘇里以東。千餘英里之地。向所久欲而不得者。一旦唾手而得之。俄人既得黑龍江。而高麗遂與毗連。以黑龍江之大。俄人得之如是其易。外人皆無從知之。於是議論紛紛。有言俄人因以大砲數百尊。送與中國。故中國以該地酬之者。有言俄人將派兵入華。爲拒英法之助者。甚至有華人言曾目覩俄兵與華兵聯合同在禦敵者。此皆無根之談。固不足憑信也。惟彼時有一旅俄多年之某日人。其於黑龍江割讓俄人之事。知之最切。今甫著成一論。詳言其事。據言方其在俄京逗遛時。恒與俄大員來往。其中有某大員者。即一千八百六十年立約割黑龍江時在駐京俄使署爲隨員者。據云俄使哀格那梯甫以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天津之約。由俄帶往北京。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四月二十四號。與中國政府互換後。並不即行回國。仍在中國逗

此法必爲各國所憤。故遂中止。然當李相至唐沽登岸時。俄人仍派兵一隊往迎。以視各國之概置不理者。相去不甚遙遠乎。是以李相自入京後。行轅即在俄人轄境。永由俄兵保護。即端王董福祥之得以不死。亦俄人之力也。其餘各罪魁。各國本欲重懲。亦以俄人勸阻。故不獲如願以償。此俄人之所以欲勒索中國。以滿洲爲酬功之物也。此次滿洲密約之不成。則出於日本之力。蓋日廷以俄人如定欲滿洲。則必與之開戰也。

論俄人暫將滿洲事放鬆

益新西報

今者阿富汗國王之薨。東三省事。其可因而略鬆乎。亂亞西亞之利局。固莫有如俄人之甚者。俄人之於亞西亞邊境也。遇隙即肆蠶食。公道所不暇計及。假令俄人以所得者而開通之。俾萬國均受其益。尙可免他國之異言。而俄人則不然。無論何地。一經爲其所有。即閉關自守。不任他國通商。其有碍各國和局者。職是故也。近更不遺餘力。爲久佔滿洲之計。以現在情形觀之。即謂滿洲已爲其所有。亦不爲過。特是某某等國。已明有違言矣。而不即與之爲難者。以彼曾允於事平後退兵也。最可異者。各國本知俄人之言爲不足恃。今亦以其力主開通門戶之說爲可信。此則尤爲可笑者耳。日本與各國。此後或能易其政策。以對付俄人。然今已爲俄所誘矣。蓋俄人今以阿富汗國王之死。移其精神以專注於亞西亞西部耳。自滿洲密約敗後。俄人即已於西部顯露其本來面目。英國近遣兵船至波斯海灣。欲圖佔

一口岸者。蓋亦即爲防俄起見也。俄人之在土耳其之北。滋生事端。欲圖土耳其之屬地。觀其意。無非欲土耳其以亞西亞西部幼發拉的河兩岸之利益讓之。故在波斯海灣得其屬地。利益亦未可知。惟在俄人之意。或將乘阿富汗王之逝。同在波斯阿富汗舉事。或派間諜。或派教士。以至該兩國邊界。蠱惑其民心。而令兩國生亂。彼即乘機僞向土王以相助爲言。以遂其貪得之計。總之亞西亞西部。將來無論其如何歸結。而滿洲之事。於此或可略鬆也。今阿富汗國王薨後。嗣位者即其子拉斯羅勒。性極聰俊。年方二十四歲。近甫由英遊歷而回。當其至英時。前女王相待頗優。惟新君即位。初時必多亂事。苟有明達大臣以襄理之。即亦不足懼也。

論美國欲開通中門戶事

益新西報

美總統未經薨逝以前。嘗言吾美定須美國大開門戶。易而爲萬國商埠。以便吾美國商民。在華貿易者。約與他國頡頏。是說也。持論頗正。各國倘亦以美總統之心爲心。則辦理華事。自無爲難之處。中國既不失地。又可免瓜分之禍。而各國亦得以彼此輯睦。即中國亦得受商務之益。所難者。俄德兩國。未知肯去其權限圈之政策。以從開通門戶之議否。吾恐未必能相從也。即果能從。亦必出於勉強。非出於自然也。今爲此說之總統。雖已作古。而新總統羅君。亦言前總統之政策。自當永守弗易。羅君果肯踐言。則中國時局。自可無虞。特其能否

始終不渝。則又未能逆料。惟觀其情形。亦明知有兩大獅在其後以爲之助也。蓋即英日兩國是也。英日兩國。如以美國有決欲開通中國門戶之意。即有爭端。亦肯出而相助。即中國之瓜分可免。地土可保。而英國之政策。亦於是可行。惟英國目下不獨不能以力保商務爲事。且有棄之之狀。今美國開通中國門戶之政策。抑爲英國之助。抑欲在華興商自立。以逐英人之商務。此問題固不可不察也。駐華公使康格君此次告假歸國。將回任之前。美國紐約亞東會設筵餞之。康君曾宣言美國商民。極應設法以中國爲永遠貿易市場。斷不可如前者之僅以餘貨銷售。今歐洲各國商民。於中國何物可以銷流。貿易情形如何。莫不一一考究。又熟習華語。在華開設分行。各國既皆如此。美國亦應相同。雖初辦之時。似未必有利。然日久則有恃無恐矣。

論日本今日之地位

國家之隆替盛衰。其原因雖不止一端。要而論之。不外主因客因二者而已。主因者何。其國民精神上陶鑄之勤荒。及形質上發達之大小是也。客因者何。己國對於列國強弱利害之關係是也。

合各人而成家族。合各家族而成部落。合各部落而成國家。集衆人之力。以成爲一團體。其力聚。其心一。其理順。斯足以永保生存之道。立長久之基。若衆人與國家相離散。則斷無存

立之理。今無國家之人民。猶太與印度是也。欲以慘狀。豈可得哉。

既有國家。于是乃謀保其生存矣。然必生衆多邦國。角立雄峙。以競爭於世界。各營其生活之幸福。而不能合爲一統者。此自然之勢。斷不能免也。

宇內人類。相親之道。達於極度之期。今尙遼遠。不可遙揣。世界萬國。其風俗宗教。種類言語。及其生存之道。經濟即理之方。彼此各殊。人我互異。利害衝突。時不能免。蓋理勢然也。而況恃其雄大之勢力。或以商戰。或以工戰。或以力戰。或以權術戰。欺凌弱小。併吞蒙昧。此列國並峙之雄國所爲也。

故國家之興衰隆替。由於己國修養之勤怠。固不待言。然外而世界大局之所趨赴。己國與各國交涉之關係如何。尤不可不知。此客因與主因。所以相消相長。相進相退。顯絕大之功效耳。在第十八世紀以前。輪船未盛行。蘇彝士河未開通。其鎖國時代。所謂客因者。關係尙微淺。今則不然。關係之重大。無論何國。其興衰隆替。必以之爲轉移。與主因關係。殆無輕重之分。此實第十九世紀末。地球各國交際關係歷史之特出耳。

日本立國于地球之上。其幅員之廣。僅居陸地面積三百五十分之一。雖然。其天所賦之資格極重。今於地球各國之中。考察日本之地位。及其現在之情形。果居何等焉。

目下吾國民反躬自省。爲最要之事。蓋吾日本國民。除一二有識者之外。皆拘泥於此小島。

內之功名利慾。爭奪政柄。傾軋排擠。汲汲皇皇。維日不足。誇甲午戰勝之虛名。顧目前苟安之小成。種種迷夢。不痛破之。吾不知其終極矣。

蓋立國於此世界之中。具真實之能力與資格者。即爲各國心目中。所畏服之國也。國家當有事之秋。誤爲他國所輕侮。而終勝者有之。誤爲他國所過譽。而終敗者有之。雖然。苟有實力可恃。足以自信。則一朝有機可乘。施其威力。懲他國之侮慢可也。如日本當明治二十七八年之役。此其例也。否則他國之於我國。涉於過譽。以美言頌辭。蒙昧我邦。而內實猜忌。當此之時。不辦其是非虛實。傲然以喜。轉而自誇於天下。不爲天下所竊笑者。幾希矣。

安政

日本年號。當我戊午年間。

以降。日本始開港通商。屈辱於要挾條約之下。夙夜慚愧。憤慨者四十餘

年。

當時彼白哲人種。專橫跋扈。無所不至。然日本自祖先以來。所積累蘊蓄之日本魂。即武士之精神

是也。

慨之憤之。乃採取世界中文明之精神。及一切學藝。以爲進取之基礎。故竟能發揮吾

國之光輝。得與各國共享平等之利益。吁。此豈偶然可致哉。

然近數年來。日本地位。既與列強並駕齊驅。獲免落後之誚。乃苟安小成。不思進取。驕盈之態。充漫朝野。賄賂橫行。士風頹敗。爭區區之內政。忘無疆之長計。此夢不破。難乎其爲國矣。

嗚呼。吾日本國民。其思今日爲何日乎。蓋亦深思而自猛省矣。

甲午戰役以後。吾邦政論者。自云日本爲東洋盟主。或且以東洋之英國自誇。夫紙上之盟

一世界各國彼此利害之衝突經濟之擴張與平利用武之關係

生者億兆所同欲。死者億兆所同憎。人類通共之性情。雖地逾數萬里。年逾數百代。不能有所差異者耳。故厭爭戰喜平和之心。苟爲半開之國。莫不如是。況文物彬然。既已開化發達之文明國乎。雖然。地球各國。鐵火之爭。尙不能已者。無他以列國利益互相衝突故也。人羣之中。不免彼此之衝突。猶天地之有雷霆風雨也。商與農爭。農與工商爭。工與農商爭。而商復與商爭。農復與農爭。工復與工爭。家與家爭。國與國爭。其利小則爭力亦小。其利大則爭力亦大。是人類所難解脫者也。愛林古之言曰。權理之目的在平和。其手段在戰爭。於二十世紀中驗之。可知其言不虛也。

顧戰爭以求平和。非唯一之善法。無論矣。雖然。衛護國家之最末良方。足以收効者。唯戰爭而已。故武裝之平和。可永保治平局面。勝於非武裝之平和多矣。徵之於歐西近狀。可知也。今列強尙武裝之平和。其所以汲汲於此者。防爭戰於未然耳。至其所眞注目者。則擴張其國民生存之經濟力量是也。所謂武裝者。乃保護生存之經濟力之利器。故不得不整頓之耳。夫然。彼歐洲列強。揚言四海皆兄弟。保持平和局面。倡博愛平等之道。乃於亞洲大陸。逞其雄略。而於中國爲尤甚。恰如餓虎之搏肥羊。演強食弱肉之活劇。實近數年來所目覩者也。近二十餘年來。歐洲列強。爭生存之經濟力。先齊集於阿非利加。其爭競之迫切激烈者。尤

以英法爲最。雖然較之中國。其大小難易。殆相懸絕。不可同日而語。畢竟於中國。遠勝於非洲。固無足論矣。

第當十九世紀之末。二十世紀之始。列強之間。對峙角立。以圖擴張其經濟力。所謂武裝者。亦必隨之而起。否則經濟之擴張。或可僥倖奏效。而真實之平和。不能保也必矣。

二世界之形勢亞洲各邦澳洲

第十九世紀末。世界人口。大約稱十五萬萬。而其半即七萬萬生於亞洲。三億五千萬生於歐洲。一億五千萬生於阿非利加。美與非人口之多寡。不相上下。而生於大洋洲者。約三千五百萬云。

五大洲及大洋洲之陸地面積如左。

亞細亞

一七、〇七四、〇〇〇方里

歐羅巴

三、八六四、七五〇方里

阿非利加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方里

北亞美利加

九、〇〇〇、〇〇〇方里

南亞美利加

七、〇〇〇、〇〇〇方里

澳洲

三、一八〇、〇〇〇方里

大洋洲

八、五〇〇、〇〇〇方里

通計面積 大約

四六、〇〇〇、〇〇〇方里

亞細亞全洲千七百餘萬方里之中。俄英法等所領者加左。

俄羅斯領

六、五六〇、〇〇〇方里

英吉利領

一、九七〇、〇〇〇方里

法蘭西領

二八〇、〇〇〇方里

土耳其領

六七〇、〇〇〇方里

中國

四、二一八、〇〇〇方里

滿洲

三六五、〇〇〇方里

西藏

一、二八八、〇〇〇方里

蒙古

六六〇、〇〇〇方里

新疆

四三一、〇〇〇方里

準噶利

一四七、〇〇〇方里

中國本部

一、三三六、〇〇〇方里

亞細亞之土地。其大半不僅爲歐人所吞併而已。將來逐段蠶食。固必有之事。欲求保全固

有之地步。其難矣哉。今亞洲之獨立國。唯日本而已。茲條揭各國之情形如左。

波斯雖面積六十二萬方里。人口九百萬。然昔日之勇武氣象。消沈於烏有。而國政亦腐敗不堪。將來必被英俄所滅。固無容疑矣。

暹羅面積三十萬方里。人口六百餘萬。將來欲保其尊嚴之獨立。抑憂憂其難哉。

阿富汗面積二十二萬九千方里。人口四百萬。已有入於英俄之勢。欲保持永遠獨立。不可得也。

朝鮮面積八萬五千方里。人口九百餘萬。此國獨立。皆日本之所賜。甲午之役。日人以碧血扶殖之。至將來能迄若何年歲。必依然賴日本之擁護。固無容疑矣。

若夫擁二十五萬方里之面積。二千萬人口之舊安南國。於千八百八十三年。全爲法國所吞併。又其面積十七萬方里。人口七百六十萬之緬甸。於千八百八十六年。已全入英人之轄下矣。

又印度之西北爾齊斯坦國。面積十三萬方里。人口五十萬。近年亦歸於英人之版圖中矣。中央亞細亞。自千八百六十八年。迄千八百八十三年之間。殆悉爲俄所吞併。故自裏海而貫通中央亞細亞。而進太平洋之廣大方域。皆入於俄人之版圖矣。

印度之東。支那海之菲律賓羣島。其面積十一萬四千方里。人口七百六十七萬有奇。昔西

班牙國王名之以非律賓。即是地也。此地大要地。被歐人所占領之歷史。最爲古昔。然近來西班牙國。逐日衰頹不振。遂致該島人民離叛。終以之割讓與美國。此前年之事也。

荷蘭所領東印度羣島。瓜哇島。莫斯託那等島。通計面積七十三萬六千餘方里。人口三千四百餘萬。此乃荷蘭十六百年以來。海上權力隆盛時代之遺產耳。

澳洲則面積三百七十七萬三千九百方里。人口達於四百七十九萬云。此大陸在英領中最新開之雄邦。廣有富源。其人民亦沈毅堅忍。將來之進步。正未有艾也。

三歐洲列國面積及人口歐亞歷史之差異擴張屬地之競爭

歐洲面積僅二百八十四萬方里。與英領之加拿大。殆無伯仲之分。而此中之獨立國有十九邦。茲揭其面積人口如左。

各國面積表

各國人口表

俄國 二、〇九五、六一六方里

俄國 一〇六、二〇〇、〇〇〇人

德國 二〇八、八三〇方里

德國 五二、二七九、〇〇〇人

法國 二〇四、〇九二方里

法國 三八、五一七、〇〇〇人

奧大利 二四〇、九六二方里

奧大利 四一、三五九、〇〇〇人

奧大利 一一五、九〇三方里

奧大利 二二、八九五、〇〇〇人

匈牙利	一二五、〇三九方里	匈牙利	一七、四六三、〇〇〇人
英國本國	一二〇、九七九方里	英國	四〇、一八八、〇〇〇人
意大利	一一四、四一〇方里	意大利	三一、六六八、〇〇〇人
西班牙	一九七、六七〇方里	西班牙	一七、五六五、〇〇〇人
瑞典	一七二、八七六方里	瑞典	五、〇〇九、〇〇〇人
挪威	一二四、四四五方里	挪威	二、〇〇一、〇〇〇人
魯孟尼亞	四八、三〇七方里	魯孟尼亞	五、八〇〇、〇〇〇人
普露加利牙	三八、〇八〇方里	普露加利牙	三、三一〇、〇〇〇人
丁抹	一五、二八〇方里	丁抹	二、一八三、〇〇〇人
荷蘭	一二、六四八方里	荷蘭	五、〇〇四、〇〇〇人
葡萄牙	三六、〇三八方里	葡萄牙	五、〇四九、〇〇〇人
比利時	一一、三七三方里	比利時	六、五八六、〇〇〇人
希臘	二五、〇一四方里	希臘	二、四三三、〇〇〇人
瑞士	一五、九七六方里	瑞士	三、〇八三、〇〇〇人
沙耳華	一九、〇五〇方里	沙耳華	二、三二五、〇〇〇人

土耳其之部

六二、七四四万里

土耳其之部

五、〇〇〇、〇〇〇人

孟德勒古耳係附入

三、六三〇万里

孟德勒古耳係附入

一三、八〇〇、〇〇〇人

此十九獨立國

孟德勒古耳係加入者

之中。以一國而占面積二百九萬方里者。唯一俄羅斯而已。其他

十八國。各自割據於百七十餘萬方里之域內耳。

百七十餘萬方里。均分爲十八國。則每一國面積僅九萬餘方里。其所以分而爲狹小區域者。無他。蓋中古以來。封建割據之餘波。猶未盡脫。及各邦言語、風俗、宗教、人種。互相差異之故耳。考其昔日各邦國各民族之歷史。彼此形勢互異。相峙以角。逐競爭。故難致親和混一之局也。

歐洲列國形勢之變遷。與亞洲大相懸殊者何哉。其原因雖多。而最著者。則宗教與氣候地理是也。宗教最著之勢力。在於夫婦之例。實歐洲列國隆替離合之一大原因。徵之歷史而可知矣。

於中世紀之歐洲。乃列國之爭奪。君權君位之爭奪。而非爲人民公共之利益。故其爭奪原因。在國君婚姻之巧拙居多。無他。蓋一夫一婦之宗教所致耳。雖然。其後人民權利思想。漸次發達。共知人民之重。過於朝廷。遂至以均平國勢權力爲萬國之大關鍵焉。而列國之爭競。亦由是而易其趣矣。拿破侖一世。雄出路易十四世之後。標樹此題目。而逞其勢力於歐

洲迨第十九世紀後半以後。其餘波尙未盡息。而今則不然矣。近三十年來。歐洲列強。所大
 聲疾呼。倡號於天下者。在保全歐洲平和局面。而其實則以擴充已國民之利益爲目的也。
 其實則擴充已國民之利益。而表面則保持歐洲及萬國平和局面。此非歐洲列強外交
 上特出之政策而何哉。彼歐洲列強之企謀。近年用力尤奮勵。將來豈有涯涘耶。試稽其本
 國面積人口之多寡。與其殖民地占領地之面積人口一比較之。即可見矣。

各國本國及殖民地占領地面積比較表

各國本國及殖民地占領地人口比較表

英國	本國	殖民地、占領	英國	本國	殖民地、占領
○、○、○	一、二、○	九、七、九	四、○、○	一、八、八	○、○、○
二、○、○	一、五、○	四、七、七	二、九、八	二、○、五	七、六、七
六、五、七	九、五、六	一、六、○	二、○、六	二、○、○	○、○、○
二、五、九	○、○、○	○、○、○	二、三、八	○、○、○	○、○、○
二、九、四	○、○、○	九、二、○	二、九、八	二、五、一	○、○、○
二、九、五	○、○、○	○、○、○	二、九、二	二、四、八	一、○、○
一、二、○	八、○、○	○、○、○	五、二、九	二、二、四	一、七、三
一、二、○	八、○、○	○、○、○	一、二、二	九、六、九	○、○、○
一、三、○	○、○、○	○、○、○	一、二、二	九、六、九	○、○、○
三、六、○	○、○、○	三、八、○	五、一、○	九、六、九	○、○、○
七、八、二	○、○、○	○、○、○	三、五、○	四、○、○	○、○、○
一、二、二	六、四、八	方里	三、五、○	四、○、○	○、○、○
七、七、五	○、○、○	方里	二、八、五	○、○、○	○、○、○
一、一、四	四、一、○	方里	二、八、五	○、○、○	○、○、○
四、九、二	○、○、○	方里	三、一、六	六、六、九	○、○、○
一、九、七	六、七、○	方里	一、七、七	四、六、八	○、○、○
一、六、三	○、○、○	方里	一、七、七	四、六、八	○、○、○
一、五、二	○、○、○	方里	二、九、八	二、五、一	○、○、○
八、六、○	○、○、○	方里	二、九、八	二、五、一	○、○、○
丁抹			二、九、八	二、五、一	○、○、○
西班牙			二、九、八	二、五、一	○、○、○
意大利			二、九、八	二、五、一	○、○、○
荷蘭			二、九、八	二、五、一	○、○、○
葡萄牙			二、九、八	二、五、一	○、○、○
德國			二、九、八	二、五、一	○、○、○
法國			二、九、八	二、五、一	○、○、○
俄國			二、九、八	二、五、一	○、○、○
英國			二、九、八	二、五、一	○、○、○

覽彼歐洲列強。其屬領地之廣大。遠軼本土而外。歐洲人開拓疆土之力。可云盛矣。而其中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諸國。於千五百年前爲航海雄邦。以當時雄飛海上。故能有奪掠之遺物。其僅保存以至今日者。吾人不可不觀破之也。

至於前表所列領地殖民地之各國。即係英俄法國所領有者。多屬近來所吞併蠶食。然不僅此而已。如俄德二國。其吞併時期。今纔起點。蠶食之力。猶屬幼穉。吾人尤不可不知之也。

四、歐洲列強之產業革命、于域外之經濟競爭國際勢力之中心、德國擴張經濟力

如此。歐洲列國。近數十年間。侵略域外。勢力愈臻盛大。其所以孜孜汲汲於爭競者。無他。蓋其產業革命所致耳。隨之而並起者。人羣勢力之發達。智力之宏大。又有流電二力以助之。故有此大動機云耳。

此一動機一起一伏。一隱一顯。其平日則使農工商各業之生產力。非常發達。無論已。又使列國外交政策。銳敏異常。在昔曾使四分五裂之數小邦。混而爲統一之大國。曰意大利之統一。曰普奧戰爭德國之統一。歐洲大陸。著進化之大效。實莫不因此動機之力而來也。自此之先。第十九世紀上半期。自英國而外。固持君主專制之舊範。箝制人羣。枉正義而不知省。第十八世紀之遺毒。尙仍相沿。故列國君主與民人相傾軋之事。頻頻接踵。迨千八百

也。

五奧國意國法國俄法同盟俄國確狀俄國強處及弱處英國

歐洲諸強國。其名能副其實者。唯英俄德法而已。如奧大利一國。雖前居六大強國之一。而今則不然矣。其國氣運。久已瀕於老朽衰頹。如佛蘭租朝涉府一世皇帝。一旦崩殂。則其國必至四分五裂。此歐洲稍有智識者所均知也。

意大利表面似舒展自由。而其內面之離散衰頹。較奧國殆有加焉。然幸有明主在位。尙足以自守。至於進取之力。則泛然不可恃也。觀其要求中國南方之沙門灣。徒以威力脅之。竟爲腐敗之北京政府所拒絕。乃蕭然寂然。閉口緘聲。默默而退。其舉動輕忽淺陋之故。豈一朝一夕之所積歟。

法國之富強力。不相合一。乏應援之道。欲併而駢進之。是所難致也。雖然。使有賢君良主。善行立憲之政。則其隆盛豈止今日之況哉。覽法國歷史。國民之忌君主。誠爲過甚。蓋其國人。心慄悍輕銳。不適於君主政治。豈非法國之大不幸歟。若其富力實甲地球各國。惟其不能善用。以指揮域外。而開拓廣大之領地與殖民地。誠堪嘆惜也。

法國之民。敏慧輕悍。爲歐洲列國所共推。而文明之進步。亦優於各國。至於擴張雄圖於海外。則遠不若盎格魯撒遜民族之堅忍沈篤。其人種風俗之不同。固無論已。而政體頻頻。

變革。黨派人心偏急。及缺乏堅忍耐久之性。此其最重大之原因耳。

法國之富力。冠絕歐洲。固不待言。即工作與農業。亦不落他人之後。法國之聲望。特推重於歐洲大陸者。蓋以此也。而俄國深欲結納之之故。蓋亦在是耳。

要之法民尊崇共和政治。希望世界平利之人。居其少半。其他大半。則冀恢復亞耳鐵史魯偏二州。排斥英吉利。傾覆德意志。建第二十二世紀新法國之熱血士也。雖然。如此希望。然乎否乎。抑亦謬矣。固非法國國民本原之資格也。當第十九世紀末。尙不獲遂其奢望。況於第二十世紀耶。其不量力。與夸父何以異。

俄法同盟之故。爲互相利益起見。固不待言。而推察其實。則俄國兵力雖強大。外交權謀。能指揮自由。然財政窮乏。其國民之經濟。實屬脆弱。是以不能不聯法以匡正己國國家之大經濟。及賴其資本之援助耳。

法國經千八百七十一年大敗之後。不堪憤慨。乃改革其普通教育法。酌變其軍制。邇來二十餘年矣。雖然。以獨力不能當列強角逐之衝。此其所以與俄結聯之情。彌深而不可破也。俄爲地球上之雄國。誰不知之。然察其動靜。足以逞其雄圖之地域。則自巴魯家半島及中國北部。滿洲等處。印度之北部耳。

俄國現代之形勢。漁電二力。當未極充足之時。雖日期達其遠大之志。然使漁電二力既充。

足以後。吾恐其君主專制之命脈。必不能久延。此固理勢之當然。不足怪也。故俄國欲其展雄略于歐洲大陸。豈可得哉。即使一時獲逞其技。亦必不能持久耳。

然則俄羅斯之本心無他。在西伯利亞鐵道。中央亞細亞裏海鐵道。並利用東清鐵道。以建一新俄羅斯於極東而已。

俄國強盛之最大原因。乃其國域偏僻。君臣固結而質素。人民愚而無能。悍而剛毅。如斯狀況。是歐洲所稀有。與第十七十八世紀之封建國。殆無以異。俄之所長者在此。其所短者亦在此也。

近年俄國之圖謀。不外冠孔子之冠。衣孔子之衣。言孔子之言。而其行則盜贖之行。其心則盜贖之心。不必具婁離之目。而洞若觀火者也。

但俄國內部。蘊蓄非常之勢力者。史拉華時姆一派是也。此一派人蘊蓄史老民族之精神元氣。以史老民族之魂。而圖擴大俄國者。即著名之已故加託果氏。及現時俊傑捕彼駝駱史紙葉氏之一派。現任外務大臣姆那爲若氏。已故陸軍中將史可北洛氏及其幕僚。現任陸軍大臣喀喀述託金等。皆史拉華時姆派中之最有力者也。

前歷山第三世爲太子時。尙心許平和主義之黨派。自其即位以後。面目頓改。遂專信任史老華時姆一派。此世界所共知也。今尼可那斯第二世帝。聞其性質頗寬厚。故屬意在平和。

主義。然皆由風說而來。不足以信之耳。

要之俄當國運未十分發達以前。汽機、電機、非常努力。汽電二機既發達以後。其武力必增加十倍。其領地內之經濟。必獲非常之利益。固不待言。雖然。於世界公同之經濟上。密布鐵道。利於文明優等之國者大。利於野蠻劣等之國者甚鮮。俄國內部。促人文思想之分離者。必以此矣。俄之所強者在是。其所弱者亦莫不在是。此中消息。非其人不能知也。英則自百年以來。所積累之強盛。其餘威尙赫赫可驚。海上權力。必不致遽瀕於失墜也。試將世界各國之域外貿易表列之於左。以供世人之考察焉。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表

國名

輸入

輸出

奧大利
匈牙利

六二、七七〇、〇〇〇 英磅餘
做此

六三、八〇〇、〇〇〇 英磅餘
做此

比利時

七二、七二〇、〇〇〇

六二、七三六、〇〇〇

普耳家利

三、三五九、八〇〇

二、三九一、六〇〇

丁抹

一三、一五五、〇〇〇

一八、二二八、〇〇〇

法蘭西

一五八、二四〇、〇〇〇

一四三、九二〇、〇〇〇

德意志

二四三、二二二、〇〇〇

一八九、二二二、〇〇〇

希臘

四、五九〇、〇〇〇

三、二二九、〇〇〇

意大利

四七、六八五、〇〇〇

四三、七〇八、〇〇〇

孟德勒古耳

六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荷蘭

一四二、一六七、〇〇〇

一二三、二五〇、〇〇〇

葡萄牙

九、一五三、七〇〇

六、六四一、〇〇〇

魯馬尼亞

一四、二三一、〇〇〇

八、九六七、二〇〇

俄羅斯

四六、九四八、〇〇〇

三三、九〇一、〇〇〇

沙耳華

一、八一二、〇〇〇

二、二三七、〇〇〇

西班牙

三一、七三三、〇〇〇

三六、九九七、〇〇〇

瑞典

一九、九〇六、〇〇〇

一八、九〇四、〇〇〇

挪威

一四、六五一、〇〇〇

九、三一七、〇〇〇

瑞士

四四、五七八、〇〇〇

二九、八九三、五〇〇

土耳其歐洲之部

二一、六六七、〇〇〇

一二、三七八、〇〇〇

英吉利

四七〇、六〇四、一九八

一三三、三九〇、七九二

美利堅

一二三、七〇二、八〇〇

二四三、〇二六、〇〇〇

日本 一二、九三〇、〇八〇 一六、三二三、五〇〇
 近世英國之貿易。世界中應首屈一指。美國富力之發達。雖有凌駕其上之勢。然萬國經濟之權。猶依然居英人之手者。以其握海上飛行橫駛之權力耳。試稽各國之航海業而表列之於下。

同治十三年

光緒二十五年

國名

噸數 以千噸為單位

噸數 以千噸為單位

英國

一六、六二四

一〇、九九三

美國

四八三

八一〇

法國

三一六

九五二

德國

二〇四

一、六二五

西班牙

一三八

五二〇

意大利

八五

四二〇

荷蘭

七二

三六三

俄羅斯

六七

三五八

挪威

四一

六二八

日本

……

四三九

其他諸邦

二九三

一、七七三

共計

四、三二八

一八、八八七

觀此則二十餘年來世界航業之進步。不可以道里計。其發達之最速者。莫後進諸邦若。而其於大局上。以通商、航海、殖民三者。互相維持。制世界經濟之樞軸者。實英人之特性。高出於各國之長技也。較之五十年及百年前之英國。所謂特出之性質。雖稍形減縮。然其立國之大根據。尙絕無搖動之勢也。

英之最大弱點。在陸軍不整備。放漫而無紀律。蓋其可恃者。僅志願兵義勇兵。因整齊之文。則兵制難行於其國內耳。除此弱點以外。至於自握經濟權利上視之。實世界之雄邦。居第一流之國也。

二十年前之英國國勢。漸次瀕於衰頹。其所以至今尙未老朽者。以中日戰爭而後。極東之權利爭奪愈密。英國學士大夫。遂知痛破從前自尊自滿之迷夢。而努力不怠焉。顧二十世紀之爭奪。於非洲大陸有之。及西班牙之淪落。澳大利亞之分裂。戰爭之況。似不能免。雖然。其禍亂之所及有限。所謂一方一域之變動。非世界全局之大波瀾耳。能震動世界全局者。極東大陸與太平洋新興之風濤是也。

六北美合衆國改釋擴張孟魯敦典

北美合衆國土地廣大。富力充溢。千八百九十九年。其富資既已起。世界萬國所共驚訝。而富源猶混混無涯。其生產力誠不可思議。源之廣漠。加以教育之力。整頓之方。其進步之速。宜爲英、法、德所戰。近年美國氣象變遷。與昔日之相隔。殆不可以道理計矣。棄陳迂迂退守之政策。以與世界各國共角逐之故。者何哉。蓋賴電氣二力。以能自止耳。

美國近來於太平洋及加立濱海。銳意經營。不遺餘力。川涉哇德、普見。首合併布哇島。次占領加立濱海衝要地之古巴島。及斐爾託利過島。此蓋勢之所必至。毫無足怪也。

美國對外國之豹變。如此著大。誠堪咋舌。今尤足注意者。開美洲中央爲運河是也。此運河成功之後。以中央美洲及南美洲宏大無量之富。其發達誠不可限量。而將來中國、日本之殖民地。亦儼然可望擴充於若天美洲大陸政治上之形勢。彼自立國以來。拒絕歐洲列強之干涉。無論矣。加之人口蕃盛。富力絕倫。且古巴爲其保護之國。斐爾託利過

立濱海上。即西印度海權力日益堅固不拔。故美洲大陸縱橫數萬里之地。其經濟與政策。皆附從美國勢力之下。蓋亦勢之所不能免耳。

七歐洲列強併吞阿非利加政策

阿非利加一洲。其面積有千二百萬方里之廣。雖遜於亞細亞。然較之歐洲。殆三倍之矣。其中埃及與加耳涉齊國。僅隆盛於古昔。中世以降。一無足觀。蓋氣候之毒惡。地理之不適宜。所致耳。近數十年來。歐洲列強之經營其地。不遺餘力。自海岸以及內地。無在非列強勢力區域中矣。

阿非利加一洲。原係猛獸毒蛇之巢窟。及豺獐如鬼之士番所盤据。經歐洲志士。以堅忍剛毅之心。屢次探險。終至以文明之經營力。擲置於此廣漠大陸之中。流通其商品。浚掘其財源。變黑暗世界而為文明世界。實瀛電二機之力居多也。

八日本地位及其現在情形

據地理學家所研究。地球表面約一億九千七百萬方里。其中陸地與海面之闊狹。區別之於左。

陸地面積

五四、八〇七、〇〇〇方里

海上面積

一四二、二三三、九〇〇方里

由此觀之。陸地面積。不過海上面積三分之一。而海之最大者爲太平洋。其南北約九千海里。東西約一萬二千海里。據如斯廣漠良優之海面。用洪大之勢力。以侵他邦。此理之當然。勢之所必然。豈待言哉。

太平洋之勢力最盛時代。於第十九世紀後半期始達。蓋以近數十年間。北美合衆國非常之進步。蘇彝士河之開通。日本之革新。加拿大鐵道之成功。西伯利亞鐵道之開始。拓殖澳洲之迅速。尼家拿卦連河之開鑿。中國之大通市。以上所述。皆促列國經濟之競爭。萬騎齊力。以直向太平洋之原因也。

然而據太平洋之樞要者。實日本也。日本面積僅十六萬方里。自古以農立國。時至今日。不注重於商業。則建國之基。亦難鞏固。是世界大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也。

然則欲永保日本強盛之策安在乎。曰。一向中國南部擴充日本經濟之基礎。一向墨西哥啄取中美南美之富源。開拓日本之殖民地。如此。而後能疏通生商。振興工商業也。

雖然。日本果能爲此宏大之舉乎。未可逆推。然彼黨同伐異之陋態。不痛戒而破除之。恐未足以言斯也。爭目前而不及遠略。蓋亦未審察世界列國之現狀。及將來之局面耳。方今日本之工商業。及鐵道航海業等。較之二十年以前。其進步頗可觀瞻。然以歐美各邦較之。則其幼稚亦云甚矣。執各國輸出入貿易分頭表觀之。亦如左。

輸入

輸出

英國

一一七圓

五八圓

美國

一九圓

三八圓

法國

四一圓

三七圓

德國

四六圓

三六圓

荷蘭

二八四圓

二四六圓

比利時

一一〇圓

九五圓

瑞士

一四八圓

九六圓

意大利

一五圓

一三四

希臘

一八圓

一三四

普耳家利

一〇圓

七圓

丁抹

一〇六圓

八三圓

西班牙

一八圓

二二圓

瑞典

三九圓

三八圓

挪威

七三圓

四六圓

奧大利

二六四

二五四

匈牙利

.....

.....

葡萄牙

一八四

一三四

魯孟尼亞

三三四

一五四

涉耳華

七四

九四

俄羅斯歐洲之部

四四

三四

日本

五四

三五四

日本商業。如斯其微薄。豈可不猛省哉。救之之道維何。在以明治維新創業堅忍剛健之精神。奮發鼓舞。上下一心。勇往直前而已。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147） 清议报全编（七）

作者 = 新民社辑

页数 = 508

S S 号 = 10484438

出版日期 =

前言
目录
正文

清議報全編卷二十

第五集下

外論彙譯四

通論

究論黃種將來之移植

臺灣日日新聞

桀亡于湯。而淳維入匈奴。秦亡于楚。而弓月入日本。使黃種不幸被逼迫。則遁逃伏竄者。何地之依。清國薛福誠氏曰。澳洲之域。今華人之居者。戶口數十萬。他日移植。必王于斯土。夫南洋羣島。與清國傳近。若肘腋。輪艦所抵。或味爽而發。見星而達。任力役于是者。以兆計。薛氏皆無取。顧獨有取于大陰之澳洲者何也。豈不曰赤道之下。其氣暍暑。其地輕脆。其人啻竄處沃土。而與不材之民居者。必不可以爲善國。惟澳洲則見南極之出地。同爲溫帶。天氣發斂。與北緯不異。故意移植者之必在于是也。曰。苟如是。則猶西班牙之分國于巴西。今西日瘠弱。而巴西乃與美利加等大。是其比類也。則猶大鵬之生於桃蟲也。雖然。薛氏不取于三隅。而獨取于南服者。則以爲避俄而已矣。然則祕魯墨西哥諸國。其在西半球。亦居南部。而爲屏蔽。其政令條教。蓋咩咩無可觀者。安知黃種移植之不在于彼也。今大地之言曰。白人必勝黃。若祕墨諸國者。其法令未立。其巫蟲禁祝之風未去。與紅人襍糅而成其汚俗。非直紉于齊州。亦不逮阿富汗矣。雖然。觀于草昧。則歐亞二洲。近不過六千年。而祕魯乃有五

萬年之文物。然則賢劫之初啓。于吾東半球方爲巖蛤海苔之世。而彼乃先進而爲文明也。且夫文明則必有復故之日矣。今其浸微浸昧。而相聚以入幽谷者。白人弗能化也。密雲不雨。濁河不澄。變祕墨之風而反之。泰清者。又安知其不在黃人之移植者也。難者曰。天下有遁逃伏竄而能撫有他人之國者乎。曰。含血之倫。必有精銳之氣。精銳之氣。蟄伏于胸中。若水之有隱熱。非淬之厲之磨之礪之。則不足以發。故自古常有亡國敗家。而其人材什倍于平世者。飛廉之遁逃。伏竄于霍太山。而小戎之詩。繼之以作。其子孫遂足以覆六雄。帖木兒之遁逃。伏竄于撒馬爾罕。而能北入俄羅斯。南屠印度。西滅土耳其。殷之遺孽。元之遺裔。其驍健足以有爲也如此。而況上哲哉。是故黃種之移植。其或在澳洲。與或在祕魯。墨西哥。未可知也。其遺植之必在于南部。則既可知也。天地之道。日中而還。月盈而昃。田鼠之上騰。或爲飛鵝。積灰廢炭之在原野。或足以生蠅蚋。盛衰文野之限。固無有一成而不可變者。是故聖人盡其陽節。守其陰節。順民之所爲。而降命于山川。以殺大地。

擴張國勢及列強協商論

英國慕阿庫斯著

先是現世紀中。歐洲大陸。一時小康。如英吉利。昇平無事。學士相與講求公理。而貌洗斯他黨。與哥布德黨。斐然並起。專以自由貿易。放棄殖民地。取入之土地。滅人之國。而移其本國之民以久據之。謂之殖民。猶種殖也。故棄者不用此策也。爲主義。倡博愛公道之理論。囂囂于英國間。于是萬國平和理論。亦將有行于大陸之勢。故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謂專以擴張拓土。擴張已之國勢。爲主。即梁惠王利吾國之義也。稍爲英邦衆庶所厭忌。至十餘年以來。環球國際。

風雲大變。列邦翻然自省。以進取爲志。又歸嚮于帝國主義。凡大有爲之邦國。莫不爲此帝國主義所誘導。此帝國主義。即鼓動世界之風潮也。十餘年來。流動迸發。逐歲彌強。起自歐洲。越大西洋。波及北美合衆國。破其國相傳對外政策。孤立主義。及華盛頓告別所云。自立不干預他國之訓誡。更擴張木洛敦典。豈偶然哉。以此之故。貌洗他斯黨。所謂貿易擴大。在于平和之時。與戰備不並行。與哥布德黨之舊說理論。皆渾然一變。人民無復述此兩黨說者。無他。列國戰備。借以恢復人民之權利。保護人民之利益。爲最善良之上策。猶醫生療病之所必需。蓋環球萬國通商之發達。萬國交通之擴充。宇內繁榮福利之增開。挾其方術。莫不恃戰備之精利。兵力之雄強也。況又開拓地球各地之新市埠。壓逼民族。使永受制。必在戰備乎。現世紀末。以是爲大綱領。人人信奉而實行之。歐洲列強及美國。專力注意於此。伯林、伯德堡、巴黎、華盛頓、倫敦。無日不會議分割弱國之策。稱爲新綱領新格訓。蓋此新綱領格訓。不但適合歐洲有爲列國之人心。亦實施行之于事業。故千八百七十八年。伯林會議以降。歐洲列強。執海外殖民政策。競致力于商戰。其管理此經濟政策者。則新格訓爲之也。抑吾觀歐洲列國。二十餘年以來。產物饒溢。苦鎖路之停滯。講求疏通救治之策者。各爭求世界新市場。各向亞細亞。亞非利加兩洲中。曠大未闢之方域。開通歐洲製造物產之新埠。以擴張其通商圈而已。是十餘年以來。歐洲列強。所以熱心競爭于開拓經畧亞非利加。又

次之。以競爭開拓經略亞細亞極東中國也。

大

歐洲列強之分割亞非利加洲。俄羅斯之併吞開拓中央亞
略亞細亞極東。其熱心競爭。猛烈銳敏。數倍於往昔奉上帝命
出於上帝之命乎。非也。此乃圖貿易工業二者之新十字軍而
割占領亞非利加洲。使茫漠曠野。毒蛇猛獸所群栖之地。一變
之新富源。爲文明列國人之資用者。是今世紀末一大變局。而
軍之力也。

夫英法德各強國新十字軍。征略亞非利加洲。得以志遂功成
換其利益也。而自今之後。列強互益協商。其大行于極東大陸
利益欲預避前世紀爭奪流血之慘毒。各當自利用其活主義
亦能使彼同時生活是也。即同約瓜分中國之隱名也蓋利用此活主義。英俄法
交換其利益。所謂互益協商。確定其勢力範圍是也。

蓋無欲建設地球大帝國之志望則已。苟有此志望。必當擇其
害謀小康苟安。不敢擔任。是小慧手段。而沮撓帝國主義之進
願。或曰占領。或曰勢力範圍。或曰永借。此三者其名雖異。而其

滿洲既歸俄國勢力範圍。廣西廣東若干部。歸法國勢力範圍。山東半部歸德國勢力範圍。揚子江流域兩涯地域。舉歸英國勢力範圍。果然則英國在昨春三月以前。論保全支那帝國策。而今已全變之矣。列強亦執互益協商。經營分取支那大陸利益。蓋不約而同矣。日支那二億之男子。其積年累世之慣習。雖曰薄于愛國之思想感情。文弱而不喜戰爭。雖然其家族與鄉黨。極能組織。極能開化。至如商業勤勉耐忍。冠于地球列國。蓋其長處也。豈可與彼亞非利加蠻族。同年而語哉。故俄羅斯政府。併吞中央亞細亞。未開化之蠻族部落。使同俄國之俗。尙能相合。若向支那帝國。而亦以此施之。恐不能奏其功也。蓋支那本部已略能開化。以法令治國民。欲使與俄同俗。萬不能行。蓋識者之所信也。然則滿洲雖在俄國勢力範圍。我英國何必猜忌畏怖乎哉。要之。進取的帝國主義。自第十九世紀末。至第二十二紀上半。其間文明列強之本分。萬不可辭之任務也。故分割支那人類歷史當然之變局也。而其事決非可耻也。此即使支那四億生靈。脫從來腐敗之苛政。免抑壓之苦海。得統治于公平正義之政。歐洲以日新理科學術。開發其國天賦之利源。併恢弘擴進其國民利福。是豈非文明本義而何耶。

譯者曰。此英人吐露其分割支那之實情也。昔之以保全支那。扶持支那。愚我政府。愚我士民。而我上下咸受其愚。聽其操縱。左古者數十年。甲午之役。求救不應。始翻然喝破大

夢。然僅以爲無愛我之情。而全國商務。彼居其半。未必從事于分割我也。而不知其與俄德法者。早定協商互益。以擴張其帝國主義。英人立心之險。設計之奇。投機之巧。布謀之毒。至此而乃盡露。其言曰。欲支那四億生靈脫苛政。免苦海。嗚呼。觀于金州旅順大連灣九龍沂州廣州灣之事。彼白種炮斃我人民無數。淫擄我士女無數。燒毀我村鎮無數。佔據我田宅無數。誣義民爲亂黨。糜大陸爲獵場。隨意翦滅。隨意斬刈。雖古之盜跖。不足以比其殘虐。非洲野蠻之族。不足以例其瘡痍。猶自稱曰文明。將誰欺耶。抑謂中國無人。將可盡欺耶。夫列國之欲瓜分中國。而慮其民之難治也。藉滿洲之壓力以制之。滿洲者。自我皇上外。則皆自壞長城以漢人爲家賊者也。恐有內訌之禍。又借外人鐵血之威。以殄滅之。漢人陷此大地獄。前後皆斷上下隔絕。茫茫無生路。將誰主耶。前崖後虎。其死一也。孰若超崖而敵虎。或有餘生耶。自立乎。自立乎。同胞君子。其先合羣以聯成自立之團體。而後可脫外人之縛梏乎。不然彼奴隸屈辱于碧眼紅髯兒之下。安有窮期哉。謂予不信。覆誦此文。無待胥溺可也。

論外交前途

每日報

近來談外交者。各處加增。有名論似可取。有愚論似不可取。紛紛論議。可見外交論之進步。然其有似名論者。有似愚論者。已不可一概贊成之。又不能一概排斥之。日本帝國外交。奈

之何而可乎。此重大之事。人皆以爲不能明瞭論定之。其實則不難明瞭以論定也。何則。其運用之妙。在當局者伎倆如何耳。局外者雖不能指示其運用。而大要方針。各國殆有公同之法。日本帝國外交方針。何必別求奇妙哉。

何謂各國公同方針。曰保持己國權利利益。有機會則擴張之。是也。而爲之或以積極處置爲要。又或以消極處置爲要。故外交家。伸縮難測。變化靡常。要能保持國家全體權利利益。以擴張之。是各國公同之方針。而我帝國宜採以用之。豈外此猶有可採者乎。

夫如此議論。似甚平庸。聞者必笑以爲不知外事者也。然笑者宜畧爲攷察焉。夫世上議論中。多不解此平庸之旨者。曰支那扶掖論。曰支那分割論。曰支那保全論。如此種種。殆不暇更僕數。坐上空談。則扶掖可。分割可。保全亦可。雖然。此等議論。有何所期而然乎。世常有解其故者。加以欲實行此等議論。不可不用兵力財力。今世上有軍備緊肅議論。有租稅輕減議論。若不動兵。不費財。以口舌議論而得行之。斯可謂妙策矣。奈地球各國。不允此妙策。何故。論外交者。非精密論之。恐無益於實踐也。今日當局者。果做何事乎。吾輩與世人共欲知之。夫外交有閑暇時。有繁忙時。其繁忙之時。即有事之日也。宜敏捷活達。以爲悅服國民之處置。固不俟論。其閑暇之時。即無事之日也。宜改革外交官。整理諸制度。備有事之時之計畫。當局者而自信爲天下太平乎。吾輩知天下多事未太平也。有事之日。有處有事之道。

無事之日。有處無事之道。當其局者。一切無爲。而世間議論。多歸空言。外交前途甚可憂也。

八

論地球國種之大勢

太陽報

第一人種時期。自蒸汽電氣發明而後。打地球爲一團。於是破各國政治疆界。而人種之區別生焉。是希臘羅馬之舊文明。與十九世紀之新文明。所以殊異之一要點也。數百千年後。世界進步。更當破異種之見。生人類混一之思想。止知同氣相親。無有黃白棕黑之分也。然而今日者。人種競爭之時代也。故東西之論政治者。亦莫不持斯主義。以爲標準焉。如知此旨。則考察一切複雜事件。皆可得其真相而不誤矣。

第三英美關係。距今百餘年。美人發奮脫英之羈絆。建獨立政府。自是英美之間。猜忌競爭。日益以甚。其獨立之初。法人援之。於是法美相依。大對英矣。美之商務日進。工業漸盛也。英則認爲商界一大勁敵。因疾視之。其爭搜索中立船隻之權。全開戰役。英領加拿大與合國爭議不絕。當南北花旗戰爭之時。英人多有袒南部之叛民。北部政府不勝憤怨。因鴉拉巴馬船之事。幾釀戰禍。其得免者幸而已矣。英美二國百年間之歷史。疾視猜忌之歷史也。雖然。猶有溫情一縷。存乎其間。以得減猜忌之心者。此情日益增長。至于近日。猜忌之心殆絕。而英美同盟之政論。遂見諸實事焉。大西洋電線之架設也。倫敦與華盛頓之間。其最初通報之言。即平和兄弟之義。是非空言。今皆實驗矣。此其故何哉。電氣蒸汽之交通者。猶不

過外力之助耳。其本原則有一絕大勢力。積時愈顯。而以有今日也。此勢力非他。即人種之同是也。

第三種教關係。人種不同。性情因之異焉。焦通種族之執拗。拉丁種族之輕浮。是其所短。而豪壯堅忍者。焦通之所優。活潑明敏者。拉丁之所長也。夫有教無類。宗教者不以種族分疆界。凡屬人類。莫不一視同仁。故以理言之。則宗教者破種族之界。而變化其氣質者也。乃驗之既往。却有以人種定教宗歸向之狀焉。試觀加特力教者。行于拉丁民族之國。普魯的士湯教者。行于焦通民族之國。由是觀之。人種性情之勢力。雖在教宗亦爲所支配焉。然則世界之事。凡由性情出者。豈得不爲人種所支配哉。

第四人種之小別大別。如拉丁焦通者。人種之小別也。而猶有黨同伐異之狀。則於其大別者。偏情更大。無足怪也。是西洋諸國之對東洋。所以往往出人意料外也。而實則意中之事耳。世人注目政治外觀。而於人種根柢之處。漫不留意。此其所以怪訝之也。

第五英俄德法。英俄互相疾視。五十餘年矣。兩雄不並立。勢所使然。一霸于海。一雄于陸。其於東洋也。一窺南。一瞰北。或爲恐嚇。或爲隱謀秘策。競勢力以欲馳聘中原。使旁觀者大爲寒心。不知其何時而必有決裂也。其他德云法云。以爲其在泰西兩虎相鬥。勢如水火。則其在東洋之經營。必爲牽動矣。豈知其於實事全反之哉。方日本之有事於清國也。歐人

驚駭猜疑。出而爲三國之干涉。俄德相善。世人固知之。而德法相合共事。則大出吾人意外者也。近日有英俄協商之報。是亦世人所最駭異者也。蓋在歐洲之爭。爲利害不同而起。至其在東洋。則三國之利害一也。又何怪三國之聯合。又何怪英露之協商哉。此非獨由利害相同之故而已。其根源仍在於同種族也。曰拉丁族。曰焦通族。曰斯拉坡族。是人種之小別也。曰普魯的士湯。曰加特力。曰葛力忌。是教宗之小別也。英俄德法。是國土之小別也。其於小別國內。彼等雖爲自主之爭。及其遠出。則立一大別之名稱。曰歐亞。曰基督教國。非基督教國。曰高加索族。曰蒙古族。界限分明。一至於此。則三國聯合。英俄協商。根于其性情然也。本斯主義。以爲國際交涉。是吾人所宜深察其微意也。

第六英國及古巴非律賓。西班牙之苦於古巴也。美人號稱義勇兵而往援之者甚多。以扶古巴獨立。其好高義。天下所同情也。餘波遠及于南洋之岸。而遂有非律賓之變亂。島民與西班牙軍。欲建立島國政府。是非爲古巴島民所欲爲者哉。美人既助古巴。必更助非律賓之自立。使副其所望。是常人之所料也。乃非惟不助。反強伐之。欲使爲美之藩屬。是豈非世人所驚駭。以爲大出意外者哉。雖然。就根源之處而深求其故。則美人心。以爲非律賓民種者。南洋人種。與美民異者也。此其所以薄情也。美人從來奉四海兄弟之語爲宗旨。以不更求開地于美洲以外爲國是者也。今尙如此。夫復何言。想美之有心人。必不與于斯舉。然

政治者往往爲多數俗人所牽動者也。美之田此策也。其必以爲俗人所牽動則其俗情可想見矣。此俗情由於人種異同之感而來者。十居八九。是予所爲以人種論解此問題。第七中國將來處置中國之問題。亦宜根據人種問題爲之解釋也。西人之於中國。爲分取利益而來。然中國民族者。有勢力之人種也。元起漠北。統一中原。尙不能以專斷控制之力。使中國民族化于蒙古。而反爲中國文明種族所化焉。清廷據有中國二百餘年。滿洲之俗。所被于神州者。不過辮髮一事。文章制度。悉化于中國。強暴如滿洲政府。猶無如四萬萬神甯何。凡歐洲諸國。欲收攬民心。不以強力壓之。則中國民族。豈能輕視哉。予以爲滿洲政府。雖成偏安之局。而四萬萬之種族。猶得於地球上保持其勢力也。歐西之思想。將與東洋之思想混而爲一。中國民族。若得專制之羈絆。歐洲之學藝。將使中國民族工業大進。其情狀將如沙拉先民族進歐洲之學藝。又將如亞歷山遠征。合希臘印度之文明而爲一也。世人其是驚于外交政治之外觀哉。外交政治者。顯著其國情者也。國情者。根本于民族之性情者也。人種問題者。非限于國界之區別可知也。我日本民族。其進修智德。努力而爲世界最優之民族哉。

大政策與小術數

東京日日新聞

行大政策者。必不要用術數。其目的。其手段。須光明磊落。據俯仰無愧之見地。不必瞻前顧

後。苟能如此。乃所謂正直最上之術數也。

一國之外交者。以保全其國之生命與權利爲第一目的。苟遇有可以進取之餘地。務伸張其利益。此目的爲列國之所同。苟不至因此而傷損他人之權利利益。則公然主張之。斷然確行之。不可有些毫之踟躕。

亞細亞之大陸。與太平洋之西北濱。正屬我日本之利益圈內。而清韓兩國之條約。於我之利益亦不小。我故此不可主張絕對的利權。當確保之。須收其成果。因此必要之施設。必政府自爲之。自爲之而令人民經營。從而保護幫助之。苟國力既足。不可不急圖其功程。因此決不必瞻前顧後。亦不要隱密陰謀。我日本政府之外交。曾無出于此規矩外。吾曹之所確信也。如前此二回之日俄協商。實可徵驗我外交之公明手段。將來於此等協商之範圍。處理我日本之權利利益問題。亦公然進斷然行。不必顧慮回避。無論俄國之於東亞與中國。曾用種種之術數。雖略有成功。然此不過對弱小未開之國而已。至於與列國利害相衝突。遂決非小術數之所能解。試以歷史證之。則如俄人近對韓廷之政策。俄之使臣往往好用術數。至終局不唯無成功。且並亡其實迹。韓雖小弱半開之國。然今在列國競爭。其於二三國間競爭之體段已成。我日本於韓之商權商利。明爲與國之所認。則我確保之。伸張之。又何憚焉。且對列國亦不必用隱密陰秘之手段。試觀俄之經營東清。彼獲清政府之約諾。與

英國之協商。殆視滿洲如其版圖內。鐵道之敷設。官廨之建築。兵士之駐衛。皆公然經營之而無忌憚。今我於韓之條約。與協商之條文。欸項固不能與比。雖因吾曹不敢如俄之對東清。同一經營。然苟能於屬于我之權利。遂行之而無一毫逡巡缺憾。即使萬一與國之利害。或有影響相及之疑。然亦可更爲新協商。不然。則唯有直進邁往而已。若夫避公明而依隱秘。陽裝無爲而陰施措置者。此本非大國之國是。亦我當局之斷信。其不可爲也。抑外交的進取。不可不待國力之指揮。故國力若有不足。則徒用小術數之陰謀耳。如國力之果足也。則直不必傷損他人之權利利益。唯公然爲之。而啓發東亞之文明。我日本雖小。亦負一部之職任。邦人當宜覺悟。在于不可免之運命也。

論新政新學可以存國之理

日本佐藤馬之丞

嗚呼。諸亞洪水。天地之所共也。婆羅門舊俗。全球之所漸也。洪荒闢而有大陸。人事尊而有政學。教術雜蹂。智力衝激。而有新世界。蓋其醞釀胚胎。爭存競長。數千百年於茲矣。古者中國之唐虞三代。泰西之希臘羅馬。治術格致。遙遙對峙。時代亦相距不遠。說者謂同爲印度所波及。或係張皇幽渺之談。雖然。天地氣機之關。則復何間中西也。乃者歐人以希臘古學。日益新之。研深極幾。施之庶物。用冠羣倫。其國於亞東者。惟我日本首崇西法。而啓雄圖。駸駸與列強相犄角。固唱義諸君子之心力居多。抑天之欲新亞東諸國之嚆矢哉。是故孱微

如暹羅高麗。或君主毅然而更化。或黨人激昂而進步。猶欲奮其弱質以迓天庥。而謂茲聲明文物之禹域。其智識反遠出暹高下。其誰信之。然吾諦觀中國近來之變局。如燈將息而忽明。脉將絕而忽旺者何也。豈天欲亡中國。而先降奇殃歟。毋亦盈虛縮漲之機。積之久而發之愈速也。猶憶十餘年前。我國人之旅斯土者。所見士大夫傲惰虛憍。不可嚮邇。罔君干仞。嘗發憤言之曰。烟毒與六經毒不去。中土之事無可著手。聞者至舌撝不下。今則變法維新之言。喧闐朝野。興亞同文之旨。默契天人。且溫溫與我輩周旋。虛衷延納。而負笈從遊於東西學堂者。踵相接。以視罔君遊華時之景象何如也。嗟乎。去秋政變。風雲倏忽。慘目驚心。自非沈溺俗學。甘心鴆毒。幸守舊之便其私圖者。靡不焦頭爛額。於時機之失。點卯之危。而思出而拯之。然其隱忍至今不聞他變者。則固深諒西太后之保全。聖主會有轉圜。且日翹首於執政諸公之彌縫罅隙。知所改圖。以化意氣之私。而進康莊之治也。雖然。彼執政者。則豈不以號召陳人。我行我法。爲是以據外轄內。沾沾自喜乎哉。故練兵籌餉。日不暇給。彈壓謐起。舉國若狂。眞若一舉京師。則金甌永固。一鋤新黨。則秕政全除者。嗚呼。其亦弗思之甚也。傳曰。外強中乾。張脈偃興。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見其徒速禍機。而殲國祚已矣。今試問力反。皇上新政以來。江海要隘盡失。能復之否。各國礦路。將橫亘於中原。能却之否。俄席捲東北諸省。德踞吞山東。英法分割揚子江以南。能禦之否。新集武衛各軍五萬。

有奇。能用之者。然則守舊究有何益。而鯁鯁以爲得計也。或曰。守舊誠不便。然使政學一新。民智大啓。或醉心一法。共和之治。或主戰國督憲政之益。治絲而棼。弊將胡底。曰。君民共治。上下交親。此自有生人之公理。而大易自否之泰之微機。英立憲政體。自宋度宗時已然。今猶依然君主之治。德奧皆有議會。而君權不替。日本維新以前。大權旁落。自尊王論起。而憲政之體成。今之中國。於太平洋一端。恃此君民團結之公心。安在民智民權之說。行。即張漢疆而拔趙牆也。

若夫美法之變爲民主。止以壓勒太甚。激而橫出耳。中國今日。而加英德日本之立憲政體。則民方親上。長之。不暇。豈敢他有異圖。若如法王路易十四。及英待美民之酷虐。而將來之變局。未可知矣。況華民即不學無術。頑然塊然。一惟官吏之所爲。吾見印度波蘭之覆轍。即在目前。彼時君若相旁皇歧路。無一堅強之士民。出死力爲之捍衛。是特愚其民而賤他人以奴隸。而以身殉之也。夫與其愚之而賤他人以奴隸。曷若智之爲勗王激憤之資乎。昔者德人攻法。其國都滅之易易耳。乃畏其民終不爲已用。委而去之。是故西人之覆人國者。必其政學兩亡而滅之。即政圯矣。而學強。猶足倚爲後圖。是故爲人上者。首當勘破此層。則國民智力。猶有爲君相編策之時。否則權力之執。與所謂八股小楷考據詞章之學。誠未見其可以植民而存國也。其尤迂謬者。三孔之儒。嚶嚶然以名教綱常爲力闢新學之具。試

思國與民且累然蹙抑盡矣。彼名教綱常將復何所附麗哉。是故新其政學。則名教綱常猶有所傳而存。不新其政學。則名教綱常直畫餅不可充饑而已。今人于此冠章甫服縫掖口堯舜斥功利。甲冑其忠信。干櫓其仁義。然而新莽時有巨毋霸者。長一丈。駕專車。倉卒昆陽不能一戰。而況甲冑干櫓之虛而無薄者哉。山精水怪。衣生人之衣服。將逐行客而吸其精血。行客反而攻之。則髑髏朽質一掬耳。東西人嘗謂華人好大言而無實際。豎子易與耳。故視中國四萬萬人如無一人。可恥孰甚。可憂孰甚。是故新其政學。則民智國存。否則民愚國亡。驗之泰西。既如彼。考之亞洲。又如此。有牧民之責者。宜何居焉。然吾熟察今日情形。不日而必新其政學者。其機有五。大地文明新機勃勃。必不容中國以守舊終。一中國民種最良。漸知外事。必蹶然而奮興。二太后軫念時艱。必熟察皇上之苦衷。而咸興維新。三執政諸公。迭經外侮。儼無私意介其中。必不因去秋之偶騰異說。因噎而廢食。四中國果有新機。其不利中國之亡者。必出而相助。有此五機。則數千年之古國。數百兆之生靈。或者不與印度埃及墨西哥同見役於強鄰也歟。海外新民。不禁長嘯累晷而俟之。

記者曰。觀佐藤君此論。于我國情洞若觀火。如良醫言症。語語皆中病源。雖我國士夫號稱達政者。中簡傳之。不能如是之透快。毋亦當局者迷。旁觀者審耶。余抑謂不然。今夫共和立憲等國文明國也。主開通而不主抑塞。其現行之政術。固以萬機決于公論。而

其開通之原點。尤在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故苟關於全國之利害得失。縱全國之人。上而下而論議之。然後興革得宜。保全始固。正無慮外人之窺伺。而故爲諱飾也。中國自甲午敗後。海上各新聞記者。懲於外侮。痛心國難。稍稍將國中受病致敗之由。形諸報牘。以冀夫在位者之一悟。其實於我國弱亡之根源。萬未睹其一也。而世之替儒。即來處士橫議之譏。又指云。失守庶人不議之訓。嗚呼。滅身不悟。寧非諱疾忌醫之過歟。泊乎戊戌八月政變後。各新聞家悲聖政之摧絕。憐國民之無依。將受僞政府斯文敗類之徽號。而猶公託義聲。訟彼奸黨蠹國殃民之罪狀。我國民之精神。其庶幾稍加振厲矣乎。其尤愚頑者。又將懼外人自是深觀我國情。益易行其併吞之術。則何不讀佐藤君之理論。而深悟外人觀國之審。原不待告之。而始有以知其微也。

論圖書館爲開進文化一大機關

太陽報

夫學校爲開文化之原。雖三尺童子。猶能知之。學制自小學、中學、師範學。至專門學、大學。其數已備。其費亦鉅。然地球文明之邦。其悉心於學校規則。蓋盛矣。唯怪世人知學校有益。而未知別有開進文化之大機關也。蓋非不知有之。或輕視不顧也。然則何謂學校之外開進文化一大機關乎。曰無他。唯廣設公共圖書館可耳。館內貯藏內外各種圖書。以供公衆閱覽。故可冠公共二字以開之也。日本客歲中。查圖書館總數。合官設、公設、私設。僅三十一所。

除一帝國圖書館外。未有別公共圖書館。余不得不慨然也。人若不冀文化開進。則並學校或可廢之。誠欲文化日新。則舍圖書館。無以致大效。世之以教育家自居者。絕少措意於是。我輩不能不思自任也。昔有某君嘗經營圖書館事業。朋輩多訾其失職。後有故從事學校教育。皆以爲得職。據其言以攷之。此人既營建學校而有功。是非無創立圖書館之才也。故其語於人曰。予感知己之言。而事誠有不忍言者。蓋其友多皆關繫教育之人也。

歐美諸邦。極重圖書館。不俟辯言。又歐美圖書館之多。不復論列。今而欲陳圖書館之實益。或亦嗤爲蛇足。況我日本今日。圖書館現狀如彼。志於教育者思想如此。論之似無益也。雖然予猶不忍舍而勿道也。唯欲使世人知圖書館可與學校相輔而行。且欲廣爲推布耳。

第一之利 圖書館使現在學校受教育之青年學子。得補助其智識之利也。蓋學校教育功課雖完備。然有圖書館。而學生於課餘之暇。離其羈束。得流覽研究教課以外之書。則見聞日廣。此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一也。

第二之利 圖書館使凡青年志士。有不受學校教育者。得知識之利也。又學校既卒業生。及在校中途罷業之學生。苟欲增其智識。則以出入圖書館爲便。若日本今日時勢。不能擁護此青年輩則已。若有餘裕。而廣開圖書館。此策之最得者也。且不獨利於士。雖商工童僕。苟有餘暇。其智識亦從此而生。又安得無大效益乎。此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

機關者二也。

第三之利 圖書館儲藏宏富。學者欲查故事。得備參攷之利也。又人各就其職業。深得其書。而欲研究之也。醫士依是可得約治療新法。商賈依此可得曉廣告便法。業工農者亦可大曉其器械及用力法也。又著述家得諸種參攷知識。得確立其說。此圖書館在學校外。爲開進文化之大機關者三也。

第四之利 圖書館有使閱覽者。隨意研究事物之利也。學校原有規律。學科、學期、時間、年齡各有限。又別男女。圖書館則不用此等規律也。故無論誰人。苟欲閱覽圖書者。自可隨意閱覽。且可隨意研究事物也。此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四也。

第五之利 圖書館有使閱覽者。於頃刻間。得查數事物之利也。諺云光陰金也。圖書館出入一任閱者自便。故迫於有要事時。可去而營幹之。越時又得諸種事利。學校教育非所企及也。此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五也。

第六之利 圖書館凡使人皆得用貴重圖書之利也。至圖書館收還閱覽費與否。隨各館創立章程如何。然雖徵收小費。而閱者出些少之貲。得閱貴重圖書。其實不可拚也。尋常讀書社會。常恨乏力。難以購備圖書。渴望之。如大旱望雲霓。若有圖書館。則窮措大。貧書生。無此缺望。然此輩或尙有不翼此舉之大成者。可謂自暴自棄。抑亦文明罪人也。此圖書館在

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六也。

第七之利 圖書館有使閱覽圖書者得速知地球各國近況之利也。今日世界文明日進。吾不能安於固陋自同。非底痴蛙固矣。雖有時爲百般職業所驅使。然不悉知地球近況。以與諸文明國相競長。必爲所敗。又圖書館廣藏文明世界新刊圖書。及新報諸雜誌類。使出此鋪者。不敢作劣敗污名之事。豈不美哉。是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七也。

第八之利 圖書館有不知不覺便養成人才之利也。常觀出人圖書館者。無端而勤奮讀書之志。油然而生。以養成智識。此非如在校依教師訓導以養成之也。殆如桃李無言而自芳耳。蓋學者每入圖書館。固欲研究諸事物也。乃左右前後悉皆研究物。百城坐擁。我何得不生勤勉之意乎。不獨此也。事物愈研究。愈精細。意見愈卓絕。才器愈宏大。可知也。其爲利豈不大哉。此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八也。

其餘之利。固不止此。不暇枚舉。讀者幸思之。

圖書館之效益。如前所陳。則與學校教育並立而不悖。可知也。然今考日本圖書館。尙不及予曩日所言。徒志於教育者之言。亦非吾所好。雖世人未知利用圖書館。以研知識。亦不足怪。然將有視吾言爲蛇足者矣。不知以一方面觀之。或以此言屬蛇足。自他方面觀之。知非

蛇足也。因陳其所惑耳。予不復多言。只曰圖書館擴張。不可不贊助也。圖書館新設。不可不獎勵也。願司教育行政者。贊教育事業者。各用力以謀之。予豈不努力附驥乎。

男女交際論

日本福澤諭吉

西洋之文明。既東漸於我日本。國人漸知交際之重。常結會聯社以相懇親聚集。於是交際之風日盛。美則美矣。然未至也。夫世之所謂交際者。不過僅行於男子與男子之間。而婦人與婦人之間則闕如。我日本之弊俗。無論男子與女子之交際固絕無。即女子與女子之交際亦寂然罕聞也。苟或有之。即爲世人所尤咎。故女子舍親戚眷屬之外。則絕無與別人接者。可不爲文明之歎哉。余今論之。敢乞教於大方之君子。

男女之事。支那人名之爲陰陽。此兩字之義。漠然甚難索解。世人強解之曰。陽者剛也。明也。高也。陰者柔也。昧也。卑也。借以爲尊男卑女之口實。其說實謬甚。余今借西洋之格物學明之。男女兩生之性質。如電氣之積極、消極（又曰陰電、陽電）焉。同名（積極與積極或消極與消極）則相衝。異名（積極與消極）則相引。故男與男女與女接則至情不通。男與女接則愛性相感。此蓋同名相衝異名相引之義也。

夫男女兩生相近之情。非唯人類已也。草木禽獸亦莫不皆然。夫禽獸爲群。則雌雄牝牡不離。草木成林。則陰陽相伴。其兩生相接。必和鳴樂舞。發長滋茂。莫不禽獸尙且如斯。而況於

人乎。故於人類男女相接。則必然如春氣之蠶。南風之利。兩生之心情悠悠。而殺伐之圭角盡銷鎔也。吾常見上流男子之宴會。苟有婦人與焉。則自然能調和其氣。而殺伐不昇。戲而不亂。話而不爭。融融洩洩。覺不可言之中。自有無限之快樂。男子如是。即推之女子亦如是。直不過一反觀耳。又男子親愛女子之餘。覺女體中有一種蒸氣。莫名其妙之天香。實非真有是香也。乃心所親愛之故。而此香是從心中而發者已。以此觀之。彼女子之與男子相接。想其愛男子之心。亦與男子之愛女子無異矣。此天香又安知不從彼心中生乎。

然則人生至重至大之關係。在於男女之間。合則和。離則慍。由其離合之自由不自由。而生之利害。關於一身一家。並關於人羣之全體。至大至廣也。自古迄今。和指中國漢指中國東洋之學者。未嘗少論及之。附之於等閑。此學者不能免其責矣。

男女相接其情之和。既如彼矣。然則其相離之慍。又何如。試就禽獸觀之。假有百數十頭之生口。試二分其羣。牝自牝。牡自牡。各相同居。其情狀將如何哉。無論其飲食不足也。即使日多與之糧食。然而終不見其樂也。不唯不樂。且必至咆哮相害焉。由彼禽獸而上至於人之男女。其情無以異也。或統一個人觀之。男子年長而以品行清潔稱者。日本古來之習慣。與婦人交遊者甚少。而又不肯以高潔之身。污於花柳不品之行。既無所自遣。非逃於酒以自害其體魄。則故作身如木石。與世相違。以冒取異人奇物之名。此往往皆然也。故欲求其品

行高潔。而俯仰無愧。其精神洒落。能與世浮沉。非天稟異常剛毅之人物。不能也。

男與女相離之慘狀。既如此。則女與男相離之苦。慨亦不堪問矣。試引封建時代諸侯之宮

女例之。無數婦女聚爲一羣。上下無別。稱爲向與。日本稱宮女爲向與。蓋謂其不能外出。唯終日徒對閨奧而已。終日靜鎖深宮。

長門永閉。終歲不與男子見一面。交一語。至於談笑遊戲。更不待論矣。然其外貌雖有可觀。

其內之言行。實多醜態。向人前其進退周旋。依然優美。而背地此美婦人相群聚于內。其一

言一行之淫醜。有出人意想外者。非唯淫醜而已。其心志陰險。獍猛實乏可人憐之情也。彼

自稱爲一生奉公處女之時。彼選入侍宮中。長成於斯。老大於斯。此種老大處女。或自殘毀。

或罹疾病。有種種之變狀。求其能自樂者。實難也。德川之政治二百五十年之久。三百諸侯

之多。其向與之女。能有幾人。賢者哉。使或有之。亦鐵中之錚錚者矣。其所以然者。因彼婦人

不得浴男女交際之南風。至使慍無可解耳。

似此男女關係之重大。而古今東洋諸國之學者。不唯置之於等閒。而不論及。且皆噤口不

敢言。良可歎也。夫數千年來男女無緣殺之風景。成爲習慣。而人不之怪。今遽揭發之。世間

之耳目。必爲之大驚駭。余今日不平而鳴。不憚犯世論之大諱。欲將古教一并說破。而使學

者之心目中。別開一新境界也。夫所謂古聖人者。不過出于古代未開之世。不得不應時因

人而立教。其教便利於其時代。故世皆宗之。而名之爲世教。若世漸進開明。則學者當隨時

應人心。而逐漸將此世教潤飾改良。不可死守古人之唾餘而不之變也。夫文明未開之人。猶今之村夫小兒。其心之陋甚簡單。無辨別物事之力。如目之所察。祇知黑白二色。遂以概天下之色。以爲不黑則必白。不白則必黑。至於黑白之外。則不知有色也。其心之所區別善惡邪正亦如是。以爲不善則必惡。不邪則必正。徒定一直線之界。而屈躬守之。至若善惡邪正之間。別有無限之境。則不知也。當時之聖人。故因此而利導之。不得不以極簡單之法諭之。如四書所謂道二仁與不仁等說是也。其他如義利君子小人之論。亦復如是。非義則必利。非利則必義。非君子則必小人。非小人則必君子。其義簡單易明。以教未開之人民。則甚適宜也。然今日與古相隔數千百年。時世迥異。仍以其理強世人之趨就。何異以方枘納於圓鑿哉。後世之學者。心如死灰。絕無變機。繩遵墨守。如席石之不可轉卷。推其極端。誤沮文明之進步。實甚。數千年來評論人之言行。非孝則逆。非忠則賊。其法甚刻。其道至狹。絕無一毫之餘裕。吾每恨之。

古今學者之局量狹隘如斯。故其論男女之關係。亦不過徒用慣語曰。古聖賢夫婦有別。男女異席。千萬年皆固守之。以之勸告於世。若不行之。則稱之爲季世澆漓。蓋此輩之腦中。唯有真正與淫亂兩者之思想。此外則別無所知也。故非真正則淫亂。非淫亂則真正。其間有無限之妙處。皆一概抹煞。此數千年學者之大弊。而人羣之惡事。無不皆由此而生矣。今就

鄙見觀之男女之交際有二端。一曰情感之交。二曰肉體之交。是男女兩生肉體直接之交。其界甚狹。其樂甚短。情感之交。是於男女兩生之肉體外。而別以心情相交者。其區域廣大。其味也遠。其樂也長。夫未開之世。其人智簡單。祇知有形體之顯著者而已。故唯知有肉交一種。及日漸開明。然後知天地生人分男女。於肉交之外。別有所謂情感者。情交遂於是厚焉。夫情交之外面。雖不過如同名之交無異。然其一顰一笑之微。亦有無限之情趣。心匠意繪。如精巧之畫工。遇山水之景勝。感動一片落葉。一塊頑石。其微妙之風韻。在於他人所不知之處也。此男女兩生之間。南風之薰。名之爲情感之交。就情肉兩交觀之。則肉交之陋。劇而狹。情交之勵。廣而長。此二者之重大。皆人間所不可少缺者也。

情交肉交之要用。皆男女之天性存焉。但二者不可不分看之。古今之學者。坐困於肉交之部。內外則無一毫之餘裕。動則謂防淫。使男女不相近。卽夫婦之外面。亦不許相親。言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其妨男女情感之發達甚矣。夫男尊女卑之弊風。不特婦人終沈於憂鬱之苦海。而男子亦同陷於愁惱奈何之天也。此我東洋開化之遲遲。實由學者昧於情交與肉交之區別所致。彼一言一論。遺悞千秋。余故不得已而向和漢之古學。作不平之鳴。情交與肉交。是各獨立而不必相伴。欲明其義。卽細察下等之動物可知。夫禽獸於肉交之外。亦每見其有若情交者。如無論家畜或野生。其雌雄牝牡之睦。人皆見之。或疑其因肉慾

之樂。故自然生其親睦之情。然未必然也。何則。彼禽獸於孽尾既定之餘。肉慾全消。而其親睦仍如故。則非徒肉慾可知。又廐內之畜。同名相處則常有相關。而異名相處則輯然和樂。若謂其單有肉交之愛。則舍孽尾之外。彼之親情必衰。其相關仍與同名相處無異。今彼不然。則肉交之外。必有情感可知矣。禽獸尙如是。況於人乎。

且禽獸之肉慾。皆順天然。其發也有候。其止也有時。不能自破出於天然力之外。若夫人則不然。雖女子之月華。每月一熟。則卵子辭巢。此爲人類發慾之定期。生理學者言。欲知人類進化之度數。與禽獸進化之度數。

祇觀其發慾之期。則可知矣。禽獸發慾之期。不過一年一度。而人類則十二倍之。爲一月一度。然亦可隨發隨止。其發之易。故禁之亦易。自由自在。

權操之於己。非天然力所能限也。名之爲萬物之靈。豈偶然哉。人之慾。可能自禁。而禽獸之慾。不可自已。則人之肉慾。必比禽獸較緩可知。故人類於肉慾之外。其情交正綽然有無限之餘地也。古來支那之帝室。有宮女三千之語。日本封建時代。藩侯之蓄婦人甚多。若云以慰肉慾也。則數人足矣。何用此多數爲。顧彼王公之養此許多無用婦人者。非爲肉慾已也。蓋男愛近女。女愛近男。異名相引之性。兩生所由賦於天也。夫人之觀草木之花。尙且悅之。況於男女相見。居然能笑語之花乎。昔男子嘗以解語之花。評婦人。吾謂婦人之評男子。若非解語之花。定是有情之松柏矣。兩生相引相悅之情。乃天然之紅花綠葉。比於草木之花。其妙綴不知又增何許矣。此情交之妙處。不關於肉交者也。世人口雖不言。而試一思之。亦

足以自發明之矣。

情交與肉交之異。已言之審矣。今有一理不可不辯者。如古人立貞節二字以教世。而後人遂墨守之。並以姪亂二字爲對舉。不貞則姪。不許有些餘裕。以此爲防姪之法。吾未見其果能防姪也。祇爲人羣之害而已。使數千年來同棲此宇內之男女。不得覩一面。近一步。交一語。嗚呼。男女所爭不過數寸之間。已而無端畫此廣大之鴻溝。以截斷生人之樂。豈不傷哉。德川政治之太年二百五十餘年之間。人心萎縮。丈夫則貌爲高潔。婦人則爲人間交際所擯斥。弊習所積。牢不可破。我日本何其不幸之甚歟。此謂之人羣之壓制。比之政府之酷法。尤爲甚焉。蓋人羣之壓制。實朝朝暮暮皆令人無一息能自由也。

論戰法之變

日本中西牛郎

用兵之道。厥要有二。曰器貴乎利。曰法貴乎精。蓋器不利。則有兵而無兵之用。法不精。則有器而無器之用。器之精粗。一驗即判。但法有精粗者。視其與器稱否何如耳。與器相稱。斯爲精矣。苟不與器相稱。雖嚴密齊整。亦不足爲精。是故兵器十年而不變。戰法亦可十年而不變。兵器一日而變。戰法亦不可不一日而變也。曩歐洲兵器。創新競奇。層出不窮。而其最後出者。爲後膛鎗。創製此鎗者。爲瑞士名匠。苦心力索二十年之久。始克成之。旣成而始試之戰者。爲三十二年前之普國。嗣後列國轉相倣效。爭先恐後。而步戰之法。自是一變矣。其初

人但知兵器之變創自普國。而不知戰法之變創於普國也。或知戰法之變創於普國。而不知訓練之變源乎普國也。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歐洲有普奧之戰。普國始用新鎗。所謂後膛鎗也。靈捷異常。前此之所未有。普軍以此奏功。長驅進入奧京。使奧從約。此普國霸業之始也。越四年。又有普法之戰。是時兩國俱用新鎗。然普軍連勝。勢同破竹。遂圍法京。使法乞和。此普國霸業之成也。夫彼用舊鎗。此用新鎗者。普奧之戰也。一鈍一利。即謂勝敗在器可也。兩敵俱用新鎗者。普法之戰也。利鈍正等。謂勝敗在器可乎。然列國之環視者。於普奧之戰。早知普用新鎗之外。更有訓練之精。遠過他國。其以爲專在利器者。蓋其初未深詳戰時之情耳。獨至普法之戰。兩國利器足以相敵也。兵數足以相敵也。是以列國咸謂普之將帥。蓋千古偉人哉。凡其平日所規畫者。及施之戰。事無巨細。悉合機宜。又善揣敵情。如指諸掌。此其所以連勝也。夫普之將帥得人。不可誣矣。然至謂其事無巨細。悉合機宜。以此制勝。則未爲確論也。何則。普法之戰。普國將帥所豫規畫。施之此戰。遭事輒違者。蓋才而二三焉。節制紀律。其平日講求。施之此戰。變通化裁者。蓋十而三四焉。此乃當日普國官報明白記錄而不容疑者也。然則普何以勝。曰訓練之精。此其首也。將帥之能。又其次也。特其可異者。在此訓練之精。不自隊營之間來。乃自學校之中來也。其故何也。夫新鎗之利。三曰施放速。曰射力遠。曰命中精。凡此三者。僅有其一。而殺敵之多。足以十倍於前。況於並具此三者乎。況於

更有及遠命中與是相稱之巨額大礮乎。用此利器。兩敵對陣。固列成隊。相逼接戰。彈丸雨注。無一虛發。須臾之際。數里之間。烏有不伏屍山積流血成河者乎。當是之時。防之之法。但有散隊以戰耳。散隊以戰者。兵士既無隊伍步伐之整。上將指揮號令又有所不及。乃欲使偏裨士卒聽令進退。一如傀儡。殆不可復得矣。而普國之兵獨精銳無敵者。蓋因其士卒有應變之智。有臨機之畧。首尾相應。前後相救。散而不亂。分而不離。變化自在。有如手足耳目之聯成一體。不期相救。是其紀律之嚴。訓練之精。不在將之號令。而在兵之身心也。嗚呼。此豈教養無素頑鈍椎魯者之所得而可望哉。要之舊法者。死訓練也。新法者。活訓練也。求之隊營號令之間。而以爲足者。獨死訓練爲然耳。若乃活訓練不求之學校教養之中。而惡見其可乎。普國學校之盛。夙冠歐洲。其民就學之多。於列國中首屈一指。而其與奧法交戰之時。收良家讀書聰穎之子弟。多在卒伍間。彼其訓練之精。遠過他國者。其不以此也哉。今有國焉。鉅創深痛之後。不惜重貲以購利器。鎗必曰後膛。礮必曰鋼鐵。其於兵務亦可謂盡心焉耳矣。然知器之變。而不知法之變。知訓練之精。在隊營之間。而不知其在學校之中。漫募市井亡賴目無丁字之徒。授之以利器。教之以坐作進退之節。欲以步武普國之強。噫亦難矣。夫太阿之劍。陸斬虎豹。水截犀牛。蓋天下之利器也。執此者。嘗無敵於天下矣。然今執太阿之劍者。人人皆是。則勝負之決。豈得謂在器而不在人乎。此今日練兵第一要義也。

告海內女子

時事新報

佐佐木豐壽女史。數年前曾充東京婦人矯風會員。于女子教育之事。頗極留意。近著一論曰。女子教育。世既重之。藉公私或外國人之力。以開置女學校。蓋二十餘年于茲矣。其間屢經盛衰。以至今日。猶未有一定之主義。議論百出。不知所止。昨春以來。時事新報。論婦人權利。大獎勵女子。福澤君亦曾著女大學評論。以公行于世。是足以誠腐腸男子矣。發警鐘于婦人社會睡甕中。凡在女流。宜何如感激矣。且近來各新報記者。又一切學者。宗教家等。論婦人之事。實屬可嘉。毋亦風會所趨。固不得不然之勢歟。夫男子敗德非道。不斷其弊。則破一家之平和。夫妻子女。反目疾視。其流毒必延及一切人羣。恐世界視爲故然。而不之怪。不知虧損國體。殊非細事。余老婦憂之也久矣。不亮孤微。曾於十四年前秋末。與同志謀置婦人矯風會。力欲矯正世之弊風。心實期世人之駁詰。使其理漸明。二十年來。或身親開演說公會。或散布主意書。廣集會員。又發刊雜誌。時婦人伎倆未成。然欲矯而正之。不得不極力發心源之論。乃男子之駁詰猶少。女子之攻駁反多。夫同性女子。久爲男子所蔑視玩弄。至夫婦間。且受不忍言之慘虐。而猶度外視之。如無人身性格者然。彼其好爲駁詰。而不顧正道者。妾不知其何故。畢竟出於嫉妬耳。慨自矯風會成。內外辛苦如此。越兩三年後。醜狠污行之男子。聊有所憚。心竊喜之。然同性等益反抗駁詰。或曰。女子所公然出于社會以行事。悖

其本趣也。或曰婦人之行。如溝中楫杙。隱處用力。是婦德也。噫。是爲輕薄男子所恫嚇。謂易搆他人目實。欲再落舊窠。老婦以微軀。四面受駁詰。遂于二十三年春罷職。其後矯風會。所謂日本主義。徒付柔和婦人擔任之。以至今日。雖似可喜。其間使男子再逞惡業醜行。不可謂無遺憾也。然而自女子教育。婦人矯風會。推行以來。極觸世人耳目。畢竟越十餘年。漸見改正條約實施。迫近眼前。始有所曉。先年駁詰婦人矯風會。嘲笑公開演說者。其前後矛盾之論可笑也。此際有等婦人。眩暈於囂囂議論間。不知所歸。有等惑於帝國或大日本名稱。虛飾是尊。漸染貴族頹風惡習。終爲輕薄男子所籠絡。而大夢未覺者。所在多有之。抑今日女子中。有修和洋高等學問。頗得智識者。又奉宗教。有以熱心家得名者。依然一切託身男子。阿諛男子。能污其品位。斯其罪亦存。婦人自作而自受之耳。聞近頃高等女學校校長。開協議會。議請條目。其時委員報告女子服裝及結髮式樣。老婦讀之恍然。夫校長先生。費貴重光陰。招待諸員。各自遠來集東京。論服裝結髮等事。亦世間難得之大先生也。元來學者疎於世情。不能通異性婦人真情。若能通之。女子服裝結髮。非男子可干涉也。老婦更斷言曰。凡數百學者。名論卓說。經百歲而不朽。然以男子講論婦人。容喙於女子教育。決不能得神聖婦人女子教育之道也。同性諸君。宜以女子教育爲婦女大任。又以天理自任。勿爲男子所左右也。

諺曰。奢者不久。古今東西金言也。亡羅馬帝國者奢侈之風盛。法王死于斷頭臺上。亦奢侈盛也。即普魯士故一小侯國。再進至全掌德國霸權者。由於波特斯敷氏嚴禁奢侈也。西班牙之衰頹。土耳其之屈辱。亦皆出於奢侈暴政也。日本平民滅亡。足利氏末路。幕末種種事蹟。皆無一不以奢侈傾危其社稷。破敗其財產。嗚呼奢侈弊害何其甚也。然世人往往陷其弊害。似毫無顧慮。何耶。不熟察奢侈性質弊害而矯正之故也。矧今日地球列國人種。生存競爭於經濟界上。勝敗之數。正因經濟力強弱而分。今日日本改正條約。準外人一律雜居。益欲入于此競爭場中。然欲制其終局之勝。含鞏固國民經濟力。無他策也。然我邦人所尤缺乏者。固在經濟力。而經濟之不足。以日流奢侈。乏轉運之力所致也。然則用力於禁抑奢靡之風。是日本將來之一大急務也。

奢侈者何。不論生產力及有形無形。其無益於人類生存。才智開進者。皆屬奢侈之害。然如日用所必需。且足以增長生計程度等物。不算奢侈。自此等物外。總可謂之奢侈。雖然奢侈亦各異其用。有資產之鉅額收入。而靳於施與。吝於創作。不肯分潤貧窮。最爲惡習。惟細民而陷奢侈。其理亦不可不講究也。如甲國奢侈物。運入乙國。雖或亦不可缺。然竟超過己國生物分量。不免屬於奢侈。故人當各顧其地位。各隨其國情。測列其分量多少。以判定奢侈。

如何也。雖空中樓閣。或不可輕於斷定。然徵於本來所服之用度。以爲標準。一以無裨益于生存開化及生產力者。總謂奢侈。誰曰不官。察日本現狀。就一概人等所用重要衣食品物而言之。如綿布、鹽、醬、油、薪炭、菜蔬等。是日用之必需。絹帛、砂糖、魚類、牛肉、點心等。亦可謂普通用物。如酒、烟草。則直謂之奢侈物可也。

人羣進化論

夫論事物之是非得失。而祇着眼于其現狀者。未有不悖謬者也。蓋天地間之事物。無一不有進化。惟具有進化也。故形質日日趨異。時時變遷。無滯相。無定形。世人執古以例今。因今以測古。實大相逕庭也。昔之治動植物學者。多以不明進化之故。至謬認其理者甚多。如耶蘇教以此地球爲在於天之中心。以人類爲首出萬物。其理與人種學大相背矣。今試略舉一最淺近之理。則自明形質隨時變化之神妙。就人身體上之乳言之。莫不以爲男子衰小枯涸。女子強大膨脹。一若造物者之故意使然也。不知生人之初。不以乳別人之雌雄。蓋其時男女之乳之大小壯弱。實所差無幾。以其男女皆乳其子故也。及後人羣漸漸發達。男子之乳子者日希。後遂盡委其任於女子。而男子不復與焉。故男子之乳。因久廢不用。日漸縮少。久之久之。而遂成爲今日之形。夫今日所謂異者。安知非昔日之同乎。今日之所謂同者。又安知非他日之異乎。故曰。無滯相。無定形。惟有進化。

不甯惟是有形者固有進化。而無形者亦莫不有進化。如人羣之道德。亦隨在而異。昔日之所謂善者。今日則反爲惡矣。今日之所謂善者。後日則又爲惡矣。其故何哉。時世之不同耳。孔耶之徒之論孔耶。皆以其道德爲天地自然之經理。不度世。不量時。至反爲道德所陷。是豈聖人制作之過耶。乃不善體聖人之過耳。今人之秉男尊女卑之說者。動執古來之舊說。以衡諸今日。仍欲使今日文明世界同於古時之醜俗。不亦愼哉。夫開明之世。人人皆能自由。而不相侵奪其自由。故擅男威以壓女權。執尊卑之謬說。以害人間天賦之自由者。此未開化野蠻之陋風。實背天地之公義。今欲致世界於開明。豈尙容此蠻習之存於世上哉。今更論古今男女之地位。及夫婦倫理之進化。

夫曰道德云者。因時制宜。與進化相追逐。不可勉強。不可假借。若守之不變。執之不通。是膠柱鼓瑟。刻舟求劍也。如中古之民心。未能團結。欲其共同一致。則莫若中央集權。故當時國君專制之度。非惡也。因時制宜也。然今日人民黑暗之代已過。皆已發達成立。各人所應得之天賦自由權利。不可以一人侵奪之也。苟仍以專制之治。施諸今日。是謂代大匠斲。代大匠斲者。未有不損其手者矣。又如未全開化之世。有許多奴隸等。被屏諸人類權利之外。以今日視之。則未有不厭惡之者。然存於其時。不惟不惡也。亦宜也。蓋其時有有自由者。亦有無自由者。然後有貴賤之分業。有貴賤之分業。然後人羣之團體始成。人羣之團體既成。然

後人羣方能發達。而日赴於開化矣。於男尊女卑之事亦然。當人羣初進化之時。夫婦之倫常未固。家族之制度始開。其時之智者知男尊女卑之不可缺也。於是共倡扶陽抑陰之說。假天地高卑之話柄爲掩飾。歷時既久。其理遂深入人心。積非成衆。是習慣成自然。一若以此理爲天經地義。苟或闢之。則反譁然矣。

今之精於人種學者。考察太古之風俗。其時并無夫婦之定義。不過如今日之下等動物羣居。雌雄自相交通而已。其一部內之男女。悉夫悉妻。未有尊一之定名也。故治人種學者名此時代爲婦女共有時代。或共同配偶時代。至若稍知夫婦之定義之時。已有幾分開化矣。據治人種學者之說曰。

欲知太古婦女共有之時代。就今日之蠻俗觀之可見矣。如加利科爾尼亞之土人。亞非利加之標斯曼人。不知有夫婦配偶之言。其言語無妻與娘之別。亞非利加有一處野蠻。祇酋長一人有妻。餘則無所謂妻。普刺支耳之土人。雖有夫婦配偶。然人人皆以己之妻女。侍來客之枕席。視作旨酒嘉肴。以御賓客。夫羅噠及安打馬噠人。至生子後則夫婦之緣斷。又昔日之在心步塞及普羅沙之蠻俗。其婦女可自由交通云。又支那之古代歷史。其風俗既稱遠勝於歐洲。而几蘧氏時。天下之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至伏羲氏始制嫁娶。其以前之風俗可知矣。

觀右之說。則太古婦女共有之風俗。既足徵矣。而別個配偶。即夫婦之倫理之起。何自昉歟。吾即以治人種學者之說明之。治人種學者曰。

當婦女共同之時。自己部內之婦女。既爲公共物。則不能一人私据之。以干此全部人之衆怒也。故欲專有之。必須奮其勇力。奪別部之婦女。歸而後可。然則別個配偶之起也。大抵不出二端焉。

一曰奪外部婦女

二曰買賣婦女

奪外部婦女之俗。今日地球上之野蠻。尙有此風。如柯斯他拉利亞。新喀蘭德及太平洋諸島。與南亞美利加之野蠻等是也。又有自昔奪婦女之俗。稍衰。而今則變爲奪婦女於婚姻之儀式上者。如菲律賓島。古禮亞島之蠻人是也。又太古之斯伯路他希伯流威耳士。斯拉柯尼亞。日耳曼尼亞之諸人種中。亦有此風俗云。

路波克氏曰。男女之配偶。起於暴力。漸進而爲別個之配偶。其時一夫數妻者有之。數夫一妻者亦有之。再進至文明之時。一夫只有一妻。邇自共同配偶之後。一夫一妻配偶之前。其間雖有夫婦之名。並無夫婦之實。所謂妻云者。不過服勞役。遂情慾。有時視之如奴婢。有時弄之如玩具。而夫則居然坐大。爲一家之專制君主。握其妻之生殺與奪之權。願揮指使其

妻不敢不唯諾惟命。此實當時之形狀也。然而各國之文野開化遲速不同。故其俗亦異。就中稍進化者。如奉回教之諸國。每一男子許有正妻四人。其餘則盡妾。又視回教諸國稍進化者。如奉孔孟教之諸國。每男子止限正妻一人。餘皆妾。要之必須同趨於一夫一妻之也。

試細想別個配偶之初起時。承共同配偶之代。其子女之強弱必與男子相敵。豈肯甘受男子之壓制以害其自由。及至攘奪購買婦女之時。其男子將獲歸之婦女。如捕得山獸。囚之以牢籠。施之以羈索。以飲食誘其前。以鞭撻隨其後。久之變其強悍爲馴善。化其厲猛爲柔媚。去其本然之天性。而積成一種之偽習。漸至新習已熟。舊習盡銷。更養之以道德。柔之以禮樂。於是男尊女卑之習。不特男子喜之。即女子亦以爲天然之公道。自有此新習而後。將前日人羣之子女玉帛共產之時代。一變而爲眷屬分派之時代。故自有配偶之分派起。而後私產興。私產興而後人羣之種種分派出。

於是由眷屬之分派。而生個人之分派。個人之分派未起時。夫婦父子皆一家之主。至個人之分派出。而妻子等不直屬於戶主。惟服屬於戶主之下而已。至此爲人羣分派之極度。此雖非正理。要之亦不過相距一間耳。一變則至道無難矣。如彼奉回教與奉孔孟之諸國。自中古已脫野蠻之名。而能至於半開之國者。職斯故也。故曰男尊女卑之說。行之於未全開

化之時甚善者此也。

凡有男尊女卑風俗之國。其妻女不許公然接見外人者。其原因大概有二焉。

一、其妻本是刼諸他人。非男女情愿配合。則不能不恐其妻逃亡。或更被他人刼去。

二、於共同配偶之風俗。不許個人私有妻。若由別部刼回。則不可不藏之深密。

有此二種。則男子之妬心愈生長。積千百年其妬心猶相因不滅。仍收妻女於深閨密閣。不使出外庭一步。接見一男子。處則帷其體。行則慕其面。何故致此生人之苦哉。吁。男子之妬心。勝婦人萬萬矣。如支那之山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又曰。男女授受不親。又曰。女子送客不出門。又曰。女子長於室。男子長於堂。如是者種種束縛之制度甚多。蓋其時去刼婦女時代未久也。

今男女權力之進化最早者。莫如歐羅巴人。其夫與父之對妻與子之權力相去不甚遠。蓋其妻子皆可直接於人羣成爲一個人。不必服屬於夫父之下。又考太古希臘羅馬之時。已有一夫一妻之風俗云。近來又大倡女權。女子皆欲獲參政之權利。且並不許男子蓄妾。今歐人之富室大家皆無蓄妾者。間有之。亦不過隱納。斷無敢聲揚者。今我日本百事皆模倣泰西。採彼所長。補我之短。至於男女夫婦之關係。而不模倣泰西。仍欲維持此未開化之舊風。我日本以東亞之先覺自任。而不能除此醜行。人其謂我何。夫男女之不能平權者。以女

子之智識才能劣于男子故耳。自後之女子。當高其地位。主張其權利。講求教育。則此男尊女卑之陋習。不期然而自滅矣。

論文明之戰爭

外交時報

世界之形勢。至於今日。非古昔野蠻可比。故戰爭之事。關係萬國。一國不能肆行其意向。何則。如以野蠻習慣。不稍易轍。則世界終無享安閒之日矣。假令一強逞暴。各弱國可以運衡制其威。如歐西各國。見俄有不利於土耳其。皆從而干涉之。此其例也。今日之戰爭。當未決裂以前。將其所以不能已於干戈之故。布告各國。既經各國知其爲不容已之舉。始可斷言戰爭。此萬國之公權。至當之公理也。

今立國於世界中者。立憲國四十有餘。日本其一也。在歐洲之孟德歷固魯。雖未設立國會。然俄國僅行專制於其內部。對外交上則立憲國家之行爲。故今日世界之大勢。欲免爭戰於萬不獲已之中。必自以立憲主義爲宗旨始也。立憲主義。在國民之發達。至於爭戰則其最末務耳。故近頃以來。皆避爭戰而赴平和交通。當決裂之際。曲我而利外國國民。外國亦自由而利我國民。此皆以國民爲主義者。故近日各文明國每持此以爲外交宗旨。其利溥矣。

即以立憲國家之宗旨。設有不忍已之戰爭。關國民發達上必要之件。兩國意向互相對抗。

遂至於興兵戎。然其宗旨。在以此國之強力。制彼國之無理。使其讓一步也。故兩國於戰爭之際。必使完全義理。可以供局外之批評焉。今揭其所應注意者如左。

一戰爭之宗旨。在屈服外國之心志。其心志行之自國家者也。故僅可屈服其國家。不可與國民爲敵。今日以後。爲民主義發達之期。非可得而征服之。如欲作亡其國民全體之戰爭。世界中公理所不許也。文明之戰爭。敵國家不敵國民。戰爭之際。不加危害於其人民及財產之類。兩國交涉。亦相通如平日。即敵國旅人。亦當保護如常例焉。

一破敵之宗旨。原以制其強暴。使之屈服。不可乘一鼓之勢。逞其強梁。致之死地而後已。越此範圍。則野蠻之所爲。徒負不正之名耳。列國交通。各謀其國民之發達。當與相傾軋之際。外無調停之道。遂不能不以我之強暴。制彼之跋扈。此非無理。乃勢所迫。是以敵之志願。既屈服於我。爭戰之宗旨既達。不可復生苛待之心也。

一敵國兵士。既就捕虜。則非敵人可比。故當以優情遇之。雖平日無一面之識者。尙當具憐恤之心。況彼捨身犯難。爲一國犧牲之忠義士乎。救而生之。誰曰不宜。文明之戰爭。必不可不於此注意也。

一兩國起戰爭於列國之間。此外之諸國。不得左袒何國。使其利益專歸於所親睦之國。尤以解散而成平和之局。爲最完善。此局外國之任也。雖然。局外各國即有加不利於戰爭之

國。而戰爭之國不可不忍受之。但妨害出自敵國。則有要求賠償之權利耳。一戰爭之初志。如在撲滅敵國國民。然一旦成結局於中途。敵既已表屈伏之意。其要求之欲望。不必終始如一。亦可以改更於中途。凡此皆文明之爭戰也。

第十九世紀外交一覽

日本有賀長雄

今當立夫二十世紀之新世界。而回顧百年以往之各國外交。其中變遷之次第。波瀾之起伏。執彼既往。以推將來。爲益良多。雖然。非易易也。試舉其大綱。以供天下之一覽焉。追憶一百年前之歐洲。法國拿破侖以自由民權之精神。統攬內外。集國中之學士。編纂民法而已。亦逐條討論之。以深遠明爽之智力。身率國人。傾注武功。對於外則以革命自由之大義。布告天下。務使專制獨斷之君主。絕跡於世界。法國之權勢。彌漫於歐洲中原。即彼自千八百四年即帝位。至一千八百十二年。而歐洲大陸。悉伏其腕下矣。當是時也。不任其指揮者。僅英、俄、瑞典、普魯士、葡萄牙。與西班牙之一部分耳。然經拿破侖一番破壞之後。各國君主。思恢復其權力。於是約已國之人民。而保護其權利自由。立憲法。設議會。乃諭人民曰。倚外國人之力。不如奉祖父相承之政府也。各國人民遂允許之。當拿破崙之破莫斯科也。奧大利普魯士二國。已先脫法國之同盟。合英俄之軍以擊之。遂以千八百一十四年三月失其位。於是四國聯合。其宗旨以恢復拿破侖所蹂躪之諸國。而使其存立也。各國之君主。

大會於維也納。雖拿破侖自葉爾巴逃歸。一時解散。翌年復相會議。而以六月決議焉。維也納公會之斷議。爲歐洲政治之關係。使復拿破侖戰爭以前之狀態也。即依民間自然之結合。依君權相承之歷史。而成一國家形勢之主義也。即正統之主義。及以國家爲發育民生之機關是也。即專制主義是也。第十九世紀之初三十年。爲恢復舊式主義之奏功時代。次二十年間。先破專制主義。爲前半期之大勢。一千八百五年以後。漸破正統主義。此必然之結局。至於見殖民主義之外交。則後半期之大勢也。

第一壓抑革命之時代

以維也納之大會。定歐洲之關係。雖似無關係一國內部之政體。其實不然。是正與革命相冰炭之條約也。何則。自此決議以後。各國所領之疆土。復其舊。挽回中古專制之政體。協各國君主力。誓永保此形勢。無使紛更。協各政府之勢。以壓退革命氣運。覽當時紀錄。察其實情。蓋拿破侖以破竹之勢。倡革命之大義。列國君主。辟易不暇。于是繫民心而保護其自由權利。許開國會。固非出其本心。俟拿破侖一旦敗亡。大小君主。議會一堂。籌善後之計。乃復大振威暴。互相援手。欲永保專制之甘夢矣。

當時四國聯合中之最有力者。係德意志聯合之盟主奧大利也。其宰相麥德爾。有名之專制家也。彼自會議於維也納後。直以奧俄普三國結兄弟之盟。約相援助。是實對革命者作

制之王黨。戰鬥三日。始奏革命之功。雖然。前政府既被傾仆。而無建新政府之定見。直宣言爲共和政府。如此之形。國基豈鞏固哉。不獨舊黨尙雄峙于內。而亦有受外人干涉之虞。故政治家之有力者。樂知特。借爾義。滯等。迎立主張民主主義之路易虎里普焉。

路易虎里普依萬民之意。而即王位。此共和國立君之始也。斯時列國兵力不足。不能干涉而復舊王之位。其用武之想者。獨俄人耳。見他邦無應之者而止。初列國尙不公認路易虎里普之政府。迨英國始認之。列國繼之。於是維也納之會議。失去一重大之事件矣。

雖路易虎里普政府之立也。非以祖父相傳之權力而踐王位。乃出於人民之意向。列國君主恆卑貶之。於交際間。常露不悅之色。如俄之尼各拿士帝。不以平等之儀待之。顯呈其跡於國書。法國人民觀此情狀。大爲之憤激。因是及維也納之會議。而以國約附人之。並令政府干涉外國之大事。而歐洲之幻態。因維也納之會議。遂至一日一紛更矣。時比利時有獨立之舉。正法人伸爪試牙之機會。比利時原與法蘭西同國民。自維也納之會議。裁於荷蘭王之權下。以故心願不平。荷蘭政府復屯軍隊以鎮壓之。比利時人遂乘法國七月革命之機而起。抗荷軍而逐諸境外。和人請聯盟四國干涉。于是普魯士及俄羅斯發兵援荷蘭。法國政府決意援比利時人。普軍自東入。法軍自西入。揚言接戰。斯時俄人以保羅人之叛亂。不暇用兵於外。遂聽英國之割斷。開會議於倫敦。決認比利之獨立。

一千八百三十一年十二月。於是維也

納之會議。又失去一大事件矣。

路易虎里普之帝位。雖自民間立之。尙未爲純然之民主政府。其故以權利未極平均。納稅二百佛郎以上者。斯得握選舉權。納五百佛郎以上者。斯得有被選舉之資格。路易虎里普自一千八百三十年。迄一千八百四十年間。更易宰相至十人。此後爲八年之宰相者。尼座是也。尼座攝政之後。鸚鵡議員之策盛行。以種種之利益相引誘。議院中之反抗政府者。雖共和黨。亦無廢君主之心。此外思更正選舉條例。主張民主政體者。全院中唯魯託爾露蘭一人而已。然院外之不滿於宰相之行者。漸次增多。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以後。改革選舉條例之議蜂起。政府禁止之令雖綦嚴。而物議愈沸騰。遂有集衆迫王宮。罷君主與宰相之舉動。法王讓位於幼孫巴黎伯而逃。於是共和黨員議員相集於巴黎府廳。召衆民會議。純然變爲民主政體之憲法。而大統領亦由人民之選立焉。

法國此度之革命。震動歐羅巴全洲。各國人民。當拿破侖之時。已嘗自由民權之甘味。其後受已國君主之縛束。久欲作反抗之舉。不能達其志。今觀法國人民。兩次傾覆其政府。終獲自由民權之樂。踵而倣之之思想。不可遏抑。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民權自由之風雲。汎濫於遍地。獨俄之尼果拿士帝。以果斷雄武之資。鎮服保羅人。英國則早已允民間之自由。俾以平均之權利。其他除僻處邊隅之諸小國外。無不因此騷動者。其騷動之溫和激烈。則視其

平日壓力之大小也。比利時荷蘭丁抹三國。則結成更正選舉法之同盟矣。奧大利本部普魯士及其他德意志諸邦。則人民迫朝廷別定憲法。幾成決裂之勢矣。匈牙利意大利北部及丁抹所屬之修勒士烏古火耳士打竟成獨立之戰爭矣。

此一度也。未制定憲法之國。新制定之。既制定憲法之國。復更改之。擴張國會之權力。及人民之自由。各國之視革命。殆如必由之大道。鐵鑄之模範。於是維也納之會議。君主連衡。維持專制主義之大旨。全成爲泡影幻夢矣。此十九世紀前半期之形勢也。

第三國民主義之時代

雖然。專制主義之被破也。未始不基於維也納之會議矣。其次於專制主義者。尙存有正統主義焉。正統主義者。如俄羅斯之皇帝。而兼及保蘭芬蘭之君主。奧大利之皇帝。兼意大利北部之王位。丁抹之國王。兼修勒疎古火魯史打二州之公主。荷蘭國王而領有比時利是也。曩者比利時既已叛荷蘭而獨立。則是破正統主義而入國民主義之一端也。雖然。當時國民主義。未爲盛大。自苦里米亞之爭戰以後。而形勢因之以轉移焉。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後所定之憲法。大總統任期以四年爲滿。不許再任。而拿破侖欲改此憲法。永保權力。起與司法部相衝突。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十二月。以強暴策廢止會議。知非收民心。不能使議會之承諾。於是附國民之投票。以新定憲法。國家之重權。集之於大

總統一身。大總統雖向人民負責任。而向議會則不負責任。其任期以十年爲滿。後復改爲終身。乃更論民間投票。而拿破侖三世遂登皇帝之位矣。

拿破侖三世欲使歐洲列國公認其皇位。然列國以有永與拿破侖一世及其子孫爲對敵之密約。拒之甚嚴。時俄皇伐土耳其。有扼君士但丁而出地中海之勢。英國以其有礙于通印度之孔道。欲阻撓之。以事頗重大。躊躇未敢發。拿破侖三世窺此情形。乘此機會。援英而擊俄。遂登歐洲外交之演劇臺。而普里米亞之戰爭起矣。斯役獲利益之最夥者。莫拿破侖三世若也。後開公會於法都巴黎。調停戰議。威勢由是振歐洲。而各國始不得不公認之矣。拿破侖三世欲步一世之後塵。以擴張法國之威權。永保其隆盛。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以來。自由民權之大義。各國既奉行之矣。今重倡此義。知不足以煽動各國人民。於是拿破侖三世思取他主義以煽動之。使各國政府不能不仰法國之鼻息。此國民主義之所由出也。拿破侖三世以主唱國民主義自任。對正統主義。作不平鳴。冀獲人民之同情。以爲干涉其政治之地位。此第一之策略也。初試之於意大利。意大利國民在維也納公會中位最不利。益之地步。北方二州之論巴耳齊及尼夏。附屬於意大利。如莫特那巴耳馬打史家尼立奧帝之親族爲君主。中部爲羅馬教王所領。包括全半島之一。南部爲普魯士所有。獨接近法境之涉路齊尼。爲意大利土著君主之所轄耳。意大利欲依賴法人恢復半島。使歸統一。其

宰相駕扶耳。以此事爲畢生之大業。遂結主唱國民主義之拿破侖三世。三世遂援意人而與奧軍戰。獲勝仗焉。意人割二地以酬之。此亦賴國民主義而得者也。

因意大利之統一。而正統主義大爲當世所詬病。自維也納公會以來。懷不平之心於斯舉者。皆獨立以別爲一國。至欲與不同種之國民合併焉。拿破侖三世利用此機會。遂使歐洲中原。非常擾亂。然其才畧。不如拿破侖第一果斷。亦遜之終至失敗。豈不惜哉。當斯時也。保蘭人亦見意國獨立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叛俄人而成激烈之戰爭。故不得不以拿破侖三世所倡之主義。而益襄贊之。因是而搆怨俄人。俄人深疾惡之。遂與德人聯結。以謀傾覆法人。原拿破侖三世雖唱國民主義而已。亦不能貫徹之。轉而利用之者。俾士麥是也。先是國民主義。於維也納公會。全權爲普魯士所握持。普國欲以此主義。統一德意志國民。乃宰相俾公之策畧也。德意志國民。因維也納公會之決議。分裂爲衆小邦。與奧大利作聯合之勢。各國所共辦之事務。照聯合公會所議而行。奧大利以強有力之故。遂爲議長而大振其威權焉。然奧大利以有匈牙利、葡戡米牙、三千萬之非德意志人種。以統御此等人民。所行政略。不利於德意志人。各國皆不悅之。羣要求奧大利。必使非德意志之人種。退不入會。奧大利弗諾。各國皆欲背盟。俾公乘此機會。大展才略。以發揚普國之國勢。汲汲然求達其志。自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遂成歐洲之歷史如左。

處丁抹普魯士之間者。有修勒士域與火耳斯丹三州。原係獨立之國也。因維也納之會議。遂置彼於丁抹國王之權下。然此二州之人民本是德意志人種。見意大利統一。亦欲以國民主義附於德國。起而爲獨立之戰爭。俾公與奧大利協商。援二州以征伐丁抹。二州遂爲奧普二國公共之屬地。雖然。此不過俾公之謀耳。觀其後與奧大利之戰。遂却普國於德意志聯盟之外。即此可知矣。蓋因奧人實存有窺竊三州之謀。故普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即征奧大利。大捷於沙陀瓦之後。遂得執德意志之牛耳焉。此後歐洲之大事。即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普法戰爭是也。其大端有二。一則拿破崙三世與普國爭歐洲霸權之結果。一則國民主義之結果。二者皆歸於一蹶。法人因此耻辱。深疾普國。兩國民之軋轢。愈臻激烈。即可徵國民主義。在今日既有強大之勢力。欲反抗之。非易事也。

降至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巴耳潤半島國民主義之戰爭又起。馴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至七十八年。二年之間。俄土之戰爭遂成。巴耳潤半島中之波士尼亞、黑耳接威那、涉耳威亞、孟德尼哥魯、波耳加里亞諸族。與俄羅斯語言文字種教皆同。故俄人煽動其人民。使之抗土獨立。而自享漁人之利焉。波士尼亞、黑耳接威那兩地先叛。涉耳威亞、孟德尼哥魯繼之。俄人遂以保護基督教爲口實。以兵力干涉之。戰于夫勒威那。土國敗績。遂爲城下之盟。於此

和約。俄人獲最優之利益。土耳其遂認涉耳威亞、孟德尼哥魯獨立。以波士尼亞、黑耳接威那、酬奧大利之守中立。至波耳加里亞則其名雖隸於土。而實則俄保護之也。後開公會於德京柏林。雖英人不允波耳加里亞之事。而削其半土地與土國。然涉耳威亞及孟德尼哥魯之獨立已定矣。

至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土國之東耳美利之人民。復欲合波耳加里亞抗土耳其以獨立。逐土國之官長。而與波耳加里亞相交涉。波耳加里亞之女主。允許其合併。然此次變動。以非成於俄人之手。故俄人不贊成之。轉逐女主於其國。然英國反前言以贊成其合併。立英國王族爲波耳加里亞之國主。其贊成之故。蓋以東耳美利與波耳加里亞先係同國之民。若分而爲二。則於巴耳洲半島平和之局有礙矣。

降至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有希臘土耳其之戰。推原其故。亦不外國民主義之結局也。苦力德島自昔爲希臘之一部分。迄今種類宗教。言語風俗。靡有所異。故其欲合併于希臘。非一朝一夕矣。而希臘人亦具有同情。故以迫請於政府。如是紛擾數十年。遂起戰爭。以列國之干涉。表面上尙屬於土耳其。其實則以希臘之王太子爲苦力德島之統領焉。斯一舉動。亦國民主義之獲勝者也。

由是觀之。則第十九世紀後半期。歐洲之變動。着着向國民主義。恰如前半期之着着向自

由主義也。

今日歐洲尙有與國民主義相背者甚夥。條揭之於左。

一 俄國領有波蘭及芬蘭。

二 英國領有愛蘭。

三 奧國與匈牙利爲聯合國。領有波黑米亞。及占領波士尼亞。黑耳接威那。

四 德國領有亞爾沙士路林。

五 土耳其領有馬沙德尼亞。

俄之於波蘭芬蘭。英之於愛蘭。以十倍之威力壓制之。故彼愛蘭芬蘭波蘭其欲恢復甚難。匈牙利之於奧大利。互相不愜。今後難保其無變動。德之於亞耳沙士路林。須望早晚調停妥備。至於馬沙德尼亞。如擔保安土耳其領土之各國。無絕大之決裂。則可保無變更也。

第四殖民主義之時代

爾來國民主義。既已成確定之事實。然今日之歐洲。雖如何強大之國。亦不至公然併吞他國人民。以伸己國力焉。雖然。於第十九世紀前半期。各國布立憲之制。休養民力之務。遂漸次注意矣。因爲人民擴充資生之地步。於是殖民海外之事起。英國以長蹄利爪先行其侵掠于諸大陸。德國遂追步其武。德國之拓非洲。不但獲殖民之利。亦以此爲和法人之媒介。

至於近十五年間。殖民主義日益盛矣。

歐洲殖民之地。非非洲則亞洲耳。於未有一定人民之土地。不妨公然作合併之謀。雖然至若。有土著人民之邦土。以奉國民主義之歐洲各國。欲合併之。不免互相衝擊。且多動兵之患。乃設種種口實。避吞併之名。而取其實。文之曰永遠租借。曰保護其國。曰威權之界域。曰允許布設鐵道權之地。曰不許割讓於他國之地云。

第二十二世紀之阿非利加。既已割削無餘地。故今後各國之殖民力。齊集於太平洋岸。即中國朝鮮諸國也。第二十二世紀之美觀活劇。必演於彼部無疑也。英之加拿大鐵道。歐人來東亞之最捷者也。現有更捷者。俄之西伯利亞鐵路是也。不過三五年間。即可以落成。德之經小亞細亞出波斯。與英之印度鐵道相聯絡。而入中國南部達香港之鐵道。亦十餘年內可成。自俄之中央或天山。經伊犁而入中國西部之鐵道。亦將次第築成。吾人尙未衰老。必可覽東亞形勢全變之時矣。又或見東西兩洋混合如一之時。亦未可知也。雖然。此以前經過最多之決裂。最多之厄難。不可不用意也。

論女權漸盛

日本石川半山

人有男女。時如膠漆。合爲一體。時如火水。迭爲仇讐。古來兩性勢力。從時與地面異。如日本古有有女子故克天日光明之諺。其不卑視婦人可知也。及佛教輸入以來。以女子爲罪障。

之叢。及有孔教宣布七出三從之說。女權日益以衰。偶有悍厲之匹獅吼一時者外。巾幗之族。爲奴爲隸。酒食是議。以至於今日。如西洋列國。夙崇女權。其俗視崇女子與否。以判國民文野。故舉世靡然從風。敬重女子。禮數有加。故其權日盛。故飲讌之場。歌舞之會。女子常爲主席。男子則不免立其下風。如有爲女流所排。則人人以爲衣冠敗類。斥而不齒。其勢可謂大也。不獨此也。即至政治局面。亦爲女子權力所及。其勢有隱凌男子者。如巴涅兒、埤爾克二氏。不免失意。當時爲世所詬病。由于英國女子合力噪訟。巴涅兒爲愛爾蘭自主黨魁。聲名噪于一時。埤爾克爲英國陸軍大臣。亦有盛名。二氏並以私通他人妻獲謗。國中婦人大譁。號鳴其罪。二氏不安于其位。退事在十年前。拿破侖之不能永處其位。由于法國一婦人士答爾攻之。彼人皆一世之雄。而不免爲纖弱之族所動。其勢力亦可畏哉。哈丁克達維斯有言。英國政治家失婦人之望者。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非謬言也。

歐美女子權力若是其盛。而未有參政之權。故無從與男子齊驅並駕。于平等之義猶闕焉。于是准女子參政事。議出巾幗之族。屢次聯名投票。士大夫和之者亦頗衆。而格于成見。未至施行。然女權日長。浸至二十世紀之間。難保無女子參與政事也。女子權力之長。由其自主作活。不仰賴于男子。聞北美各項職業三百六十九種中。不使用女子者惟有九種。據碩學都的所查訪云。紐約城中。女子自二十歲至六十歲。不能竭國民應行之分者。僅不過百中之三十三人。又據女子戈登就女子卒業高等女學校者。而查訪千四百八十六人中。爲

教員者六百八十名。從良者二百八名。其他係醫師女教士律師侍病人官吏報館主筆等。奧國女子業醫者甚多。政府病之。千八百七十八年出令禁之。勃士尼亞爾特各郡地方。回教女子大譁。聯合定議。矢死不受男醫之脉。其氣鋒甚熾。政府不得已撤回禁令。俄國女醫之數。原亞于奧國。千八百七十七年土耳其之役。女醫從軍治療傷疾。頗有明效。于是業之者益衆。致凌駕奧國。英美次之。准女子業醫計有五千。又有婦人而爲律師者。北美地方政府准女子業律師已及二十四州之多。亦可見女子智力進步之度也。史家貌克蘭嘗云。穀價與婚姻之數有關係。穀價漲則婚姻減。穀價抵則婚姻增。以今日之勢。列國人口日形增加。穀值日騰。有不可底止之勢。故將來兩姓結婚之數。漸減于昔日。而女子自主之風將漸盛。是亦自然之勢也。

女子既從事各項高等職業者日衆。乃勢不得不侵男子生活範圍。今女子而爲律師者有焉。爲醫生者有焉。爲主筆者有焉。皆克認真辦事。不保其他日無爲議士爲大臣爲將相者。女子既褫男子利權。馴至鬚眉之徒。乃下爲侍病人。爲廚宰。爲成衣匠。爲洒掃人。甘奉女子之役。乾坤倒位。剛柔異地。是豈非宇宙間一大變乎。男女之競爭。創于十九周年。至于末年。乃愈甚。過去如斯。將來何如。英國女子薩馬塞特者嘗有言云。二十周年爲女子自主之日。我輩脫男子羈絆。其期非遠也。將來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說教家。不出于男子。而出于女。

子。用其慈悲柔和之心。處世行道。其益于世道人心。必百倍男子專權之日也。必矣云云。言雖似誇大無稽。亦不爲無因。據菲丁氏紀行云。緬甸女子權力甚盛。過于男子。國中一切生業。皆爲其所辦。男子則不免立其下風。夫勢力所在。則權力所存也。從來男子權力凌女子者。一由有積威成之。非其本來勢力如是相徑庭也。但其爭在向來則未甚。然將來果能維持現局否。必在二十周年而決之。然則男女之爭。實爲二十周年一大關鍵也。

論種界之競爭

日本石川半山

世界人種。千彙萬狀。不遑計數。然大別之。不過有白色黃色黑色三種。白色人種有二。一曰紅白種。英俄德法美諸國人屬之。二曰黃白種。中國日本朝鮮匈牙利土耳其諸國屬之。自有電力氣力發明以來。世界氣運漸向齊一。論者謂大同之世不遠。試觀列國情形風俗習慣言語文章法律政治。不期而漸赴齊一。乃至人種形貌。亦漸有統一之兆。法人某論緬甸人種亡滅之事云。寒窩王死後。緬人日減。無他。國中富力。漸爲西人所併。其女子亦甘爲西人妾隸。血脉紛亂。馴至其種族漸竭云云。

世上顏色白皙眉目秀朗者。皆受女子眷愛。列國皆然。乃至有色種族。婦女不愛土人男子。而愛白人。聯婚配偶者日衆。而見其所生之子。其膚色漸變白色。譬如南洋馬來蘇門答臘島土人。白歐人入其地。土人膚色漸爲白色。亦人種變遷之效也。如是歷有年所。世界赭黑

兩種漸次亡滅。而白種日蕃。可期而見也。但白種亦有黃白紅白二種。已如所言。其間亦不能無爭競。此爭也。至于二十周年而倍甚。黃紅之爭。實爲本周年一大關鍵也。黃白紅白二種爭競所極。未知鹿死誰手。即在今日人人各異所視。或言紅白種勝。日本國中學者多持此說。如谷鳥尾二將三宅志賀二學士。爲其翹楚。此等人在數年前倡禁外人入內地雜居之說。據云一旦准外人雜居。我國人腦力體力均不足與彼族相當。爲其所壓倒。竟不免衰滅。泰西又有黃白種勝之說者。如北美亞連哈德克。昨查訪日本北美兩國人。一一比較其體格體力。得其平均之數。以謂日本人形體。視北美人彼此無大徑庭。一旦爭競。其勝敗不可測。其說與谷鳥尾二將軍說異途而殊歸。今據該人查訪所得成績如下。

頭顱周圍

日本人二十寸四分之二

美人二十二寸

兩耳間之長

日本人十四寸

美人十四寸

腦量

日本人四十四兩

美人四十八兩

兩耳間直徑

日本人五及八分之一

美人六

反省力

日本人四及八分之五

美人四及八分之五

知覺力

日本人四及八分之五

美人四及四分之三

愛著力

日本人四

美人四及四分之二

體量

日本一百十五磅

美人一百十五磅

亞連又言曰。人體質。視美人已無大差。而日人尤長于模仿之性。又事戰爭。尤爲可恐。夫黃白紅白兩種優秀。人人異見如此。不知孰信。余謂前者遠勝後者。余請徵驗事實。以證余言之不謬。

黃白種愈于紅白種者。厥有三端。一曰人口。二曰體力。三曰腦力。今次第詳述。凡世界中體力最強。能耐寒熱與艱苦。無出于黃白種之右者。至紅白種。不獨承其下風。聞英人移住于印度者。在其地經二代。輒失生殖力。不能胎子。南歐地方。民一移於極北。忽致凍死。足見其抵抗寒熱之力。綦弱也。至于日本人。南移台灣。北住千島。處于極寒極熱之地。並無減生殖力之事。其體力勝于歐人也明矣。如朝鮮。起臥于糞穢之中。粗衣粗食。淡然自甘。略無艱苦色。若使歐人。一旦處于其間。克保其生者。罕矣。嘗見中國人在湫隘街巷。呼吸污氣。飲用污水。始爲人間不耐。而其心氣旺盛。體力康健。克全天壽者。比比皆是。西人皆詫爲怪異。蓋文明越進。奢侈越長。體力愈弱。無怪東西國民。其懸隔若是之甚也。生物學者。拔克曼。詳論歐種亡滅有日。且云寒熱氣候。克鍛鍊人體。俾其康強。其效遠勝于醫藥之力。所謂文明也者。不獨于人體力無利。適足損其天然云云。非謬言也。又據學者記錄。足發明歐種不適於殖民之理者。頗多。今將其數例開列于左。

一阿非利加巴爾度拔斯地方。白人移住者頗多。然其智識體力並劣。爲土人所賤視。

二南美秘魯國。白人易罹熱病。多致死亡。至于三世之後。不見其裔。

三伯拉西爾內地。歐人裹足不敢入。

四據千八百十年報冊。墨西哥達烏埃伽拉加斯三國。人口有八百五十萬。其百六十萬係西班牙種。降至千八百九十三年。三國人口增至千二百萬。而其中西種則減爲百二十萬。

五荷蘭占有瓜哇。歷有數百年。而荷種住該島者常不出三萬人之上。

六東京西貢盤古克地方。法人來住者皆爲瘴癘所侵。

七新金山墨爾奔隆地方。歐種工人皆畏炎熱。一日工力上平七施林就之者甚少。

八英屬非洲那達爾。千八百四十二年始歸英屬。爾來戶口日蕃殖。然英人則增加之度甚少。

若夫黃白種能耐寒熱艱苦之性。豈非紅白種能企及。今就中國人將其例之彰明較著者開列于左。以證余言之非私。

中國面積四百二十一萬方里。其人口則上于四億。殆占全世界三分之一。而其生殖力尤爲旺盛。以中國一國。其勢力可克與歐種抗衡。

中國人之移住海外者。接踵不絕。北自西伯利。南至開普。到處莫不有其足跡。而其居處。積月累年。生聚倍蕃。即以星架坡一口而言。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該口住民中。歐人居一百。馬來人占二萬。中國人則不過一千人。其後千八百八十四年。中國人增至八萬六千人。歐馬兩種。則殆與十年前無大徑庭。

千八百二十八年。松歇吳生礦所僱中國人。唯有一千人。幾爲馬來人所屠盡。現今則增有一萬人。

南洋印度各部及列島外來民。中國人居其多。而壟斷其貿易利權者。又以中國人爲最。西藏土地高寒。非洲瘴癘害人。中國人一住其地。並無所損。生聚日蕃。

據貌爾拔爾所記。每年亞細亞人移住英京者。約不下一萬人。其三分之二。乃係中國人。北美新金山政府。出一苛令。禁中國日本兩國人移住。唯失已利權之是悞者。亦可以見黃白種之數。漸致凌駕紅白種也。黃白種不止于其數與體力凌駕紅白種。亦于其腦力可與彼相抗。古來先民之卓絕者。多出于東方。其人物固不在歐人之下。以德行學問言之。彼有基督蘇克拉士。坤度歇給爾。我則有孔子。孟軻。老子。莊周。以功業言之。彼有亞歷山。沙勒曼。施塞。我則有秦皇。漢武。忽必烈。帖木兒。其相去豈遠哉。或言黃白種之性。株守舊習。難望于一蹴而至文明之域。是亦不通之論也。日本開關以來。僅不出四十年。而文物粲然。政治

昌。以視歐洲多無慚色。均是黃白種也。日本所能爲。豈別國人不能爲之理。安知他日黃白種諸國不發憤自強。震動世界。俾夫紅白之族。瞠然居後哉。此事當在二周年而即見之也。

世界前途

日本國力報

德相畢士麥既戰勝法國。逼爲城下之盟。獲賠巨款。占亞爾查斯、露勒盧二州。竊以爲法國經此大創。不可復振。德國可以高枕無憂矣。然法國軍備。不數年竟恢復如舊。於是德國知擴張軍備之爲急務。國用加增多端。賠款早已用盡無遺。乃頗借公債。當時有以減縮軍備之說進者。畢相納之。欲行之將來。其後法人烏紀著一書呈之。痛言軍備爭競之害。且言德法二國互存猜忌。實係褊小狹隘。究無益於國家。如德國將懼法國報復之心。刷洗一空。則其常備兵可減三十萬。至防禦力則仍舊可也。如是。國家理財一務。未有不綽有餘裕者矣。否則大至於傾。小至於危云云。是亦畢相注意德國產業之發達。重平和膨脹之原因也。爾來三十餘年。畢士麥雖亡。而政策猶依然不變焉。

法國既失亞露二洲。恢復國境之議。曉曉不絕。敵愾之氣。常使德國夙夜警戒。兩國汲汲擴張軍備。距破裂之危機而猶未破裂者。不知經幾何次矣。以開戰之後。不易收拾。故未敢先發也。唯二國防禦兵。相峙於華斯球耳。如斯遷延歲月。二國國民。妬忌之心。亦漸就銷磨。前

有德、奧、意三國同盟。後有俄法同盟。皆未致釀成亂局。而平和反有加焉。數年前基督教士被虐殺於土耳其者。不下數十次。土希二國之戰。土軍殺傷希人亦多。論者靡不憤土之背戾而無人道也。而俄、法二國自古以保護基督教自任。至此亦苟且聽之。不出相救。蓋近時歐洲外交。皆恐釀成大亂。故專注意以維持平和局面。如俄法同盟。亦不過出於維持平和之念。圖目前之無事而已。豈足怪哉。

然俄羅斯君主專制之國體也。法蘭西民主共和之國體也。不但立國根柢相殊。即宗教亦各異。專制政體。乃共和國民所共憤。共和政體。亦專制君主所深忌。古未有宗教不同而不相水火者。即使同盟。亦徒負虛名。不能各以肝膽相照耳。俄法同盟。不過促德、奧、意三國同盟之速成。唯其意在保全和局。故識者之所不疑也。

近英動干戈於南非。美伸爪牙於東洋。雖然是亦二國政策之變體耳。今二國備嘗戰爭之苦。覺小國亦不可侮。將來武力侵畧。從此絕念。亦未可知。至奧意諸國。僅足勉強自保。以無耐久戰之力。故唯於外交上維持和局而已。

近時歐美外交。一面雖競求擴張軍備。一面仍採平和政策。執維持現狀主義。以收平和膨脹之利耳。而此際碩學輩出。具遠眺高瞻之目力。卓絕等倫之腦筋。洞悉古今中外之情形。發揮義理。以待各國之採擇。如法儒蒲樂克之著述是也。是書一出。俄皇遂持其主義而倡

設萬國平和會議。此世人之所知也。又烏機氏唱萬國裁減軍備說。高論豪談。足以傾倒一時。其最後曰。一列國政府之目的何在耶。以軍備爲娛樂。以妄想爲實行。一國增兵。他國從而倍之。國庫空乏。乃苛及百姓。尙猶不足。更募借國債。以應財政片時之急。雖然。擴張軍備之念。畢竟胡所底止。不至剝盡國民之膏脂不止也。國費之中。軍費居其大半。執現狀以推將來。歐洲列國破產之虞。必居五分之四。當亦不遠。且試問列國將來究能有惡戰之日乎。抑永能保持和平乎。如其有惡戰之一日也。則因兵備久而國力潛銷。以有破產之虞。之政府。何能有募借軍費之威信乎。如其永能保持平和也。則以全國國力。傾注於擴張軍備一策。欲永保富強之資格。豈可得哉。其言不可不謂剴切矣。又樂微哥亦憂慮歐洲之將來。曰。一歐洲之常備兵四萬。戰時二千四百萬。且秩序整然。兵器精良焉。雖然。此非歐洲文明之一大障害歟。自千七百九十二年。至千八百一十五年間。歐洲狂瀾怒吼。天地皆黑。殘害同胞之蠻習。盛於時矣。死其役者七百餘萬人。至今猶使人悚然喪膽。今尙欲再蹈故轍。復何心哉。夫歐洲之大戰。非不可避。平和局面。非難維持。唯宵小無知。貪虛名棄實惠之徒。立於列國之朝。妄用聚歛強兵之主義。故歐洲將來。誠有不可思議之患云云。其言誠不虛也。

非兵之論。轟轟於大地。於是列國亦漸覺爭戰之害。乃變強兵聚斂主義。而取平和膨脹主

義。專從事於協商連盟。去險就夷。去惡就善。歐洲之外交大勢。較諸昔日。遂迥異其道矣。然則東洋外交大勢。英俄之戰爭能息乎。日俄之平和能久乎。法德之關係如何耶。美俄之交涉如何耶。日本外交自甲午失敗。奉還遼東於中國以來。臥薪嘗膽之聲。東洋危迫之警。遍號於國內。驅國民陷於強兵聚斂之中。租稅苛徵。百物騰貴。雖然。徒苦國民耳。東洋外交。豈實瀕於危機哉。不過因外交家殘陋思想所致。其誤謬不亦甚乎。請少陳說以論證之焉。案東洋危機之說。一以爲中國政府不能統一國內。瓦解之象。洞若觀火。中國如一朝瓦解。必任列強分割。其兵力強盛者。必占形勝之區。取膏腴之地。此時如無強軍堅艦。不得不袖手旁觀。以避列強爭鋒。日本對岸之地。永爲歐人所有。唇亡齒寒。欲保國家之安寧。不可得矣。一以爲中國雖不瓦解。而列國各爭其勢力。各定其範圍。劃其區域。使各不相犯。日本亦尤而效之。雖保無開釁之事。故養成兵力。爲最大急務也。一以爲俄國南下。望不可拔。俄人一舉一動。均足使日本戰兢。故非養成勁旅。則不足以保東洋和局也。東洋危機之說。其根據不過此數者而已耳。

列強之世界。其外交主腦在歐洲。東洋則枝葉也。歐洲外交。既已崇奉平和主義。而獨於東洋行武力之侵略。寧有是理乎。蓋東洋危機。即歐洲之危機。危機不在歐洲。則必不出於東洋。歐美既無危機。而獨於日本生出一最大危機。殆亦由於偏視陋見。徬徨於疑懼之間而

已矣。

使中國一旦土崩瓦解。東洋天地。列強兵火之衝突。或能避之。萬一不能避。則實世界之大亂。歐洲文明頓挫。國力疲憊之機會。亦從是而起矣。列強政府。非愚頑淺識之徒。充盈其中。必不至出如斯下策也。占東洋之形勝者爲日本。而常懼斯局之破裂。有脅迫於他國勢力之下之憂。放妄唱危機將至。汲汲擴張軍備。此烏機氏所謂一國增兵。他國復從而倍之。畢竟不能大暢其欲。此萬國所同病也。

要之歐洲近來外交。在平和以維持現狀。世界前途。戰爭之局。或能因之而化爲烏有。三國同盟與俄法同盟。蓋同其盟以弭亂。非同其盟而增世界之禍也。平和之外交。既盛於歐洲。競增兵力。亦爲維持平和計也。而今既知聚斂強兵之害。則危機何由而至東洋乎。然日本輒大聲疾呼。以震動民心。重課租稅。傾注民力。以從事強兵之術。不思養成國力。不謀在中韓間發達國民實力。唯以外交不振。原於兵備不足爲言。何弗思之甚邪。

論將來列國勢力消長

世界變幻。了無終極。慧眼之士。玲瓏之子。潛息以聽。縱目以觀。衆人荒于一竅。集四極于片心。其樂誠無央矣。今爲二世紀終始相接之期。宇內風雲。層出疊起。其來去如浙江潮。頗是供人世之壯觀也。

運絡歐亞二洲者爲西伯利亞鐵道。欲與之並抗者爲小亞細亞鐵道。通非洲南北兩端之縱貫鐵道。斷南北美洲二大陸而連貫大西太平洋二洋之尼家拉卦運河及太平洋之海底電信等。或已興工。或已定議而未及興工者。皆不但使世界交通面目爲之一變。實列國形勢亦爲之一大轉移也。

十九世紀有蒸氣之發明。於是大陸之上。鐵道密織。大洋之中。汽船爭馳。更以電氣之用。廣漠無垠。人類交通。其進步直一日千里矣。自蘇彝士。機龍。二運河工事告成。列國形勢。遂呈最大變遷。覽此成蹟。可推知十年以後之世界。必與今若別開一生面矣。

英國思統一非洲。其政策已行之有日。其進步亦燦然可觀。今終至以大兵壓之矣。而俄則始終固守彼得之進取政策。伸左翮於巴爾幹半島。振右翮於東亞中。則欲橫吞中央亞細亞。席捲印度。近時以全力傾注中國。揚旛張幟。東馳西突。殆如入無人之境焉。美自開國以來。固執自守主義。確立不授不受政策。爾來則大不然矣。取古巴。併布哇。越太平洋而遠征非島。改素奉之共和主義而取帝國主義。其變遷殊出人意外也。至於德法二國。各抱三十年來宿怨。報復之心。刻不能忘。將來之事。尙未可逆料耳。二十世紀世界誠可謂多事之秋矣。

優勝劣敗之作用。無片時休息。然世界不能生大破裂者。以列國勢力平均也。雖然。使此一

方交通機關。既已靈通完備。則彼一方自必瀕於衰敗。如是而欲世界平均其勢力。不可得矣。方今之情形。其能永遠維持耶。其不能維持耶。固未得而知之。要之世界形勢必有一大革新。當不出二十世紀以外矣。

十九世紀之各國外交中心點。或歸於中國。而吾人於中國之事。非無意見。然不欲發揚之者。蓋靜俟歐洲各國之動靜耳。今俄頻用力於巴爾港。以防禦德、意、奧三國同盟。雖然。意國連年困於財政之貧乏。一等國體。漸有難以維持之概。奧、匈二國。其名雖合一。而二國人民同床各夢。不能一致。現奧、匈國之軍備外。復另有奧、大利之陸軍。匈牙利之陸軍。二國國民。不欲隸與匈國軍籍之下。而皆欲屬本國軍籍。可知二國分離之日。當亦不遠矣。三國同盟。其中心必在德。此固然之事也。況德復一面親結荷蘭。漸至干涉其內政。荷領之瓜哇。終歸德人之勢力中。亦未可知。而一面又暗結英國。於已則藉之以防禦俄法同盟。於英則助之以混一南非。且欲獨攬小亞細亞鐵道之利權焉。歐洲之國。以擴張國力爲事。殆無出德國之上者矣。

與德國相頡頏者。法蘭西是也。法與俄同執遠交近攻之策。並趨向巴爾港半島南下。法則乘西班牙葡萄牙之衰弱。磨牙厲齒。汲汲於開拓其勢力區域。執羅甸人種之牛耳者。終必自法人矣。

更隔海而望英國。其殖民大臣。愈不倫之混一南非政策。若若獲奏其功。杜阿二國。已漸就平定。非洲縱貫鐵道竣工之日。瀾潞河沿岸。福田開浚之期。當亦不遠耳。昔當英國遠征蘇丹。及開仗南非之際。法曾欲試抵抗之師。然其海軍。不能近非洲沿岸矣。英國海軍。蟠踞齊布拉爾打。馬爾達。倫尼斯。各地。則地中海之制海權。不能染一指矣。英欲混一非洲。如不侵空錫之德國領地。則俄法僅能作壁上觀而已矣。

英首相沙侯之南非殖民策。頗收成效。唯於近來戰爭。不得不歸咎於陸軍之孱弱耳。雖然。經此一挫之後。陸軍制度。必致大加改革。此一定不易之事也。果然。則英國之陸軍。豈能再受侮乎。英之陸軍。既足恃。印度暨各殖民地。又何虞之有哉。

顧中央亞細亞一地。俄以西伯利亞與巴爾幹半島爲左右翼。乃由阿富汗而進圖波斯灣。英國恐其侵壓印度。防禦之力不少衰。相峙既久。故印度陸軍中。白人居八萬以上。嚴列西北境。礪鋒磨刃。以準備戰鬥。一旦有警。則均敢死之勁旅。然印度內部。雖無重兵鎮壓之。亦決無叛亂之虞。蓋印度土人。以宗教互異之故。人心破碎。不能團結一致。故英之防禦印度。不在內而在外也。今英於平定南非之後。更振刷精神。求陸軍之改良進步。則俄雖有南下之勢。亦莫如之何而已。

更環視俄羅斯。則其所日夜汲汲從事者。不外擴張版圖而已。西伯利亞鐵道落成而後。其

於東洋加多少之勢力。固無論矣。然所謂西伯利亞鐵道。果能充足其兵力而使世人吐舌破膽乎。固未可必也。自人觀之。則謂其工事不完全。自吾人觀之。即使西伯利亞與東清鐵道一日竣工。於東洋之勢力。雖能加足。然由此鐵道。輸送大兵。長驅而下。則未易可信之矣。夫兵不可一日無糧。俄國近來財政告乏。從斯而往。其能驟使國庫充盈。足以供給莫大之軍隊而不竭耶。世之識者至此不能無疑焉。又如彼烏蘇里鐵道及東清鐵道。皆以重資注射於朔北無人之野。所得果可償所失乎。中國都城以偏在北京。故俄人得易接近。雖然。中國之所以貴。不在都城而在國民之富。故政治中心在北京。而富力中心則在長江沿岸各省也。然則自歐洲至中國之鐵道。能收實利者。決不在西伯利亞鐵道。而在英國擬築之由小亞細亞進雲貴之鐵道矣。列國之分割中國。不取名而取實。保全境土而吸收膏脂。其術蓋亦神矣。

美國則將建國以來之遺範。棄如敝屣。檀香山非律賓。既已入其領內。而北美之墨西哥。南美之秘魯。及智利。巴西。諸國。其國祚能永興否。固未可知也。又尼家拉卦運河。近合衆國欲盡力開通。使該河既通。漸次擴張其海軍。爭海權於太平洋上。樹立其勢力於東亞天地間。則其膨脹力豈有涯哉。況其膨脹力與俄之侵略力絕殊。蓋一爲政府之力。一爲國民之力。國民之力。溢於內不能不波及於外。其根柢之鞏固。絕非尋常所可擬議也。

要之列國爭競之形勢。二十世紀與前世紀殆無大異。而激烈則倍之。雖然。今必無如前此之妄動干戈。唯以商工業增進國力。爲之整頓陸海之交通。使萬國於平和之中賽其國力。優者自優。劣者自劣。不必由兵力之大小而決也。如僅偏重兵備。終至涸竭國力。民生憔悴。困苦異常而後已。意大利之敝轍。可爲殷鑑。故觀列國形勢。不可僅視其軍備。當考察其國力膨脹及生產機關也。雖然。未來之事。變幻無端。不能以人智遙揣。此不過憑現象以畧推將來。其當否自未可據爲鐵案者也。

十九世紀思想變遷論

日本加藤弘之

第十九世紀。變幻多端之時代也。而思想變遷。尤不一而足。蓋時勢既異。則種種思想亦不得不隨之以異也。茲就波靡於歐洲者而述之。其最彰著者。一爲「國家上思想」。即關係於國家者是也。一爲「社會上思想」。關係於社會者是也。二思想之在十九世紀中。其變遷殆不可以尺寸計。變遷之速。即進化之速。變遷之無窮。即進化之無窮也。謂變遷爲進化。亦無不可也。

自十八世紀中頃至十九世紀初。所承襲之「國家上思想」。愈登絕頂。盛極則衰。此自然之妙理。至本世紀中葉。遂呈徘徊不進之觀。於是「社會上思想」起而代之。其勢力益張。迄今猶有日進無疆之象焉。綜而論之。十九世紀上半期多係國家上性質。下半期則多係社會

上性質也。二者雖不能劃然顯立差別。然自其勢力點上思之。則孰前孰後。自可知耳。

萌芽於數百年前。嶄然於十八世紀之國家上思想者何。權力問題是也。自是之先。中等以下人民。皆困苦於君主貴族壓制之下。參政公權。不但絕不相與。即人人固有權利。亦不能安享之。自智識進步而後。人民逐漸悟其非。反抗之力。勃然而生。至第十八世紀中葉。權利思想。殆如浩日臨天之概。及其竟也。法國大革命遂出於其間。破王室。斷路易第十六頭。而高揭之臺上。屠貴族。殺僧侶。酷刑慘狀。無所不至。而參政重權。驟入普天衆民之手。然共和政府。復藉多數人民之勢。以壓制少數。於是種種混亂。又生矣。當是之時。其風濤侵及全歐。各國君主與貴族權力。莫不斂然龜縮。中以下人民。其權利反幾與之相埒焉。其後拿破侖一世。履法國王位。下民權力。再被蹂躪。王政遂復行於共和國矣。尋拿破侖第三世繼其後。籠絡萬民。而逐次減其權利焉。更遍觀各國。雖無如法國變亂之甚。然經多少激烈之變。立憲政體。漸鞏固不可拔。人民公權。漸非可以勢侵之云。至千八百四十八年。德意志各邦憲法。殆臻完備。其他各國。組織之方。亦略就精密。然於十九世紀上半期。國家思想。有結末之觀。其後法國雖猶有所變化。然於十九世紀上半期。普天衆民。所獲之權利。頗足無遺憾也。

國家思想。既告厥成功。社會思想。乃乘其後而起。所謂社會思想者。即關於貧富問題者耳。

此問題在數世紀以前已有萌芽。雖然其全盛時則在十九世紀下半期也。社會主義至十九世紀下半期其勢力逐日增高。此顯然之事也。

凡文明之度愈進。則貧富之懸隔愈甚。乃不易之至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實十九世紀下半期絕大之呈象耳。然則救濟之議。逐日漲湧。却無足怪異也。當十九世紀上半期。其波濤未有如今日之洪盪者。蓋以權利問題。尙未結耳。此問題既就波靜。社會思想。遂如黃河潰堤。汪洋奔馳。其勢殆無能禦之者焉。若斯之絕大問題。較之權利問題。尤非易易。蓋權利問題。惟改革法律而確定之足矣。然欲救濟貧民。使其免富者之壓抑。則決非法律之力所能及。貧富懸隔既甚。則人民雖有參政權。亦僅存空文。不能握實力耳。各國政府與議會及學者。關此問題。殫精竭慮。思有所以旋轉挽回之。然至今日尙不能遂其志云。

森有禮者。前駐英京之日本公使也。曾語余曰。余當駐倫敦時。受英國貴族之招待。遊倫敦府外。於車中見一輪奐大廈。竊以爲必係其邸宅。及下車入門。則爲飼獵犬所。實不勝詫異。獵犬之數。殆不下數百。回觀其鄰近民房。則劣於飼犬所數十倍焉。更行數百步。始登正邸云云。歐洲貧富之懸隔。若是其甚。不可驚嘆也耶。

社會思想起而思均貧富以救貧民之厄。此勢之所必至也。方今經濟學者及社會學者。皆盡力於茲。以謀救濟之方。然絕不奏効。則雖有鞏人民權利之法律。畢竟不免流於空文。昔

困於政。壓抑之下。今困於富者財力之中。今古情形。若未有異矣。

歐洲思想。昔則權利問題重。今則貧富問題重。始爲國家思想。今爲社會思想。甲問題略有渙然冰釋之觀。主乙問題則未嘗解釋十之一耳。

回顧日本社會思想。雖未大起。然當亦不遠矣。執今以較昔。貧富之懸隔。彰彰可考。使此勢常進行無阻。其不能免於貧富問題也必矣。至第二十世紀彼問題之新思想果如何乎。畢竟不可豫測之耳。

黃種之存亡

日本船津輪助

今日之世界。歐羅巴人種最盛之時代也。廣漠數萬里。人口數百兆。地球之廣。唯任白人之蹂躪焉。嗚呼。宇宙間之人類。分爲黃白棕黑。以人口較之。白人究有幾何。余目地球現勢。白種以外。自主之國幾何。半主之國幾何。羈屬之國又幾何。如印度古爲自主之國。今則盡統于英矣。安南古爲自主之國。今則半屬於法矣。如南洋諸國。不入西國屬地版圖中者。蓋幾希焉。人或謂西國有英君哲輔。故勢威加遠方。殊不知西國之民。勤勉忍耐。有自主之權力。不受暴君汚吏之羈制。故邦國景象。駸駸日上。風俗文明。甲于地球。而強凌弱。衆暴寡之事。多矣。嗚呼。其外貌堂堂。毫無權力者。何足惜乎。東亞之國。所謂黃種者。朝鮮如何。暹羅如何。非容縷述。最可悲者。美洲土人是也。其他如天南之澳洲。其土族與禽獸同一視。非嘗被懸

實射殺耶。非洲之地。稱爲白人之墳墓。之數處非已瓜分而無餘地耶。我日本有今日之文明。不知幾多志士。奮力挺身以鮮血換來。變法三十年。始成獨立國之體面。白種以外。雖爲環球唯壹之自立國。而四面之光景暗澹。謂非無孤影熒熒之觀。今日支那之形勢。果爲何如耶。白人所占之地。不爲不多。其恥已不待言。現又出頑黨之義和團。與西人爭奪。其畿洶洶。不可阻遏。將來國體。不堪設想。然山東暴徒。因何奮起乎。山東非德人割據之處耶。保定鐵路。因何截斷乎。保定非俄人所經營之處耶。再三思之。滋事之端。豈僅義和團之罪哉。夫歐西諸邦。今日固稱強國。其初羅馬時。非所謂北蠻乎。蠻之一變。至于如此。誠哉弱國其不可輕視也。嘗繙閱歷史。有席捲世界之三大人種。其一亞利揚者。即現今之歐人也。其一蒙古人。元之太祖亞非。歐洲一部亦不能免其吞噬。其一亞利揚者。即現今之歐人也。其一蒙古人。元之太祖者。于亞歐大陸。剗空前之偉業。想人人已熟知之。其前亞及那汗。遠侵佛蘭西。歐人死戰得勝。白種得有遺孽。而黃種危險之語。由是發生。彼時俄國亦爲蒙古人所割據。且唯唯奉命。屈膝于吾人祖先之車前。馬後。歐洲方面。爲其踞然所睥睨。何其壯哉。嗚呼。時至今日。位置顛倒。時勢反覆。皇皇衆生。將爲牛馬。可勝痛嘆。諸君不知亡國者乎。國滅種衰。古今不乏。波蘭印度。言念及之。誰不悽慘。今不必論波蘭。印度亦出于白種。而其國治亂無常。人性迷蠢。屢遭他種之侵掠。故亡于同種。亦不足怪。若支那大不然也。四千年來獨立之國。地大物博。

人口廣衆。較之印度。殆有十倍。且有儒教昌明。文華燦然。光被東亞。精神界與物質界。悉比歐西不同。誠地球上。一特色之國也。以如此之國。如此之種。如此之教。以印度之亡比之。其慘之又慘。尙待言歟。夫人種競爭者。最終之審判也。白人之不願黃種興盛者。豈待知者而後知之乎。古人有言曰。自助者最善之方法也。已不能立。而賴人力扶持者。所謂八十老翁。摸離扶杖。一有小碍。顛倒難支。國家如此。尙可立乎。吾人祖先。嘗使白人墮乎其後。而子孫萎靡不振。將何面目以對祖先耶。使支那國滅。則種類之存亡。恐難卜耳。嗚呼。其將有豪傑崛起于草莽。而挽頽瀾于既倒乎。吾人拭目而待之。

文明促進論

日本報

白人入異種人之土地。其占領之先。必藉傳教爲名。曰異教徒皆在地獄中。見其墜地獄也。不得不救之。不得不張基督教以導之。於是遂藉之以爲侵略之進手。至當代愈盛。殆迭見於實徵矣。此即所謂促進文明者是也。曰世界人類之職分。其究竟必宜進于文明。已之所欲。宜加之於人。今已既文明。不可不他及。建學校以強國民於教育。與強人類於文明等耳。嚴警察以監收罪人。與用兵力以縛束蠻族等耳。後者促督之。妨者排除之。此博愛之行道。不得已而已也。

假軍隊以執行文明之強制。每乘土人之不防禦。遂強侵入以壓制之。並以進人類於文明。

爲藉口。其操詞也。又有二。一劣等之種族。原。是無文明之根種者也。無種則不能培植。與其留於世也。寧無之。故不若絕滅之。之爲愈也。二其劣否未分之種族。不可不代其權以教之。此二題。吾不能無憾焉。夫促人類進於文明之爲何哉。豈非爲各個人之幸福計乎。由前之說。劣種爲世界上之防害物。不可不剪除之。遂殺此無力無能之人。其如人道何。由後之說。民族可進步而未進步者。以未進步之故。遂擅屈下之。譬之兒童不加護衛。且相率而酷遇之。於人道豈無疑耶。

美國之南北戰爭也。當時蓋謂以黑人爲奴隸於人道有害。至近日弱肉強食之際。又將有反當時之議論者。狄其揅斯大學總長雲頓曰。黑人今日既爲自由之民。然其犯罪人之增加。比諸爲奴隸時實有可驚者。近十年間至十分之三以上。黑人之曾受教育者之罪人。又比之未受教育者爲多。又東北部百年間無奴隸之黑人地方。比之南部之地。其罪人多三倍。又有曾爲奴隸傭主者。名賓監。彼曰。予雖愛黑人。然據予之見。凡傭主之于奴隸。決不可有親切之關係云。此黑人本宜爲奴隸之說之漸擴張也。可不怪哉。

今我黃色人種。無論遠勝於黑種。亦豈讓白種之獨優也。我黃種比白種開化最先。早以文明聞於世界。於幾千年間數十萬方里之歷史。久已發揮其文明。此實足證者也。今黃人所。在劣等之度。正與忽必烈時歐人之劣度相似。若謂黃人過去之文明。虛誣不足信。吾亦無

詞以辯。然現今日本之進步。則是實際矣。若謂永遠之發達難期。此將來之事。皆不得而知。即歐美之現狀。亦豈能長卜歟。要之黃人之運命。須俟一試之後。方能判決優劣。不然終不能明也。東亞之進步雖遲。然要之亦有歷歷進步之微效。數十年之後。必將有大開發之一日。頃日德皇之戲言曰。今藉名黃人不伴文明齊進爲分割之口實。此實計之最早者也。白人壓屈異種人之意。即此可知矣。近來歐人行其掃蕩壓制異族之凶謀。飾其名則曰促進文明。飾其理則曰基於人道。豈不令人捧腹絕倒哉。

兩世紀之大觀

日本某報

人類歷史。既經數千年。基督降生以後。殆千九百載矣。吾人每讀其間史乘。而思及社會變遷之蹟。十九世紀之陳象。歷然浮於吾人腦中。而不可遏。反覆推之。蓋該世紀中之偉大變幻。非即政治、社會、資生等革新之所由來乎。更就現世紀情形以察來世紀之新世界。誰不悚然而思。將來人間一大波瀾之湧起乎。十九世紀洪水烈火之世界也。吾儕人類。既得渡過之。來世紀之洪水烈火。必更劇於已往。今試披胸而述已見焉。

自政治上以觀十九世紀情形。則有民主主義之發達。與夫國民思想之盛大。自國際上以觀十九世紀情形。則有巴爾幹半島之紛擾。及亞爾薩斯、魯倫法之割與德者之怨憤。至晚近則亞非利加及東亞之風雲日亟矣。然非洲之事。已將結局。而東亞則尙紆紆未解也。加之機器

力之溥博無垠。世界人工。因之奔束異常。於是社會問題出焉。人世之悲運。人類之破綻。恐將由是起矣。此吾人所萬不可不注意者也。

思民主主義。奏効於十九世紀。國民思想。由是逐漸發展。權利問題。始由斯而解釋。人人之自由權利。始至於鞏固不拔焉。然其所以能有今日者。蓋經多少苦難。流多少碧血而來耳。故今日所享之福利。皆其祖父之賜也。思及當日之情形。未有不悚然戰慄者矣。亦未有不油然而生畏敬愛慕之念者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思古人。夢寐以之。

在昔學者以舊理愚民。教派以教愚民。君主以權壓民。三者同揮其力。各肆其威。日以仇民爲事。讀當日之遺史。有不令人深痛者乎。然十七八二世紀以來。民氣勃焉而興。激昂壯厲。不可遏抑。於是所謂學者之古思想。遂打破殆盡矣。次而教育盛行。智慧發達。而宗教改革之大變局出焉。於是所謂僧侶之一階級。遂被撲滅矣。由是乘勢以凌逼君主。傾倒貴族之事出焉。千古大賢盧騷出於其間。專發千古所未發明之公理。言千古所不敢之公言。法國大革命之波瀾。盧公蓋其引火線耳。

革命悲況。吾人無須言之。唯千七百九十年後。十餘歲之間。慘殺殘害之狀。不絕於目。悲鳴痛哭之聲。不絕於耳。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可以喻斯世也。然拿破崙一出。歐洲運命。全掌握於其手。法人皆眩惑其功績而拜下風。而拿破崙之爲拿破崙。遂雄視宇宙矣。

當拿破崙未與歐羅巴全洲開戰之先。獨踐法國帝位。揮無上之威權。破貴族僧侶之階級。削剝其所握之特權。而儕之平民之列。國制既定。乃向北隣各國伸其威力。於是率師代伊大利、荷蘭、比利時、而破壞其封建之制。與人民以自由平等之權利。除世襲公侯之例。斯時之中部歐洲。拿破崙巨人而外。皆儕入平民之列。自昔所劃分之富貴貧賤之界。皆化爲烏有矣。嗚呼。盛世不常。善運難繼。武德魯一敗。巨人遂仆。普奧俄三國君主出而結神聖同盟。與自由平等興反抗之師。普天人民遂再陷於壓制渦中矣。

三國君主合力壓民於前。繼其後而出者。麥德尼是也。麥德尼荷抑壓民權之重任。施種種專制手段。以束縛奧國國民心志。且操縱普俄之君主。如與民開三十餘載之激戰。此不可磨滅之偉大歷史也。雖然。斯時之歐洲人民。既洞悉自由平等之權。爲天所公授。非一二人所獲而私據之。故敢奮力忘身。以與民賊相抗。君主之抑壓。適足以增狂瀾而挑怒猷耳。法國之大革命。遂出於千八百四十八年焉。餘波所及。莫不披靡。若伊大利。若德意志。若奧大利諸國。皆接踵而動。乘機而起。於是數千年相承之老君權。凌夷墜地矣。以革命之血。澆自由之大樹。使之參天拔地。蔭翳宇內。其功不可不謂爲偉哉。

試觀德意志。當十九世紀之中葉也。分國三十餘。伊大利亦分國十餘。鼎足而峙。互相窺竄。常爲爭鬭所苦。彼輩漸知分割而守。不如合而禦外之爲得也。於是聯邦之國制出焉。卑士

麥喀普爾之功。雖云偉。然得以奏國家統一之效者。未始非法國之火燄所及。智者得乘之。以成就偉業耳。

十九世紀前半期之歐洲。多建民主國之歷史。十九世紀下半期之歐洲。則全係國際紛紜之歷史。蓋歐洲國民。自其自由權利確立以來。於內既無所求。乃轉而競務權術陰謀。謀自國之富強。當時各國國際界之人物。如德之俾士麥。法之拿破崙三世。英之巴馬斯頓。俄之葛斜司甫。伊之喀普爾。皆一時之偉材。歷史所難磨滅之俊傑也。

觀德澳之戰。及普法之戰。巴爾幹半島中之英俄外交。皆不外國際問題之發現。此外如法人之敵愾心。存國仇。不復則不止之志。卑士麥因之而驚愕不寧。乃與伊聯盟。俄因伯林會議之失敗。乃退而唱俄法同盟。英則以俄法二國之海軍爲標的。而擴充海軍力。德法二國各竭傾國力於擴張陸軍一策。由是觀之。則外交術非以實力副之。則空言虛策。必不足以奏效也。吾人生當今世。以短少時日。而獲觀多少風雲之變態。非云幸耶。

歐洲列國各擁重兵自守。通歐土不見一大敵。暴起于內部者。是實經濟上之反影。而社會問題之所以特顯出。今之政治家與經濟家對之。如臨大敵。劍戟銃彈所不能制。自非法律條例所易使之鎮靜。處之之苦。豈可以言喻哉。思歐美各國及支那。因蒸氣電氣之發明。勞力。人工。社會。變而爲資本社會。社會權力。全然握之于資本家。而勞力者。遂如鬻身之奴隸矣。

夫貧富之界既甚懸絕。于是而大紛擾大動亂。即因之以起。勢固然也。故一部之身受困苦者。遂豫懷破壞主義于胸中。而日益結固。雖有能者。亦無良策可平釋之也。是故論社會進步之極點。則人間世非蕩平品位之高下。均貧富于一致。破無窮之蠻習。儕衆生于平等。則所謂無政府黨。正不得絕跡于天壤間也。然試觀今之世界。固猶若山嶽河流。顯然高深屈曲之在目。而願欲化之爲平河萬里。無遠近大小之或異。是不有震動天地之大風雷。其何由轉移而改造之。當十九世紀之後半。勞働問題及貧民問題。已影響不絕矣。斯二者。其有大造于二十世紀乎。

十九世紀以內。功業之雄偉。變遷之急劇。最著人意矣。而于本世紀之末年。復數起重大之問題。如萬國平和會議。美非戰爭。英杜戰爭。及極東之事件皆是也。試析論之。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俄國皇帝倡議曰。兵凶戰危。自今以始。務請加意于息兵廢戰。維持終久之平和。共完天福。各國感俄帝之宏謨。美德。因派委員互相討議。雖其事多徒託空言。然亦歷史上永不可忘之一事也。而自外交上觀之者。以爲俄皇歷來之主策。全是苦心銳力。擴張軍備。整理財政。以圖他日之雄飛。今乃忽倡弭兵之說。似爲一時休養之計。其心實不可知。故其策斷難見諸實行也。雖然。東西各教起于數千年前。無不以脫民疾苦爲宗旨。近世民生與國交之爭競。日益加烈。蓋久無人念及教旨矣。而俄帝獨能于干戈滿地之時。大

聲疾呼。以攪亂平和爲戒。直欲絕滅千古之毒源。而于荷蘭之牙府。開公判所。裁決國交之條項。以杜戰機于未發。又加海戰于紅十字會條約之內。以拯武人傷殺之痛慘。此二者已成定議矣。尙有節制武備一條。其功效甚大。其規條亦甚繁。惜乎未見各國之認可也。由今以前之美國。故嘗執保守主義。而不急于侵畧者也。乃忽竟有強領菲律賓之事。英國亦肆其威力。以蹂躪杜蘭斯哇。彼杜蘭斯哇之開釁于英也。則僅以未許旅居該國之英人。以參與政事之權。美之于菲律賓。始則假助其自主之名。而終則逞其陰謀。出其強硬之腕力。以奪爲己有。侵凌小弱。至于此極。是尙有所謂國際公法者乎。故今日國際公法之適用範圍。可斷然指出曰。必文明之程度相等。強弱之勢力和匹。且于宗教上有確定之關係。而後始據公法交誼。可言國際公法也。彼治法學者。每嚴限國際法推行之區域。而稱爲歐洲國際法。不亦深有意乎。

國際問題之關係。極東之事件其最也。支那四百餘州。踰處亞洲之大陸。徒自尊大。不察外情。十餘年前。歐美諸國之外交家。亦未敢竟輕視之。甲午一役。挫于日本。其外形已揭破矣。于是歐洲各國。見其實在勢力毫無可恃。遂各逞鴟梟之欲。攘利權。踞要隘。始以籠絡。繼以要求。一轉而至于強索。嗚呼。支那之將來。益早爲慧眼遠觀者所豫料。謂其必如破船之汎海洋。隨風漂蕩。終至沈沒乃已。然方冀彼操舟者。早自撐持。或不至竟罹于顛覆。亦未可知。

而孰意忽有義和團之奇變。是乘破舟者。尙不信危機在即。而任性狂跳亂舞。以速其溺也。至今日則生命已授于外人之手。或分割或保全。盈耳皆寒心之論。茫茫前路。伊于胡底哉。世界中平和之戰爭。較硝彈之戰爭爲尤烈。實顛撲不破之論也。夫人類資生上之事機。全係于交通機關之完缺。彼西比利亞鐵道。小亞細亞鐵道。及阿非利加縱貫鐵道。又東西兩洋貫通之運河。一旦築鑿之功告成。則周遊世界之里程大半縮近矣。將蠻野之域。無不被文明之化。斯時也有形之戰爭。庶幾得而稍息。而無形之戰爭。必日起而日烈。殺人如草。流血無聲。而國家之興廢存亡。必于其工商業之盛衰決之。夫如是。則社會之實力。始大顯著于世界矣。有心者能不當此世紀交度之時。而殷然慮之。

十九世紀海軍之進步

木村浩吉

軍備者。不但內以鎮亂。外以禦侮。且可以宣揚國家之威信。伸張國家之權利。是有國者所不可一日弛息者也。縱觀五洲各國。莫不陽唱平和。陰欲乘隙而動。虎視眈眈。其由來尙矣。無論開化國民。素奉博愛仁慈之旨者。皆舉其所有。以供擴張軍備之用。或努力於商。或努力於工。或努力于農。或努力於發闢新理新器。要皆不出於爲戰爭之用。是由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理。人類之稍靈者。皆已深入其腦中耳。十九世紀人民發達之速。或謂此即其最大主因。豈不然哉。

生存競爭之道。莫善於全國家之自存自主。此各國國民之所深知。而各開化國之軍備。其精神與器質。並足而進。卓越等倫者。亦以斯故耳。然軍備之發達。能破壞人類之生命財產。其力最劇而烈。故戰爭亦爲各國所忌。而深怖者。是以近來弭戰之議。聶於宇宙。雖然。列國對峙目的。在利益不在仁慈。維持利益。伸張威權。非兵力不足爲功。故列國生存爭競之風。既烈。則軍備亦不得不隨之改良而擴充之焉。此十九世紀世界海軍之進步。所以出人意想之外也。

十九世紀之初。拿破侖席捲全歐之際。英國海軍名將乃利孫出而抗之。雖以拿破侖之英武。終不使犯英國一步。當時英國更連破丁抹、荷蘭、西班牙、諸海軍國之海軍。奪其海權。於是領土遂徧拓於海外矣。顧昔日之日本。其時俄艦寇北海道。英美商艦頻乞通市。林子平出而著海防策。陳海防之急務。白河公築砲臺於豆相。伊能忠敬出而測經緯度。歷十八寒暑而製成日本地圖。於是朝野之間。始悟海防爲莫大重務焉。

抑海軍之張弛。關係于海國之盛衰。故海軍鉅細武器。出一新奇之製。或發明改良之方者。皆膺重賞而獲高譽。於是竭精構思。幻製奇想之士。接踵而出。而人世種種之經營。亦因之以爲轉移之關鍵云。

自滑脫發氣機之理而後。世界局面。遂迥異從前。雖然。當時船舶尙皆藉帆以駛行。迨至千

八百一十四年。始造外輪軍艦於美國。英國女皇即位之頃（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其時戰艦亦皆帆船。然則乃利孫託拿發家爾之海戰時（一千八百〇五年）可稱爲帆船全盛之時代矣。其一等戰艦可載大砲百門至百二十門。其小艦可載十門。當時英國此等軍艦大小共四百三十二隻。於一千八百二十一年。計英軍艦之總噸數實過五十噸云。

英女皇即位之後。未幾而汽機軍艦出焉。其最始之創製者爲「伯耳露勃」號。然僅能載砲四十六門。六百五十四馬力之外輪軍艦而已。其後之馬力逐日增加。未幾而暗輪螺旋之製出。可於水下鼓浪駛行。於是各國軍艦爭求新式。而舊製殆棄若敝屣矣。千八百五十四年。古里米亞之役。皆用汽機艦隊。如英之軍艦有七百匹之馬力。載砲百二十門云。汽機砲艦亦出是時焉。自斯而後。所謂帆船者殆無用之於戰爭矣。先是綿火藥「臺拿馬特」業已發明。尋美國於鐵製滑膛砲。復加以螺旋而發射椎實焉。當時歐美砲術之進步。不可謂不顯且著也。因榴彈破壞力最劇。非木艦所可禦。於是法國之鐵甲艦出。其時法國連造五隻。如其一「舵南」號。於千八百五十五年三月。自葡勒斯軍港進水。鐵甲中之三隻。乃以禦黑海金巴瀧之砲擊者也。英人聞法艦既成。惶然失色。日夜憂其侵襲。於是急效其所製而制之。未幾是等戰艦遂漸次充集。其時日本海軍亦略有萌芽。購軍艦於外國。設製鐵所於長崎。派威臨丸於美國。此其往迹也。

歐美諸國。知艦材用鐵之利。不僅得力於防禦。且使從來艱于得木之各國。一旦去難就易焉。又用鐵則有防水防彈之區分。故二層板之製出。而製造鋼鐵。遂漸臻容易矣。最初之裝甲板用鍛鐵。後用純鋼。次用鋼鐵合成板。尋用克盧姆鋼。白銅鋼等。今則用施哈北式堅硬法之鋼板。或用白銅鋼焉。要之法則昔疎而今精。昔簡而今備。形則昔脆而今堅。昔厚而今薄也。

千八百六十年。英艦「瓦利阿耳」號。爲航海鐵甲艦之嚆矢。其排水力九千二百噸。馬力五千四百七十噸。兩舷中央。以四英寸半之鐵板護之。上自甲板至水線以下四尺間。以鐵板護之。該艦載六十八斤之砲三十六門。其製造費三十五萬七千磅。在當時實爲世界絕倫之艦也。其後鐵甲逐日增厚。噸數逐日增多。然製鋼之業日盛。製造之理日明。於是減厚爲薄。而堅脆亦較昔者懸殊。故防禦之力愈增焉。

若利米亞一戰。俄用種種水雷。以防禦港灣。若機器水雷。若電氣水雷。皆足使各國注目動神者也。於是各國特建學校。專以訓練水軍士官。其原因蓋不出是耳。攻擊水雷中之一「哈瓦依特」一「黑提」二魚形水雷。發明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英國始採用之。自是而後。諸海軍國。幾無不採用之者。而「外裝」「牽曳」「火箭」「漂着」等攻擊水雷。遂皆棄而不用。而今所用者唯魚形水雷。然利用無線電之水雷。亦將見於近日矣。又供圓

材水雷及魚形水雷發射之用者。駛走水雷艇是也。該艇由沙泥克羅夫發明。未幾而捕拿水雷艦出焉。現所實用者。有三十三海里之驅逐水雷艇及海中水雷艇。於美法殆將告成功云。

十九世紀中。造砲之術。進步迅速。殆一日千里。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之砲塔式。能安全照準重砲而擊發。又本世紀之初。砲身以煩銅鐵鑄之始。爲發射彈丸之前膛槍。繼即發椎實彈之來復槍。及後膛槍速射槍等。其彈能達十二海里以外。其火藥則採用煖燃性之褐色火藥。今則至於用無煙火藥矣。砲架由木製而鐵製。由鐵製而鋼製矣。而砲身改良。亦隨之。日新月異焉。砲彈則填用「剛殼束」「銖鐸耳魯古利史林」質之爆發彈。其破壞力之大。誠有不可思議者也。

船艦之速力。昔極遲鈍。然自汽機汽罐之理大發明而後。於是速力逐日增加。今之大軍艦。能出二十海里。續航二萬海里以外。然將來「達賓」式汽機一出。則有出五十海里之速力。機關內汽機。其始爲單膨脹式。次爲二度膨脹式。繼爲三度膨脹式。終爲四度膨脹式。又汽罐初爲鐵板所製。僅能耐三十英斤之壓力。自用鋼鐵以來。則能耐二百英斤以上之壓力。而水管式汽罐則能耐三百英斤之壓力。所謂水管式者。能長使高速力繼續不絕。及能釀氣以迅速汽機。且能容易應馬力之變動。其利益誠非淺渺也。

以上所述。皆爲證明進步者也。今於最近如日本敷島艦之構造。試畧言之。該艦排水力一萬五千噸。有十二英寸之後膛砲四門。六英寸速射砲十四門。十二英寸速射砲二十門。小口徑砲二十門。每分之砲火勢力五十七萬英尺。舷側之長。亘於本艦全身。其幅八英尺。厚四英尺以上。外以九英尺之「尼格耳」鋼板覆之。有十四英尺之蔽壁。與十四英尺之砲塔二個。艦體長四百三十八英尺。橫幅七十五英尺。載炭量千四百噸。機關之實馬力一萬四千五百。水管式二十五個。速力出十八海里。價凡一千四百萬圓。在內。歷月十一。始告成功。製於英國。至於操縱。昔時須二十餘人。方足動其舵。今則雖以婦人之一纖指。亦能指揮自由焉。製艦術之進步。不可不謂大矣。

然海軍進步。實亦由於有形與無形之學術。而通報機關之關係尤大。如整頓港灣。疏通鐵道電線。使之靈捷無滯。此固不待言也。至近時各國。皆汲汲於用無線電信矣。而海底電線。皆屬海軍省管理。又如設貯煤所。用傳書鳩。均海軍所不可缺者耳。

抑海上戰爭。往昔皆帆船時代。至於汽船時代。其實例甚乏也。千八百五十三年之俄土戰爭。咸豐三年。千八百五十四年之吉利米亞戰爭。咸豐四年。千八百六十一年之南北美戰爭。咸豐十一年。千

八百六十六年之意奧戰爭。同治五年。千八百七十年之普法戰爭。同治九年。千八百七十九年之智利

秘魯戰爭。光緒五年。千八百八十四年之清法戰爭。光緒十年。千八百九十四年之清日戰爭。光緒二十年。千

八百九十七年之西美戰爭等。光緒二十三年

其中整齊之對敵蓋希焉。

自清日戰爭以後。各國始

知海軍之貴重。於是握訓海權之思想。遂油然而不可遏抑。而德俄二國尤甚。又因此一戰始確知裝甲艦之功效。又知以木構造戰艦。必難免火災於戰時。於是艦體構造。遂迥然一變。或廢用木材。或用不燃木材矣。至速射砲之奏效。士卒平日訓練之優。皆顯然視之於此。一戰中。斯固不待言者也。

要之海軍之用。不僅在戰時。即保護商務。堅強外交。尤不可一日缺也。輒近各國。以通商爲國家生命。而保護之者。則海軍耳。故雖糜費鉅款。亦所不辭。希國家之進步。全國之力。傾注海軍。實十九世紀末之新世界也。

十九世紀陸軍之進步

日本井上圓了

本世紀軍制變遷之最著者。即創國民義務兵

即民

之制始也。本世紀之初。各國皆行願兵

之制。英美今尙沿用之。惟增少許義勇兵。以供國家干城焉。夫願兵原爲薪費而服兵役。故當國運隆盛之時。則應募者多。否則却步不前矣。又願兵有內外之分。如德當數十年前。募聘異國人。此等兵卒。絕不能望其以身殉國難。蓋爲利而來。無足怪耳。然其數僅四五萬。自一機爾提特。平和以來。普國夏孟豪史氏山。輔其主銳意改革兵制。終以兵役定爲國民義務。現時兵制。實其遺範也。爾來各國競增兵備。現如德法之兵。平時五十萬。戰時可集至二

百萬以上軍隊之編制初甚不整。當遠征則專因糧於敵。器械極奇鈍。戰爭時日甚則百七年。乃至三十年之久。死傷之數如恆河沙。然福勒德利山於普。拿破侖一世出於法。共以不世之英材。改革制度。創思陣法。如密集隊之不利於戰也。則易之以散開戰法。拘泥之不利於行軍也。則利用地勢之宜。以施展布之方。糧食則取於敵以外。復於所至之所。設倉庫以便供給。然尙非盡善也。至今則因糧於敵以外。軍隊復自携運之。故輜重隊生焉。然不能擁載過多。大抵能支七八日間即足矣。此方今各國之制也。支那之兵。不備輜重。甲午之役。故僅常立於防禦之地。不能進攻云。

變陸軍之編制。改其隊列。精其軍器。於軍事上頗可觀矣。然方今各國共注意增加兵員。而戰略遂不免隨之以變焉。又當拿破侖在位之頃。能以十萬上下兵力。成赫赫炎炎偉績。如展布於內線之作戰法。頗嘖嘖於當世。雖然。本世紀中葉以來。兵籍之多。超越前古。故不得不棄內線作戰法。而取集聚於決戰地之作戰法也。此法德國毛將軍曾採用之。雖不獲顯然之實效。然於將來之大戰爭。必不能不用之耳。

又本世紀之初。大砲小槍。彈丸圓而膛光滑。故不能及遠而難命中。且甚遲鈍。後劃線於膛中。且改用長彈。故能及遠而易中。發射之度亦速焉。今廢密集隊形而併用散布隊形。其原因未嘗不在於茲也。

兵器改良。盛於前半期。後半期之發達力蓋微焉。如小槍則有火繩槍、燧石槍、雷管槍、針槍、諸種之沿革。至今日則多用小口徑連發槍。彈能及之地。其初僅一千間。每間約六尺有奇上下。今則能及二千間以至三千之遙云。又槍口徑亦漸次減少。十四呎里適當。有減至六七呎里適當者矣。一適當即自地球赤道至南極或北極之距離一千萬分之一。合華尺三尺三寸有奇。又十台西適當爲一適當。十仙機適當爲一十台西適當。十米里適當爲一仙機適當。十啓羅適當爲一米里適當。皆法語。

現今之槍口徑。不過舊時雷管槍之半。雖然口徑過小。則所發彈丸無十分殺傷力。對猛獐、獐、悍之蠻族時。即使射中。亦不免有失戰鬥力之議。以故各國所採用者。皆在七八呎里適當之間也。至於野戰砲。其口徑多不變更。然因造料改良。故擊力亦漸增加。非復昔日之觀云。蓋大砲廣其口徑。雖足使擊力畧劇。然口徑既大。則全體重量不得不增。重則運用維艱。是以各國大野戰砲。口徑不變者。抑非無由耳。然攻城砲要塞砲等。平日不易動者。則改良其造料而大其口徑。當戎馬紛紜。戰局危迫之際。亦往往用速射式云。

火藥初則用尋常黑色者。自槍口裝入之而已。繼用綿火藥、臺拿邁德。及化學上之激烈藥品。然除爆發以外。則不用之。而尋常火藥發射之際。烟霧飛騰。蒙漫遠近。使日光爲之不明。然距今十五年前。德國創製褐色火藥。用之大口徑砲。頗獲成效。以其似雀過勒德。故有雀過勒德火藥之名焉。至最近無烟火藥既發明。黑烟彌蔓之障遂破。然此火藥不出。則雖有連發及速射槍。亦終無所用之。蓋當黑烟掩戰線時。不能照準以擊敵耳。爲無烟火藥原料乃

綿火藥。昔日則唯以供爆發之用。無信其能爲裝藥者焉。而是等火藥及彈丸槍礮。自經改良以後。昔之能及二百碼。當內外者。今則能及八百碼。當以上矣。此外則猛烈炸藥之發明。亦不少。如德之比格林。日本海軍之下瀨火藥是也。

以上所述。多屬攻敵法之進步。次就防敵法之進步而一言之。前世紀有一著名築城家。法國渾邦其人也。當時城郭多露天砲臺。蓋以對敵彈而爲掩護之用者。其傍則置不完全之窖穴。以爲障蔽之用。其建築取一定規範。而以稜形爲尤多。現繞列巴黎市者是也。其他則無非角形焉。要之當日之築城。乏因地制宜之慧。唯拘泥成式。於都府週圍。築城繞之。即以爲國防者在是。其眼光之狹隘。頗不值供今人一嘆也。當世紀中葉。比利時之築城術家。普良孟氏出。實驗學理。發揚新說。言築城之著述。不下數冊。方今築城術之進步。使昔日之耳目一新者。實賴該氏之力耳。今之築城。不在固守成範。而在顧慮兵器之擊力及戰略之關係。尤以因地勢而製形之爲貴也。如露天砲臺。以不完全之故。是以遍思種種掩護之方。砲塔與砲橋則以厚鐵板蔽之。隨砲彈之擊力而增其厚度。改其全質。初則二三寸。繼則一尺至二尺以上。其造料或堅鑄鐵。或堅鋼鐵。至輓近則用尼格耳鋼云。

由是觀之。鐵板則求其足以避彈丸。彈丸則求其足以貫穿鐵板。二者互相競爭。故進步無所底止。而今之尼格爾鋼。表面堅滑若玻璃。彈丸觸之。僅能損其皮膚。彈丸則直成齏粉。故

板之厚薄。前則五十珊米。

即仙機
適當

今則二十餘珊米足矣。然製出能貫穿此板之彈丸之期。

固未知屬何日也。要之守禦之法既進步。攻擊之方亦不得不隨之以異也。

至於軍隊教育。昔尙模範格式。而普勒提立客大王時代尤甚。演習軍陣。皆依指南針而指揮之焉。然多拘泥規則。故法簡而難合實用。方今教育之法。責任劃而爲二。一指揮官之責任。一兵卒之責任也。責任雖異。然當事機之至。各竭其應盡之職。以收協同之功。則一也。各宜受相當之教育力一也。然兵卒教育。一載足以完備。唯指揮官之教育。非永其歲月不足爲功。或終身從事鑄鍊。尙有不足之感云。要之教育之大旨。尤在於適實戰耳。

十九世紀戰術上之新利器。蒸汽、電機、瓦斯等是也。然用自轉車於戎馬干戈之際。則日本遠不若歐人之發明。歐洲各國。不獨欲傳令以之。且欲用以携運槍砲。雖然。尙未聞曾措之實用也。日本大陸絕少。道路不如歐洲之坦夷。故未多用。然以之傳令。固絕佳品耳。

輕氣球可用於軍事之理。昔日已發明之。然當凌空之際。天風亂刮。球簸人昏。難以觀測敵狀。故發明其理雖古。然前者尙未措諸行軍也。近來歐洲各國漸取用之。俯瞰敵人行動。著效頗多。故德國之編軍隊。輜重隊中。增設瓦斯縱列云。輕氣球一物。非專門研究。不足以得其詳委。然其大略則使之飛揚空中。下繫以重物而防其動搖。且懸電話線於球上。球中人以望遠鏡俯測敵情。既悉則以電話通知其下。於是傳令騎直受之而報知本營焉。又自球

上以攝影之法使敵軍一一呈於片紙之中。始僅用之要塞。今亦用於野戰。敵雖射擊。亦難以命中。蓋空中之距離非易測也。至於自輕氣球而投炸彈於敵地。不過山之理想。未見諸實事也。

電信電話之利於軍事。世人所共知。無容累述。而鐵道尤軍事最重之物。歐洲各國。曾設電信隊。鐵道隊以肩厥任。始以鐵道供軍事之用者。千八百五十四年意大利之役是也。爾來用之之法。愈臻奇妙。而勝算左券。多操於茲。例如普法戰爭。曾得以片刻集大兵。故能獲大勝也。然構築經費。浩大難籌。且於國家理財上爲益甚少。是以忽視國防者。專欲建設工程。簡易之海岸線。如一經敵兵破壞。則雖擁精強大兵。亦不能馳騁自由矣。西班牙征古巴時。三叉港附近鐵道。皆被敵所破壞。此近年之實例耳。

役鳩傳書之法。近代漸盛。德國現設有傳書鳩停站。其法平時畜鳩站中。開戰之前。分布各要地。欲遞信時。放之則自然直歸故站。如當守城之際。使其達書於被敵所隔之我軍。尤足奏奇效焉。

以上所述之蒸汽、電機、瓦斯等。不過戰術之補助而已。然因此三者發明。於是戰爭狀況。劃然一變。古以智戰。今以智技。二者並戰。智與技優者勝。否則必敗。故未戰之先。孰敗孰勝。足以知之。是以平時潛察敵國形勢。不操勝算。則不濫開戰端。此地球上之戰爭。所以愈減也。

嗚呼、軍旅之事。門類繁多。其大者則有編制、經理、戰畧、兵器、築城、教育、訓練諸目。各目之變遷沿革。浩如煙海。繁如密絲。非畢生所能盡知。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殫述。尤非數千字所能殫記也。茲不過略括一百年間陳蹟而述之而已。

論內閣制及政黨

太陽報

第一節 內閣制

甲種 此爲伊藤侯所創論者。所謂超然內閣之制是也。超然者。謂超然于事物之外。蓋以內閣與民間政黨政派。無相關係。今超然離于其外。而隨內閣所指示。以使議會裁決也。但于內閣亦不能有政府黨也。

乙種 此爲行于德國之內閣制。其組織內閣。純依于主權者所定。而統民間政黨及政府黨以制議會。以行主權者之意向也。所以選擇閣員。則屬于政黨。若非屬于政黨。則惟其人。物以選擇之也。但黨員既入內閣。則須脫黨員之資格。須與政黨全無關係也。

丙種 此專行于西班牙意大利國之內閣制。而與乙種頗有不同也。稱之爲類似政黨內閣。其組織內閣。雖皆以黨員。而非如乙種必須脫黨員之資格。若其黨員爲議會所敗。則爲負其責任。而任主權者進退之。若主權者仍行信用。則須解散議會。乃依然任之爲內閣也。丁種 此純爲行于英國之內閣制。以議會公悅之政黨組織之。而主權者必須從內閣意。

見以施行政治也。其內閣若爲議會所攻。則須公衆投票。而令其辭職。以讓別一政黨也。以上四種。爲近日行于歐洲內閣制之要領。而日本所創論者。祇及于甲丁兩種。且以屬于丁種爲更多。蓋以日本多英國學者。與法國學者。皆誤認五十年前之歐洲政治爲美善。大隈伯屬英國派。板垣伯屬法國派。振風提議。所以致此也。而伊藤侯所倡之超然內閣。自謂屬于德國派。以吾論之。則既爲伊藤所倡。可稱之爲伊藤派。實可稱之爲日本派也。伊藤侯爲日本第一流之政治家。負天下之重望。高論妙議。因宜爲日本所風從之也。

第二節 政黨

熟觀世之所論政黨者。皆謂天下祇可有二大政黨。如郡黨樹立。則非所以完成憲政矣。蓋以謂有二政黨。則可更迭柄政。以繼任內閣也。吾人曾遊歐洲。觀乎各國政黨。無所謂祇有二大政黨者。今表之于下。可以見各國政黨現狀焉。

英國議員總數六百七十人

政府黨 保守黨

三百三十八人

統一黨

七十人

自由黨

百八十人

民間黨 非巴尼路派

七十一人

巴尼路派

十一人

法國議員總數五百八十人

王 黨

政府黨 加特力共和黨（原爲王黨而與共和黨接近者）

溫和共和黨

民間黨

急進黨
社會黨

德國議員總數三百九十七人

保守黨

六十八人

帝國保守黨

二十七人

非猶太黨

十三人

中央黨

百〇〇人

國民自由黨

五十二人

商人黨（自由黨）

三十五人

波蘭黨

十九人

社會黨

五十三人

耶路沙士、路篤顯經黨

惶那俾王室黨

丁抹黨及各黨

三十人

和蘭議員總數一百人

進步黨

四十五人

急進黨

四人

社會黨

四人

加特力宗黨

二十二二人

烏羅多刺、布羅爹士烹多黨

二十一一人

希士多里基督黨

四人

意大利議員總數五百八人

政府黨

三百〇〇人

薩里士卑派

七十人

自由黨

五十三人

極左黨共和黨

二十二二人

社會黨

十五人

無所屬

四十八人

九十八

奧大利議員總數四百二十五人

第一德國改進黨

自由黨

憲法忠實黨

大地主

第二波蘭人

第三斯多也路斯基黨

第四波蘭民黨

第五路爹寧人

第六羅馬尼亞人

第七意大利人

第八德國宗教黨

保守黨

中央黨

第九南方斯拉布人

第十哲焉人及大地主

第十一民權黨

第十二社會黨

第十三宗教社會黨

第十四賒尼亞尼黨

第十五德國國民黨

觀以上所表。則各國政黨。無不分樹數黨者。足以證言祇有二大政黨者之謬說也。夫立憲之要。在于使國民參與立法。然而國民于種萬別。農工商有農工商之黨。宗教家有宗教家之黨。平民貴族有平民貴族之黨。國民既屬各有黨。則參政亦不得不各有黨。國民既屬多分黨。則柄政亦不得不多分黨。誠如論者所說。謂政黨祇有二派。是非立政黨之格式。強使國民就之不可也。夫然。是豈立憲要旨哉。至如謂二大政黨。乃謂政府黨及民間黨。雖爲頗有可說。然兩黨中亦非祇一黨可以組成之者。不能以之概律天下之政黨也。

第三節 結論

要之所謂內閣制。所謂政黨。幸喜吾人平日之理想。與現在之國勢相合也。以此亦足以見

伊藤大隈兩氏之末路也。以日本國勢論之。則不能祇有三大政黨。必須郡黨分樹。乃足以完善內閣制度。而內閣制與政黨。其所關係正不少也。

百



第陸集紀事

戊戌政變紀事本末
已亥立儲紀事本末
猛省錄
雜事附存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社輯印

清議報全編第六集目錄

紀事一

戊戌政變紀事本末第一

百日維新

政變前紀

政變正紀

國士略傳

己亥立儲紀事本末第二

儲議追紀

建儲原因

建儲正紀

輿論勢力

猛省錄第三

雜事附存第四

卷二十二 紀事二

庚子國難紀事本末上

拳匪源流

聯軍實紀

拳亂實紀

聯軍移國

卷二十三 紀事三

庚子國難紀事本末下

教士遇難

各省防衛

西狩慘狀

和議策紀

卷二十四 紀事四

外國大事記第一

地球大勢第二

中外瑣記第三

清議報全編卷二十一

第六集上之上

紀事一

戊戌政變紀事本末第一

百日維新

光緒廿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下。定國是之詔。上諭曰。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尙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託於老成憂國。以爲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衆喙曉曉。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挺以撻堅甲。利兵乎。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補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爲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爲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京師大學堂爲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安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

司員。大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及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入學肄習。以期人材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誥誡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上命各省督撫遴舉使才。向來使臣。皆由總署司員及南北洋所保。上以御史楊深秀所請。特重其選。詔舉使才。重邦交也。○二十八日。召見工部主事康有爲。刑部主事張元濟。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所奏保也。先是康有爲自乙未上萬言書。請大變法。自強。皇上命抄四份。一進太后。一留乾清宮南窓。一存勤政殿。一發各省督撫議。至膠警後。康有爲復上書痛言國事。正月。上命總理王大臣問所言。續命上條陳具摺極言大計。統籌全局。下總署議。摺內請以日本明治之法爲政法。俄彼得之法爲心法。隨奉旨宣取所著之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于是康有爲陸續于二三月間寫畢進呈。并附呈時務西書數種。皇上于是垂情中外之事。講求日明。至是被荐。特予召見。召見時垂問天下大計。康有爲極言維新全局。及下手條理。至逾兩時。并命隨時自具條陳。專摺奏事。

五月初二日。許應駟阻撓新政。爲御史宋伯魯所奏參。上命其明白回奏。時許應駟官禮部尙書。當正月間。詔舉經濟特科。更舉常科。試時務策論。及法律財政外交物理各專門之學。本另爲一科。其試科章程。交禮部議。許應駟獨謂此爲禮部專職。挾所議歸改之。以經濟

科歸併于八股。且限五十人中一名。故嚴其額。士論大譁。宋伯魯劾之。皇上本欲即行黜之。剛毅爲之代求。乃免。○初五日廢八股取士之制。改試時務策論。上諭曰。我朝淵采明舊制。以四書文取士。康熙年間。曾經停止八股。攷試策論。未久旋復舊制。一時文運昌明。儒生稽古窮經。類能推究本原。闡明義理。制科所得。實不乏通經致用之才。乃近來風尚日漓。文體日敝。試場獻蕘。大都循題敷衍。于經義罕有發明。而淺陋空疎者。每獲濫竽充選。若不因時通變。何以勵實學而拔真才。著自下科爲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其如何分場命題考試。一切詳細章程。該部即妥議具奏。此次特降諭旨。實因時文積弊太深。不得不改絃更張。以破拘墟之習。至于士子爲學。自當以四子六經爲根柢。策論與制藝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經史以達時務。總期體用兼備。人皆勉爲通儒。毋得競逞辯博。復蹈空言。致負朝廷破格求才至意。欽此。當三月時。康有爲及御史楊深秀曾具奏請廢之。爲禮部許應驥所駁。四月初旬。梁啓超復聯合舉人百餘名。連署上書請廢之。亦格不達。至康有爲于召對時。力言其害。其言曰。台灣之割。一萬萬之賠款。琉球安南緬甸朝鮮之棄。輪船鐵路礦務商務之輸與人。國之弱。民之貧。皆由八股害之。上喟然曰。西人皆曰爲有用之學。我民獨曰爲無用之學。康有爲即請曰。皇上知其無用。能廢之乎。上曰。可。于是康有爲退朝。告宋伯魯使抗疏再言之。并自上一書。既上。上命軍機大臣立擬此旨。剛

毅謂此乃祖制。不可輕廢。請下部議。上曰。部臣據舊例以議新政。惟有駁之而已。吾豈已決。何議爲。○初八日。命軍機大臣總理衙門王大臣迅速議奏京師大學堂開辦章程。○初九日。命軍機大臣會同神機營王大臣入旗都統議覆神機營及京師綠營改用新法操演。○十二日。命考試生童歲科兩試。即行改試策論。○十五日。命孫家鼐管理大學堂事務。開辦經費。常年用款。由戶部籌撥。官書局譯書局。均歸併大學堂。由管學大臣督率辦理。賞給舉人梁啓超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十六日。詔興農學。命各督撫飭各該地方官勸諭紳民兼採西法。切實興辦。辦有成效。准予獎敘。命劉坤一查明上海農學會章程。咨送總理衙門查核頒行。命各省學堂繙譯外洋農學諸書。○十七日。命製新器。出新法著新書。並創學堂。開新地。造新式槍砲。照軍功予重賞。○二十一日。命一國皆改兵制。○二十二日。命各省州縣府開設中西學堂。上諭曰。前經降旨開辦京師大學堂。肄業者。由小學中學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觀。惟各省中學小學。尙未一律開辦。總計各直省省會及府廳州縣。無不各有書院。著各該督撫飭地方官。各將所屬書院坐落處所。經費數目。限兩個月詳查具奏。即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爲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至於學校等級。自應以省會之大書院爲高等學。郡城之書院爲中等學。州縣之書院爲小學。皆頒給京師大學堂章程。令其仿照辦理。其地方自行捐辦之義學社學等。亦令一律中兼西習。以廣造就。

至各書院需用經費。如上海電報局招商局。及廣東閩姓規開頗有溢款。此外陋規濫費。當亦不少。著該督撫儘數提作各學堂經費。各省紳民。如能捐建學堂。或廣爲勸募。准各督撫按照籌捐數目。酌量奏請給獎。其有獨力措捐鉅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賞。所有中學小學應讀之書。仍遵前諭。由官設書局編譯中外西書。頒發遵行。至於民間祠廟。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曉諭民間。一律改爲學堂。以節糜費而隆教育。似此實力振興。庶幾風氣丕開。人無不學。學無不實。用副朝廷愛養成材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命各省官吏保護外洋傳教教士。○二十三日。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撫學政。限三個月內保舉人材。咨送總理衙門。會同禮部奏請考試經濟特科。初。貴州學政嚴修上書請舉鴻博科時。翁同和以爲然。下總署議。康有爲與譯署諸臣言。力請舉行。乃與譯署某章京擬定名爲經濟科。翁同和力主持之。恭親王亦相從。惟守舊大臣多不以爲然。大學士徐桐致削嚴修門生之籍。嚴修九詣門而不見。其子副都御史徐承煜請問所舉之人。徐桐厲聲責之曰。汝若舉人。可勿見我。承煜不復敢言。舉朝望風。三月無敢舉一人者。康有爲乃與御史宋伯魯謀上摺。請限期三月。舉足百人即考。○二十五日。諭獎著書製器及捐辦學堂者。給予世職。實官虛銜。及許令專利。頒賞匾額。○二十六日。命各省督撫整頓商務。○二十八日。命各省督撫再整頓裁撤冗兵之制。命行保甲。整頓釐金。○二十九日。命榮祿印刷校邠廬抗議一千部送交

軍機處頒行各衙門簽議。

六月初一日。浙江學政陳學棻奏言改試策論。閱卷難艱。不如八股之易。上曰陳學棻既不會看策論。可無庸視學。命撤差來京供職。改命唐景崧去。命鄉會試仍定爲三場。第一場試中國史事國朝政治論五道。第二場試時務策五道。專問五洲各國之政。專門之學。第三場試四書義兩篇五經義一篇。首場按中額十倍錄取。二場三倍錄取。取者始准考次場。每場發榜一次。三場中畢。如額取中。學政歲科兩考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先試經古一場。專以史論策命題。正場試以四書五經義各一篇。張之洞陳寶箴所奏請也。○初八日上海時務報命改爲官報。派康有爲督辦。并令天津上海湖北廣東各報章。隨陳利病。據實昌言。無存忌諱。由該督撫咨送都察院及大學堂各一分。據其有關時務者由大學堂一體進呈御覽。○十一日命各督撫就各省在籍紳士選擇品學兼優之人派管各省中小學堂。命各部院堂官督飭司員將該衙門則例刪改。倉督李端棻所奏請也。先是正月初三日。上命總理衙門王大臣傳詢康有爲。康有爲言六部則例積弊極深。必須改定。李鴻章曰。然則將盡去之乎。康有爲曰。今敗亡中國者六部則例也。若不亟改。不能爲治。時座上諸大臣皆駭。是言康有爲旋奉命上摺。即陳法律局一事。後御史王鵬運又奏言之。及康有爲召見後。請開制度局又復言之。英人赫德大學士徐致靖御史楊深秀宋伯魯李盛鐸主事玉照以

及京師通人皆以爲然。諸臣前後上陳。或各開新政局。或名開變法局。爲樞臣所忌。皆未能行。至是李端棻力主是議。梁啓超與之極言。李深然之。乃上言。一請御門警衆。以定國是一衆志。一請用咸豐時例。開懋勤殿。選通人入直。議定新法。一請改定六部則例。一請派各省通才辦各省學報。摺既上。上發交軍機處同慶王孫家鼐會議。樞臣最忌懋勤殿。與御門警衆兩事。並駁而不行。上以重違大臣所請。故擇其小者如刪改則例及派紳士督辦學堂二條行之。○十五日命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王文韶張蔭桓管理京師礦務。鐵路總局事宜。並統轄各省開礦築路一切公司事宜。命各省督撫整飭吏治。考核屬員。命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各于值日之日。由該堂官輪派講讀編檢八員。中贊二員。科道四員。隨同到班聽候召見。部院司員有條陳事件者。由各堂官代奏。士民有上書言事者。赴都察院呈遞。命各省督撫振興工商。各就地方考察情形。于頒行農學章程。及製造新器新藝專利給獎。並設立商務局。選派紳員開辦各節。實力推廣。○十七日命五城御史勸辦京師小學堂。○二十日命出使各國大臣督同領事各就寓洋華人勸辦學堂。命使館繙譯外洋書籍。○二十二日命官報局所需經費。照官書局之例。由兩江總督按月籌撥銀一千兩。另撥開辦經費銀六千兩。命康有爲翻譯泰西報律。參以中國情形。定爲報律。○二十三日諭獎湖南巡撫陳寶箴力行新政。嚴責守舊毀謗諸人。先是陳寶箴自去年冬月力行

新政。凡時務學堂。南學會。印花稅巡捕章程。輪船電綫。陸續舉行。全省移風。紳士祭酒。王先謙。主事葉德輝。皆附和之。既而葉德輝求爲山長。不得。妒極相攻。鼓動守舊諸人。飛文誣謗。于是楚人之官于京師者。先後參劾。撫臣陳寶箴。學臣江標。按察使黃遵憲。及紳士知府譚嗣同。翰林熊希齡等。妄造謠言。謂陳寶箴拜跪洋人。使婦人易西種。刊刻成書。徧送言路。京師譁然。故有此論。命南北洋大臣沿海各將軍督撫整頓水師。命王文韶張蔭桓于各處鐵路扼要之區。及開礦省分。應增設學堂之處。籌議奏明辦理。○二十九日舉人梁啓超所擬譯書章程十條。得旨允行。命撥開辦經費銀一萬兩外。再加給銀一萬兩。常年用項。于原定每月經費一千兩外。再加增給每月二千兩。各款均由戶部籌撥。

七月初三日。廢朝考之制。○初五日。戶部郎中王宗基于北城集賢設立會文學堂。得旨獎厲。時京師張元濟首創通藝學堂。王照繼開八旗奉直小學堂。皆著成效。且先于此學堂。應得獎。孫家鼐曾請張元濟爲大學堂總辦。張守章程。孫不然之。忤而去。王尤抗直。故皆見遺。命設立農工商總局于京師。派直隸霸昌道端方直隸候補道徐建寅吳懋鼎爲督理。均賞給三品卿銜。命各省府縣紳富之有田業者。設立農務學堂。廣開農會。刊發農報。購置農器。各直省由該督撫設立分局。遴派通達時務公正廉明之紳士二三員總司其事。○初十日舉人梁啓超請設立編譯學堂。准予學生出身。並書籍報紙免稅。得旨允行。嚴責劉

坤一譚鍾麟辦事不力。○十一日嚴責各省將軍督撫疲玩因循。命于六月以前將所有明降諭旨及寄諭並電音飭辦各件。迅即覆奏。○十三日命劉坤一速籌商會辦法。并令各督撫查明沿江沿海商賈輻輳之地。設立商會。○十四日命各督撫督飭地方官勸辦桑麻絲茶等項。并嚴行考核所屬州縣。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湖北廣東雲南三巡撫。河東總督。及京外大小冗員。○十六日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駟等因阻格王事。王照條陳。交部議處。命此後條陳者呈進原封。無得拆看。先是王照親上求言之切。故上摺請。上遊歷日本及各國。又責諸臣之謬爲持止。敢于謗。上不思請立教部以平理諸教。許應駟不肯代遞。時司員遞摺多爲堂官所抑。不代達者甚多。王照到堂親遞本司掌印媚堂官意。復攔而還之。王照怒。再上堂告。侍郎溥廷堃岫曰。皇上特許司員遞摺。無得阻蔽。若必不遞。吾當親到察院。或覓人上之。溥堃二人恐動。懷塔布謂必不遞。如有處分。吾自担之。許應駟退而作摺。劾王照咆哮署堂藉端要挾。謂其摺請。上遊歷日本。日本最多刺客。昔俄太子李鴻章曾蒙大禍。王照置皇上于險地。故不敢代遞。王照居心叵測。請加懲治等語。上以方開言路。有所阻格。特將懷塔布等交部以示警。命詹事府通政使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一切事宜。歸併內閣六部分辦。命吏部戶部堂官督飭司員刪訂則例。將核定例章。仿照史表分門別類。創爲一表。○十七日命各衙門均

照戶部吏部之例刪訂則例。○十九日斥革禮部尙書懷塔布。許應騫。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會澧。右侍郎溥廷。署右侍郎曾廣漢。賞給王照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二十日命工部會同管理清水河道各官步軍統領衙門城御史暨街道廳。將京城內外河道溝渠一律挑挖深通。並將各街巷道路修墊坦平。命裕祿。李端棻。署理禮部尙書。壽耆。王錫蕃。署理禮部左侍郎。薩廉。徐致靖。署理禮部右侍郎。擢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命裕祿。李端棻。補授禮部尙書。潤。普通武。補授禮部左侍郎。薩廉。補授禮部右侍郎。命李培元。補授吏部右侍郎。劉恩溥。補授倉場侍郎。曾廣。鑾。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命各省督撫。訪查所屬地方州縣官之通達時務。勤政愛民之員。隨時保送引見。停止昭信股票。○二十三日。命總理衙門會同吏部。議奏位置裁撤各官之法。命農工商總局。端方等。議覆以工代賑開辦章程。○二十四日。命各衙門。于呈請代遞之件。隨到隨呈。不必拘定值日期限。命設立醫學堂。歸大學堂兼轄。着孫家鼐詳擬辦法。增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學士各職。○二十五日。命雲南補用道韓銑記。名道李徵庸。會同翰林院檢討宋育仁。督理四川礦務商務。命大學士尙書侍郎。督撫等。速將應裁撤及歸併京內外文武大小各缺。妥議請旨辦理。○二十六日。命于已通開口岸及出產絲茶省。分設立茶務學堂。及

蠶桑公院。○二十七日布告變法之意于天下。上諭曰。國家振興庶務。兼採西法者。無他。誠以爲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較勤。故可以補我所不及。今士大夫昧于域外之觀者。幾謂彼中全無條教。不知西國政令教學。千端萬緒。皆主于爲民開其智慧。裕其身家。精詣所造。乃能美人性質。延人壽命。凡人生應得之利益。務令推廣無遺。朕夙夜孜孜。改圖百度。豈爲崇尚新奇。乃眷懷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遺。非悉使之康樂和親。朕躬未爲盡職。加以各國交迫。非取人之所長。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甚苦。而黎庶猶有未知。咎在不肖官吏與守舊士夫。不能廣宣朕意。乃至胥動浮言。使小民搖惑驚恐。山陬海濱之民。有不獲聞新政者。朕實爲之痛恨。今將變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強中國。朕不勝厚望。著察照四月二十三日以後。所有關於新政之諭旨。各省督撫。均迅速照錄。刊刻謄黃。切實開導。著各州縣教官。詳切宣講。務令家喻戶曉。各省藩臬道府。飭令上書言事。毋得隱默顧忌。其州縣官應由督撫代遞者。即由督撫原封呈遞。不得稍有阻格。總期民隱盡能上達。督撫無從營私作弊爲要。此次諭旨。並著懸掛各省督撫衙門大堂。俾衆共觀。庶無壅隔。欽此。命各部院堂官考試司員。認真試以策論。秉公分別去取。筆帖式亦一律考試。命整頓部務。令司員逐日到署辦事。擬稿藉定優劣。命各省教職改爲中小學堂。大學士瑞澂奏請在京師創設報館。翻譯新報。爲

上海官報之續。得旨允行。并命順天府五城御史切實勸諭官紳士民一律舉辦。命慶親王係家親會同戶部妥議折漕之事。命廣設郵政分局。及裁撤驛站。命各衙門于六月十五日七月十日諭旨。七月十九日硃諭。七月十七日及二十四日交片諭旨。謄寫一通。懸掛大堂。廢武科弓刀步石之制。命軍機大臣會同總理衙門兵部分條將議具奏。○二十八日命藩臬道府專摺奏事。州縣等官由督撫將原封代遞。許天下士民人人上書言事。由本處道府等隨時代奏。○二十九日聽八旗人自謀生計。八月初一日命戶部將每年出款入款分門別類。列爲一表。按日刊報。頒行天下。命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各部院並翰林科道各官會議釐定官職。命袁世凱開去直隸按察使。以侍郎候補賈成專辦練兵事務。初二日命工部主事康有爲速往上海督辦官報。

政變前紀

光緒十六年庚寅。太后下歸政之詔。布告天下。初。穆宗駕崩。太后欲專朝權。而立幼君。時皇上猶在襁褓之中。故立之。及皇上稍長。英明漸露。太后憚之。因欲以威箝制之。故向來虐待皇上。無所不至。至是。皇上雖親政。仍有名無實。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太后之手。內之則宦官李聯英。外之則軍機大臣孫毓汶。把持朝權。視皇上如虛器。二十年甲午。皇上圖治之心漸切。因見各大臣皆不聽號令。欲親擢一二通才以資

馳驅。四月特擢編修文廷式爲侍讀學士。文廷式前曾教授瑾妃珍妃。二妃頗能進言。皇上又擢二妃之兄志銳爲侍郎。太后遂大滋疑忌。○十月祝太后六旬萬壽。先期演習禮儀。干某日定期已刻。皇上率文武百官齊集。李聯英至未刻始至。演禮既畢。皇上大怒。因廷杖李聯英四十。李懇于太后。太后恨。皇上益甚。李聯英又日進讒言于太后。言皇上有怨望之心。自是太后起廢立之心。時適中東戰事起。實書旁午。警報頗聞。太后惟以聽戲爲事。一切不關于心。御史安維峻特抗疏言太后已歸政于皇上。一切政權不宜干預。免罪。皇上之肘。太后大怒。立將安維峻遣戍張家口。瑾妃珍妃革去妃號。褫衣廷杖。其兄志銳因爲皇上所信用。謫之于烏里雅蘇台。文廷式托病出京。僅免于罪。

二十一年乙未六月。皇上用翁同和之言。罷斥孫毓汶徐用儀等。太后大怒。將翁同和革去毓慶宮差事。九月。皇上召見工部侍郎汪鳴鑾。兵部侍郎長麟。長麟奏請。皇上收攬大權。其言曰。太后雖穆宗之母。而實文宗之妾。皇上入繼大統。爲文宗後。凡人嗣者無以妾母爲母之禮。故慈安皇太后者。乃皇上之嫡母也。若西太后者。就穆宗朝言之。則謂之太后。就皇上言之。則先帝之遺妾耳。本非母子。皇上宜收攬大權云云。其言適爲屏風後之內監所聞。報知太后。即日逼皇上下諭。將汪鳴鑾長麟革職。永不叙用。時恭王爲軍機大臣。見此旨。大驚。向皇上云。長注二人因何故獲罪。皇上垂涕不答。

二十二年丙甲二月。太后矯詔。言御史楊崇伊劾文廷式在松筠菴廣集徒衆。妄議朝政。及賄通內監。結黨營私。着革職永不叙用。並即驅逐回籍。不許逗留。當時京師如青天起一霹靂。人人震恐。慮皇上之位不保。初文廷式自甲午年托病出京。乙未秋間復入京供職。太后以其爲皇上所擢用之人。極爲猜忌。故諷言官劾之。驅逐出京。使不得與皇上相見。奏事處太監寇連材。一日忽涕泣長跪于太后之前。極言皇上英明。請勿掣其肘。又言國帑空虛。請勿縱游連之樂。停止頤和園工程。並參劾太后信用之大臣。太后大怒。命交內務府慎刑司下獄。翼日不待訊鞫。即行處斬。

二十三年丁酉十月。膠州旣割于德。旅順威海繼之。康有爲由廣東馳赴北京。上書極陳事變之急。其言曰。竊自馬江敗後。法人據越南。職於此時。隱憂時事。妄有條陳。發俄日之謀。指朝鮮之患。以爲若不及時圖治。數年之後。四鄰交逼。不能立國。已而東師大辱。遂有割台補款之事。於是外國蔑視。海內離心。職憂憤迫切。謬陳大計。及時變法。圖保強圉。妄謂及今爲之。猶可補牢。如再徘徊遲疑。苟且度日。因循守舊。坐失事機。則外患內訌。罔不容髮。遲之期月。事變之患。旦夕可致。後欲悔改。不可收拾。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危言在論。冒犯刑誅。荷蒙皇上天地之量。俛採芻蕘。下弭臣施行。以圖臥薪嘗膽之治。職誠感激聖明。續有陳論。格未得達。旋即告歸。去國二年。側望新政。而泄沓如故。坐以待亡。土室撫膺。閉門泣血。頃果有德

人強據膠州之事。要素條款。外廷雖不得其詳。職從海上來。閱外國報。有革李秉衡索山東鐵路礦務。傳聞章高元及知縣。已爲所擄。德人修造砲臺兵房。進據即墨。并聞德王胞弟親統兵來。俄日屯買吾米各七百萬。日本議院日日會議。萬國報館議論沸騰。咸以分中國爲言。若箭在弦。省括即發。海內驚惶。亂民蠢動。職誠不料昔時憂危之論。倉猝遽驗於目前。更不料盈廷緘默之風。沈痼更深於昔日。瓜分豆剖。漸露機牙。恐懼回惶。不知死所用。敢萬里浮海。再詣闕廷。竭盡愚誠。惟皇上自危覺而採擇焉。夫自東師辱後。泰西蔑視。以野蠻待我。以愚頑鄙我。昔視我爲半教之國者。今等我於非洲黑奴矣。昔憎我爲倨傲自尊者。今則侮我爲野蠻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勢保護諸例。祇爲文明之國。不爲野蠻。且謂翦滅無政教之野蠻。爲救民水火。故十年前吾幸無事者。泰西專以分非洲爲事耳。今非洲剖訖。三年來泰西專以分中國爲說。報章論議。公託義聲。其分割之圖。傳徧大地。壁畫詳明。絕無隱諱。此尙虛聲。請言實踐。俄德法何事而訂密約。英日何事而訂深交。土希之役。諸國何以惜兵力而不用戰艦之數。諸國何以競厚兵而相持。號於衆曰。保歐洲太平。則其移毒於亞洲可知。文其言曰。保教保商。則其垂涎於地利可想。英國太晤士報論德國膠事。處置中國極其得宜。譬猶地雷四伏。藥線交通。一處火燃。四面皆應。膠警乃其借端。德國固其嚆矢耳。二萬萬膏腴之地。四萬萬秀淑之民。諸國耿耿。榮願已久。慢藏誨盜。陳之交衢主者。屢經搶掠。高

臥不醒。守者袖手熟視。若病青狂。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蟻慕羶。聞風并至。失鹿共逐。撫掌
懽呼。其始壯夫動其食指。其後老稚亦分杯羹。諸國咸來。并思一轡。昔者安南之役。十年乃
有東事。割臺之後。兩載遂有膠州。中間東三省。龍州之鐵路。滇粵之礦。土司野人山之邊疆。
尙不計矣。自爾之後。赴機愈急。蓄勢益緊。事變之來。日迫一日。教堂遍地。無刻不可起釁。礦
產遍地。無處不可要求。骨肉有限。剝削無已。且鐵路與人。南北之咽喉已絕。強臣斥逐用人
之大權亦失。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戶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國政。樞垣總署。彼皆可派其國人。
公卿督撫。彼且將制其死命。鞭笞親貴。奴隸重臣。囚奴士夫。蹂踐民庶。甚則如土耳其之幽
廢國主。如高麗之禍及君后。又甚則如安南之盡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虛號。波蘭之宰割
均分。而舉其國土。焉達加斯加以挑水起釁。而國滅。安南以爭道致命。而社墟。蟻穴潰堤。蚌
不在大。職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
諸臣求爲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後此數年中。智以下。逆料而知。必無解免。然其他事。職猶
可先言之。若變辟非常。則不惟輟簡而不忍著諸篇。抑且泣血而不能出諸口。處小朝廷而
求活。則胡銓所羞。待災京邑而憂惶。則董遇所鄙。此則職中夜屑涕仰天痛哭而不能已於
言者也。夫謂皇上無發憤之心。諸臣無憂國之意。坐以待斃。豈不宜然。然伏觀皇上發
憤之心。昭於日月。密勿重臣。及六曹九卿之賢士大夫。憂國之誠。擢顏黑色。亦且暴著於人。

願曰言自強而弱日甚。日思防亂而亂日深者何哉。蓋南轅而北轍。永無稅駕之時。緣木而求魚。決無得魚之日。職請質言其病。并粗舉治病之方。仲虺之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吾既自居於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於亂亡。安能怨人之取侮。不知病所。而方藥雜投。不知變症。而舊方猶守。其加危篤固也。職請以仲虺之說明之。歐洲大國。歲入數千萬萬。練兵數百萬。鐵船數百艘。新藝新器。歲出數千。新法新書。歲出數萬。農工商兵。士皆專學。婦女童孺。人盡知書。而吾歲入七千萬。償欸乃二萬萬。則財弱。練兵鐵艦無一。則兵弱。無新藝新器之出。則藝弱。兵不識字。士不知兵。商無學。農無術。則民智弱。人皆偷安。士無俠氣。則民心弱。以當東西十餘新造之強鄰。其必不能禁其兼者勢也。此仲虺兼弱之說可畏也。大地八十萬里。中國有其十。列國五十餘。中國居其一。地球之通自明末。輪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後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變局也。列國競進。水漲堤高。比較等差。毫釐難隱。故管子曰。國之存亡。鄰國有焉。衆治而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衆合而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頗聞中朝諸臣。狃承平台閣之習。襲簿書期會之常。猶復以尊王攘夷施之敵國。拘文牽例以應外人。屢開笑資。爲人口實。譬凌寒而衣絺綌。當涉川而策高車。納侮招尤。莫此爲甚。咸同之時。既以昧不知變而屢挫矣。法日之事。又以昧不知變而有今日矣。皇上堂陛尊崇。既與臣民隔絕。恭親王以藩邸議政。亦與士夫不親。吾有四萬萬人民。而執政行權。能通於上者。不過公卿

台諫督撫百人而已。自餘百僚萬數。無由上達。等於無有。而公卿台諫督撫。皆循資格而致。既已裹足未出外國遊歷。又以貴倨未近通人講求。至西政新書。多出近歲。諸臣類皆咸同舊學。當時未有年耄精衰。政事叢雜。未暇更新考求。或竟不知萬國情狀。其蔽於耳目。狃於舊說。以同自證。以習自安。故賢者心思知慮。無非一統之舊說。愚者驕倨自喜。實便其尸位之私圖。有以分裂之說來告者。傲然不信也。有以侵權之謀密聞者。夢然不察也。語新法之可以興利。則瞋目而詰難。語變政之可以自強。則掩耳而走避。老吏舞文。稱歷朝之成法。悚然聽之者。蓋十而六七矣。迂儒帖括。誦正學之昌言。瞿然從之者。又十而八九矣。無一事能究其本原。無一法能窮其利弊。即弊從味。國皆失目。而各國遊歷之人。傳教之士。察我形勝。測我盈虛。言財政詳於度支之司。談物產籍於商局之冊。論內政或較深於朝報。陳民隱或更切於奏章。舉以相質。動形斧戾。鄭昭宋罪。一以免患。一以召禍。況各國競驚於聰明。而我岸然自安其愚闇。將以求免。不亦難乎。此而望其盡掃舊弊。力行新政。必不可得。積重難返。良有所因。夜行無燭。瞎馬臨池。今日大患。莫大於昧。故國是未定。士氣不昌。外交不親。內治不舉。所聞日孤。有援難恃。其病皆在於此。用是召攻。此仲虺攻昧之說。可懼也。自臺事後。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無固志。奸宄生心。陳涉輟耕於隴上。石勒倚牆於東門。所在而有。近邊尤衆。伏莽遍於山澤。教民遍於腹省。今歲廣西全州灌陽興安東蘭那地泗城電白。

已見告矣。匪與教爲仇讎。教以匪爲口實。各連枝黨。發作待時。加以賄賂。悍行暴亂於上。胥役官差。蹙亂於下。亂機遍伏。即無強敵之侶。揭竿斬木。已可憂危。況潢池盜弄之餘。彼西人且將藉口興師。爲我定亂。國初戡流賊而定都京邑。俄人逐回匪而佔踞伊犁。兵家形勢。中外同揆。覆車之轍。可爲殷鑒。此虺仲所謂取亂者可懼也。有亡於一舉之割裂者。各國之於非洲是也。有亡於屢舉之割裂者。俄德奧之於波蘭是也。有盡奪其政權而一旦亡之者。法之於安南是也。有徧據其海陸形勝之地。而漸次亡之者。英之於印度是也。歐洲數強國。默操成算。縱橫寰宇。以取各國。殷鑑具存。覆車可驗。當此主憂臣辱之日。職亦何忍爲傷心刺耳之談。顧見舉朝上下。相顧嗟呀。咸識淪亡。不待中智。羣居歎息。束手待斃者。老仰屋而咨嗟。少壯出門而狼顧。并至言路結舌。疆臣低首。不惟大異於甲申。亦且迥殊於甲午。無有結纓誓骨。慷慨圖存者。生機已盡。暮色慘淒。氣象如此。可駭可憫。此真自古所無之事。夫至於公卿士庶。偷生苟活。候爲歐洲之奴隸。聽其犬羊之封縛。哀莫大於心死。病莫重於痺癆。欲隕之葉。不假於疾風。將萎之華。不勞於觸手。先亡已形。此仲虺所謂悔亡之說。尤可痛也。然原中朝敢於不畏分割。不憚死亡者。雖出於昧。亦由誤於有恃焉。夫欲託庇強鄰。藉爲救援。亦必我能自立。則犄角成勢。彼乃輔車。若我爲附枝。則臥榻之側。豈容鼯睡。齊王建終傷松柏。李後主終坐牽機。且泰西兵事。決勝乃戰。一旦敗績。國可破滅。俄德力均。豈肯爲我用兵。

或敗大局哉。此又中智以下咸知難恃者也。如以泰西分割亞洲。連雞互忌。氣勢甚緩。突厥頻割大藩。尙延殘喘。波斯盡去權利。猶存舊封。中國幅員廣袤。從容分割。緩緩支持。可歷年所執政之人。皆已耄老。冀幸一身可免。聽其貽禍將來。然突厥之回教。專篤悍強。西人所畏。吾則民教柔脆而枯朽。波斯之國主。紆尊游歷西國。盡徧。吾雖親王宰相。閉戶而潛修。分局早定。民心已變。瑞典使臣之奔告。各國新報之張皇。亞洲舊國。近數年間。歲有剪滅。近且殆盡。何不取鑑之。禍起旦夕。累命盡喪。而謂可延年載老。人可免此。又掩耳盜鈴。至愚自欺之術也。譬巨室失火。不操水呼救。而幸火未至。入室竊寶。屋燼身焚。同歸於盡而已。故職竊謂諸臣。即不爲忠君愛國計。亦當自爲身謀也。皇上遠觀晉宋。近考突厥。上承宗廟孝事皇太后。即不爲天下計。獨不計及末世。謝后簽名降表。徽欽移徙五國之事耶。近者諸臣泄言路錯口。且默窺朝旨。一切諱言。及事一來。相與惶恐。至於主辱臣死。雖粉身灰骨。天下去矣。何補於事。不早圖內治。而十數王大臣。俛首於外交。豈惟束手。徒增恥辱而已。不豫修於平時。一旦臨警。張皇而求請。豈能彌縫。徒增賠割而已。故膠警之來。不在今日之難於對付。而在向者之不發憤自強也。勢弱至此。豈復能進而折衝。惟有意於退而結網。職不避斧鉞。屢有所陳。今日亦不敢言自保。言圖存而已。亦不敢言圖存。即爲偏安之謀。亦須早定規模已耳。股憂所以啓聖。外患所以興邦。不勝大願。伏願皇上因膠警之變。下發憤之

詔先罪己以勵人心。次明恥以激士氣。集羣材咨問以廣聖聽。求天下上書以通下情。明定國是。與海內更始。自茲國事付國會議行。紆尊降貴。延見臣庶。盡革舊俗。一意維新。大召天下才俊。議籌款變法之方。採擇萬國律例。定憲法公私之分。大校天下官吏賢否。其疲老不才者。皆令冠帶退休。分遣親王大臣及俊才出洋。其未遊歷外國者。不得當官任政。統算地產人丁。以籌歲計。豫算察閱萬國得失。以求進步改良。罷去舊例。以濟時宜。大借洋款。以舉庶政。若詔旨一下。天下雷動。士氣奮躍。海內聳望。然後破資格以勵人材。厚俸祿以養廉恥。停捐納。汰冗員。專職司。以正官制。變科舉。廢學校。譯西書。以成人材。懸清秩功牌。以獎新藝新器之能。創農政商學。以爲阜財富民之本。改定地方新法。推行保民仁政。若衛生濟貧。潔監獄。免酷刑。修道路。設巡捕。整市場。鑄鈔幣。創郵船。徙貧民。開礦學。保民險。重烟稅。罷釐征。以鐵路爲通。以兵船爲護。夫如是。則庶政盡舉。民心知戴。但天下人心離散。當日有恩意慰撫。以團其情。志士之志氣劣弱。當激以強健豪俠。以壯其氣。然後盡變民兵。令每省三萬人。而加之訓練。大購鐵艦。須沿海數十艘。而習以海戰。詔令日下。百舉維新。誠意諄懇。明旨峻切。但所有新政。詔書雖未推行。德人聞之。便當退舍。但各國兵機已動。會議已紛。宜急派才望素重。文臣辯士。分遊各國。結其議員。自開新報之館。商保太平之局。散布論議。聳動英日。職以爲用。此對付。或可緩兵。然後雷厲風行。力推新政。三月而政體略舉。期年而規

模有成。海內回首。外國聳聽矣。皇上發奮爲雄。勵精圖治。於中國何有焉。論者謂病入膏肓。雖和緩扁鵲不能救。火燃眉睫。雖焦頭爛額不爲功。天運至此。無可挽回。況普國變法而法人禁之。畢士馬克作內政而後立。美國製造鐵炮而英人禁之。華盛頓託荒島而後成。近者英人有禁止出售機器於我之說。俄法欲據我海關鐵路礦務銀行練兵之權。雖欲變法。慮掣我之肘。職竊以爲不然。少康以一成一旅而光復舊物。華盛頓無一民尺土而保全美國。況以中國二萬里之地。四萬萬之民哉。顧視皇上志願何如耳。若皇上赫然發憤。雖未能遽轉弱而爲強。而倉猝可圖存於亡。雖未能因敗以成功。而俄頃可轉亂爲治。職猶有三策以待。皇上決擇。夫今日在列大競爭之中。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外別無他圖。此談經濟者異口而同詞。亦老於交涉之勞臣所百慮而莫易。顧革故鼎新。事有緩急。因時審勢。道備剛柔。其條目之散見者。當世之士能言之。職前歲已條陳之。今不敢泛舉。請言其要者。第一策曰。採法俄日以定國是。願皇上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爲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爲政法而已。昔彼得爲歐洲所擠。易裝游法。變政而遂霸大地。日本爲俄美所迫。步武泰西。改絃而雄視東方。此二國者。其始遭削弱與我同。其後底盛強與我異。日本地勢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條理尤詳。取而用之。尤易措手。聞皇上垂意外交。披及西學。使臣游記。泰西彙述。并經乙覽。不廢芻蕘。若西人所著之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尤爲得要。且於

俄日二主之事。頗有發明。皇上若俛採遠人法。此二國誠令譯署進此書。幾餘披閱。職尙有日本變政之次第。若承垂採。當寫進呈。皇上勞精厲意。講之於上。樞譯諸大臣各授一冊。講之於下。權衡在握。施行自易。起衰振靡。警噴發聾。其舉動非常。更有迴出意外者。風聲所播。海內嚮聲。職可保外人改視易聽。必不敢爲無厭之求。蓋遇昧者其瞻豪見明者則氣怯。且慮我地大人衆。一旦自強。則報復更烈。非皇上洞悉敵情。無以折衝樽俎。然非皇上採法俄日。亦不能爲天下雄倡。其第二策曰。大集羣才而謀變政。六部九卿諸司百執。自有才賢。咸可咨問。若內政之樞垣。外政之譯署。司計之戶部。司法之刑曹。議論之台諫。翰林尤爲要劇。宜精選長貳。逐日召見。虛己請求。若者宜革。若者宜因。若者當先。若者當後。謀議既定。次第施行。期年三月。成效必覩。其第三策曰。聽任疆臣各自變法。夫直省以朝廷爲腹心。朝廷以行省爲手足。同治以前。督撫權重。外人猶有忌我之心。近歲督撫權輕。外人之藐我益甚。朝廷苟志存通變。宜通飭各省督撫。就該省情形。或通力合作。或專力致精。取用新法。行以實政。目前不妨畧異。三年要可大同。寬其文法。嚴爲督厲。守舊而不知變者斥之。習故而不能改者去之。要以三年。期使各省均有新法之練兵數千。新法之稅款數萬。製造之局數處。五金之礦數區。學校增設若干。道路通治若干。粗定課程。以爲條格。如此則百廢具舉。萬象更新。銷萌建威。必有所濟。我世宗憲皇帝注意督撫。而政舉兵強。我文宗顯皇帝穆宗

毅皇帝委重督撫。而中興奏績。重內輕外之說。帖括陳言。非救時至論也。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則可以強。能行其中。則猶可以弱。僅行其下。則不至於盡亡。惟皇上擇而行之。宗社存亡之機。在於今日。皇上發憤與否。在於此時。若徘徊遲疑。因循守舊。一切不行。則幅員日割。手足俱縛。腹心已剖。欲爲偏安。無能爲計。罔牛羊豕。宰割隨時。一旦變割。亦固其所。職上爲君國下爲身家。苦心憂思。慮不能免。明知疏逃。豈敢冒越。但棟折榱壞。同受傾壓。心所謂危。急何能擇。若皇上少採其言。發奮維新。或可圖存。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職雖以狂言獲罪。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否則沼吳之禍。立見。裂晉之事。卽來。職誠不忍見煤山前事也。書上工部大臣。惡其仇直。不爲代奏。有給事中高燾曾者。見其書。嘆其忠。乃抗疏薦之。請皇上召見。皇上將如所請。恭王進諫曰。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見。今康有爲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詢問。命大臣傳語可也。遂爲恭邸所壓抑。初恭邸當同治間。有文祥爲之輔佐。故政績畧有可觀。其實見識甚隘。不通外國情形。加以近年耄氣益深。絕不以改革爲然。惟尙知大義。且嘗受文宗遺詔。令其節制太后。故太后頗憚之。廢立之舉。恭王力持不可。太后亦無如何。

二十四年戊戌三月。康有爲李盛鐸等同謀開演說。懇親之會于北京。大集朝士及省各公軍數百人。名其會曰保國。開會之日。康有爲演說之詞曰。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令

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爲奴隸。爲牛馬。爲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不能言者也。吾中國自古爲大一統國。環列皆小國。若緬甸。朝鮮。安南。琉球之類。吾皆鞭箠使之。其自大也久矣。故在國初時。視英法各國皆若南洋小島。雖以紀文達校訂四庫。趙甌北劄記二十二史。阮文達爲文學大宗。皆博極羣書。而紀文達謂艾儒職方外紀。南懷仁坤輿圖說。如中土瑤臺閼苑。大抵寄託之辭。趙甌北謂俄羅斯北有準噶爾大國。以銅爲城。二百方里。阮文達疇人傳不信。對足抵行。今人環遊地球。座中諸公有踏遍者。吾粵販商估客。亦視爲尋常。而乾嘉時博學如諸公。尙未之知。至道光十二年。英人輪舟初成。橫行四海。以輪船二艘犯廣州。兩廣總督盧敏肅以三千師船二萬兵禦之而敗。盧公曾平猖匪趙金隴者。宣宗成皇帝詔謂盧坤昔平趙金隴曾著微勞。不料今日無用至此。盧敏肅雖言洋船極大。而既無影鏡燈片。宣宗無從見之。無能自白也。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譯洋報。爲講求外國情形之始。敗於定海舟山。裕謙牛鑑劉韻珂繼敗。艦入長江。而砲震天津。乃開五口。宣宗乃知洋人之強在船堅砲利。命仿製之。西人如何。實未知也。道光二十九年。咸豐六年八年十年。屢戰屢敗。輸數千萬。開十一口。乃至破京師。文宗狩熱河。洋使入住京師。亦可謂非常之變矣。然而士大夫以犬羊視之。深閉固拒。同治三年。斌椿遍遊各

國等於遊戲。無稍講求之者。曾文正與洋人共事。乃始少知其故。開製造局譯書。置同文館。方言館招商局。文文忠乃遣美人蒲安臣與志剛孫嘉穀出使各國。首用洋人。如古之安史那金日碑。實爲絕異之事。當時欲遣京官五品以下正途翰林八曹出身入同文館讀書。最達而倭文端限之。自是雖輶車歲出。而士大夫深惡外人。蔽拒如故。甲申之役。張南關之功。日益驕滿。鄙人當時考求時局。以爲俄窺東三省。日本講求新治。驟強示威。必取朝鮮。曾上書請及時變法自強。而當時天下皆以爲狂。壬辰年傅蘭雅譯書事畧。言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售去者僅一萬三百餘部。中國四萬萬人。而購書者乃只有此數。則天下士講求中外之學者。能有幾人。可想見矣。非經甲午之役。割台償款。創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至此天下志士。乃知漸漸講求自強。學會首倡之。遂有官書局時務報之繼起。於是海內續紛爭言新學。自此舉始也。然甲午之後。仍不變法。間有一二徒爲具文。即如海軍電綫鐵路船局船廠。出效一二。然變其中不變其乙。變其一不變其二。牽連相累。必至無成。其他且勿論。即如被創之後。而兵未嘗增練。鐵艦不再購一艘。吾綠營兵六十萬。八旗兵三十餘萬。實皆老弱。且各有業。託名伍籍中。泰西以民爲兵。吾則以兵爲民。何以敵之。若夫泰西立國之有本末。重學校。講保民。養民教民之道。議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貴。民不甚賤。制器利用以前民。皆與吾經義相合。故其致強也有由。吾兵農學校皆不修。民生無保養教之之道。上下不

通。貴賤隔絕者。皆與吾經義相反。故宜其弱也。故遂復有膠州之事。四十日之間。要挾逼迫者二十事。一德之強租膠州。人所共知也。其二則英欲借我款三釐息。而俄不許矣。其三欲開大連灣通商。俄不許矣。其四欲開南甯通商。俄不許矣。其五借英款不成。而內河全許駛行輪船矣。其六西貢燒教堂。法索我償款十萬矣。其七姚協贊調補山東道。德人限二十四點鐘撤去矣。其八津鎮鐵路過山東。三電德廷。德不許矣。其九改道過河南。德亦不許。後請英美使言之。乃許矣。其十聶軍請俄教習。而訂明不歸統領節制矣。其十一俄教習去留。須候俄廷旨矣。其十二俄人勒逐德教習四人矣。其十三直隸山西東三省練兵。必須請俄教習矣。其十四長江左右釐金。盡歸稅務司矣。其十五德人既得膠州百里。復索增廣矣。其十六既得增廣。又索鐵路矣。其十七既得鐵路。又索全省矣。其十八既得鐵路。又索全省商務矣。其十九俄人要割旅順大連灣金州矣。其二十法人索廣州灣。又訂兩廣雲貴不得讓與他國矣。此皆今年二月以前之事。其此後英之索威海。日本之訂福建不得讓與別國等事。尙未及計也。夫築路待商之德廷。道員聽其留逐。是皇上之權已失。賈誼所謂何忍以帝王尊號爲戎人諸侯。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緬甸安南印度波蘭。吾將爲其續矣。觀分波蘭事。脅其國主。辱其貴臣。荼毒縉紳。眞可爲吾之前車哉。必然之事。安能僥倖而免乎。印度之被滅。無作第一等以上人者。自乾隆三十六年。至光緒

二年。百餘年始有議員二人。香港隸英人。至今尙無科第。人以買辦爲至榮。英人之饕餮者。皆可爲大班。吾華人百萬之富。道府之銜。紅藍之頂。乃多爲其一洋行之買辦。立侍其側。仰視顏色。嗚呼。哀哉。及今不自強。恐吾四萬萬人。他日之至榮者。不過如此也。元人始來中國。嘗廢科舉矣。其視安南之進士。抱布貿絲。有以異乎。故我士大夫設想他日。真有不可言者。卽有無恥之輩。發憤作貳臣。前朝所極不齒者。而西人必不用中人。以西人之官。必有專門。非專學不能承乏也。若使吳梅村在。他日將並一教官不能得。安敢望祭酒哉。卽欲如熊開元作僧。而西教專毀像教。佛像佛殿。將無可存。僧於何依。卽欲蹈東海而死。吾中國無海軍。卽無海境。此亦非我乾淨土矣。做貳臣不得。死而蹈海不得。吾四萬萬之人。吾萬千之士大夫。將何依何歸。何去何從乎。故今日當如大敗之餘。人自爲戰。救亡之法。無他。只有發憤而已。窮途單路。更無歧趨。韓信背水之軍。項羽沈舟之戰。人人懷此心。只此或有救法耳。然割地失權之事。旣忌諱秘密。國家又無法人師丹之汕賢院。繪敗圖以激人心。薄海臣民。多有不知者。或依然太平歌舞。晏然無事。尙紛紛求富貴求保舉。或乃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故割地失權之事。非洋人之來割脅也。亦不敢責在上者之爲也。實吾輩甘爲之賣地。甘爲之輸權。若使吾四萬萬人皆發憤。洋人豈敢正視乎。而乃安然耽樂。從容談笑。不自奮厲。非吾輩自賣地而何。故鄙人不責在上而責在下。而責

我輩士大夫。責我輩士大夫義憤不振之心。故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者。考日本昔爲英美所凌。其弱與我同。今何以能取我臺灣。滅琉球而制朝鮮。得我償款二萬萬。此日本之兵強爲之耶。非也。其相伊藤其將大山爲之耶。非也。嘗推考如此大事。乃一布衣高山正之所爲。高山正之。哀國之衰不能變法。憤大將軍之擅政。終日在東京痛哭於通衢。見人輒哭。終以哭死。於是西鄉、吉田、藤田、蒲生、秀實之流。出而言尊攘。大久保利通、岩倉具視、木戶孝允、板垣退助、三條實美、大隈重信。出而談變法。日本乃盛強。至明治以後。日人賞維新之功。乃贈高山正之四品卿。賜男爵。凡物作始也簡。將畢也鉅。嗚呼。誰知日本之治。盛強之效。乃由一諸生無權無勇無智無術而成之耶。蓋萬物之生。皆由熱力。有熱點。故生諸天。有熱點。故生太陽。太陽熱之至者。去我不知幾百萬億里。而一尺之地。熱可九十匹馬力。故能生地。能生萬物。被其光熱者。莫不發生。地有熱力。滿腹皆熱汁火汁。故能運轉不息。醫者視人壽之長短。察其命門火之衰旺。火衰則將死。至哉言乎。故凡物熱則生。熱則榮。熱則漲。熱則運動。故不熱則冷。冷則縮。則枯。則乾。則天死。自然之理也。今吾中國以無動爲大。無一事能舉。民窮財盡。兵弱士愚。好言安靖而惡興作。日日割地削權。命門火衰矣。冷矣。枯矣。縮矣。乾矣。將危矣。救之之道。惟增心之熱力而已。凡能辦大事。復大仇。成大業者。皆有熱力爲之。其心力弱者。熱力減故也。胡文忠謂今日最難得者是忠肝熱血人。范蔚宗謂

桓靈百餘年傾而未顛。危而未墜者。皆由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凡古稱烈士志士義士仁人。皆熱血人也。視其熱多少。以爲成就之大小。若熱如螢火如燈。則微矣。並此而無之。則死矣。若如一大火團。至百二十度之沸度。則無不灼矣。若如日之熱。則無所不照。無所不燒。熱力愈大。漲力愈大。吸力愈多。生物愈榮。長物愈大。故今日之會。欲救亡無他法。但激厲其心力。增長其心力。念茲在茲。則燭火之微。自足以爭光日月。基於濫觴。流爲江河。果能合四萬萬人。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爲者。奚患於不能救。先是江西人主事洪嘉與者。桀驁守舊有氣。久于京師。能立黨與。經膠變後。聞康名來。三謁不遇。閤人忘其居。未答拜。洪大恨。乃餽浙人孫滄曰。某公惡康。若能大攻之。當爲荐經濟特科。孫故無賴。乃大喜。洪乃爲著一書。駁保國會。徧印送京師貴人。守舊大臣皆喜信其說。滿人無遠識。不知外事。展轉傳聞。一唱百和。于是謗議大興。時保滄會保浙會並起。洪嘉與又舉御史黃桂鋆劾之。並及保國會。李盛鐸恐被禍。乃上書劾會。以求自免。皇上置之不問。御史潘慶澗繼劾之。軍機大臣剛毅將查究會中人。皇上曰。會能保國。豈不大善。何可查究耶。事遂止。梁啓超等聯合舉人百餘名。連署上書。請廢八股取士之制。書達于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達于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不代奏。當時會試舉人集。輦轂者將及萬人。皆與八股性命相依。聞梁啓超等此舉。疾之爲不共戴天之仇。徧播謠言。幾被毆擊。初湖南巡撫陳寶箴。湖南按察使黃遵憲。湖南學政江標。徐仁鑄。

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梁啓超及湖南紳士熊希齡譚嗣同陳寶箴之子陳三立等。同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風。而彼中守舊黨人疾之特甚。屢遣人至北京參劾。于是左都御史徐樹銘御史黃均隆相繼入奏嚴劾。皇上悉不問。而湖南舊黨之燄益熾。乃至開散南學會。毆打湘報主筆。謀燬時務學堂。積謀數月。以相傾軋。

四月二十七日太后忽出一硃諭。強令皇上宣布其諭曰。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近屢次經人奏參。且于召對時出言不遜。漸露攬權狂悖情形。本當從重懲處。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多年。著加恩准其開缺回籍。以示保全。皇上見此詔。戰慄變色。無可如何。翁同龢和既去。皇上之股肱頓失。是日並下有數詔書。皆出太后之意。其一命凡二品以上官授職者。皆須到皇太后前謝恩。其二命王文韶裕祿來京。命張之洞毋庸來京。其三命榮祿爲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而九月間皇上奉太后巡幸天津閱兵之舉。亦以此日決議。時北洋有三軍。曰董福祥之甘軍。曰聶士成之武毅軍。曰袁世凱之新建軍。三人皆榮祿所拔擢。近在畿輔。榮祿出督直隸。所以節制之也。初二三月間榮祿嘗欲聯合六部九卿上表請太后復行垂簾。先謀之于兵部尚書徐郙。徐郙曰。奈清議何。事遂沮。李盛鐸又欲聯御史連署請垂簾。奔走數日。不能得。有兩人皆模稜兩可。亦不能成。及巡幸天津之議既定。遂不復謀此事。五月初五日下午詔廢八股取士之制。于是舉國守舊迂謬之人。失其安身立命之業。日夜相

聚。陰謀與新政爲敵之術。禮部尙書許應駙百計謀阻撓廢八股之事。御史宋伯魯楊深秀劾之。許應駙乃轉劾康有爲。御史文悌復上摺糾劾康有爲。謂保國會之宗旨在保中國不保大清。其說尤誣而厲。十七日。上命軍機大臣與總署議覆康有爲革除壅蔽整定官制之摺。先是二月間康有爲上書大陳變革之方。請在京城置十二局。凡局員皆選年力精壯講習時務者爲之。書既上。皇上飭下總理衙門議行。總理衙門延至數月尙未覆奏。至四月廿三日國是之詔既下。上乃促總署速議。總署議奏駁不可行。上震怒。復命軍機與總署會議。廿五日議覆仍駁其不可行。上益怒。親以硃筆書上諭。命兩衙門再議。有須切實議行毋得空言搪塞之語。兩衙門乃指其書中之末節無關大局者准行數條。其大端仍是駁斥。上無如之何。時滿洲大臣及內務府諸人見皇上數月來大行改革。多跪請于太后。乞其禁止。皇上太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請者。太后笑且罵曰。汝管此閑事何爲乎。豈我之見事猶不及汝耶。自此無以爲言者。或問于榮祿曰。皇上如此妄爲。變亂祖制。可奈何。榮祿曰。姑俟其亂鬧數月。使天下共憤。罪惡貫盈。不亦可乎。自是北京謠言極多。皆言皇上病重。初言患痢症。繼言患腹瀉症。繼言患遺精症。繼言患咳嗽症。譚嗣同召見時當面詢皇上病體若何。皇上言朕向未嘗有病。汝何忽問此言。譚嗣同乃惶恐免冠。七月。皇上語慶王曰。朕誓死不往天津。自是天津罷行之說。喧傳道路。○二十日擢楊銳

林旭劉光第譚嗣同爲軍機章京。參預新政事宜。舊黨側目相視。懷塔布立山等七人乃同往天津謁榮祿。越數日御史楊崇伊等又往天津謁榮祿。榮祿旋調聶士成之軍五千人駐天津。命董福祥之軍移駐長陸店。○廿九日召見楊銳。賜以密諭。令康有爲譚嗣同林旭劉光第及楊銳五人設法救護。其文曰。朕維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爲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爲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與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諸人奉詔涕泣。仍以爲乃發在九月天津閱兵時。袁世凱召見入京。康有爲等共以密詔示之。冀其于閱兵時設法保護。

八月初一日。召見袁世凱。超擢爲侍郎。○初二日。召見袁世凱。命康有爲速往上海辦官報。召見林旭。賜康有爲密諭。令林旭帶出其文曰。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遲。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御史楊崇伊張仲忻詣順和園上封事于太后。○初三日。榮祿由天津馳電北京。托言英俄在海參崴開戰。各國有兵船十數艘在塘沽。請即遣袁世凱回天津防堵。○初四日。袁世凱請訓出京。皇上命于初五乃行。○初五日。召見袁世凱。賜以密諭。

政變正紀

三十四

二十四年戊戌八月初六日。皇太后垂簾聽政。以皇上晏駕密電各省。謂爲康有爲張蔭垣進紅丸所弑。命步軍統領崇大金。王禮親王。督官弁往宣武門外米市胡同南海館查拿康有爲。而康有爲已于前一日出京。不得。乃將康有爲之弟康廣仁拿捕。監禁刑部獄中。黜革御史宋伯魯。○初七日。停止蘆津火車。關閉城門。搜捕康有爲。幽皇上于南海瀛召。命內監數人守候。禁使出入。○初八日。命步軍統領派差弁往馬家堡守候。截拿康有爲。關閉內外九城。分駐弁兵。盤查行人出入。遇有跡涉可疑者。即予扣留。太后命內閣將四月以來新政諭旨進呈。依次詳閱。並將大小臣奏議。一一披覽。以皇上病重。布告天下。黜革工部主事康有爲。密令各省嚴拿治罪。并令查抄家產。逮捕家屬。各國公使赴總署問。皇上病由。求見皇上。御史楊深秀抗疏詰問。皇上被廢之故。援引古義。切除國難。請太后撤簾歸政。觸太后怒。被捕繫獄。以張蔭垣爲與康有爲串同謀害。皇上捕之以侍讀學士徐致靖爲濫保匪人。捕之。以梁啓超爲與康有爲狼狽爲奸。密令拿捕治罪。并令查抄家產。逮捕家屬。以廢立之事。電商各省督撫。兩江總督劉坤一覆電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所可言者在此。所不忍言在此。○初九日。拿捕軍機章京內閣侍讀楊銳。刑部主事劉光第。內閣中書林旭。監禁于刑部獄中。黜革農工商局總辦三品卿銜

端方。徐建寅。吳懋鼎。康有爲由天津至上海。英領事派兵船往吳淞口迎護。得免于難。初康有爲在京聞九月閱兵之陰謀。知皇上危險。義不可捨去。欲留京設法。有所補救。故遲未行。至七月二十九日。朕位不保之密詔忽下。康有爲乃發憤思救護。初二日旋奉明諭。促其速往上海。初三日又奉密諭。促行益急。康有爲乃于初四日上摺告行。初五日出京。是晚由鐵路至塘沽。擬搭招商局某輪船。適無一等艙位。且須翌午乃行。心忽動復。登岸宿塘沽一夕。翌日改乘英公司重慶輪船。是夕榮祿派飛騎在天津塘沽搜捕。大搜不得。知已乘船去。乃發電往烟臺道上海道。大搜各輪船。協拿。又發兵艦飛鷹往追。飛鷹者每點鐘行二十九海里。比重慶輪船速率倍之。以貯煤不足。僅行六點鐘。煤即盡。因追不及。重慶輪船既到烟臺。停泊一點鐘有餘。時康有爲猶登岸游覽。並購五色石子兩筐。徜徉良久。乃歸舟。先一時許。烟臺道員某已接天津密電。適有急事須往膠州。因未將其電信看視。藏之懷中而去。到膠州譯而視之。則命其截搜重慶船密拿也。因從膠州馳歸烟臺。而船已開。遂不及。上海道蔡鈞既奉到密拿之電。連日親乘小輪船到吳淞。凡有船自天津到者。必上船搜捕。然後許搭客登岸。是日下午二點鐘。重慶船將到吳淞。上海道等艤船以俟。該船未入口數里許時。康有爲在船頭與客談笑。方閱浙士姚某奏疏而論議之。忽一英人乘小輪到船。持先生之照片。徧認舟中旅客。見康有爲。携入房間。之曰。君是康某乎。康曰。然。又問曰。君在

北京曾殺人乎。康曰。異哉。吾何爲殺人哉。又問曰。然則君何爲出京乎。康曰。奉我大皇帝密旨。令出京。其人曰。密旨云何。康乃命取筆墨書以授之。其人乃在懷中出一紙。則北京政府密電論上海道謂。皇上已大行。爲康某進丸所弒。即可密拿就地正法云云也。康有爲視畢。駭然泣然。英人曰。我乃上海英領事遣來濮蘭德也。君可即隨我行。乃携手下小輪登英兵艦。甫到艦。而上海道搜拿之小輪船已到。蔡鈞居常與英領事時有過從。及奉到密拿搜康有爲之諭。乃手康之相片一。京詔一。造英領事而言曰。今我國有密諭。嚴捕康某康實附貴商輪。乞君畫諾。以便搜捕。英領事應之曰。君嘗謂康爲中國第一流人物。何前後之互相矛盾耶。蔡曰。吾國有命。不得不辦。前所言者其才。今所辦者居官之事。固應爾爾也。且康毒我皇上。今且死。不得不捕。君其助之。領事既知此事有不實不盡。于是取其相收其諭。訓之使去。康有爲既由重慶下小輪。因北京政府密電之語言。皇上已大行。竊意皇上已爲西后榮祿所弒。肝腸寸斷。痛不欲生。乃成一詩曰。忽瀝龍縵翳太陰。紫薇移座帝星沈。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波濤夜夜心。命筆辦四言堂上照。并令查抄家產。逮捕家屬。○初十日詔天下名醫入宮診治。皇上先是榮祿蓄意廢立。數月以來。徧布病重之謠言。至是乃以病重布告天下。捕拿軍機章京譚嗣同。前一日日本志士某苦勸嗣同東游。不聽。再四強之。乃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者。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

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十一日命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都察院于十三日審訊御史楊深秀、軍機四卿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主事康廣仁、侍讀徐致靖。復置詹事府等衙門。及各省冗員。禁止士民上書。廢官報局。停止各省府州縣設立中小學堂。以康有爲結黨營私詔示天下。梁啟超手照出走日本。當事變既作。有官場二人赴天津謂日本領事鄭永昌請其保護此二人。領事一力担承。即留二人暫于署中下榻。繼思在津恐有疎虞。即告停泊大沽之日本兵輪管帶。囑其載詣日本。○十三日命斬楊深秀、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康廣仁于市。未經訊鞠也。○十四日康有爲由上海附塔巴刺列火船至香港。英國兵船寶拿雲查沿途護送。香港緝捕官梅君華民政務司波君親率巡船差數名同乘皇家小輪船往接。既登岸。乘輿至中環捕衙。港官派兵多名保護。有求見者皆却之。命張蔭垣遣戍新疆。政府既拿捕張蔭垣。擬致于死。英國以張爲曾出使英國。出而阻止。故止予遣戍。徐致靖交部永遠監禁。徐仁鑄革職永不叙用。○十五日以康有爲爲謀圍順和園。劫刺皇太后。宣示天下。命各省督撫嚴密查拿。以梁啟超爲與康有爲狼狽爲奸。命一體嚴拿懲辦。○十六日命銷燬康有爲所著書籍板片。○十七日命譚繼洵毋庸來京即日回籍。捕拿王照之弟吏部主事王焯。兄南營都司王燮。收禁刑部獄中。○二十日黜革禮部尙書李端棻。遣戍新疆。○二十一日命黃遵憲開去日本公使差使。密令兩江總督劉坤一拿問。劉坤一札

委上海道扣留于洋務局。派差嚴守。候命押解北上。時日本前總理大臣伊藤博文遊歷我國。由京至滬。聞之。電致駐北京日本公使矢野文雄。至總署會晤慶王。各大臣略謂中國政府前既以黃遵憲簡放出使。是必以黃遵憲爲能勝聯絡邦交之好。于兩國均有裨益。今忽管押拿問。而政府又未將其所得罪明白宣示。如此辦理。未免有傷兩國交誼。慶王答以務力爲保全。繼總署又接南洋大臣來電。言英國擬派兵十人將黃遵憲極力保護。并聲言如中國政府欲將黃遵憲不問其所得何罪。必治以死。則我國必出力救援。以免其不測之禍。總署因電覆南洋大臣。旋將黃遵憲釋放。命拿辦保國會會員。初康有爲開保國會。御史文悌劾其爲保中國不保大清。至是命拿辦。○二十二日以湖南巡撫陳寶箴爲濫保匪人。其公子主事陳三立。候補四品京堂江標。庶吉士熊希齡。以其爲庇護奸黨。暗通消息。革職永不叙用。熊希齡命交地方官管束。○二十三日以廣東學政張百熙爲保送康有爲使才。交部嚴議。○二十四日復八股取士之制。罷經濟特科。廢農工商總局。命各省督撫查禁全國報館嚴拿主筆。○二十六日禁立會員。拿辦會員。廢漕運改折之議。

復前裁撤之湖北廣東雲南三巡撫。○侍讀學士徐致靖之子翰林院編修徐仁鏡。上書請代父下獄。詹事府少詹署禮部左侍郎王錫蕃。以其講求新政。革職永不叙用。學士文廷式命拿辦。逮捕家屬。工部員外郎總署章京李岳瑞。刑部主事總署章京張元濟。以其講求新政。革職永不叙用。并拿問。刑部主事洪汝冲。會上書請遷都用客卿。

命拿問。工部筆帖式志錡革職。知府馮汝駭以其喜言維新爲人參劾革職。江蘇候補道前出使美國欽差容閔命撤去蘆漢鐵路差使。

九月初五日慶邸進法國某醫士入診。皇上英使麥端奴所荐也。初賊臣見上海西報紛傳皇上大故。總署請英使禁之。英使曰欲報館釋疑莫若請一外國醫士入視皇上而後刻之報章。則謠言不禁自息矣。總署問何人工醫。英使乃荐法國某醫士。軍機大臣連日面奉懿旨飭將諸醫按口所請脈案醫方抄交六部九卿各堂官傳覲參酌。○初八日傳中外大臣所舉精通醫學之三人會同太醫院院使院判敬謹請脈擬方。○初九日傳六部九卿參政朱焜陳秉鈞莊守和李德昌范紹相六醫士入診。皇上依舊由軍機大臣六部九卿參閱。皇上御前供應內監二人飭止國法。皇上困于頤和園巨池中的一室潛出頤和園至某門爲某侍郎等阻止。復還瀛台。次日太后令將瀛臺橋板拆去。自是皇上常幽于瀛臺。一切不得自由。

國士略傳

康廣仁傳○康君名有溥字廣仁以字行號幼博又號大广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厲鷟明照銳斷見事理若區別黑白勇於任事洞於察機善于觀人達于生死之故長于治事之條理嚴于律已勇於改過自少即絕意不事舉業以爲本國之弱亡皆由股錮塞人才所致故深惡

痛絕之。偶一應試。輒棄去。弱冠後。嘗爲小吏于浙。蓋君少年血氣太剛。倜儻自喜。行事間或
所弛踰越範圍。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場。使之游於人間最穢之域。閱歷乎猥鄙奔
競險詐。苟且闖冗勢利之境。使之察知世俗之情。僞然後可以收斂其客氣。變化其氣質。增
長其識量。君爲吏歲餘。嘗委保甲差。文闈差。閱歷宦場既深。大恥之。挂冠而歸。自是進德勇
猛。氣質大變。視前此若兩人矣。君大才本卓絕。又得賢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發論往往精
奇悍銳。出人意表。聞者爲之咋舌變色。然按之理勢。實無不切當。自棄官以後。經歷更深。學
識更加。每與論一事。窮其條理。料其將來。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資爲謀議焉。戊戌春。膠
州旅順旣失。南海先生上書痛哭論國是。請改革。君曰。今日在我國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
第一著也。若第一著。則惟當變科舉廢八股取士之制。使舉國之士。咸棄其固陋謬陋之學。以
講求實用之學。則天下之人。如瞽者忽開目。恍然于萬國強弱之故。愛國之心自生。人才自
出矣。阿兄歷年所陳改革之事。皆千條萬緒。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當
以全副精神。專注于廢八股之一事。鏗而不捨。或可有成。此關一破。則一切新政之根芽已
立矣。蓋當時猶未深知。皇上之聖明。故于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旣召
見。鄉會八股之試旣廢。海內志士額手爲國家慶。君乃曰。士之數莫多于童生與秀才。幾居
全數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變鄉會試而不變歲科試。未足以振刷此輩之心目。且鄉會試

期在三年以後。爲期太緩。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變童試歲科試立刻施行然後可。乃

與御史宋伯魯謀。抗疏言之。得旨俞允。于是君語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國改革

之期。今尙未至。且于年來行愚民之政。壓抑既久。人才乏絕。今全國之材。尙不足任全國之

事。改革甚難有效。今科舉既變。學堂既開。阿兄宜歸廣東上海。卓如宜歸湖南。卓如者梁啓超之字也。時

梁啓超在湖南時務學堂爲總教習故云然。專心教育之事。著書譯書撰報。激厲士民愛國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

三年之後。然後可大行改革也。時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優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旣而

天津閱兵廢立之事。漸有所聞。君復語曰。自古無主權不一之國。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

雖天稟睿聖。然無賞罰之權。全國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滿人之猜忌如此。守舊大臣之相

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當出京養晦矣。先生曰。孔子之聖。知其不可而爲之。凡人見孺子

將入于井。猶思援之。況全國之命乎。況君父之難乎。西后之專橫舊黨之頑固。皇上非不

知之。然皇上猶且舍位忘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義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復曰。阿兄

雖舍身思救之。然于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學。欲發明

公理。以救全世界之衆生者。他日之事業正多。責任正重。今尙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

天命。吾十五年前經華德里築屋之下。飛磚碎墜。掠面而下。面損流血。使彼時飛磚斜落半

寸擊于腦。則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華德里飛磚之類也。今日之事雖險。吾亦以飛磚視之。

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計也。自是君不復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陳奏。有所興革。君必勸阻之。謂當俟諸十月閱兵以後。若皇上得免於難。然後大舉。未爲晚也。故事凡皇上有所勅任。有所賜賚。必詣宮門謝恩。謝召見焉。南海先生先後奉命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督辦官報局。又以著書之故。賜金三千兩。皆當謝恩。君獨謂西后及滿洲黨相忌已甚。阿兄若屢見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變。不如勿往。故先生自六月以後。上書極少。又不覲見。但上摺謝恩。惟于所進呈之書。言改革之條理而已。皆從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決意不出都。俟九月閱兵之役。謀有所救護。而君與譚君任此事最力。初余既奉命督辦譯書。以君久在大同譯書局。諳練此事。欲託君出上海總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詔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詔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戀闕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即行。弟與復生卓如及諸君力謀之。蓋是時雖知事急。然以爲其發難終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以故先生行而君獨留。遂及于難。其臨大節之不苟又如此。君明于大道。達于生死。常語余云。吾生三十年。見兄弟戚友之年與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計其數矣。吾每將己身與彼輩相較。常作已死觀。今之猶在人間。作死而復生觀。故應做之事。即放膽做去。無所罣礙。無所恐怖也。蓋君之從容就義者。其根柢深厚矣。既被逮之日。與同居二人程式穀錢維驥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謦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

詔及救護之事。然聞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汝年已二十餘矣。我年已三十餘矣。不猶愈于生數月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猶愈于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國變法。皆前者死。後者繼。今我國新黨甚寡弱。恐我輩一死。後無繼者也。君曰。入股已廢。人才將輩出矣。何患無繼哉。神氣雍容。臨節終不少變。嗚呼烈矣。南海先生之學。以仁爲宗旨。君則以義爲宗旨。故其治事也。專明權限。能斷割。不妄求人。不妄接人。嚴于辭受。取與有高。掌遠蹠摧陷廓清之概。于同時士大夫之豪俊。皆俛視之。當十六歲時。因惡帖括。故不悅學。父兄責之。即自抗顏爲童子師。疑其遊戲。必不成。姑試之。而從之學者有八九人。端坐課弟子。莊肅儼然。手創學規。嚴整有度。雖極頑橫之童子。戢戢奉法爲謹。自是知其爲治事才。一切家事營辦。督租皆委焉。其治事如商君法。如孫武令。嚴密縝栗。令出必行。奴僕無不畏之。故事無不舉。少年曾與先生同居一樓。樓前有芭蕉一株。經秋後敗葉狼藉。先生故有茂對萬物之心。窓草不除之意。甚愛護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則君所鋤棄也。先生責其不仁。君曰。留此何用。徒亂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檢查屋上舊書。整理之。以累世爲儒。閣上藏前代帖括甚多。君舉而付之一炬。先生詰之。君則曰。是區區者。尙不割捨邪。留此物。此樓何時得清淨。此皆君十二三歲時軼事也。雖細端亦可以驗見其剛斷之氣矣。君事母最孝。非在側則母

不歡。母有所煩惱。得君數言。輒怡笑以解。蓋其在母側。純爲孺子之容。與接朋輩任事時若兩人云。最深于自知。勇于改過。其事爲己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輕許可。及其既任。則以力殉之。有過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蓋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焉。君嘗慨中國醫學之不講。草菅人命。學醫于美人嘉約翰三年。遂通泰西醫術。欲以移中國。在滬創醫學堂。草具章程。雖以事未成。而後必行之。蓋君之勇斷。足以廓清國家之積弊。其明察精細。足以經營國家治平之條理。而未能一得藉手。遂殉國以歿。其所辦之事。則在澳門創立知新報。發明民政之公理。在上海設譯書局。譯日本書以開民智。在西樵鄉設一學校。以泰西政學教授鄉之子弟。先生惡婦女纏足。壬午年創不纏足會而未成。君卒成之。粵風大移。勢會成則更推廣之于滬。集士夫開不纏足大會。君實爲總持。又與同志創女學堂。以救婦女之患。行太平之義。於君才未盡十一。亦可以觀其志矣。君雖不喜章句記誦詞章之學。明算工書。能作篆。嘗爲詩駢散文。然以爲無用。既不求工。亦不存稿。蓋皆以餘事爲之。故遺文存者無幾。然其言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言人所不敢言。蓋南海先生于一切名理。每僅發其端。含蓄而不盡言。君則推波助瀾。窮其究竟。達其極點。故精思偉論。獨多焉。君既歿。朋輩將記憶其言語。哀而集之。以傳于後。君既棄浙官。今年改官候選主事。妻黃謹娛。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論曰。除子靖王小航常語余云。二康皆絕倫之資。各有所長。不能軒輊。其言雖稍過。然幼博

之才。眞今日救時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蓋爲兄所掩。無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與幼博之持義。適足以相補。故先生之行事。出于幼博所左右者爲多焉。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篤摯。惟復生與幼博爲最。復生學問之深博。過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條理。過于復生。兩人之才。眞未易軒輊也。嗚呼。今日眼中之人。求如兩君者。可復得乎。可復得乎。幼博之入京也。在今春二月。時余適自湘大病出泥。扶病入京。師應春官試。幼博善醫學。于余之病出。爲之調護。飲食劑醫藥。至是則伴余同北行。蓋幼博之入京。本無他事。不過爲余病耳。余病不死。而幼博死於余之病。余疚何如哉。

楊深秀傳○楊君字漪邨。又號香齋子。山西聞喜縣人也。少穎敏。十二歲錄爲縣學附生。博學強記。自十三經史漢通鑑。管荀莊墨老列韓呂諸子。乃至說文玉篇水經注。旁及佛典。皆能舉其辭。又能鉤玄提要。獨有心得。考據宏博。而能講宋明義理之學。以氣節自厲。宮饒獨出。爲山西儒宗。其爲舉人貢士林重望。光緒八年。張公之洞巡撫山西。創令德堂。教全省士。以經史考據詞章義理之學。特聘君爲院長。以矜式多士。光緒十五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二十四年正月。俄人脅割旅順大連灣。君始入臺。第一疏。即極言地球大勢。請聯英日。以拒俄。詞甚切直。時都中人士。皆知君深于舊學。而不知其達時務。至是。共驚服之。君與康君廣仁交最厚。康君專持廢八股爲救中

國第一事。日夜謀此舉。四月初間。君乃先抗疏請更文體。凡試事仍以四書五經命題。而篇中當縱論時事。不得仍破承八股之式。蓋八股之弊積之千年。恐未能一旦遽掃。故以漸而進也。疏上。奉旨交部臣議行。時皇上銳意維新。而守舊大臣盈廷。競思阻撓。君謂國是不定。則人心不知所嚮。如泛舟中流而不知所濟。乃與徐公致靖先後上疏。請定國是。至四月二十三日。國是之詔遂下。天下志士喁喁向風矣。初請更文體之疏。既交部議。而禮部尙書許應騤庸謬昏橫。輒欲駁斥。又于經濟科一事。多爲阻撓。時八股尙未廢。許自恃爲禮部長官。專務遏抑斯舉。君於是與御史宋伯魯合詞劾之。有詔命許應騤自陳。於是舊黨始惡君。力與爲難矣。御史文梯者。滿洲人也。以滿人久居內城。知宮中事最悉。頗憤西后之專橫。經膠旅後。慮國危。聞君門下有某人者。撫北方豪士千數百人。適同侍祠。竟夕語君宮中隱事。皆西后淫樂之事也。旣而曰。君知長麟去官之故乎。長麟以上名雖親政。實則受制于后。請上獨攬大權。曰。西后。穆宗則爲生母。于皇上則爲先帝之遺妾耳。天子無以妾母爲母者。其言可謂獨得大義矣。君然之。文又曰。吾奉命查宗人府囚。見溍貝勒僅一粉蔽體。上身無衣。時方正月。祁寒擁爐戰慄。吾憐之。賞錢十千。西后之刻虐皇孫如此。蓋爲上示戒。故上見后輒顛。此與唐武氏何異。因慷慨誦徐建業討武氏檄。燕啄王孫四語。目皆欲裂。君美其忠誠。乃告君曰。吾少嘗慕游俠能踰牆。撫有崑崙奴甚多。若有志士相助。可一舉成。

大業。聞君門下多識豪傑。能覓其人以救國乎。君壯其言而慮其難。時文數訪康先生。一切奏章。皆請先生代草之。甚密。君告先生以文有此意。恐事難成。先生見文則詰之。文色變。慮君之洩漏而敗事也。日騰謗于朝。以求自解。猶慮不免。乃露章劾君與彼有不可告人之言。以先生開保國會。爲守舊大衆所惡。因附會劾之。以媚于衆。政變後之僞論。謂康先生謀禍。顧利罔實。自文悌起也。文摺既上。皇上非惟不罪宋楊。且責文之誣罔。令還原衙門行走。於是君益感激天知。誓死以報。連上書請設譯書局。譯日本書。請派親王貝勒宗室遊歷各國。遣學生留學日本。皆蒙採納施行。又請上面試京朝官。日輪二十八人。擇通才召見試用。而罷其罷老庸愚不通時務者。于是朝士大怨。然三月以來。臺諫之中。毗贊新政者。惟君之功爲最多。湖南巡撫陳寶箴力行新政。爲疆臣之冠。而湖南守舊黨與之爲難。交章彈劾之。其誣詞不可聽聞。君獨抗疏爲剖辨。于是奉旨獎勵陳而嚴責舊黨。湖南浮議稍息。陳乃得復行其志。至八月初六日。垂簾之僞命既下。黨案已發。京師人人驚悚。志士或捕或匿。奸饒昌披莫敢撓其鋒。君獨抗疏詰問。皇上被廢之故。援引大義。切陳國難。請西后撤簾歸政。遂就縛獄中。有詩十數章。愴懷聖君。瞻念外患。忠氣之誠。溢于言表。論者以爲雖前明方正學楊椒山之烈。不是過也。君持躬廉正。取與之間。雖一介不苟。官御史時。家赤貧。衣食或不繼。時惟庸詩文以自給。不稍改其初。居京師二十年。惡衣菲食。敝車羸馬。堅苦刻厲。高節

絕倫。蓋有古君子之風焉。子穀田。字米裳。舉人。能世其學。通天算致格。厲節篤行。有父風。論曰。漪村先生。可謂義形於色矣。彼逆后賊臣。包藏禍心。蓄志既久。先生豈不知之。垂簾之詔既下。禍變已成。非空言所能補救。先生豈不知之。而乃入虎穴。蹈虎尾。抗疏諤諤。爲請撤簾之迂論。斯豈非孔子所謂愚不可及者耶。八月初六之變。天地反常。日月異色。內外大小臣僚。以數萬計。下心低首。忍氣吞聲。無一敢怒之而敢言之者。而先生乃從容慷慨。以明大義于天下。甯不知其無益哉。以爲凡有血氣者。固不可不爾也。嗚呼。荆卿雖醢。暴嬴之魂已寒。敬業雖夷。北朝之數隨盡。仁人君子之立言行事。豈計成敗乎。豈計成敗乎。漪村先生可謂義形于色矣。

楊銳傳○楊銳字叔嶠。又字鈍叔。四川綿竹縣人。性篤謹。不妄言邪視。好詞章。張公之洞督學四川。君時尙少。爲張所拔識。因受業爲弟子。張愛其謹密。甚相親信。光緒十五年。以舉人授內閣中書。張出任封疆。將三十年。而君供職京僚。張有子在京師。而京師事不託之子而託之君。張于京師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託之于君。書電絡繹。蓋爲張第一親厚之弟子。而舉其經濟特科。而君之旅費亦張所供養也。君鯁直尙名節。最慕漢黨錮明東林之行誼。自乙未和議以後。乃益慷慨談時務。時南海先生在京師。過從極密。南海與志士倡設強學會。君起而和之。甚力。其年十月。御史楊崇伊承某大臣意旨。劾強學會。遂下詔封禁。會中

志士憤激連署爭之。向例凡連署之書。其名次皆以衙門爲先後。君官內閣當首署。而會員中□君□□亦同官內閣。爭首署。君曰。我于本衙門爲前輩。乃先焉。當時會旣被禁。京師譁然。謂將興大獄。君乃奮然率諸人以抗爭之。亦可謂不畏強禦矣。丁酉冬。膠變起。康先生至京師上書。君乃日與謀。極稱之于給事高君燮曾。高君之疏荐康先生。君之力也。今年二月。康先生倡保國會于京師。君與劉君光第皆爲會員。又自開蜀學會于四川會館。集貲巨萬。規模倉卒而成。以此益爲守舊者所嫉忌。張公之洞累欲薦之。以門人避嫌。乃告湖南巡撫陳公寶箴薦之。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與譚劉林同參預新政。拜命之日。皇上親以黃匣緘一硃諭授四人。命竭力贊襄新政。無得瞻顧。凡有奏摺。皆經四卿閱視。凡有上諭。皆經四卿屬草。於是軍機大臣嫉妒之。勢不兩立。七月下旬。宮中變態已作。上於二十九年日召見君。賜以衣帶詔。乃言位將不保。命康先生與四人同設法救護者也。君久居京師。最審朝局。又習聞宮廷之事。知二十年來之國脉。皆斷喪於西后之手。憤懣不自禁。義氣形于詞色。故與御史朱一新安維峻學士文廷式交最契。朱者曾疏劾西后嬖宦李聯英。因忤后落職者也。安者曾疏請西后勿攬政權。因忤后遣戍塞外者也。文者曾請皇上自收大權。因忤后革職驅逐者也。君習與諸君遊。宗旨最合。久有裁抑呂武之志。至是奉詔與諸同志謀衛上變。遂被逮授命。君博學。長於詩。嘗輯注晉書。極閎博。於京師諸名士中稱尊宿焉。然

謙抑自持。與人言恂恂如不出口。絕無名士輕薄之風。君子重之。

論曰。叔嶠之接人發論。循循若處子。至其尙氣節。明大義。立身不苟。見危授命。有古君子之風焉。以視平日口談忠孝。動稱義憤。一遇君父朋友之難。則反眼下石者何哉。

林旭傳○林君字暉谷。福建侯官縣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龀穎絕秀出。負意氣。天才特達。如竹箭標舉。干雲而上。冠歲鄉試冠全省。讀其文奧雅奇偉。英不驚之。長老名宿皆與折節爲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時聞人。其于詩詞駢散文皆天授。文如漢魏人。詩如宋人。波瀾老成。環與深穠。流行京師。名動一時。乙未割遼台。君方應試春官。乃發憤上書。請拒和議。蓋意志已倜儻矣。旣而官內閣中書。蓋聞南海之學慕之。謁南海。聞所論政教宗旨。大心折。遂受業焉。先是膠警初報。事變綦急。南海先生以爲振厲士氣。乃保國之基礎。欲令各省志士各爲學會以相講求。則聲氣易通。講求易熟。於京師先倡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浙學會。陝學會等。而楊君銳實爲蜀學會之領袖。君徧謁鄉先達鼓之。一日而成。以正月初十日開大會于福建會館。閩中名士夫皆集。而君實爲閩學會之領袖焉。及開保國會。君爲會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初榮祿嘗爲福州將軍。雅好閩人。而君又沈文肅公之孫婿。才名藉甚。故榮頗欲羅致之。五月榮旣至天津。乃招君入幕府。君入都請命于南海。問可就否。南海曰。就之何害。若能責以大義。怵以時變。從容開導。其迷謬。暗中消退。其陰謀。亦大善事也。於是君乃決

就榮聘。已而舉應經濟特科。會少詹王錫蕃薦君于朝。七月召見。上命將奏對之語再騰出呈覽。蓋因君操閩語。上不盡解也。君退朝具摺奏上。摺中稱述師說甚詳。皇上既知爲康某之弟子。因信任之。遂與譚君等同授四品卿銜。入軍機參預新政。十日之中。所陳奏甚多。上諭多出君所擬。初二日。皇上賜康先生密諭。令速出京。亦交君傳出。蓋深信之也。既奉密諭。譚君等距跣椎號。時袁世凱方在京。謀出密詔示之。激其義憤。而君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爲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蓋指東漢何進之事也。及變起。同被捕。十三日斬於市。臨刑呼監斬吏問罪名。吏不顧而去。君神色不稍變。云。著有晚翠軒詩集若干卷。長短句及雜文若干卷。妻沈靜儀。沈文肅公葆楨之孫女。得報痛哭不欲生。將親入都收遺骸。爲家人所勸禁。乃仰藥以殉。論曰。噉谷少余一歲。余以弟畜之。噉谷故長于詩詞。喜吟咏。余規之曰。詞章乃娛魂調性之具。偶一爲之可也。若以爲業。則玩物喪志。與聲色之累無異。方今世變日亟。以君之才。豈可溺於是。君則幡然戒詩。盡割舍舊習。從南海治義理經世之學。豈所謂從善如不及邪。榮祿之愛噉谷。羅致噉谷。致敬盡禮。一旦則悍然不問其罪否。斷而戮之。彼豺狼者。豈復有愛根邪。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朝杯酒。暮白刃。雖父母兄弟。猶且不顧。他又何怪。劉光第傳。○劉君字裴村。四川富順縣人。性端重敦篤。不苟言笑。志節嶄然。博學能文。詩。善。

書法。詩在韓杜之間。書學魯公。氣骨森竦。嚴整肖其爲人。弱冠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嚴。光緒二十年。以親喪去官。教授鄉里。提倡實學。蜀人化之。官京師。閉戶讀書。不與時流所謂名士通。故人鮮知者。及南海先生開保國會。君翩然來爲會員。七月。以陳公寶箴薦。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初。君與譚君尙未識面。至是。旣同官。又同班。故事。軍機班輪日入直。時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云。則大相契。譚君以爲京師所見高節篤行之士。罕其比也。向例。凡初入軍機者。內侍例索賞錢。君持正不與。禮親王軍機首輔生日祝壽。同僚皆往拜。君不往。軍機大臣裕祿擢禮部尙書。同僚皆往賀。君不賀。謂時事艱難。吾輩拜爵于朝。當劬王事。豈有暇奔走媚事權貴哉。其氣節嚴厲如此。七月二十六日。有湖南守舊黨曾廉上書請殺南海先生及余。深文羅織。謂爲叛逆。皇上恐西后見之。將有不測之怒。乃將其摺交裕祿。命轉交譚君。按條詳駁之。譚君駁語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屬實。臣嗣同請先坐罪。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乃並署名曰。臣光第亦請先坐罪。譚君大敬而驚之。君曰。即微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況有君命耶。僕不讓君獨爲君子也。於是譚君益大服君。變旣作。四卿同被逮下獄。未經訊鞫。故事。提犯自東門出。則宥。出西門。則死。十三日。使者提君等六人自西門出。同人未知生死。君久于刑部。諳囚獄故事。太息曰。吾屬死。正氣盡。聞者莫不揮淚。君旣就義。其嗣子赴市。曹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君家貧。堅苦刻厲。詩文甚富。就義後。未知其稿所在。

論曰。裴村之識余。介□□先生。□□先生有道之士也。余以是敬裴村。然裴村之在京師。閉門謝客。故過從希焉。南海先生則未嘗通拜答。但于保國會識一面。而于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嗚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與裴村未稔。故不能詳記其行誼。雖然。榮榮數端。亦可以見其概矣。

譚嗣同傳○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遊巡撫劉公錦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于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于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遊。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摩厲。實爲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覩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爲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爲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

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時陳公寶箴爲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爲己任。丁酉六月黃君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等蹈厲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于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大集豪傑于湖南。并力經營。爲諸省之倡。於是聘余及□□□□□□等爲學堂教習。召□□□□歸練兵。而君亦爲陳公所敦促。即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群志士辦新政。於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肇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爲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爲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衆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君實爲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徵。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

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初君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持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廿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語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歸。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爲計。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

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于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甯夏知府。旋陞甯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上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鎗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甯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聞亦奉有密詔云。至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壁畫。而抄捕南海館。康先生所居也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爲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

于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人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游。且携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游。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難。君既繫獄。題一詩于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君資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爲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己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爲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文算術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當君之與余初相見也。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

溟之說。而悟衆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匯萬法爲一。能衍一法爲萬。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二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熱於佛故。以流通經典爲己任。君時時與之游。因得徧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於仁學一書。又散見于與友人論學書中。所著書仁學之外。尙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割記一卷。興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吉凶臺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館叢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並仁學皆藏于余處。又政論數十篇。見於湘報者。及與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余將與君之石交□□□□□□□□等共搜輯之。爲譚瀏陽遺集若干卷。其仁學一書。先擇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議報中。公諸世焉。君平生一無嗜好。持躬嚴整。面稜稜有秋肅之氣。無子女。妻李閨。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論曰。復生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自唐宋以後。咕畢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震且末法流行。數百年來。宗門之人。耽樂小乘。墮斷常見。龍象之才。罕有聞者。以爲佛法者清淨而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之法。悲智雙修。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間即出世間。無所謂淨土。即人即我。無所謂衆生。世界之外無淨土。衆生之外無我。故惟有舍身以救衆生。佛說我不入地獄誰

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故卽智卽仁焉。旣思救衆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爲大同小康之制。千條萬緒。皆爲世界也。爲衆生也。舍此一大事無他事也。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義。救過去之衆生。與救現在之衆生。救現在之衆生。與救將來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此土之衆生。與救彼土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全世界之衆生。與救一國之衆生。救一人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此相宗之唯識也。因衆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旣無淨土矣。旣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夫淨土與我。且不愛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卽仁卽智卽勇焉。通乎此者。則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人死。可以仁。可以救衆生。

附烈宦寇連材傳

寇君直隸昌平州人。敏穎硬直。年十五以奄入宮。事西后爲梳頭房太監。甚見親愛。凡西后室內會計皆使掌之。少長見西后所行。大不謂然。屢次幾諫。西后以其少而賤。不以爲意。惟呵斥之而已。亦不加罪。已而爲奏事處太監。一年餘。復爲西后會計房太監。甲午戰敗後。君日憤懣憂傷。形于詞色。時與諸內侍嘆息國事。內侍皆笑之以鼻。乙未十月。西后復專政柄。杖二妃。蓄志廢立。日逼。皇上爲蒲博之戲。又賞。皇上以鴉片烟具勸。皇

上吸食。而別令太監李聯英及內務府人員在外廷造謠言。稱皇上之失德。以爲廢立地步。又將大興土木。修圓明園以縱娛樂。君在內廷大憂之。日夕皺眉凝慮。如醉如癡。諸內侍以爲病狂。丙申二月初十日早起。西后方垂帳臥。君則流涕長跪榻前。西后揭帳叱問何故。君哭曰。國危至此。老佛爺宮內人每稱皇帝爲佛爺。西后則加稱老佛爺。即不爲祖宗天下計。獨不自爲計乎。何忍更縱游樂生內變也。西后以爲狂叱之去。君乃請假五日。歸訣其父母兄弟。出其所記宮中事一冊授其弱弟。還宮則分所蓄與其小太監。至十五日乃上一摺凡十條。一請太后勿攬政權。歸政皇上。一請勿修圓明園以陋。皇上其餘數條。言者不甚能詳之。大率人人不敢開口之言。最奇者末一條言。皇上今尙無子嗣。請擇天下之賢者立爲皇太子。效堯舜之事。其言雖不經。然皆自其心中忠誠所發。蓋不顧死生利害而言之者也。書既上。西后震怒。召而責之曰。汝之摺汝所自爲乎。抑受人指使乎。君曰。奴才所自爲也。后命背誦其詞一徧。后曰。本朝成例。內監有言事者斬。汝知之也。君曰。知之。奴才若懼死。則不上摺也。於是命囚之於內務府慎刑司。十七日移交刑部命處斬。臨刑神色不變。整衣冠。正襟領望闕九拜乃就義。觀者如堵。有感泣者。越日遂有驅逐文廷式出都之事。君不識字。所上摺中之字體多誤錯訛奪云。同時有王四者亦西后梳頭房太監。以附皇上發往軍臺。又有聞古廷者。皇上之內侍。本爲貢生。雅好文學。甚忠於上。西后忌

之。發往寧古塔。旋殺之。丙申二月。御史楊崇伊劾文廷式疏中謂廷式私通內侍聯爲兄弟。即此人也。楊蓋誤以聞爲文云。

論曰。陸象山曰。我雖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其愆黃門之謂乎。京師之大。衿纓之衆。儒林文苑之才。斗量車載。及其愛國家明大義。乃獨讓一不識字之黃門。嗚呼。可無愧死乎。八月政變以後。皇上之內侍及宮女前後被戮者二十餘人。聞有在衣襟中搜出軍器者。蓋皆忠于皇上。欲設法有所救護也。身微職賤。無由知其名姓。惟據報紙所傳聞。有一張進喜者云。嗚呼。前者死。後者繼。非我皇上盛德感人之深。安能若此乎。嗚呼。如諸宦者亦可以隨六君子而千古矣。



已亥立儲紀事本末第二

儲議追紀

同治十三年。穆宗毅皇帝賓天。天下臣民哀痛感慕。咸以無嗣爲。毅皇帝悲。當時兩宮雖並立。而西太后威權獨盛。穆宗又爲其所自出。且無慮外國有干預之事。故廷臣中亦付之爲彼之家事。而不敢發一言。迨乎光緒之初。尙書廣安請鑄鐵券。侍御吳可讀以屍諫。請爲毅皇帝立嗣。西太后讀其摺爲動容。然其時。今上已立數載。本無可言。而大小臣工亦爲結合。西后歡心起見。由是光緒五年。穆宗山陵奉安。遂援同五日懿旨定爲。今上生有皇子上繼。穆宗毅皇帝爲嗣。

建儲原因

十六年西太后下歸政之詔。是時內而宦官李聯英。外而軍機大臣孫毓汶。把持朝權。一切用人行政。皆出西太后之手。故。皇上雖有親政之名。仍無其實。二十年。皇上圖治之心漸切。日以保國保民爲念。時適中東事起。皇上不忍坐視。割祖宗之地。棄有用之民。常欲勵精圖治。無如西后日耽淫樂。祇知保守頤和咫尺之地。與二三宦寺之臣。其他非所計。故。皇上欲有所興革。彼必阻抑之。一切政權。皆奪而勿與。其有忠于皇上。願爲皇上羽翼者。務必剪除之。十一月御史安維峻抗疏言。皇上既已親

政。則一切政權。不宜干預。免掣皇上之肘。西后大怒。立將安維峻革職。遣戍張家口。將瑾妃珍妃革去妃號。褫衣廷杖。二妃之兄志銳。因爲皇上所信用。謫之于烏里雅蘇臺。編修文廷式嘗教授二妃。四月時。皇上特擢爲侍讀學士。托病去京。僅免于罪。時太后即欲廢皇上而立某親王之孫溥某爲新帝。溥某佯狂不願就。又恭親王嘗受文宗皇帝遺詔。令其節制西后。西后頗憚之。時恭親王力爭廢立。其謀中止。

二十一年六月。皇上用師傅翁同和之言。將孫毓汶徐用儀罷斥。西后大怒。將翁同和革去毓慶宮差事。令不與皇上有密談。毓慶宮者。皇上讀書之地。皇上自幼即從翁受學。交情最深。翁時在軍機。兼毓慶宮行走。九月召見工部侍郎汪鳴鑾。兵部侍郎長麟。皇上偶言及西后掣肘之事。長麟云。皇太后雖穆宗皇帝之母。實文宗皇帝之妾。皇上入繼大統。爲文宗後。凡入嗣者無以妾母爲母之禮。故慈安皇太后者。乃皇上之母也。若西太后就穆宗朝言之。則謂之太后。就皇上言之。則先帝之遺妾耳。本非母子。皇上宜收攬大權云云。其言適爲屏風後內監所聞。報知西后。西后即日矯詔將汪鳴鑾長麟二人革職。永不敘用。

二十二年二月。西太后以侍讀學士文廷式爲皇上所擢用親信之人。特諷御史楊崇伊

參劾其爲廣集徒衆。妄議朝政。及賄通內監。結黨營私。將文廷式革職永不敘用。並即行驅逐回籍。不許逗留。使不得與皇上相見。奏事處太監寇連材。初爲西后服役。西后深喜之。因派令侍皇上。蓋欲以窺探皇上之密事也。寇連材深明大義。竊憂時局。一日忽涕泣長跪于西后之前。極言皇上英明。請勿墾其肘。又言國帑空虛。請太后勿縱游連之樂。停止園工。並參劾太后信用之大臣。西后大怒。即日命交內務府慎刑司下獄。翌日不待訊鞫。即行處斬。

二十四年三月。皇上欲發奮變政。恐西太后阻其肘。乃使恭親王言于西太后曰。若不予以權。我不願居此守府之位。四月。皇上日與翁同和謀改革。翁同和并保荐康有爲于皇上。將定于廿八日召見。而廿七日西后與榮祿已定天津閱兵廢立之陰謀。乃強令皇上下諭。將翁同和驅逐回籍。并令二品以上大臣詣太后前謝恩。外官具摺奏謝。令榮祿出督直隸。當改革之初。滿大臣及內務府諸人。多跪請于太后。乞其禁止。皇上太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請者。西后笑且罵曰。汝管此開事何爲乎。豈我之見事猶不及汝耶。自此無以爲言者。或問於榮祿曰。皇上如此妄爲。變亂祖制。可奈何。榮祿曰。姑俟其亂鬧數月。使天下共憤。罪惡貫盈。不亦可乎。八月政變既作。西后榮祿欲即行廢立。電問各省督撫意向。兩江總督劉坤一覆電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各國公使又頻請求見。皇

上問。皇上病由西后榮祿怵于輿論。及各國意見。廢立之舉。暫行中止。而惟幽。皇上于瀛台。不使預聞政事。

建儲正紀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立嗣之諭。其詞曰。朕以冲齡入繼大統。仰承 皇太后聖鑒聽政。殷勤教育。鉅細無遺。迨親政後。復際時艱。亟思振奮圖治。敬報 慈恩。卽以仰副 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來。氣體違和。庶政殷煩。時虞叢脞。惟念 宗社至重。是以懃懃。皇太后訓政一年有餘。朕躬總未康復。郊壇 宗社諸大祀。弗克親行。值茲時事艱難。仰見深宮宵旰憂勞。不遑暇逸。撫躬循省。軫念 祖宗締造之艱深。恐弗克負荷。且追維入繼之初。恭奉 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卽承繼 穆宗毅皇帝爲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朕適疾在躬。艱於誕育。以致 穆宗毅皇帝嗣續無人。統系所關。至爲重大。憂思及此。無地自容。諸病何能痊愈。用是叩懇 聖慈。於近支宗室中。慎簡元良。爲 穆宗毅皇帝立嗣。以爲將來大統之歸。再四懇求。始蒙俯允。以多羅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承繼。爲 穆宗毅皇帝之子。欽承 懿旨。感幸莫名。謹當仰遵 慈訓。封載漪之子溥儀爲皇子。以綿統緒。將此統諭知之。當未下諭之前數日。北京謠言紛起。有謂 皇上已被幽廢者。有謂 皇上已被醢毒者。漸次流播宮中。爲西后所聞。西后祇一微笑。如不在

意者。然在旁之人。群猜不久必有變事。惟其命意所在。則李連英慶親王榮祿剛毅等數人。日常侍西后側。專迎合西后意旨。早已知之而預謀之。至此諭既下。人皆知非出自皇上本意。必係被逼簽字者。當降諭之前數點鐘。西后自援筆僞爲皇上自讓位之諭。親自授之。皇上逼使蓋印。斯時皇上甚爲傍徨。太后以目視之。皇上亦知無可指望。失聲一歎。振筆而書。書畢。西后接去。笑容可掬。佯爲種種慈母愛子情狀。左右相顧。皆駭愕失措。皇上于簽字後。即已面無人色。頃刻之間。口中忽吐出鮮血。致袍服及地上皆染有紅色。西后即命近侍離開。親自撫扶慰問。又親自攙扶皇上登輿。當即昇往瀛台。西后亦即陪往安置。皇上而出。仍將橋梁抽去。當赴瀛台時。皇上一路嘆息之聲。不絕于耳。護送前往之人。見之均爲垂淚。初西后欲選溥儀入承大統。當時單召榮祿入見。議及此事。榮祿深恐外國干預。西后遂令榮祿探各國公使意見。榮祿即商于李鴻章。不數日李鴻章遂簡任粵督。將行之前一日。各公使往謁。詢及廢立之信。是否確實。李鴻章答以不知。即乘機進言曰。設有此事。各國將如何。英國公使首先曰。此中國事。吾國何得干預。惟以後不認中國有新皇帝耳。他國公使有謂然者。有只笑而不言者。李得此消息。遂混以他語而散。次日臨行因不及見榮祿。遣人告之。榮即以此意白之崇綺。崇綺遂入宮見西后者數次。于是西后遂改爲立嗣之命。二十五日。飭禮部檢查乾隆六十年嘉慶元年舊案。擬于明正改元。且行讓

位禮。二十七日上海電報局總辦知府經元善聯合官紳士民一千二百人電爭廢立。請

皇上力疾親政。以安天下民心。總署接電。譯呈西后。西后覽奏之下。怒不可遏。該電稿由禮親王帶呈。西后即厲聲問禮親王曰。誰人敢發如此之電。禮親王答以係經元善爲首。及一千餘人。西后曰。既如此。當將此等妄言諫阻之逆賊。從重懲辦。而禮親王旋即退出。繼復得上海教民葉志芳等及各省各埠諫阻之電。不下百數十起。致有一日十餘次者。西后乃大懼。知民心歸向。皇上剛毅又密奏恐舉事太驟。天下猝然不服。致生變故。不如暫仍其舊。以觀人心何如。西后然之。乃飭禮部暫停查辦舊案。二十九日命舉行三旬萬壽恩榜。初立嗣之詔既下。海內人心皇皇。聯名電爭廢立。海內外共數十起。類皆新黨中人。詞意之中。無非愛戴。皇上之意。京師舊黨中一讀立嗣之詔。亦多諫諍者。奏疏中多引經據典。嚴辨君臣大義。每奏疏上。類皆洋洋數千言。太后既動于外間之電奏。復動于廷臣之讜論。故萬壽慶榜恩詔。例于元旦降諭者。亦迫不及待。特于此日頒降。以掩天下耳目。軍機處接湖廣閩浙兩廣各督撫電文。據稱維新黨現有各私會爲之羽翼。誓清君側。如有廢立。皇上及不測之事。一聞警報。立即起旗。兩江督署亦有電到京。言湖南兵勇約有十四萬人。將揭竿而起。太后召榮祿問其所統之武衛軍向背如何。榮祿答謂若以廢立之故而起。或者滿漢之間。起有戰爭。則全軍中十分之九。悉係漢人。我與前後左右四統領。皆不能保無生

叛心也。適慶端二親王在旁。乃冷笑曰。吾等神機營及八旗兵中之滿人甚多。非但足以掃蕩漢人。且無論何國敵軍。亦得勝之易易耳。鄂省官紳得接立嗣諭旨。臬司嚴某即聯合官員五十二人。力言立嗣之非。共議奏章。謂鄂督張之洞及湖北巡撫于蔭霖會銜代奏。于蔭霖已喜畫押。張之洞却之。臬司怒。擲冠于桌上。奮袂而出。張欲捉其臂。勸令三思。不顧而去。

輿論勢力

二十四日立嗣之諭既下。後海內外人心大憤。爭相聯名電阻。請皇上親政。上海電報局總辦知府經元善首先倡始。聯名者一千二百餘人。電文云。總署王爺中堂大人鈞鑒。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電旨。滬上人心沸騰。探聞各國有調兵干預之說。務求王爺中堂大人公忠體國。奏請皇上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憂勤。下以弭中外之反側。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卑府經元善暨寓滬各省紳商士民葉瀚張通典王季烈賀良樸歐陽柱戈忠哀純熙邱震湯翰榮王文濡嚴大經施錫圭馬裕藻金興祥俞鏡澄許家惺黃受謙章炳麟汪貽年祝秉綱丁惠康吳澐王宏綱鵬萬程沈克誠鄭慧江黃孔光李嶽衡傅玉璠楊榮莊溶孫陳燦張通焜沈明翰沈士孫唐才常沈兆韓歐陽奎元陳浩祝海王慶長陸浩周藻張棟魏樹春羅以孝經亨願馮錦德曹伯藩經亨沐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合詞電稟。

上海佈告各省公啓云。自戊戌四月以來。我皇上鑒民生之積苦。外侮之紛乘。乃發憤爲

雄。力行新政。時盈廷諸臣。昏庸老眊。咎我皇上改革之不當。布造謠言。詆毀聖躬。以熒惑皇太后耳目。未幾而聖主被幽。帝黨盡逐。天愁地慘。於今年餘夫。皇上豈不知變法維新之必取禍於一身哉。實觀四萬萬人之顛連疾苦。日甚一日。不忍不起而救之。故去年上諭。曾有一夫不得其所。朕躬未爲盡職等語。可想見我皇上宵旰憂勤。捨身救世。爲自古及今英明首出之聖主也。向使去年八月之難不作。聖人在位。賢臣輔翊。則內政外交。商務軍制。方將及時振刷。爲亞洲之雄國。內之小民。既不致受官吏之壓勒。釐金之弊政。外之各埠流寓之華民。亦爲西人所不敢欺侮。豈不盛哉。何圖法未變而禍先作。是非顛倒。忽忽經年。曾無一忠臣義士。上紆君父之急。下解民生之禍者也。然猶曰。皇上雖被幽囚。而歷時既久。慈聖之怒漸解。權臣之氣日衰。猶有復位親政。救我黎元之一日。詎知本月二十四日。竟有諭旨。別立端郡王之子溥儀爲穆宗嗣。以繼大統。其如何位置我皇上之處。與臣子所不忍聞之慘禍。俱隱隱迫諸眉睫間。此詔一下。中外惶惶。如喪考妣。內憂外患。岌岌不可終日。嗚呼。日暮途遠。人間何世。試問中國數千年來有臨御二十五年之皇帝。無故被廢者乎。又試問聖主既遭不測。而億兆人之身家性命。猶安然無恙者乎。爲此大聲疾呼。流涕痛哭。凡我大清臣民。具有忠君愛國之心者。宜如何設法救護皇上。允宜竭力爲之。以爭此間不容髮之機。或即仿照南洋華民及暹美各國電請親政一舉。亦爲稍盡

臣子之心。不然事機決裂。瞬息萬變。若再優游不決。移時即與京師逆黨同爲無父無君之賊。而各國亦將出爲干預。瓜分之局遂成。各省之會匪亦將乘風而起。內外之亂交作。吾恐中國之地。無尺寸安樂土焉。當此之時。凡吾士商之財產皆不能保全。骨肉不能完聚。呼天無路。入地無門。豈不哀哉。豈不痛哉。血淚書此。肝腸寸裂。伏惟我大清仁人志士垂鑒不一。計開簡明辦法。一接到公啓之後。我諸工商人等。均合稱集議。分頭即日擬好電報。到京阻止立嗣。並請皇上力疾復位。一集議之法。或各省廣集同鄉開省城會館集議。或各帶口開公所集議。均無不可。一現在上海寓居士紳。以及耶蘇教中華民。均已電稟北京總理衙門阻止。諸工商人等。儘可集資照辦。必無後患。一諸色人等電稟。如朝廷不理。則請我諸工商通行罷市集議。請外國人國請領事。電北京公使向總署詰問。一此舉祇激於忠憤。我工商戴天履土。諒有同情。如有不願入列者。亦聽其便。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合埠士商泣血公啓。

上海布告各省官吏檄文云。大清國義民謹告十八行省文武大憲曰。天禍聖清。權奸弄國。慈母禁錮。聖明者一年於此。乃復恐皇太后一時之誤。悔悟於將來。皇上蒙難雖深。復辟於異日。於是不顧大義。不問是非。陷我皇太后以呂武之名。僭我聖主於昌邑廬陵之列。而於二十四日特降爲穆宗皇帝立嗣之旨。此實爲廢立之端。而逆臣托

皇太后 皇上之名。以欺飾天下之耳目。以便一己之私圖。惟就民等觀之。則顯然出逆臣之手。而決非吾 慈母皇太后與 聖明皇上之意也。何以言之。吾 皇太后顧復恩深。絕無嫌隙。甲午以後。外患日逼。皇上俯念時艱。力圖振作。其欲變法也。亦爲救天下計。而非有荒淫失德之端也。皇上年未三旬。春秋正富。安見不生皇子。即使將來果無所出。亦當俟不諱以後。乃定嗣君。乃背 聖祖不立太子之訓。於 穆宗已崩廿餘年之後。已立之君猶在。而忽爲舊君定嗣。是背 祖訓而啓人疑也。皇上一時違和。安見無痊愈之日。太后訓政。年餘於茲。而必遽行退位。啓天下之變。則知立嗣一舉。非出自 皇上之旨。實則皆由權奸挾制使然耳。民等親愛 皇上。無口去懷。權奸深惡 皇上。而民等深愛皇上。皇上一日在位。民等戴天自安。永無反側。皇上今若此孤危。則民等必與權奸不共戴天已。伏思 諸憲台皆是我 皇上親所倚畀之人。決不敢阿附權黨。置君父之義於不顧。故民等鳴告公憤。伏求 親允電奏。阻止成命。一面再會同連奏。請將權奸全行誅斥。以表 太后聖慈。皇上安康。以安天下之人心。而慰忠義之衆志。否則民等願偕 皇上生者。亦均樂爲 皇上死也。謹冒斧鉞。披肝胆。以保我 皇上乾健之行。而免大局敗裂之害。請 垂酌焉。

上海教民電文云。總署均鑒。具呈寓滬各省耶蘇教民葉志芳。寓滬各省商民鮑士騰等。七

百八十五人。呈爲懇請。皇上力疾親政。以安民教事。竊自。皇上去年力行新政。中外歸心。民教亦愈輯睦。咸頌主相慶。以爲中國富強。可以立待。詎讀本月廿四日。上諭。將有廢立之勢。人心洶洶。如失慈父。從此亂象潛滋。教堂受累更甚。是自召瓜分之禍。墮祖宗艱難締造之基業也。惟有懇請。皇上速即親政。大行新法。庶可轉危爲安。薄海人心。不勝悚迫。翹企之至。伏乞代奏。皇太后。皇上聖鑒。

廣西紳民陳自任等電文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鈞鑒。具呈廣西合省士民生員陳自任何慶壽等。奏爲懇請。皇太后歸政。以回人心。而奠傾危。呈請代奏事。竊今日中外臣民。皆死心歸。皇上者。自去臘二十四日立嗣之詔既下。於是薄海洶洶。或謂。皇太后廢皇上立新主。內地小民異議。崩解堪憂。外埠華民尤甚。群以清君側爲名。頃又聞各國調兵船來北京矣。今日中外臣民。皆死心歸。皇上者也。顧和園將有變。皇太后與諸臣將不保。臣等小勝隱憂。迫得懇請。皇太后見機歸政。大局幸甚。伏乞代奏。皇太后。皇上聖鑒。謹附奏。陳何二君之外。復有舉人程式穀。況仕任生員趙同仁。鍾景鋸。何龍鄧寶箴。王維綱等。共三百八十六人。

美屬保皇會電文云。美洲各屬保。皇會紳商等。謹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鈞鑒。竊商民等僑居海外。受國厚恩。戴。天王之聖明。懷赤子之孺慕。特立保。皇之會。表其忠愛之

誠。乃頃閱西報。謂皇上將有遜位之變。於今歲元旦。別立孺嬰。以繼大統。民等遠聞之下。驚疑沸騰。伏思我皇上君臨天下二十五年。功德在民。絕無過舉。皇太后仁慈天縱。爲國憂勞。當茲外患交迫之時。何至爲此不祥之舉。西報雖傳是說。識者信其必無。但小民淺慮。惟抱愚忠。一帑傳聞。萬家號哭。倉皇奔告。籲地呼天。咸謂歷朝權奸篡逆。皆先立幼主。遂移山河。民等受今上皇帝之恩二十餘年。唯知有今上。不知有他。竊爲魯連蹈海之奇冤。誠不忍見漢獻禪讓之慘變。紳商等隨處曉諭。力爭其謬。無奈萬口沸騰。驚疑難釋。爲此聯名叩稟代達。聖慈懇請即降懿詔。歸政聖皇。屏斥權奸。復行新政。庶幾解海外之憂疑。免強隣之藉口。商民等不勝大望。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

安南各埠電文云。總署衙門王大臣鈞鑒。具呈安南海防河內南定七埠華商民粵東陳宗器福建鄉國禎共七百八十人呈爲懇請皇太后歸政願發。以策自強而挽危局呈請代奏事。竊商民自前年恭聞皇上下詔定國是英毅奮發。參行新政。天下臣民莫不歡聲普道。皆謂我國富强立至。國耻可雪。大快民心。乃不料八月初六日自聞皇太后訓政。皇上下詔徵賢。中外臣民百深惶懼。現外間謠言益衆。外人復乘機多方要挾。商民在外目擊情形。更無日不以經營遠東爲急務。此誠我國危急存亡之秋也。商民雖身居異埠。共切憂思。近聞皇上聖體大安。可以親裁庶務。商等不揣愚戇。懇請皇太后宮闈顧養。以樂

餘年歸政。皇上立圖自強而挽危局。以慰中外臣民之望。社稷幸甚。天下幸甚。所有商等聯名懇請歸政情形。伏乞代奏。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呈。

暹羅各埠電文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鈞鑒。聞皇上被廢。人心大憤。請切勿舉行以亂天下。暹羅華商各埠代表人陳斗南邱喜吳添發叩稟。

星架波各埠電文云。總理衙門王大臣鈞鑒。皇上聖明。國民共戴。傳聞欲行廢弑。大眾駭怒。同心欲起師勤王而誅逆賊。乞請皇太后速行歸政以釋羣疑。伏乞代奏。皇太后聖鑒。海防電文云。總理衙門王大臣鈞鑒。越南海防各埠華商粵東陳宗器趙振邦李炳達福建鄭國禎等奏爲。皇上聖明。國民愛戴。近閱法報謂權臣用事。皇上無罪見廢。大眾公憤。立意起兵勤王。不久有大變事等語。商等在外。無任驚惶。苦求太后速行歸政。以弭民變而保宗社。伏乞代奏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呈。

緬甸擬電總署代奏稿云。中國北京總理各國事務王爺大人鈞前。具呈流寓緬甸合埠華商李潮沛何華經何華本陳文鄭林振宗楊本嬰楊清風莊銀安白聯登邱國瓦李鳴鳳簡潘春葉尙黃福源蘇莊璧洪聰敏蕭聖萬等暨合埠華人四萬七千人。爲懇乞代奏事。商民等久託緬甸。遠離神京。君門萬里。消息茫茫。近閱中西報紙。鼎沸喧傳。謂大皇帝有讓位之舉。商民等不勝驚駭之至。大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君臣名分已定。今無故去位。何以塞

列邦之口。何以安羣黎之心。且太后春秋已高。正大皇帝黷孝之日。值茲國家多事之秋。正大皇帝宵旰勤勞之時。欲使中國昇平。懇祈甚。九百兆之華民幸甚。草野不知忌諱。愚懇實出至誠。伏乞王爺大臣轉奏太后。皇上聖鑒。上海同文館報云。支那自前歲政變以來。廢立之謠。月凡數至。通國人心皇皇。不知所措。延至去歲。風聲稍平。漸覺安靖。通國之人。咸私相慶幸。以爲可以無事矣。迨去臘二十四日。忽有爲穆宗毅皇帝立嗣之諭。廢立之謠。頓復熾起。光緒帝位岌岌可慮。誠不啻青天無雲。陡起霹靂。人咸莫測其原因之所自出。抑知其實根於前年。一年餘中。其消息未嘗間斷。固猶一可徵也。何以言之。前歲八月變後。頑固不逞之臣。播煽於兩宮。廢立之事。即已將成。特以其爲非常之舉。故頗復慎重。不敢驟發。其遲之又久者。非遂置之。亦姑徐徐云耳。而未嘗一日忘也。按中國皇上及旬整萬壽。一切慶典。向例當於前一年正月。即下諭禮部查奏。今年爲光緒帝三旬萬壽。而去歲正月。不聞飭部查奏。非忽略也。而人皆不知措意。剛毅南下。以籌款練兵爲名。人亦皆以籌款練兵目之。練兵一事。始欲屬之蘇元春。今又聞欲屬之陳澤霖。朝廷藉口於防外患。人亦遂以防外患測之。迨重提康梁舊事。懸賞購殺。人皆以爲清議報之所致。傳聞拿辦翁師傅。人皆以爲卽爲康梁之故。調劉峴帥入京。陸見人。又以爲將內用也。迭諭內外各大臣。敵愾同仇。力主戰局。不可存和字於胸中。且有苟迫我以必不可從。

亦惟有出於一戰等語。人又以爲爲意大利而發也。由今觀之。不防慶典者。早已存廢立之心。而謂可必不使有今年也。其遺剛毅南下者。聞實使之暗察各省官與民情之向背也。其惟及江南廣東者。則以峴帥志正。夙稱歸心。光緒帝嘗諫阻廢立之議。而廣東人心素固。南洋各島。又屢有電致總署懇請代奏恭賀萬壽。力請親政也。其欲另派南洋練兵大臣者。欲使收南方大柄。坐鎮長江。與北軍遙爲聲援也。其重提康梁舊事者。蓋以謂事機已迫。特示天下以不忘。而將於此發其端也。其欲拿辦翁者。猶此意也。其主戰之論。所謂迫以必不可從者。陰指此事。蓋恐各國臨時出爲干預。諸多不便。而預以此言明示天下。使早定宗旨。庶有把握也。其調劉者。恐其仍復諫阻。而先奪之權也。練兵大臣雖未定。兵雖未練。顧劉已去位。無復可慮也。至於廣東卽用李傅相以鎮撫之。故於劉則促其卸任。而李旣奉命。卽日就道。急急蒞粵。若預有所聞。刻不容緩者。迨劉旣卸任。李旣蒞粵。去臘二十四以後。遂下此種種諭旨。爲非常之舉動。其首尾一綫。其可見也。特以前諭旨稱病立嗣。命百官遞如意。穿吉服。命光緒帝於寧壽宮行禮。而別命新立之大阿哥。率百官於皇極殿內外行禮。已若必退光緒帝。而大阿哥且有後命者然。故外間傳聞。有謂已定今年改元爲贊慶者。乃至二十九日。又忽下爲光緒帝查壽辰典禮之懿旨。翌日復下無庸舉行一切典禮之上諭。而惟諭舉恩科。令百官穿吉服一月。而不准奏請祝嘏。元旦日又大賞王公大臣及宗室諸人壽辰慶

典。前雖有無庸舉行之諭。而實不啻其舉行焉。顧此忽厚忽薄。忽起忽止。人咸疑其數日之間。何不類如是。不知實因二十四以後。前數道諭旨既迭下。各省官吏紳民。忠憤勃發。紛紛電阻。西太后見之。不能無慮。而因以幡然省悟。收回成命。與光緒帝復爲母子如初。而特以查辦萬壽之旨。使天下之人。知皇上尙在。而因以安忠憤之心也。而各省臣民之毅然出此。而不復顧慮者。則以光緒帝卽位以來。從無失德。前年政變以後。尤爲人心所歸。故一聞種種諭旨。其忠憤卽不可遏。可知變法維新。乃天下之公理。有國家之任者。其急圖之哉。

上海蘇報云。前略。天下之繼論。統不論嗣。論嗣者。乃一時哀痛。先皇帝之意也。果其有嗣而賢。則論世繼立。爲分位所定。若其無嗣。則惟有選宗室親賢。入承大統。古有兄終而弟及者。有弟終而兄繼者。有姪終而叔繼者。旣繼其統。則世序相及。與父子無異。今上旣嗣立。斷無更有爲。毅皇帝立嗣之理。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毅皇帝一人之天下也。天下而毅皇帝所可私也。則當爲立嗣。不能絕其緒。天下而爲祖宗之公器也。則今上旣立。卽由今上繼。祖宗之天下。不得更以私毅皇帝也。吳柳堂之摺。乃亂天下者也。迹其感恩誓死之心。乃毅皇帝私臣。非大清祖宗天下之大臣也。然則當時何以勉強依廼其議。而無有以此駁斥之者。則以其所言。係俟今上有嗣。始爲毅皇帝嗣也。非謂今上至某某歲無嗣。則當另選宗支人承毅皇帝統而今上當退讓也。當時

之臣。皆於 毅皇帝之崩有餘哀餘痛。故此說易入。而遂不復爲後日計。然一言之失。已足爲國家致亂之原。吳柳堂但爲 毅皇帝計而不爲天下計。當時大臣亦祇爲毅 皇帝計。而不爲後日足以致亂計。故曰皆失也。

蓋嗣立之事。最爲國家大計。治亂安危之所由。自古以建立不定。致啓爭端。國家喪亂隨之者。何可勝數。社 稷 宗廟者。天下之重器。一爲之主。則天下之臣民瞻之。中外之耳目屬之。縱或不賢。猶不可輕於更置。謂是乃天下根本所繫。一搖動則天下必有藉爲口實以生變者。況其聖明爲萬民所感慕而歸心者也。傳曰奕者舉基不定。不勝其偶。此言侯國之主。猶不可輕動。況 今上爲天下之主。中外之所推重耶。於 毅皇帝賓大興 今上嗣立時。果其當也。則宜審慎於始。諸大臣以死力爭可也。至爭之不得而 今上已以愛見立。則又當爲天下安危計。不宜更有餘議。至爲後日亂本。何則 今上既嗣位。則已爲天下之主也。以天下之主。奈何其位。若暫攝。不使自有其子。即無今日之變。亦伏異日之釁。有識者雖不能料媒孽之端。由此而入。然就事論事。早決吳柳堂之摺。足以亂天下矣。當時諸大臣無深識遠見。附和以成其說。嗟乎。誰爲厲階。至今爲梗。不能不爲之太息痛恨也。今 皇上臨御已二十有六年。天下臣民無不嚮慕。無不愛戴。自戊戌八月政變。無日不翹首北望。期 皇上之復權。讀徵醫之詔。則蹙然以憂。讀遺醫之諭。則皇然以疑。天下方日以我 皇上爲念。而

驟有往歲十二月二十四日建儲諭旨。則天下人心。安有不徬徨瞻顧。憂思涕泣。而不可止者乎。夫考祖宗成法。本無預行立嗣之例。今以皇上之病。爲皇上選擇宗親。建立儲子。已爲違背祖宗舊制。況更爲毅皇帝立嗣。此又何說乎。即曰光緒五年已有此議。然此言亦爲皇上有嗣以後而發。非言皇上無子。則必另選爲毅皇帝嗣。以延毅皇帝緒也。且皇上春秋方富。又安知其必無嗣育乎。設有嗣育。將置今日所立者於何地乎。推而言之。毅皇帝既有嗣。則應嗣毅皇帝之統。今上擁虛位。以立於羣臣之上。臨御二十六年。爲天下所愛戴。而忽成爲綴旒爲閤位。嗚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然則朝廷大臣。竟無一言爭之者何也。曰。今日內外諸臣。其不附此議者。已不可多見矣。朝廷方欲藉以安戢天下。曰。吾不過爲毅皇帝立嗣。以藉符舊議。於皇上無預也。則彼亦曰。此舉乃爲毅皇帝立嗣。以符舊議。於今上無預也。可以保我祿位。全我妻子。則皆可晏然聽之。於皇上安危。曷嘗繫之於心哉。此吾所以追咎吳柳堂。而不能不訴爲亂首也。

上海中外日報云。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即我皇太后訓政一年歲次己亥。欽奉硃諭云。奉皇太后懿旨。以多羅端郡生載漪之子溥儀承繼爲穆宗毅皇帝之子云云。恭讀之下。不勝驚訝。於是本館執筆人從而伸其末議。以爲天下告曰。嗚呼。此古今未有之變局。而亦天下之奇聞也。去年八月之時。皇上聖躬違和。恭請皇太后訓政。誅逐黨

人。力反新政。其時中外諸志士。以及報章。皆罔不仰測。變局。臨其論說。本館。據有聞必錄之例。亦時時采摭異聞。抒爲論說。託小雅忠愛之誠。以冀在朝之忠碩。處野之志士。聞之預防。而借以垂戒。方冀。皇上聖躬日愈。大權有屬。謂舉內憂外侮。一旦而悉弭其隙也。祖制之昭垂。新法之采施。一旦而各臻其當也。乃寢尋一年。不特。乾體之衛養。未卜其康。而至今日者。驟有立嗣之舉。在。皇上出此。一若有厭棄天下之心。爲出於實逼處此。萬難安居者然。在。皇太后出此。一若有非常之舉。爲借立嗣一舉。徐圖大事者然。嗚呼。吾不知。皇太后。皇上將何以安天下。臣民之心耶。將何以明。宮闈無猜之旨耶。將何以表訓政一舉。爲非出於威逼之事耶。將何以自解於黨人外侮之藉口耶。即曰。宮廷事秘。經權事大。非草野下士所能深知其隱。而曲通其故也。雖然。報章所傳。朝野之人心。中外之觀聽。均於是寄。今者遇此奇變。中外駭心怵目。雖在布衣之士。亦不得不伸正義。以爲天下告矣。謹標舉大略。以伸其議。一曰立嗣一舉。爲背。祖訓也。敬維。聖祖鑒列代嫡庶紛爭之禍。又值理親王發病。各阿哥有妄覲非分之事。因特定家法。不立嫡長。祇用密記之法。由。御筆書定應立者之名。秘藏於。正大光明殿匾額之中。大行事起。由受顧命之王大臣。公同啓封。隨。大行哀詔。頒布定立嗣位之名目。是以此後。歷代祖宗。均奉爲定法。故。宮闈之中。從無以爭儲喋血之事。昭布於天下者。蓋皆我。聖祖貽謀之善。有以致此也。今我。

皇上聖躬即小有弗豫。然已請皇太后訓政。大政之操。責有攸屬。顧養之安。久將自效。我

皇上既承祖宗付託之重。爲天下臣民所愛戴。正宜悉心顧養。以期龍體日康。得以宏濟時艱。下慰兆庶。何得遽託倦勤之名。不顧祖宗之制。而遽以立嗣有人。昭布天下也。是此詔果出於皇上。則爲輕視祖法。而將來之爭端。即伏於此。欲以求安。而適啓變亂。欲以上慰皇太后之憂勤。下對億兆之懸望。而適足以貽慈闈顧復之累。而失薄海忠愛之心。我皇上果何樂而爲此也。伏讀上諭。有仰承慈訓。深爲忻感云云。是則立嗣一舉。若呂之傾漢。武之代唐。晉賈之覆祚。魏胡后之擅政。我高祖純皇帝御批。固已筆伐口誅。明示大義。即下至後漢馬后之辭封爵。唐長孫后之却議政。宋楊太后之擲武后臨朝圖。皆防及於微。深誅其隱。陳古鑒今。於宮闈正本以化天下之計。至周且詳。所以貽謀於後嗣。亦至美且懿也。我皇太后天縱聖哲。三次聽政。博通古今之蹟。深達中外之情。豈有不深知我高宗垂誠之訓者。穆宗己子也。文宗賓天。僉壬肇禍。其時內憂外患。交關不已。出而聽政。固萬不得已之事也。所謂反經合權者。庶幾近之。有識之士。固不應妄議其非也。至穆宗崩逝。即應爲之立嗣。以正統系。方不失爲天下之仁。乃不此之圖。而於我皇上入承大統二十四年之後。忽操異議。出而攬政。攬政不已。又逆天下臣民之望。而爲穆宗重立嗣子。使天下臣民。均起疑議。策之不善。孰過於此。是皆不顧祖訓。輕更成法之爲。

害。故立嗣一事。皇上出此。無以全。太后。太后出此。無以處。皇上。無以對。祖宗。無以謝天下。皆以背。祖制一事爲之斷也。一日立嗣一事。足以召內憂外侮也。中國去秋後。黨人有流言。外國華民有電奏。外人有要挾。而天下士民。尙不諳焉妄動者。皇上雖病。然未有明驗證佐。故無所藉口耳。今者立嗣之。諭一出。則是黨人保皇一會。師出有名矣。華民歸政之請。自詡先見矣。此猶地遠勢弱。衆散援絕。不足爲慮也。吾所最慮者。內地伏莽之借詞勤王。與夫外人之藉口無主者。不苦於無隙可乘。今有立嗣一舉。明明示以內有宮廷之變故。外有使天下自相殘殺之機。叛黨四起。無以制其命也。外人助攻。有以假之口也。即使兩宮情意相孚。而意出一轍。而飛言之鑠。猶不足以銷之。瓜分之逼。又將何以阻之。此則皇太后自召之而已。嗚呼。雖有國士。亦如之何哉。立嗣一詔。乃爲中國土崩之起點。尤明明可見者也。一日立嗣一舉。失天下忠愛之心。益善鄰仇攻之具。爲國土瓦裂種人歿絕之兆也。去年我。皇上力行新政。海內騰歡。至今雖未親大政。而天下明大義之士民。咸寢息吐握而望太平。今者一出立嗣之。詔。則天下之人。咸知。天寶他屬。後變方長。雖有抱髻之心。苦乏回天之力。宮廷之中。祇以母子不和。不顧天下之安危。則天下之人。又何苦以身家性命。供天下之犧牲耶。夫國以民爲體者也。而民以君爲天者也。天傾則民何以安。驪而之英之美之俄之意之日。而別戴一天已耳。民旣解體。則國體無人爲之支柱。瓜剖豆分。

亞洲大陸之上。橫布罽畫。歐美日各行其權已耳。失民心。失天下。此爲國體瓦解之有兆也。至善鄰之有助於中國者。莫若英日二國。英之與俄協商也。祇主重關洞闢。日之保全支那也。祇代練兵教育。推原其意。以爲皇上尙在。故不敢明奪行政之權。而代之割也。今立嗣之詔一出。英日必以中國爲不知自立。夫天下之取怨甚重。莫甚於愛我助我之有人。而固拒其策。以自絕於善。吾知此詔一出。英日二國。必將袖手旁觀。轉而自圖其利。而俄德法張牙欲噬者。乘以角逐席捲矣。夫人種競存。強者常勝。我中國漢人。從此見奴畜於外人。永無平等圖存之一日。此因立嗣一舉。而即殄滅漢種之兆也。此固可爲之決策者也。要而言之。立嗣一事。久已蓄念於平日。祇及此而發耳。皇上之詔。夫豈得已哉。上迫於母后。下挾於權奸。雖欲不從。亦豈能耶。惟諭中明有仰承懿旨一語。明眼人即知此舉全出於太后。然則太后此舉。其不顧祖訓耶。不畏內患耶。不慮外侮耶。不念國體之聯。漢種之鋤耶。噫。是非太后之所知也。日暮途遠。不爲久常之計。爲太后其亦有不得已之苦衷哉。

橫濱清議報云。嗚呼。逆后賊臣之計畫。竟如此其狠毒耶。嗚呼。逆后賊臣之手段。竟如此其拙劣耶。彼輩與我四萬萬人何怨何仇。而取其所愛戴之聖主。幽之廢之。必致之於死地。而後已。彼輩與中國何冤何孽。懼其維新自強之機。尙有一線之萌蘖。而芟之鋤之。必使之

無復遺苗而後爲快。彼輩與外國何德何恩。慮其瓜分之遲遲也。而三揖三讓。延之導之。必使盡吾所有以畀之。而後始安。豺狼梟獍。抑何肺腸。后土皇天。是孰可忍。嗚呼。讀十二月二十四日僞上諭而不髮豎臂裂者。豈得復爲人哉。豈得復爲人哉。

當穆宗

即同治帝崩而無子。

於例當爲

穆宗立後。

此人人所同知也。

西后舍是而立我

皇

上也。非有愛於

皇上也。

懼

穆宗有子。則殺后

即同治皇后

得權而已。將爲退院之僧也。於是

敢枉國法犯輿論。而復立

皇上爲

文宗

即咸豐帝後

夫

文宗則既有子矣。何更以立後爲。

彼其居心之險惡。固已路人皆見。御史吳可讀死諫一疏。固已抉彼狗彘之心肝。而逆料其後來之鬼蜮。未始有極矣。禮經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兄爲弟後者。且有之矣。況於弟爲兄後乎。皇上既嗣穆宗繼大統。則爲穆宗後固宜也。皇上既不爲穆宗後。則是穆

宗爲閏位。以十三年之同治而變爲閏位。不可也。西后自知理屈詞窮。於是六侯皇上生

有皇子。則以之後

穆宗。以是爲

穆宗計則得矣。然

皇上不又成閏位乎。以二十餘年

之光緒而變爲閏位。又何說乎。是則西后所以強縫掩飾者。終無一而可耳。昔時恐殺后之

分其權也。乃爲

文宗立後。爲

文宗立後。則殺后既非皇后。又非皇太后。無所位置。於是

殺后不得死。今者怒

皇上之行其權也。乃又爲

穆宗立後。爲

穆宗立後。則

既非皇帝。又非太上皇。無所位置。於是

皇上不得不死。龍漦帝后。燕啄王孫。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生此妖孽。以亡中國。以絕滿洲。嗚呼。讀十二月廿四日僞上諭。而不髮豎髻裂者。豈得復爲人哉。豈得復爲人哉。

彼逆后賊臣。罔曰謂祖宗之法不可變者也。抑豈不聞本朝祖宗之法。不許立太子乎。儲貳金鑑一書。固愛親覺羅氏之傳家寶也。國初大小臣工。以請立儲而獲譴者。不可勝數。逆后賊臣。豈其忘之。而今之所謂大阿哥溥儀。從何而來。皇上於祖宗之法也。其利於民者則守之。其損於民者則變之。西后於祖宗之法也。其便於己者則守之。其礙於己者則變之。吾於是不能不嘆其用心之悍而操術之狡矣。雖然。西后之變法。又豈止此一事而已。祖宗之法。不許母后臨朝。而西后乃三次垂簾。寔行篡弑。祖宗之法。不許外戚柄國。而西后乃縱榮祿身兼將相。權傾舉朝。祖宗之法。不許奄宦預政。而西后乃昵李聯英。黷亂宮闈。賣官鬻爵。祖宗之法。不許擾民聚斂。而西后乃興頤和園。剝盡脂膏。供己歡娛。是天下勇於變法者。莫西后若也。彼以變法之故。而自戕其身。自絕其家。自絕其族。自作自受。曾何足憐。而獨恨我二十三省膏腴之壤。四百餘兆衣冠之倫。何罪何辜。而一併斷送於其手也。詩曰。鴟鵂鴞。既取我子。毋毀我室。嗚呼。讀十二月廿四日僞上諭。而不髮豎髻裂者。豈得復爲人哉。豈得復爲人哉。

此僞上諭名爲立儲。而其實不止立儲。雖五尺童子皆能知之。無待余言也。試問懸賞以購

刺新黨何爲乎。試問奪劉坤一之疆職何爲乎。試問使李鴻章出守廣東何爲乎。試問榮祿握全國之兵權何爲乎。試問召俄法兩國兵入京師何爲乎。試問集親王貝勒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尙書會議何爲乎。彼豈不以爲維新領袖者。皇上也。帝黨所憑藉者。皇上也。天下人所愛戴者。皇上也。皇上一日生存。則天下之望一日不絕。天下之望一日不絕。則逆后賊臣之位一日不安。而新政之根株終不能盡拔。中國之生機終不能盡鋤。故處心積慮。籌畫經年。必致皇上於死地。使天下忠義之士。灰心短氣。而無復繫戀。夫然後高枕而無後患。是猶小說所載欲奪人之妻而先毒殺其夫者。其用心如出一轍。嗚呼。讀十二月廿四日僞上諭而不髮豎臂裂者。豈得復爲人哉。豈得復爲人哉。

彼逆后賊臣計畫之狠毒。至於是而極矣。然吾謂其手段之拙劣者。亦即在於是。彼輩豈不以爲通國兵權。皆在我掌握。通國官吏。皆爲我羽翼。可以爲所欲爲。橫行無事矣。而豈意有海外義民百數十電之力爭。而豈意有上海紳商三千餘人之死諫。而豈意有大江以南數省豪傑磨拳擦掌號呼奔走乘機而討賊。彼苟非如是。尙不足以激天下之憤怒。彼苟非如是。尙不足以驚破冥頑者之夢。彼苟非如是。尙不足以促各省豪傑使之大團結。彼苟非如是。尙不足以使中立之人皆歸於帝黨。彼苟非如是。尙不足以表暴其野蠻醜態於萬國。彼苟非如是。尙不足以顯其窮凶極惡。令人忍之無可忍。恕之無可恕。他日非碎屍萬段而不

暨普天率土之人心。彼之所藉以自保者。而豈知即爲自戕之快刀。彼之所欲以制人者。而豈知即爲助人之利器。吾於是不得不憐其愚蠢笨拙。至於如是其極也。

今者纂弑之事。雖暫中止。光緒紀元。雖未遽變。不知彼逆后賊臣。果有所畏有所悟。而不敢行兇耶。抑有所待有所謀。以爲他日之地步也。記不云乎。怨毒之於人甚矣。又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今者皇上之命。懸於逆賊之手。萬一有變。則我四萬萬同胞。當思皇上之及於難。皆因欲救我輩而來。雖流盡我東南十數省之血。以拚彼逆后賊臣之命。亦決不辭。吾知朱虛散業。必不絕於天壤也。雖然。若皇上遇變之後。而始問罪。則雖三冢磔蚩尤。千刀剗王莽。豈足以償普天冤憤於萬一。今及其有所待有所謀也。而萬衆一心。萬口一聲。萬軀一力。以戴我聖主。護我慈母。彼逆后賊臣。或亦有所警省。而棄其狠毒之計畫。改其拙劣之手段。俾吾四萬萬人。復見天日。而吾四萬萬人。亦可有所恕諒。以待彼輩。則甯非彼此之福歟。得百愚公。何山不移。得千精衛。何海不填。嗚呼。是在我同胞矣。

日本時事新報云。去年八月以來。西后用守舊黨人物。破壞一切新政。一意欲剿滅維新黨。昔吾人曾豫言廢立皇帝之事。彼時西后及當路之各大臣等。皆思此事若爲之過激。必生中外物議。故忍而不發。以至今日。然終恐皇上在位。若有變故。或能復辟。則於西后之身上。固有不便。而守舊黨人亦不能全其身家。不如趁西后攝政之時。除去皇上。絕異日之

禍根。以永保其身家。乃爲得計。於是守舊黨人。背其訓。冊立太子。而皇帝之殊諭云。再三懇求。始蒙俯允。得立多羅郡王載漪之子溥儀爲穆宗毅皇帝之子。乃謹遵慈訓。以載漪之子溥儀爲皇子。以紹統緒云云。乃皇子溥儀被立。祇以嗣同治帝而非嗣光緒帝也。今表列其統系如左。

六恭親王

四咸豐帝子同治無子

二女

道光帝

長子天殛

三女

五惇親王子端王孫溥儀

七醇親王子光緒

依此統系觀之。同治帝駕崩之時。嗣其統者本應惇親王之子。而乃立醇親王之子者。蓋以醇親王之福晉爲西后同胞之妹故也。乃此時又因另有私見。復欲改圖。聲言光緒帝聖躬多恙。其實光緒盡心圖治。不遺餘力。稱其有病者。實係僞託之詞也。此次之事。畢竟爲中國宮廷之一私事。行冊立皇太子之盛典。然政變所及。或不止此。有謂將即以清歷元日廢

光緒帝。而令皇太子卽位者。抑此次事變之主謀。卽榮祿崇綺徐桐慶王剛毅數人。皆有權力者。故北京求有力能抗此次之事變者。殆無有矣。又北京政府使劉坤一張之洞北上。蓋欲商量此事也。然北京政府預料彼等之必不進京。而今果然。彼等皆託詞不去。蓋劉張二人負天下之望。必不能贊成如此之事。然亦不能力抗之。故辭不北上。聞劉坤一前嘗派人至張之洞處。請其協助諫阻廢立之事。而張答之云。宮廷之事。非臣下所能容喙云云。卻之於是中國南部。張之洞之名聲頓衰。又李鴻章當赴粵之先。已知必有此次之事。而不敢阻抗之。乃於嚴寒之時。急急南行。求置身事外。特南部素稱之三大人物皆如此。宮廷隱謀。當更進一步。無可疑者。然內地之反亂。或終不能起。至于各國意見。如僅爲立嗣。亦不便出而爲難。惟若眞廢既賢且明力圖維新之光緒帝。而立一不通事物十二三歲之少年爲皇帝。守舊頑固黨人。獨專政權。各國處此。仍終不能默然矣。

又云。據北京及上海各電報所言。中國政府謀畫廢立之事。籌備一切。日不暇給。若有必行之勢。在廷諸臣。亦未聞有因立嗣之事而諫阻者。中國氣節之衰。至今日而掃地盡矣。至疆臣中。世人所注意者。首推劉坤一與張之洞。劉於建儲之詔未宣之前數旬。已受命北上而出南京矣。然雖有忠君之意。而勢位已失。權柄已去。無能爲也。張之洞於前年政變之時。首鼠兩端。已爲改革派諸人所不滿意。近復聞其與西后聯爲一氣。而贊助其廢立之事。夫中

國文教之士。以長江一帶爲最盛。而今已無可恃。惟兩廣之地。其民頗有氣。且苦舊制之不善。而自李鴻章接任粵督以來。專以盡力鎮撫人心爲務。故今日中國皇帝之廢立。可決其並非難事。而廢立之後。定可決中國人之必無變動。或謂廢立之謀。早定於前年政變之時。不過遷延至今日而始行耳。先命剛毅巡視長江兩粵。復調劉坤一北上。而使李鴻章鎮撫兩粵。皆爲今日廢立地步也。就中國今日之情形而觀。外國之壓逼。日甚一日。茫茫前路。不堪設想。而其當局大臣。恬熙晏安。如燕雀處堂。不顧大廈之將危。竭其畢生精力。祇求一身之安全。一家之安享耳。其於國家之安危。固如秦之視越。漠然無動於心。或且經營贊助。以廢此有名無實之皇帝。以求媚於西后。若果如其所願。雖於其身家有益。而招外國之壓逼。削己之國勢。蹙已之境土。其效可立見矣。觀今日之變。其末路不已近乎。

日本報載大隈伯論此次之北京事變云。今日之清朝。不必有所廢立。蓋先年八月以來。皇上只擁虛器。政權一在西太后。而榮祿剛毅及他百官。皆西太后之腹心。滿洲人全盛之時也。而今突有此變端。是解釋所苦。或因漢人而爲此政策乎。雖然不但此也。徵之前史。廢帝往往不能免弑逆之慘。恐今亦不能不陷此厄運。而中國以孝之一字。爲百行之本。故此次之事。出自西太后主持。中國人亦或不致驚恐。若竟遭斯難。四百餘州。豈無起問罪之師者乎。中國南方民氣。勃勃欲動。若起勤王之師。恐直薄北京政府也。事苟如此。政府必求外

國援助。若求外國援助。外國乘時而來。應爲干涉之進步。而南方之勤王軍。亦具狀求外人援助。然則彼此交爭。非中國之內亂。實世界擾攘之因也。

日本某報云。一國之君主。中外所共認者也。雖年齡幼弱。猶在攝政之下。又年長而非有成人之識力。其疾病及其死亡。必足以影響內政外治。而中外亦以大事目之。此自然之理也。至于立憲國。其大政獨決于君主及大臣之手。以是主權者之更迭。雖不如獨裁國之重大。而其聲聞亦足震動中外。國與國交際親密。不特自今而若是也。況以獨裁專制而立國如清國耶。雖其疾病已動內外之耳目。乃其死亡僅以一貴族之大故看過之。可怪矣哉。前日上海電稱清帝之崩殂。昨日已掲載於新聞。對之頗無大感動。不過欲以外儀上二三言表弔意。甚闕禮矣。

案光緒帝今年三十歲。于同治帝崩後即位。光緒十五年始行親政。雖然。西太后當垂簾攬權。帝惟擁親政之虛名。至于二十四年。始親裁大政。忽遭西太后及諸元老之反對。北京政變以後。所有之權。一一被奪。光緒帝非幼弱之君主也。自前歲之事視之。英明不羈。非等于碌碌無知也。而其起居在幽囚之中。疾病在不明不白之間。中外人殆心其有皇帝夫君主獨裁之國。尙如此。其朝廷之狀態。不須多言而可知矣。不豫之報。屢屢傳播中外。而其病症無人能詳之。可推定其疾病均出宦官宮女之捏造也。知北京之內情者。莫不曰帝之左

右。常繞不測之禍氣。其飲食衣服。亦可危云。如斯等怪報。常傳入耳中。中外人亦習聞之。不復訝然。以爲清主之更迭。無重大關係。謂其結末也。必西太后別擁幼主以垂簾而已。今日之飛報。蓋前日之所逆覩矣。

雖然。其有無影響。聞鄰邦君主之崩殂。吾人以辭弔其不幸可也。特其崩也。突如其來。且無人能知其顛末。以鄰邦之情誼。不憫其朝廷之亡狀可也。夫君主病篤。通之國內。告之海外。天下之常例也。獨清國皇帝。近年未傳其不豫。今俄報崩逝。其根原亦無從揣摩。雖然。吾人復何言哉。但東亞細亞之舊大國。有四億之臣民者。見其朝廷爲鬼狐之窟。天理墜地。竟無一人起而倡大義于天下者。吾人豫想支那之將來。必無一可恃矣。夫張之洞李鴻章劉坤一諸老。我國官民猶視爲支那之政治家。乃傍視皇上之廢立。祇顧一身之私安。背天下之公義。窺破不值半文。若夫盤旋南支那之處士輩。雖見朝廷之亡狀。亦無所舉動。而徒記憂世愛國之論於紙上。以自得。豈不羞歟。支那之前途。吾人真失望也。

清帝之崩殂。上海復電。尙無實據。然廢立之舉。則必無可疑也。既聆廢立公報之後。上海電報更就廢立後之形勢論之曰。皇帝廢立之結局。北京大爲動搖。軍機大臣榮祿免職。法兵入北京。支那之愛國者。思外國之干涉。殊望日本之助力。廢立之原由。均俄法二國之策畧。以徐桐崇漪爲新帝之師傅。剛毅爲此事之首謀諸說。又支那之愛國者。對內廷之舉動。頗

激昂非議之。發電四方。移檄各省。連署者殆三千餘人云。今回北京之變動。其由來非一朝一夕。不足爲異。而頗出于急激者。則未能闡明其究竟也。剛毅受俄法之嗾。恃其勢以主謀廢立。夫利支那之有事。得以爲進步之由。籠絡滿朝官僚。而挫改革派。此俄國之志也。雖然。飛檄出大言。亦支那之癥也。豈果能措諸實行哉。然因是變足以增改革派一層之熱心義膽。而於北京不免益外人干涉之虞矣。總之清朝之命脈。必不能少延耳。

猛省錄第三

棒喝生編

中國今日如以一瘠牛處羣狼之間。四鄰耽耽磨牙吮血。人之所以謀我者。其疾如風。其集如叢。無國不爾。無日無之。而我國人猶偃然高臥。若爲無聞見也者。是則可哭也。因刺取外報所記各國經營中國之事。次第記之。名之曰猛省錄云。我同胞幸一垂聽乎。暮鼓晨鐘。發人深省矣。編者識。

俄國義勇艦隊○俄國本有義勇艦隊。乃民間義士創設。尋常則助商務。有事則助戰備者。此種船舶向來除代政府輸送軍器外。未嘗到旅順口。今則此艦隊委員議定以旅順口爲常用碇泊所云。俄政府頃已議定。每年以一萬八千羅卜之金贊助其經費。使之常來往於東方海岸云。

遼東煤礦○營口旗昌洋行。曾於三年前在遼陽之東六十五里地方。名曰碾洞溝者。開一煤礦。其地乃從中國人王某借來者。其公司名曰復昌義。去年冬又借煤礦五處開採。近日俄國鐵路監工卡爾蒙移文奉天將軍。不許以上諸礦主開採云。旗昌洋行急求英國領事之保護。現事尙未結。

法國滇越鐵路○法國所已得於中國之鐵路凡三線。其一由安南東京經江河平原達雲南。凡長二百英里。其二由諒山達南甯。凡長百英里。其三由北海至南甯。凡長一百二十英

里。而此等鐵路。實則收支不能相償。此人所共知也。然法人經營中國之心甚切。但求擴張已國之勢力。故其營業上之有利與否。不暇深顧。現時因開辦第一綫之路。募民債於本國云。

俄人設學於北京。○俄國舊設學校於海參崴。冀以俄文教中國人。聞近日更擬設一大學於北京。日下雖未提議。然舉國之有力政家均贊其說云。

俄妒日交。○西八月九日路透電報云。俄國駐劄北京公使德儀盧士。送公文一封到總理衙門。謂中國與日本結同盟之約。於俄國大不便。若不廢止之。他日東方恐不免多事云云。

西八月十日十一日時事新報云。劉學詢慶寬兩人東渡。其意專在設立日清銀行。既已屢登本報。兩人行踪絕秘。不明不白。爲我邦人冷眼所視。亦已人人共知。劉氏等屢屢出

其所撈西后密信以示人。謂係持有國書者。以自明其使命之重大。究之其果爲真正國書與否。仍屬不甚分明。彼之自銜。徒供識者之一噓耳。天津上海各處之西字報。曾屢載

其帶西后之密旨而來。因此造成此日清同盟之風說。本報時事新報曾兩三次譯載之。實

欲供一時之笑柄耳。而據昨日路透電。俄人聞此風說。乃爲真正之抗議。豈不可笑之正乎。

譯者曰。俄人誤聽新聞紙之謠言。視劉慶二人未免太高矣。中國雖乏才。苟欲與日本訂同盟之密約。亦何至命及一賂徒一僕隸哉。慶寬故辭。邸之奴僕。雖然。此事之有無姑勿論。然國與

國之交際。如人與人之交際。我欲與某人親交。固非他人所能干預也。今俄人乃悍然敢爲此種之抗議。其視我中國何如哉。嗚呼。殆不僅半主之國而已矣。抑又猶有說者。日本號稱東方獨立之國。聞此議也。其獨能默然而息矣乎。

意復要求○西八月九日北京來電云。意大利新公使於兩三日。前有電報歸本國。每電皆長千字以外。大率爲中國之事。頃該公使已復向總理衙門有所要求云。其所要何事。雖未確知。大約將三門灣開作通商口岸。並索數處鐵路礦務權云。同日電報云。日本公使矢野氏。向于中國政府進忠告之言。認當略許意國之要求。以全彼國體面。則兩國交涉之間。可以無事。

譯者曰。意大利前者要索三門灣。一遇抗拒。即便收回成命。爾後遂易公使。易政府乃新公使之來華。既已經月。亦復杳無音信。外人竊竊疑之。以爲意國自揣力薄。全作罷論矣。然細考其國內情。彼舊政府之倒者。以調度此事失機也。舊公使之退者。以辦理此事不如法也。今既易新政府新公使。必不能默爾而息明矣。今彼新派來大兵艦二艘。其一名卡羅亞啤德。噸數六千五百噸。速力二十節。拖六吋之快砲十三門。小砲二十八門。其一名維士金。噸數三千四百二十七噸。速力十七節。拖大砲八門。小砲十四門。兩船船員合共八百一十一人。今已游歷于中國海。加入原有意大利艦隊之中。已足威嚇無海軍之中國。

而有餘矣。不知中國之外交家何以待之。

俄兵類集○俄國自數年前。即已陸續派兵來于東方。曾無間斷。自昨年以來。其數益加。人所共知也。聞近時由該國義勇艦隊之鐵甲船名埃卡的里那士者。載兵一千。與其妻子共來于旅順口。又鋼甲船名摩士喀及維羅訥治者。各裝兵二千。亦已從窩秩沙港出口云。此等之兵。俄人號稱爲移住民。以掩世人之耳目。其實則皆經百練之哥薩克兵也。俄國運兵於東方。極秘密不令。人知其真數。又其運兵之法。由海由陸。種種不同。故不能詳定其兵力之幾何。雖然。以大畧計之。今年東渡之俄兵。在于旅順及海參崴者。總不下四五萬也。

德人經營東方海軍○德國近日用意欲增其海軍于東方。前者所派來之舊艦小舶。皆遣回本國。而代以新造有力之大艦。其大巡洋艦名白兒打者。既抵東方。名趁沙者。今正首塗來東云。

竊食我粵○我粵之廣州灣。既爲法人之所據。聞近者法人又欲占據碇州石門等港灣。且將其地附近之砲臺。亦據爲己有。已向兩廣總督譚鍾麟要求之。譚督既已請示辦法于北京政府矣。查碇州石門。皆廣州灣對岸之島嶼。頗占形勝。爲擁衛廣灣之門戶。而其附近有赤礁海頭麻斜津前北港南港淡水等砲臺。今者法人欲于數砲臺中。占其一二。又欲在三门黃陂兩處。新設礮臺云。又聞法國現將廣州附近之砲臺二座毀壞。未知確否。

東三省鐵路近況○滿洲之境。名爲中土。實則俄屬。人所共知。今俄人鐵路工事之實情。有游歷彼地者。述其大略。蓋成績甚可觀云。現俄人在阿勒楚喀城之北七十里。混同江之南二十里。地方名哈拉賓者。設一大車站爲自牛莊旅順東來之終點。並爲自俄都西來西伯利線之會點。哈拉賓之地。不過一寂寞寒村。與其附近一村。名曰房燒鍋者。相距不遠。俄人並收此等一帶村落。爲擁衛車站之新都會。規模既定。命向來居住之中國人民。收其家屋財產。立刻退去此地。而俄人即在此爲永住之計。現在房燒鍋及哈拉賓之俄人。共計一萬以上。新建房屋。四十五戶。每戶約長六七十間。日本一間當中國六尺餘又設學校以教俄人之子弟。建醫院以療俄人之疾病。又於房燒鍋哈拉賓之中途。兩村相距約二十里設別墅以爲游宴之所。其發達之速。真不可思議。自該地起算。已竣工者。南北各約百里。又迤南長春地方。已竣工者。南北各五六十里。又迤南而遼陽。南北各二百里。已築成路底。又迤南而營口之北百五六十里。至鞍山堡之間。已行瀛車。以運搬土石材料。此東三省鐵道之近況也。又齊齊哈爾下流六十里地方。名胡拉爾吉者。現亦動工。自其地之南北各竣工二百里云。又聞俄人使役中國人從事于工作。常加督促。嚴酷無人理。又常不給工錢。惟給粗食耳。故華工逃亡相踵。俄人頗困云。

譯者曰。以舊時寂寞寒村。一落他人之手。即驟見繁盛。此其故何也。香港上海。在五十年

前。不過一無人島沙礫場耳。而今乃如此。牧民者可以內省矣。房燒鍋之地。彼所欲取者。則任意驅逐我民而居之。他日瓜分後。其慘狀皆如此矣。我同胞曾念之否。傭人治工事而不給薪工。且加嚴督。此亦與賣身爲奴者何異。哀哉我民。其被人作踐。至于如此其極也。

盜爲盜媒。○香港西字報云。廣東近日多盜。南海順德一帶數百里橫行無所忌憚。往往向富家及大商店打單。莫敢誰何。因此人人驚恐。於商務上生出許多險狀。或與西人訂明貿易。而不能如期交銀。西人遂欲借此以爲干涉之計云。又香山某地之盜。曾傷斃一葡萄牙人。現葡人先提出此議。與政府交涉。各國將繼之云。

譯者曰。西人他日所藉口以調兵入內地。以亡我中國者。其詞有三。曰保護鐵路一也。曰保護教民二也。曰保護商務三也。而三者之所起。必由內地多盜始。小盜者大盜之口實也。今我廣東之盜。白日猖披。大吏置之不聞。其饑日益熾。開門以揖歐盜。禍在旦夕矣。今特其發端而已。

英人爭滇緬界。○雲南緬甸界務。中國與英國早經議定。頃英國派遣官吏赴雲南聲稱野卡互地方當爲英屬。雲貴總督崧蕃答之。謂其地既無條約。又無附屬地圖。未便決定云云。中國人掛塞敷衍之術。照例如是矣。

意國要素續報○西八月二十七日。北京來電云。意大利此次所要素者其條件如左。

一自浙江至鎮江開設鐵路權。

一廣東及甯波兩處開礦權。

一北京大學堂設意國語二科。

一開採西山煤礦並設鐵路。

聞總理衙門今已許意國以浙江甯波地方之開礦權。惟意國尙有不滿之意云。

法國據西江口○西八月中旬中國某西字報云。法人現在西江下流入口處。占據一島。其事確否。未能斷定。容俟續報。

法又要索○北京法公使頻向總署仲說。謂安南廣西交界處。宜設一鐵路。自潼南關達蘭州。總署答以國庫空乏。不能遽造。法人猶要索不已。總署乃請法國借款開辦。法公使大喜。即應諾之。已定以七分利息。借五百萬兩。以供此路之工程云。

俄人經營旅順○俄在旅順口設置砲臺。現時所用工人約四千名。其舊日所有之砲臺。次第修復者。既已竣工。皆改爲俄國式。又增築之砲臺。現正在經營中。計本年可以一律告竣云。

廈門滋事○日本在廈門自關租界。擬在虎頭山地方。惟該地方乃居民墳墓所在。故道台某初與日人商議。欲改他處。日人不允。遂定議。於前月日本領事與地方官同往勘界。乃遂次忽有土人持犁挾棍。蜂擁而至。地方官急歸。速調營兵來彈壓。僅餘日本領事及書記官。

繙譯等數人。土人麕集。木石交下。日領事等飛奔。其書記官松本氏被傷頗重。泗水歸僅得免。此報達于日本東京。即派兵船入港保護。始見鎮靜。于是廈門之日本商人集議數件事項。電達政府。其大略謂此事由道臺所指撥。當予懲創云云。而日本之新聞紙亦日日陸續記載詳細情形。各騰論說。有謂宜向中國政府重重要索。以懲其後者。有謂此本細事。不必借腔作勢。傷兩國友誼者。其主持要索之說。則大端謂迫令將該道員嚴加處分。謂宜乘勢擴充鐵路礦務權。謂宜因此令中國各口岸日本租界。皆由日本設置巡捕。而令中國供其費用云云。現時日本政府已有電往北京矢野公使。提出要索事件。大約一黜革道員。二懲治滋事之土民。三賠償被傷者之費云。其詳尙未能周知。容俟續報。

曹州教案條約○山東曹州府教案。現已商結。中國另外酬德國前經相助之誼。故大清國國家大德國國家彼此願將兩國睦誼益增篤實。兩國商民貿易使之格外聯絡。是以和衷商定。專條開列於左。

第一端 膠澳租界

第一款 大清國大皇帝欲將中德兩國邦交聯絡。並增武備威勢。允許離膠澳四面潮平。周遍一百里內。係中國里。准德國官兵無論何時過調。惟自主之權。仍全歸中國。如有中國飭令苦法等事。先應與德國商定。如德國須整頓水道等事。中國不得攔阻。該地內

派駐兵營。籌辦兵法。仍歸中國。先與德國會商辦理。

第二款 大德國大皇帝。願本國如他國在中國海岸。有地可修造排備船隻。存棧料物。用件整齊各等之工。因此甚爲合宜。大清國大皇帝已允將膠澳之口。南北兩面。租與德國。先以九十九年爲限。德國於所租之地。應蓋砲臺等事。以保地棧各項。護衛澳口。

第三款 德國所租之地。租期未完。中國不得治理。均歸德國管轄。以免兩國爭端。茲將所租各段之地。開列於後。一膠澳之口北面。所有連旱地之島。其東北以一線自陰島東北角起。至勞山灣爲限。二膠澳之口南面。所有連旱地之島。其西南以一線自離齊伯山島西南偏南之灣西南首起。至笛羅山島爲限。三齊伯山陰島兩處。四膠澳之內全地面。主現在潮平之地。五膠澳之前。防護海面所用羣島。如笛羅山炸連等嶼。至德國租地。及膠澳周徧一百中國里界址。將來兩國派員查照地情詳細定明。在膠澳中國兵商各船。與德國相交之國各船。德國擬一律優待。因膠澳內海面均歸德國管轄。德國國家無論何時。可以定妥章程。約束他國往來各船。此章程即中國之船。亦應一體照辦。另外決無攔阻之事。

第四款 膠澳外各島及險灘。德國應設立浮樁等號。各國船均應納費。中國船亦應納費。爲修整口岸各工程之用。其餘各費。中國船均無庸納。

第五款 嗣後如德國租期未滿之前。自願將膠澳歸還中國。所有在膠澳費項中。國應許賠還。另將較此相宜之處。讓與德國。德國向中國所租之地。德國應許永遠不轉租與別國。租地界內華民如能安分。併不犯法。仍可隨意居住。德國自應一體保護。儻德國需用地土。應給地主地價。並中國原有稅卡。設立在德國租地之外。惟所商定一百里地之內。此事德國即擬將納稅之界。及納稅各章程。與中國另外商定。無損於中國之法辦結。

第二段 鐵路礦務等事

第一款 中國國家允准德國在東省蓋造鐵路二道。其一由膠澳經過之濰縣青州博山淄山鄒平等處往濟南及山東界。其二由膠澳往沂州。及由此處經過萊蕪縣至濟南府。其由濟南府往山東界之一道。應俟鐵路造至濟南府後。始可開造。以便再與中國自辦幹路相接。此後段鐵路經過之處。應於另立詳細章程內定明。

第二款 蓋造以上各鐵路。設立德商華商公司。或設立一處。或設立數處。德商各自集股。各派妥員領辦。

第三款 一切辦法。兩國迅速另訂合同。中德兩國自行商定。此事惟所立德商華商公司造辦以上鐵路。中國國家理應優待。較諸在中國他處之華洋商務公司。辦理各事。所得利益。不使向隅。查此款專為治理商務起見。並無他意。蓋造以上鐵路。決不占山東地

土。

第四款 於所開各道鐵路附近之處。相距三十里內。如膠濟北路在濰縣博山縣等處。膠沂濟南路在沂州府萊蕪縣等處。允准德商開挖煤斤等項。及須辦工程各事。亦可德商華商合股開採。其礦務章程。亦應另行妥議。德國商人及工程人。中國國家亦應按照修蓋鐵路一節。所云一律優待。較諸在中國他處之華洋商務公司辦理各事。所得利益。不使向隅。查此款係專爲治理商務起見。並無他意。

第三端 山東全省辦事之法

在山東省內。如有開辦各項事務。商定向外國招集幫助爲理。中國應許先問該德國商人等願否敢辦。工程售賣料物。如德國不願承辦此項工程及售賣料物。中國可任憑自便另辦。以昭公允。

以上各條由兩國大皇帝批准。中國批准之約。到德國柏林之後。德國批准之約。交給中國駐德國大臣收領。作爲互換之據。此事條應繕四分。華文德文各二分。由兩國大臣押畫蓋印。各執華德文一分以昭信守。

按託名租借而割我沿邊要地。各國皆然。以一二教士之戕殺。而索如許之權利。則德國所獨爲戎首者也。

俄人購地○俄人於大連灣附近各島。如青泥窪。香爐焦沙河等處地址。欲定價購買。價分三等。上等每畝八元。中等六元。下等四元。本地居民皆不願售。而青泥窪奸匪王禿子。從中煽惑。挾勢凌人。先是市肆間有匿名揭帖。謂該處民家地畝。栽種秦椒一樹。應納捐若干。別項種植亦須納捐若干。人心惶惶。各懷疑懼。王禿子乃要挾居民。皆令售賣。居民懼勢。聽其所爲。然均不願領價。王禿子又往沙河口勒令賣地。而兩島之民。亦均不願。王強帶俄人通事及委員差人等。同至沙河口丈勘地基。居民遂將通事及委員差役搶去四八。未知下落。俄人在彼駐紮之兵聞之。亦將是處之會首掠去五人。現在會首已至旅順口將軍衙門控告黏貼告白納捐之事。及所定地價太輕。將軍謂並無要民間種植納捐之說。如地價太輕。則均每畝八元亦可。刻聞青泥窪均已領價。惟香爐及沙河口兩處尙未領價。搶去之通事差人。已爲俄人尋出。俄人掠去之會首。則未知放出否。

俄奪東省礦利○現在俄人在遼陽開採各礦。並不知照華官。亦並不問華官准否。

俄人巨計○俄國滿洲鐵路副總辦波司度夫。奉本國政府電。要求中國政府推廣鐵路。其大略曰。滿洲鐵路幹線。及南方支線之於中國。俱屬一大事業。其與北京相爲聯絡。最當務之急也。若無此支線。假令他日商務旺盛。則有功虧一簣之憾也。明矣。北京鐵路之工程。豈可一日忽哉。或云已有由滿洲經山海關而抵天津之鐵路。滿洲與北京足以通氣脉。是不通於

世務之論耳。夫舍捷徑取迂路。不獨貨價不免昂騰。其損失不貲。寔出意想之外。不可不察也。或又云。支線若成。便則便矣。奈得失不償何。是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之論耳。滿洲西部。土地肥沃。物產豐饒。加之人口稠密。想其商務勃興。已在眉睫間。豈有得失不相償之虞哉。頃聞中國政府。既有不許新築鐵路之命。然此議與我毫不干涉。夫我今日所請者。則已經協議妥當。其權既在我國。不得與尋常要挾同視也。

俄焰日張○俄國以兵戎之慘。倡平和之議。然侵略東亞之意。仍未艾也。其每年由奧禮沙命艦載往海參威之人員。不下三萬人。以十年計之。即得三十萬人。其他遼陸來者。亦復不少。雲濤波湧。以立侵亞之基址。噫。吾恐俄國不發一矢。不折一弦。即足以蹂躪東亞矣。彼倚俄爲長城者。其曾審此乎。

畫策防俄○俄人虎視北方。要求無厭。此時中國政府如夢初覺。向倡聯俄之說者。今皆漸漸主議拒俄矣。其消息約有四端。一盛京吉林黑龍江三省。廣徵滿人整軍經武。不遺餘力。一命長順節制吉林練兵事宜。以莊軍容。一武衛新軍。力除弊習。以練勁旅。一於黑龍通肯河新設都統。以資警備。通肯河地接阿勒楚喀。阿勒楚喀者。俄國將創大都府之地也。鐵路已密布數十英里。中國忽於此時特簡都統駐劄。豈偶然哉。

預備俄用○北京友人來函云。此次北京俄文學堂招考。赴試學生共有二百名之多。考取

者共計八十人。其中四十人即可入院肄業。其餘四十須待將來學堂擴充或有缺額即可補入。可見中國子弟甚願學難諳之俄文。以待將來中國或俄國政府之用。近來英人向中國政府所請之事。往往延遲不能成功。而總理衙門於俄人開設學堂之事。即爲允准。俾中華子弟盡諳俄文。將來可充鐵路繙譯。然而中國所造之鐵路。其經費則由中國所出。安知將來不爲俄人所用。一若俄國未誘中國之前。而中國已預吞其釣餌矣。

外兵入都○聞俄國屯紮旅順之兵。將撥出四萬入都。各國密議。均擬伺便同行。派兵入都。去年八月各國一聞政變。即紛紛調兵入京。近日廢立之謀愈亟。俄人首先擬調重兵入都。各國亦伺便派兵同行。京師爲重禁之地。豈可任作外人戎馬之場。彼真視中國如無物矣。否則奸臣篡竊。倚俄爲重。密通外人以自賊也。噫。

燬拆民居○西報載牛莊疫症。日漸支蔓。每日必染十數人。內有數處與西人住宅相近。其俄人住處。聞土人亦有染疫。後經鐵路。俄人即將華人房屋燬去。華官一無良法查檢。房屋不潔。因而致疫。此固醫理。然華人房屋。俄人遽行燬拆者。雖因華官無良法查檢。然地方無權。將一任俄人燬拆而不敢問矣。

法索南京租界○西報載法人照天津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中法條約載明可索南京開作租界。中法條約。屢經改易。今要素租界。則不據近約而據前約。徒恃勢逼。殆無不可顛倒爲

之矣。

誌無稅口岸○俄政府於官報載明曰。俄人租大連灣。限期內作爲無稅通商口岸。進口貨物一律免稅。其界址由戶部大臣定奪。所有船鈔及他項捐款。必照現在定章繳納。船隻亦須查驗。其由大連灣進俄境之各貨。則須抽稅。現大連灣改名曰特和呢。夫古之亡人國者。必推兵過境。據其地而有之。今一以租借爲名。入手之後。有無稅則在其所定。斯真與割取何異。亦可謂亡國新法也已。

英人助意○西報載。北京英欽使赴總署。切實陳言。勸中國即將意人所要各款議定。并云。意人索西山煤礦及蘆溝鐵路。亦應允准。按楊子江兩岸。外人所指爲英國勢力圈者也。三門灣屬其圈內地。乃意人竟欲索之。英人無詞。故外人疑即英所嗾使。今意人復出要索。英使且明白助之。夫前此或非嗾使之歟。今亦見利而思均沾之矣。

膠州近狀○德人自占據膠州之後。一意經營。大興土木。海岸一帶沮洳之處。築爲陸地者十之六七。道路溝渠。亦均開濬。並擬燃點電氣燈。據德人言。德政府以銀一萬萬元撥充一切經費。本年應支出四百八十萬元。駐紮弁兵計共二千五百人。特建西式房屋。爲各武弁棲息之所。歸然高聳。極輪奐之美觀。附近有一小村。村中人約六十家。見德兵之初上岸也。老幼男婦。皆逃避無蹤。邇已陸續歸來。以鬻雜貨爲業。其爲德人作工者。約有一萬三千人。

灣內青島設有碼頭。計長二百五十尺。業已竣工。又有海關查勘貨物。中國官吏司之。但貨物之由佔領地輸出及向佔領地輸入者。俱不抽稅。以故咸頌德人之惠。其他尚有郵信電報局憲兵巡捕衙門。頃又開辦一新報館。皆由德人管理。又有一輪船局。牌號最時洋行。有輪船三艘。各載重六百墩。行駛上海芝罘天津等處。

匪擾膠州○德人自佔山東膠州以來。近有收取民間地租之議。百姓不允。相與爲難。他處又有土匪紛擾。日前德國駐京使臣至總署。稱中國若不派兵勦山東土匪。則將調本國兵輪至山東云云。總署王大臣聞言。即允許派兵往勦。

德人詰問○膠州等處土人與建造鐵路之德國人屢次爲難。德人派兵拒禦。傷斃不止一人。現聞德國公使已向總署詰問此事。并謂中國如不能力爲壓止。則由德國派兵前往。以保護鐵路工程。未曉總署諸公。又將若何措置耳。

勒索起釁○山東登州府友人來函謂建造高密至青島之鐵路。德國人殊覺不適。因該處土人甚固執也。有見識之人。謂滋鬧之事。並非土人欲與德人爲仇。實由鐵路繙譯所致。因繙譯時有勒索民間錢財。繙譯將木頭插在民間之墳地。或價昂之地。告諸民間謂鐵路必由此經過。知欲鐵路不經過此。必須付銀若干。此事究屬確否。現尙未知。然終不能全信通事之言。萬一民間有滋鬧之事。德人可用此等通事作爲先鋒。則能使民間安靜。然而鐵路

不獨爲各國人所喜。即中國有見識者亦喜之也。

德人索地○頃聞德人要索黃河以南之地。直至開封爲止。以爲德人權力之地。未知總署若何作覆耳。

要索鐵路○冷宮致倫敦電云。中國印度法屬總督商請雲貴總督。擬由越南老撾至雲南府建築鐵路一條。即令華人建築一車棧。雲督即電致北京。當法總督回越南時。尙未訂安云。聞法人尙須請大利益三件。尙未成議。現在雲南有法商公司。爭查此等利益也。城內已開設法舖。高扯法旗。如英人不以雲南爲權力地。則法人必能獲利也。

詳記法踞廣州灣○字林西報云。去年法人索租廣州灣。外人尙未知其詳細情形。其約略能知者。惟法國東京廣東西境及海南至廣州灣各處商船耳。是處在明朝時爲海盜巢穴。地勢甚佳。非特爲海南北境海中之要道。抑且扼守廣州至東京沿海之各隘。其初中國未知險要。迄今方知其爲形勢之地。故竭力設法挽回其事。法人初索本一百里。後由周彭二觀察前往勘界。法人所索甚奢。除原索地界外。擬添索二百里。觀察等拒之。一面密察法人要索之由。復由紀載察知其地實爲險要。如允其推廣。不但將來廣州灣附近不能控制。即廣東全省沿海西面各島。以及廣州地面海南全島。皆在法人掌握矣。否則必當四面設以重兵。或可稍資防禦。此中國政府決意不允法請之故。目下已商議三次。尙無成議。相持不

下。故 朝廷派蘇元春前往查勘耳。蘇與法人素友善。前勘粵省東京界務。尙無固執之請。且蘇現官欽州。此係小越平八分何山之山。則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時中法戰事。蘇督諒山兵曾獲大捷。現官欽州附近亦有兵二萬人足資鎮攝。故太后畀以重任耳。

意索已允○意人要索各款。業經總署議定。除承築西山鐵路及開採浙省礦利二條外。其餘各款。業已一律允准矣。

非酋照會○非島獨立已一週年。月前該處有數國領事。於某日得接其統領鴉軍阿度照會。請各國在其屬地通商貿易。該文由土人外務大臣邊嘉理模簽名。係於六月十七日頒發。中有五款。其大意凡船懸掛美國旗號者。不准到非屬口岸。其餘各國商船。均可任意來往。但入口後。須俟軍中武員下船查驗。方能駁卸客貨登岸。所有水手搭客書信。均由船主列單具保投報查驗。武員如武員或有詢問。船主亦須直告。不得隱諱。土人由則卑附船至者。須呈驗執照。如無執照。當罰非銀十披梳。或禁留三日。洋人到來。亦須將領事憑條呈驗。並聲明籍隸何國。到此何爲。如不呈報。則扣留解交外務大臣訊明發落。洋人在各埠身家性命。土人政府皆爲之保護。但華人到埠。須待以格外律例。不能與洋人一律。除華人外。凡外洋各國。皆同一體。並無歧視。但與土人差有分別耳。即此以觀。我華人之爲外人所欺侮。亦已甚矣。夫非律賓不過一海島耳。鴉軍阿度不過一匹夫耳。而卒能脫西班牙數百年之

羈絆。拒美國百數萬之雄軍者。以能獨立也。當去年與美國交戰之初。其強弱大小勝負之數。局外皆謂不言可決。而竟有今日者。豈非事在人爲哉。今觀其所照會。華人到埠。須待以格外律例。不與各國視同一體。然則以中國二萬萬里之地。而曾不一非律賓若。以四萬萬之民。而曾不一鴉軍阿度若。夫何待英俄德法諸強國之奴隸魚肉。我國人所至之地。動見驅逐哉。奈何國家既不爲設法。士商又不自立良謀。甘心隱忍。任外人視同牛馬。不齒人類。耶。嗚呼。可勝慨哉。

德人野心○倫敦中國報云。德國在中國所築鐵路。殊爲神速。約下禮拜內有鐵軌八萬噸。由德州運至天津。又日本人民報云。德政府近來隱隱注力東方軍事。尤垂涎揚子江沿岸一帶權利。故現有新製汽船八艘。吃水均極淺。速力甚大。鋼甲機器。又均極堅利。據云將以爲來往上海重慶之用。

記者曰。日本福本日南之自德而歸也。述歐人剪滅黃種野心。傾注中國。急進直追。幾欲滅此朝食。其禍機危迫。非特中國人不及知。即日本人亦出于意料之外。爰爲支那問題以演其意。曰。支那問題者。世界之大問題也。歐洲列強。既作支那處分案。三分支那全土。第一北部。滿洲一第二中央。黃河流域第三南部。閩江流域三部或爲他人訂永借之約。訂暫領之約。訂永不割讓他國之約。權力所及區域之約。其原因如何。則以歐洲工業之

發達。與資本之增加。歐美澳非四洲不能爲尾閭之銷場。則其澎湃充溢之所及。不得不傾瀉於文明半開之支那帝國。而浸其全土。支那全土之分割。乃現在事實。決非將來理論也。然今之數磨牙吮血于東亞大陸之列強。咸注目英俄德法。而俄尤甚。謂其企圖遠大。手段老辣。乘席卷南下之勢。據鹿爭中原之場。最爲可懼。而不知德國者。乃爲支那之第一大患也。德人者。其忍耐力之強。出乎支那人之上。以沙幾懷民族之特性。實行向外擴充工業之國論。其鋒甚銳。不可抵當。故于歐洲與大陸諸國。特續親交。以絕後顧之憂。于海外欲成就殖民政策。工商政策之大事業。熱慮焦心。遂首發難于膠州。蹇然掉足于支那大富源地。其伎倆突飛狼戾。大非俄人之可比。其經營支那。虎視鷹瞵。不可測度。尤當刮目以待之。異日糜爛東亞大局者。其在德乎。我日本有識之士。亟宜奮勵。毋爲噬臍之悔也云云。按德皇以梟雄之姿。逞虎耽之欲。全川突飛政略。其據膠州灣也。剪支那之腰。以扼南北之通途。其購南洋諸島於西班牙也。躡支那之足。以進奪膏腴之腹地。企畫山東全省。惟日不足。意不在於山東也。以山東爲起點耳。今擬其狡謀所注。大略有二。一踰淮走河南。以達四川。一則渡江而侵畧南方諸省。或出浙江。或出于福建。三沙灣。譬如飢鷹振翅。山東鷹之體也。河南四川。其右翅之所掩覆也。皖蘇浙閩。其左翅之所掩覆也。兩翼並張。如垂天之雲。東亞大陸。黑黑長夜。礦產鐵道。在其主權。工業商利。爲所掌握。

利源既爲吸盡。則性命隨之矣。爲支那之大害。孰過于是。而人祇知英法俄之可慮。而未計及德人。于德人之舉動。無有調查而動色相戒者。此真瞶瞶無及者矣。山東雖鄒魯之遺風。人知禮義。不肯屈服于異種。然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爲他人役○捷報云。英人加意招募華兵。現已有三百人。招練三月之華兵。其功效過于招練九月之英人。德藩亨利在威海閱兵。見有兵身長六尺。德藩大喜。即回膠州。派二德兵來威海。學習招募之法。華兵首裹藍綢衣。亦藍色。兩肩紅色。藍褲。其辮纏首。外包以布。氣象十分雄壯。華人操法最佳。且亦心服英官云。

記者曰。華人之技。豈獨爲軍人而已哉。極其聰明強毅之所至。不及百年。足以蹴歐美澳而無上之矣。雖然。已不能用其所長。而他人反得而收之。授之利器。驅之以自戕其類。此以其人滅其人。以其國滅其國。亡國亡種之毒。無過于此。地球上最大罪人。獨夫民賊之用。心也。列強之先。惟英國最善此慣技。以雄威駿烈。脅其政府。以仇其國民。復以私恩小惠。誘其國民。以攻其國民。使他國之民。自相殘殺。肉野血川。種族殲盡。已乃坐而取人之全國矣。猶觀之人之家產者。愚其父兄。以離散其子弟。使其子弟自相尋刃。室內喋血。人去財空。而田產遂落他人之手矣。是以英之滅印度也。即用印度之人。滅埃及也。即用埃及之人。英法同盟軍之躡我北京也。華人爲之先驅也。九龍數百里之民。死于彈烟鏃血之慘。

者。華人爲之鄉導也。蓋不如是。印度軀幹修偉之種。埃及文明最古之宗。祇以外力強侵之。不使其內體腐敗。則堅而不能入。衆而不能殲。其元氣強而不弱。雖以大兵壓倒。則愈激而愈張。愈折而愈銳。終不可得而滅。惟用其同種者以自刃之。又以利啗其同種者爲之問諜心腹。糅雜其間。盡得其巢窟。稍有所謀。英兵即犁穴矣。于是乎印埃乃滅。非英人之滅之也。印埃之人。自滅其國。自亡其種。而使英人享其成也。嗚呼。天下之大。未有不自我滅其國。自亡其種。而他人能滅之能亡之者。華人之衆。國且大。尤非容易可得而分。欲其腐敗如摧枯拉朽。殆有非以其人滅其人。以其國滅其國。不能容一足伸一臂之勢。故英人招華兵于威海。德人繼之于膠州灣。法人繼之于廣州灣。俄人繼之於東三省。異日蹂躪四百餘州。殘芟四百兆族者。其禍始于斯乎。其禍始于斯乎。然而華人自今以往。動其愛國之感情。鼓其仁類之天性。憤國仇。念家難。將必有倒戈之一日者。未嘗遽無望也。而謂盡如印度埃及之結果。則未敢信也。

日俄協商○俄國露西亞報。近日俄人有意將在韓餘利。讓與日本人收取。昔時日本之於韓。未能大逞其志者。徒以有俄人權力範之。今一旦歛手。任日人悉心經營。倘其乘此機會。佔八道。正不必多糜經費。而事即成矣。夫日人既攫韓利。想亦安心。不復垂涎滿洲。蓋俟其經營韓地既定。則我邦西伯利鐵路亦成。而滿洲可全歸掌握。亦焉敢與我爭耶。

記者曰。俄人經營亞東。已匪朝夕矣。而亞東之國。稍能與之角力者。惟日本。不能併滅之。不得不思餌以餘利。以殺其勢。吾料日人未必墮其術中也。雖然。豈可恃哉。嗚呼。英俄協商。前有所聞。日俄協商。今又見告。中國之危。危於朝露。以三千年文明神靈所生產之中夏。而不能振其轟轟烈烈之氣。以屹立于地球萬國之上。徒搖尾乞憐。朝而親俄。晝而聯英。夕而依日。卒之俄固虎豹。英亦豺狼。即爲唇齒之日本。我能自立則扶植。我不能自立則傾覆。此必然之理也。我國民亦何不奮其獨立之志。爲自救之計。以四萬萬人。顧不能自救。而乃恃他人耶。不能自救。他人亦萬無能救我者。我國民其尙知懼。其尙知恥。其尙知憤。其尙知立。

俄人之言。○日本萬朝報載云。中國駐俄使臣楊某。一日往見俄外務大臣。晤談多時。述及遼東附近鐵路事。外務大臣曰。我國之築路達貴國疆土者。實爲利便交通起見。并無侵掠之意。將來貴國若有邊警。則我國將藉鐵路之便。輸送兵馬軍糧。以助貴國。夫豈有他意哉。楊欽使答曰。敝國亦深感貴國之意。故有派遣學生游學貴國。及設俄語學校之事。外務大臣并催更立鐵路條約云。

誤拘日人。○奉天附近地。已歸俄人權限之內。如金州一廳。華官之權。僅能施諸城內。城外四圍。均歸俄人管理。名雖華土。實與俄地無異。昨日金州城內有日本遊客四名。游覽既遍。

甫出城。即被俄兵拘獲。指爲奸細。牽至俄署研訊。將欲加罪。旋爲金州廳司馬聞知。即照會俄員。力爲分辨。始得解脫云。

記者曰。俄人日以嚴威峻令。施於遼瀋之間。其橫暴無理之事。已書不勝書。日人爲有力之國民。尙幾不脫虎口。若我民遇之。雖有十百司馬。亦不能代爲解免矣。嗚呼。豈盡過官之罪哉。亦我國民不能尙義俠。發忠憤。如日本明治之初。芟夷大難。故外侮內奸。敢于苦我民耳。我民尙不知自立哉。

法人要索○自龍州至南寧一路。久允法人興築。今聞法國駐北京公使復頻向總署陳說。謂於越南廣西毗連處。宜敷設一鐵路。自潼南關直達蘭州。總署王大臣答以現時國帑尙少盈餘。雖以興辦。法人猶屢索不休。王大臣等對付不過。即請由法國借款開辦。法公使喜而允諾。已定借五百萬兩。以供此路工程之需。而其利息則以七分算法云。

又聞法人於廣州灣既索展租界。今更於海灣入口附近處得二島。亦欲直據之云。

川中教案○捷報云。教士臺維生。於六號在四川潼州府鹽亭縣烏龍鎮地方。售書傳教。土民欲窘之。後至客棧避之。衆蹙其後。百般恫嚇。聲言欲拆屋。并有紳士十三人。因不能保護。勸教士他去。彼等出鎮。即被土民擲石相擊。後因迷路。復返。遂遇男婦大小。持棍毆擊。徧體鱗傷。面耳坭污。其最重者。爲頭上刀傷一處。衆疑其已死。擲諸田中。未幾遂蘇。匍

旬至船。船人載之。赴射洪縣教堂安置。該處教士梅思。遂伴送至重慶。現漸平靖。惟身體筋絡頗受震動。重慶英領事已辦理是案。一面派西人前往潼州府緝獲匪人懲辦。

記者曰。嗚呼亡中國者。其教案哉。殺二教士。而德人據有膠州。佔南北天然之良港。余蠻子提一師市。而四川數府礦山採掘之權。落于法人。則外人者。孰不樂中國之有教案哉。近來凡各國欲問鼎染指于支那者。莫不以教案爲先容焉。而四川一省。尤爲糜爛。台州天主耶穌之相攻。應萬得至挺而走險。歷數交涉以來。至於教案。無一善全之局。眞可爲當途一大笑也。夫泰西今日政治之修明。文明增進。其於宗教也。各國皆有不准干預國事之條。故其教士于其國中。與平民無異也。加以英國生理學大家達爾文之學。被遍于歐美。天演之義大明。託天舊說。幾有不能立足之勢。乃其來于中國者。何其多事哉。吾聞之日本維新之初。頗有教禍。然其義士恐禍及國家。至而教士而屠腹剝腸以死。至今則教案無聞焉。豈其民之不尊教哉。蓋其國民之新思想。日增月盛。游泳于政治法律界中。既爲教化之人。何有于宗教而阻其自由哉。故宗教不必強人以從。而人亦不必強詆宗教。中國愚民。動輒與外教爲難。此其故皆由在上者不能改革政治之所致。政治改革。則人人自由。人人法律。無論教民與不教民。教士與不教士。皆世界上守法律不干預國事之人。相安于自由。何用教事之紛紛哉。政府其思諸。

補述法人強索廣灣租界○廣州灣在明時爲海盜出沒之區地勢甚佳。不獨爲海南北境海道之咽喉。且能據守由廣州至東京沿途各隘。有此天然形勝。中國人向不注意。即自法人要索後。而能知其情勢者亦少。緣法人之於其地。初只索租界一百里。後華官偕往會勘。法人所欲甚奢。忽翻原索之地界外。又添索二百里。華官頗拒之。一面密察法人要素之由。知其地實爲險要。如竟允其所索。不但後來廣州灣附近不能控制。即廣東全省沿海各島。以及廣州地面。海南全島。皆在法人掌握中。必四面布設重兵。然後可稍資防禦云。

記者曰。凡未開之國。於陸既鮮鐵路以資轉運。非藉河流往來。不能通全國命脈。故外人乘之。亦不先於陸而先於江。所以據其要津。即制其死命也。歐人東侵。非亞二洲全用此策。如英人於非洲則緊握其乃爾河。今日於中國復汲汲於楊子江兩岸。法人於越南之海防西貢。暹羅之湄江東岸。既悉心經營。北侵而至中國。故力索廣州灣及香山之灶頭地方。以近扼西江崖門橫門磨刀門諸險。其所欲之奢。固迫於進取之謀而不能已。惜吾國上下皆懵然罔覺。俟偕往會勘。不耐其婪索。然後察知。寧非悔之已晚耶。夫我國之割地與人。具有大手段。萬國所知矣。有明知爲咽喉之地。而偷安目前。竟甘割讓者。旅大歸俄。威海歸英。膠灣歸德是也。有樞臣不知大勢。以爲海外荒島。而輕于割棄者。香港界英。澳門界葡是也。要言之。法人於越南根基既定。再據廣灣。水則泝西江而上至梧州。陸則由

龍州鐵路而抵南潯。且聞其公使近更索龍蘭也。嗚呼可不懼哉。

西江英法爭權○西貢某報載英國藉口西江賊盜窮捕盜賊。則英官當代派師船往護商旅等語。英官竟派船前往巡緝。查此等舉動。即英人未沒方政治權也。然英在兩粵既試如此手段。我法國領事業有移文至西貢請調他船一艘前去巡緝。記者曰。試手於中國南方者。惟英爲先。十餘年江岸不讓他人之約。大欲償矣。於西江尙欲廣屢與英爭乃爾河。亦以此而已。

英官緝拿會黨○日前英人交割九龍新界時。土黨遍於南方。英官甚欲究辦之。故香港總緝捕於處官府親往搜拿。計分五隊。第一隊梅總緝捕親身率六人。第四隊拿三人。共二十人。其爲首諸人已詳出境。現梅緝捕極力搜緝。如匪徒有逃往華界。仍照境

記者曰。西人非無故而索地也。有致之者也。吾民向安耕鑿。亦非好爲不法也。但初與外人相接。新政所頒。偶一不慎。便稱違碍。且疑爲有私會相結。窮治無已。則又脅其原治地方官府。併力協拿。嗚呼。所居之地不幸而爲朝廷割棄者。其何所逃命哉。

俄人攘奪礦利。遼東牛莊之間。土匪肆行擄掠等事。推其故實。皆俄人所致。蓋俄人招募工人。不給工資。華工多致失業。流爲匪類。其哥薩克兵役。及鐵路工作之俄人。其所爲尤不合理。又細察俄人現實欲設法攘奪遼東開礦之全權。頗有得尺之勢。夫華官允其開採者。僅復州一帶礦產耳。而俄人則竟垂涎無已也。

德人索地又聞。近信德人又要索黃河以南之地。直至開封而止。即作爲德人權力圈內之地。未知總署如何作覆。

英員購地。威海衛英水師提督。現價購劉公島地。將來此地歸該提督一人管轄云。

東亞危機。東亞之現狀。岌岌乎其危矣。豈得等閑而視之哉。南非事件。有大關係於極東問題。然攷世界之大勢。漸淪暗昧。有不堪問耳。所可最注目者。法清於廣州灣之問題是也。余先欲叙該問題。願讀者察焉。余與廣東某道台。曾相見於上海。聞法國有要求廣州灣附近五砲台之事。特將該道台自繪之地圖。刻於新聞紙。以公諸世上。而此地圖者。實關係於此事件也。又聞該道台說及清國政府決意拒絕法國之要求。無幾而廣西提督蘇元春奉

命南下。特查辦此事件。於去月十八日抵廣州灣。此人即清國有名之蘇將軍也。乃斯時商辦其事。彼此互執強硬之說。然觀其所爭者。在讓與砵州砲台否。當此時蘇氏部下之兵與法兵忽然衝突。其中不知有多少負傷者。然此兩國之兵力並樹。清國則兵六千。法國則砲艦六艘。又將增加廣州灣之守兵。當時之斯晤氏。公言法清兩國外交上之關係已達於危機。蓋法國者由來欲占領廣州灣爲經營南清根據之地。進而占領高州、廉州、雷州、瓊州、硃州及其他之要地。與東京相呼應。其意欲牽制廣東西部海南之島。故極力要求而不肯罷手。此其故矣。然以清國勢力雖微。究不欲讓如此要害之地於人。乃是當然之事。即反抗其要求者。固其宜也。據聞劉永福亦率旗軍二千人前往廣州灣。南清之狀態已如此。而俄國以英杜之交戰爲奇貨。頻張其分割主義。則法國據南方。德國據山東。俄國漸次飽其欲於遼東矣。有謂俄之外相。在法京巴黎密協議外交之問題。蓋風說也。抑又有盧傳風說。謂美國抗拒歐洲諸國。使不得分割支那之土。其論竟達於上海。又美國持開放主義。說於德俄兩國等語。今總理衙門命浙江總督男爵李氏。前上海道台謂意大利在浙江地面上經營。須要戒嚴之云云。時局岌岌。又見韓國內有日俄二國之關係在焉。則知東亞之危機。漸覺迫近。試觀今日東亞之問題。非百尺竿頭僅進一步乎。

廈門事件○廈門許日本設專管居留地之事。前經已調印許可。由虎頭山下起。西至瑞記

行埠頭。東出草仔鞍。接續居民之街道。北達于洗布河。南至于海灘一帶之地。外尚有細則甚多。以西曆明年來春議決。又昨日日本以五事要挾我政府。內四條皆諾之。唯關係于官吏免黜一條。俟日本新任西公使着任然後再議。

法國增廣州灣兵隊。○前報載法國恃強要索我廣州灣相連左右之地。以我政府拒其所請。法人之意必不肯罷手。遂于廣州灣重增軍隊。其意想必以軍力相挾矣。

意國軍艦之來。○意國以所要索之事未妥。今忽以艦隊來。其意與法人同出一轍。

記者曰。歐洲對中國之策。前時則多用柔而少用剛。今則全用剛而絕不用柔矣。蓋洞知中國萎靡不振。腐敗已極。斷不敢與之相抗。于是嚇之以強詞。迫之以軍力。視一鎗一炮爲對中國極利之器。往往以些少之軍兵來。便得極大之利益。以返。久之遂擅爲外交上之無上善策。

美入瓜分之局。○據華盛頓公報。美國政府欲與歐洲大陸諸國。同分中國。美之民人于清國領地內。得與同一所得之權利云。

法人逞強。○爲廣州灣爭論事件。前既突掠多地。今無端又要求數百里。不得已因與之抗論。而法人絕不顧有公法公理。誠不堪之橫暴。今又恃強無故擅敢發砲傷死多人。嗚呼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西人嘗有言曰。所謂公法者。行於同等之國耳。若文明之國。對於未開化之野蠻。與未開之愚昧國。則唯有用其強力。試其割奪。並無一毫之公法可言。即如人之對於禽獸。任其鞭撻殺戮。爲所欲爲。何必與之相論公法哉。泰西之哲學家曰。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此自有生以來。實爲天然之公理。故他人之凌虐自己者。非他人之罪也。自己之罪耳。彼人也。我亦人也。誰使自己不爲優而甘爲劣哉。然則他人之侵割我中國之土地。殺戮我中國之人民。淫辱我中國之婦女。劫掠我中國之財產。果誰致之。不知自反。而徒怨他人。亦何益於事。牛馬犬豕。每遭屠戮。必大聲痛叫。號咷不已。而終不能免於患。天地莫能祐也。他人莫能救也。君子觀於此。而知自反矣。不特此也。夫所謂劣敗者。非徒爲優者之所欺凌而已。其勢必歸殄滅殆盡。所謂生存競爭者。不能競爭生存。必歸於死亡。萬無中立之理。故中國今日不速反劣爲優也。誠恐不久將求如今日之侵割屠戮而不可得。非他人滅我殺我。而自己亦日就漸滅矣。（如美洲之紅皮人。雖美國遇之甚厚。而自己亦就漸滅。不久此種人之跡。滅絕於地球上矣。）今我中國之人。當自思他人以人待我乎。抑以禽獸待我乎。前俄之於旅順北方之地。與德之於膠州。皆恃強發砲。以殺戮我民。吾觀人之待獸。亦無如此之忍。無已則獵者乎。然亦無如是之甚。

廣州灣近地之土民。惶懼洶動。法兵儘一概掃蕩殺戮之。遂占領其地。又要挾我政府須革

退兩廣總督。凡目下所強占之土地。皆盡讓與法國。所有該地之土民。皆歸法國以兵力掃除之。

法國在廣州灣放開花彈砲。擊斃土人三名。

法國士官二名。在海南被殺死。法軍遂乘勢強奪其一縣。

廣州灣事件○据二十二日西貢電報云。法國外務卿爲廣州灣境界事件。令其艦隊司令官克路左兒少將要求于清政府。商議決定。既經調印。已報告其旨于內閣。又法國駐北京公使以暴民之殺害其將校二名。於總署要求賠款。經已接受他政府之旨意矣。

法人爲廣州灣確定租界之事。被土民殺害其將官二名。法兵直捕清國之砲艦。並捕該地道臺。後使委員請之。始返其砲艦。至道臺則爲法國東洋艦隊司令官留爲作質。

法人要求廣州灣口之東海瀧州二島。始令委員拒其所請。後卒以東海島歸法人租借區域之內。今法人仍進求瀧州島不已。

廈門事件○日本官民。因被廈門之暴民所損害。索令清廷償賠。經已決定。据前日上野領事所打回之電報云。

今於清國政府。關於廈門之事件。日本人之被損害者。松本書記生。日吉警部得償回慰。

問銀一千五百弗。(一弗約華銀一圓)其餘我日本帝國之民人被傷者。賠還八百七十弗。既已決定云云。

爲廈門事件。日本政府前所要求於清國政府之數事。第一、道臺之處分。第二、損害之賠償。第三、令出將來警戒之告文。第四、正定租界之四件。今只行得第二款耳。此外三件尙未能遽了也。

法國要求○法國前既乘北京政府震驚之時。在廣州灣割取二島。今又于爭門之件。大肆要求。即下所開列之七款也。

一兩廣總督譚鍾麟革職

二遂溪縣知縣處刑

三首犯入處刑

四廣州高州雷州三府內得採掘鑛山權

五給遺族賠償金三十萬佛郎

六自廣州灣至安鋪得敷設鐵道權

七備盛大儀式送還法國下士官之首級

右七條中。如第一第二條。北京政府頗爲迷惑。不能回復。兩廣總督譚鍾麟權力甚大。且與

政府意見同。若欲支那政府不計情勢。迫于強國。任意將此外省副王總督革職。頗爲重大事件。殆難決定者也。第二遂溪縣知縣。有敵愾之人也。在現時俗吏中。殆不數數見。當法兵衝突時。對法國司令官言曰。貴官之左右。不能體貴官睦邦交之心事。侵于敝境。又挑我兵士。致起爭鬥。目下境界未定。凡屬我管轄之地。豈許他國之侵入。敝官不敏。今不能得貴國之歡心矣。觀如此云云。可以見該知縣能保守權利。不致卑讓。若北京政府遽依法人將此人棄屍菜市。則自今以往。誰克爲一國保守其權利哉。況該知縣於其地方既有名望。決不能輕易服從法人之指揮。不知北京政府又如何了之也。第六即計畫廣州灣起接續于龍州鐵道者。由第七法國下士官首領。已爲清國練勇持去。今欲盛備禮儀以還之。是欲清國謝過而藉以辱之也。思此事件。于支那政府大有不利。聞已將此上奏皇上與西后。但不知兩陛下亦別有調停之法歟。

廈門界約○福建臬憲周子迪廉訪與日本駐厦上野領事安議日本租界章程。計共六款。照登於左。

第一款。中國政府照文憑第三款允許日本在廈門設立日本專管租界。業經妥議約定。劃給租界。其界址四至。由虎頭山脚下起。西至瑞記洋行面前海灘。東至洗布河西邊大路。南至瑞記洋樓面前海灘。北至更樓尾市仔街殿後街直抵講古脚爲界。西南以海灘東南虎

頭山沿山脚。東北以金燈山沿山脚。西北以龍泉宮背後山脚爲止。所有西南沿岸海灘官地及草仔鞍民房街道。俱在界內。以便將來築造碼頭。通商貿易。現在所定地界丈量。約計四萬坪。繪租界地圖二張。一存中國地方官署。一存日本領事官署。立定此約之後。即時會同派員勘明。由中國地方官眼同樹立界石。

第二款。租界內所有馬路警察之權。及界內諸般行政之權。皆由日本政府管理。界內道路橋梁溝渠碼頭。由日本領事官設法修造。並由日本領事官管理。

第三款。租界內所有墳墓。仍舊免遷。新墳不得添葬。有主之墳。若有要遷動者。援照外國遷墳之例。無主之墳。必須擇地妥善安葬。

第四款。租界四址議定後。地方官即會同日本領事官將租界內所有房屋及地面。詳細查明。造一清冊。其租買付價之法。兩國選擇公正人。按照時價議立公平價值。屋主地主不得任意索價。租主買主亦不得抑勒。

第五款。租界議定之後。地方官即出示曉諭。告知此地已爲日本租界。

第六款。上列各款之外。所有租界章程。自當早日由日本領事與地方官再行商理。另立續約。

以上條款。立爲租約。照繕漢文日本文各兩紙。先行簽押。一俟兩國上憲批准。再行蓋印爲

憑現在所定之地。約計四萬坪。所少無幾。日後細密量丈。若有不足之處。日本領事與地方官相商。將附近海灘等地補足。合立另約一樣二紙。各執一紙。簽字蓋印。以昭信守。

支應路款○蘆漢鐵路歸比公司總握大權後。一切出入要款。均由比人掌理。中國所派總辦各員。不過素餐尸位而已。現聞該公司所需用款。悉由道勝銀行接濟。已由該銀行添設分行於長辛店地方。專理該公司支應事宜。鐵路辦事人員。多比法兩國人。蘆漢幹路已入俄法人手。其言益信而有徵矣。

英俄爭議○漢口俄國新設之租界。關英商唯耶津、媽西所、會社之所有地。兩國之間。互相爭議不決。近頃俄國政府欲必得其地之權利。使領事主張其說。英領事不服其主張。于是相爭無已時。後英國有南非之戰。俄國畢竟乘隙而占其利云。

英兵來護租界○英國年年有小砲艦來塘沽附近之地。以保護其地之租界者也。前日復突然來一砲艦于大沽口外。兵員二十五名。士官一名。皆携行李上陸。當地不知爲何事。乃訪詢英國之領事館。領事館答以倣去年保護租界之例。然現今英國有南非之戰事。俄法於中國乘間竊其利權。而爲此舉者其實欲以防備不虞也。

奪地消息○字林西報載旅俄訪事友人來緘云。俄政府因黑龍江交界之黑來脫地方百姓。屢與俄兵滋事。俄兵官受傷頗重。俄政府因飭籌畫。以肅占據該地。合之目前俄皇有特

派總督領治西伯利亞黑龍江及東三省。與中國人交涉事務觀之。知俄人大肆鯨吞之時。可企踵待矣。守舊諸老悖。猶感俄國仗義執言。爲我索還東三省侵地也。哀哉。

俄人經東○俄國新簡遼東總督兼東方艦隊總統官矮來苦碎暇夫氏。如旅順大連灣建堤防。濬海口。開工場。造貨棧。築船塢。購機器。以及寺院病房兵營之類。皆令該總督就地籌畫。經費約須千餘萬金。至駐紮大連灣兩隊陸軍。現在移住旅順口。滿洲鐵路自泥咖拉司至哈爾賓。亦已告竣。其經營東方日有進步。實逼處此之勢。中國將何術禦之。

定期劃界○字林西報云。中英緬甸劃界大臣。已於西歷十二月終齊集河爾。惟河地方。英欽差大臣斯亮君於十一月十五號由緬京帶同親隨護兵五十人。並武役二百五十人。及副大臣斯特令君前往。至英領事咨前已奉派爲中國商務大臣。承其乏者爲前思茅英領事烈效其君。劃界量地官鐵爾辦君。中國劃界大臣。則仍係劉統領。惟向來雲南土人。每傳英轅並無兵派來。此次初至該省。羣疑應可盡釋矣。

擬索廣西○現在總署與各國交涉。以法意二事爲重。據出法使臣雖在總署大聲疾呼。然尙未要素。傳言將有索廣西一省之說。惟法使臣不卽向中國要素之故。實因廣州灣滋事實在情形。尙未明晰。

俄人逞暴○某日味爽霜雪初降。有俄國兵勇一千名。嚴重戎裝。隨從其長官之麾下。橫行于

浦港之地。遇支那人于路者。次第捕殺。或凌辱之。而支那人出于不意。大形狼狽。狐竄鼠匿。無可逃生。乃俄兵之追趕者。更復不留餘地。于是追者逃者。如羹如沸。其勢極其騷擾。而滿市支那人。悉皆緊閉門戶。相爲驚伏。冀萬一逃出虎狼之牙爪。紛紛然莫得安其居。全市之中。有如山崩海嘯。自辰至午後始復見有支那人之影。而俄兵竟如臨敵然。金鼓鑿鑿。耿耿四顧。惟最可慘之中國人。無辜就虜。辮髮相結。俄兵執之。如牽牛馬。以就屠所。哀聲震天地。實慘不忍聞也。其後爲所牽去之支那人。殼骸道旁。身冒風雪。匍匐不敢仰視。涕淚如雨。而俄兵大肆狼毒。一如庖丁之解牛。次第就戮。左右相望。縱有以哭泣告哀。膜拜地下。得幸免者。亦極被楚撻之慘。是日略計與于難者。約近萬人。其得免于殺者。亦拘繫于俄人移民休息所之檻內。身若繫囚。南冠而縶。棲息于冰點十五度下。冽寒之屋。一衣不着。又不通于火氣。曾越三日。不施一粒。所謂飢寒兩迫。莫此爲甚。以故或有殍死。或得大病。眼中流血。顏色憔悴。哀哉哀哉。自生民以來。慘毒之狀。莫此前聞也。有支那官李某者。傷同類之慘。滿載食物。請于俄國官長。以施之食。而俄兵反以其所送之物。索飢者出資以購。價甚昂貴。其無資者。仍不得食。又俄之官吏相計。以數人頭示于衆。而恐嚇之。其出資賄賂者。則予以開釋。否則日加鞭笞。終使彼支那人者。沒作餓死之鬼。且有甘赴鼎鑊而不可得者。噫。至于犬馬。

皆能有養。彼支那人。亦神州之苗裔也。同生存于天地間。豈真犬馬之不若。而使棲息于十五度冰點之下。暴體于野。以百體俱齊之身。絕粒至于三日。俄人無禮之行爲。不憚列國之聲其罪。是亦可惡矣。嗚呼。之事也者。俄人之喪心固甚矣。然推原其故。由彼支那人無愛國之性。其絕無團聚使然乎。不然。俄雖強大。其敢如此哉。其敢如此哉。雖然。俄之對于支那人。其暴行不寧此也。彼兵於旅順地方。強制土民納稅。甚至時加殺戮。無所不至。于大連灣則強佔土民之村落。而爲勇兵演習之地。使老弱婦女。轉死溝壑。實爲一種之巨痛也。支那人不知國土將瓜分之局。各大國皆競爭而四百餘州之富源。今日割一地。明日割一地。全國商業上之利益。今皆敗北。無立國于世界之資格。遂成不國之國。嗚呼。其尙可以言哉。

譯者曰。吾常于秋末泊舟湖渚。見羣雁隱息蘆中。以其一任更籌之事。蓋恐弋者得而獲之。所以保其羣也。吾支那各以一身家之關繫。戶以外之事。不過問焉。豈知有衝突于戶內者。吾無力以禁阻之。則身家又孰從而能保乎。抑常觀夫羣牛就僂。其僂于後者。自知不免。從而雨淚。列強瓜分中國之說。言之非一日矣。彼自用者。輒誇大其詞。謂吾神明之胄。彼何敢爾。今觀彼經營鐵道之圖。寧獨非彰明較著者乎。他日括盡吾權利。還以奴吾人。臨吾人。吾恐不二三年。四萬萬人之跡。必絕于大地球上者。抑又有說焉。守財虜擁千

倉萬箱之富。言及大局。則講一毛不拔之楊朱學。請君一迴首。寧利吾胞。吾與。抑利吾隣之當乎。而況一二少年之士。擲光陰于敗國亡家之名譽。即或有志。而彼所謂賢父兄者。反昧昧而加以桎梏。或且顏之曰叛逆。噫。是不如早自殺之之猶愈也。最爾浦港。死者幾何。而四萬里。皆後車也。爾爾俄人。橫行幾何。而十數國。皆接踵也。君夢未甦。我心悠悠。塊爾頑石。亦知點頭。羣焉駢臥。慘酷何蘇。曾雁牛之不若。乃逍遙以悠游。于俄人乎何尤。于俄人乎何尤。吁嗟乎休。

租地于法。○西一月六號。駐日本之法國公使館。得西貢來電。法國政府以威力租借廣州灣之地。隸之于法領印度支那總督管轄之下云。然則廣州灣爲法國之租界。如俄之于大連旅順。德之于膠州。純然爲租借地也。

比要鐵路。○比利時新齊喀特之技師爾弗芝亞爾氏。前要求開封西安道之敷設鐵路權。遇英公使之抗議。遂覼然龜縮。今據傳聞。比利時新齊喀特技師此回又向鐵道礦務管理局。要求自北京附近至張家口之敷設鐵路權。其注意在將來輸運磚茶于西伯利亞云。

雜事附存第四

蠻子降伏

余蠻子蟠踞四川一隅。久爲官民累。然卒不能抗清官軍。而縛與薪乞降。據西二月二十七日重慶來電。布政使王之春。將十四營軍。約七千人兩路分進。十七十八兩日。鏖戰五次。破其口塞。直衝余蠻巢窟。余蠻窮甚。竟乞降。蠻首生擒。法國宣教師華司鐸。以爲要挾之質。於是官軍將該教師護送至重慶法領事署。華司鐸九死中得一生。其喜恍當有隔世之感。王之春仍駐紮龍水鎮。待北京電訓。將有所措置。余蠻子餘黨。概已散遣之。四川孽匪。幸得一掃盡矣。

清韓通商條約

西三月四號日本報載清韓通商條約草案如下。大韓國大清國。切欲敦崇和好。惠顧彼此人民。是以大韓國大皇帝特派全權大臣從二品議政府贊政外部大臣朴齊純。大清國大皇帝特派全權大臣二品銜太僕寺卿徐壽朋。各將所奉全權字據。互相較閱。俱屬妥善。訂立通商條款。臚列如左。

第一款。嗣後大韓國大清國永遠和好。兩國商民人等。彼此僑居。皆全獲保護優待利益。若他國偶有不公輕藐之事。一經知照。均須相助。從中善爲調處。以示友誼關切。

第二款。自此次立約後。兩國可交派秉權大臣。駐紮彼此都城。並於通商口岸。設立領事等官。均可聽便。此等官員與本地官交涉往來。俱用品級相當之禮。兩國秉權大臣與領事等官。享獲種種恩施。與彼此相待最優之國官員無異。使署人員往來。及專差送文等事。均不得留難沮滯。惟所派領事等官。必須真正官吏。不得商人兼充。亦不得兼作貿易。倘各口未設領事官。或請別國領事兼代。亦不得以商人兼充。若兩國所派領事官辦事不合。可知照駐京公使撤回更換。

第三款。韓國商民並其商船。前往中國通商口岸貿易。凡應完貨稅船鈔等項。悉照中國海關章程。與徵收相待最優之國商民稅鈔相同。中國商民並其商船。前往韓國通商口岸貿易。應完貨稅船鈔。亦悉照韓國海關章程。與徵收相待最優之國商民稅鈔無異。凡兩國已開口岸。均准彼此商民前往貿易。其通商詳細章程。及進出口貨物稅則。隨後再行議訂。

第四款。韓國商民前往中國通商口岸貿易工作。准其賃房居住。或租地建造棧房。均聽其便。凡韓國土產。以及製造之物。與不違禁之貨。均許售賣。亦准販運各國洋貨進口。買運中國土貨出口。中國商民前往韓國通商口岸貿易工作。准其賃房居住。或租地建造棧房。均聽其便。凡中國土產。以及製造之物。與不違禁之貨。均許售賣。亦准販運各國洋貨進口。買運韓國土貨出口。兩國商民所運貨物。如此口不合銷售。亦准其轉運通商別口。

凡在各口租地時。均不得稍有勒逼。其出租之地。仍歸各本國版圖。

第五款。中國民人如有欺凌擾害損傷韓國人生命財產。應歸中國地方官或領事官按照中國律令查拿懲辦。韓國民人如有欺凌擾害損傷中國人生命財產。應歸韓國地方官或領事官。按照韓國律例查拿懲辦。兩國民人涉訟。應由被告所屬之國官員。以本國律例審斷。原告所屬之國。可以派員聽審。承審官當以禮相待。聽審官如欲傳詢證人。亦聽其便。如以承審官所斷爲不公。亦許詳細駁辨。

第六款。中國民人在韓國地方租賃地基房屋。有被韓國人侵佔者。中國官應爲認真追還。給付原業主收管。韓國民人產業。如有被中國民人侵佔者。中國官亦應認真追還給領。第七款。中國向不准將米穀出外洋。韓國雖無此禁。如或因事恐致境內缺食。暫禁米糧出口。經地方官知照後。自應由中國官轉飭在各口貿易商民一體遵辦。

第八款。兩國商民彼此通商貿易。如缺債不償。及貨價不清等事。一經涉訟。應由被告民人所屬之國官員。勒限追還。不准延宕。

第九款。中國商民准在韓城居住。其貿易工作等事。韓國官應一律妥爲保護。

第十款。兩國民人。均準請領執照前往內地遊歷通商。一切辦法。均按兩國現行遊歷章程辦理。

第十一款。凡礮械鎗刀火藥鉛丸一切軍器並硝磺等類。應由兩國官員自行採辦。或商人奉有兩國官准買明文方准進口。如有私販。查拿入官。仍分別懲罰。

第十二款。兩國船隻在彼此附近海面。如遇颶風或缺糧食煤水。應許其進口內避風購糧修理船隻。所有經費均由船主自備。地方官民應加援助供其所需。如該船在不通商之口。私行貿易。拿獲船貨入官。如兩國船隻在彼此海岸破壞。地方官一經聞知。即應飭令將水手先行救護。供其糧食。一面設法保該船隻貨物。並行知照領事官。俾將水手送回本國。並將船貨撈起。一切費用。或由船主。或由本國官認還。

第十三款。凡兩國官員商民。在彼此通商地方居住。均雇請各色人等。動執分內工藝。兩國人民遇犯本國例禁。潛匿彼此口岸。一經兩國官員照會。領事官應即查明交出。不得隱匿袒庇。

第十四款。兩國陸路交界處所。邊民向來互市。此次應檢定約後。重訂陸路通商章程稅則。並嚴禁流民越界。以免生事端。

第十五款。中國商民可得用本國現行之諸銀幣。與韓國貨物交換。韓國商民用其所交換中國之諸銀幣。亦得買中國所產之諸貨物。中國銀幣亦可易韓國銅幣。兩國人民有敢私鑄銀銅貨幣者。各用國律嚴治其罪。

第十六款。此次所立條約。俟兩國御筆批准。以一年爲期。在韓國都城。互換其條約。既換之後。通商章程未定之前。彼此商民運貨往來。悉照兩國海關現行章程辦理。

清韓重訂通商條約

清韓通商條約。兩國全權委員妥商始成。將以本月十九號蓋印。韓廷忽起異議。必要訂正。清使弗聽。事遂中止焉。其公文如下。譯者曰。條款草案。已載本報第九冊。讀者宜參觀焉。

一總領事以下商務官員所奉本國大皇帝委任狀。經駐劄之國大皇帝鑑閱認可。發給文憑之後。接任視事。自是各國通例。

一各款內中國字樣。均用清國字樣。務歸畫一。通商詳細章程。及稅則。案照相待最優之國。訂章程辦理。無須另行議訂。

一通商口下。應添在該處所定界內七個字。除各國租界外。或別定租界。先准一外國。則賃房租地等事。遵守該租界所定章程辦理。以免紛歧。

一兩國法律未備。尙不准各國人民襍居。則定界以外租地賃房開棧等事。早宜設法禁止。一此國逃犯。隱匿彼國人行棧寓所者。由此國刑訟之員。派差搜拿。及此國逃犯。在彼國地方者。行文拿還。均屬正理。惟師船較他船。非有船主相許。勿准登船。

一現在貴國。仍用舊律。敝國參用新法。猶未臻妥善。嗣後兩國法律一切改正。則彼此人民。

由所住地方管束。殊屬便宜。

一此國人民產業。被彼國人民侵占者。由彼國官追還一節。備載於第五款。無須另立條款。一兩國商民。債款貨價等事。聲明政府不能代價等語。尤屬明細。

二現在議立新約。所有舊章。概歸廢止。然準情酌理。亦不無一二援照之處。查水陸貿易章程第四條。載明朝鮮商民在北京。例准交易。中國商民。准入漢城開設行棧等語。從前北京交易。即不過節。往來之時。官蔘買賣而止。現已停廢。不可以相互酬報爲言。再查中國與各國善後續條。載明中國政府。日後倘將去年所議中國商民。准入漢城開設行棧之益。允爲撤銷。某國商民。則不得援引此款之例等。因各國商民之在漢城開設行棧。並中國商民爲例。愈久滋多。轉致尾大難掉。不容不先向中國聲明。然後可以有辭於各國也。

一第四款。載明在定界以外。勿得賃房開棧等語。兩國商民。自可遵辦。惟遊歷通商之際。易致滋弊。應添入不得坐肆售買六個字。

一洋藥。土藥。運售。亦係例禁。

一奸商偷漏。應設防範。不論已行未行。均施罰辦爲宜。

一逃犯交出一節。具載於第五款。故刪之。

一交界荒地。韓民已墾者。仍令安業。應由官保護。使流民無至失所。
一清國銀貨。韓民交易。向來無碍。無須另立條款。

中國商埠外人及其公司數

據本年一月刊行英國商務院月報。千八百九十七年光緒二十三年歲杪。現在寓中國通商各埠外人及其公司數如下。

(中畧)外人數在千八百八十五年杪。爲一萬九十二人。在千八百九十六年杪。爲一萬八千五百五十五人。至千八百九十七年杪。則增爲一萬千六百六十七人。又其公司數。在千八百九十六年杪。爲六百七十二。至千八百九十七年杪。則減爲六百三十六。即以千八百九十七年杪。比前年杪。人口則增八百十二。公司則減三十六。今各以其國分列如下。

	公司數		民數	
	千八百九十七年	千八百九十六年	千八百九十七年	千八百九十六年
英國	三七四	三六三	四、九二九	四、三六二
德國	一〇四	九九	九五〇	八七〇
美國	三二	四〇	一、五六四	一、四三九
法國	二九	二九	六九八	九三三

荷蘭	六	四	八一	六九
丁抹	四	四	一四七	一四六
西班牙	五	四	三六二	四一〇
瑞士及那威	三	三	四三九	四〇七
俄國	一二	一四	一一六	一二五
奧國	六	四	一〇六	七四
比利時	四	五	六八	七二
意國	五	五	一二〇	一三八
日本	四四	八七	一一〇六	八五二
葡國	八	六	九七五	八七一
無條約諸國		五	六	八七
計	六三六	六七二	一一、六六七	一〇、八五五

中俄滋事

向駐金州俄兵。鎗斃華民至百餘名。詢其起事之由。在俄人於金州租界徵稅。而華民不甘服。出中國政府。現飭駐俄欽使詰俄廷。俄對多游詞。且藉口於華民之所言與。金州俄官之所報有

枝梧似欲置之不理。夫徵稅之權。無論非俄官所應有。此次滋事。明是起於俄人之橫暴。俄廷奚得辭其責哉。無如中俄國力不等。前途交涉可知矣。若局外一國。幸假一臂於中廷。則恐不免多少棘手也。同日同報又錄別信云。當時華民被轟斃者九十四名。受傷者一百二十三名。脫逃者各歸報之於里人。聞者或憤激切齒曰。誓爲死者復讐。頃刻會者六千人。咄嗟馳到殺傷之所。則俄兵已去無隻影。故幸得無血鬪之慘焉。然華民久不退還。勢焰益熾。俄官患之。派譯人慰諭之。華民弗聽。却捕其人。蜂擁而入傍山之中。嗚呼。俄人之強暴無理也久矣。真虎狼之國哉。

中德齟齬

頃接路透電云。在天津之德國人。被中國人毆辱。德公使向中國官場詰責。謂須將該罪人捕獲。嚴行譴責。不然。恐將來交涉。致生荆棘云云。有人查悉此事。告本報云。二月四號之夕。有四德國人。在天津城內。坐車往觀燈籠會。適至人叢中。衆以其車輛阻礙行人。遂毆擊之。車爲之倒。該德人之先行者。幸逃免不至毆傷。其繼至者。被土人用竹鞭撲之。至污其衣服。德人含憤。稟知其領事。次日德領事即造總督衙署。迫將匪徒拿辦。并革除巡捕官。該總督難之。因晚間於人叢中。無從偵知匪徒踪跡。且咎不在巡捕官。惟祇將該地巡丁譴責。中德人之齟齬。即此事也。中國街衢逼窄。遇有神會。異常擠擁。德人不知中國內地情形。於人叢

中駕車而行。被土人毆擊。實自召侮耳。予非是中而非德人也。惟德人不知其內地情形耳。此等事原不必計較。今德人如此貴難。亦可以不必矣。或德人別有意見于其中。現德國兵艦之在中國海道者。其舉動異常踴躍。必其別有深意也。觀現時消息。德國似欲屯聚兵艦于廈門海岸。其兵艦刁儲零已泊在廈門。又前月底有兵艦名依柯零利。亦已抵廈門。并保護小呂宋族人之兵艦名加沙連柯家士他。亦調往廈門。故旅居非律賓之德人轉藉美兵艦爲保護。以細小事故。竟調兵艦以恐嚇中國政府。是何居心耶。意者德國欲于福建擇一地以易膠州乎。在德人舉動已素蓄此意。以德人欲以福建地易膠州一事論之。似不合理。地球各國皆知福建全省。日本前曾與中國訂明。不得讓與別國。德國亦非不知。以中國近日情形而論。福建之或歸日本。或不歸日本。皆日本主之。福建省逼近臺灣。日本之留意于福建。以其近於臺灣。利益無限。若有別國爭奪。日本必不能袖手可知。若出于不得已。日本以干戈相見。亦勢所無可如何者也。今德國之欲奪福建地方。恐未必然。吾決其因此事故。若有啓釁。必不在福建。必別有所擇之地也。

俄築滿路將成

滿洲鐵路大機器師司雲士其君。回至俄京彼得羅堡。有勝佛冷斯士高報館訪事謁之。士其君告之云。滿洲鐵路分兩枝。其一分築至海參崴止。此路計長一千五百基魯滅打。每一基魯

滅打。約合二英里八分之五。其二分築至旅順止。此路計長一千基魯滅打。不久將可竣工。大約在一千九百年七月時。便可開行車輛。載運客貨。士其君曾於西伯利亞鐵路之東方。駐紮數月。日夕辦理鐵路事宜。去年六月。嘗獨自策馬遊於恰薩克森林間。遇華人一隊。放鎗向他轟擊。傷其右手。且被搶去衣物。森林之地。本嘗有土兵巡察。適是時巡兵不至。遂遇其禍。該機器師奉俄廷命查察滿洲鐵路工程。本於去年查竣。惟俟本年夏間。始能用工興築云。

中俄交親之故

西十一月二十九號倫敦太晤士報載有北京探報人得晤李鴻章之長公子。將其問答之言寄到本館。其所談大略。以中日戰爭之後。英俄兩國在東方權勢。及一切舉動而言。今將其問答節錄於左。

公子曰。現時英國甚惡中國。其故何也。我中國與俄聯好。即英使麥端奴君亦曾言及之。惟我中國之所以與俄交好者。亦因英國失策於先故耳。當中國與日本開戰之時。我中國求救於英國。英國不允所請。故不得已轉而求救於俄。俄欣然允許。助我中國。英國置身局外。而反遷怒於我中國。是何居心哉。當時張蔭垣等。素欲交英。中國政府甚憤。故懲治張蔭垣等。且不獨因其與英國交親。當德人取膠州時。張蔭垣等。不獨不拒德人。又不求於各國以拒之。更藉其權力。助成德人批取膠州之謀。德人今據有之。實不合公法之極。回想當日中

國誤墮其計。眞失算也。乃英國於德國取膠州之時。又不援手救我。惟坐視德人肆意強奪。我中國又無勢力足以自保膠州。德人既可以據膠州。俄國豈能向隅。亦要索土地。與膠州相對峙。我中國不得已以旅順大連灣俾俄。俄之欲取旅順大連灣。蓋以其地近彼之鐵路。與彼國土地相連。當日彼國助我索還遼東。曾有大功於我。今既可許德人以東省之膠州一段地。俄索租旅順大連灣。我亦可能却之耶。

探報人答曰。據云英國甚不悅意於中國。且云因英國失策。至俄國與中國交情日密。所說各端。我英人多未明白。我英人初以爲中國政府與英國不甚投契。以至彼此怨怒。然究竟所請英國斂手觀望之事。我英人概未知悉。倘得公子將英國如何失策。歷歷指示。則則感激之至矣。

公子曰。甚妙。俟我將各事詳細告知。曾記中日交戰之時。當戰事方殷之際。我中國屢敗。急求英國援救。英公使歷哥拉士在北京。不允所請。且謂英國應守局外。例不能干預。以故戰務日急。每陣必敗。日本兵遂至遼東。滿洲。攻擊。家君受命出差。未到日本之先。由北京先至天津。訪各國公使。當時英公使歷哥拉士。仍無意救我中國。俄德法三國公使。肯助我取回遼東滿洲威海之地。不獨此也。當在鴨綠江開仗後。亦曾求救於英。以爲得一強國居間。准高麗自主。并議賠款少許。便可以息兵矣。乃英使先倡守局外之論。不得已轉而求俄。時俄

亦未許。惟俄使有心。特以爲其時失和未久。必俟再戰多時。方可干預。是俄亦非能及早援救我國者也。迨後則能爲我索還遼東。不似英人之始終膠執。夫自鴨綠江開仗後。英若允爲相助。此時我國尙有款可籌。賠款當更易。乃英一任我之困而不救。俄不但爲我收回遼東。更於賠款之第一次。聯同法人爲我籌畫。我中國本無成見。惟視助我者何如耳。英前使之失此機會。豈非悔之已晚乎。

探報人又曰。所言一切。我已知悉。惟以火爲戲。得無自焚。今中國與俄交涉日密。任其取旅順大連灣。將來中國必爲其所制。日俄之必圖中國者。以中國土地與俄毗連。一旦中國自強。與彼開釁。兵力或勝之。直可逕掃至聖彼得堡。彼又何恃而不恐。然則俄之與中交好。原非本心也。

公子曰。我知各邦皆不欲中國自強。其中艱難。惟盡力自顧而已。我家至靈職辦事。曾經先求英使。然後改求。即到日本。亦曾實告伊藤侯云。日本正當助我變法。聯亞東之大局。令中國不藉力西人。乃爲善策。倘或必索款過鉅。則中國勢必籌借於西人。而外權自日盛於中國。日本密邇強鄰。又豈日本之利哉。伊藤以爲不然。及議索台灣。英亦應出而干預。乃英人始終置之度外。台灣遂割。此中國傾敗及一切禍患之始基也。伊藤來遊訪家君。家君與言曰。彼此舊交。今得相見。私與晤談。似不宜談及國事。惟有一要事。關乎國家極重大者。如奉

命訂約時。君曾記否。我萬般求減賠款。所謂不欲貴國多索者。實恐借款於西人。大非亞東之利。今日想已知我當時之意矣。伊藤晒而不答。顧言他事而已。

督撫兼任政府差事

頃西太后降諭。令各省督撫兼任總理衙門差事。以便各省之與外人滋生事端者。即向該省督撫直接辦理。此舉雖爲免各相推諉起見。然細察其情。可見該國政權之推移。各省從來中國督撫。只有掌握兵馬錢糧之權。若事關交涉案件。無論是非。不敢秉公與爭。惟有奏知朝廷歸政府辦理。自德人割據膠州以來。各省交涉事件日多。而政府辦理非人。頗爲棘手。自此降諭後。各督撫可與外交。則四川余蠻子及上海四明公所案件。該督撫可任其協商。而總理衙門諸大臣亦幸免外人之苛責矣。若果如此。爾後開礦築路及開商港一切事件。亦將歸該督撫商辦。而不問政府旨意如何矣。支那向無政治專門之學。事勢至此。恐不免讓成國土之分裂。羣雄之割據也。試觀其後。

四明公所事件

駐上海法國總領事培執魯伯。仍在南京所泊之笛斯卡艦中。頃奉法政府電諭曰。執守前議。令撤去四明公義塚。否則擴張租界。先是培執魯伯百方要求。劉總督堅持不允。至是益欲劉如其初志。容其所請。劉仍不讓寸步。培伯神氣頓沮。不知所措。遂囑囑劉氏曰。閣下不容

我要求。則無復與閣下交涉矣。小官當速歸上海。將四明義塚毀去。閣下之諾與否。非所計也。劉氏曰。唯貴官所欲爲。吾亦自行其是。不再照會矣。培伯不復答。既去。劉即命蔡道台查覆擴廢租界之利害。照會各國領事。以拒絕法國之要脅。而今所撰定各國新租界地。區域頗闊。法所要求之地。亦在其中云。蓋劉氏利用他國之歡心。以拒法國無名之需索也。計雖似困窮。然出自劉氏之方寸。亦足以稱籌策矣。夫法國要求。固非至理。且培伯行爲。橫暴無禮。外國人且譏議之。而稱嘆劉氏之仗義不屈云。

南京開埠

本月一日。南京行開埠儀式。即日于開埠處。發大砲二門祝之。以官銀號。改爲稅關所。將起工時。建稅關旗于其中。稅務官亞氏。招稅關督務胡芸台等。及文武諸官。張盛宴。此日所收納稅金。有五十兩。此日開埠。只行儀式。未告其事。故外國人多不知之云。或曰。此地恐商業不能繁昌。然將來於內地商業。必有所虧增也。

上海擴張租界

上海所謂英租界。美租界。今日既爲各國公地。唯法租界爲專屬租界。萬事與兩租界。如有霄壤之別。嘗久議廣闊租界。至大前日漸畢。雖不容英美德三國領事。要索然不敢居留外國人。缺望。前上海道蔡嘗左右其言。遷延不決。李道臺會見立決。因報之於劉坤一。坤一諾

之。其區域之廣。唯吳淞上海間鐵道發源館。不入租界。其傍近道路。兩租界市署管之。惟衛生警察不與。

清國電報本末

清國電報。西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始創設。上海天津間。政府經手。大北電報局技師。擔任其工事。政府用之一年。收支不相償。因讓於中國電報局。

中國電報局。盛宣懷氏所創公司也。就清政府。承辦天津上海間電線。當時二回線。盛氏自爲其長。以開其業。爾後。銳意改革。大減經費。更長而至廣東及漢口。電信之利用漸著。收入額隨加。

政府電線。政府既售電線。後數年。知電氣通信利便。兩廣總督。假手於大北電信局技師。南方至東京。設置電信線。後北部各省。亦知電信有利。延長而至北朝鮮及俄領疆土。官設並民設線路。中國電報局創設電線於清國中土都會。以爲連絡。又政府延長南北。隣國境及海岸電線。今清國十八省。電線連續。聞現今電信局。凡有二百六七十。其屬政府者約七十。餘皆悉爲民有。

電線局收益。清國經營電信事業。極爲困難。國土廣遠。線路長大。創設之費已鉅。保持之費亦多。通信書記。必採用能解英語者。得之亦甚苦。其俸甚高。收利極少。中國電報局雖國

內樞要都市之線。皆其所管。而其或無分利潤金。爾後因收入增加。一年配其五分。次年八分。漸次益加。兩三年以來。竟至一扣五分至二扣。

經費困窘。清國電線事業發達。困苦非常。區域廣大。且未有公立學堂。故不可不先養通於電學之才。加之清國日用語甚多。其數約過三千。且國內分數州。故通信書記所談。不能據國語。必據英語。故得此等人最難。且近年解英語者。各就事務。益爲難得云。

清國人並電信業。清國人民。初以電報爲冤法。又謂硝子中有惡冤住焉。以爲通信媒介。故當創置電線之時。所到地方人民。大生阻碍。近年漸知電信爲有益。無敢加害者。今舉其證如左。十數年前。雲南架置電線。人民仆電柱。切斷電線。或燒局舍。三四年前。雲南再架置。土人毫不阻之。工事得完。

電信局增置。三十二年間。將增置電線。其電信局位置。本月廿日前後。當必有定云。

蘇杭商工業況

據馬關條約。日本之于支那。有貿易地數所。如蘇州及杭州。即其一也。兩州于支那通商口岸中最著名矣。

蘇州距太湖東岸不甚遠。與內地良好水路相接。在上海西北約七十里許。此地卽江蘇省都會。巡撫居之。有大運河。與杭州鎮江相接。其南有小河。過蘇州城壁。或又歧通運河。故蘇

州與其近傍諸市街。互通極便。又蘇州爲製造物要地。人口大約有五十萬以上。此地製造物以支那綢緞及各種絹製刺繡物爲最。麻布、綿布、紙、漆器、鐵、象牙、木材、獸角製造物。並硝子。器次之。

杭州浙江省都會地。在上海西南百十里許。位于蘇州之南百里。距海不遠。有錢塘江。傍此地而流。名最著。浙江之北諸水。皆由此出。可駕舟而達徽州府。觀其地質及杭州暴潮。似杭州之地不能築堤。以供外國船艘往來之便。然此地通上海。極爲利便。大運河距杭州二十里。稍加疏通。即可改其航路。勞力微小。不必大也。寧波隔杭州約八十里。雖小舟可通。而水路之便。遠不及運河。中有巖石。阻礙進航。其他杭州有巡撫衙門。配置滿洲兵。滿洲將軍統率之。杭州人口蓋有七十五六萬。以製造物觀之。杭州即凌駕蘇州。有諸織物（縐紗）諸扇類。模造銀貨。材料。薄錫箔。亦產絛染料。蠟材。漆等。而杭州之地。美麗無匹。是以名高天下。蘇杭二州。形狀頗相肖。至商業之便。杭州遠勝於蘇州。蘇州近傍之地。與運河相交。又經揚子江三角洲南部。得達諸地方。故揚子江沿岸諸市。得隨意通航上海及鎮江。不必經過蘇州也。杭州不然。中央有浙江。嚴州處州金華諸府。與安徽省州。同在杭州上流。故發上海而經內地航路。欲抵此諸地者。勢不得不經過杭州。又自寧波欲抵諸地。亦不得不通過距杭州少里上流。而百貨出入杭州。亦盡經由此航路。故杭州爲諸地之衝。可謂商業上天然中

夾點也。

凡地球不問何國。物價廉賤。商業繁盛。皆無有及支那者。故不論何貨物。可減原價以補散費者。則得增購其他貨物。蘇杭二州。與他州比較。資力富饒。且近與上海接。是以各種外國物輸入頗夥。現今此諸地方。並不納貨稅。亦得外國輸入物。而必用散費。故此等諸物消費。必得增加。可無疑也。然內地稅由海關通過證票。賦課少額。因得其通過證票。不至大費手也。且通過證票。釐金局施之。算其徵收稅額。海關通過稅。而比較其貨物以施之。海關過稅。準輸入稅半額。不過元價二分五厘。然猶細查之。對大半物貨。通過稅苛重於內地稅。據現通過證票少數。此即其證也。據海關稅報。明治三十年中。上海至蘇州。通過證票。僅輸入十二三萬兩貨物。又上海至杭州。通過證票。亦僅輸送二十八萬六千兩貨物。凡此貨物。以錫及日本石炭、石油、藍靛等爲最。不問其種類如何。而綿製物。未嘗附與通過票也。寧波至杭州。其通過票。尙且少數。故輸入貿易。今後欲圖擴充。恐不可期也。依銀貨漲落。若金貨昂騰。一二年。前歐洲輸入貨格。增加其三扣或三扣。以是攷之。輸入價格。減縮二分或三分。未足爲多也。

又復海軍

北洋艦隊殆全滅。南洋福建兩艦隊。老朽不足稱。清國今殆無海軍。唯概考目今向外國定

製者。昨年竣工者。以稱清國海軍而已。

昨年中已竣工巡洋艦

艦名	噸數	速力	艦名	噸數	速力
海琛	四、三〇〇	二三	海容	二、九五〇	二二
海濟	同	同	海鎮	同	同
海天	四、三〇〇	二四	海勝	同	同
海圻	同	同			

昨年中已竣工水雷巡洋艦

建威 八五七 二五

昨年中已竣工水雷驅逐艇

飛龍 飛霆 海龍 海犀 海若 海華

現今屬製造中者

巡洋艦三艘 戰鬪艦六艘 水雷艇十八隻

法涎滇粵

法國計畫支那鐵道。其所得即有三線路。據客歲馬玖士氏與白卿書。所謂其三線路。一則

起自東京。經河口平原。以達雲南府。延長約二百里。更起自雲南府。達揚子江平原。或曰。此間鐵路成。唯止雲南府。得不能償所失也。其二蘭州南寧間。延長百里許。或曰。此間鐵路。雖可奪西江運輸。而利於其航業。亦非鮮少也。法人在東京者。尤憂之。其三起自北京內地。至南寧。延長約百二十里。或曰。此間鐵路。利於英國商業多。而利於法國商業少。以是觀之。布築此三線鐵路。不如止也。此乃馬玖士氏之說也。果然否乎。法政府則銳意欲布設此第一線路。曩日在東京。發行債券。實由此故也。頃總督往雲南。亦爲此事。如營業收支額。現時暫措之。法政府布築此鐵道。以欲扶植其國力耳。

山西採礦條約

山西省有豐富大礦脈。而得其礦物採掘權者。爲福公司。即英意公司。一名北京公司也。其公司以英皇孫女婿洛侯爵爲總裁。意大利豪商路氏頻用深謀。圖策此舉。其合同條約如左。

一 山西商務局。稟奉山西巡撫。批准專辦。孟縣、平定、潞安、澤州、興平、陽府屬煤鐵。以及他處煤油各礦。今將批准各事。轉請福公司辦理。限六十年爲期。應先礦師勘定何鄉何山何種礦產。繪圖貼說。稟請山西巡撫。查明果與地方情形無礙。一面咨明總理衙門備案。一面發給憑單。准其開採礦地。勿稍耽延。如係民產。向業主議明。或租或買。公平給價。如係官產。應准該處田則加倍納賦。

二 山西商務局。稟奉山西巡撫批准。自借洋債。不得過一千萬兩之數。如所派勘礦師。以此數不敷於用。山西商務局。仍專向福公司續借。

三 凡調度礦務與開採工程。用人理財各事。由福公司總董。經理山西商務局總辦會同辦理。

四 各處礦廠。應用華洋董事各一人。洋董管工程。華董理交涉一切。賬目皆用洋式。銀錢出入。洋董經理。華董稽核。各礦廠總以多用華人爲是。所有薪水皆由福公司發給。

五 勘驗礦地。或應打鑽掘井。探視礦苗。應先與地主商明。踏損田禾。酌量賠償。至開礦以後。或因礦場陷損傷民命房產。應歸公司撫卹賠償。若定辦一礦有佔民地。必須會同地方官。或向地主租用。或備價購買。秉公定價。務使兩不受虧。方昭公允。所開礦地。無論或租或買。但遇有墳塋祠墓。必須設法繞越。毋得發掘。

六 所辦礦務。每年所有礦產。按照出井之價值。百抽五。作爲落地稅。報効中國國家。每年結帳盈餘。先按用本付官利六厘。再提公積一分。逐年還本。仍隨本減息。俟用本還清。公積即行停止。此外所餘淨利。提二十五分。歸中國國家。餘歸公司。自行分給。以後中國他處。有用洋款開採煤鐵礦者。應請一概照此章。將所有礦產。值百抽五納稅。以歸劃一。再此係商人籌借。開礦務如有虧折。與中國國家毫不干涉。

七 孟平、澤潞地面甚廣。開辦不止一處。然各礦出人與所有盈餘。各歸各辦清理。如或彼虧此盈。不得以此礦之盈。補彼礦之虧。致使國家應得餘利。因之少減。

八 凡開礦所需料件機器等物。進口照開平各礦現行章程。完納海關正半稅項。內地厘捐概不重征。至開出礦產。運出口時。仍照關章納稅。

九 公司所開之礦。以六十年爲限。一經限滿。公司所辦各礦。無論新舊。不問盈虧如何。即以全礦機器。及該礦所有料件。並房產。基地。河橋鐵路。凡係在該礦成本項與置辦之業。全行報効中國國家。不求給價。屆時由商務局稟請山西巡撫。派員驗收。

十 每處局廠。總以聯絡官民。預息紛爭爲要。應由商務局稟請巡撫酌派照料委員一人。又設照料紳士一員。由公司聘請。該員紳薪水。均由公司籌備。

十一 礦師工頭。開辦之始。自應選用洋人。倘日後華人中。有精練礦務工程者。商務局會同公司。派充此項要職。至其餘司事照料等職。無關重大責成者。皆用華人。尤宜多用山西人。以開風氣。

十二 礦丁亦宜多用晉人。其工價應請從公酌定。至礦丁受傷。應如何撫卹。與使用數十年後。應如何酌給養老之費。又平日作工。每日若干時刻各節。統俟開礦後。再由商務局會同福公司。於採擇歐美各礦妥善章程。商請巡撫定價。

十三 福公司於各礦開辦之始。即於礦山就近開設礦務鐵路學堂。由地方官紳。選取青年穎悟學生二三十名。延請洋師教授。以備路礦因材選用。此項經費。由福公司籌備。

十四 山西商務局所借福公司銀一千萬兩。係約估之數。將來每開一礦實需資本若干。由福公司撥用。後准福公司按照所用之數。造印借款。股份票刊章程。定期發賣。如華商於期內。願買此種股票者。有則無論多寡。聽其買取。

十五 華商收買此項礦務股票。應由商務局按照時價漲落。照章代爲收買。或自行賣買。均聽其便。如華紳富商。於六十年限內。將某礦股票。收至四分之三。即將該礦先期收回。由商務局查報。飭交該華商自行經理。

十六 凡於所准礦地。遇有民人。先經開採者。不得侵佔。如原主自願租賣。應由商務局會同公司。秉公給價。但不得稍有抑勒。

十七 各礦遇有修路造橋。開濬河港。或須添造分支鐵道。接至幹路或河口。以爲轉付該省煤鐵。與各種礦產出境者。均準福公司稟明山西巡撫。自備款項修理。不請公款。其支路應訂章程。屆時另議。自正定至太原鐵道。已由商務局另行借款修理。該路左右各一百里內。福公司不得另造鐵道。以杜爭端。凡爲以上所准各事。其須用民地之處。亦照各局已定章程租賃。不得稍佔民地。仍求地方官代爲保護。

十八 每至年終。或盈或虧。各分礦造具清冊。應各請華洋公正人一名。核算無訛。然後刊刻報單。送至商務局。查核各礦盈虧。會造總冊。呈報巡撫。以憑咨分總理衙門戶部查核。並將報効國家各項。一併呈繳。

十九 該礦爲中國自主之產。將來中國有與別國戰爭之事。該公司應聽中國號令。不得濟敵國。

二十 茲章程華洋文。繕具兩分。各執爲憑。

試用巡捕緣由

去年上海道臺蔡鈞。欲改革巡捕制度。聘東京下谷警察署長永谷隆忠爲顧問官。本月二十二日。期滿還東京。初蔡道臺至自美國。解英法兩國語。頗有聲望。曾欲革易巡捕制度。即見上海領事小田切具告其意。且乞聘用日人精通於警察事情者。領事因乞之於日政府。政府令永谷氏赴之也。時膠州事方平。清帝銳意圖治。道臺乃托永谷氏。令改革巡捕事。氏先置巡捕房于裏虹口。西門外。楊樹浦。諸地。選道台部下兵百五十人爲巡捕。教以警察事宜。又定其章程。悉破昔時保甲制度。將行其法。會北京有變。西后代帝聽政。事遂止。尋蔡道臺有故免職。後清政府聽美法英諸國之請。廣其租界。於是楊樹浦不復置巡捕房。永谷氏遂不得行其志。有曾某者。任上海道臺。無改革巡捕之志。尋剛毅南下。召曾氏。傳北京之命。

令獻軍資十四萬兩。曾氏因節減其管內經費。以故遂不行改革。或曰清國官吏私心徒希顯達。非實行革易。不如其已也。永谷既還京。與人相語曰。清政府改革兵制。急於巡捕。兵制已革。而施及巡捕。自易易耳。惟清國盜匪蜂起。每起必派兵。不用巡捕。蓋清人不知警察本義爲何物。只以爲巡邏道路之用。如盜賊毆鬪。詐譌等案。知縣皆可辦理之。不必托巡捕也。即其改革豈可急哉。

詳述經蓮珊案情

經蓮珊太守被逮各情。均已疊登前報。茲復接到澳門友人來信。較爲詳細。足補前報之所未盡。爰再錄之。以供關心太守者垂覽焉。先是正月念五日。劉學詢由粵垣到澳。曾招經太守與何君穗田及承充澳門賭碼盧焯之等同飲。並不言及公事。當時經太守本擬念六日乘輪赴港回中。詎劉詭謂經太守曰。頃有滬友到港。欲來澳門晤君。請暫住一天。毋相左也。經太守不知其詐。諾之。至念六日下午三點鐘。劉帶有照會公文。往見澳督。五點鐘隨到經太守寓所捕逮。是日適係禮拜。何君等並未到署。故不之知。幾如疾雷不及掩耳。迨後經同人等電知香港上海等處。上海正氣會中人諸同志一接電音。寅夜即將電報總局款項料理清楚。盛京卿雖明知經太守之款已清。而因政府之必欲得其人。不得不作違心之舉。以故並不電知澳督申明。經太守款項已清。請爲釋放。上海諸同志知其然也。遂於念七日往

見英總領事。請其代爲保護。英領事深知經太守辦理賑捐局務。垂三十年。中外皆知。且創開女學堂。立不纏足會。實爲中國之大善士。此次政府因其聯名電請親政。故特誣以虧侵局款爲名。似此善人。若不力爲保護。將來何以激人爲善之心。爰爲電致英京外部大臣。請其轉達葡廷。即電飭澳門總督。妥爲保護。勿令交與華官辦理。一面電稟香港總督。請其就近設法保護。又有某教士之夫人。徑至駐滬葡萄牙領事府中詢問。葡領事告以澳督曾有電來詢問太守在上海所獲何罪。吾已電覆。謂太守聯絡志士千餘人。電請中國皇帝親政。因而獲譴等語。而同時寓滬西人。咸相錯愕。繼以義憤。謂中國政府必欲將忠義之士誅捕淨盡。不知是何居心云云。此上海諸同志及英總領事等出力救護之情形也。而香港諸同志於念六夜得電之後。即會集酌議。登列西字報紙。歷叙此案情由。籲告西人請爲救護。並聘西國大律師。趕赴澳門。援照公法。與之辦理。又於念七早邀集素有聲望諸紳商往謁港督。懇其照會澳門總督。當時適有英員立德夫人在港設立不纏足會。一聞此信。以爲經太守係不纏足會首董。係其會中人。因而大奮熱腸。往見港督夫人。議論此案。立促港督備文照會澳督。而西字報又復嘻笑怒罵。謂澳督不知公法。妄聽華官指揮。併謂葡國弱小。若使不敢保護。請其送來香港。歸與英國保護云云。此香港諸同志及立德夫人與港督等出力救護之情形也。當念七八兩日。澳督紛接葡廷港督及律師等電信。又閱香港西字各報。

且驚且愧。深知爲李鴻章劉學詢等所誤。故於念九日囑其華民政務司小心辦理此案。惟澳督將經太守送往山頂砲臺之後。其保護之情極爲周至。併送鐵床一架。一切衿枕俱全。資其睡臥。且准經太守之公子及隨從家丁爲之服侍。所有親友往見。盡可出入。但必須經公子引進方可。蓋防李鴻章劉學詢等遣人行刺也。劉學詢等因見如此。知新黨之勢力能幹極大。無如之何。遂于念九夜復趕進省。初二日再帶兩廣總督李鴻章公文前來澳門稟見澳督。請其交人。澳督閱之。置在案側。怫然謂劉學詢曰。此處係我管轄之地。按照公法。須由我地方官訊問明白。若係公罪。則當將其釋放。並頒爲之保護。安能由爾華官作主。爾豈以我葡國爲小弱乎。劉學詢色撓。連稱不敢。諸諸而退。由是觀之。經太守當可在澳逍遙無事矣。

查拿新黨彙聞

近日西后已發密諭與各省督撫將軍及提鎮等將各該員所管之兵統歸榮祿節制。茲悉西后之所以如此者。實恐各大員中與維新黨聯絡一氣以敵滿人也。

中國政府奉后之命。已飭在廣東省城之北洋海軍提督葉祖珪帶領海天海籌兩快巡艦往南洋一帶接應前所派往該處之刺客。蓋如能將康有爲或邱菽園並他著名維新黨人活拿。即可交海天等艦帶回也。該二艦駛行甚速。每點鐘時能行一百二十華里。英國在南

洋中國諸海無有如斯迅速之艦。將來雖欲追趕。亦不能如願。此皆中朝之密計。欲使維新黨人無可遁逃耳。

政府探悉康有爲梁啓超現在歐美各國。故山總署電致山使各大臣。命即竭力設法購線。將該二人或拘拿或即刺死。

字林西報云。在北京及各省之維新黨人。現西后已設有妙法剪除之。以現在無論何御史保舉何等人員。及奏請何員補何缺。必須以所請詳加考覈。須俟一禮拜或十天而後。乃有准否之諭旨。若以從前而論。此等事至多一、二天即有明諭。今則不然。如其所保所請之人員。查有可疑。新黨之處。或與西人往來。或曾辦過洋務等情。必立將該員黜去不用。不知西后用此等苛政。尙係從輕。推其所至。除新黨之家屬有大權力者。或新黨與西人有交情出而保護外。其餘人員。設若被西后所不喜。而該員僅恃一己之力。無人保護。則西后之忿怒。又不但有以上之寬罰也。勢必將拿獲永遠監禁。甚者或立即正法。且如此之政。並非秘密不欲人知。現其顧問各大臣。將所有仇敵之維新各員。悉行查明抄錄。存出內廷。以備日後有變保人員之事。按查施行。故該顧問官等甚爲忙碌云。查各員之是否維新。係著徐桐崑岡剛毅等三人肩任此事。業已於西后前奏參五十七人。內有翰林御史章京總理衙門試用人員。以及在同文館大學堂中者。此等人曾皆繕摺呈奏。托徐桐呈送爲多。以徐朝見比

他大員更多也。翰林中最不幸者莫如沈鵬。沈於數月前亦曾托徐相代呈一奏。即參劾榮祿剛毅李連英等三人。不知此摺抑而未上。而沈乃在籍被拘。現擬定在省永遠監禁之罪矣。

京事誌要

三月十一日上諭。貴鐸、周錫恩、陳鼎、吳式釗、沈鵬等五翰林。或議處或休致或革職管束監禁等情。茲得京友函述。此數員皆係徐桐所參。內廷密諭。陳鼎心術不正。所簽校邪惡抗議。語多悖謬。著遞解回籍。交湖南巡撫永遠監禁。吳式釗勾通外洋。賄賣鑛產。坐擁厚資。有恃無恐。著遞解回籍。交雲貴總督永遠監禁。而兵部火牌。僅有交雲貴總督交湖南巡撫字樣而已。其永遠監禁字樣。及所犯案由。係另有一角公文。交督撫照辦者也。此次所以如此機密。為吳式釗係英意福公司江南礦務創辦之人。而現在所犯。即係辦鑛之事。恐兩國公使不能無言。故爾秘之。貴鐸係旗人。周錫恩湖北省人。而陳鼎吳式釗沈鵬初議罪皆革職。內改為斬決。後經軍機大臣某某中堂二人求之。方減輕為永遠監禁。并聞數員俱無口供云。

欽使抵鄂

字林西報載李秉衡之簡為欽差大臣也。究竟查辦何事。茲已查悉其底蘊。此行無非與長江各省官員商辦設法壓制洋人權勢而已。並其抵武昌與張之洞問答。李云。北省業已預

備一切。西后意在必行。張問何事。李以裁撤洋員爲請。張告以不久當一律遣散矣。李云。營制勿需效法外人。張以緩圖對。並云號衣卽當改式。李云。康有爲黨羽必當盡絕根株。張曰。此處並無康黨云云。細觀張制台回答各詞。於大局尙無大碍。但張素稱明達。不知其尤更換號衣否耶。

粵東賭風

粵省賭風素盛。今復有聚斂之臣。奏准商民承充賭餉。奉旨開辦。亦四千年來之大變局也。茲悉廣東全省招攬攤寶賭碼一期。準承充六年爲滿。由本月初一日起辦。廣東全省每年共納碼銀一百二十萬元。南番兩縣歸廣協承辦。每年納碼銀七十萬元。惠州潮州嘉應州每年共納碼銀一十八萬六千元。潮州歸張厚卿承辦。每年納碼銀一十萬元。惠州歸廖鳳疇承辦。每年納碼銀六萬一千元。嘉應州歸溫左才。溫小樓曾伯榮。李蔭棠。鍾蘊石。溫俊初。梁湖泉。陳佛開八人承辦。每年納碼銀二萬五千元。近時欲承辦二碼者。各縣鄉紳俱到省港。向大碼官幹旋矣。嗚呼。賭爲盜源。古有明訓。今乃奉旨開賭。不恤人言。不顧國體。是率天下之民爲盜也。欲其不敗。其可得乎。

旅居中國人數

據去年海關報稱。外人旅居中國各港者。總計一萬七千一百九十三人。外國商肆總計九

百三十三間云較之前年略有增加茲表列於左。

	光緒二十五年	光緒二十四年	增率
英國人	五、五六二	五、一四八	四一四
日本人	二、四四〇	一、六九八	七四二
美國人	二、三三五	二、〇五六	二七九
俄國人	一、六二一	一六五	四五六
葡萄牙人	一、四二三	一、〇八二	三四一
法國人	一、一八三	九二〇	二六三
德國人	一、一三四	一、〇四三	九一
西班牙人	四四八	三九五	五三
瑞典挪威人	二四四	二〇〇	四四
比利時人	二三四	一六九	六五
丁抹人	一七八	一六二	一六
意大利人	一二四	一四一	一七
荷蘭人	一〇六	八七	一九

其他之各國人

一六一

一五五

六

合計

一七、一九三

一三、四二一

二、七七二

一覽前表。足知目下何國於中國最握勢力。然各國勢力之消長。猶未可據此以斷定也。蓋如香港、旅順、膠州、青島等處。已純然爲外人占領地。及德兵入山東內地若干人。本表內皆未計及之也。

又各國商肆之數。列舉之於左。

	光緒二十五年	光緒二十四年	增率
英國	四〇一	三九八	三
日本	一九五	一一四	八一
德國	一一五	一〇七	八
法國	七六	三七	三九
美國	七〇	四三	二七
俄國	一九	一六	三
葡國	一〇	二〇	一〇(減)
比利時	九	九	：

旅居中國各開港地之外國人數。據右表可以知之矣。至于中國人之居于各開港地者。茲復表列如下。以供研查者之一覽。綜中國與各國旅人而比較之。（僅指各開港場）則每土著四百。斯有一旅人也。

意大利	九	九	三	二	瑞典挪威	二	二
荷蘭	九	八	一	一	丁抹	四	一
西班牙	九	四	五	三	奧國	五	三
天津	〇〇〇、〇〇〇	寧波	三五五、〇〇〇				
漢口	八五〇、〇〇〇	蕪湖	八五、三五〇				
上海	六一五、三〇〇	沙嘴	七三、〇〇〇				
蘇州	五〇〇、〇〇〇	牛莊	九〇、〇〇〇				
廣東	八〇〇、〇〇〇	南京	三〇〇、〇〇〇				
開港地	人口	開港地	人口				

居中國各開港地之外國人數。據右表可以知之矣。至于中國人之居于各開港地者。列如下。以供研查者之一覽。綜中國與各國旅人而比較之。（僅指各開港地）四百。斯有一旅人也。

杭州

七〇〇、〇〇〇

重慶

三〇〇、〇〇〇

福州

六五〇、〇〇〇

廈門

九六、〇〇〇

中國鐵道述

譯東邦協會報

中國北部鐵道之原起

中國布設鐵道以開平炭山爲創始。設公司而開輸運之業。以中國鐵道公司爲最初。該公司建於光緒十一年也。先是北洋大臣李鴻章奏陳築鐵路之利。當時遽獲允許。然非易言耳。光緒七年。方中法交戰之日。沿海各港被法艦封鎖。海上查禁森嚴。江浙貢米不得經上海而運往天津。於是北京政府欲自鎮江渡江經大運河而入天津焉。雖然自一千八百五十年以來。黃河下流。非復故道。變而直入渤海。故運河不能用。而海運之法。於是乎出矣。設立招商局以後。常以輪船由海路運天津。於是運河一策全置之度外矣。然運河堤閘頽壞不堪。非興大工程以修繕之。則不足言輸運。如海上起釁。則運路絕。北京官吏商民雖欲不餓殍死。不可得矣。此築路之議所以行也。寒暑未歷數週。而中國鐵路公司出焉。該公司首次之報告。錄其要領於左。

自直隸承永府灤州之唐山至閻胥各莊間。距離二十里。鐵路已於數年築成。用以運煤而濟開平礦務局者也。去歲^{十一}年初以資本金十五萬兩設中國鐵路公司。當時於閻胥各莊

蘆臺之閭莊間。築鐵路七十里。復以天津銀拾萬購唐山鐵路全體於礦務局。於是達唐山之閭莊之鐵路。本年光緒十二年始獲輸運如意矣。

光緒十二年春。據海軍衙門奏請。首獎勵商人以特利。且藉商辦鐵路以迅速軍機。及應北洋不時之需。後乃奉上諭。築蘆臺至北塘大沽金遼縣至天津之鐵路。凡百八十里。且以沈保靖周馥任本公司之監督。本公司既受上命。廣集股份。及經營一切事務。皆本公司之任。且期明年使該鐵道告厥成功。將來進而擴張各路。大興公益。固所厚望。而光緒十三年四月創業以來。至本年三月之收益。約銀壹萬九千六百九十八兩有奇云云。是時爲該公司之總辦者。嚴信厚。伍廷芳。吳熾昌三人也。

日下中國鐵道（列國鐵道表）

線路	經營國名	里數
西伯利亞	俄國	一、〇〇〇英里
胡蘭城、大連、旅順間	俄國	四〇〇英里
正定府、太原府間	俄國	一三〇英里
諒山南甯間	法國	一〇〇英里
東京雲南間	法國	二〇〇英里

北海南寧間

法國

一二〇英里

膠州灣濟南間（及膠州
沂州間）

德國

四二〇英里

天津鎮江間

英二國
德國

六〇〇英里

蘆漢鐵路（一二六
五十英里）

比利時（實俄國）

七〇〇英里

贛山鐵路（太原西安間
太原懷陽間）

英二國
意二國

二五〇英里

北京天津間及海關營口

英國

二〇〇英里

上海南京間

英國

一八〇英里

南京襄陽間

英國

二七〇英里

蘇州杭州寧波間

英國

二〇〇英里

九龍廣東間

英國

一〇〇英里

漢粵鐵路

美國

六〇〇英里

緬甸延長線（中國
領內）

英國

七〇〇英里

合計

六、一九〇英里

以上所列。皆各國所得布設權之大幹線也。復舉每國若干里數於左。

國名

里數

英吉利

二、八〇〇英里

俄羅斯

一、五三〇英里

德意志

(法國居其半)

七二〇英里

比利時

六五〇英里

法蘭西

四二〇英里

北美合衆國

(法國居其半)

三〇〇英里

滿洲鐵道。一名東清鐵道。又名中俄鐵道。該條約定於光緒二十二年。又據二十四年春之條約。得於大連灣牛莊至鴨綠江間沿岸。有任意敷設枝線之權。又於本年夏初復。追定條約。枝線之終點。旅順口及大連灣爲限。其線路自西伯利亞鐵道幹線哈拉賓分歧而至牛莊者爲幹線。更自大石橋分歧至旅大二灣者爲枝線。如自胡蘭城至旅順者爲幹線。自大石橋至牛家屯爲枝線。是固然矣。然胡蘭牛家屯間爲幹線者。習依條約而言者耳。自吉林省即春府。以及吉林省吉林府。黑龍江省愛琿府齊齊哈爾等名。爲中國之東三省。實已非中國之版圖矣。

俄自有旅順大連以來。以烏甫姆史侯爵爲中國東三省鐵道公司總理。該侯所謂以家西尼條約爲基礎。草定一切章程。其目的在築黑龍江之西界。至吉林東界之線路。用以接西

伯利亞及海參崴二鐵道。而任購買一切物品者。則爲中俄道勝銀行焉。

現俄羅斯確定線路。逐段起工者。自西伯利亞鐵道阿龍驛。分歧而經中俄國境之舊托羅海（俄名脫魯愛格司克）至呼倫貝爾（土名海拉耳）越興安嶺。沿利爾奇勒河岸。渡湫江而經胡拉爾溪邊（北距齊齊哈爾六十里）以一直線縱貫蒙古部。於胡蘭西五十里之處。渡松花江。達哈拉賓（豫定爲中央停車場）至此分而爲二線。其幹線渡阿什河而至阿勒楚喀（土名阿什河）經伊爾門。於距寧古塔東北六十里處。渡瑚爾哈河（土名牧丹江）達海參崴。直南下而至營口旅順港焉。

山西鐵道。起自柳林堡。在蒲沁河南之蘆漢鐵道正定停車場之附近至山西太原府止。長一百三十英里。工費六百萬兩。該款乃仰給於中俄道勝銀行云。

山東鐵道。據永借膠州條約。德國有築二線於山東之權。其一自膠州起。經濰縣、青州、博山、淄川、鄒平諸縣而至濟南府。更直達山東省界。其二則自膠州至沂州。經萊蕪縣而達濟南府。該二線爲中德合同公司所布設。又距此線十英里以內之地。德人有採掘煤礦之權焉。然德國將來尙可增加二百英里以上之築路權云。

與德國山東鐵道並駕者。有津鎮鐵道焉。該線起自天津。由山東德州府涉黃河而達泰安。會山東鐵道於沂州。乃渡清浦江。藉大運河之堤而達鎮江之對岸。該線唯於山東一區。山

岳縱橫。工程稍覺艱辛。然此外則平壤廣陌。工事最易。但淫雨過度。每有河水氾濫。湮埋軌道之虞云。當光緒二十四年正月。有特諭令修築該線。欲承辦之者爲江蘇補用道容閔。容閔駐美甚久。思借資於彼邦富豪以興工。未幾而二大阻力出矣。一爲德公使海靖氏。一爲盛宣懷一派也。

德國公使當時以欲築鐵道於山東。非與日本協商不可爲辭。雖然。自上諭既下。美英二國已於八月募集公債五百五十萬磅。而鐵路公司之形成矣。於是德國亦欲遽設公司承辦該線。英德二國。遂在北京紛爭辯論。終至以德人資本。修築自天津達山東省界之線。以英人資本修築自山東省界達鎮江之線。

盛宣懷張之洞等。當時以爲蘆漢鐵道。將來之收益。必萬不如津鎮一線。蘆漢一線必被其所壓倒。故不免極力抗議。然當時既經批准。亦無可如何。遂即得聽命於英德協商之下。于是於光緒二十五年五月。擬定該鐵道公債契約。

里數

六百三十五英里（約二千里有奇）

公債額

七百四十萬磅

利率

四分五厘

竣工期

五年

公債償還期限

十五年

該鐵道公司理事員五名。中國人居其三。英德各一人。其揭載在於約中者也。

蘆漢鐵道敷設權。比利時合股公司得之。（實即俄國）最終條約定於光緒二十三年六月。該線長約七百英里。自兩端既興工。至後年始可以全竣。工費總計五千萬兩。其千三百萬兩。出自北京政府。其三千七百萬兩。出自比利時合股公司。二國合同條約。初訂於武昌。繼訂於上海。次俄國假曰於比利時合股公司。而倡出無理之難題。破壞貸款之約。雖然。當時政府以如斯鉅大之款。無地可籌。畢竟於光緒二十四年。改訂其合同條約於上海焉。斯時爲北京之代表者。即盛宣懷。爲比利時合股公司之代表者。即猶伯爾是也。

爾來該線工事。漸臻繁劇。而其實則一切盡歸中俄銀行經營。東方均勢上。顯呈莫大之阻礙。此列國所且夕不遑寧處者也。支那中央重鎮之漢口。遂爲俄西伯利亞鐵道之最終點。江北一帶。均入其轄下。俄國陰謀。誠令人不可思議矣。

所謂鑛山鐵道。握其敷設權者。乃英意合同公司。而以有限責任北京合股公司名之。該線自山西太原府起。達陝西西安府。又自其中央分歧而橫斷河南。逕達湖北襄陽。而與蘆漢線相連絡焉。

關內外鐵道總局。督辦雖係許景澄爲之。然實則屬英國管轄。該鐵道其初爲中國鐵路公

司之延長線而英俄所必爭之要着也。自是之先。李鴻章任北洋大臣時。適值西后萬壽。遂盡將其豫備款。爲其祝壽費。於是興工計畫。一時中輟。其後自匯豐銀行借款二百萬磅。以補充其缺額。此事若成。則管理斯舉之權。必自英人握之。是乃俄國經營上爭死活之要點也。俄嘗思自英人之手奪回。向北京政府抗論爭之。然終不能復得。上海南京間鐵道。英國合股公司。與鐵路總辦。先私結條約。後乃有上諭之確允。其後復求延長線。終得利權如左。

一上海江甯線。可由鎮江延長至襄陽。

一杭州蘇州線。可延長至寧波。

由是觀之。英國合股公司。得北京政府所與之權利。較之比利時。亦不稍讓一步。承接蘆漢鐵道。自漢鎮而達廣東省城者。爲漢粵鐵路。工費約計四百萬磅。稱爲漢粵鐵路公司云。

九龍廣東間鐵道。承築之者。怡和洋行是也。該線自香港對岸九龍（英新領地）起。至東而連絡粵漢鐵道。遠逼滿洲線。位於東亞之南端。不可不謂重要矣。

滇緬鐵道。以巴莫爲終點。巴莫境上之一市。爲滇緬交通之孔道。然其境上有尖高山。瓦崙山。叢樹山。孟哥山等。峯巒重疊。雄峙其間。高者八千尺。低者二百丈。復有潞河。瀾滄江。以橫

斷之。欲於其間修築鐵道。甚是困難。雖然英以通緬甸南清爲急務。萬阻千難。亦所不憚。況且欲開闢巴蜀之後門。則捨此並無別路。故英之技師探險家。所以冒萬險而探查之也。英國自緬甸延長鐵道線至雲南。至此分支線爲三。一即自雲南經楚雄赴四川而達巴蜀。一自雲南山臨安自廣東達香港。自廣東更分一線踰循山嶺而向漢口。由漢口復分一線而達滬云。

聞緬滇粵間之鐵道。英用以遮斷法國之北進者。是或然矣。總之對俄與法政策。有莫大之關係也。況揚子江爲英國權利範圍中之物。必不能不保護之耳。

與英之緬滇鐵道相遙峙者。法之龍州雲南間鐵道是也。其目的在謀鞏固東京。擴張商務於中國內地。而工程較英之緬滇鐵道爲易云。

又北海南寧間之鐵道。亦法國所承辦。北海爲東京灣之一良灣。南寧西江附近地也。

忠臣遇害

許尙書景澄及袁侍郎被害之事。屢見于各報。茲確查得詳細情形。謹錄以告。先是五月下旬。及六月中旬。二公兩次拜疏。首疏大旨謂義和拳能避鎗砲。乃愚人自愚。大不可信。臣等往東交民巷。親見屍骸狼藉。顯被洋鎗擊斃。此等不法之民。愈縱愈橫。宜勦不宜撫。疏上。端剛謂死者乃僞義和團。真正義和團。實無一死者。將其摺留中。次疏大旨謂春秋之義。不

斬來使。此次因亂民肇釁。攻毀使館。不合公法。激怒各國。以一敵八。自古爲戒。請旨保護使館。仍以勦匪爲第一要義。榮相既擁重兵。宜事權歸一。應撫應勦。請飭榮相相機行事。不宜另簡重臣。以致分歧。時剛相適總統義和拳。謂爲傾已。亦置之不報。迨六月下旬。西兵聚集。勢將直撲京師。二公相對曰。等死耳。奚待爲。遂又會銜上疏。大旨謂拳匪始萌之際。一旅之師。足以剪除。乃養癰成患。以至於此。親而天潢貴胄。尊而師保樞密。莫不信爲神術。屢創不悟。今西兵日逼都下。萬一不幸。其如宗社何。非勦拳匪。不足謝敵。非誅主持拳匪之人。不足以勦匪。疏上而禍作矣。七月二日。步軍統領逮二公下獄。聞獄卒言。二公在獄中談笑自若。次日赴菜市。許公大罵端剛不絕口。袁公仰天長歎曰。至此尙不悟耶。就義時。拳匪充塞道路。拍手大笑。端剛趙董相賀於朝云。噫。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曷勝浩嘆。然二公舍生取義。亦爲我四萬萬同胞計也。不知後二公而死者。尙能激奮否。

華人苦況

中俄交界之地。愛琿之東北。有埠名布拉哥威斯丁斯克者。華人旅居甚衆。現被俄兵所殺。不下四千人。推原被殺之故。先是俄兵南下。連佔數城。愛琿既失。該埠華人大爲狼狽。迨俄兵至埠。暴虐非常。強逐華人。悉行歸國。不然。則盡投之大江。華人苦苦哀求曰。吾等商賈。于是相安無事。毫無錯犯。何事逐歸。况邇來輪船未有。而黑龍江何能渡去。俄兵不應。其中有

一著名狠暴名布苛沙克者。將該四千人。一一附諸江中。噫。可謂慘矣。時有一婦人。懷抱嬰兒。當投河之際。大聲泣曰。俄人絕不畏天理。非人類也。言畢。母子皆投水中。適有一俄人。將嬰兒救上。帶歸作己子。又死餘之華人。見此情形。爭先避地。而俄官發告示於火車局。禁沾車票于華人云。

天津一月記

析津寓公稿

余記天津義和團。始於城內立壇。迄於城陷上。自摺紳大夫所言。下而至於街談巷議。有聞必錄。不參己意。不加論斷。題曰天津一月記。夫亦日記我之所聞而已。友人見之。啞然而笑曰。甚矣哉。子之贅也。義和團藉神怪之名。逞焚掠之欲。其術虛謬。其言幻誕。以較古之五斗米賊。近之白蓮教匪。先後各出一轍。朝廷惡其詭託義名。戕殺無辜。屢次降旨勦除。綸言所布。天下咸知。又奚待記。且子亦知其名。不始於今日乎。嘉慶間曾有之。如直隸湖北江西等省。皆設壇聚衆。賴直督那文成公密捕嚴誅。其黨始盡。今雖襲其名。而其術愈下。又奚足記。余曰。不然。正以其荒謬怪誕。不可不記也。且正以嘉慶間曾有之。而益不容不記也。嘉慶時禁令綦嚴。捕殺無赦。其勢不張。地方賴以安。顧鄉愚僅知其事。爲朝廷之所嚴禁。而不知其智術實欺人不足信。故歷百餘年。猶有今之義和團。假借餘餒。以惑民而罔世。向使當時有人焉。不憚煩瑣。悉記其欺人之術。搶掠之狀。焚殺之慘。廣

爲流布。使家喻而戶曉。雖後有無賴欲售其欺。孰肯信從。惜乎秉筆無人。致有今日之大變。鄉愚信而從之。士大夫信而畏之。甚至屬吏神其說。達於長官。長官神其說。騰諸奏疏。罔不駭嘆驚奇。詫爲神異。初則任其蔓延。繼且勦撫皆窮。如天津等處。當其邪說盛行之時。人人墮雲霧中。若魔若狂。怪語邪說。爭傳樂道。紅巾黃帶。縱於光天化日之下。逮其情僞已爲衆之所知。而受害已深。今雖殘燼游魂。保無有復被其惑者。余身丁其艱。耳聞其妄。目覩其僞。烏容不記。所冀斯編遍布天下。婦孺周知。俾妖言永熄。不獲遺種於世。爲聖朝憂。不亦可乎。友喟然而嘆曰。子言誠然。此有關世道人心之作也。余向者淺之乎測子矣。雖然。古有之。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又曰。爲尊者諱。子寧未之聞乎。記中譏時政。刺權貴。雖出自人言。而子筆之。得毋弗宜。余曰。所記者事也。余但就所聞所見。記其事實。無褒貶抑揚於其間。不知爲非。亦無所爲諱。友曰。然則今日之論。亦不可不記也。余諾而誌之。以弁此編之首。某月日析津寓公白叙。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午間。傳聞天津土棍王某。在城內三義廟樹義合團旗。設壇聚衆。無業游民。紛紛往投。府縣聞之。謁制軍裕祿。卽請兵圍捕。不許。且飭保甲局派勇四名護壇。於是氣燄大張。

城內外聞三義廟設壇弗禁。相率立壇。兩日間城內立壇十餘處。城外二三十處。每處或數

百人。或數十人。附近村鎮及各州縣。向因嚴禁。已撤壇歛跡。至是復起。

愚民傳說義和團。法力甚大。不畏刀斧。能禦鎗砲。團中用一銅釜造飯。釜容米二升許。數千萬人隨取隨滿。水無盡竭。練拳三日。即可出戰。老師居山東深山中。派大師兄數人下山傳道。欲有所啓。一焚表。老師即知。或調別處。回來再焚表。即至。老師大師兄一舉步六十里。雖數萬里亦頃刻至。每戰但念咒。敵軍砲鎗皆不過火。天意滅洋。玉皇大帝特派八百萬神兵下世。從此中國無洋人矣。又有紅燈照係婦孺處子所練。初練時用銅盆一具。內貯清水。婦女於夜靜時。閉戶念咒。能緣盆口而行。左手執紅巾。右手執扇。扇動風來。即徐徐起。五日後可凌空上升數百丈。已有數十人。分赴各國焚其房舍。現今外洋十八國。已滅去十六國等語。無稽之譚。一倡百和。于是津郡女子。多有練習紅燈照者。父母不能禁。當夜半啓門。不知所往。有數日始返。有一去不復返。其返者詢何往。則曰至外洋焚洋樓也。

立團之始。頗能踐言與人無擾。至三日即令每家備麪餅五枚。又令有力者施送米麪。又向富戶勒掇銀米。逾者不入其門。違則合家不保。制軍及司道府縣聞之。皆有捐助。出入亦用團護衛。不復見儀仗矣。

團入海鐵道署。自大門以迄內宅。搶奪劈砍。無一完物。以其所司爲洋務也。黃花農觀察倉皇避去。先至楊村。又爲團窘。復回津入居督轅。團猶欲爲難。乃厚助銀米。遂免于難。

團至縣署搶奪。并開獄放囚。又入府署道署。肆行蹂躪。并在道府縣大堂設壇。

十九日夜間。又各街喧嚷。乃焚東門外及三岔河教堂也。附近公館及釐稅局皆波及。有目覩者。謂團中人各執秫秸一束。火油一罐。堆積門外。而後舉火。

是夜老龍頭火車道又被燬。

總團率衆齊至督轅。向制軍索馬及軍械。制軍飭至軍械局領用。於是國中始有鎗砲。制軍及各署有馬者。皆爲團牽去。并向各富戶索馬鞍等物。候補公館稍有聲望者。皆登門索取食物。無敢不應。團惑裕祿。贈軍械馬匹。派團百餘名。在轅護衛。并在各城門嚴查。凡出入有攜帶物件。皆被截留。惟先以銀米贈壇。派團護送。則出城無碍。團每夜必出。或焚教堂。或搶舖戶。或執途人而殺之。

二十日傳聞大沽砲臺爲洋人所踞。自海口至塘沽。遂爲洋人運兵之路。洋人在塘沽市廛無擾。雞犬無驚。轉較城中安靜。城中恐團蹂躪。盼洋人入城。惟恐不速。繼聞塘沽大街被焚。城中人心少固。

洋人自塘沽循鐵道前進。河軍糧城。以迄火車站。均駐兵。又於車站搭浮橋。以達紫竹林租界。遂與大沽聯爲一氣。而我軍與洋人戰。每以奪回車站爲要著。卒不可得。

二十一日忽傳紅燈照仙姑至。今晚燒紫竹林洋樓。問仙姑何姓。則曰董二姑。劉三姑。董則

董福祥之妹。劉則劉永福之妹也。

連日與洋人戰于陳家溝。團爲先鋒。准練各軍及武衛前軍繼其後。團皆望風潰而有前進者。即鎗斃。各軍亦有傷亡。聞洋兵僅一二百人耳。

洋人每戰并無多人。或十人一隊。或三五人一隊。我軍則用全力。

火車棧有煤廠堆積如山。洋兵避于煤後。我軍鎗砲不能及。因山水師營用大砲。將積煤焚去。洋人避于火車站圍牆中。水師營即砲焚棧牆。洋人又避鹽坨內。水師營即砲焚鹽坨。所焚者皆已物。無傷洋人毫髮。而制軍以連戰獲勝入告。奉旨嘉獎。且賞團銀米。

三義廟王某。勒捐富戶四十餘兩。因見連戰傷亡甚多。棄衆挾資潛遁。團中人意在賸汁。大失所望。遂紛紛散去。城中稍安。迨蒙恩賞銀米。其焰復熾。數日間外來者及津城原聚。約共萬餘人。兩營皆由各舖戶按時供給。府縣亦助送。民始怨矣。

城中自有團以來。焚殺任意。搶掠無禁。甚至搶衙署。劫監獄。無人過問。是以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壇附和。或仿效裝束。魚肉良善。人人思亂。不復知有法紀矣。

總統武衛前軍聶軍門士成。先因義和團焚燒保定至京鐵路。帶勇至落窪彈壓。團不理。旋與交戰。團因與聶軍爲仇。且聶軍門受洋人重賂。見聶軍弁勇即擒殺。甚至文武員弁亦有房屋被焚。全家被害之事。合軍弁勇皆忿請於軍門與團戰。軍門止之。且令將領勸誠所部。

衆兵。忿然曰。朝廷養兵。所以誅亂。落堂之戰。爲朝廷止亂也。今團獨與我軍爲仇。弁勇委員。出營卽被殺。制軍任其所爲。絕不禁阻。尙有王法乎。與其束手待斃。寧學團焚殺。旣得銀物。又得義民之稱。朝廷及制軍。猶有賞賚。何樂不爲。於是譁變五營。果效團沿途搶奪矣。陳家溝。爲津門大鎮。富室巨商。人烟稠密。團指爲奸細。焚掠於前。教民指爲團。焚掠於後。洋人欲擴充戰地。又事焚燒。遂成焦土。

團閉遊至蘆荏。倏遇洋兵。被鎗斃三人。團卽謂該莊藏奸。率衆往屠之。

西門內有永順米局。相傳聶軍門在落堂與團戰時。懼團法術。曾由永順舖掌向妓女處覓經布。致破其法。團因至舖執舖掌將殺之。衆人力剖其誣。乃罰大米二十包。團中人謔稱落堂之戰。聶軍門將士皆用其布圍繞頸項。致多傷亡。故銜之。

團分八卦。其蒙首圍腰之布。分紅黃黑白四色。然互相猜忌。並不聯絡。

團中童子甚多。有年僅八九歲者。皆執刀臨陣。自云上法後。身不自主。但覺氣急不可耐。故前奔耳。

其練法。初則念咒數語。神卽附身。而其咒語又各不同。一咒云。快馬一鞭跑幾山。老君一指。天門開。二指地門來。要學武技請師傳來。又一咒曰。義氣服人多。求老祖速降。

團之所以惑人者。年幼童子念咒後。卽能舞拳舞刀舞鎗。各皆入門。似素經名師教練者。三

寸徑木。碰膝即折。但初學不能開目。

一日傳言。仙女下降。人爭往觀。遙見有人力車。(俗呼東洋車)上坐一女子。年可十二三。着紅衣褲。自西向東而去。車後隨觀者千餘人。皆執香致敬。據云。仙女到紫竹林焚洋樓也。又一日傳言。張天師至。迎送如前。

義和團之起。本因與教民爲讐。迨津城設壇後。又推及於各洋行。如薩寶實洋行。新泰興洋行。皆被搶。繼又推及於各舖戶。凡售洋貨者。皆搶之。又推及於各錢店。因其曾與洋行交易也。有一藥舖資本甚豐。指其爲教民所開。合街舖戶。出爲緩頰。僅搶掠財物。留其屋未焚。聞中人云。最惡洋貨。如洋燈。洋磁盃。見即怒不可遏。必毀之而後快。於是閒游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衣袖少窄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皆毀物殺人。見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錢而已。

城內關廟設一壇。自開仗三戰三北。紛紛散去。其師驚惶無措。服洋煙自斃。三義廟壇師王姓。最兇惡。凡搶劫衙署。勒捐富戶。皆其所爲。歛銀四千餘兩。潛遁。二十六日。有外縣團至。聞其携鉅款而逃。踪跡得之。腰斬兩段。又有謂其將銀吐出而未死者。張天師來時。舉國若狂。未幾忽傳天師爲團所殺。據云天師在督轅僞云。爲團設糧台。向制軍索銀一萬兩。皆入己囊。乃曰。此非天師。實名天滅。故殺之。

政。聖明在上。親賢夾輔。此次事變。必有不得已之苦衷。且廟謨綦密。非草野所知。詎可以形跡論耶。雖裕帥連日獲勝之奏。推重團民。致張其饒。要亦非其初料所及。客曰。此事誠不可專咎內臣。直隸之亂。始於藩司廷杰。爲剛相及門。開剛信團惡洋。極力迎合。保定涿水之亂。廷杰不欲辦。遂釀成大變。裕帥尙能將圯圻情形。欺人不足信之狀。縷細上達。或者朝廷不致專信端莊輩之言。別有布置。何致有今日耶。言畢。扶掖其母涕泣而去。惜未問其姓字。

團忽出令。凡舖居民之有婦女者。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門外。七日盤膝坐坑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頭洗面。七日不可纏足。男女七日內宜著紅衣褲。男女七日內宜蔬食。且歌曰。婦女不梳頭。砍去洋人頭。婦女不裹脚。殺盡洋人笑呵呵。沿街喊唱。一倡百和。後來之團。據傳法術益大。凡焚人房屋。但向東南作三揖。口中念曰。燒燒燒。其屋卽燃。又有人云。法力大者。揖亦不必作。僅於掌中書一井字。加書一焚字。其房卽燃。

每開仗皆東南風。敵在東南。我軍逆風。不能開目。團乃沿街呼令舖戶居民。各焚香乞西北風。

團又令各家夜夜焚香。不許間斷。每上香叩首三百六十個。桌中供清水五碗。饅首五個。不許撤。不許婦女執香行禮。恐破其術。

團與洋人戰。傷斃者以童子爲最多。年壯者次之。所謂老師師兄者。受傷甚少。傳言童子法力小。故多傷亡。年壯者法力不一。故有傷有不傷。老師師兄。則多神術。槍砲彈近身。則循衣而下。故無傷。人多信之。有矚其後者。歸語人曰。臨陣以童子爲前隊。年壯者居中。老師師兄在後督戰。見前隊倒斃。卽反奔。

團以張老師曹老師爲最。卽裕帥疏中所稱志趨向上之張德臣曹福田也。各團皆尊奉之。稱其法術甚大。有隱身法。有土遁法。有分身法。每日靜臥一室。據稱靜臥時。魂魄卽出游。常到紫竹林察看。見洋人排兵布陣。其陣名曰死骨陣。係用死人骨殖所布。最難破云。曹張見制軍。接以客禮。捐助甚厚。并送肩輿。令出入乘坐。

有途遇張老師。見其身着短衣。手執蒲扇。口含洋烟捲。髮辮盤於頂上。坐綠呢大轎。有團八名。執刀前導。

或謂曹老師曰。開仗將一月矣。未分上下。商賈無生意。窮民難謀食。不久且將內亂。盍與洋人罷兵言和。曹曰。此事我不能主也。玉皇大帝已派神兵下界。南天門已開。天兵天將已到。如何能止戰乎。問兵將由何人統率。曰。皆歸我統帶。且有關帝爲先鋒。李天王爲後隊。有人問交仗已久。何以紫竹林尙未破。曹曰。先來之團。動手早了。未到日期。如何能破。問何日到期。曰。必須八月。

六月初一日。曹張忽傳令改爲八月初一日。謂不出三日。必破紫竹林。驅逐洋人。齊出海口。於是各舖戶居民。皆認爲八月。質庫出票。亦署八月。無敢言六月者。

曹張曰。要想入紫竹林。非下雨不可。問何故。曰。下雨則泥濘。洋人着皮靴。遇泥水則不能行走。可以勝矣。

團中人自謂神通廣大。有受槍砲傷者。其師一撫摩卽愈。陣亡者念咒卽復活。津人哄傳實有其事。至有謂曾目覩者。一日練軍出征。團爲先鋒。一團受槍斃。練軍急呼曰。老師速來看。師臨視。練軍曰。老師速念咒。師曰。傷乎死乎。練軍曰。死矣。老師有法術。死者可以復活。可速法。師怵怵曰。人死豈可復生。練軍立唾其面。師俯首而去。人問既能避槍砲。何以爾團中有傷亡。師曰。此人必貪財。故神不附體。團中人聞之。怒曰。術不能避槍砲。而大言欺人。枉死城中。不知添却多少冤魂。反以貪財責人。使死者蒙惡名。冤哉。若貪財卽應受槍砲。老師師兄。搶劫最多。何以不死。自此黨類多暗中解散者矣。

外州縣之團來津。均住城內。每日皆津人供給。臨戰則送至陣前。麵餅曰得勝餅。佐以綠豆湯。久之。惑人之術已窮。人又不堪其擾。適馬軍門至津。人方推崇。乃轉送馬軍。團中人不復得湯飢矣。

總統武衛左軍馬軍門玉崑。由京至津。聲望極隆。津人士相謂曰。洋人所畏者。惟馬三元耳。

（軍門別號）馬三元。洋人不足平矣。

馬軍門至之明日。喧傳此夜洋人劫馬營。入內乃空營一座。洋人即退。半途被馬軍截殺百餘名。

又明日。喧傳馬軍劫洋營。洋人無備。斃洋兵數百。

再明日。余往拜馬軍門。寒暄畢。賀其連日之捷。軍門曰。我軍到此。兵勇既須歇息。又須布置。烏能遽與交戰乎。

津城有江蘇浙江兩會館。外來同鄉欲暫住不可得。有借用宴會者。每日索銀五十兩。今忽爲團所踞。門窗傢具。皆作炊薪。院中穢污狼藉。值年者不復按日索銀五十兩也。

梅軍門東益在滄洲爲團所困。謂其曾保護洋人出境。指爲進教。索銀百萬。槍若干枝。更索軍門之師。軍門不可耐。乃開戰。斃團千七百餘名。餘衆遁去。滄洲一帶始安。

介場侍郎劉恩溥奉旨率文安通州武清三處義和團來津助戰。并以天津水會七十二家人皆忠勇。飭令團練。以備各海口防禦。朝廷有言必采。實堪欽頌。不知水會有名無實。言者未知底蘊。貿然入告也。天津水會創始之初。人力整齊。撲救有功。會中用款。不由自備。從無派捐等事。相沿既久。即有因以爲利者。紛紛效尤。每會藉酬神演戲之名。由會中出帖名曰火會。按戶分送。須香津資錢數千文。或一二千。官幕鋪戶無一免者。每會春秋二次出

帖著爲例。備綵舫入坐。以衆伍善爲首。餘則各鋪戶也。又有不赴席其資減半之例。特爲官紳而設。於是去者較少。餘欸益多。衆伍善者卽救火時之衆人夫也。既有利可沾。而水會遂日增月盛。其救火章程極嚴整而極可笑。曩聞捐讓殺火四字。以爲文人設譬。不期於天津見之。凡某處火起。本街人鳴鑼告警。各會聞警。趨赴所經之路。有定章不許紊。設有遠近兩途。亦不准違章趨近。臨火場亦有先後次序。以火場論。由近及遠。遠會至。近會未至。卽須場外立待。不准先入。近會先至。雖正撲救。有繼至者。卽停救。排於街左右。跪而讓次至者臨場施救。再有至者。則次至者亦如之。前者讓後。有來必讓。任其火勢之張。而禮讓卒不可缺。缺卽互鬪。置火不問。火息又跪送如前。亦按遠近先後次序而去。本街水會附近火場之火會。跪迎不遑。無暇救火。雖七十二家齊至。而救火者不過一二。餘則袖手旁觀。或搶奪物件而已。衆伍善皆臨時烏合。並非平日習練。一聞鑼聲。游民自至。因火息後。失主必有助。初則會中不許受錢。咸助糕餅百斤。或數百斤。今則不能自守其例。今年河東之火。河北之火。估衣街之火。或焚百餘家。或焚數百家。其弊皆由於不救火。專講禮讓。今劉公奉命來津。欲集其人。以爲練兵。諸水會之首。既不能實指其人。亦未能實指其數。遂致劉公虛此一行。津人言之每爲嘆惜。

曹老師臨陣。手執二尺許稭稽告人曰。衆視吾所執者稭稽。其實乃玉皇所賜之寶劍也。吾

在陣前對敵軍一指。敵人之頭即紛紛自墜。

記粵省軍事

惠州府屬會黨起事。上月二十二日。各首領率隊圍攻博羅縣城。另以小隊向惠州府進發。當由地方官馳稟省垣。并將由博羅至惠州之浮橋折斷。以防偷渡。旋經大吏札委馬軍門維騏劉軍門邦盛莫都戎善積等各督所部馳赴該府。會同水陸提督何鄧二軍門在府城外白芒花平潭等處與之接仗。會黨雖衆。究係新軍。相持未久。即不能支。官軍乘勢進掠博羅城圍遂解。現在該會黨等在離城十里許之地方駐紮。分作多股。佔踞各村。以爲營寨。官軍欲分路堵禦。以地廣兵單。不敷調遣。現經德中丞加派潮州鎮黃和亭總戎督率所部前往助剿。並飭軍裝局發出毛瑟快槍五百枝。帶赴前敵分給應用。詎甫經啓行。而官場又接到廣西消息。謂該處會黨甚爲披猖。糾約雲南貴州一帶土人祭旗起事。桂提蘇子熙宮保元春自知兵力單薄。器械苦窳。不足以資剿捕。請東省大吏商撥新式快槍十萬桿。及訓練有之兵西往協同防剿。方可得力。大吏以惠州等處尙未戢平。而高廉雷瓊各屬亦有三點等會。蠢然欲動。設或徵調各營盡行西征。則廣東防務空虛。難免別滋意外。是以未能調勇協剿。現已電覆西省各大吏。並移咨滇黔當道速派軍兵會同防堵。

十八日香港西字日報載三合會黨近嘗函致某西報內云。本會乃三合會會黨。又名義興會。又名天地會。與義和團絕不相涉者也。本會首並副會首等誓滅滿洲。重立新君。以興中國。本會同志數逾百萬。殆將無算。其奇材異能之輩。皆散處於澳洲美洲並暹羅安南星加坡以及南洋各島嶼。待時而動。本會志在興華。一俟大功告成之後。即當開通全國。與各國通商。固知干戈一動。難免生靈塗炭。但非興此義師。何能保全中國。史冊所載三百年前忠臣義士所未竟之功者。茲本會繼而任之。伏望英美日各大國助成本會之義舉。否或置身局外。以示兩不偏袒也。前一千八百六十二年英政府嘗遣戈登將軍効力於滿人。迨戈登將軍成功之後。反受滿人之刻待。始知曠臍莫及。其時英國各政治家亦皆以戈登此行大爲失算也。前事者後事之師也。本會深望各大國當不再蹈當年之覆轍。則大幸矣。諸惟垂照云云。

惠州軍務

探得廣東惠州府屬會黨頭目甚繁。其渠魁係楊梁鄧三人。有夥黨約千餘人。營巢穴於稔山一帶。前月初旬會首下令分隊而出。駐札沙平山潭等處。聲勢甚盛。該處防兵急出拒禦。會黨均帶有吉林礮毛瑟槍。奮勇與戰。官兵單力薄。遂爲所敗。旣而省垣調往之勇陸續齊集。念二日馬軍門部下武弁區某親帶介字營勇。欲往平潭防堵。詎被會黨聞知。卽就燕

林埋伏鎗手。未幾介勇經臨。會黨從林中發槍攻擊。介勇傷斃甚衆。驚惶逃走。劉軍門聞之。立率營勇馳往救援。會黨殆知難而退。然劉營有嚴姓哨弁。已不知下落。附近居民震動異常。平潭去惠州府城約六十里。因是府城人心搖動。一日數驚。官府立將府城關閉。至念四日始照常復開。而大軍已先後雲集。會黨知官軍既至。遂踞守平山地方。該處文武各官亦再行發電至省。請速添兵。是以德中丞札飭鄭總戎急簡安勇二營速往會剿云。

惠事畧紀

香港孖刺西字報刊有廣東歸善縣來札一函畧云。某等并非團匪。乃大政治家大會黨耳。卽所謂義興會。天地會。三合會也。我等在家在外之華人。俱欲發誓驅逐滿洲政府。獨立民權政體。我等在美洲檀香山澳洲石叻暹羅越南荷屬群島之有材會友。專候號約期舉事。我等本係欲興中國之人。若成功之後。將來設立更革之事。開通中國。與天下通商。我等不恤流血。因天命所在。凡有國政大更變。必須用貴值而得。古史所載之事。將復見於今日。我等欲造成三百年前所未竟之志。料英美日三國亦必守中立之義。且或資助之。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時。英國借戈登于滿政府。已敗壞我等志向。戈登將軍之助滿政府。殊屬可惜。竊吾等之進步。英國之大政治家。亦多憐惜之。戈登將軍甚至欲置李鴻章於死。我等極祈望將來不可再蹈此轍。某等敬求貴報重援。三尖石碑頓首。再者。各外國報請抄錄云云。

會黨于廿二日在距法梅湖四英里之三角湖地方與官兵相遇。將官兵擊退。殺去官兵約二百人。傷者不計其數。該地居民因協助官兵。被會黨將村莊焚燬數間。村民之被害者約三十人。

廿二三日。會黨率衆逼近惠州府城。在距城約十二里之馬鞍墟。該處遍野蔗林。會黨乃虛豎紅旂數面。飄拂林中。時提督鄧萬林。株守城中。見黨勢逼近。乃率各營勇望蔗林進發。遙槍擊之。不料會黨分其黨羽。兩翼包抄而至。所用多無烟新槍。銳不可當。官軍抵禦不住。而各勇又皆新募。未經戰陣。槍炮器械亦鮮精良。相率棄械逃潰。有帶兵官嚴守備及歸善縣丞杜某。均被擄去。聞嚴已在佛子坳被會黨所截。及後由省調往各軍雲集。又得鄉團協力。會黨始遁往三多祝。距城約有百十里之遙矣。

焚署紀聞

廣東城內後樓房火藥被焚一事。茲悉該處爲撫轅園後餘地。向有紅黑門樓之分。原屬官荒。後經民人繳租。建屋居住。遂成繁庶。此次之災。撫轅花園後牆亦傾倒一幅。有疑匪徒埋藏炸藥於此。欲不利於撫軍者。實疑度之詞。殊不足信。現在所有傾倒園牆。業已修理完固。并由安勇及廣協緝捕勇駐守牆外。以昭慎重。惟當時經地方文武勘驗藥爆之屋。閱其無人。傳詢坊鄰。知係安徽人宋某僦居未久。初六早宋忽舉室他徙。會不逾時。即肇此災。查究

担保租屋之人。則係某裱畫店。保甲委員拘審店東。據稱與宋並不相識。係由史某所薦。遂將甲解由南邑裴大令。覆訊明確。移請番禺派勇拘史。遂於初七日帶同介字營勇多人。至粵秀山下某房屋內。將史拘獲。據史供與宋相識。曾到伊家探望。其有何謀爲。實不知情。現大令擬俟稟請上臺核示。然後定奪。至於某甲曾有某國醫生赴署取保。裴大令以案情重大。未能俯如所請。目下二人尙羈留南署云。

演習大軍

聞近日湖北軍大操。湖廣總督張之洞。親至武昌城保安門外觀兵。是日分甲乙兩軍。甲軍指揮官張彪。率護軍武建軍。及騎砲工諸隊約七千人。作爲防禦之軍。乙軍指揮官吳元愷。率武愷武防。工防各軍。及騎砲工諸隊約三千人。作爲攻擊之軍。是日午前六點鐘時。各分兵而進。相距里餘。放砲探敵。既而兩軍相撞。激戰數番。午後二點鐘停戰。張之洞身衣官服。立小丘之上。爲兩軍之指揮官。各官從之。外國人觀者甚衆。欸待頗優。聞此演習。係德國武官之意。其後湖北武官等。言方中國現在時局。練軍借外人之手。非爲得策。故張之洞自爲計畫。其各軍之指揮官。皆以其部下充之。特命防禦之軍。添加人數。使不致戰。因防禦軍一敗爲不祥也。種種私意。混于胸中。故指揮全軍。亦不如意。其操時混雜之光景。往往比之日本中學校生徒之運動會。尙有不及之觀。且當日演習中。最爲奇觀者。張之洞之孫張厚琨。

張厚琰、張厚德、三人各率總督府內之內院兵。所謂白虎隊者。青衣紫袍。親山陣頭。有手拔長劍。白眼橫天之光景。部下皆賞贊曰貴公孫親臨陣前。百萬貔貅。豈不奮起。張之洞聞之。而溢喜色。

商港盛衰

中國通商口岸。共有三十一處。其爲本國自開者。只山海關之秦皇島。福建之福寧。湖南之岳州三處而已。餘則皆爲各國所強逼要求者。通商各處利權皆歸外人。中國人不過爲買辦及役人而已。近日德國新聞所載。十年前中國人在通商口岸者。有五百六十三萬九千五百人。至光緒二十六年。增至六百五十六萬三千人。在十年前。通商口岸。只有二十一處。其中灣之打狗淡水之二處。今已歸日本所有。中國人住此二處者。有二十四萬五千人。則十年前中國人之在此十九處通商口岸者。實五百三十九萬四千五百人。至光緒二十六年末。中國人住此十九處者。約計四百五十九萬人。已減少八十萬四千五百人。今於十年之間。新開通商口岸十處。據稅關調查之數。中國人二百九十七萬三千人。今將各口岸人口。列爲一表。而秦皇島與西藏野唐兩處不與焉。

地名	十年前	光緒二十六年	增減相比
牛莊（盛京）	六、〇〇〇	四五、〇〇〇	減二五

天津 (直隸)	九五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	減二六
芝罘 (山東)	二一、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增九〇
重慶 (四川)	……	三〇〇、〇〇〇	……
宜昌 (湖北)	三四、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	增三
沙市 (湖北)	……	七三、〇〇〇	……
岳州 (湖南)	……	二〇、〇〇〇	……
漢口 (湖北)	八〇〇、〇〇〇	八五〇、〇〇〇	增六
九江 (江西)	五三、〇〇〇	六二、〇〇〇	增一七
蕪湖 (安徽)	八〇、〇〇〇	九二、〇〇〇	增一五
南京 (江蘇)	……	三〇〇、〇〇〇	……
鎮江 (江蘇)	一三五、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	增四
上海 (江蘇)	三八〇、〇〇〇	六二〇、〇〇〇	增六三
蘇州 (江蘇)	……	五〇〇、〇〇〇	……
寧波 (浙江)	二五〇、〇〇〇	二五五、〇〇〇	增二
溫州 (浙江)	八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

福州	寧	福州	淡水	打狗	廈門	汕頭	梧州	三水	廣州	瓊州	北海	龍州	蒙自	思茅	杭州
(福建)	(福建)	(福建)	(臺灣)	(臺灣)	(福建)	(廣東)	(廣西)	(廣東)	(廣東)	(海南島)	(廣東)	(廣西)	(雲南)	(雲南)	(浙江)
.....			一〇〇,〇〇〇	一三五,〇〇〇	九六,〇〇〇	三二,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		
八,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〇				九六,〇〇〇	三八,〇〇〇	五二,〇〇〇	五,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						增一七			減五〇	減二二	減二〇				

總計

五、六三九、〇〇〇 六、五六三、〇〇〇

增八四

右列諸口岸。在十年前外國人居住人口。只八千一百零七人。至光緒二十六年乃至一萬六千八百八十一人。約加二倍餘。表列如左。

國名	十年前	光緒二十六年	比較
英國	三、三二七	二、一五四	增二、一五四
日本	八八三	二、〇一七	增二、〇一七
俄國	一三一	一、八一〇	增一、八一〇
美國	一、一五三	七五五	增七五五
德國	六四八	六九五	增六九五
葡萄牙	六一〇	五六五	增五六五
法國	五八九	四六五	增四六五
西班牙	……	二二一	增二二一
瑞典諾威	……	二〇四	增二〇四
丁抹	……	一五六	增一五六
意大利	……	一三三	增一三三

十年前外國人在通商口岸者約算中國人七百名外國人始一名今日外國人來者日衆。中國人四百名外國人始一名右表所列之外國人口其在膠州灣、香港、威海衛、旅順口等處尚未算入。今將外國人在各通商口岸開設店舖以列表之。亦足知某國商務之盛衰也。

國名	十年前	光緒二十六年	比較
和蘭	……	一〇八	增 一〇八
比利時	……	二八	增 一〇〇
奧地利	……	六五	增 九一
其他各國	……	二八	增 七六
英國	三二七	四二四	增 九七
日本	二九	二二二	增 一三八
德國	八〇	一二〇	增 四〇
美國	三三	八一	增 四九
法國	一九	八二	增 六三
葡萄牙	五	一六	增 一一
俄國	一二	二二	增 一〇

其餘各國

四〇

增

一二一

中國煤礦估地數

英國工程報云。曾有人將中國煤礦所佔地步核算。共有英里四十萬方里之大。按英國所有之煤。甲於天下。而所佔不過一萬二千方里。今僅以中國東南方及山西等處合計之。已有一萬四千方里。即此業較英國爲多矣。果能一律開採。當可得煤六十三萬兆噸之多。各煤礦所出。不獨煤斤。且有精鐵。河南亦係煤礦富足省分。雖離海頗遠。然與揚子江相近。轉運亦非難事。河南煤礦。佔地計有一萬一千七百英方里之廣。現在雖已開採。惟所用之法。尙未妥善。且煤除本地應用。外間亦有購者。運費亦廉。由礦地運至江口。每噸祇需費銀一兩五錢。並聞此後。尙可較廉云。

開平煤礦述略

英國會辦開平礦務局人員。於西七月廿六號。在倫敦會議。主座爲台納君。據云。該公司雖共有緊要煤礦三處。而其名總謂之曰開平煤礦。有輪船六艘。各口岸有分局房屋。另外更有上落煤斤碼頭。北直隸海灣秦皇島。又有一永不冰凍之緊要港。查該局於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創自李相。於次年開礦取煤。至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又開林西礦。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又開西山礦。此三礦由一千八百八十三年起。至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止。所出之煤。共

有六百萬墩。查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時所出之煤。不過十萬九千墩。至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則已出至七十八萬墩矣。一千八百八十年。該局復開運河一條。由距唐山七英里起至蘆台。共長有十五英里。此煤斤遂由水路運出。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又築鐵路一條。通至唐山。以爲陸路載煤之用。未幾又鐵路加築至塘沽。惟此路後即爲中國政府管理。故亦可稱爲中國政府北方鐵路之起點。該公司初開時。運煤船隻均租賃者。至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始購一船。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又於秦皇島購得一地。周各三里。卽在海上築一水閘。并建碼頭一處。以便公司中運煤。觀於以上云云。卽可知該公司固足爲通中國之最巨公司矣。公司中共用工人千名。有司事三百人。以管之。各口岸分局共十三處。照目下情形。該公司每年已可獲利二十萬磅。倘將開平一礦。加以整頓。已可得五千餘萬噸。設再連同三礦。一并核算。實可得煤三百二十五兆噸矣。以此數核之。倘開挖百年。每年亦可得三百萬噸之多。

李鴻章外交遺策

媾和條約畫押後。而滿洲藤葛。尙未了結。李鴻章于此時。卽爲病氣纏綿。身體衰弱。自知其難久保于人世。乃于八月二十日密致一書與榮祿。乃言其外交方針之秘策者。錄之于篇。亦可以知李鴻章生前之外交政策矣。其書曰。

朝廷僚臣。動則以滿洲爲不可讓與俄國。是誠暗于事機耳。東三省一帶若全讓之與俄。決無後慮。蓋以滿洲而屬于俄。則日本必占握朝鮮半島。此二強一接境壤。則必各欲擴張其勢力。不出數年。必致爭鬪。其結果則必日本先行斃敗。中國于此而援俄。可以全滅日本。此時俄國必甚德中國。而自行占領朝鮮。以滿洲歸還矣。若使俄國而致敗。則中國直援日本。以驅逐滿洲之俄人。而中國亦可安坐而得回滿洲。此勢所必然。官果斷之也。若英國強硬干涉滿洲。是亦不足慮。觀彼兵力。必難爲力也。如彼德之中立法。之旁觀美之沈默。皆無有關係者。更不足慮矣。其南方諸總督。好爲異論。彼等蓋未審外交政策爲如何。君其勉之。勿使諸總督之說達于西太后及皇上聖聽也。予年老衰頹。自知難以久保。予逝之日。君宜承此遺策。以行外交。又宜以袁世凱爲君輔翼可也。

重慶日本居留地協定章程

一於重慶府城朝天門外之南岸王家沱設置日本專管居留地。西自沿江一帶以及江面五十丈以內之地。均劃入日界之內。幅廣一百五丈二尺。南沿稅關地之疆界線一帶。自西至東。共四百丈。北注於江水滿之中心。卽由距南界一百五丈二尺之處。平畫直線。與商界之直線併行。至西界之東四百丈而止。東方畫爲直角線。幅與西界同。

二居留地內之警察權道路監理權。及其餘一切之行政事宜。悉歸日領事館監理。境內之

道路橋梁溝渠頭碼等。均由日領事館設法建築修理。

三凡在居留地內之地。均由中國地方官向地主購交日本商民。永遠租借。又在居留地內之墳墓有礙建築者。則由中國地方官竭力曉諭。使之移轉。其實雖移轉者。由地方官築牆圍之。凡墓地及房屋之移轉費。由日領事與中國地方官協商支給。

四在居留地內之中國人。有爭訟之事。中國地方官審判。無領事之外國人并日人及各國人。有受中國人不法之行爲時。當與日本領事館會審公判。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148） 清议报全编（八）

作者 = 新民社辑

页数 = 310

S S 号 = 10484458

出版日期 =

正文